#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集部第三四一冊目次


| | | | | | | | |
|---|---|---|---|---|---|---|---|
| 謝幼槃文集十卷 | （宋）謝邁撰 | 宋刻本 | | | | | |
| 鄱陽集四卷 | （宋）洪皓撰 |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 | | | | |
| 韋齋集十二卷 | （宋）朱松撰 | 玉瀾集一卷 | （宋）朱槔撰 | 明弘治十六年鄺璠刻本 | | | |
| 屏山集二十卷 | （宋）劉子翬撰 | 明正德七年劉澤刻本 | | | | | |
| 李學士新註孫尚書内簡尺牘十六卷 | （宋）孫覿撰 | 李祖堯註 | 宋蔡氏家塾刻本 | | | | |
| 撙齋先生緣督集十二卷 | （宋）曾丰撰 | （明）曾自明輯 | 明萬曆十一年詹事講刻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謝幼槃文集十卷

（宋）謝薖撰

宋刻本

竹友集十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謝薖撰。薖字幼槃、臨川人。宋史藝文志陳振孫書錄解題載薖竹友集俱作十卷、而世所行本止四卷、又有詩無文。蓋流傳僅存、已多闕佚。此本乃明謝肇淛從內府鈔出。凡古詩四卷、律詩三卷、雜文三卷。與宋時卷數相合、蓋猶舊本。卷末有紹興壬申撫州州學教授建康苗昌言題識、稱二謝文集合三卷、邦之學士欲刊之而未能。朝議大夫趙士鵬來守是邦、始命勒其書於學宮、以稱邦人之美意。詳其詞氣、蓋與謝邁溪堂集同時授梓、故呂本中原跋亦總二集而言之也。本中稱薖詩似謝元暉、不免譽之太過。劉克莊詩話則謂薖視邁差苦思、而合元暉者亦少。王士禎居易錄又謂薖在江西派中、亦清逸可喜。然涪翁沈雄剛健之氣、去之尚遠。所評隱俱爲不誣。士禎又極稱其顏魯公祠堂十八學士圖諸長歌、及尋山紅葉半旬雨、過我黃花三徑秋二句、靡靡江離只喚愁一詩。持論亦屬允當。至所稱投竿蓼葉展新綠、從臾稠花開晚紅、瘦藤拄下萬峯頂、老鶴來歸千歲巢、則殊不盡薖所長。蓋一時興到之言、非篤論也。

謝康樂詩規摹宏遠爲一時之冠而玄暉詩清新獨步自有過人者後之言詩者於二子蓋未敢有所優劣也李窅逸詩仿康樂幼槃詩似玄暉此平昔之論也紹興三年秋自嶺外挾訪闕遺以相參訂晚得溪槃之没十六年矣始盡得幼槃書於其子長孺所伏讀累日益知前語之不謬維幼槃與其兄觀之無逸修身厲行在士林間不爲世俗所移重當時欲見其書者惟恐進之師也其文字行兄弟以詩鳴江西有後之學者爲其行并與其文可也學其文不究其行則非二子立言之本志九月二十日呂本書

臨川謝逸字無逸其文章學業爲搢紳推重以其所居溪堂稱之曰溪堂先生弟遹幼槃以文字行兄弟以詩鳴江西有文集合三十卷邦之學士欲刊之以貽永久積數十年而未能也粤紹興辛未趙公朝議來守是邦暮年政成民服其教慨然思以儒雅飾吏事命勒其書於學宮以稱邦人之美意昌言以鉱斲董茲職於是搜訪闕遺以相參訂晚得溪堂善本於前學正易葴又得幼槃善本於其子敏行葴知溪堂出處甚詳敏行逮事其父詩律有典刑其編次是正可無恨矣刀筆方興士大夫翕然稱贊工未訖功而四方願致其集者日至以是知二公之名重當時欲見其書者惟恐後也聞之鄉老無逸之交遊無非天下名士其後幼槃聲聞寖廣與之並驅而爭先既没之後爲之傳序爲之哀詞祭文者甚衆今未暇博詢而徧録也特取舍人呂公之所書摹其真蹟于後庶幾

因呂公之文而不失二公文行之實云
壬申冬十一月辛卯朔建康苗昌言
謹題

右從事郎軍事推官宋砥
右文林郎軍事判官陸旻
左迪功郎差充州學教授苗昌言
右中散大夫通判軍州事管學事嚴仲連
右朝奉大夫知撫州軍州事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管屯田事趙士鵬



第一卷
古詩
賦陳虛中振芳堂
雙蓮閣
三益齋
顏魯公祠堂
十八學士寫真圖
觀文忠公墨蹟
汲同樂泉烹茶
讀呂居仁詩
王坦夫靜寄齋
示何之忱
哭董彥孚
次粲字韻
次粲字韻示內
送董彥遠遊仙巖
寄題雲卧庵
初夏園中觀草木
次彥遠示輪老韻

食藕
翠雲道中觀獲
喜劉世基至
中秋示座客
第二卷
雨後秋山
種松
同董亮光陳妙音遊安樂寺分韻用鎛
前人光光田舍遇火
聞亮光陳妙音遊安樂寺分韻用鎛
許巨源送筍
灌園
題醉道士圖
題文与可墨竹
寄孫子稷
登同樂亭飲泉
吳民載棄意堂
次董亮光乞米韻
分韻招無逸兄得益字
翠雲分韻得禪字
次劉世基韻
王摩詰四時山水圖
同陳虛中觀水漲
送朱尉
晏如堂
題呂隆禮詩後
次洪駒父遊明水
詠二疎
集菴摩勒園分韻得時字
第三卷
次韻李成德筆几
復次前韻奉和
次韻郤子中所藏筆几
賦李成德墨牛
次韻成德謝人惠墨牛
午日
和李成德葉字韻
碧筩
感白髮
秋日登鳴玉亭

次董亮采韻
次韻董之南讀亮光詩
有懷覺範上人
次韻董亮光睡起病目
喜汪叔野見過
追和柳子厚二詩
寄題朱氏小隱園
次韻董之南見贈
高麗墨詩
竹友軒
貫時軒
讀莊子內篇
第四卷
陶淵明寫真圖
歙琴軒
約諸人遊羅坊觀
戲問無逸病目
題石鼎聯句圖
讀嚴子陵祠堂記
讀葛洪傳
讀何易于傳
悼潘邠老無逸兄二首



田父招飲不赴
喜雨
賦木犀花
寄題王立之賦歸堂
亦愛軒
求定齋
寄饒次守
讀潘邠老廬山紀行詩
汲古齋
寄李商老
第五卷
律詩
觀陽關圖
招李成德
次韻彥遠送珍上座
採金櫻子
讀何易于傳
讀嚴子陵祠堂記
觀魚二首
悼潘邠老無逸兄二首

隱居
秋日登擬峴臺二首
秋暑
寄汪伯更二首
喜彦遠自仙嵓歸
莫莫堂新竹
夏夜對月
煎鬒粟湯二首
問劉世基疾
蔡師直畫山水研屏二首
觀碁
喜晴
和季智伯病中書事四首
春寒
送香与董彦遠二首
暮春久雨
晚春書事二首
和陳盧中唱酬口號
螢火
七夕書事



朱濠州挽詞二首
哭無逸兄三首
題于逢辰畫
戲詠榴花晚開二首
端午即事
書真牧堂賦後
題陳陽木石二首
哭汪伯更二首
杞菊
絡緯
倦夜
喜董之南歸
懷祥首座



寄李商老
晝卧二首
青精飯三首
送酒与晏如居士二首
示李商老兄弟
夏日遊南湖

詠金來禽
書懷
次李商老韻
招汪叔野
投贈通守陳虞中
晚晴步塘上
鳴鳩
聞呂居仁病
種竹
次韻季智伯送茶三首
懷鍾陵舊遊
湯泉
食蟹四首
揭子送之南二首
送王坦夫入京
遊安樂寺
聞無逸兄下第歸
傷李簿侍兒二首
久旱喜雨
植菊



有懷如璧道人二首
寄王立之二首
贈別董彥遠四首
次韻無逸兄見寄
次汪伯更寄無逸兄韻
送酥魚醬菜与何之忱三首
立夏日四首
寄劉世基
招李商老兄弟
次劉世基韻
用前韻和彥遠
夏日書事
寄李商老
寄呂居仁
第七卷
玉茗花二首
漫成
飲酒示座客
和季智伯不見舊題二首
悼云

呈無逸
示弟
寄桃隣居士
寄無逸
伯時陽關圖二首
秋興
聽曹道士彈琴二首
寒食出郊
寄洪鴻父
懷潘子真

食菜
暮春二首
黃梅花二首
梅花四首
送都仲獻
寄題高善時醉月堂
與江君佐遊五福寺觀竹
吳彩鸞寫真
鼠鬚筆
山間四首
移松二首
次韻吳氏載告別乏酒二首
偶書二首
題華山高卧圖
和董彥光立春日二首
復次韻一首
次何之忱韻
從陳妙音乏酒二首
次韻董彥孚獨卧逸堂
送黃柑與彥孚二首

過金山下作
獨登有美堂
雨中漫成四首
送王山人

## 第八卷

雜著

懷故園賦
竹夫人賦
過隋論
孝辨

送邵尉序
狄守祠堂記
適正堂記
第九卷
雜著
讀仁宗政要
書元稹遺事
書賈誼傳後
書鄭當時傳後
溪堂先生畫像贊
雙栢頌
竹友軒銘
何之恢抱甕園銘
陳無惑宴室銘
碁扇銘
尺銘
第十卷
墓銘祭文
董彥孚墓誌銘
吳伯俞墓誌銘
朱夫人墓誌銘
朱夫人墓誌銘
祭無逸兄文
祭董彥孚文
浦邨老哀詞
謝幼槃文集目錄卷終

古詩

賦陳盧中振芳堂

青腰按節臨天關幻成圭璧驚人寰一朝忽起枯槁想墮作人間冰雪顏國香端凝避清絶風車安得窺幽閉雪中長疑肌起粟挽住直恐乘風還風流別乘似何遜哦詩興健排江山華堂燒燈呼客醉況引玉頰倚珊欄廣平題賦工婉媚杜陵索句愁飛翻小人徑欲悟香寂何當步遠橫斜間

雙蓮閣

水芝凝露披芳塘淺粧攤畫爭煌煌其間艷異不世出連芳並蕊知何祥有如一產兩殊色盈植立漢昭陽九回沉水不須沐風採露洗皆生香公如瑶林映紅粉粲然一笑傾澄觴故開華閣掛銀榜大篇金薤垂琳琅吾聞草木正瑞世蓺蓂莆扇暑芝生房須頖丹青顧陸手貌取絶艷歸明光

三公祠堂

元龍湖海豪蓋代聲籍籍只今觀耳孫才皆萬夫敵牧兮美無度伯也古遺直當年種玉翁十襲裹雙璧期公垂天雲佐郡試戢翼尚開榮桑徑引領望三益嘗聞築燕臺千里走樂劇帝骨定知子輿輩一笑皆莫逆

顏魯公祠堂

上皇御宇無長策牧羊奴子孤恩澤銀菟分印屬兒曹二十餘州齊陷賊常山死守平原拒公家兄弟聲名白平原白首立班行忠義凜凜真嚴霜歷事四朝唯一節當年舌砥中丞血豈知丞相面如藍貌雖夷易心嶷巖老臣何罪死虎口到今誰爲祛其衛臨風志士長悲吒匆匆瞻遺像嚴祠下未能立草迎送詞一篇振聚淚盈把寫其圖

十八學士寫真

虬鬚少年龍鳳姿手提一劒平九維瀛洲學士十八輩如雕虎嘯清風隨到今風姿傳粉繪皎如琪木恭瓊枝秦王功高蓋天下脫略細故容小疵數公不語意有在欽宗流輩曾何知儻收王魏文學館事如辰羸當早諫美哉正觀猶有慨洗蘇衆像一長歎

董何呼我顛倒裳杖藜階西過王郎郎君好事
初舉觴平頭奴子拜兩囊開視文書浩搶攘其
間糠粃煩播颺忽驚墨妙筵有光問誰所書曰
歐陽而我盥手方取將覽之三過神色揚反嗟
從來見未嘗字體道媚筆意剛公爲文章軋乎
長立朝義氣凜秋霜惜如春蚓縈行行亦當珍
之十襲藏況工字畫乃如此銀鉤金繩蠶繭紙
公嘗臨池墨池水尚言如舩逆風使後來誰評
新麗體出公一頭子蘇子



與諸友汲同樂泉烹黃蘗新茅
尋山擬三逸放箸欣一飽汲泉泣銅瓶落磴碎
麕爪長爲山中遊頗與世路拗矧此好古智茗
椀得搜攪風生覺冷祛滯亦稍稍夜深可無
睡登潭數參昴

讀呂居仁詩

吾宗宣城守詩壓顏鮑輩其間藍拔句江練與
霞綺居仁相家子敏退若寒士學道期日損哦
詩亦能事自言得活法尚恐宣城未令晨開草
堂書帙亂無次探囊得君詩疾讀過三四淺詩



如客甜中邊本無二好詩初無奇把玩又彌覺
有如菴摩勒苦盡得甘味徐徐俟南州傑論文極
根柢讀君詩卷終日此有餘地期君高無上二
謝以平視要當掣鯨魚豈但看翡翠

王垣夫靜寄齋

狙猴在深山騰趠不少停大龜藏神屋縮首都
無營冥觀靜躁異洞見萬物情吾聞子王子總
角遊帝城歸來驥猶綠閉閣慕淵明曲肱比窓
下風聲肅泠泠夢覺忽驚起猶疑車轂鳴齋居
屏萬慮方以靜寄名是中得其趣君門可長扃
儻知定能應子冠猶可纓鏡以靜故明水以靜
故平茲言置座右可配崔瑗銘



示何之忱

往年別君去上馬愁凜冽今年見君面揮汗薦
執熱吾曹雪點驟忽忽值晚節云何會心侶乃
作如許別昨朝聞扣門梳髮不暇結開門問無
恙欲語聲屢咽君家嬌小女可念真玉雪朝嬉
繞君傍忽作泡幻滅念我溪堂老誰能續此絕
嗟哉澗溪毛瑣細不容擷相逢顏未開苦語忘
已折吾人要解事視世一蟻垤共將煩惱緣一

付廣長舌君歸數過我不厭酒屢設人生浪自
苦豈不愧前哲

哭董彥孚

川流日夜去逝者乃如此平時所知人強半今
爲鬼頃者哭子兄淚猶積垢未洗寧知少日間俄
又哭董子憶昨招君談時惟六月朏君方以病
告一卧不復起啓手無別言慟哭長已矣初暑
在牀屋狹使心曲亂小驟雖搞頃耶可奉檄盥
謂當寄門戶竟以韋布死死生事亦大誰能獨
免耳願露甘露味儻悟無生理

歲將除因誦前賢槩字韻詩慨然有
感次其韻請彥先同賦蓋予與彥先
皆年三十九矣

春糧適百里九十居其半駸駸入老境競起末
路歎在世無他能聊以滑稽玩所嗟金石交契
闊或星散詩憶西堂語酒賴南鄰伴共爲終年
醉莫歌何時旦文書謾遮眼插架復盈桉四愁
不堪擬九歌僅能亂發春只數日故態期類盥
寧知性本慵矧復肉亦緩人猶樂新故事止仍
舊貫酸寒孟生窮歛退韓子懦惜哉連城珍不

妥然複壁非不完加以鵝石堅其如方寸亂一
夕嘗屢遷榮寵萃一門寧免百慮煎雖有水精
舁何由但安眠章華踏謠娘連臂在楊前何如
山中人編茅卧山巔向白雲宿簷間對境心自捐
我亦遺珀氛曲肱寄林泉茲庵儻壽我一睡要
經年

初夏觀園中草木

翠葉蕃夏初清陰勝花時閑開軌長埽步屧園
屢窺青青溪中蒲移植井之湄下有九節根服
食可不迷往時手種桃只今與舊齊枝間有美



實少日將成蹊採菊香滿襜擷蘂甘若飴釋龍
露新綠椅梧長孫枝觀身要若蕉衛足當如葵
節怜孤鶴直惡戒蔓草滋天津白玉郎看花驚
洛師吾人守環堵草木相娛嬉逍遥各自適慎
勿相唐嗤

次董彦遠示輪老韻三首

法涌僧中鸞孤絶翔千仞似聞天笙老續此燈
無盡君遊千峰上邂逅一笑哂當知絶諸惡如
草已芟蘊
君如千里駒但欲見鞭影旣明才越都未暮已

君家飛猿西我寄躍馬北躍馬望飛猿涉若千
山隔十載一會面一年三寄書書中無剩語只
有問何如去年秋風初君馬秣雲卧(庵名)鶴立望
君來回鞭不我過今年薰風後取道凌雲(山名)來
解鞍惕我廬握手慰我懷胷中所蘊藏言下皆
傾倒挽留莫忽忽索去還草草堂有鶴髮母室
有蓬首妻屋前虎豹怒屋後鼯鼪啼遠遊縱未
歸旅寓安得久三年勞夢魂一日接盃酒君歸
太早計此樂未易辭人事雖好乘興盡當語離
壯時須摩厲老矣矣但跋挈荃蘭本向芳霜雪有
一節君哦飛猿句飛猿嶺即湖南樂詩所謂猿鳴也我和躍馬
詩躍馬泉朔公賦詩他時兩相寄抑亦慰相思

中秋示座客

去年中秋時我病起復仆昔遭水帝子百計推
不去床前客問病草草盡簡具酬歡呼稚子應
荅煩老嫗今年幸強健佳節欣會遇況有座上
客蕭散如鷗鷺尊前清興發豈數飛蚊聚南山
又朝隮晚雨細如霧難追阿連詎徒詠希佚賦
陰晴天下同吾事亦何預不須淵有珠遑恤食
無兔人無百中秋對月復幾度幸逢方外交姑

樂酒中趣君看清夜徂草上已多露

謝幼槃文集卷第一

古詩

雨後秋山

宿雲散曾陰秀色還疊嶂如將螺子綠畫作長蛾樣光浮竹木抄影落簷楹上何人妙槃薄淡墨寫屏障五弦豈須撫衆響亦清亮我病不出遊素壁倚藤杖舉觴酹群峰歲晚一相訪

種松

清晨課僕奴遠舍誅蒿蓬身非郭橐駝學作種樹翁胡不種杞柳但種青青松念汝受命獨勁氣凌三冬明年見汝生何年矯蒼龍種德亦吾願穆如松上風安知百載後無人思角弓麥陰行可賴不必荒茅中唯當護以棘養視如嬰童此法豈浪傳聞諸玉局公

同董彦光陳妙音遊安樂寺分韻二首

着鞭蒼崖陰下馬古寺門老僧乞食去獨瞻無上尊相將二玉人槃礴共一罇境靜悟塵垢林香識蘭蓀何年缽羅老同訪花柳村

譯居士鳥能貫珠歌花能折腰舞老人如帝江識此眞律呂擊節復長謠急觴猶插羽春風已趣裝行樂更幾許吾人但取醉何必浪自苦

聞彦光田舍遇火幾焚其廩

睡龍未覺山澤枯其誰濡暮待不處炎官弭節飛廉怒小屋旋徹大屋塗攜饔攸飛空百鳥噪煇赫照樹騰猱呼綠林灰燼一瞬耳況乃田父蝸牛廬天公似惜詩人癯約束風伯爲田車百神收穉廩鳥工往不待綆缶澆焚如尚令太瘦逢飯顆幸未飢死同倏儒怪奇敢追陸渾謖帛賀不必參元書作詩嘲諸供一笑逢人舉似應廬胡

許巨源送筍

君家遶屋青琅玕驚雷裂地千兵攢入山長鏡不沒赦日獲玉版登君盤有餘鼠壤幸分似怜我蓑蒋筋易寬廚人取給畫鋪膳頻使齒頰生甘寒非茹薤苗葍復數肴美似麂無羅罹嘗聞幽士愛風竹忍囓其子吾何觀頴君養成四時藥他時犯雪同君看

灌園

春初韭爭妍秋末菘更好嗟我喜蔬食如人嗜羊棗何嘗厭滋味政自樂枯槁念彼蝮蠚虫性命欲自保變相驚蜩異將糖嬉盤躁故於園日

涉蒔此可食草迹來秋雨餘三畝淨如埽畦丁
猶浸灌小蔌亦自抱問許機事忘何如漢陰老

題顧凱之醉道士圖

虎頭癡絶自不癡丹青妙處手得之石當戲畫
幼輿了酒狂更貌黃冠師一人坐睡真被洒二
人杯杓不停手一人回面愁不醒二人直視開
口笑上有醉墨書者誰翰林手題獨酌詩題詩
真識醉時味畫圖如寫詩中意珍藏不換一斛
珠李詩顧筆今世無

題文與可畫竹

我昔居西園手植竹數箇凛然如德友節行不
敢破朝吟玩霜枝夜聞蕭瑟清風吹一日忽不
見似覺塵土汚人衣竭來翠雲麓日唯見山不
見竹雖云山氣佳尚恐無竹令人俗昨得
與可畫自埽塵壁掛門開風動之如枉故人駕
對山看畫信不惡何人更覓揚州鶴

寄孫子耨

我家大馮君清詩跨陰何尤工嫵好怨不愧青
草歌後生遊其門王石例琢磨是中知味少莫
辨白黑鵝獨聞子孫子鏘然應變和君嘗喜其
似謂可同日科鈲池佳山水清漣映嵯峨孫子
居山間新詩日吟哦探囊肯投我百篇未爲多
論文定何時一醉金叵羅更當期皓首共理鈞
魚蓑

登同樂亭飲泉

何人愛斯泉結御名泉上屋空亭何所有泠氣宜
三伏泠泠石髮淨湲眉真可燭欲飲無鐏壺挹
彼纔盈掬何時近亭居更種亭畔菊日飲潭中
甘庶用稽死録

吳民載弁意堂

此身聚沫無堅強斧工伐性藥腐腸寸田蕪穢
尺宅荒王石落落不滿房黃婆居中補四方焦
勞亦坐意所藏土如墝爇亦黃世人紛紛各膏肓我以妙語名斯堂期君
得意觀濠梁從渠婪酣很如羊君自放意無何
鄉一洗痼疾生天光漆園發藥君得嘗

次董彥光韻

董侯朝飢雷勃腹咄嗟無人羞豆粥杜陵太瘦
緣作詩王川辛勤坐憎俗細君裁駭恐未暇有
弟能令餉君粟不妨更就乞糲揶他日金粟供

分韻招無逸兄得益字

長懷烏衣遊親戚姓何戚戚吾曹乃其後何不追
往迹向來鴻鴈影曠若參辰隔沉思不可見竚
立久凄惻去年霜霰中送別衢路側今年冬風
至猶未見顏色念我如楚囚欲往終未得儻能
爲我來不遠道里百要觀衡茅下有此座上客
新醸秋已熟茎菊寒尚拆弥年心怫鬱可以一
笑釋仍當戒後乘聊嗣載三益

翠雲分韻得禪字

杖履信所適溪流忽濺濺如行武陵村偶入桃
花源劃然見華屋佛界開青蓮忽忽伊蒲饌一
飽腹果然同遊得吾黨曠達真能賢豈何韻俱
勝欲拍諸阮肩兩王亦豪舉一擲常萬錢周郎秀
眉宇要是佳少年衆中兀老子少味亦寂言困
眠借僧榻自嘲邊腹便平時所懷人磊落星辰
懸會合不易得茲遊豈非天重來恐寥伴獨訪
祖師禪

次劉世基韻

兒時窺豹見一斑晚學一技千金殫齋房芝草
不並秀且食秋菊幼春蘭無心時共白雲出忘
機日對沙鷗閑窮人與世各異調敢望一唱仍
三歎昨來卜居向嵓邑玉川破屋繞數間朝看
爽氣出遠岫夜聽遠舍鳴清湍幾回欲棹酒舩
去賀老不見空稽山劉郎好事肯過我入門嬌
矯真翔鸞平生飲客愁腐死望君復來酒令旨
君如止酒要談道同酌寒泉淨無滓哦詩雖復
落君後強學猶將効曠里縣知吾廬不落莫有
客同盤飯棼藿已呼挽手縫錦囊更遣長鬚

欲知摩詰詩中畫桃紅柳綠皆摹寫更含宿雨
帶春煙一段風光生筆下欲觀摩詰畫中詩小
幅短短作四時山平水遠含變態是中有句無
人知此公槃礴萬物表留中烟烟秋空曉戲摩
淡墨汙絹素世上丹青擅場少何人乞與輞川
圖裝成小軸四時俱壁間仍題六字句人言雙
絶古今無

同陳虛中洪駒父登擬峴臺觀水漲

雨聲何浪浪淡流勢洶洶茅茨兩涘間不辨馬

牛風翻疑坤軸裂沙與天河通林杪露寸碧濁
浪奔蛟龍櫓搖扁舟下袖手閑篙工疎煙媚晚
霧飛雲帶歸鴻境物復可寫妙手無僧崇登茲
百尺臺令人豁奇覺鑄開河南守坐有西山洪
遊目託遠懷平水念禹功視河不治行他日望
兩公吾儕何所樂白首着鼠船蓬

送邑尉朱登仕告老歸華亭用玉局
老優寄王慶源韻

君不能黃冠還鄉乞鑑湖又不能擊舟送米煩
胡奴亦作又不能強顏題尺牘哥奴如白頭真召平生志妙年毫



端敵萬夫向來惡少虎負嵎職當疾走編其鬚
袴鞾不是老者事腰間羽箭吾初無揮盃勸駝峰
古寺底日有野老爭推讓盡頗遭官長勒歸歐婦
能右擐兒左扶但令妻病足鹿脯何憂兒寒止
慰孺蓴絲作羹鹽未下鱸鱠切玉秋不瘥華亭
自昔詫鸛唳蔥帳後夜聞猿呼不美人間冶容
子團團十五正當壚

晏如堂詩 并序

季智伯渠州使君大夫公之長子也早以學問
稱其家兒不幸壯歲失明不克世其祿洽聞強

記於書無所不通尤愛陶淵明詩嘗使細君誦
之至會意處擊節不能已舊以女家人木蘭隨
其後木蘭既辭去常扶杖獨行消搖自適客至
必具酒與之商論古今飲酣興健仰天而歌顧
未嘗以貧病攖其胷中也盧山李商老命其所
居之堂曰晏如且作銘号智伯晏如先生可謂
名稱其實矣智伯求余詩爲賦雜言一篇

西都執戟郎田少家無儲雖云貧賤不戚戚著
書防患何多慶柴桑避俗翁寢迹安吾廬如何
尚作貧士詠更賦楚調長嗟吁乃知兩賢萬目



憂世患不如先生無目自晏如朝哦詩千首暮
對酒一壺木蘭能歌作行雨但聞龐婆時誦園
田居閑携笻竹自索塗酔或起舞嗔人扶幅巾
深衣端可盡每嘆伯時何在無人圖往日山陽
徐仲車不聞世事唯聽書使君早與合堂坐誇
今彈古定自娛徐能開口論事以難客君當書
空作字以曉徐吾知二人可同傳不知紬書太
史令誰歟

題呂隆禮詩後

岐山鳳多雛鳴必中律呂乃知忠厚家要作謙

退語申公三世後有子筆甚武四公如日月映
照萬萬古此郎膽如斗一筆要連拄不知秦陳
輩渠欲置何許他年品斯人戰國一豪舉

次洪駒父游明水韻

邁也學耐辱況負三宜休頗有幼輿風自許壑
與丘仙境想方丈山形懷不周如何在眼山未
暇着衰遊菊櫟明水峰棄氣常不收遂公釋門
老苦節無匹儔食若託自躍畦挈水端若抽到今
巾屨在迹勝境亦幽嘗評左轄賢當從古人求
從政獨何有未說賜與由勸耕遍阡陌民謌殖



田疇幽尋到山寺彈節聊滯留衆賓各文采綴
綴五綵輈賦詩雜流麗如柳春映溝何必打兩
槳歌舞催莫愁閒風我滋悅尋勝行且謀朝遊
可暮返豈曰山川悠

詠二疎

辯如懸河陸大夫不畏嫉罵談詩書歸來分衆
養群雛隨從歌舞樂有餘兩疎高蹈要亦噓長
揖儲君歸里閭頒爲羽翼還商於豈頗飛刀鎗
生魚揮金延客以自娛子孫勤力舊田廬同時
異代多不如高明長遵鬼厥欽平明爭入七香

車華屋擬用黃金塗壯心雖在迫桑榆長歌擊
碎玉唾盡官成名立者盡歸歟江湖之上可胥疏
君不見渠家父子並轡出東都于今粉繪寫爲
圖

集菴摩勒園會者十人以他年五君

詠山王一時數爲韻得時字

生涯水中萍聽蕩信所之十年鋤其口不食故
園葵思歸同越鳥長是巢南枝叅竈郭北隅小
屋如雞栖園開十肘地草木方華滋紅榴媚夕
陽初筵搖輕颸招我賞心舊於焉持酒卮合離



如日月果有弦望時詩壇失老將一鼓氣已衰
賴我如虎賁典刑猶在兹相歡且盡醉莫詠驪
駒詩

謝幼槃文集卷第二

李成德作二筆几以其一見遺云得
樣於郝子中家并示長句輒次其韻
奉酬

琴不安絃製奇古可怜不入文房譜鼠須龍尾
玉蟾蜍與汝俱成會心侶誰能好事爲品題端
効賡微云輒補謫仙傳樣桂林家以暗投人吾
窮取我書太俗如墨豬下轀羅趙何足數榮公
厚貺試臨池一字不成如畫虎欲報初無青玉
案哦詩況乏鸚人語淨鋪滑薄待君來慎莫躇
躅畏今雨



李成德復用前韻見貽亦次韻奉和

蔡家筆法擅今古楷字尤誇荔枝譜後來誰筆
最通神要與渠伊爲伴侶只今書學費瘦硬弟
子閫奥誰可補君持此几要投人字畫不工郎
得取小人俗書如俗馬骨少肉多今不數當君
此贈恐不堪大似無功饗鹽虎新詩繼作苦難
和只賞君房妙言語嗟予老矣亦懶書留與兒
曹寫時雨

次韻郝子中所藏筆几

聞君文史三冬足家居未泰三千牘明窓棐几
靜無塵筆硯清幽真不俗小琴承臂筆縱横章
草真行隨所欲家藏弊帚帥何用時人尚作千
金畜此雖奇物君不惜似把隋珠當魚目小童
傳觀許見貽與君杯酒初相屬吾詩戲作異香
山唐儞雖見何由哭見公真玩爲公賦銅鉢聲
終字盈幅

朱端甫以畫牛一紙遺李成德成德
以示予爲賦長韻



畫牛蹄角四十八諸生塵昏僅可閱頭頭露地
各逍遥不愁牽車喘見月甑筆和墨雖氏子定
成誦石鼈語更將北畫同參取

次韻李成德謝人惠墨牛

君不見八百里誇王氏駿常教家童瑩蹄角綺
襦紈袴競奢豪那席不安愁禍作何如傳寶墨
牛圖不飾青黄如素樸向來奇畫購千金宜在
蘭臺天禄閣兩牛方鬬未雌雄或奔而從或小

卻其餘三四亦殊絶或如虎卧鶴俛啄滕王蛺
蝶東丹馬嘉陵山水青田鶴如將優劣比人材
長文何必憨文若人言愛畫亦一癖被野牛羊
何用貌是家持論果非耶煩君試爲評其略

午日

今晨定何祥桃柳各映戸粉圃黄花氣菉蕤鵝黄酒
揖誇競渡楚人哀怨情正以屈子故當年葬魚
腹蓋坐入宫妬榮華一時好放逐千載慕得失
吾不知持盃自欣豫

成德子

輒和所寄藁字韻詩奉寄兼簡子中

門前蓬藋無人掃客去墻陰藪苴茇我家城北
君城南相憶何其卅懷抱不聞救貧方外談澄
也何因令絶倒知君不作避暑飲閉門亦深荒
徑草鉤章棘句日吟哦玉軸牙籤時探討遂來
聞草鹿脯帖盛湘十日盧蒲藻摻摻丸藥恐不
免俗客縱譏何足道恨我猶嫌襪襪襦朝不敢熱
行唯夢到君收奇功翰墨林筆陣可掃龍駒島
願言不學司馬公萬事逢人盡稱好我詩燕石

初不如浪欲珎爲夜光寶殘暑促裝行造請曉
來涼氣迎秋早定邀鄭舍廣文公同聽論詩傾
腹藁

碧簫

君不見韓湖州銀作飲器工倕鏤花鏤葉太
瑣碎何言豪士亦尔爲又不見六一翁嗒吟鸚
鵡紅螺詩華堂二醞豈不樂清歌勸酒須蛾眉
吾儕山人寧有此競折團荷爲飲器細傾初作
露珠圓滿引勿嫌雲液碎巵中寂寂聞妙香舌
本徐徐識真味採蓮當殺花當妓豈有登臨百
金費安得城西十頃塘水光容裔風凉時引
碧簫如象鼻仍看翠蓋立亭亭

感白髮

吾年昔始冠已有一髮白作賦數百言朝罵拏
戲劇只今尋舊作一字不復憶悵然如夢寐了
不見往迹但有驚鬧絲冉冉如絲南方地卑
濕壯歲多老色行年四十二髮鬢那容惜洗蘇
將枚白諱老嗟何益一染復星星此語記阿客
人生光景促倏忽如敲石詩成亦寤語感嘆仍
無得後應不識今已不識昔

秋日登鳴玉亭

山路秋陽何赫赫山亭凄冷多秋色豈唯醒其
正涼亦照眼光寒如練白舊聞瀑布垂雲簡疑
銀河墮天關西望香爐不得往簡中元有小
廬山

次董彦孚韻兼簡之南

大門江南英詩名重當時兒時得其葉問非
誦之不及拜諸門常恨生苦遲只今諸孫皆能詩大篇每投我輒非黃絹辭我詩不成
句落筆爲衆嗤如人食土炭嗜好終不移君何
獨賞味與衆真異馳相望萬南北不面令我思
歌聲亦若哭此意誰當知何大一門傑相爲塵
外期履流竹林會應許仲容遒

次韻彦光讀之南讀彦光詩有作

君家父子俱能詩天遣啾烏鳴春時文窮抵掌
定不免齊竿不學君何疑平生說詩喙三尺只
今蹇吃成期期願君高處古無工抑以自苦無
邪思

有懷覺範上人

道人心與貌俱古戒詩不復郊寒伍請疑仙掌
露華墜新似秋空王鈞吐要將餘事付風騷已
悟玄機窺佛祖汕潭老子乳於菟果在叢林嘯
風雨何當埽室祇樹園夜看金盆聽軟語我雖
不是龐德公懶駕柴車入城府公如歸結白蓮
社留我山邊一壘許

次韻彦光瞻起病見貽

蝶夢游揚卧碧紗知君不賞玉釵斜夢回起坐
有佳思亂觸牙籤五車黑蠅着眼君勿嗟學道乃得青蓮華商略此言當過我樵青竹裏爲
煎茶

喜汪叔野見過

大汪權奇汗血駒小汪連翩秋爲雛垂頭未遇
伯樂顧覽輝將下朝陽梧豈知青衫埋朽壤更
令斑鬢困泥途喜君翩翩過我廬握手借問今
何如苦云難逆白駸志揭來轗軻作青衿徒急呼
歡伯置座側解顏談笑卿相娛語及阿兄平日
事往往眉沸長歎歔怪君長不滿六尺高談似
是膽滿軀且置是事飲此醽逢人但作鞏嘉嘯
苦留君住騎勿驅明朝酒盡爲君酤更闌月落
起浩歎四面宿鳥鳴相呼

追和栁子厚二詩

讀書

吾生後淵明頗亦念黃虞要知千載外所學非殊塗兀坐對聖賢撫卷一長吁彼智自明哲惟狂益昏逾一源同濫觴派別乃差殊我觀載籍中世事何所無凝人不識古謂與古人俱相望何遙遙清都視積蘇咄此不可獻諷誦聊相愉嗟哉子栁子文章蓋群儒連進自貽戚南冠成縶拘天孫不與巧溪神亦爲愚讀書雖滿腹何曾救飢劬乃知伾文輩要路難齊驅

飲酒

世故不料理萬事付一罇呼賓陳肴蔌乃尔不憚煩秩筵初嚴冷稍笑語宜有如鄰子律能回寒谷温朱顏挽不住雪鬢日夜縈人生行樂耳惲也亦至言哀哉獨醒人顛頷拾蘭蓀寧知阿堵中端有妙理存

寄題朱氏小隱園

吾聞滑稽兒避世向金馬刈草吉雲鄉採風芳城野斯人玩世耳豈必高廬下墻東本僧牛君平益卜者朝市亦堪隱山林實萋萋洒君居占深源境物粲可寫老檜上干雲孫桐已拱把雨窻脩竹響風磴寒泉瀉此翁少年日射巧如注瓦百金裝寶刀千金買流赭晚歌紫芝曲情性妙陶冶蒲履穀皮巾何取緩若嗟予亦曠蕩與世自荔苴方期訪桃源更欲結蓮社

次韻董之南見贈

章甫不入越夏蟲多拘時生無適俗韻舉世誰知之鍾嶸不並世無人識丘遲雖有落花句知爲何等詩如逢賀客方嘆烏栖辭我初出險語俗子爭唐喁俛眉欲從事復恐遭文移亦知適楚車安可從北馳董家名父子平生所懷思雖云識面晚相聞已相知君詩有古意且結皓首期端能啖杞菊時復過天隨

陳循中求高麗墨詩爲賦長句

茫茫牧煙琢玄玉可試非洲鴨頭緑來從萬里古樂浪傳到麻源第三谷要須岱郡鹿角膠搗成方解土炭朝請君摩研寫新作一弄潺湲吊康樂

竹支軒

畏夏苦炎熱開軒除蘙蓁前烏雀喧朝旭上

朱甍席間裁函丈詩書浩縱橫槃礴環堵閒幽
獨懷友生古人在黃卷千載使我傾出門窺物
變草木各鮮榮青青墻東竹見汝忽眼明愛玩
不能忘移根傍軒楹俯仰與竹俱定交見深情
不是無朋友此君冰玉清風吹萬籟響寒梢韻
等笙我獨哦其間詩作秋虫鳴琅玕亦有冀期
汝向秋成鳳皇何時來翩翩翔我庭

## 貫時軒

舊時王子猷愛竹僅成癖斯人向千載論世心
莫逆吾軒諡竹友寓意比三益俗士舊雨來今
雨定掃迹城北有陳侯眉宇初未識似聞臭味
同烟烟見匊臆願言登子軒哦句呼阿客看君
陰森下玉潤映連璧陳公美作軒無名之曰貫軒龍吟秋夜永
卧聽風撼撼或當命柴車獨詠此君劒興盡悠
然友誰能煖君席

## 讀莊子內篇

經春十日雨却掃門無車伏枕夢鳴轂淙琤行
溜渠端坐發深省妙香浮素裾盥濯披陳編諷
誦臨前除陳編爲何誰漆園傲吏書奇辭通叔
詭空語極虛無得意榮辱境脫身憂患餘匊中

古詩

陶淵明寫貞圖

淵明歸去尋陽曲杖藜蒲鞋巾一幅陰陰老樹囀黃鶯艷艷東籬菊世紛無盡過眼空生事不豐隨意足廊廟之姿老蓬筆環堵蕭條僮容膝大兒頑頓懶詩書小兒嬌癡愛梨栗老妻日暮荷鋤歸欣然一笑共蝸室哦詩味未遑愁肝腎醉秉呼兒供紙筆時時得句輒寫之五言平淡用一律田家酒熟夜打門頭上自有漉酒巾老農時問桑麻長挺壺挈榼來相親一尊徑醉北窗卧蕭然自謂羲皇人此公閒道窮亦樂容皃不枯似丹渥儒林紛紛隘濁濁山林高義又寂寞假令九原今可作舉公籃輿也不惡



斷琴軒

萬鍾辭屠羊五鼎負主父是閒多毒腊可茹亦可吐緬懷陶隱居朝服掛神武餌苓期却老曠蕩適林莽我家城西偏有地一壑許開軒俯長松倒影蔭庭廡嵌空宿龍蛇晻曖藏霧雨流肪入地脉凝結歲月古長鏡白木柄生事聊付汝想彼塵外人邈慕肯同羨但當稍兎絲敢望擁麟脯

約諸人遊羅坊觀

陽夏吾鼻祖人物傾九州閉携東山妓文靖極風流蔚藍樂遊耳孫牛馬走閒愴云正倚但有愛山趣尚能繼前脩頗厭城市塵拘縶如楚囚鵲來龍泉上杖屨隨沙鷗幽尋風露靜江月動金虬青山帶長江佳氣日夕浮穹有列仙家丹闕連飛樓琴書靜無譁竹樹煩



吏幽約我雲霞交玆遊及清秋朱絃蕩塵襟芳樽寫牢愁道士如弥明長頸高結喉初無石鼎句峻埜壓劉侯從渠倚碧嶂聽吾屬是冥搜

無逸病日以詩戲問

六根無牢強萬事有成敗丹白豈不佳能令眼根壞溪堂茎君士學道入三昧空花結空果過眼了無礙偶然幻翳侵惱此清淨衆遺人不易得定爲天所愛恐君墮塵劫豫出小懲成病眸點空青勿作兒女態爲君禱于天君病立當瘥未忘覩詩書不敢窺粉黛

題戴嵩石鼎聯句圖

衡山道士熊豹姿夜過劉生逢說詩止于座隅
初莫識口不能言心自知坐中清逸校書郎新
有詩聲誰過之豈知老子殊不淺可但逐鬼因
蛟螭須臾指鼎出佳句脫略九韶生新奇二生
得句不敢吐鳴聲強作秋虫悲懷如窶兎避鷹
隼懍如敗將收旌旗借問舐筆摹者誰定是槃
礴真畫師退之斯文有妙處丹青寫盡初無遺
彌明學道如不死應在衡山深處栖端能過我
挑詩敵與君周旋吾敢解



讀葛洪傳

葛洪鍊丹砂却老得遐壽鶴駕安在哉巖穴遺
井舊勞生亦何爲莊蒋度昏晝煌煌崑丘芝未
暇擷三秀寄謝浮丘翁何由挹其袖

讀三都賦

漢遭陽九運無復見中興不聞黃屋處郊野蔽
旗旌三人已成虎況阻三國兵揚塵日月暗喋
血郊原腥作都雖云美其如九鼎輕十年翰墨
手模寫費丹青人與骨俱朽山川空炳靈吾懷
鮑明遠寂寞賦蕪城



田父招飲不赴

萬錢供食如嚼蠟百壺載酒如飲水要知白古
窮達人脫略世味皆如此經句不逢南鄰伴曲
肱聊寄北窗底田父剥啄扣我門頗應昨夜燈
花喜慇懃攬衣謝父老陶令愛酒今朝止伏雌
可殺葵可羹他日薄飯招鄰里吾君勤儉似文
帝勿爲酒醪傷穀米

喜雨 具日閒改元

涉冬無一雨玄冥阻驕陽上田塵沙飛下田滿
稗荒鋤犁不入土龍其掛壁墻村居巷無井抱甕
汲長江汲多恐流絶無以飲牛羊昨宵天意動
浮雲霾月光洒然潤物功洗蘇及枯楊先帝嫺
弓冷小臣弟淚滂屬聞建中號謳歌騰路傍雨
從青澤霈風與和氣翔山林獨何幸頭喜露稍
梁尚能賦時雨激烈歌阜康

余賦野香亭前木犀花二小詩盛稱此花之妙而江迪彝賦梅花詩以反之往返唱和十數篇二花優劣未決故復長韻示之

君不見杜陵布衾冷如鐵朝來米盡炊煙絶偶

然乘興江上行無柰被花惱不做城南陌巷有
江侯讀書蒲團生蟣蝨吟成少陵七字詩酷愛
梅花似冰雪竹友道人崖端可嗤頷頦如棘手如
龜從來口業洗未盡醉吐狂辭歌木犀賞花自
是少年事出口未覺吾儕癡我今束縛喙三尺
勿與世俗爭妍媸空花遍世不礙眼淡如雲水
老禪師

寄題王立之賦歸堂

小官五斗米達官五鼎食均有懷祿心細大各
封殖疾驅挽不還此輩車轂擊王侯生綺紈雅
意在山澤頗賦歸去來作堂慰休息似聞一鏄酒
酔眼分青白何時上君堂酌酒話疇昔和君
五字句想望柴桑陌

亦愛軒

漆園游濠梁得意儵魚樂淵明愛吾廬感彼衆
鳥託兩賢俱達道妙處要商略夫子誰與歸潛
也如可作柴桑又無人笑茲道竟寂寥頗能詘其
詩尚友亦不惡世路多艱險君軒可槃礴但恐
君出遊蕭朱綬若若

求定齋

吾觀大梁城九衢塵暗天蠻觸日交爭鼙蚊互
相怜此心如慈憫襄風中懸王子閒門卧守
心長縛禪能定乃能應如鏡別醜妍吾豈匏瓜
哉孔子有至言君看日月行亦若磨蟻旋浩翁
已發藥此句不用傳

寄鏡次守

我初卑角時聞有鏡進父字達父舊破衣下里舍
應書不得舉要是磊落人白眼看法度吹笙彈
箜篌餘事能律呂市人爱惡少年往往爭笑侮掉
頭出里門徒步大梁去對鏡良人我輩誰比數借問從
兩十年不還鄉無人問死所客從北方來喜氣
滿眉宇探懷出君詩字字鍥瓊珇筆蹤入顏揚
句法窺李杜奇偉可畏良人我輩誰比數借問從
誰遊一一英俊侶我家阿夷兄詩有春草句說
君不離口根我識君慕帝城十二衢素衣染黃
土食貧出無車羈旅亦良苦東書早歸來隻雞
黍墳墓況聞霍將軍尚有陳氏母銅山鑄嶢峨我
其下原膴膴我思結茅舍帶經學農圃他日如
買鄰定可連墻住頗聞君卜昏我亦未有婦要
如子柳子各娶老農女東市買杯杓西市買筐

宮南市買綆缶北市買瓠釜生理能稍稍來往
辦雞黍兩家如有子男女互嫁娶從來不識面
使作平生語但緣臭味同請君莫訝許

讀潘邠老廬山紀行詩

杜陵骨已朽潘子今似之欵觀廬山作乃類北
征詩是家好男子扎翰非凡兒阿耶有新句把
筆如畫錐此詩落吾手三復喜可知有才如長
卿武帝思同時不令歌天馬亦合賦靈芝胡爲
騷已凋但作愁苦辭錦囊勿妄發恐爲俗子嗤

汲古齋



人言曲誤周郎顧豈謂周郎眞好古長歌短調
各風流說盡心招及眉語頗聞汲古用脩綆乃
知餘事工律呂君軀三尺膽如斗欲窺唐虞探
鄒魯頃來長安閱盡眉時人半額相媚嫵天姿
潔白惡丹鉛獨有溪傍浣女要知學者用心處
不追時好乃如許君家有井千尺深容我時攀
轆轤否

寄李商老

所思定何方渺然羌山巔別來經一年不寄書
一幅憶在元真館與君同飲缸論文未去夜



雪打寒窗明朝欵君門篋輿踏殘雪尊前聽君
談意氣排凜冽雪中兩相過把酒俱留連豈同
剡溪去興盡回酒舡今年走東吳無復相邂逅
適回行路難歸已三月後逢君所知人頗嘗問
君安猶聞臥苫塊毀棘今槀槀君家所嬌兒聞
已去懷抱昔我嘗見之瑤環寶娟好我歸卧衡
門愁苦亦如君淋雨子桑病敝冠原憲貧此懷
其誰語思君何能已寄聲勞苦君蕪問兩季子

謝幼槃文集卷第四

律詩

集菴摩勒園觀李伯時畫陽關圖坡
不能捨餘習偶被世人知爲韻得人
字賦六言

摩詰句中有眼龍眠筆下通神佳篇與蓋張本
短紙爲詩寫真渭城偶落吾手小圖傳觀衆寘
坐上晏如居士暗中摸索籬人

次韻董彥遠送珍上座還漳江

阿師身小膽能大文字曾追權可遊珍云嘗從權可二詩體也

尋山紅葉半旬雨過我黃花三徑秋隨處龐公
雖有偈他年支遁恐難酬經行若箇門風是聞
說漳江似趙州

招李成德

妙年英偉定梗概老大如穭百不堪黍飯莫孤
元伯約山夫豈有德公談碁無多算悵三北詩
要重論窺二南只恐尋芳嗟較晚夜來風葉落
紛紛

採金櫻子

三月花如舊葡香霜中採實似金黃照成風味
亦不淺嚼色猶煩顧建康

讀何易于傳

吏皆愁死自焚詔農正勤耕身挽船墨綬紛紛
滿天下不知誰拍此渠肩

讀嚴子陵祠堂記

羊裘不見釣臺傾山到臺邊分外青天上故人
新繡皺身前萬事一笻箸音章俟筆法逼秦相范
子文章原易經圖畫名臣久磨滅此碑千古鬃
鬃星

觀漁二首

腹腴端可飽新歡柳貫霜鱗照眼寒莫惜實刀
頻玉腕要看飛雪下金盤

活我波間雙鯉魚待傳千里故人書嬌娥莫道
留君掃怕捲珠簾拗不如

潘邠老嘗作詩云滿城風雨近重陽邠老亡後無逸兄用此句足成四篇

今茲重陽只數日風雨不止凄然增懷作二絕句念泉下二人不再作不覺流涕覆面也

地下修文兩玉人清詩傳世墨猶新却因風雨

重陽近獨立蒼茫淚一巾
阿兄温潤玉介導我友淡薄朱絲紘只疑蟬蛻
遊人世醉揷茱萸若箇邊

隱居

清時廿小隱卜築在山阿家有傅鞏室機如凌
行婆閉看斬猫話蓋作扣牛歌不出又三月柴
門生薜蘿

秋日登擬峴臺二首

步上溪邊百尺臺斬新秋色正傷懷千屏翳繞
碧雲合一字歌傾鴻鴈來



徘徊欣與賞心同讀遍碑詞字字工共歎黃壚
封白壁一時悲淚灑秋風 重修臺記 亡兄所作

秋暑

秋暑不可耐秋風殊未來何時疎畫扇無處覓
涼臺誰謂月離畢空驚山夕雷愁聞老農語南
畝半黃埃

寄汪信民二首

洋水傳經老蓬山佐著才官游思引去綵養可
歸來要路眼誰白浮雲心自灰少年馬何駛君
馬猶虺隤

繫纜符離日君行殊未歸寄書問亳社有夢過
江西不見揮犀柄頻驚鬱鬯威只疑蟬蛻
遊人世醉揷茱萸若箇邊

謝德公妻

喜董彥遠自仙嘗歸

鉢囊高掛同僧夏遠寄嘗問一把茅地僻狙猴
長作伴食分蔬筍不充庖瘦藤拄下萬峰頂野
鶴來歸千歲巢點撿篋中詩幾首蒼頭時遣為
君抄

莫莫堂新竹

僻寂湍茅屋蕭梢新竹枝徑迷人不到蔭客鳥
還知綠色忩忩換薰風細細吹即看柯葉老不
受歲寒欺

夏夜對月

掃月追涼清夜分是間風露別乾坤山林畏佳
地多籟雲漢昭回天不言平野極瞻南紀闊稀
星遙拱北辰尊時平萬里無兵革靜愛雞鳴犬
吠村

煎巽粟湯二首

萬粒勻圓剖巽子作湯和蜜味老宜中年強飯
却丹石安用咄嗟成淖糜

松黃浮椀色烝栗初味餘甘如苦荼粉粟爲湯
兩奇絶甚甘純白勝醍醐

問劉世基疾

君如寒涕懶瓚師如何久苦造化兒清漳嬰疾
古所歎淋雨果飯令其誰採囊荅多萬金藥歷
眼疇爲三世醫他年上疏恐不免細君莫念眠
牛衣

蔡師直畫山水研屏二首

畫翁元勝斷輪扁喻子丹青如有神平遠還堪
助詩思故疑摩詰是前身



淡墨江山作小屏碧紗煙裏護寒泓蟾蜍駕盡
看倒影身在山陰佳興處行

觀碁

客甚茂林晚風生涼簟秋從橫飛碎玉勝敗決
中流北叟暫亡馬西風還覆舟誰能開許事寓
目且忘憂

喜晴

十日江村煙雨濛曉來初快日升東投蕉葉
展新綠縱上聲吏音豬榴花開晚紅得句又從山色
裏發機運在鳥聲中披衣出戸眄四野好在良



苗懷晚風

和季智伯病中書事四首

多病過嗟蕭柳弱故交聞似曙星疎逢人休問
金篦術殺簡宜希石室書
訓釋雖工非世好風流未減已形枯固知商也
真無罪豈謂窮窮不可呼
應知露肘貧堪忍只有哦詩興未疎莫遣木蘭
當戸織頭頭阿買八分書
老去頑癡詩筆退愁生唯怕酒腸枯尊前學得
新翻曲早晚揮盃幸見呼



春寒

冉冉雲生嶺翻翻雨決渠畏寒成墐戸惡濕問
生魚始慳春衫薄俄驚團扇疎天怜焦悴骨莫
遣峭風梳

送和香與彥速二首

侯芭新補蔚宗傳藿燥詹粘疑可憎試庄博山
元不俗小奩分供在家僧
窻間一炷結趺坐萬象森前應眼明不印香嚴
薰未歇何妨人誦太僧生

暮春久雨

季月何多雨經旬不見山雲師工蔽塞羲御久
間關水已澤中滿寒應天際還壞墻憂盜入只
益驕毛斑

晚春書事二首

春來畏病不飲酒孤負山南山北花有客款門鷗
剝啄無人追韻得東斜獨酬砌下二三子豈憶城
南草杜家不畏詩窮嫌水厄時時搜句苦新芽
未曾留客十觴醉已是飛花三月時忽悟病來真
老矣儻逢聖處亦中之眼前用意半乾沒世上志
形皆白癡誰似陶翁有名酒呼兒覓紙又題詩

和陳虛中與呂少逸唱酬口號

霏霏玉唾勝三語灑灑金荷傾十分簷外催詩疑
有雨林間張幄豈須裙臨溪尚憶童時釣問俗仍
寬柱後文珍重兩公新句麗落花依草競紛紛

螢火

日出知何許宵行有底忙自疑緣寸草不敢近
扶桑瑣碎豈堪數神奇安得長微風迹未掃更
待九秋霜

七夕書事

燒燭留今夕嘶盃憶故年風前失二士句裏問
三玄隨分瓜蔬設占星古老傳不須文乞巧只
有直如弦

朱濛州挽詞二首

俊軼金閨彥風流粉署郎憂民形玉色治郡轫
鵷行籍甚聞前席居然嘆漢掩芒何人殺青簡惠
政在濛梁
公才真霹靂令德故從容未錫九環帶俄傾千
丈松清香銷燕寢遺扎陋登封身後纍纍印紆
青已二龍

哭無逸兄三首

又客思鄉社長歌去國門還家未偃息樹旄忽
飛翻苦淚不勝滴悲懷誰與論平生急難處愁
絶望鴒原
文章不用世歲忽值龍蛇遽使賢人殞長興志
士嗟有兒纔句讀無地可桑麻賴有興元尹能
賙孟氏家
溪堂載酒地無復故人車敗壁龍衣委荒畦馬
齒疏凄涼閉關賦淪落廣微書但有清風在時
時爲掃除

題于逢辰畫

踏遍江南岸歸來試解衣誰言物外賞不與筆端違石帶蒼苔瘦風凋折葦稀令人清興發欲問釣魚磯

戲詠石榴晚開二首

靡靡江離只喚愁眼前何物可忘憂棟花淨盡綠陰滿巑見一枝安石榴

無復幽姿淡淡粧烟脂深染薄羅裳裹影避三舍石竹叢中許擅場

端午即事

匆匆緣佳節昌陽薦一卮兒諳射圃事妻誦賦詩懶檢三閭傳爭纏五采絲平生幾端午隨分作兒嬉

書李元亮真牧堂賦後

揮翰眼中元亮牧牛何處癯仙公擇于今不泯當去聲家諸子俱賢

題陳陽樹石二首

寒藤瘦竹數百尺枯木大石七八圍挽取到公奇石俱還數幅寒溪

解寫枯松潤石陳陽筆意多家弟子蔡規今老古人王宰何加

哭汪信民二首

竟欲游梁苑聊甘食楚薤談經謝幼袴植髮想枕庭看鏡鬢毛改橫空煙霧冥誰評貞曜益更謁退之銘

徐釋生何陋袁宏輩豈如誰知一斛水中有百金魚肘見貧非病疽成憤不擾銘旌返南國寥落正愁予

把菊

雨洗幽叢清客襟厨人採掇獨何心根苗扶老或名杜蓿舒黃無數金

綽緯

聒人長向井邊啼在宇丁寧戒授衣織素盡輸官事了秋來工女正投機

偕夜

山月斜臨帳山風細拂裳蕭蕭碧煙靜烱烱白閒涼境寂寞萬緣息心灰千慮忘無端催曙鳥底事厭宵長

喜董之南歸

乾鵲飛翻噪晚林阿南歸騎果驂駿青衫黃綬密新命白石清泉是素心金鏞多情洗雙鬢萬

巾從此避華簪來年往獻東巡頌今日聊爲梁父吟

懷祥首座

師在羌廬西復東無心還似鳥飛空月鉤雲幕今何處禪板蒲團只眼中未悟竹間鳴瓦礫擬隨童子問鈴風前身僮是胡居士打破虛空對沼公

望廬

畫卧二首

書魔纔挽睡魔推鼻息俄驚吼怒雷夢到逍遥大庭館不堪落外鳥鷺田

憂樂累可須遊宦大槐宮

青精飯三首

剥剥啄啄無俗客清泠泠多好風一枕本無定何物同飯青精三十年

霍山王鄣兩真隱駕鶴乘屯飛九天當時服餌從來見說青精飯晚遇真人隱訣中長恨聞名不相識那知俚俗號烏桕烏桕南人雖號烏桕飯過熟翻成作淳糜太極真人方未試茅山道士寄何遲

送酒與晏如居士三首

南人釀酒詫深紅汪氏真成琥珀濃與藥相投莫宜此急分多病晏如翁

此翁曾把春償酒醉插桃花更乞花多病只今猶解飲細傾聊為遣生涯

示李商老兄弟

月夜宜披宮錦袍定知公輩豈蓬蒿文如脩水波瀾闊人與廬山意氣高伯氏最於三虎怒九兒何翅九牛毛相逢徑欲倒家釀莫厭尊前持蟹螯



夏日遊南湖

翹塵裙與草爭綠象鼻笭箵輕瓊作盃可惜小舟橫兩槳無人催喚莫愁來

詠金米禽

枝上雛雛金彈丸宜隨玉食薦金盤從來物以遠為貴酷愛閩溪荔子丹

書懷

賴有書遮眼初無客就談身閑唯取醉疑短僅勝簑學僻令何用囊空寶不貪老師行駐錫集擬問前三

次李商老端字韻



留中磊磊夜光寒霹靂驚飛在舌端夢去幽尋遶山麓詩來喜色上門闌四時更運不停軌萬物並流皆疾湍兩驥洞零壯心在忍窮懷抱若為寬

招汪叔野

夜語僧窗雪載塗別來夏木又扶疎兩牛鳴處地非遠萬竹陰邊吾所廬兒能竊聽從忘箪子盡徐行可當車莫訝南隣狂興士摻撾傾坐一軒渠

投贈通守陳虛中

前驅負弩赫旌忙凜凜寒風挾曉霜人道姦藏有三穴公知民病極千瘡搖毫端是霹靂手抵几還驚鳥鵲行莫向琳宮坐閒冷太阿何事匣中藏

晚晴步塘上

漫踏斜陽堤上行偶逢白叟問年登去年禾乾龜兆拆今年雨多禾耳生

鳴鳩

雲陰解盡却殘暉屋上鳴鳩喚婦歸不見池塘煙雨裏鴛鴦相並濕紅衣

聞呂居仁病未差覓使寄問

消渴文園苦病多蕭條子美卧江沱士窮不遇
古如此天實欲爲人謂何忠義名家本申許文
韋秀氣望岷峨期君鍊玉煮白石色比嬰童何
啻過

種竹

闢地種脩竹得方緣秘經成陰向北宇倒影落
中庭直取内含素豈唯枝闢青龍鍾玉川子猶
擬抱添丁

次韻季智伯寄茶報酒三解

歡伯風流可解憂君此外更無求棟芽捜我
真抱却不是能詩薛許州
二生相逢要換馬我今真成酒易茶腐腸鎖喬
亦可戒與子服霧餐朝霞
君如張籍學古淡麗處往往湊陰何長句短章
時寄我爲君翻入竹枝歌

懷鍾陵舊遊

以牛膽漬槐子送董之南二首

五年三度過鍾陵馬上春風醉鼓醒南浦江波
雪霜無賴點君鬢五十龍鍾成老翁急分槐實
迷眼緑東湖煙柳半天青從來地域數畢薄惟
要腦滿佇見頭青雙頰紅
底山川終炳靈又見徐家有高士他年重作聘
解牛得膽大如斗投以元槐功更加來歲青袍
映緑髮不妨看盡九衢花

送王坦夫由淮南入京

王郎乘興上扁舟數遣書來寫我憂奏牘三千

待金馬卷簾十里夢揚州桃花水漲理歸檝蓮葉盃香銷客愁白髮倚門長望子細君應賦大刀頭

遊安樂寺陳妙音載酒

遠郭尋春未見花不知春在梵王家林間新翠張裙幄席上殘紅當臉霞興逸持盃昵雲漢飲酣揮翰走龍蛇主人不是陳驚座投轄歸時日已斜

聞無逸兄下第歸

豐林分首各銷魂兄弟傷離況玉昆初謂過都留虎帟又令點額向龍門往聞淮北雪花大歸值江南梅雨昏欲寄短書無別語年來花柳自村村

李簿家有侍兒妙麗善歌舞諸人惜其死爲賦詩予亦賦二首

草頭朝泣露薄薄樵歌歸客半醉琵琶不許近簾彈

郎子風流栖枳鷺枳上單栖泣夜闌窗前解逅一笑粲夢中猶作在時看

久旱喜雨

誰言旱魃虐政奪雨師權渺漫揚州桃花水漲理歸檝蓮葉盃香銷客愁白髮稚快意滌秋祥延跂懶知何幸茅齋穩睡眼

拈菊

憔悴霊均老蕭條子美醒餘英謀自潔摘藥恨猶青事往成今古人亡尚典刑鄙夫今白髮賴汝制頹齡

有懷如璧道人二首

道人詩思瀉江湍乞食侯門鉢屢彈蒲褐卧雲何處去不應投老累儒冠

每憶詩人賈閬仙投衿去學祖師禪廬埃不染心如鏡妙句何妨與世傳

寄王立之二首

坎壈脩門裹蕭條廣士廬憫人玉川子憤世竹林書家有來禽帖門無載酒車諸公生死隔不是故人踈

舌本初傳強仍聞右臂枯經春一句卧見客二兒扶吾道何寥闊夫君合洗蘇世無湔浣手藥味且時須

贈別董彥遠四首

人間底處異蘧廬莫莫堂中益定居我尚滯留
君去速菟園三畝荒頗見醯鷄歸歟
多謝清風日掃庭與君同種菊青青開花爛熳
君何在莫忘簫條我獨醒
孟東野吾亦能聽果誰歟
機事都捐憶大庭茅簷相對眼俱青期君別後
文章健往弔沅湘屈子醒
憔悴誰能賦大招會將菌桂雜申椒巷南鄰里
頻相過往來皆友皆吾廬之南水北山人莒可邀淺室正在城北近與靖人
招無詩歌細酌敢謀長袖舞苦吟空詠寸岑遙耕
耘賴有陶潛婦不羨孫郎對大橋

次汪信民寄無逸韻

詩翁索莫閉門居珍重山陽信不踈但報七言
當玉案何須千里駕柴車樂天官滿應歸早揚
子家貧只晏如他日往來隨二老共甘孟飯與
盤蔬

送酥魚頭醬菜與何之忱三首

和蚤煎膏學雍酥兒誇甘味比醍醐老夫舌本

未聽其來
十年不見令兄弟眉宇長懷元紫芝栩栩夢魂成獨往翩翩書札慰相思求舡貨馬事應速酌醴焚魚吾豈辭政恐孟公投轄飲惜君高論解人頤

次劉世基韻

孔世已傳三十八諸孫猶自見長身試將後謝追前謝豈料今人愧古人華子岡頭千疊秀劉郎詩律一朝新吾家碧澗紅泉句聊欲煩君作後塵



用前韻和董彥速

得句可傳千古意搜奇政苦百年身河梁贈別初無對錦里吟春復有人我已汗顏驚手縮君猶瓊樹賞朝新從今習氣須磨盡三字唯當悟客塵

夏日書事二首

蒼虬蟠礎濕生雲翠荇搖風水有紋涼卧北窓呼不省虫飛遠聽夢中聞

雲峰矗立駐金鴉夢斷槐宮影未斜屏翳御風遊不返南山空轉阿香車

余嘗會李商老於海昏識呂居仁於符離今已五六年矣偶見二公唱和詩各次其韻一首

憶昔逢君夜雪中高談未了酒尊空清漣綠篠今輸我白璧黃金政負公渭北花變碧舊曾紅欲評此意君何在長是蒼茫立晚風

右寄商老

維舟濁汴偶相逢彈鋏歸來四壁空耕道十年當九潦謀身一國自三公似聞諷諭能知鳥豈但詩詞要比紅



申國褒然生氣在故知郎子有家風

右寄居仁

律詩

玉茗花二首

佳園昨夜變春容清曉鸞開玉一叢素質定欺雲液白淺粧羞退鶴翎紅似聞金谷初無種欲盡鵝溪恐未工底事餘花避三舍孤高元有史君風（謂魯公也）

騷人浪說麻源谷本在風流刺史家直與瑤林共高徹可須梅影閒橫斜芳蕚莫待紅粧賞幽艷長令烈士嗟憑仗邊鸞折枝手應宜展障玉



鵝又

謾成

年來仕宦學騰騰愛酒還逃問醉李僧痛飲亡何緣客至時穿不借遶村行盡間燕雀新聲好門外池塘春水生曉起坐窓無一事捲書南望見高稜

飲酒示坐客

身前不客作蟲豸身後何須留豹皮劬勞母氏生育我造化小兒經紀之平生壽在手彼爲得塊石支頭吾所師偶逢名酒輒徑醉兒童拍手太

公癡

和季智伯金石臺不見舊題之作

塵鞵書蹤逸少齊華陽長使後人迷姓名不得芙蓉手何用全牛捧硯題復憶高人張季鷹每將杯酒勝榮名登臨收子緣何事埋藏無聞一慚清

悼亡三首

舊聞林下趣既見即心降月冷同秋夢燈寒對夜窓孰知身是幻深念淚如江仰嘆朝飛雉微禽亦有雙



三公吾豈敢曾爲忍飢寒擬聽箏箸雨潛悲苜蓿盤煙雲昏壁月霜露殞香蘭佇立東風泣恣情良獨難

去作三泉隔來歸二載餘臨風還念汝傷女更憐渠顯額衣圍減漂母盤飧食頓疎吾今多病久誰付茂陵書

呈無逸兄

漢儒章句文勝質魯國衣冠實愧名但遣詩書長在眼可令聲利苦關情咄嗟茗飲有時辦夢想溪堂何日成舟泊寒沙卧明月此期終欲與

君盟

示舍弟

蕭然環堵獨何有自謂過人唯一丘野性定爲
滄海客妙齡須與道山遊江寒沙靜鵠鴒晚雲
閣天低鴻鴈秋休歎烏衣成往事一尊相對且
忘憂

寄桃鄰居士

桃鄰野客無消息寄食招提益定居儻有龐公
知德操何須程鄭識相如食魚他日勞彈鋏紙
疼今人剩得車流落生涯俱寂寞因風時遣一



行書

寄無逸四首

三足祥烏曾集宅冠平生菽水奉親歡從今五鼎
應無補不可柰何君自寬

聞說潘郎寬食貧何年會面慰艱勤北風如有
齊安便爲報相思頻夢君

故園風物長如舊松柏柔天六月凉岑寂北窻
風雨夜獨吟詩句遶胡牀

浩蕩漳江瀉碧遊西山清絶助新詩好因歸鴈
傳佳句要見羊何共和之

觀李伯時陽關圖二首

坐對丹青傷別離淚和朝雨想頻揮道邊垂柳
年年在看盡行人長不歸

春草春波傷底事青青柳色最銷魂龍眠自有
離家恨豺得陽關煙雨昏

秋興

雨隔千山暮風驚一葉秋朱顏傷露槿青眼賴
沙鷗畏酒游揚子因詩點染愁有懷誰與語多
病獨登樓

聽曹道士彈琴二首



淡泊絲弦誰與聽試開塵匣寫幽情琴中自有
無窮怨彈出騷離意外聲

小窻踈箔列仙家彈盡遺音晚景斜賀老當年
定場屋虛將妙曲付琵琶

寒食出郊

水晴鷗弄影沙軟馬驚塵密竹斜侵徑幽花亂
逼人深行聽格磔倦倚輪囷往事悲青塚年
年芳草新

寄洪鴻父

兒時訪道漳江上燕雀群中見阿鴻南浦飛雲

看畫棟北窓敬枕颿清風讀書長憶登山勝作
尉聊甘食蔬弄窮想見詠懷非一首鉤章棘句定
能工

有懷潘子眞

冲和庵裏潘居士旅食京城久不還玉嗾銀鉤
長在眼瑤林琪樹未承顏大門曽是鄭嚴輩吾
子却居夷惠間想見紅塵車馬底夢魂隨鴈過
西山

食菜

道人元是伊蒲塞頓頓園蔬入饌來紫芥寒葅

叅薤韭黄橙苦酒伴塩梅蒸豚不羨貧人乳飯
豆亦能羹芋魁但恐酪奴不解事欖令捋腹轉
春雷

暮春二首

溜渠鳴玉雨成霖春草池塘數尺深後院落花
人不到無聊獨下海棠陰
晩雨墻東暗緑槐清陰庭院鑠薤苦委指紅藥
將春去貼水青荷與芡來

春日黄梅花二首

臘梅初與雪爭妍素艷寒香亦可怜政使北風
吹得盡一枝金蓓始嫣然
傍人如笑不勝妍曽是尋芳向臘前縱使遊蜂
能拂掠含酸結子爲誰圓

梅花四首

姑射神遊閬九關水晶宮殿不勝寒下窺人世
生塵想故作梅花與俗看
清曉微開淺淺黄蕭疎無奈北風凉幽姿不許
人窺見故向寒林度暗香
蓋薇露染玉肌香疎影寒光照野塘長使詩人

動幽興不妨桃李鬪春粧
冷香零亂點寒莎眼底愁生萬種多收拾餘芳
無處惜只傳佳句似陰何

送都仲嚴

酒曲懷璧暫投閑俄許朱輪未賜環殿閣凉生
應在眼宮門騶唱合趨班鳳皇觀德翔千仞虎
豹窺人礙九關只恐蒼生傾望女未容投敝老
家山

寄題女沙高善時醉月堂

亂山岑秀繞湘墳君築茅堂底處村螢國戈矛
異夢幻醉鄉風露別乾坤平生不負南樓興何

日能同北海尊聊欲揮毫書奚忘憑君招取獨醒魂

與江君佐遊五福寺觀竹二首

老子平生與竹群清風洒濯勝三熏江郎定自興不淺共打僧門尋此君

小池環抱碧琅玕氣韻蕭梢六月寒一夜清霜群木落獨留孤節與君看

吳彩鸞寫眞

天上鳳皇難獨宿人間翡翠本雙棲丹青不與文蕭共誰遣雄東迷雀西

戲詠鼠鬚筆

編須拚取蠋毛健裁管縛成雄距長誰言鼠輩不足齒也復論功翰墨場

山間四首

籬落秋花未得霜嫣然一笑媚秋陽可人風味撩詩興不記姚家宮樣黃

野老緣岡拾墮樵溪童收網度橫橋高懷蕭灑在行歌棄豈信人間有二巾朝

未羨顏生樂一簞平縣釐若爲歎有田如使揚雄足亦學前賢在酒槃

舉按齊眉老孟光隱居無計可須忙殘年但使糟牀注欲付生涯與醉鄉

移松二首

古貌蒼髯十八公巍巍獨出衆材中朝來挽致茅堂下爲我商量送好風

河出崑崙派九州屹然砥柱立中流蒼松若比丘山重豈但四頭費萬牛

次韻吳民載告別兼送酒二首

君詩起予者百遍爲君開世俗唯何甚予心不可詰獨思南去楚衆欲北之田何歟可休影期

君歸去來

齊下老從事相逢青眼開有朋方悃欵得汝更詼詭老與此非淺後車君與田嘉蔬實空甑併遣木奴來

偶書二首

大儒讀書如布穀小儒據凡如王孫道人竟日無一事卧看前江煙雨昏

平生蹇吃不解語終日坐窓從客嘲他年誤使登要路定被人議無口匏

題陳先生華山高卧圖

落葉開花秋復春睡中榮悴豈關身那知五起雞三唱亦有寒窗不寐人

和董彥光立春日二首

梅蕊飛翻柳色新雪泥乾盡已成塵愁看節物憑君催送麴生來

獨鶯眼醉吐詩詞君可人藜杖應門原憲病鵷雛傾家釀不用平原老督郵

次韻董彥孚獨卧逸堂之句

交情自昔白頭新富貴移人或望塵顧我喜求方外士得君端是眼中人謫仙詩富舊無敵東野囊空今不貧已遣掺掺縫古錦共搜佳句賞





新春

彥光示詩有釋氏之語復次韻

歷眼浮榮逐日新誰知澄寂本非塵吾曹倒作區中士此味全輸世外人空裏華生均是病衣中寶在却憂貧是間枯淡君姑置且辦芳尊醉早春

賀春

從陳妙音覓酒二首

雪窗癡坐撥寒灰萬斛清愁掃不開排遣此懷舟底物憑君催送麴生來

長恐閉人抱頭着何當更脫鶡鶡裘試頻郎子傾家釀不用平原老督郵

次韻董彥孚獨卧逸堂之句

遠舍擅桑五月涼歲寒高節亦難忘期君鴻鵠應高舉顧我蚍蜉豈自量索價舊曾睎少室荷鋤猶可繼柴桑虛堂若許連牀卧待看風吹細





細香

送黃柑與彥孚二首

殘臘才經一番霜青青三寸作金黃故園兄弟懷思我特地分甘到草堂

手折奇苞遺細君更思持送逸堂人甘寒定可錦繡口看吐新詩沁鬼神

過金山下作

揚子江中風浪生小舟如葉任欹傾漿搖聲指金山寺霧暗初疑鐵甕城絶頂迥分雙塔秀層樓危立一僧清他年來訪結庵地吾與此江春

獨登有美堂

龜趺雙跱日星懸讀罷憑欄心浩然絲繞峰巒浮野色參差樓閣起晴煙湖光淨照山間寺江浪遙連海外天安得翰林風月手一時摹寫入詩篇

雨中漫成四首

東風渾作勒花寒寂寞林塘不受看玉版鶴翎俱未識梨梢空有淚闌干

向老逢春懶問花惡風吹雨故斜斜一城桃李誰知許莫在雄蜂取次狂

應飄盡不到城南韋杜家

一樹山樊宮樣黃曉風微送雨中香鼎端宜戴纔見花飛掃不開只今青子落堦苔當時一笑冰雪面曾動揚州詩興來

送王山人

秋風蕭瑟賦歸歟此去懸知食有魚我亦蓼莪君無奈將長沙終賈過秦書



古賦論辯序記

懷故園賦

余故園之幽寂兮拓荒榛而經始面銅山之茜翠兮挹蕭晨之爽氣擢夭矯之蒼松兮參虬龍之游戲峙便娟之脩竹兮儼萬夫而環侍築屋其間兮將以隱居而求志盤旋不出兮殆不知老之將至夫何漂泊異縣兮葬流萍之無蒂山岑岑兮植璧泉泊泊兮鳴珮玩山水之清佳兮亦足以樂飢而忘味雖信美非吾土兮昔之人所以登樓而橫涕嗟三畝之寬閑兮豈一錐之莫置睠西滋乎秋菊兮墻東繁乎春葬晚食可以當肉兮徐行可以當騎冬裘夏葛苟不完兮寧紉荷而製芰効鹿門之俱隱兮逝優游而卒歲辟纊猶可以易粟兮吾豈從墦間之祭嘆古人之不食兮獨貿貿然而蒙棘事有感於予心兮聊抽毫以寫志

竹夫人賦

洪園之下渭水之濱有物森然其色青青刻畫以檀櫐嬋娟始之狀俎豆以碧鮮玉潤之名有匠

石睨而歎曰是物也非松非桂非楩非梓孤潔
似介一何高士温潤似德一何君子是必良材
者也於是伐以斯棘之斧運以斲涅之斤制而
爲器強名曰夫人竹友居士得之而喜曰夫藻
岡璇室朱宮玉闕延羅悅之清風掃象牀之秋
月神女詫其雲雨貼射遥其冰雪有談夫人之
高致誦夫人之貞節雖欲奉弊帚以享金無乃
獻璞玉而遺則吾方遊意於瀛州方丈之上
結廬於銅陵碧澗之下以蛾眉曼綠爲伐性以
錦衾角枕爲階砌或偃息于風櫺或棲四乎涼



榭炎曦鑠石之旅壁月啓空之夜與夫人其同
夢感莊周之物化俄而商氣聿興涼颸四起衆
翻翻而墮地虫啾啾其入耳掛蒲葵於墻壁垂
纖絺於篋笥童子造予而請曰今兹秋矣歲其
將晚御冬須狐白之温曝背幸朝陽之暖唯斯
之無所取材頗以給厨人之爨居士曰嘻子獨
不聞夫伐著而哭亡簪者耶子亦不見夫采葑
而遺下體者耶物或故則不亡材有用則不廢
豈眷顧乎姬姜乃弃捐乎蕉萃自古亦莫不然
吾又何增乎歎歔雖然吾方念此欲以慙膝而



休臂童子出居士乃據竹而歌曰鵲姑南北兮
雨蕭蕭臣牀之上兮吾與汝其逍遥

## 過隋論

隋高祖籍掇房之親假黄鉞之制秉國政以輔
少主知周祚之將亡有革命拯民之意舜禹禪
讓之心當是之時中外側目權貴忌之於是詔
五王剪翦上殿以弭慝安其心親造趙王之第陰
欲觀其行事而陽示不疑手持太阿之柄雖陰
謀竊發曾莫摧其鋒矣高祖既有天下明政刑
修守戰之具欲以混一區宇西斬吐谷渾北破



突厥靺鞨重譯而納貢高麗稽顙而入朝命水
牙之將驅熊虎之師旌旗蔽千里相望大軍
南渡日陰未徙而陳天下已定銷兵偃武有
臨朝頒治之心朗鑒萬機日昃不暇衣服器用
崇尚樸素遣使者以問疾苦引秦與以避老幼
罷魚龍之戲痛雅頌之聲不作則當時之士有
牛弘許善心姚察虞世基之屬承其詔欲舉先
王之墜典修明五禮則蘇威薛道衡王邵之徒
當其任如使高祖得行其志則堂堂平隋不可
與周陳同年而語矣惜乎高祖有爲天下之志

而無爲天下之量操持大器恐天下之並起而
軋已譬如閭巷匹婦一旦有十金之藏意其有
擔囊而趍者惴惴恐惕夜不能寐彼獨不知富
家翁亦自有體耶當此時藏緯候圖讖造兵器
者有禁客舍無公驗者坐及守令朝廷之上言
未卒口而缺鎖隨之廢太子勇立煬帝其危亡
之兆已萌而高祖不寤也此其過在於無爲天
下之量所以無爲天下之量者何也忠厚不崇
刻薄而善疑也古之帝王刻薄而善疑莫如秦
始皇其疑之愈深隄防之愈密而患輒隨之而
生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爲金
人十二蓋疑天下之人有持兵而反者然不知
陳涉之起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奮臂一呼而金
城不守也秦法群臣侍殿上不得持尺寸之兵
諸郎中執兵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蓋疑左
右之人有包藏禍心者然不知荆軻之匕首乃
發於燕督亢之地圖而無目之高漸離猶能擊
筑以扑也事有曠千百年而合若符契者秦隋
是已秦始皇刻薄而善疑傳之二世而亡隋高
祖刻薄而善疑傳之煬帝而亡借使此兩君崇
忠厚之德修寬裕之政以懷來天下後雖有謠
言之子孫宗廟尚可以延漢高帝不過泗上亭
長唐高祖亦北面而稱臣耳其能取天下而有
詩云勞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是以聖人爲天下
稽之往哲考之前事察治亂之由循寬猛之宜
仁風德澤搖蕩浸灌人心歸之如父母措天下
於盤石之安誰得而侮之耶

## 孝辯

或問孝曰頃步不忘親終食之間不忘親孝子
哉曰有食於稠人之座饋之羊舍而弗食言於
衆曰羊甚美吾有念母之心焉請以遺之或謂
是詐而已矣是取名而已矣子以爲何如曰是
孝也食之甘者念其親此人之情也非孝之難
也頴考叔食而舍肉鄭莊公母子如初桑下餓
人食而餘其半趙盾爲之簞食與肉夫頴考叔
非誠欲以遺母而桑下餓人又未必其誠孝也
莊公因而有感宣子不以爲疑此人之情故也
或謂是詐而已矣是亦豈無人之
情哉斯人之說勝吾不忍孝子之忘親也今人

知愛其子必朝暮求其所好以悅之豈好親不若其子歟噫人皆知易其愛子之心以愛其親天下豈有不孝之刑哉或人矍然曰有是哉子之言是也然則孝子之心其亦可知也已

## 送邵尉序

大凡有心於得而得者其心勞而所得也不完唯無心於得而得然後其心泰然而所得者亦多莊周列禦寇之徒其言荒怪渺茫而其要一歸於無心故嘗謂海濱之人機心一萌則鷗鳥不下而索珠赤水之北者唯象罔能得之金谿



尉邵公弱冠登進士第仕官偃蹇不達垂二十年猶尉當邑平居無事種學自娛未嘗飾一辭以求知于要人之門其於窮達得失之際泊如也爲尉之明年盜嘯于境探丸爲彈者衆吏晉以聞公徐應曰除盜吾職也其可藉吾行耶於是衣戎服帕首杖鞭馬而出不淹日掩群盜梟之四境肅清抱敦不鳴部使者錄其功上之朝未幾授宣義郎而使者又論其餘功基賞猶未已也邑之有識之士相與言曰往時尉吾邑有心於賞者往往交通舞文吏以陷人于死心於賞而刑者不自寃雖一日九遷其官可無憾公丹陽人也家世以儒術顯其爲人虯髯碧眼燕頷虎頸飛而食肉厚長者而貌偉然古所謂燕趙奇士望公者如是將因廟之上其可量也哉邑之士大夫以子爲序以贈其行辭以達意故於其行也皆屬子爲序以贈其行云

## 狄守祠堂記

撫於江西爲富州其田多上腴有陂池川澤之利民飽稻魚樂業而易治歲比不登道殣者衆破貲鬻田宅者十室而七八持妻子取庸直者十室而三四其輕俠少年無不推埋掘冢白晝劫人於市寖以不治聞太守狄公下車之初行其獄擿揚者相推案租賦逋負山積登進其民皆疲瘵饑羸之餘公喟然嘆曰民弊如此其可以苛急治耶於是繫獄者薄其刑負租賦者緩其期其爲政寬而不弛其出教條簡而易遵一年而服二年而變三年而有成州父老相與謀曰完我身於囹圄鞭笞之中佚我梨棗於凋瘵

之後蓋公之德也公成滿且代去盡立生祠以
慰我民之思乎皆應曰然他日又相與謀曰祠
易爲也將請於公立于州之便坐則出入有禁
不得朝夕拜祠下欲便其出入且奉事嚴潔宜
莫如僧舍州之僧舍數十其屋宇靜深莫如景
德禪院院之主僧又有材智能辦其事於是富
者出財技巧者出力不日而告成既落之咸來
請於余願有記夫浸沒而有犧尊大牢不如生而
卮酒一肉也沒而廟食百世不如生而一朝奉
嘗也公之旌麾未去民已圖其像而祠之可以



爲公榮然此邦之人思公云窮公去而引儀於
天朝豈能忘情於此邦哉幸公之異日持節再
來其德意之厚政事之美雖不敏尚能爲邦人
頌之公江陵人唐宰相梁公之苗裔家以儒術
吏事顯公能世其家者也

## 適正堂記

昔之儒者正君子父子夫婦長幼之倫談仁義
禮樂教化政刑之具自以爲至矣學老子者從
而非之以爲慱而寡要勞而無功吾師之所傳
不如是要以無爲清淨爲務亦自以爲至矣學



釋氏者又從而非之以爲父生近乎貪養形近
乎愚吾師之所傳不如是以寂滅爲宗以無生
爲樂夫三者之扣非豈有既乎然今之世學釋
老者競非吾儒其言汪洋浩渺足以駭世絶俗
而儒者反取釋老之言以明六藝之學嗚呼安
得孟軻楊雄韓愈之徒出而排之使吾聖人之
道廓如也吾友吳迪吉作樓於其居第之西其
下闢以爲堂圖孔子荀卿楊雄之像于其壁而名其堂曰適正
取韓愈原道之書寫于其間又
蓋取楊雄法言所謂適道堯舜文王爲正道者也



迪吉屬子爲記且使道其名堂之意余謂迪吉
子坐於中堂瞻數子之容而思其學觀原道之
書而詳其義則堯舜文王之道參乎其前矣雖
然理固有待物而明者嘗試登君之樓以望長
江之流浩浩乎其必歸於海矣乘舟而往順流
而不止雖欲至海可也航斷港絶潢者能若是
乎迪吉曰我知之矣泛泛長江而歸乎海是適聖
人之正道者也航斷港絶潢是適諸子百家之
他道者也我知之矣子其爲我書之余口唯唯

## 題跋贊頌銘

### 讀仁宗政要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深仁厚澤海涵天覆百姓鼓舞而不知及夫鼎成龍駕望古雲而號者徧乎天下父老至今能言之往往齋咨嘆息至有泣下者蓋感人之深人亦不自知其然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書載堯之事備矣至所謂大而民無能名者書亦不能傳也余讀仁宗政要求其所以感人之深殆不見其迹然從其所任用者觀之庶幾可槩見矣盛哉慶曆之中二三大臣同在廟堂洋洋乎忠厚之風藉使生逢其時雖婦舍人之門所欣慕焉

### 書元撰遺事

余觀司馬遷遭李陵之禍蓋出於無辜竊怪在庭之臣無有爭之者而遷亦自嘆恨以謂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故作史記之書大抵欲寓其憂憤之懷爲曼平仲列傳書其解左驂以贖越石父之罪而卒稱之曰假令曼子而在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余讀其書至此三復其辭而悲之使漢庭臣有一日之無辜以受刑而不一引手以救之耶及觀韓愈傳見王廷湊之圍牛元翼也朝廷命愈使而人莫不危之是時廷湊擁強兵恣睢跋扈天子遣一介之臣投餌虎狼之口若萬一無生還理得不爲朝廷失一賢士耶得不詰天下後世笑耶然當時公卿大臣無爲愈言者獨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稍稍悔之嗚呼誰謂元稹而能如是哉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常多小人不特偷安於朝而又沮毀以害君子故君子一有受其害從而擠之者皆是也而稹乃能知愈之賢不忍視其負之危將無援以死且重爲朝廷惜之是亦可謂難能也已觀稹之於愈如此使其在漢庭必能出一言以救司馬遷之禍使後世復有司馬遷亦必特書其事且願爲之執鞭焉彼作史者乃不載之本傳而特見於愈事之末是可嘆也稹與白居易同時俱以詩名天下然多纖艷無實之語其不足論明矣觀其立朝大槩交結魏弘簡沮抑裴度之言以浮躁險薄稱于

時至於知賢救難奮激敢言凜凜有古直臣之風夫以元稹而猶能如是又況不爲元稹者乎

書賈誼傳後

賈誼說文帝以諸侯強大天下之勢如病瘫失今不治必爲痼疾文帝入絳灌東陽馮敬之言未盡施行而誼亦不幸死矣鼂錯得幸景帝乃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於是七國連兵西鄉以誅錯爲名吳王謀反已兆於高帝之言是爲錯發哉秦盖一說錯遂滅其宗族悲夫使誼不死景帝之時鋒灌舊臣無在者誼必得志得志必盡行其策則鼂錯之禍誼其當之耶誼之不幸而死乃誼之所以爲幸也禍福倚伏於無形其不易知如此班固稱誼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固亦有見於斯耶

書鄭當時傳後

司馬遷稱鄭當時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當此時諸公翕然稱鄭莊而後世言推賢好善者亦必曰鄭莊玄然觀武帝時莊所進言見任用者東郭咸陽孔僅其人也武帝內興宮闕外事邊陲言利之臣桁秋耗斂而天下蕭然不聊生咸陽僅擢擢於鹽大治其言利殆與桑弘羊等此其爲害於天下豈少哉謂莊好言長者而方魏其武安東朝廷辯灌夫汲黯與莊同是魏其而莊獨不能堅其說武帝至詆以爲棘下車司馬遷亦言其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蓋莊天性樂善至上不能用則亦順旨而從諛尔嗚呼誰謂鄭莊推轂士爲足尚耶觀其所進者二人卒爲天下蠹然則衛將軍之於士大夫無稱焉爲賢於莊遠矣

溪堂先生畫像贊 并引

有好事者畫溪堂先生深衣幅巾蔭喬木坐盤石目飛鴻脫屣石上濯足千懸瀑之下或者見而疑之竹友居士從而贊之曰

以君爲在山林耶烟然之容如珠玉儼然之衣冷然之泉可濯足翩有表祿以君爲在市朝耶行則服鑾輅被羈絡然之鴻與寓目蓋用之而無所而爲奉輿之馳舍之而藏則脫介鎒老磎磐而

爲蔽牛之木疑君者滔滔皆是而知君者唯我獨也

雙栢頌 并引

子謝子讀書之館有雙栢峙于庭下枝葉菀然子顧而譬之且曰世之君子遭時幷逐守道不變蓋有似乎玆栢昔屈原作橘頌以自況橘固美材然冬夏青青唯松栢獨則橘斯爲下矣頌雙栢以寄吾意云

后皇植物栢嘉樹兮亭亭雙峙季孟序兮繁枝肅布根本傲寒暑兮四時更運晚茲可翫可詛班衣兒啼將奉版輿菜婦華顛脩幹茂庭廡兮寧固根本傲寒暑兮四時更運以翼以扶殺雞無贏客至飯蔬畦丁辰告雨物不改度兮蔥蒨茂欒紛其可與兮蒲柳弱質秋殞女兮挺立不衰獨何懼兮維聖有作誕胥宇兮繄尔異材中梁柱兮不震不傾亘千古兮明告庶士莫子侮兮

竹友軒銘 并序

謝子闢軒於書館鋤荒剔穢植竹數十本游居寢卧其下竹實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君子似之故命其名曰竹友而爲之銘銘曰

層冰裁裁萬木被雪我觀茲竹勁氣貞節桃李可管可邊斤斧勿伐保天年我掛我冠與竹燕休養成嘉實鳴鳳來棲

何之怳抱甕園銘

彼愚而夸飛宇綺疏雕鏤朱丹遺巧則亡此哲而窮蓬戶桑樞是益固然今古一塗我觀何子孝友愉愉不爲於陸離母以居總角寄巢迄于霜鬚其勤其艱以有屋廬環堵蕭然風雨僅除爰開小園荆棘自鋤前有瓜田後有芋區早韭晚菘可翫可葅斑衣兒啼將奉版輿菜婦華顛以翼以扶殺雞無贏客至飯蔬畦丁辰告雨物不霈跰躠行汲色頼力劬匊中純白益曰朱愚海客有心漚鳥凌虛機心一萌機械有道所誅君寧揩用力抑將謂拮捾之不如乎

陳無惑宴室銘

子陳子宴坐靜室牀敷居中文史在前蠻觸干戈日鏖于外而吾心澄寂若止水之淵朝於是夕於是出於物御而須臾之間復此乎盤旋其視皐蠭寂然如閉息之龜其遺形骸枵然如委蛻之蟬能如是坐者雖維摩詰見之其敢曰不

然若夫身居一室而心遊四海是猶圈虎豹而檻狙猿也其誰以爲宴邪

## 墓誌銘

### 董彥孚墓誌銘

君字彥孚諱華姓董氏家撫之金谿贈承事諱某善不倦於君爲曾祖王父世傳神仙奕棊山阿樵者觀旁斧爛其柯謂堯教子此理則郎不有博奕猶賢乎已爲之不止牧豬奴戲不肯俯首事大吏以是官尺銘

童子適市老儈不欺較短量長惟尔其無私

謝幼槃文集卷第九　七

不達玉山生君三歲姆抱觀壁間書一日弄筆寫十餘字乃壁間所嘗見者玉山驚異之四五歲誦書如建瓴水賦五字詩有文采可觀稍長下筆奮迅如風霆聲觀者辟易虔州耕其背曰異時以文學大吾後必此兒也後數從進士試其爲文汗漫喜出怪奇語卒不合有司繩尺益放情爲歌詩其悲歡譏罵一於歌詩見之年四十一以卒時政和二年六月甲子也以其年十一月甲子葬于奥源山之側王母壽昌君曾氏常得其歡欣於是壽昌君

哭之不成聲曰天乎吾老而見嫡孫之亡也室
王氏二男田甕皆童稚四女長許嫁幼在襁褓
二季需纔才士也集君歌詩五百篇藏于家撫
其孤且教之君其必有後乎余娶君之姑知君
最詳爲銘曰
挾才以爲鋏援經以爲弧惜榮名之不立撫敝
服而號呼季也懷之羽翼其雛尚克奮飛釋憤
幽墟

## 吳伯俞墓誌銘

余昔讀書龍泉之陽見其地肥衍有稻粱魚果
蔬之饒意其必有素封之民居於其間而山而
帶溪象象清曠又意其必有俊秀之士出焉既
而識吳君伯俞君語余曰吳氏自高安徙臨川
卜築于龍泉溪上不知其幾年矣吾祖吾父皆
力穡爲善不倦逮吾治生而業益奇贏吾以是
構屋買書延四方之才士使吾兒從之遊已而
見其子果皆好學而文也君以政和四年三月
癸卯卒壽六十有八以其年十月辛酉葬于頴
秀鄉之仙游原其子克明録其實衰經走百里
乞銘於余辭之不可遂序而銘之君諱仕舜伯

## 朱夫人墓誌銘

夫人朱氏撫州金谿人贈宣德郎諱彦國之孫
處士諱獻可之女同邑人陳筴君謨之妻爲職
方員外郎出守濠州諱獻明者夫人之叔父也
夫人以大觀四年七月戊申卒享年三十有七
以政和元年十二月丙午葬于歸政鄉交隆原

男三人曰德厚曰躬厚曰勑厚女四人長嫁進士周均餘皆幼夫人喪父母蚤王母崇德君怜之不許嫁九兒濠州承崇德之命擇所宜適以歸君謨夫人爲兒時柔順稱于宗族及爲婦爲妻益以孝聞其姑曰吾爲陳氏繼室發時尚少左右就養俾吾安其室不准子子之孝亦婦之力也君謨曰吾治家有法爲士無過行吾妻每有助焉夫人之卒也其姑哭之哀甚君謨日捐棺哭不絶聲出於賓客語泫然不知涕之交頤也或謂君謨賦悼亡之詩足以寫其悲懷不然出遺服櫛珮圖佛以授浮屠亦足以塞悲二者君謨皆不暇爲乃日夜悲傷憂瘁寢於病猶未已雖伉儷之重君謨所難忘亦夫人之賢實使之君謨病且愈叩余門泣涕言曰吾妻葬得日願有銘余既夙聞夫人有賢行於是撰次其事又嘉君謨能篤於夫婦之恩也乃序其情作哀詞以吊之使鑱諸石納諸壙中以當銘其詞曰朝之容踖踖兮豆于籩夕之容翼翼兮我襢我裳一日弃子而往兮葬不知其何鄉姑當饋而霄涕兮兒啾啾而在傍我葬平生兮婉若親存以觀兮永訣而無言

## 朱夫人墓誌銘

金谿陳大聲將葬其妣以其父命來謁銘且曰大聲從君伯氏溪堂先生游又辱知於君溪堂工文辭銘貞士烈女節行不誣吾母葬得日而先生適謝世微君誰宜銘者不得銘其何以掩諸幽余不得辭乃諏其家世行實序而銘之夫人朱姓撫州金谿人朱氏大家有官于朝爲顯人而仕于州縣者相望也夫人祖諱宿考諱宗良皆隱德不仕夫人年十八歸陳師堯徒之配於是姑老矣夫人於倫次爲冢婦事姑孝謹至於疾痛寄瘞無不容曲家事無大細皆親之共從夫以敬其訓子以嚴共友娣姒以和其御僮僕以恩共言共動無纖毫不本於敬者故陳宗無疏戚莫不敬愛之姑於館舍既改葬夫人以家事授諸婦而聖徒亦放曠樂酒不問事生業成時諸女來覲孫子侍側春薦鞠鞫繭絲交獻迨其暇豫合飴弄孫蓋將以快樂壽考終

焉而夫人不幸止此其可哀也夫卒以政和二年二月甲子享年五十二以其年十月巳酉葬于歸政鄉之柳原男三人大聲大球大信女三人嫁彭通一黃馭許獻可子與壻皆從進士舉孫男女九人皆幼銘曰

婦德幽幽孰傳其譽子行秉秉迺知其母壽不稱德子孫其昌宰木百圍無或壞傷

祭無逸兄文

嗚呼群從兄弟孰如兄賢豈獨群從此邦則然猗歟幾希豈唯此邦世之偉人其心則降兄與信民猶璧一雙庚寅之秋汪子云亡白髮訃聞衆爲盡傷豈知此來兄又宅俺閔三稔乃瘞連壁凡今知聞孰不露臆某也晚生少兄七歲讀書相從兄冠我稱九視我爲不曰兄臧教之誨之以後其成及我既冠行以友朋歡然之恩不唯弟兄我壯益窮祿仕外計客于下邑計以餬口兄書日來問我安否去年從兄走于京師風雪脩途間以凍飢逾其旋返病不能支我行兄行逾旅謁醫操藥饋漿鮮克以時從者息肩哭聲在帷嗚呼我不忍思尚忍言之兄之詩文爲世所珍廣微之書以遺後人欲銘其藏必得名世我未往求書石以識載我以尊酌以祖行肺肝塌然有淚如漉

祭董彥孚文

嗚呼彥孚學足以入官議事而無祿以代其耕智足以發蘊摘伏而無地以施其巧顧世之瘖聾或施施而得志而君之智術乃皇皇於一飽衆雖欲殺而莫怜子亦從嘆而須鬢頃駕言而寓居嗟識面之不早我每唱而君和子或可而子否初疑鑿枘之難合卒若酸鹹之適口共娛嬉於文字亦殼勤於杯酒方子之疾我獨執其手方子之歛我獨捐其軀始也哭子以詩自謂足以寫哀既而銘子之藏人或意其不朽適治屐而啓殯復撫事而垂涕夜漫漫而莫旦魂杳杳而何之酌一觴而告訣庶駭駭其來思

潘郊老哀詞

子離群而處獨兮望古人而求友君被禍而懷才兮卧柯丘之林藪賦幽懷於秋夜兮雖愛君而不見託筆墨以寫心兮蓋定交其已久歲忉之將盡兮始識君于大梁面蒼蒼而髮皇皇兮

何茲時之不偶君口無傷兮緊吾道則然相從
於漏屋之下兮日賦詩而飲酒越仲春之末望
兮我乘舟而東去君踟躕而不忍別兮步河堤
而携手合會之難常兮嗟形影之乖離既黯
然而分道兮尚瞻焉而回首謂別君其幾何時
兮曾書問之不通驚凶訃之奄至兮爲投箸而
嘻唏予固知自古皆有死兮誰能免夫臨下夫
何奔走於道路兮竟死於奴隸之手剔比年之
凋喪兮巍然皆國之楨君雖學而未仕兮天又
奪而莫之壽意君死而無憾兮從諸公於九泉
泰生者惻愴兮謂天意之莫究維君之文兮手
傳於後嗚呼君身槁壤兮君名星斗



此宋槃謝蘊山所友集十卷鏤刻
精良紙墨俱潤宋版之絶佳者
四庫提要今仍行本云其所著錄三卷卷末
附錄一卷又四卷之首諸
家題詠乃明倣宋刻者仍希板
著錄家仍不見蘊集若宋槃自明府外
則自明府外尚著錄者祇此本而
天壤間孤本歟百年之後倘
有好古如黃村仍重刊之庶
幾不泯山陰陸游謹識

博洽而編錄此書舉其
要旨于淺夫小說演
酬應三作者不下數十冊此集所為十卷
其實詩不過二百首文不過二十
五首其餘傳序表頌墓文不載其編
次之理最嚴可謂不雜其體例者矣
行之詩律有典刑者亦為實錄今人
啟不出里閈負商刻集卷帙題詞
連篇累牘轉輾稱揚煙雲讀
此集知古文萬言可以傳世愈遠
光緒甲申十一月二日宜都楊守敬記

北鄰藏書之次

# 鄱陽集四卷

（宋）洪皓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抄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宋洪皓撰。皓有松漠紀聞已著錄。此其詩集也。皓建炎中擢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爲大金通問使。龔璹副之。後璹仕劉豫。皓獨不屈節。遂流遷冷山居雪窖中。陳王固新。案固新朱史作悟室今據金國語解改正甚敬禮之使教諸子入集中所稱彥清彥亨彥隆彥深者皆固新子也。皓貶所作詩亦於此時爲多。及烏珠案烏珠宋史作兀朮今據金國語解改正殺固新。遷皓雲中。至紹興十二年始歸國。留金首尾凡十五年。後爲秦檜所嫉安置英州。皓詩所謂六十之年入瘴鄉是也。居九年始內徙。行至南雄州卒。其詩世無傳本。傳稱皓有文集五十卷而書錄解題作十卷。考皓子适盤洲集中載有皓集跋語一篇稱裒其在北方詩文爲十卷。則宋史誤矣。其集久不傳。今從永樂大典所載裒輯編次。共爲四卷。凡其始奉使時。逾次所經及遷居冷山以及歸國後南竄之作。有年月可考者。悉以年月排比。或年月不可考而確知其爲奉使後作。歸國後作。南遷後作者。亦皆以類相從。其不知作於何時者。則別綴於後。而以适跋語附焉。皓大節凜然照映今古。雖不必以文章爲重。然其子适遵承藉家學。並掇詞科。著述紛紛。蜚聲一代。淵源有自。皓實開之。迄今年代迢遥。篇章散佚。幸得遵蓬聖世。冤羅遵遏。復光耀於蠹蝕之餘。斯亦忠義之氣不可泯沒。可泯沒待

昌期而自發其光者矣。

都陽集卷一

詩

次大風韻

飛庵薛於意云何建康高宗元年和可但楊汝士白書也應麟每為次終篇搭地詩韻屋除苔痕滿林定打柯使就香爐峰六韻宋都亦也止歌按此詩晁河石梅是時一系使金中作

都亭驛詩

都亭驛尚有前輩留題之生辰別作待月詩

美里廟

美河依舊美城空十畝頹基四壁崇三聖備時嗟非得七年從斯文未喪今猶在遺像時存俗不忘尚有神靈能福卓推衷拜謁日憧憧

謁武城

長笑未出初安高漢清招側言頭通宵沒奇高舞袖公走映尚低歌陸醉勾欲計已成重客重"狂於聊"

築大城勞民傷財東北默
幷吞二國書劒取西陵實
飛狐道隔深溝川自斜崔嵬故吹喧胡烟

在渡沙河

秋葦已茶茶行役最是傷源流
從露泊攬曉神波晚八
望遠鷄山詩

內
正
唐有趙一陳白公休山近邑中前代屬流黃呪法
上池水飲獲神功似真昔嘆多虛異生兒今歷少
同
秦技扶能重換速停車不
次河石橋

淺河建石橋可但駿馬度長耳當路嘆我來何暮四隅
桂平磬停驂倚一顧上鐫道名
鶴海性怖開元
折柱錄書尚堅固神物久旋持超人速鞭策南度伯
仲松江說無處引領渺烟波恨不奮飛去
次韻春日即事六首 非此詩當是元宝中作的前是而至下來
知身作于何時

暮春百卉衣舒紅盛日晨步且投佳句錦囊中
走訪天桃映面紅仿佛臨寒今應有留題外戶中
恨無六朋不亂飛一見燕翻戲彩衣躍馬開鞍警日夜軋
戈似空蛙未安歸
如膏細雨沐輕紅更有佳花少女風等閑漫雲隔漢外
西山數點有無中

何須百畝藏花紅懶仕吾師
不妨俱隱小室中
禁煙未起燕飛急
春歸底事不用歸
過窮頭巷
驅車陟坡阪牛羸礙泥塗
無煙四顧多豺虎嘆嗟復何如
淹泊已負宝貴今古有此
之於我魚可在死生安之命

有社風俗擇角束角結社

集341-063

安貧復何悔我躬既不閔我後恒不逮

所居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章十句

昔所居巨室高門或出或處民茲志常今我所居圭竇蓽門但首定晨昏致君澤民茲志常矣

折腰如坐針氈盆終日說說形骸神采死所未知爲事誰

論紅人亦有言禍福無門惡修德無天其哥

我氏又矣忠儉謹言行可久立圖作為此詩以告同志

次三月望日出遊

無馬僦猶車豈必朱丹轂駕言野出遊高原眺平陸十里聞良友招延路語

步不見花宿莽理辮楸屐屐得正人顏欣富方設蓄疹大黃條四面少林麓欲作納

涼序因茲出求水復橋雖云安歌柱恐顛癡賠深念蚤

堂徒行漫捫腹道險能推輪是閒舉轀轀形骸久衰憊

招儿婁羣屬五方民雜居瀕澤非廣谷爲大或相聞幸

知是荒服政治頻問津引領主人屋老稚俱迎門擊鮮

次韻小李

依題一格寫昔叔孫豫子使于晉晉人執之以歸所館者

一日必告屬去之日如始至宋子罕云吾

僻小人苟有閑虛之日必修葺以待賓客之日如始至宋子罕云吾

用韻見情

昔叔孫豫子使于晉晉人執之以歸所館者

一日必告屬去之日如始至宋子罕云吾

僻小人苟有閑虛之日必修葺以待賓客之日如始至宋子罕云吾

用韻見情

小亭落成都官有詩次韻以謝

我被偶魁誤此身公緣何事作流人題詩正值花工部賦海棠則無玉版初嘗煖似春月枉他年應獨折瓊林今日美重新投襟散髮無妨醉況有紅粧二八陳

小亭伯仄僅容身閒客添得有三人表理何妨當九夏芳菲可惜過三春休嗟坎坷緣隨風雨待看桃李向日新萬里遠來逢一飽粗勝夫子厄于陳

贈彦清

好生異般寵蒼天天憫斯民欲息肩君是大邦兵不戢在於南國使無論功布用矜三捷持勝何如保萬全願早結成修舊好名垂史策表羨門下棲遲近一年自居高誼藻雲天儻能一語寧三國應有嘉名萬古傳

彦清弹琵琶有感彦清者金相陳王司新太子○胡新華

黃金捍撥綠檀槽推引春蔥品調高紀子和親聽馬首梁天送客駐江皐一時聽罷流落千古韓存詐切嘈

青家青衫莫沒久寧知旅況更蕭騷

山頂花有序

方覓翔寺聚舒似到心都官詠山頂仍率意此間花品絶少豈非造物故閑見亞似者而喜予寫前數株爛熳比遭風雨摧殘飄墮過半乃裹仁慈講侯坐獨哀清苦冒雨寵賦一律客福等毋憚泥濘泛舟低唱逐至夜閒待月南窓乃克公秋佩服勤腆何可弭忘因次韻以謝尚學士用賦

萬片隨風正可嗟疥枝雨過梨花胭脂洗盡餘香雪翠輕光生散綺霞品類淵棠無傑句方言山頂更雄誇題詩載酒同清賞月上柑頭佑到家

中秋

舊時相識唯明月三五雨盈盈又缺徵時常少缺常多悵似人間是離別我今一別已三年中秋三見望舒圓

為偷懶戊愧黃師三年不問交鄉道萬里寧知復帥期
南國人情都不遠賦詩懷莫相疏
念母
從命無由責在身可堪廿音誤慈親
遠岡知存恍餓人
銀案
寄蘭干
出疆三載已二違疫後修生又八十山兒迷迴宮有是
鋪經年脫豈其然樂化寬猶幼安命基拙學齊且任終
一獨上層樓意已闌循干倚遍幽人白水不至黃花小
彭清生
次韻寄興祖廣德
南歸不羨北東遠除祖錄難回大千世界三年艱見止
遠窓一帆白浮加知同慕虎惟求魚用未緣
行有利將軒老馬故人贈策助騰騫
又和春日即事
春留先地僻將老情韶光感青忘暮秋覺和日長春
若無夜雨對酒有時狂浸學樂產閒空登子文沐
息肩弛擔未多時便祝即居關徙強合母年高班終去

觀雪集再再望雲翔公毋歌寒雨夏君論留宿與書思
鷹兒肩餓憶魚腸病馬先駢與鴨東笑風一身纏疾
病回戴安常作簡頭風愈陳琳檄在旁

次觀表之韻

求成虐主四三年一木難支大廈顛致死存孤思梓日
今日一成終祀夏聚難啟聖賴呈天
歲云暮矣厥三餘豈不懷歸是簡書昔日畢辭剛不能
今久應請諒難虛費生施餌非良策陳子吟詩或起予
江左四年無信息欲傳尺素羨雙魚

思歸

緩頰難支大廈傾單車久滯阻歸程悠悠萬里音書絕
忍看東風動柳青

重題東隅四五年不知何日遂鴻騫書罵足虛語
強學山公醉象鞍

節至思親不禁淚下因記杜子美詩云無家對
寒食有淚知餘炊又云佳辰強飲食物寒隱
几蕭條鶴勉清明詩云風水春來洞庭闊
白頭搔愈短欲白頭翁王元之詩云無花無酒過清
明興味都來似野僧二公佳句正為我設也

將命求成五年矣去秋和議王侍郎南去接
伴郎王倫宋之佞臣朱弁同使金見留紀與
二年回和議偷先歸皓奉迓通五年以時
考之王今我獨淹留命也如何感時述懷賦
四韻呈都官兼簡監軍孟
王郎

寒食無家淚為巾清明無酒更愁人
空嗟白頭歌白頭日永蕭條徒隱几
王郎好去我留滯始信偷生解愧身

小王親迎賦此贈行李聊遣鄙懷

混同江水秀可掬李氏太師女如玉婦德婦功庶風成
花輦旋花柱未初熱麻華美豔年踰笄未遭良匹求名族
風流儒雅王家郎燕食東牀坦其腹納幣委禽六禮成
送車百兩皆卅數三星在天四月中今夕何夕會花燭

綢繆誰始料如冥冤仇應要終貴和睦且閒祁邓多採
將見誅誅衆似續我來乞盟閱八千除館又經駐次六
老毋八十漫嗟予男女有九賦衣線固知我復恤不遲
人宣無情指骨肉萬里一身孤自憐其誰高義衆號獨
況復悬疾屢纏嗚呼天驻作寫逢兇因子告行遲贈言
勿忘舊學膺天尊

小王仲冬望置酒學士賦詩次韻

三冬適半成高宴初並東金閨彦王氏三珠火争奇
昔也閩名公見面堪無緣竹脩清歌頻有望月重來
乃兄登朝立要路黑頭入侍瑶泉殿一時壯氣飲如虹
千仞底疲迹作宦諒父休兵已可嘉足傷教子尤堪美
學士例能薦翅翼擬追丁祖存訓傳析衡梅祖收東欣
數寅佛桑超擬錄都官鷺坐尚孟公一醉趣樽作側弁井
不枯草拔忽頭風何用能文獲天硯紀梓奇珠當聯庸

奎璋重器且明蒿大手醉墨群三昧鍾王欵落故一時
下馬夜觀察碧碑畫牛記葵柏溫扇仲代學孤迹鐵柊
駭多臨機解兵使洞行軍法慕朱虛幼賭捷奇謀序倩
秋也居然賦常棣且招師友堂堂筆陣魯酣戰少年猶打
我來修好閱六年集命未許回衰穆生初為設醴留
感意受刊臣唅三味三薰施竹為一篇一詠情忘倦
強哦拙句若博拋杜尋長篇同玉霍采成未結心如醉
況乃光陰度於箭天涯久旅是也家引領定閒徒慕戀

次彦深韻

徂星堂上排家宴埋寃合奏延
遂拉明之衆會白新禮行行要計論德章武梁須各續
乃公功業世無有叙復庭頒尊上殿家副風流遠阿戎
時子潤如庭下生秋龍名姓思謀持閫畫形容人使美
先發頭欵萬古當壯威會有百將傳落世雄圖任屈伸
寫生繪句妹精神彦復急建鼓略薛葉指華如會并
保平方謀於千戈軟澤高宜扶管硯大廣終案王風招
奇謀慶伏無知薦子通揮毫八體具把抱高膺建再晒

但當寔惜此蘭亭未可揭去同秋扇彦隆能換兩石乃
丁字不識寔難便衙冠遥憶翁相如木編莫誇江次倩
彦深和梓貴公子醍醐味美參珍饌參拳早脫膺
射策君門者決戰起家正可二千石筮仕宜春下舍
生中我是江南客萬里尋盟負恩眷下舍免田横烹
奔楚漫笑子臺言藉面破愁應不勝馮詩遥與何曾倦
阮巧旁觀熱汗顏積歲待賈寧活術可堪償什婁堆門
無奉裂眉風勁箭先秋緑祝也自寒須賈故人空慨慷
次彦深韻
日長滴永滴銅壺酒別杯深因高儒公子應勤歌奉勸
歓酬交錯屢傳呼
維遇嚴冬喜氣和閒庭出牧駐婆娑折腰超袖名公善
願監軍早戴戈
祝壽開樽象集和佐旌度屢導動寂詠抱終宵樂
彦清打毬
三伏整毬暮氣和汗馬良勞玉珂殘彩隔日未嘗靈
裸翦垢面服皮鞭列騎駸駸有中下玉孫上馳金盤陀
彦深和梓貴公子醍醐味美參珍饌參拳早脫膺
射策君門者決戰起家正可二千石筮仕宜春下舍
生中我是江南客萬里尋盟負恩眷下舍免田横烹
奔楚漫笑子臺言藉面破愁應不勝馮詩遥與何曾倦
阮巧旁觀熱汗顏積歲待賈寧活術可堪償什婁堆門
無奉裂眉風勁箭先秋緑祝也自寒須賈故人空慨慷
次彦深韻
日長滴永滴銅壺酒別杯深因高儒公子應勤歌奉勸
歓酬交錯屢傳呼
維遇嚴冬喜氣和閒庭出牧駐婆娑折腰超袖名公善
願監軍早戴戈
祝壽開樽象集和佐旌度屢導動寂詠抱終宵樂
彦清打毬
三伏整毬暮氣和汗馬良勞玉珂殘彩隔日未嘗靈
裸翦垢面服皮鞭列騎駸駸有中下玉孫上馳金盤陀
箱和跳丸并驅漢陵若流星落素沒分明致勝各馳逐
當奔電擊肩相摩天下固自有至樂但知此樂無以過
有時雌雄久不決載渴載飢日忽暖或勝或敗何所競
風塵逝酒方酣羅鼓振檐笳且舞觀者如堵環青城
和尊禮果薄不顧一時快意過恒它景雲青底毛好此
員元方鎮吉州科柳澤錄念猶進梁忘乃名高於殿戈
英言聲之自馬上連朝肆習恐傷多蘇柳二書代馳騁
願宜左右日吟哦留心経史修表業黒剪侍宴朱顏改
彦清生日
朔旦得天正王孫慶始生北宮演鵬已化東園鳳先鳴卓
爾奉秀昭然水鑑清緑護曾茶次議論思統横棟棟
威儀富汪汪軌度日宏宕今書並鄧逸筆熟行折撥慶
無記齊家肅有聲從軍依玉帳教手勝金鑾策勳延
客超慶諍戡兵坐奈觀政異飛鳥入朝輕趨亂迎文若

聞歌歎武城秋黔郎製錦佳且和羨可謂田門相安
識尹世卿青雲應速致緑綬誰榮正是朝廷止何留
早太平七年滁伴讀萬里四求成報主心雖切思親首
亦驚白髮同勝此詩與共班荊冬日凌晨至祥星隊曉
明是影知易比五福不難兼并

次韻學士重陽宴申見招不赴前後十六首

西郎得州比星陳強欲攜帥神得句招意須會友
綾声振水調娛賓獻酬雜坐歌三句歌餌草搜忘五辛
重九開居真可惜前憂思引萬家春

編一陽集

次房竟得惜其陳擬學宗王問鬼神不敢黃堂貧敢毒
故鄉白雪愧留賓一身抱病跏跌苦萬里思親況味辛
正是悲秋增感慨詩翁搞藻與為春
二君氣概雄雷陳九日戒筵入神季友凌雲方草賦
孟公驚坐正延賓難陪鳳輦登高宴且放牛山出涕辛
獨卧蓉恩榻賜數篇潛發洞庭春
支離已失懽中陳杞上虛教曾釋神在戸厭聞恭咽謂
隨陽空集鷹衆賓友情中絶悲痕五國安方銀隆閒言
誰尹世卿青雲應速致緑綬誰榮正是朝廷止何留
早太平七年滁伴讀萬里四求成報主心雖切思親首
亦驚白髮同勝此詩與共班荊冬日凌晨至祥星隊曉
明是影知易比五福不難兼并
憶孟恨尚直已陳狀歌●帥影召鬼神假書並料理為土
菲前寒思澹是貧屬上書憂災可代江湖寒食多辛
天涯憔悴向誰陳不死由來是谷神菖柏延安依門士
桑榆晚景屬詩言存趙氏惟韓力定周邦願言
尚論古人猶未足投閒更欲講王春
編一陽集
凌霜高標試數陳元來應實可餐神流水尚能延壽考
落英端可薦尸寢千株無定堪嗟辛
剛堅楚人羊九畹重陽已過徒南(寒)
出師許久宣當陳恩難報經頒至詩歌謝路遠歸一悉
遥思鄉飲五三爵良辰獨坐愁孤客無歸計又一枝春
●秋晝交遊無陸訊王梅誰贈一枝春
七松棲雖不改陳杆成且問尋收神遠來豈為謀身事
久執無緣剛國寒安成同誓楚羞言著勉續燕辛

東戍庾信江南賦閱讀頻移玉座春

在在奇奇不可陳拙奇扶在殆窮神溜編金鏤李商隱

屢賜銀杯胡楚寇麗服靚粧皆可玩大業元酒在忘春

文章三變公為伯日愧桑愚冬復康

六朝舊事銘條陳正惡招憂又恰神白玄豹成文須隱霧

嘉魚式燕且盛賓方歸晉事同韓起敦堂燕台敦劇辛

同首天南佳麗地時引領九江春

一介跣跎罷紅陳鞏時陽雪

強學申公亦謝賓座客紀家情非易梁鹿肌毫骨不勝車

豪編幽詩厭窺陳習氣難除但耗神豈敢為師同籍士

從初作史慕君賓數奇者過促厭成更肯難逢兩合車

居士于今稱耐辱大邑斗抑又移東

公幹況餘白幘陳黃能入夢是何神眼前散帙看盈几

時後名方或問賓朱桃幹移流轉閏盤餐少異強加辛

小人有母何時見無數江南戲綵春

翻陽集卷二

詩

元日有感

不見朝正報自愁展覲帝遠宛州因 (現華原為料父狀有案因裝口三九之始念那斷絡飯五日足得展為能能庶重遥憶談經會酒與寧知枝大詔内熱空持白羽肩嶋寒且考 (黑裘鹿端醞釀何時賜落筆高歌灑淚休

和吳英叔寒食 (鄉雪集)

提劉久繫已難禁冷節未臨且强吟傷時惟恐二毛侵思親忍作楚囚泣戀主空存魏闕心世變風移野祭一聲杜宇又春深

次遷居見憶韻

吳域相逢吳味同高談劇論盡由中情如兄弟胜勝漆義薄雲天壓華嶽連 (嶽志謂汝一朝改館任王公過從莫憚塗泥濘六藝遺文要折衷

和送雙鴈

可惜世人思脫毳毛猴師飛放豈勝養賢當食三千客待便提加十一年猶免不須歌兔首賭羞何必用牛膏庖人解肉充禽獻會酒與寧知枝大豬落春洲整翮毛呼鷹搏擊用志勞兔鹿意為食三鈞改館何須鎖之牢漫談續絃求是誉見日今朝楔飲書齋味會食寧知不是誉見日

次上巳微雨韻 (鄉雪集二)

鏡傷春數二毛說詩終日愧賢勞遥思東智識同列未信唐克儉共牢天氣固人漑似酒雨絲及物潤如膏南亭修禊今何在且學東坡試老饕

次李通奉韻見招

萬里流離只一身東西南北與誰親吳域相逢吳味同高談劇論盡由中情如兄弟胜勝漆義薄雲天壓華嶽連 (嶽志謂汝一朝改館任王公過從莫憚塗泥濘六藝遺文要折衷

採孟懷陶任世人未說南陔為有身忘形爾汝日情親我詩遠客酬嘉節頗盖從前有幾人

次李韻

見危致命欲時清萬里祈通兩國情當盡瘁難徒自苦
著成紀錄待誰明塔琴漫鼓思歸引玉笛休吹逐鄭聲
還夜肯來同暗語消憂豈待賜宣城

次韻

火趙武聽語宋平少爲才多設計不使來群事
假館連墻數見過宗英平少爲才多設計不使來群事
教學無他伏案心還憶舊於
後生可畏吾將老終養心還憶舊於

立春有感

強擬登高路振愁五行今日到金門土牛始正農祥候
勝初銜見隱課司欵空傳青島氏迎春不見翠雲裘
一色壽酒何緣受更紙題詩死不休 杜子美詩云早答
食羊次韻 王佩天子華雲裘

骯髒無聊但獨愁春甘降服作泰因分奚正值憤私憾
食肉安能有遠謀祈死難沽千日酒苦寒誰贈五雲裘
包羞思恥隨緣分深愧空餐自訟休

次韻集三杯事

百拜三行愧且愁卹通大道挽予同味醲且作迴枕計
得趣將為藍尾謀草聖欲傳仍脫帽寶刀應壽共投裘
緩歌六代興亡國小阮客來夜艾休
緩歌六代興亡國小阮客來夜艾休

次韻

雪基 小按陶經籍志有李
雪基卜經一卷十二

苦樂迎春詠四愁詔書未暇厭要因已知行止關天命
暫卜窮通聽吧謀移盤落處欵鼠草奉春栈繫馬羊裘
何時扶我南歸便把鋤躬耕死即休

次捉野花韻詩

強移野卉對殘春添恐蕪花向日薰種止一行非貴少
高蹺三寸豈趾舞既無艷色堪觀賞又乏幽香漫吐芬
郡憶故園都謝了黃花肇斷幾時聞

次韻洗硯

陰山峽坐匪逃秦杖劒聊充觀國賓已無家攜妻子
我雖有室別慈親頃年共試同文館今日依為異域人
千里遠來當先拂松醪未熟且休唄

寄范郎中

饒聞家世便心傾何況通經古是程范叔青雲能自致
不須河朔寄梁荊

相門有相未多年德行兼亞
也應未辱用蒲鞭

寄孫修撰時會詩予多忘有見過之意

未見故人心已傾揚歌何惜一朝程自慚病忘非多忘
僕遂班荊郎負荊

不把風猷二十年天涯淪落有勝緣若無天故林還棄
唁我何方早著鞭

再寄

樽酒遲期共細論孫郎假道莫貪撰科名雖已遂行藏
隱語尤當謎子荊

館閣飛聲儘仕年當中榮思若雲霄鶚失主無光彩
退想蹉跎受玉鞭

寄期



火留家釀待公傾引領東望慶問程新作小亭堪小宴
幾時低唱進南荊

日長李寂度如年默諾胡為我等漸入清和宜杜篤
坐邀勿訝亟揮鞭

再寄孫文

中原分契似天倾公帶英世作程我生儒冠指復命
王即代匱已之荊

見危詎敢惜餘年若欲全生義則賽久留鑒車思仰首
如蒙贈策勝金鞭

唯依達士叩玄關箭穿化鴈君何在書寄宵鴻使未還
引領庭閒方寸亂倚松對菊淚潸潸

重九

為鞍山會興龍山慕節登高作等閑不逐趨人存靜觀
程待制以黃君家廣略燕穆之雪滿群山屬

火韻以贈燕書

雪滿山房意清燕公來與賞娛情通靈妙絕徒誇謎真

跡魯傳可辨明御府多藏亡足惜遺庭罕見嘆連敲
天教待制成雙軸好掛高堂作畫城

用韻贈傳學士兼述懷思古

新詩警策速如神又見閩中出辨民正是桐雲方積雪
俄蒙摘藻便為春蜂採鶴膝音雖挽金將銅山句未貧
故將風騷方入選卜鄉同是隴西人

萬里求成簡鬼神頻年虐執訴斯民志憂海舊杯中物
猶閱頻迎塞外春顧我猶踟仍久困觀君懷抱豈長貧



如聞近獻昇平策應述伶和勉主人

欲話艱難慮損神可憐無告一窮民誠詣好比應思遠
喜怒忘同杜子春去國登樓鄉自遠越鄉懷縶不如貧
范牲為魏歸須貴不是陳祖戀故人

次韻夜聞搗衣鳴聲二物自淮旬至

傳聞二物出三洲萬里龍來地僻幽豈為偶經求厚味
且圖舉眼逐輕浮眠沙若得房公餽見彈須防陸子謀
已成吳東吳相憐客得夜不寐

次雨中漫房韻

首夏炎溫似早秋坐邀車馬悵無由提壺見就領三爵
具饌何嘗選百羞開遣燒房排旅悶實園求友慰幽囚
言歸倒載衡泥住艤棒新詩勝趙謳

次信文早春韻

一星終後尚蹉跎四壁如懸已化蛇方丈迎來卿同是隴西人
忍窮天地應人和春風不肯眄木雁
想選相故園桃李下舊緣好在有誰通



卿從幽懷日已遠客路詩都文戰投千戈未戢貪修怨
玉帛還留誤講和忠許養痾徒受寵老來使靜任張羅
春回又起江湖念願致仙舟一葉過

次韻朱少章漳園高上口古

燕閩由來士女都家行聚落城隅豈無魚鳥如雲沼
若有蓴鱸似太湖我繫南冠曾獨到君遊北使欲相呼
驅車肯滯盧河去十里荷花待入兵

幽都風俗慕成都可待趨頭指路隅楊柳垂陰通北道

芙蓉舒艷亞西湖客思剔飲進三伏人患苛留阻一呼
回首未忘憂墨吏渡江應不怕天吳

發池潭至盧溝河

燕山除館倚池潭踏月鵾孤客更貪遲望盧溝一舍阻
著鞭信宿次劉南

次高待制韻登真珠小株白我

下馬登山不厭高疑窮石壁望松寥如珠可玩能盈手
似米仍圖屢折腰何異宋都星隕墜還燕地玉生苗

送劉晉長歸北安省親 晉父宦北安九歲為賢子

牛羊暖屐真堪惜絕恨當年艇未招

九齡頴悟已驚人乃父分荼撫民鄰忽身為周室質
賈生議屈漢庭臣行樂即在榮三釜暫養親友看二親
勿謂班荊歌陟岵小人有母在江濱

次韻重九登悲思鳥塔帥漕見邀

秋高表馬正輕肥節制身兼被召時邂逅貴人爭敬壽
逢迎嘉節競題詩心危鳥塔勞君誄家近龍沙感我思

泛菊佩英令已矣長安不見轉凄悲

寄宇文相公二首

秦師圍已急楚國救人閑食客腹空飽先生心獨寒奉
盆從遠定按劍叱難安存趙重舌三寸何須折鍥干

游安因應擇雖林元闡述無理鼻無地有梨膚寒反
國使相還家我問安如客陪膜尾垂帨到餘干

流離萬里偶生還暫得安陽一日閒飛蓋更論何處去
西園不見青山

白馬渡

閑步日多事霜露任霑衣留落十五年至今方北歸
統一萬里人物大半非昔時渡口馬陰暗日無輝一酹祈利涉渴夷予遠臨秋感
葉脫況乃思鱸肥父老行喫我思風雨仍懷啟夜扉城
宿百里即王畿遠望一惆悵何當睹天威

車行大雨中

折中洛寿雨持節撫迴風尚惜陳泥錦農扳設前慶推
輪方脫硯痛僕且宰龍釜曲休解辞行將與夏通
過封
封
封

漫上層樓看信來
半世困拘悵牧羊生還四載郎投筆危機未履已如此
欲效前賢問上蒼

須陽寓居 接須陽見漢地志屬桂陽郡原本作真孟案時避仁宗諱今改正

地廢久荒蕪驅童且荷鋤詠茅仍遣癖汲水旋敲疏
犢調應晚專美與漸疎秋高征日涉不必問丹書 南豫高南
四時蔬糲調和菜白

芭蕉

芭蕉非一種南粤號甘蕉 蕉形甚修長
高葛紅九工羈旅牽愁思秋懷夜雨中

題屋外亭

千歲歸來化鶴仙作亭猶是舊山川登臨迥出紅塵外
笑傲仍居碧海邊坐想三清元不遠回觀五濁祇堪憐
鵬搏九萬吾何羨安用蒙莊第一篇

欽定四庫全書

御制詩 宋

題張侍郎松菊堂

洪皓撰

松青抱正性菊黃得正色蔚在卉木間厥異存簡策
賓實衆艱千歲名虎魄落英通鼻觀流霞服餌供楚客安神
制頹齡生使生羽翼乃知獨也正二物孰能測淵明宇宙心五斗詎可易歸來莊三徑去草
甚蠭蠆此松菊交相視徜徉昔浮雲世態薄改變在頃刻張公廊廟具
胷中有泉石緬懷松與菊晝夜志寢食榮堂生相對論功名倘入手脫屣
期過三益可見達人心紳笏等徽纆詎能少此言吾不欲為我書堂壁

聚道齋

古人以道寓諸器今人謂器與道異不知器存道亦存
制器尚象皆其類張公務齋為聚道古器仍居三代實
鳥爵雕鐫出神怪篆籀文章探討幾蠹蝕慾目肆攫拏

犀兕頓足紛交加雲霧華蓋靡不有巧妙肯使寔差
詞嚴義密見歎識傳之萬祀期不墜仲治著書非著論
侍郎獨識先公意見說侍郎才更優矛槊揮架如鄧侯
從來器寶待人寶此器此人今舉侍

題黃氏所居

環翠五六里深蔵三四家風鳥鳴哢序春煖蕙蘭芽門
巷分楠直溪流帶竹斜我來風雪晚倚杖看梅花

題顧公濟所居

山連孤村村水遠家傳經載酒有候芭眼前十畝無多地
只種桑榆不種花

題譚秀才所居

眼見雲林百慮消人間靜處即雲霄時時醉卧飽流水
低拂垂楊欠小橋

題趙知德所居

黃柑壓樹酒浮蟻紅葉滿林梅放花盛青山老竹杖十
年明月故人家

次韻宇文贈趙宿州

尹京便可維翁歸暫向符離復還憩治九重知策勛久矣
三事古由高第入才兼二器推多慕琢句諷然泯小疵
從來器寶待人寶此器此人今舉侍

次韻宇文白雲山

天際正英英排空忽上升蒼梧何處出岱嶽自封興但
見奇峯集寧知真氣凝秋風珠未起勿用遂飛騰

不用沉河起非關斷石升舒張如鵬出變化似龍興琴
龍玉山峙依稀雪嶺凝帝鄉可至未易便超勝

詠梶

弛擔披襟岸情舒庇陰雅稱酌流霞三梶只許三公面
作記名堂有數家

謁先祖并外祖墓

長堤割棘不能前問道還思悵然三塚一排黃草合
寸心千里白雲連旅情拜罷知無愧牧豎亦能循義禮牛羊踐跡遶堤邊

次韻同出校殿
強節于今涉四年揚鞭同出豈徒然臨安弗用先桃苑
躍馬爭思惜錦韉勿誇廣陌下自知楊炯愧盧前
歸來病體殊飢倦過遣庖人起爨煙
次謝茶假寐之句
衹陋雖無車馬喧支頤時復抱慙眠我思蝶夢為國史
君繼雲封作地仙茶籃捧來休怠後詩壇吸罷敢爭先
形如槁木追南郭隱几何妨效嗒然

詞

蜂房餘波寫南枝凌正色折幹春芳點綴如生秘
暗香 壽陽粧樣織手拈來等閑上恍若還家暫覩
真花盤百花
蕭山湯和趙昇 史元官
蓬山此閣多少龍瓊侶暗候翠華臨處新春在波盈五
蓮燈開遍侍從盡登樓簪花起傳柑處咫尺睨天語欵再
歡龍宜勸酒旁午扶上玉花驄更知蹄迹遠回回
思往事一久九圍腸皇思溥歸期阻引領江南路

木蘭花 秋仲
屬三秋正半暮雲斂月舒圓誤窗前鳴鴈聲聲
驅旅夢常對三五夜縱清光皎潔未猶妍須是風高

前調 梅
耐久芳聲擬將蜂蝶龍涎亞化工裁下風韻勝如畫
梁觀先通頃沉檀價思量也愛淮吳野趣伏神為馬

木蘭花慢 陽
但陽此聯馳高樓念遠事不諫然天涯更新鷹過鴈書
出塞影聯翩空佩聆人數美向隅欷歔無眠
計全扇蓉即此時容意難忘正卉木雕零堅貞韻動實

應南翔東離有黃華綬是鳴人最愛梅浮觴須信凌霜
可賞任他落帽清任 花花去國三年行萬里過重陽
秦眷題庭閣矜幼稚堅次韻四 腸凭欄處空引領望江
南不見轉凄涼羈 愛登高易感況於留滯殊方

浣溪紗 排韻

衰亂佳辰不易攀四逢寒食盡投閑踏青無處想家山
麟殿阻趨陪內宴堂遥憶侍慈顏應時製淚滴

前調 閨王侍 御江陽 即席

南北渝盟久未和斯民塗炭死亡多不知何日戢干戈
賴有興王如世祖況聞謀帥得廉頗前卿全璧我蹉
跎 臨江仙 懷歸

冷落天涯今一紀誰憐萬里無家三閭煙悴賦懷沙思
親增帳望弟影夐歌斜 凡生書空真可恠銷憂解酒
難除因人成事耻矜誇何時還使節踏雪看梅花

江梅引

頃留余同四經除館十有四年後館于燕歲
在玄枵甫瞻長至恭 侍御邀飲衆賓皆退
獨留少款侍婢歌江梅引有念此情家萬里
之句僕曰此詞殆為我作也又開本朝使命
將至應慨久之既歸不寐追和四章多用古
人詩賦各有一字 卿以自寓如暗香疎影
相思等語雖甚奇 趙前人用者衆矣其一
故轍略之幸 押吹字非風即笛不可易也此
方無梅花士人罕有知梅事者故 注所出
北人謂之四笑江梅引 歌一首此 江卿女卿人
者 指原歌一首今無

天涯除館憶江梅幾枝開使南來遶帝餘杭春信到燕
臺 梅詩云忽憶西京梅發時白衆元有吟杭州梅花詩
玉三年關門在於杭曾名梅花醉幾回幸寫時在趙
安淮擬寒英聊慰遠關山水應銷落赴想誰折子原詩
黑暗香山水關衆英云欲為萬
生館落何用慰遠客 空愁遲想笑掬莫斷回腸思

題一格

故里江總詩云杜李佳人欲相照摘寄華花來並笑高
適詩云遠隔故人思故御梅花動枝空斷腸
強攀綠綺引三疊恍若飛泉聽更聽胡茄哀怨淚沾衣
詩云舍愁更奏綠綺琴胡茄絶無知音相思一夜梅花
發忽到窻前疑是君舉白詩云早服還丹無世情舉心三
島去舉目五雲生小梅花引太白詩云玉笛橫吹曲
胡茄在樓上哀怨不堪聽 李白 初成杜詩云
亂插繁花向晴昊剗方平詩云脆芳梅樹繁花四面
同東風吹漸落一夜幾枝空東坡詩云忽見早梅飄又
二一夜東風吹石裂美人纖手搓玉雪度關山 杜詩云妾得
飛雪度關山 建步移遠梅

重九良辰翻成感愴因用前韻少答旅情

鬢上更霜感已滿杯中菊益浮無限歲月川流難把玩平生萬
事思量過但對割愁山似劍卻自勒東坡海島從兒
閩憲庭桐凋大半西風不借行人便不用留題明月觀
酒何曾見却羨南賓與厲行不亂哀鳴直到郡江岸
兩鬢安顏配浪說鵬無笑 萬斛愚愁推不遠千杯會

前半闕原缺。正念當途人已換誰家綠綺獨坐愁吟
搔首亂腸欲斷憑高不見吳宮殿

侍婢樂遊遊賞慣今茲不影難呼伴欲上望鄉臺復倦
愁消眼底莫寫昭君怨 滿目平蕪恨足訴南冠未秩
徒增歎萬里庭闈安否斷 音信斷 形眠散此身何暇寫遊覩

前漢集卷三

九

鄴侯家傳卷四

劉子

宋 洪皓 撰

乞不發遣趙彬等家屬劉子

臣聞昔韓起相晉謁環于鄭伯子產弗與孫叔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未可以貳何愛一環以取憎于大國子產曰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起雖貿諸商人子產終不肯獻臣又聞之鄭

駟[illegible]聚于晉大夫坐縱弱其父兄立其叔乞晉人使問之立故駟乞欲逃子產弗許子產曰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乞之有夫以一環之微子產弗與一大夫之位子產不易非故欲取怒于晉也蓋君子爲國張其綱紀作事謀始始之不圖克終者鮮臣竊聞洺州移牒揚州以行台符劄根刷趙彬楊寔等家屬催三十家朝廷將欲從之事干國体不敢不論如趙彬與張中孚中虎頃嘗割地之時陰爲逆謀不願歸朝故元帥遣發（依金國語辭改正）逐猶豫後不得已入覲臣嘗累狀乞不發遣此二人者既至東京嘗附文字與今元帥烏珠（烏珠原本作兀朮今依金國語辭改正）大有怨言將來烏珠必付以陝西兵權恐爲國患則趙彬家屬豈可遣也楊寔爲張邠之副雖已投官嘗過恭山密語臣有來歸之意今若遣其家屬是絕其歸路王倫等數家金國又將取之援例移文其將何辭以拒臣近過封丘見主簿熊叔阮言前爲路允迪官屬再取河南已有宣命云應緣江南差到官屬並令行台發遣歸南行台沮格各與差遣不肯放歸又金人發遣臣等三人而三節人從踰係淮以南者皆不肯遣陳過庭以下官屬人從南人甚多更不根刷自古兩國通和使人即合發遣如匈奴之無知嶺武之歸犹召會其官屬常惠等九人亦在遣中金人既限以淮之南北雖在南者亦不肯發非有所惜也慮其間久在北地知其虛實情僞故新客不遣朝廷今以趙彬寔家屬爲不緊要其間多

知朝廷虛實如字文慮中以儒術進常為近臣犹且貴
國圖利靡所不為況其下者乎兼此三十家自經兵火
之後幾二十年雖流落異鄉而求田問舍姻亞親戚率
皆眷戀東南豈肯輕徙昔狄昔漢文帝強遣中行說卒
為漢患不可不鑒誓雖有自淮以北發還之文朝廷
不問南北已徇所求而金人未嘗還自淮以南者今再
有所請乃出行台之意非全主之命朝廷何惮遽從
之臣愚輒有二策寢而不報則策之上者倘已許可第
用刷會為解或全揚州移牒對境悔申行台能發遣拘
留使人及其官屬人從并已得旨揮許放而擅留若劉
彦適熊叔阮等輩此亦當如所請以此拒之保無後悔
或作劉彦適等及奉使人家屬陳乞聚為辭亦可也昔
齊人懼孔子為政將致地于魯華銀請先嘗沮之乃遣
以女樂文馬而孔子遂行金國已為蒙古所敗（敗古原本作敝）
（元本依金國也田拒字進退不可姑欲示強以試中國若
語解改正）
遂從之彼將謂秦無人而見輕矣臣繫留之久粗得要

領輒敢陳其梗槩萬一緣此渝盟致尋干戈誤國之謀
不避斧鉞伏望陛下不以臣人微言輕特賜留神則天
下幸甚

○進金國文具錄劄子（仿）

臣所編金國行事以其編中國之制而不能力行徒為
文具故號為文具錄謹繕寫成二册本欲今日朝見進
呈為臣連日抱病不曾前期投下牓子不獲俯伏閤庭
投進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狀

辭免直學士院狀

伏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
壽觀兼權直學士院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學
（聞）
文采靡有寸長街命彼留治埃無補有辱任使方幸生
還而臣頃以奉哀未畢（表）事惹親耋（老）甘旨久違人子
之心不遑朝夕已祈外補尚冒俞音豈意誤恩曉躋華
貫況禁林之妙選極儒者之至榮內閣清高珍臺優逸

皆非謝薄所可勝任伏望慈恢還成命檢會臣前奏
改授臣鄉郡差遣庶安愚分得遂私情

啓

賀左相封陳王啓 時誅冤魯劉語王

伏審顯奉制書進封王爵天壹增重海宇均歡竊以太
皞舊墟胡公故國星分壽域郡占淮湯漢章帝敦友于
之情唐文宗篤猶子之愛皆胙茲土各私其親偉前事
之有光迺元勳而是建其人王京者蓋一代豪英智略
輻輳於帝前名聲藉甚於朝右屬有非常之事遂成不
世之功管叔流言周公猶且致辟燕王長惡子孟未免
行誅內難既平中台不拆愈協赤烏之瑞肇開白馬之
盟邑食萬家位超九等亞夫之破吳楚仍蓄條侯尉遲
之捨隱梁終於郭國王於宗室崇上相爵作真王在古罕
聞稠人賀獨遲於下客其為欣懼曷勝敷陳

答彥清謝聘武啓

伏審祇受渙恩踰井聘武除目初至欽聖遂馳閱下才
高氣清謀宏識遠一命已躋於四品三節何待於九遷
更新名以拜新官仍舊貫而兼新職增光史院益大相
門凡在交遊無不忻愜未遑修慶先辱騰緘慮愧惟深
敷叙奚既

賀宇文正旦啓

伏以獻歲發春元正首祚履三微之底慎宜一介之言
還執事學考淵源辭閑金石早試綴微之客遊屬遣送
之華一星告終有功宜歌於四牡五善思報授位郎面
於三槐臭味既同善言非溢

書

上韓相防辭換官書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而以孝
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也徐庶從劉先主母為曹孟德
所獲以方寸亂而遂辭孔明相漢張文禮所執雖手皇斷而
求不止烏震歸唐莊宗母為張文禮所執雖手皇斷而
不願求叔以為大不孝天下豈有無母之人哉賴谷封

人職之卑者也猶愛毋而舍肉翳桑餓人士之困者也猶念毋而舍食烏有反哺之慈諭子作訓以稱其孝梟有逆噬之逆漢帝作裘欲絶其類伏惟執事少賜詳察度其心而處某爲重念某踰越險阻萬里舉盟備嘗艱難一終聽命既更成而不結遂懷怒以相侵使在其間僨不當執後車駕省方而至過雷雨作解而藉幹其困窮俾之換授德雖至厚然日月不照覆盆情固可哀彼禽獸猶知有毋忍負終堂之痛長懷陟屺之思憂極腸



回泣盡目腫於親有害在義當辭避思雖等於岡山毋恩敢控於廊廟願推惻隱藉報劬勞終養有違已愧烏之不若貪養不顧茲烏以何殊儻庶台慈特垂錫類則百歲老母不虞被戮之七而一介行人得伸衆志之告爲親而屈何憚乞憐惟命之從豈敢逃死

## 清慧師偈序

目擊道存者已離文字門開方便者必應機緣非述偈言莫明心要自衣法傳璽五祖致頌漸分爲二宗四句

## 記

### 中和堂記

白宣室鹿鳴之詩不作于有餘歲矣時與人相背馳而然今天子紹開中興遠慕孝宣勵而鄭候元任之治博羅復與王益州相將乃能拍聖德之中和施於有政又作

堂以名之追配前人固無愧色夫為政之道二寬與猛
而已二者相濟如琴瑟之有 梅 防民之以禮樂玉藻
所謂中和郅夫子之志恐子思之中庸也近世猛者以
 楊子
 毛
 筆
為治刑人若刈草芥下官重足立其失也刻覽
則姑息冀悛視吏如子如其誰何鞭扑生釁事不一辨
其失也慍惟精於吏治者不爾元任丁年以片言悟主
不數歲分虎符其蘊必有過人者嶺表吏其見謂苟且
博羅南際海東與江右接壤異時他盜肆剽野無警煙
 獨龍
元任居浈陽 岡 不鄙表其俗既至示以中州約束凡有
 卷四
設施知所先後首修類宮以厲多士禮行鄉飲孝弟移
風競絲之弊兩亡而循良近民不為駭俗釣名之事吏
 明
 倫
 堂
 記
愚聰姻交修頑薄美濟不入外言唯王中饋家道游
心空門雷意十有八年和鳴伉儷伏暑方閑秋商荐至
匪天降災何為厲遽嬰沉痾俄歎大遘下壽非長猶
 祭文
 代張遜郡祭妻韓氏文
 韓氏卷四
自供薪爨弗狃門地鍾禮復行郝法仍備持身溫恭臨
事愚聰姻交修頑薄美濟不入外言唯王中饋家道游
心空門雷意十有八年和鳴伉儷伏暑方閑秋商荐至
匪天降災何為厲遽嬰沉痾俄歎大遘下壽非長猶
 鸚五歲者滿堂孰不慟歌倚老弗諧如窮且罪我痛
乙 悼 孤 兒失恃二毛已侵四德曠繼永遂鰥居終相厲
 帶
用慰孤嫠聊伸獨志涓詩可哦 莊歌莫殺未免撫
客以谷寒類以接士民以祈獄訟朝夕從事於斯上下
和悅州之父老雅襲來覲曰吾侯為慈祥平易之政以
字我三年今將去斯而羽儀天朝且名斯堂以不我忘
使後之千千石循名以為治則惠流此邦渠有已耶予
謂居仁里久矣元任以書來需記甚勤弗敢虛其請於
是乎書若乃湖山之秀風物之盛予雖老且病儻遂登
斯堂尚能揚管以賦使邦人歌之

矜審思慎決欲遣哀情為陳薄祭

阮

又阮孟國文具錄劉子

臣拘縶絕域十有五年凡所見聞亦嘗計錄比聞孟庾南還發篋得其狀纂錄沮歸計應有書籍悉被收留臣之所編若緊切者悉皆焚毀獨存此書其官制條格封陰謀諫皆出宇文虛中恭用國朝及唐法制而增損之臣敬舉其廢置施設之略近歲左右司侍郎不除郎置外郎各一人六部初置吏户禮三侍郎位正四品後置三尚書仍舊兵刑工位正三品又增三侍郎并諸司郎中為從五品參置外郎其後六部皆置尚書國史院置監修(宇相兼領御史大夫)(脩國史監)在燕洪法寺監少丞(今在燕京)郎官備中丞唯堂訟牒若斷獄會法或春水秋山(請去圍數日里近水草而居處)從忽在外衙兵物故則掌其帳至(國則歸其家課官並以他官兼之與(雖)官備員不彈擊鮮有論事者外道雖有漕便亦不刺舉故官吏職務略無忌憚其恃權勢者恣情公行民不堪命在右丞相以見有人故以侍中中令居其下仍為無職兩省侍郎亦虛位以在右丞皆有見任仍列其上參政初亦闕官故在從二品後雖置二員部稱參知(作謀虞今並依舊國語解改正)以管女真户為上雜以漢人為下都事今史多以登進士者為之預其選者人以為榮凡丁家難者不以文武高下未滿百日皆差監(臨)鐵物一年為任謂之優銜其耗課倍增者謂之得等(第四等)每一等轉一官有歲中八九遷者近始有止法不得過三官留者擇課額少處受之或以家財貼納只圖遷轉其不欲遷者於課利多處除歲額外公然分之每歲輪差參知一員至燕集注五品以下陞官由都事令史好惡其有負犯者不書降只差監(臨)莫課額雖登出官甚遲雖任滿去官非責盡不得仕至有十年不調者無(歿)(卒)(南州縣選人初用舉官陞改近以舉者無選人(舉)官以二十五月為任將滿即陞除並不待闕亦

受賂遂廢不行本朝士人有帶職自大觀丈至真秘閣皆謂之貼職若換授者不問高下於階官上只加一資既無職名惟重階官以三品為高六曹郎官雖依遷例而不稱其職明經童子兩科仕止於州司候縣主簿任子之法一品於門承應三品內供奉五品供奉班不限人數亦無年限並補右職皆與監當本朝入換官以進士為上奏蔭次之軍功與他出身最下皆入雜班保使初三品以上俸不分正從盧中既在翰林乃誘后舅都尉王詵甲第居之詵乞增正品俸比從品增三分之一(點)(檢)既出復仍舊制近聞一品二品復增正俸則三品亦例增矣(點)每科斬錢三千直省官主供過筆札皆用明經童子登科者為之引接用衙校率攏傔從多用燕卒當職官多取其直而蝎其役一卒役一歲往來六七千里貧者甚苦之出錢七八千乃免廝役尤嚴不許人犯皆有一武弁經西元帥接牒誤序其諱杖背流遞武元初只諱旻後



有申請云旻閔也遂并閔而諱之自汭至會亭驛舍地里設具于後其他不可縷陳聊述梗槩以備一覽臣無任昧死

## 跋天章侍制劉公隨筆墓誌

昔子產相鄭有君子之道四焉愛存於民仲尼曰古之遺愛叔向佐晉數叔魚之惡三其直聞於國仲尼曰古之遺直(點)劉公其猶外興利除害蠹若蠆夷猶知去思非愛而何其入廟也獻可去否尊如太后猶受讀言非直而何其直其愛有古人之遺風亦可謂難得矣其告終也是錄載之其事也誌銘寵之斯可謂不朽矣然歷年踰百遺風將泯喪亂未平後嗣不振非宇文公重為潤色何以取信於當今且將傳疑於厥後裔孫宣子迺能(點)大手筆以顯揚其先祖是可嘉也雖淪落遐方假折肱以(點)餬口搢紳見之當為改觀

## 跋李利涉命氏編

姓氏族譜古人甚重以辨昭穆俾之不亂以別婚姻俾之

不犯古有史官漢有官譜晉有譜局以助選舉又有譜學以明傳受宋朝普制齊梁亦然元魏遷洛妄賜百姓雖別姓族以為選格譜系亂華稽考惟艱唐興賜姓多及裔葳胤後亂離尤乖古制屢採志錄薛紛更路韋蕭孔兩柳二李殷林之徒譜學皆明著書亦梁各掇拾承其能牒寇因生祚土寖失其本謂僖以諡為氏魯僖公之後不知僖帝之子十有二姓而僖姓居其一焉僖十八年晉文公過曹僖負羈飽餐置璧後十年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稱族則非一家又五年僖公卒宣有僖公在位前十五年子孫以諡為氏乎則僖也在汝陰之南魯襄公娶其二女屢見於春秋則胡以姓也非氏也謂胡以諡為氏陳胡公之後不知胡乃國也在汝陰之南魯襄公娶其二女屢見於春秋則胡以國氏非以諡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以僖公為諡者數人豈獨陳乎春秋之前諸侯以胡為諡者有齊豈獨陳乎不知諸家何據而言僕作姓氏指南每規其失昔在雲中田申編之對作詩十四篇粗論賜命之旨嘗為仲堅工部言仲堅欲得之會予有疾未能如約姑書此以見梗槩云

跋王右軍帖

此帖墨色剥落紙理碎裂石刻所無唐貞觀間蔵於洪文館太平公主得之傳歸明皇後為李德裕所有終歸江南李氏予頃在幽都見王洵家有宣和舊物晉子建真蹟并像其印記及靜華等字與此正同特此本無文皇書名耳似非近世所能臨摸第跋尾自米芾以前皆出一手益為好事者所易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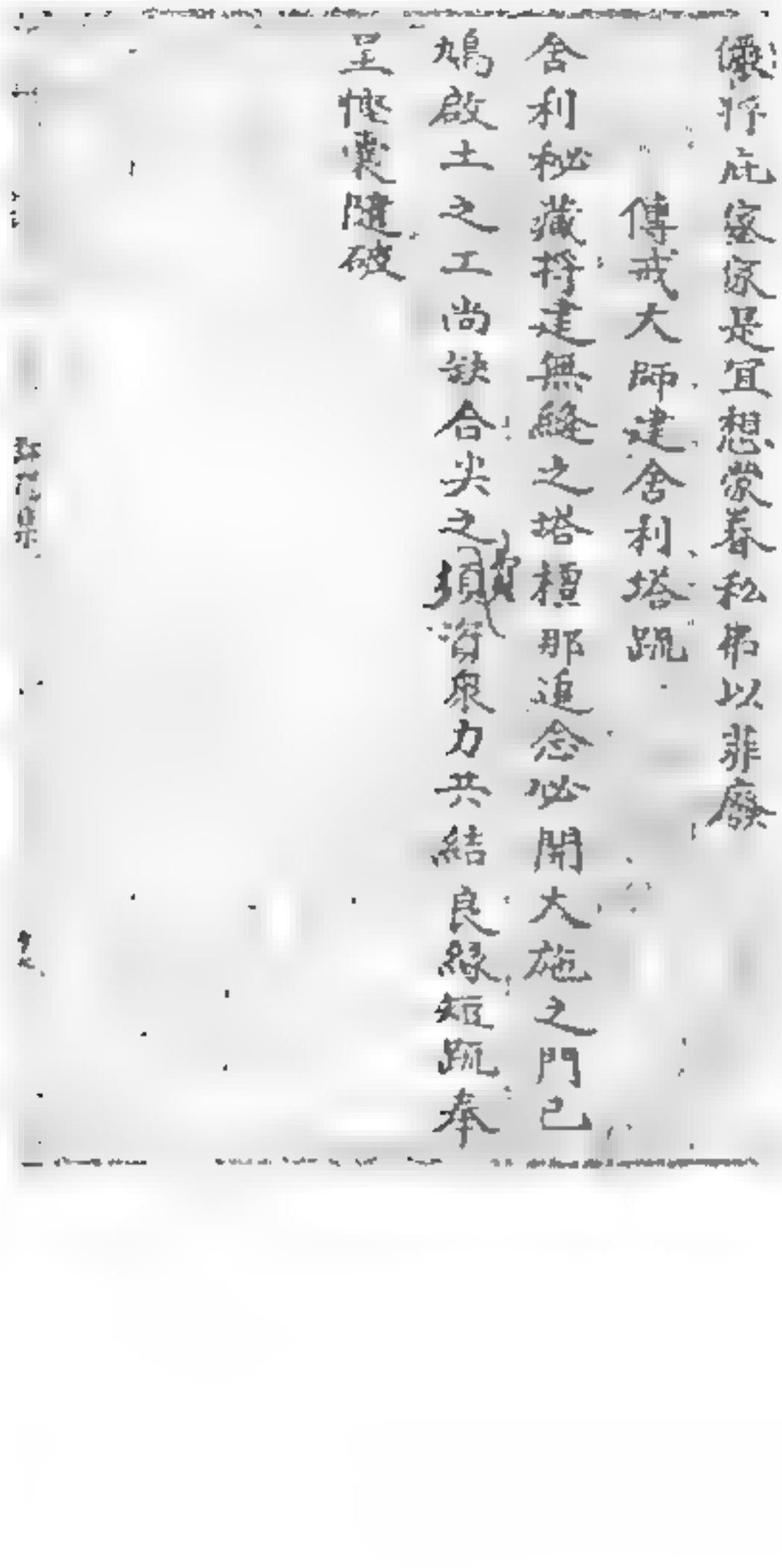
雜著

題婚朱氏書

周徙洛陽匹莫高於秦晉裀都江左婚必取於朱張自視衰門敢攀右姓某人風聆婦訓德讓歸人某粗讀儒書年當授室顧慕管之重或可元宗惟幣

納幣婚書

風不相及遂踈寫於書郵秋以為期茲略陳於幣物伉


優悔底家家是宜想蒙春私帛以非廢
傳戒大師建舍利塔疏
舍利秘藏將建無縫之塔檀那追念必開大施之門已
鳩啟土之工尚缺合尖之須資衆力共結良緣短疏奉
呈惟冀隨破

# 韋齋集十二卷

（宋）朱松撰

# 玉瀾集一卷

（宋）朱槔撰

刊弘治十六年鄖墉刻本

韋齋集十二卷附玉瀾集一卷內府藏本

宋朱松撰。松字喬年，別字韋齋。朱子之父也。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官至吏部員外郎。以言事忤秦檜出知饒州。未上請閑得主管台州崇道觀。滿秩再請命下而卒。朱子作行狀稱有韋齋集十二卷外集十卷。外集今已久佚。是集初刻於淳熙再刻於至元又刻於宏治。傳本亦稀。康熙庚寅其裔孫昌辰又校錄重刊。是爲今本。核其卷數與行狀所言相合。蓋猶舊帙也。前有傅自得序稱其詩高遠而幽潔。其文溫婉而典裁。至表奏書疏又皆中理而切事情。雖友朋推許之詞。然松早友李侗晚折秦檜。其學識本殊於俗。故其發爲文章氣格高邁。脩飭自異。卽不藉朱子以爲子。其集亦足以自傳自得所云頗爲近實。非後來門戶之私以張栻而尊張浚者比也。後附朱樟玉瀾集一卷。樟字邃年。松之弟也。其集原別本自行。故書錄解題與松集各自著錄。明宏治丙辰任邱鄭璠得其本於睢陽陳性之。因附刻松集之後。昌辰此刻亦仍之。後有九表跋極稱其春風一篇。卽事三首。然樟詩實不及松表所稱亦未爲盡允。姑附驥以行云爾。

文章之工拙繫乎人時命之通塞存乎天天人之遘相合也為甚難是以古今負文章之名者未必得貴仕而都公卿之位者又未必以文章顯也故吏部員外郎帝齋先生朱公建炎紹興間詩聲滿天下一時名公鉅卿交口稱薦詞人墨客傳誦諷詠如不及子少時學詩嘗以作詩之要扣公公不以筆晚遇我而許從游問宿于閩部憲臺從事官舍之東軒夜對榻語蟬聯不休比晨起則積雨初霽西風凄然公曰為予舉簡齋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及帝蘇州諸生時列坐共愛風滿林之句且言古之詩人貴衒口直致蓋與彭澤把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同一關捩三人



幽潔其文温婉而典裁至表疏書奏又皆中於理而切事情迺嘆曰公之於詩文可謂至矣今世能言之士非不多也然淺則及俚華則少實是無他徒從事於末而不知其本之過也公多小喜讀書緻文冠而擢第未嘗一日捨筆硯年二十七八聞河南二程先生之

遺論皆先賢未發之奥始指舊習
朝夕從事於其間既久而所得益
深故發於詩文自然臻此非有意
於求其工也使其得通顯於朝廷
施諸潤色而見於事業必有大過
絶人者不幸位不媿德雖兩入東
發紓又不得與其所長以
觀三為尚書即卒不得
歿為之感慨不寐者
也如此可不大息也哉雖然入定
亦能勝天故公之詞子今南康太
守喜能紹公之訓早踐世科而益
奮志于伊洛之學安貧守道深山
窮谷之中者三十餘年
明天子用寵嘉之即其家拜二千石
君懇辭不獲命強起視郡事逾年
而政成訟簡一旦走介二千里書
抵予曰嘉先人遺文
行而未有序引冠篇
不孤之惠誠有望於
請予覽書憮然追思
如隔世而緒言麈麈
木既拱而子蒼頴白
老矣愴歲月之不留
幾為之感慨不寐者
廢書筆力衰退文不
少至若遊南康父子
知為最深得其父子之賢為最故
不敢以不能為辭若夫公之詩文
自足以行後而傳遠豈待區區之
鄙言顧予蚤歲承誨追老無所成
迺得挂名簿端以託不朽其愧且
幸為何如哉公名松字喬年常喬

盖自鵠云

溥熙七年夏四月既望河陽傅自

得序



韋齋集十二卷宋吏部員外郎新安朱公喬年之詩文也河内傳安道為之序云公嗣子南康太守刻諸江西性江西人也而未見之盖其版本亡矣旌德郭學告成之明年性遣校官袁祥求書郭安時吳郡干文傳守婺源廬陵曹汝舟為之賓佐性曰嵩書婺源曰朱文公之書在天下所謂家傳而人誦之矣獨韋齋集四方罕見婺源文公故里也必有藏此書者其為我購求之汝舟以書來報曰千佚之治婺源也文公故宅與其先墓之為豪右所奪者佚皆取而歸諸朱

氏矣仍俾遠孫之居建安曰勳者
未掌相事勳業卓著齋集而侯獻侯閔
子之學繼程氏則韋齋之書學於
廣侯之意乎性受書嘆曰侯以州
改家江東至於脩渡朱子視宇墳
墓則非孔李之所能為者而為之
者惟侯能紹也而又不辭我旌德之



人士幸惠嘉誌文性不佞敢不承命
乃為緝離合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
道至程子而集厥成而大行之善一藝之美未嘗
夫人有一行之善一藝之美未嘗有所
不本於父兄師友若而況於道有
以參天地之運學有以紹前聖之
統者乎程太中能知周子故二程
之學繼孟氏韋齋弘道延平故朱
子之學繼程氏則韋齋之書學於
可不學乎竊窺韋齋集而侯獻侯閔
之學其視游楊羅李執敬議之先
後為文詞字畫又於制公蘇黃皆
取法焉豈不以學之大有既難原
探本而極其端矣至於曲藝小伎
亦莫不各有理而盡之心焉不專
一門而惟是之涉也文公集羣儒
之大成紹周程之正統而於熙寧元
祐諸公之是非得失則本嘗有所
偏主焉豈亦本於家學和然歟記
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
源也或委也此之謂矣故書于篇

目之來以就正於藝源云侯字壽
遥延祐初進士高第累歷州縣所
擇為吏乃性同郡相好也至元三
年丁丑五月五日後學廬陵劉性
謹書



常齋集目録

卷一 古詩
卷二 古詩
卷三 古詩
卷四 古詩
卷五 律詩
卷六 律詩
卷七 絶句
卷八 奏議
卷九 策 策問
書
卷十

序 記 題跋
卷十一 表 疏 啓
卷十二 行狀 墓誌銘 祭文
玉糝集 附
詩歌



# 帝齋集卷之一

新安朱松喬年撰

古詩

雖陽謁雙廟

幽陵胡羯殘中原列城束手天子奔天留巨孽毒梁宋賊壘環堞如雲屯凶波滔天不可遏塞以薪何足論力憑孤墉阻其怒不爾荐食無黎元堂堂許張勇且仁指揮羸卒氣愈振上書行在論賊勢想見憤色吞妖氛人間貧賤容力避只有一死由來均二公就此得處所至今日月名爭新遺祠突兀岸清洛英氣凜列檝穹昂尚闔餘蔭福茲土天假威柄酬忠勤布衣尚懸千古淚肉食宜鑒當年因焚香再拜三歎息九原可作從斯人

謁普照塔

孤塔聳霄漢晴影金碧眩重來得寓目歸枕尾殘汴緬懷何姓人哀禱傾淮甸是身如皎月有水着處現彈指遍大千何止數鄉縣惟應應緣地聊尒共流轉顛危悔靳馬善波悟冤崩君看悔與悟只在一轉眄至人獨何心示此禍福變當知風緣定莫作邪道見哀哉衆生愚積惡稔天譴云何一朝急賴此香火薦

我來適燈夕實蠟明遂殿還揩客塵眼重睹浮壇面
朝來塔上鈴告我風色便平淮一田首岸草失葱蒨

曉過吳縣

舟行有嚴程越國常曉發雙櫓兀殘夢起坐窺落月
人家岸野水霧雨籠深閨遥憐瑣窗人欹枕聽軋軋

陪餘杭張無隅先生飲

先生結屋在人境門巷蕭蕭作冰冷紛紛入眼不入
意坐客千言不相領叩關聞我倒屣迎重解舊榻塵
埃生向來妙處久不吐一挽天漢崑崙傾共說別來
經世事我言所向皆兒戲胷中隗磊不用澆便有清



愁說無地士林師範六十翁先生合在伯仲中願言
終賜指歸處爲公敬作曾南豐

於潛道中

山行厭羣確理策扶欹老緑野三兩家一息知可期
排排晴林端炊煙裊晴暉其民豐且樂恐是太古遺
那知都邑間百索困鞭箠安得繁華今何有半作道旁蘼

度芙蓉嶺

幽泉端爲誰放溜雜琴筑山深春未老泛泛浪藻靚
婾婾葛蒲花可玩不可觸靈根盤翠崖老作蛇蚓蹙
褰裳踏下流濯此塵土足何當餌香節淨洗心眼肉

餘功到方書萬卷不再讀晚歲窮名山靈苗縱穿斲
菖蒲服之通神令人聰明健記

信州禪月臺上

玉峯點寥廓霄漢疑可梯玉水環城陰灩灩方拍隄
層臺擅二美吾策一時携何當蠟吾屐更欲照以犀
塵勞不相赦竟類窮途迷我生麋鹿佘不美駕輅驪
向來丘壑懷語發人所詫長安黑頭公玉勒朝金閨
山林出戲言廣已無端倪誰收遲日手歸把耕雨犁
紛紛塵土中等是舞甕鷄顧聞山水間幽子飯藿慕
行當踐此語絶境同攀躋



送溪師住妙香寺元住雲溪

道人捨幽居誰管溪上雲此身自雲耳遑暇南北分
頗聞妙香山天花雨繽紛宴坐丈室閒歷亂舊衲紋
山前路悠悠山後水汶汶應觀川途客念我奔走勤
豈無香火緣他年往相群鮑食跋鑵飯稀摘幽澗芹
當令桃花臺白社掩前薰

坐睡

生久睡屢兀手失未了書清風脫然至心醒得我娛
起看孤隙光了不移鉤銖云何短夢中萬境生須臾
嗟彼市朝子百巧營其軀安知非夢役過眼滅無餘

至人有達觀那與世賢愚不須無言子同上崑崙墟

遊山光寺

寺蔵兩山腹路轉百步陰登高試病脚捫冷清煩襟
敗壁龕石刻歲月不可尋躋攀唯應奇公石俛仰閱古今
屋古困枝柱摧頹力難任何當咄嗟辦嗣彼鍾梵音
興衰豈關吾得酒且滿斟歸路有溪月攬之醒吾心

送建州徐生

人羈天地間誰非一浮萍泛然偶相値便有離合情
君家武夷下歸路塵眼明我生愛山者夢寐秀色橫
秋風送客去把手更心傾亦逢山中人爲我寄此聲



贈覺師

覺師儒門秀脫屣世故早那知軒冕味風悟心已槁
唯餘章句習心境時相惱如人生於齊而卽楚鄉老
雖遭楚人咻微音或清好固無益生死亦未妨至道
家山亦何有骯髒衣間窪叢林選佛場一擲想盆倒
云何戀故居俛仰待華皓他年空手歸子語吾爲老

幸分曹溪水萬劫付一澡

休寧村落間有奇石如彈子渦所出者宜養

石菖蒲程德藻許以餽我以詩督之

君家綠溪上岸曲溪成渦渦間石無數水處相蕩磨



誰嘗掬而戲一一印螺我欲往取之擁此菖蒲翼
石罌注新汲幽姿發清哦夫子許餉我往督書已多
願言速寄與起此泉石痾

效淵明

人生本無事況我麋鹿姿一墮世網中永與林壑辭
此行獨何事豈不爲寒饑弱歲慕古人頗覺世好卑
那知齒髮邁終然此心違春風到山澤魚鳥亦知時
吾行何日休流目瞻長岐且用陶翁言一簣聊可揮

酬馮退翁見示之什

我家大江左江水日夜東遥瞻發源處廼在西南窮
相望邈異境正北一水通故令我與子迹遠心自同
我生寡所諧強顏紅塵中倦飛矯歸翮饑吟咽寒蛩
獨欣得吾子萬慮一笑空時時出秀句醒我如風松
當知山澤臞不鄙犀角豐彈冠實伊始此生各飛蓬

卜隣固未必卽事聊從容

戲答胡汝能

我生苦中狹與世柄鑿枘平生素心人耿耿不滿懷
汝能伯始後遊世如嬰孩相逢握手語便作塤篪諧
時時笑謂我如子患未涯執古以規今求合誠難哉
涉世幸未遠子車尚可回我介足怨忌君通絶嫌猜

不見山巨源雍容居鼎台不見嵇中散絶交自可哀
賢愚心自了短韻共一咍

謁吳公路許惜論衡復留一日戲作

幽獨不自得駕言款齋廬殷勤主人情投轄恐回車
轄亦不須投此去將焉如唯憂酒錢盡使我詩腸枯
會合會幾何可復自作踈更當留一夕帳中撲異書

新秋

幽人無與娛耳冷百不聞新來熟未知但覺巾酒醇
滄洲散秋色山水逾清新一醉不忍獨念我存故人

道中得雨



我行野田間吁嗟連數村千山收宿雨路作黃梅渾
漸看風葉底一洗龜坼痕餘功被行客稍壓旱塵昏

道中

驕陽久自殺一雨蕩龜坼田夫夢亦好翻隴已幽咽
朝來喜相語一飽心已決翻翻風葉亂嫋嫋露芒白
去年禾欲秀積潦滿秋澤今年豈堪旱東手就滿壑
我生拙謀口慕蘆甘如蜜向來真過計憂民豈吾職

赤子天可憐嗟人獨何力何須事兒戲合沓來賀客
稍欣新稻熟杜酒行可覓當同扶路翁醉歸舞南陌

陳伯辨爲張氏求醉寶軒詩

前年谿上秋風時主人酒熟烹黃雞歸來醉倒睡便
着父老喚起牛羊蹊此生一醉寧易得未辨身爲貴
人客征西將軍爾何人那用尊前驚墮幘去舄來閩越
再經秋聞道軒名誕已流懸知得酒推不去此客有
轄何須投今我正爲奔走役空想題詩滿高壁若逢
落魄姓田人爲問何時定相覓

書窻對月

天公自厭雨一夕開寒晴霜風爭曠野洪落有餘聲
饑鴉得林靜霽月營窻生對久開睡眼色一洗空花檠
故人千里餘盡濁誰與傾遙知勸影盃共此通夕情



今冬有奇事三見非玉英明年谿上路誰餉雨中耕

夢棗滄波搖一巢覺來正愛肩與几人家一宿晚可
投新席搞梧香更滑霜前櫬秫收百畝稚子新能牧
鷺鴛我生本是箇中人挾策久矣猶能說

廢石棟嶺

我行欲安適東馬踰山樊谷深不可瞬危磴爭猱蘿
坡陀兩山間寂歷三家村茅簷青裙婦蓬髮薪烟昏
敲冷那可飲分我一擔溫郎樵晚未歸客至不與言
不奉泱頭巵肯投柳下門作詩配國風行者式其藩

用退之韻賦新齋

春泥窘幽步苔上屐痕少新晴一褰衣綠葉藏啼鳥
方塘灑宿漲古鏡窺清曉華顛忽自笑絲羽墮驚撟
聽言雲中耕縹緲寄巖繞歸把東皐犁此念何日了

送金確然歸戈陽

昔我雲溪居送子雲溪濱重來問何時笑指谿上雲
一別四周星生此世故紛衰顏兩非昔華髮鬢可斬
我纏風樹悲終日無一欣子乃水鼓憂尚此奔走勤
對榛語未終驟知便離分霜風吹客袂別意如絲棼
子歸葛陂上去路接鄉枌歸夢尚隨子何當數離群

至節日建州會詹士元

嗟予身百憂佳節過愜偲客愁隨綫增歸思與灰動
當年從子日未覺百慮重高堂遶牀呼一擲有餘勇
那知客天涯相對寒骨聳歲月曾幾何鬢絲今種種
恐饑山藥煮附煖地爐擁深藏斷還往衰病脫拜拱
興言望鄉關雲物方鬱蒸空餘相屬意盃酒久不捧

用前韻答翁子靜

客心既岑寂節物亦倥傯籬菊初暗深壑梅已動
古人傲尺璧顧謂寸陰重欲從夫子遊掣肘愧不勇
松高節磊砢鶴老格清聳當知山澤臞誰羨將相種
一官戲人間叢書以自擁微言聞緒餘三歎手輒拱
青天本寥廓不受雲霧滃願言瞻清明茗益不辭棒

微雨

端居身百憂況乃貧病俱天公頗相哀雨我蔬藥區
晚晴新青勻日薄生意蘇衛生固未必一飽行可圖
故園天一涯茅荊誰爲鋤峥嶸歲云晚此念當何如

寄題叔父池亭

一壑久蔵勝數椽忽開亭方塘蔭茂影淨見魴鯉行
主人有嘉招轉杖失高城不知幾搖兀扶舟上峥嶸
尊酒酌芳渌園蔬煮柔青翻翻射鴨弓一笑鬬綵翎

郡知海陽姪斗粟忘歸耕餘生信萍梗歸夢識林坰
漲水有回波故鄉豈無情一醉會有日因之濯塵纓

贈謝彦翔建安人九歲異人與藥至今不食

建安有梅子真升仙處
我本世味薄寸田足自營年來荆棘盡猶有黎蒸萌
但恐骨相凡未敢希長生陳留逢人後未亂舉角盈
舊游記三山幽夢徹九清佘來三十年但覺膏粱腥
幽尋飯緑髓默卧誦黄庭顧我塵土中深慰風心幷
仙人吳門卒解后煩寄聲相期朝金闕鸞鶴何時征

考亭陳國器以家釀餉吾友人卓民表民表

以飲子香味色皆清絕不可名狀因爲製名
曰武夷仙露仍賦一首
二年飲水閩中村忽見玉醴傾罇尊消消醍醐灌熱
惱耿耿沆瀣明朝曒晞旭來扣羅雀門不須邀月
湖吞何人遠致雙鯉信尺書知我平生食肉相薦慧何足賴
已清絕尚恐熒蒼當微溫要從華池汲真液豈獨玄
鬢姦愁根微芒已識役轄客賦媚似逐當壚魂奇功
誰續伯倫頌妙意要與淵明論胷中我自有浮渭筆
下君已傾崑崙詩成寄謝與約他日飲君與我空羸益
久旱新歲乃雨



高田土可麗下田不受犁遺蝗喜唼啄況乃麥未齊
赤子天自憐瀟聲忽見攜元酒雨遂新歲來停雲忽凄凄
莫辭三日霖爲作一尺泥汪汪既沒膝懽懽仍拍隄
漸看簑笠出笑語喧畛畦我欲與寓目父老同攀躋
此身群萬生擾擾舞甕雞智亦無幾求脫栗配羹藜
永言故隴耕老眼路凄迷好收斂版手鋤耨歸自携

春日與卓民表陳國器步出北郭

灼灼桃吐華濯濯柳垂綠芳菲挽人出春力乃如許
嗟予閉門客佳節過不數不因可人呼那得幽步舉
客如山陰勝詩作斜川語誰言一尊酒妙處合千古



歸來讀殘書耿耿霜月苦空餘流落心三歎非吾土

蔬飯

旅拳嬰兒手笑解鐘龍蜕蔫蓋杞菊開來斷烟雨外
嗟予飯藜藿咽塞舟泝瀨朝來二美蓴一飽良已泰
克腸我誠足染指客應喫平生食肉相薦慧何足賴
王郎催牛炙韓老憶鯨鱠俠氣信雄夸戲語亦狡獪
我師魯顏子陋巷翳蓬艾執瓢不可從一取清泉酹

戲贈吳知伯

條侯得劇孟吳楚坐可誅我知無能爲失此一敵國
偉哉奇男子俠氣橫八極書生復何者骯髒老筆墨



剌口論安危亭往竟何益匹夫嘯空野驚塵一方塞
區區空有意浩蕩洗鋒鏑何如吳王孫語韓面浮赤
交游得朱亥負販鄙滕高腰閒鉄絲箭上鉄紫塞顱
笑指蛇豕區滅此而後食諸公未備知欲爲恨無力
明日我過君烹牛呼社客當書游俠傳令子姓名白

送僧

空中世界紛河沙不知底處爲天涯乾坤百億在指
掌觸處與子同一家云何猶作去來想千里一跌毫
釐差坐令契闊費星紀嶺雲欲奇山川遐檄眉相對
此何日丈室淨掃餘天花詩豪辨舌久投閣萬竅寂

歷風無譁爲君游戲出三昧妙處那復相聲牙往將
妙響應空谷一仕飛錫凌蒼霞

招民表

清眠有味日方永罷織妨人推不省疾草尺書招故
人一水未濟豈非命此身何啻千金直天下未可兩
膏等垂堂之戒其敢忘曉識風波失前猛天憐我輩
少如意曉起屋梁飛倒景側身鳥行溪上路遥知倚
節喚烟緜信眉相對真諦莫談夢寐豈不惜此一笑傾莫談
世事令舌強快讀新詩頻首肯與君好惡真磁鐵失
足塵途若爲騁北窻風月夜吞吐持此邀君共幽屏

浮洗多生内熱塵更有僧廬千尺井

秋懷十首

一

秋風來幾日我髮白已多千林丁未覺奈此一葉何

二

宴坐閱流光一眄寄庭柯寒蟲獨何者唧唧夜自歌

三

塵埃地上臣天關無力補夜久呵九關嘗謄真自苦
寄牋東南風儻得輦轂許尚當求妙斲君氏無乃魯

四

蒔蘭西窻下蕭艾病其根白露墮秋夕美惡兩不存

五

寂寂芳晚空離離幽佩昏物各信所遭此意誰與論

四

月林踈愈明露草淨可拭飛飛螢遶照軋軋蟲自織

五

移燈檢書讀千載如經夕微言契風心妙解失陳迹
文章事雕琢回視真兒劇世無楊子雲此理誰見直

六

宴坐自觀我中深抱天機從知月勝火胥失兎與蹄
大虛同一如浮雲渺何依簿悠然淵明心千載與我期

六

林皐一葉脫靜士最先知自我抱茲獨悠然星氣馳

七

乾坤一逆旅鼎鼎竟何爲祐禁俯仰中兒輩浪自悲
青雲渺難必白髮不可辭得飽良已泰雨畦瓜芋肥

八

了翁卧淮楚德望臨一世夏時九逥腸醫國三折臂
四海一滔滔揚湯不止沸斯人倘可起姚宋何足繼

九

反身聖可作自怨惡易盈昨非往莫諫今是來足程
幽人歲晚栗樹者夷路幷慨然釋七歎諒知負平生

芣莉卧風雨枯荷暗池塘達人聽榮悴志士貴感傷

亭亭岩桂花已發宮槐黃諒無青霞客誰與媚孤芳

十

江海有一士補衮抱經綸帝衣日月明袖手久不試
九關隔雲雨誰肯借一臂絃急而調單此歎同萬世

和謝綽中觀瀾亭

方塘灩宿漲曲澗來飛湍光涵欝藍天頒洞碧玉寬
小亭塵土外毳影浮朱欄霜渚寫秋色烟林養漁竿
佳人秋霞衣皎皎明月冠欲濯且無塵隱几得妙觀
海若眩河伯等在蝸角端那知坳堂上盃水生濤瀾
雲間謝公子五字冰雪寒展讀勝圖畫經行記林巒



九坂未暇遊據殼諒睢安一到定何日春馬抱長歎

寄題陳國器容膝齋

淵明乃畸人遊戲於塵寰南窻歸徙倚宇宙容膝間
豈不念斗米折腰諒睢安是非無今昨飛倦會須還
國器青雲姿逸志追孔鸞曲肱數椽底尚友千載前
規模琴書室料理松菊緣心遊萬物表了覺函丈寬
念君方適越昔至誰云然要知丘壑志本出軒裳先
瑣闥麗宸居追飛不云艱囘車莫待遠泉石聞此言

約金確然不至

門前北風烈我襦知君未能出僧廬恐看烟雨凍梅

古詩

書僧房

陸續流泉自成句來擁紅爐聽山雨道人更有深深處詰曲如珠蟻絲度几研無塵寒欲霧雕盤篆破孤螢吐味如嚼蠟那禁咀茶甘未回君莫去

題蘆鴈屏

征鴻坐何事天遣南北飛蕭然如拔人無情自相依孤菅吹欲折秋風不勝威寞寞一孤騖空費弋者機

寒聲落烟渚相應不我遠嗟我識此情手納空數歔安知丹青師落筆題庶幾盡形軌不工盡意識者稀他時因吾句購此千金揮

題臨賦軒

蒼山圍岑寂下有一水奔閉戶卧風雨東萬翳籬藩窅哉祇樹人心遠忘世喧此身自蓬廬長物餘此軒鳥語幽夢斷香橫經帙翻未成借路行自要窺蹊溪遠師淵明意不愧靈徹魂月度了無迹風行偶成痕心境兩清妙尺喙何由吞賦詩安所取碧雲未足論

答保安江師送米

不見道人久天涯歲云除朝來食指動忽接送米書念師折脚錨五合未省餘雖無霞餐稱尚有乞食逋云何憐孤客日受飢火驅未曾貸監河矧肯索胡奴誰言斗升意矯矯超萬夫嗟予事筆耕輕棄南畝鋤恩煩方外客此計良已疎何時事粗了歸葺五畝居生涯寄縞竹豈即非良圖不爲泉壤蚓願學江湖魚

陳德瑞饋新茶

空山寞寞雲霧窻春風好夢歌殘缸朝來果得故人信徵丸而幺犀銙雙貴人爭買百瓔珞此心兒女久已降坐觀市井起攘袂念之使我心紛龐領君此意九鼎重鎚有筆力安能扛何時來施三昧手慰我渴夢思長江

次韻希旦喜雨

驕陽挾酷暑何啻虎而翼高田土可籠況迺耕與殖風伯真可訟雲合吹復拆那知下土民糟粕配橡實古佛棲巖隈罕珍豈吾責應緣賢令尹閔雨丐法力積陰暝山谷流潤慳凡格朝來賀客散置酒浣愁疾古詩成雲外險句動潛蟄旋看蓑笠出競喜溝澮溢誰言令與佛念我二何悉嗟我困萬黎最覺民可恤

何當問牛喘免使訴魚失九關虎豹守懷此欲安適
誰哉此心同吾飽將何日
古風二首寄汪明道
紫蘭初茁芽深壑終自秀骫骳蕭艾中不采則誰咎
兒曹逐紛華壯士保窮陋應知此調同萬世無先後
又
俗士白人眼從誰明此心不欲故人見詞我車徹深
蕭然江上廬客日詩書林得句不相寄誰賞氣駿駿
建安道中
吾生意行初不謀泛泛何當波中鷗携家來作閩海
夢三年客食天南陬我先人廬在何許大江之左道
阻脩奉新家有手足愛隻身歸掃先梧楸旋當來此
營斗粟南北顛倒無時休此心轉與世事左自作磨
螳將誰尤安知不滿達者笑窮達一戲如觀優咄哉
吾語亦已墮且與造物同浮遊
書事呈元聲如愚起華三凡
隱吏朱墨暇飽眠北窻風時呼方外客逃暑尊酒中
寂寞杜拾遺四壁口不供坐取盤飧疑哀哉豈天窮
何如平生友磁鐵間不容每懷十里鴛今作五斗逢
吏行散鳧鴈秋局收鸞龍共話十年舊爭往如飛蓬
浮榮真一戲何者爲窮通應須河漢語爭洗芬華胸
僕夫適在門客醉尊亦空更爲後日約及此芙蕖紅
寄題起華家義軒
貞觀盛德後餘慶未渠央舊聞閩海家欲縱燕山芳
教子嗣先訓開軒翼中堂地偏市朝遠几淨書簡香
先生陳太丘飡廩百憂忘弟子真嘉胡不聞觸屏壘
一變豪俠窟遂成鄒魯鄉下車里門外他年看諸郎
坐上紆素髮詵詵立冠裳我詩自可絃請以侑壺觴
梅花
山深春未動沙淺水欲冰玉梅於此時靚粧畧無朋
露蘂欲的皪月枝挂鬬鬱儼如江漢女可愛不可陵
他年江南路曉粧仍巖凝尋香烟雨中橫斜插節簪
却數今幾日癡如秋後蠅北嶺枝欲空誰與扶一登
聊分窺水影依我照宇燈坐使惜花夢臨風脚騰騰
昔如夢中蝶今學桑下僧了知菩提長念起吾何曾
十一月十九日與仲猷大年綽中美中飲於
南臺
空山欲雪雲冥冥玉梅半開吾眼青此身垂欲走塵
土聊復舉酒看崢嶸折腰向人不知恥故園可鋤在
千里金昆石友一開眉珍重道人箱料理楚江東岸

先人廬竹君安否久無書歸歟何時應白首我食吾言如此酒

春社齋禁連雨不止賦呈夢得

歲豐農猶飢歲惡何可說哀哉半菽罪歲同一舌年時旱塵漲臘盡不見雪青皇忽雨我萬頃麥苗活令尹民父母禱壑思手挈祈年祓齋居有酒不忍設那知桃李徑狼籍香泥滑芳意一如此坐恐及鵂鶹郊原佇開晴出勞南畝釐秋成已在眼一醉宇宙豁更呼湔裙人勸此側帽客和公斜川詩磨石鑱歲月

次韻夢得見示長韻篇

雉馴不因媒鳩暖自呼婦詩成桃李陰知是霽靄手薄書我亦厭立壑渠自有却憐支離疏飽食得薪薪俗夫嘗世味甘苦半歲嘔知公超然處心跡兩無垢慈陰老芳物蟲鳥故相誘浪慈費收拾柔條可結搡豈無我輩人一醉開笑口那知市門底客倦枕兩肘眼高可人稀命蹇享運偶平生願執鞭見謂予小友細觀愷悌心宜在帝左右却來塵埃中寂寞對五柳

身閑書有味吏傲俗不親小窻據物表掃盡心眼塵令尹垂珠玉敲門喚行春作意向芳物吾車曾未巾愁陰入病骨鳩婦聲亦嗔寒寒三日雨桃李迹已陳空餘深枝間一一青子新穠芳殿春晚猶堪慰佳辰酴醾曉妝靚芍藥醉臉勻日薾嬝嫋風危倒鄰鄰言當呼短舞抵掌田雙瞬年衰得相從稍覺安沈淪豈不掛俗事察公極清真眼中醉鄉路風味良獨醇流光不容玩尺璧何足珍漓俗益可歔願言勤問津

牡丹酴醾各一首呈周宰

嬋曲肱人一笑遺穠姿不言意可了君醉當勿疑珍叢靡朝露無人蓋欲歌春風醉香骨綽約不自持誰妝淡洗遍靚肌香薰不成皎然月露姿一笑午景晴聊移夢蝶牀相對戶不扃誰令風雨暴睡起春縱橫

次韻夢得淺紅芍藥長句

十日愁陰病不出卧看春歸無計惜詩翁遣送淮海春裹眼慰開雲霧拆胭脂注臉勻未遍肉紅借酒生真色了知造物着意深傾倒春工不餘力年來不顧漾淥女載酒非公復安適且將妙句寫餘妍欲立佳名付精識一春頗困歌酒汙回首紛華三太息願言乞與洗心方歸對瀘香誦周易

久雨短句呈夢得

宿禪寂院

夢中一葉搖江湖困睡不覺身蓋輿眼明佛屋麗丹
碧禿鶖鸛鳳凌空虛疲民日者困苛索半作頹尾相
濡魚鸛鵝數罟兩不置肯念竭澤明年無道人誰與
辦此事斤琢千指開朱顏疑如幻三昧力上方手攬
歸吾廬了知舌本法輪轉咄嗟檀施爭奔輸不聳割
愛一念善誰謂歲惡窮民愚書生袖手對講壑力不
能援心煩紓事無大小成者少談說治亂何區區調
早絃急誠齟齬圓枘方尤閱疎古今罪歲同一口
撫掌一笑皆愚儒

詩約范直夫游萬安寺觀瀑泉

萬侯隱下吏夙尚本立園身投攬金市簏書以自滿
炯然如孤月不受黃流渾要知句律工競病何足論
我生群未俗涇渭非一源同心無楚越傾蓋如弟昆
人生各有役不暇捧一尊風蕭掛南浦念欲東南奔
對牀定何夕青燈照晤言驩知詩處千尺銀河翻

次韻夢得見示之什

居楚求齊音美惡不同土喧亟俗物華群復有佳處
時從玉壁人商略寫萬古詩如粟牛戲誤得摩頂許
望道恥逾遠久生真韜寓忍持尺璧陰空作秋蟲語

微言儻傾倒河漢濯肺腑向來說詩口自此行可杜

送甌寧魏生赴武舉生後舉有功試與金壽戰沒於鄰

瑋安少年請纓客橫槊賦詩兩無敵聲家去作入鼓
英氣拂天狼夜無迹廟堂尺箠鞭羌胡智名勇功付
壯夫引弓沒羽世自有敢聞上策當何如

陳仲仁止止堂

以我有限景逐彼無涯知失足踐畏途投身試危機
舟車日奔覆定無立與夷萬古踐此轍嗟我與誰歸
仲仁古靜者懷璧照褐衣名途嘗一戲田百羞前非
心如得坎水不受狂風吹功名憂不免當復定所之

請觀本無作令復止者誰築堂市門側著書園不窺
蓬蒿深一丈圖書周四圍時有好事人載酒問所疑
攫金詹敏手倚市誇妍姿回光時自照何者非吾師

送志宏西上

九州眼一槩餘子真瑣瑣嶽立培壤中喜此高岝峨
如公我輩人取友亦到我揮毫賦垂天風雨卷蓬顆
相期八表遊未覺風心左解龜醉江閣酒面山月墮
起瞻帝鄉雲感歎不成坐何須飛霞佩自辦凌風舸
瀛州渺溟渤萬里一掀簸緘詩寄天涯秉燭對新火
那知市門仙斗祿事么麼空餘腸九迴上疏何日果

有懷舍弟逢年時歸娶源以詩督之

木落天未霜君歸定何時相思如驚鵲中宵未安枝
夢中見阿連鏘然詠新詩寤驚衰葉翻謂是步屧移
攬衣下中庭風露浩森淵遥知客衣薄歸來一何遲



九月十七日夜度蔡道嶺宿弥勒院

平生短檠燈相對忽解顧萬古一舒卷佳處良在茲
是中及物心上與稷契期援古以自例自笑無乃癡
夜久叱九關側足不敢窺坐令一寸心日抱二柄疑
遥君商畧此蛩得兒葦唾兄乃緑髮親倚門髣欲絲
稀膏非鳳喙車轄無可脂再拜壽百分斑衣舞參差
秋芳未云歇采采黄金蘂萬鍾不足樂古人豈吾欺

嶕嶢石逕鳴枯節意行詰曲無西東心知幽壑梅已
動一枝寄我曾未蒙暗香横路忽驚顧冰蕊的皪蠻
烟中有如佳人久去眼避迫相得情何窮疏眸壑霜
翠羽亂已覺雪片樓手莽嗟吾辜此來已晚攀條嚼
蕊聊從容玉仙遊戲下塵世絶艷一洗朱鉛空不知
閬苑在何許叱田風取無忽忽溪寒沙淨迷俯仰坐
待山月來朦朧豈無尊酒相煖熱錦裘起舞如驚鴻
仇池老仙羽化久妙曲三疊餘仙風歸時醉倒不知
或一作和明日來此誰能同

女貧苦難妍

女貧苦難妍士貧苦難高了知論此者不識一世豪
此身百斛舟流俗欲手操寧當捨其中局促計所遭
頗疑有若人骫骳樓蓬蒿考槃一丘壑光景不可韜
斯人不我忘空復踰垣逃軒裳亦云華唾去如脱屣
哀哉夸毗子擾擾冠猳猱揉恬無濟世心閑默死滔滔
竭來事斗祿俛仰身枯槁一官哉幾何非養鑒人間幾
誰言春此憤擲去輕秋毫區區欲驕士一哭嗟兒曹

嶕嶢石逕鳴枯節意行詰曲無西東心知幽壑梅已



動一枝寄我曾未蒙暗香横路忽驚顧冰蕊的皪蠻
烟中有如佳人久去眼避迫相得情何窮疏眸壑霜
翠羽亂已覺雪片樓手莽嗟吾辜此來已晚攀條嚼
蕊聊從容玉仙遊戲下塵世絶艷一洗朱鉛空不知
閬苑在何許叱田風取無忽忽溪寒沙淨迷俯仰坐
待山月來朦朧豈無尊酒相煖熱錦裘起舞如驚鴻
仇池老仙羽化久妙曲三疊餘仙風歸時醉倒不知
或一作和明日來此誰能同

再和来首座

道人昔曳羝廬節五老負雪溢江東犯寒貪覓玉梅

句雖有祕被何曾蒙歸來苦雨熟梅子卷槭深卧蠻
烟中詩傳絶境忽入手置我鄉國情何窮十年不踏
江上路漠漠海氣昏貂茸異鄉歲晚慰流落一笑賴
此冰雪容犄南絶唱誰敢和騎鯨人去塵寰空崑墟
下視堪笑閑雕琢肝腎愁忽忽那知幽子雲雨上風
斤玉斧修瞳朧讀詩令我一田首杳若目送孤飛鴻
何時晤語折鐺側坐聽萬籟天風枯花特地雨顛
解他時與子真參同

奉酬令德寄示長句

閑官屋舍如幽棲寒苦餘業償盦忽聞鸛聲作破



竹尺書入手誰所齋交游勝絶似公少矯矯鷺孔依
蒿萊青冥側足在咫尺誰使佼猶捐其棣秋風溪上
共樽酒擺落羈束忘畛畦紅裳起舞意未足缺月銜
巔星河低只今跌宕走塵土清夢往復無山谿新詩
驚怪爛盈幅筆力拗怒蟠虹霓遥知槃礴小窻底得
喪已著一理齊此生同困造物戲未覺與世誰雲泥
鏨無絶唱追白雪賴有妙契如靈犀一笑從公豈無

日撓袖相屬空玻璃不須俗物敗真賞但覓佳處同
攀躋

答林康民見和梅花詩

寒崦人家碧谿尾一樹江梅卧清泚仙姿不受凡眼
汗風斂天香瘴烟裏向來休沐偶無事誰從我遊二
三子彎碕曲逕一携手凍雀驚飛亂莫委班荆勸客
小延佇酌酒賦詩相料理多情入骨憐風味依倚横
斜嚼冰蕊至今清夢掛殘月強作短歌傳素齒韻高
常恨句難稱賴有君詩清且美天涯歲晚感鄉物歸
歟何時路千里枕樓一笛雪漫空田首江皐淚如洗

上丁餘膰置酒招綽中德燮德懋逢年

我生無幾求畢願老葭莩誰令事斗禄飯糲羹不糝
書生亦可憐微物有先感朝來食指動膻肉豐咀啖



恭惟詹司寇道大長坎壈空餘祠千載不救陳蔡慘
永言百世師願學吾豈敢當飢不忘歌既飽復何憾
安能如王孫長物貯願領急呼講肆人一醉捨鉛槧
相携桃李徑歷亂蹴紅毯言強三尺喙氣溢一身膽
平生超然處獨嗜逾昌歜詩成持似君莫遣兒輩覽

用綽中韻送正臣正臣欲歸隱而無資故廣

其意以告識者云爾

華裾錦領烏紗幘氣蓋當年五陵俠胷中磈磊不可
平拂衣歸來抱長鋏軒然寄傲揪枰間長恨坐隱非
雲山相逢笑我眷微禄我歸未可君何雞世人驚

牛吼音誰能立談壽千金空令擁鼻誦招隱知君心
在仙峯陰故山自欲無歸期作詩但擬淵明詞却愁
他日林下信千里寄我唯當歸

秋懷六首

一

庭柯一葉失風挾凉氣歸湛湛陂水青芙蕖脫紅衣
非無岑寂士句法妙玄暉獨懷履霜戒德人貴知微

二

真儒六經學文宇聊解紛長孺棄諸侯漢庭相公孫
兒口乳未乾妄作黑白分誰能領斯會事往風中雲



三

導江自岷山源淺觴可濫下集大小川千丈水府暗
策策井桐源同同窓月淡後生抱奇志黃墨勤點勘

四

市朝富危機匹夫死憑軾何如押鷗子烟雨同一波
行藏各有趣不在相詆訶我師隨巷人千古冠四科

五

穿堵超玉繩影倒夜窓寂火雲一洗空月露清欲滴
幽人負病卧起坐三歎息歸同對牀弟晤語永佳夕

六

拂窓耿不寐道人亦無悰故山新稻香粥魚響枯桐
夢中信了了推枕聞西風少遲釋金壯歸鬢與子同

逢年與穗蔡同之温陵謁大智禪師瞥作四
小詩送之

丈室拂槐夏與君同卧蒻平生莫逆人裹飯誰見過
蹁躚起鑑井萬古寂不波觀心要知是造物如吾何

又

六年別故山松竹故無恙此身已天涯飄走復何向
清源老醫師砭僂出救杖勿聲一性勤棹彼上池漲

又

石梁跨蠔山永與方壺久憑君持一盃往酹濟川手
遥知相携處滇渤浸箕斗作詩問大鈞猶有斯人否

又

山河我四大物我同一體誰為苦疾癢搔按不容擬
多生抱此念耿耿未云已那知知魚樂更有濠梁子

與陳彦時會華嚴道人偶書

屋頭烟雲屯屋下波濤喧園蔬坐已久起扣冊霞門
客至苦舌強目擊翻無言元龍咽海士懷哉風契敦
清坐鼎足峙妙語流潺湲君遊華嚴海貝葉手自翻
此心於身世鳥度空無痕笑我流浪中久披業識吞

讀書談古今綺語生禍根望道渺未見況迺躓其蕃
職卑困掣肘見鄙不得援未知造物心頗復哀黎元
近窺顏稷意未敢遽捨關解釋羈牛在牧觸鼓馬伏轅居然見優劣不比魚熊蹯
持問跋跌人一笑霜眉撒相携妙峯頂暝色窺遠村
解衣暑葦行班坐搴芳藤欲歸意未已幽徑相與捫
蒼崖出玉醴不受瘴毒溫願言同酌此我語庶不諼

書耕櫚院壁

側身西來度千山列仙仙去空羣顏斗升自佽應笑
我何苦語曲嬉塵寰歸耕無田仕難合疑此二柄首



鼠間摩挲崖石三歎息我心安得如汝頑

次志宏韻督成壽置酒

歸耕食吾言田首愧江水方爭楊子席誰置穆生醴
鄧侯傾盖舊小寢藝桃李走書納啥我誕迸齾昏齒
朝來獨何事怒色劇染指雖微射鴻遊顧有挾手鬼
平生談天口得酒便鋒起年來病不觴但要謳貼耳
真成盡虵足足就酒空矣樊川吐慫句想見紫雲美
何時咄嗟辦一醉吾亦擬導沓聽群兒口實爭笑鄙

內弟程十四復亨歸省用綽中作二章送之

舅家今三世筆耕未逢秋後生抱奇志肯為蘆菔留

先廬江遠城歸路柳暗洲勉哉倘有立難關何足憂

又

讀書學經綸及壯吾已晚譬如抱宿春求適萬里遠
留君商畧比歸袖不可挽流光莫控搏力學副深懇



珠海茶樓藏抄本補

古詩

新安朱松喬年

三月十日遊報國院小軒頗幽勝為名曰雙清仍書此詩

千峯收宿雨坐見空翠滴携笻出城隅試此腰脚力

竹陰穿窈窕僧戶扣岑寂小軒清樾底磐礴聊自適

闃然見幽禽百囀深後隙即此與晤歌絶勝眼前客

幽懷曾氷結顧顯不可釋忽如散春風田首無處覓

天遊失六鼇真觀了千息乾坤鼎鼎中指馬坐可一



不知雙清老何者為心迹持問跋人首肯復面壁

山烟明欲合歸舸兀澤碧此心除溪月同問誰復識

次韻謝綽中遊報國寺詩

掩關味詩書青簡亦已撋相携出東城及此風日好

僧簷覆蓉潔共取一尊倒眷此松桂陰不接車馬道

慈懃玩流光茹鬚行且老諸公莫九鼎帝室欣再造

優遊容我輩放浪事幽討念君東山婆文字富天藻

風期在經綸彈冠苦不早寧知如子雲白首太玄草

丁未春懷舍弟時在京師

狂虜送死河南北王事遥憐弟行役胡命須臾魚在

鼎宮鼻低回驚將擊渭闕天語十行札尤覺家書萬

金直何時同東江上犂萬里農桑吾願畢

五言雜興七首

一

側席憂宗周負薪頭岑岑文儒鄉梁益弄兵保山林

渭闕平虜詔鼙戶跋雷音欲舞恨袖短諸君獨何心

二

黃香卧講肆日燕五畝園兒誦聲九雛未厭咽耳喧

古來避世士或隱卓馬門云何北窻底默默對幽諼

三

聖門出高徒領畧千兵峯久矣暖姝子蠹魚禍書林

曾參一唯後曠古沈此音願君同鑽仰滿我初地心

四

丹白春事了薤本忽暗園卷書護岑寂幽鳥時一喧

起携無事酒往和常關門豈無素心人之子不可諼

五

讀書評世故自許了無猜忽然撫機會往往鑿柄乖

時難既可歎道大未易涯歸來卧看屋吾意亦悠哉

六

湛湛天宇清宛宛穹眷白投深得儻寓千嶂倚蒼壁

開卷與晤言炷香伴举案獨將萬里心收斂入尋尺

七

身輕客已去聽美體新浴南風吹好句歷歷韻松竹
雖云天耳聽擬以幽夢續不聲舉似人恨汝心眼肉

遊西峯院留別友人

兀兀掩關坐后土冒泥塗繁陰忽披猖懷哉數離居
眷我二三子共此一日娛欣然忘華陋隨意行非始圖
園竹粉黏帶青泉雲遶裾共睹羊山棋不鈞溫水魚
野色一以暝歸舟相與挈豈無軟脚酒新熟不用沽
急景棄尺璧中原睠立墀丈夫患不免低回竟何如



安能逐兒輩飛翔爭腐餘但憂着鞭于滯留嘲賈胡

飲梅花下贈客

憶挽梅花與君別終年夢斜南臺月天涯路上一尊
酒依舊風扉舞看雪高情絕艷兩無言玉笛冰灘自
幽咽却憐造物太多事更要和羹調人舌浮生蹤跡
風花裏鼠壤珠宮孰優劣且當醉倒此花前猶勝相
思寄愁絕

次韻和吳駿卿

學道日已嬾千時心同懶同懷能幾人僥仰風雨散
晚得吳王孫抱業戴高翰由來清廟質不賦白石爛

笑我塵土中坐受微累絆新詩中音會天律度絃管
未能載酒問但作焚硯歎況聞翻貝葉一悟了真幻
文章迺兒劇安用黑白判何時商畧此得酒不待勸

求道人自尤溪来三山出示同徐侯遊龍門

洞長篇因次其韻濟之時以檄走諸暨

阿游陸流文亦復太癡絕未成安一枝況乃辦三穴
唯餘愛山意如水必東折首鼠今幾年顧影慨瓊玦
那知龍門客塵底抱關闥虛簷日偃仰蒼壁對橫堞
柱藤危蹬磬灌足細泉潔東窻新取奇觀滴乳當嘉設
摩挲石蜿蜒信矣舊舊說歎疑卷風雨凜若踐冰雪



遠追神清遊復作武陵別能詩有老休聯句媲前哲
相逢快吟哦疊巘霏鍔眉三山今入手瀛海僅可窺
崎嶇走林谷王事煩此傑擬結汗漫期更待換搶滅

吳駿卿寄示和黃元廣詩多及古人為已之

學輒復次韻資一大笑兼簡元廣

四物冤安心寫言無停驅忽然休歇去本自一物無
那於前後際而有新故吾知津恨未達敢以倫自愚

又

君居泥自藏隣客旅兩足詩成各超然不復念麁粟
應憐市門客俯仰對流俗出言不嫵媚人眼大於屋

又

我生非瓠瓜於世宜無情望道渺未見諒知負平生
將求捏捏穫奈何鹵莽耕饑壤聽造物吾願乃秋成

次韻鄧天啓游南國

秋犬吠夾門誰能捐其肯懷安壯士羞竊食替糠秕
無由一當虜鬱鬱嚼齒碎故人何自來適與芳時對

贈永和西堂道人宣和癸卯十有二月中休日

笑我塵土中勃窣守關闔關城南出携手遠取幕孟配
心期汗漫遊目極沃寥內舞雩追點也峴首畧湛蕈
豫慈君與闇復遣我心憤歸來疑夢斷清境皎不昧
哦君斜川詩汲井沃枯肺願言爲清廟勿賦風雨晦

徐俟以詩送山蠶次韻

山中白玉廷貴壓梁宋價筠蓋出輪囷了不煩造化
因傳競病句中的若神射頗念坐穩人鞍馬久不蹺
谿橋梅欲動玉雪短枝亞何當全嚼蕊一醉山月下

次韻酬求道人

聽君話匡廬風月妙無價鑪峯忽在前傾仰疑幻化
新詩未出袖光怪炯如射懸知得力處皇可不足跨
家山爲誰留錨粥香羅亞我亦懷秋江波清鴻鴈下

求道人示詩槩然有江湖間道人風味蓋嘗得句法於東溪可今以其韻作詩送之時將如瑞峯期朔夕還吉祥云

癩叵溢江濱覓句賀光價君爲東溪客伏鵠資妙化
想見箭鋒機相拄不停射伽陀入三昧湧史欲凌跨

常齋語清夜挂月松偃亞他年約相逢禪榻慎勿下

贈永和西堂道人宣和癸卯十有二月中休日

蒼山抱岑寂丈室掩虛白道人塵機斷宇宙一西壁
是心如焦穀浩劫永枯寂一句從誰聞投老承此力
相逢不相問未省誰主客咄去真俗人胡爲來役役

彥時過永和見拙句輒次韻以發一笑

老詮不下牀宵次紛黑白弥明亦強項得句鼎鼐鑿
相逢復何事一笑萬慮寂新詩追舊韻俯仰見筆力
何時折錨椗羣坐無主客區區竟何補斗粟真自役

甲辰七月二日宿永和寺用舊詩韻

湛湛天宇清宛宛穹蒼白投深得僧窻千嶂倚蒼壁
開卷與晤言炷香伴岑寂了無塵囂夢皎皎知道力
鳴珂綠槐影想見下朝客笑我守吳門心形等相役

寄陳暗元

我生少所可靡靡世一律如君素心人指不三四屈
久與宵人遊歸卧常自失效尤起媮心阿意增羨疾

低回強酬酢高論形敢出緬懷衆同子蚤入伊洛室
聞道既先我論詩又奇蝟縱橫談天口卓犖扛鼎筆
勝我何足云論交敢自必桓公肯見規寡過行有日
書來約過從一笑彼蕭瑟新凉宜燈火永夜勘書帙
豈無一尊酒少促軟語膝更呼小叢歌未怕官長詰
跂予占騎氣千嶺秋田鬱着鞭及清境邈、月華溢
嶸行臺使者梯雲手釃酒叢祠拜靈蔲歸來一雨動

次韻張漕茶山喜雨

天公積憤何曾霽愜茶工貪攬撚無聊桃李困逆
暗白蔦紅飛亂撚誰疏天漢下窮窿苦厭風霾昏嶂
良規腹飢眼寒君不悉着詩喚作東山嬉冰盤縫實
光照市歸來香滿亟陽袂明日人傳玉蕊仙絶勝空
賦青龍柿

止戈堂

高堂巖巖面勢尊洞見萬井開重門元戎務簡玉帳
靜護帶酌客娛朝昏憶初餞隸起簟竹一嘯千里来
黲髮將軍攬鏡媚巾幗何異搏虎驅孤豚只今休父
八州牧身佩重寄憂元元驚塵錯莫羽書密雖有美
酒誰同樽沈機且復長轡御瀝懇何啻血面論樓船
一夕飛度海漢家上將来天閘狂童束手赴烈火琱
戈不污妖血痕坐譙飲至凱歌入船菜往哺遺民存

寄仁王求首座

片帆西借東風力田首三山春一色何人孤嘯月中
聞知是無塵岩上客風山武夷之宗支千岩萬壑帝
所規天憐傲吏賜我履恨不與子相諧嬉問法年來
定成市藤蔓遥知署衣袂手摯荔子約同嘗絶勝林
閒啄殘柿

汪彦允見和約遊東山作荔枝次韻

天工傾倒不餘力唯有荔枝香味色君家桃李要爭
妍腸斷鬓絲禪榻客書生甕舊天所支煮茗誇妓非
良規腹飢眼寒君不悉着詩喚作東山嬉冰盤縫實

五兵包裹高閣東止戈新榜真古言便當頻與方外
吏從倚風月星河翻幾年牡簫悲不守河濟逆氣腥
乾坤知公快挽天河手坐視黠虜方游蒐權輿闔越
聊小試寧復又此淹遐藩農桑兩里望公等願見四
海無警也

侏儒

侏儒飽官粟適市行勃窣但知隨衆笑了不見優拙
暮歸遭客問閔默羞齟舌心知續鳧悲慎莫尤造物

中秋賞月

去年中秋兩野廬婁薄寒驚塵暗一方客抗那得安



起呼對牀弟攬衣步踽踽今年中秋月並海窺濤潤坐看鬱藍天忽湧白玉盤
眷言雙峯客倚閭念衣單亦復取樽酒承顏有餘歡
天涯等牢落世路方艱難且遭棄燭語毋為泣河漢
停盃玩飛轍河漢靜不流癡兒亦不眠苦覓娃兔看
洲出暗潮落髮衰香霧溥佳句付惠連何時解歸鞍

記草木雜詩七首

月桂花

窻前小桂叢著花無曠月月行晦朔周一再開復歌
初如醉肌紅忽作絳裙色誰人相料理耿耿自開落

有如貧家女信美乏風格春風木芍藥穠艷傾一國
芳根維無慈歲晚但枯枿

萱草

水敍怡慈顏萬鍾亦土苴時從班衣兒藝萱北堂下
穠華夫豈少愛此入風雅紛敷翠羽叢峰英爛如赭
諸孫遶銀鹿采摘動盈把誰言壺中春在此眉壽掌

紫竹

新移紫玉幹羅列才十餘枝葉一何病意色慘不舒
旱久土膏燥枸甕愁僕夫雖無樵蘇厄苦大雨露濡
我柔侶魚蝦滄溟在階除月窻瀉水墨天風韻虛徐



誰言居無友此君良不疎三年為主人籜孫定紛如
他時報安否誰寄青泥書

茉莉

海上作重九菊標青蕊香近墟買茉莉枯顆出藥囊
兒曹記土風歎歎事祈禳老夫未免俗聊尒答風光
災祥理不惜此柄孰主張譎言眩末俗吾欲棄長房

吉貝

炎海霜雪少畏寒直過憂駐褐阻關河吉貝亦可裘
投種望着花期以三春秋茸茸鶩毳準一一野繭抽
南北走百價白氎光欲流似聞遶烽急緣江列貔貅

裁襦櫬鐵衣愛此溫且柔天乎未厭亂利厚人益媮
誰知海濱客獨歎無人訓

芭蕉

地鹵不敏樹珍植何由暢斲根移芭蕉美蔭跂可望
芳心日卷書翠葉忽張王偏工鳴秋雨疎密眇難狀
霜風一以厲徒籍坐惆悵誰言繼縷中秋子得佳餉
緗囊貯瑞露厚味天所貺懷哉腊毒言節口畏生瘵

菖蒲

東山在眉宇未到心欝紆流泉撞哀玉清冽生菖蒲
聞有嬋娟子棄家來結廬窈窕雲霧窟參差冰玉膚
絶粒餌香節仙姿清且腴邇來隱身去冷落愁臞儒
靈方無由乞石斗移根鬚相看意已消何必見子都

海上

落日弄雲海閶風欲手攀秀色不可解西山如連環
緬懷避世人結屋棲孱顏睨世一蝸角笑憫觸與蠻
我生笑癡仙遂恬升斗慳尚餘詩書債倖此朱墨鬧
纓冠出救聞安得長閉關仙人形識此妄自憑愚頑

送祝仲容歸新安

歷亂百憂心漂零一涯天讀禮不盈尺眼萎坐自憐
亂離憶舊事安眠夢無何月眩燈燭光坐厭兒女譁
君來訪安否春風柳吹綿籌燈語平生慷慨夜不眠
那知歲月度但怪冰雪堅感君懷親意使我淚貫泉
高堂急榮養躬耕恨無田筆端日五色無壓諸生前
聖門要鑽仰至味研簡編經綸出緒餘文字忘蹄筌
他年開擊竹妙契琴無絃此時一瓣香竟為何人然
江湖多北風懷哉歸袖翻刮目看奮飛此道更着鞭

次韻彥繼用前輩韻三首

餽歲

歲晚追土風獨甕誰與佐人心感流光臺餽舜奇貨
雞豚取牢柵門戶隨小大去鄉二十年憶此但慈卧
兒癡元未識但索梨飣坐何時鵐識村莫作馳轉磨
不須志四方教子求寡過歸哉及強健老去煩劑和

守歲

舊歲已趨觴為我不少遲凡心畏增年而歲豈容追
丈夫有蠖屈牢落天南涯收功英妙年豪傑彼一時
寧當如秦越坐視瘠與肥隣翁意誠厚酌酒寬愁悲
慮趁何時忘祝我致好辭撫世非吾事諸公正扶衰
庭燎夜未央旌旗煥龍蛇九門一放鎖萬馬誰能遮
亂離憶舊事安眠夢無何月眩燈燭光坐厭兒女譁
念此亦土風錐癡不容撾更為盧白戲紛爭起橫斜

故歲不足計新歲莫蹉跎努力誦書史從人笑翁誇

奉同胡德輝八月十四日夜玩月次韻

我夢故山月蘿影垂秋光誰言九衢曉莽莽吹塵黃
群公直道山晤語清夜央飛轍轉空闊積暑蘇蒼涼
哦詩中天律流光惜堂堂難肥社酒熟吾亦懷吾鄉

又

亭亭月初高河漢坐可搴病餘久制酒灝氣兩爭先
振衣萬里風歸袖何時翻懷哉故山友共此今夕圓
離離雲飛鴻何意影沈川觀心要知是出處直悠然

巖桂花



開門驚積葉秋氣日以厲獨芳搖落中粲粲巖下桂
幽芳不自憐怊悵紛滿地未悉蹋殘英何以娛晚歲

中秋夜雨

秋雲定何心恐驚今夕月尚嫌微點綴況迺都漫滅
他日任氛霾數日望清澈倘投衲子寬竹雨聽騷屑
對牀不成夢有酒那能設螢飛矜意氣蟲語轉幽咽
心知層陰表皎皎玉輪潔何當凌倒景徙倚玩飛轍

夜坐

棲遲客異縣名氏藏卅丘希世非夙尚素餐愧前修
日耗大倉陳一飽寬百憂眷焉撫平生信亦無豈求

蒙籠小牕底圖史漫不收簪燈藉病眼昏花亂蚊蜉
愚儒未忘世撫事非所謀不如遂掩書卒歲以優游
懷膠睨崑墟濁浪排高秋知難有明訓吾其老鋤耰

又

鏗然一葉脫中夜歎以驚及茲遂搖落風露淒難平
晚晚愁自滋淹留謇何營騰騰任天運庶幾得吾生



投老一寸心獨立無攀緣兀兀不自知聊惜誰與宣
時有素心人一枰奉周旋得雋非至數三捷亦偶然
危思寄方罫積威下虛弦驕矜不須史奔北已可憐
志士珍短景顧謂璧可捐聖門未及蕃遠道要著鞭
緬想運甕翁操具投長川自強聖所臧懷哉撫常編

岑寂契心賞棲遲幸身閒却掃味道腴未厭蔡羹慳
火絶子公書羞訪季主關肯為空際塵起此宵中山
曆翁推始生避逅盃酒間自今幸運中且作尺蠖詮
蕭蕭兩鬢髮已白不復斑功名日以疎落落難強顏

譬如坐穩人正苦步作難奈眡付餘子彼哉謝追攀

吳江曲

吳江女兒白如玉花底紗窻傍綠淥玉簫春暖貼朱脣故作陽春斷腸曲扁舟掠水去如飛不見嫣然一笑時回首江城只孤堞向来一念復因誰

梨

一霜木葉紛紛妥園夫獻梨紅頰觴亦知宵次本清涼且欲與君克飣坐



新安朱松喬年

律詩

解汲舟

上國經年客春流一棹波已醒離帳酒猶記客亭歌水抗殘歸夢霜衾擁獨哦蓬窻橫落月作意傍人多

淮南道中微雪

窅窅雲陰合斜斜雪態妍似欺春力淺故傍客愁遷宿鳥投村暝寒梅抱蕊鮮無人命尊酒清絶裊茶烟

送沈昌時赴寧海令兼叙別二首

俯仰塵埃二十年天涯初此試鳴絃正緣五斗羞陶令莫數三江阻鄭虔饒吏誅求何日饜贏民凋瘵豈容鞭故人便使来當路終恐勞公自挽船

午潮平處落歸帆已覺離情兩不堪轉手便成千日別悲歌聊倚一盃酣波翻別壑聞車水青遍柔桑趁浴蚕歸路春深風日美佳辰誰操筆賦幽探

西湖泛舟

望湖樓下照衰顏羞見塵埃兩鬢斑風艇縱看山轉側烟堤儘逐水回還喚人歸去城鐘急觸處相親嶺月彎不用新詩摹絶境定知長到夢魂間

和舜明晚雨

一雨平蘿圻層臺轉小涼吟蓋東野窘醉想謫仙狂
濕翠生苔徑餘清釀芰裳王郎不相顧掃地靜焚香

贈言命張生

倪仰塵埃的自蓋稍看寒餓復誰憂小兒造物巧相
戲窮鬼逐人殊未休我所不知煩子算世如無取更
何求服箱挹酒真么麼那用區區問斗牛

東陽社日泛舟觀競渡

誰喚思家客來為蕩槳婦髮華蓋照水雨意解催詩
疊鼓飛文鷁香髮出短籬醉歸真夢覺猶憶瀙裙時



熊積道桂軒

覓種老蟾窟培根芹水傍書燈移素影詩筆帶餘香
家計傳常業孫枝繼鄰芳山川供秀潤蘭玉競輝光
那把攀雲手空持種樹方嗟無月朋句惡語汙君梁

宿延慶寺

浮榮過眼旋銷忘惟有緣山意味長身健不嫌穿葦
碓塵空那復戲滄浪林鍾喚客烟藏寺風葉鳴秋竹
蔭廊一似雲谿醉眠處只應軟語欠支郎

贈僧

知有叢林特地過幅巾迎笑出巖阿杖藜同覓牛羊
路濯足來分鷗鷺波豈不倦遊貪斗粟生令歸思動
漁蓑他年會有相逢日稍食吾言聽子呵

三峯長老送紙被

笑我布衾故分君楮幅溫尚嫌肱當枕端稱蕎為門
敗篋薪錢盡幽窻雪意昏簪驚雙脚暖猶恐錦鯨存

盆中梅花

兀兀天涯客依依雪谷花莫辭遊病眼相伴送年華
勸我三盃酹熏心一念邪幽香戀吟筆半墮墨池涯

月下

幽獨不自得出門誰適從淄淄我不即踽踽世寧容
吾道固應尒何人此意同唯餘窮戶月照我一尊空



留別卓民表

末俗紛紛事不情天涯懷抱向誰傾漂流空度三秋
日邂逅來逢四海兄剪燭西窻驚睡夢對牀夜雨話
平生淄淄世路方同鶩何日相期問耦耕

寒食

粥冷春鍚凍泥開臘酒斟故鄉空淚滿華髮正愁侵
山暝雨還住烟孤村更深誰知江海客浩蕩濟時心

延福寺觀酴醾

幽棲一磬無來轍睡起忽驚森已深踏青不趁溱洧

女曳杖来尋蘆蔔林長條挽處雲龍袖幽佩歸時月滿襟武谿回首醉眠地香力一熏愁到今 武谿昔寓學之地南酣醉地

寄吳及之

世事令人舌本強淄淄何處是吾鄉未成微服隱吳市且可携笻訪草堂欲買雞豚投近社少陪風月坐胡牀共將絶唱追韓孟一飲還須酬百觴

答卓民表送茶

攪雲飛雪一奩新誰念幽人尚食陳鬢鬒三生玉川子破除千餅建谿春喚回窗窈窈清都夢洗盡蓬蓬渴肺塵便欲乘風度芹水却悲校獵得君嗔



和人遊仙峯庵三首

千巖萬壑翠縈回一洗炎氛病眼開落日多情留別岫初無意松老參天豈嶺秋空無地着浮埃雲閒出願材我是散仙君記取更鞭鸞鳳少徘徊

誰塵俗駕挽令回珍重山翁小徑開去覓雲峯攀碧落下看沙劫壞飛埃揮寒露井銷塵想槲翠筠籃富藥材彷彿三生曾到此樓鐘重聽一徘徊

脚底千峯翠浪奔雲端掛此一豪身山河了了窮千界物我紛紛共一塵浪迹不拘本色住庵人他年八極浮遊遍来讀新詩迹未陳

寄金礎然

金于卧空谷何人賦白駒僧斟三味酒客薦一囊書歸夢寒應短詩腸飢自呼強穿東郭屨来煮雪畦蔬

次韻菊坡

露滴秋英濕曉陰小坡新翻佇幽尋似欺蘭晚方披羽聊對風卮旋屑金采采遶籬吟欲就垂垂壓帽醉難任使君致主唐虞了三徑無忘此日心

蘆檻

手斲修蘆着檻栽使君公退幾徘徊想當風雨翻叢急疑卷江湖入座来未辦松窻眠緑浦且將晨齒印蒼苔種成桃李人間滿應念孤根首屢回



春曉五言寄夢得

美景足可惜殘春尤不堪晚英餘燕蹴熟顆隱鶯含歲月蓬雙鬢生涯粟一簞唯思對公瑾把酒話江南

再答諸公

芳節坐晚曉客懷無一堪柳眠猶自困花笑為誰含風揭拾遺屋塵生執戟龕聯詩賴諸友妙句壓城南

董邦則求茶軒詩次韻

一軒新築敞柴荊北苑塵飛客思清更買樵青娛晚

景便應廬老是前生千門北闕夢不到一卷玉杯心
自明冷看田侯堂上客醉中談笑起相烹

送仲猷北歸二首

一丘宵次有餘師空此淹留歲月遲黃墨工夫憐我
倦簞瓢風味要君知新詩落筆驚翻水俗學回頭笑
畫脂伊洛象同得力句還家欲舉定從誰
欲尋當日故山盟身世今如海一萍歸路上心真了
愁根入鬢已星星挽衣共醉東西酒折柳送行長
短亭念我知君回首處萱叢莒葉一時青

寄吳致一



相逢一笑兩忘懷夢遶親庭首重回世事難磨三尺
喙離愁都付一分盃秋生林薄歲時晚水落江湖鴻
鴈來臕作新詩頻寄我天涯時對兩眉開

四月十五日上元道中

亂山身逐簡書來梅子黃時雨未開一蓆横斜風葉
渡千灘鼕鼕雪城催危機種種那容避俗駕駸駸底
未回聊復浮遊隨造物故園回首思悠哉

送黃彥武西上

門拚蓬蒿氣浩然西風筆勢更翩翩未忘大學蘆溫
味時說定林文字禪蘆風光傾上國槐花心緒記
當年里門歸日車應下置酒邀君沈水邊

林文撓詩

泥谿耆舊半丘墟猶有期頤隱市區未展武侯牀下
拜已傳顏子夢中呼門人會築三年室弔客誰留一
束芻歸卧九原應不恨何蕃聲譽滿京都

有懷黃元聲時聞在建 上詩中所記建上舊

遊也

積雨山城久卧痾起看橫港漲晴波空餘九尺鬚眉
好奈此一樽風月何懷抱故人長在念經行佳境想
重過東谿回首醉眠處爲問紅蕖何許多



書室述懷奉寄民表兄是日得民表書

丈室無塵棐几横吏休息務鷺散無聲舞風竹影斕
斕轉榮夢鑪香嫋嫋清已笑榮枯盡白戲不須物我觸
螢爭故人剪燭西窻約知復何時話此生

答人留別之什

家在大江東復東去君一舍碧流通那知臨水登山
處同寄飛蓬斷梗中愁絶盃中千里月夢縈江上一
帆風只今旦作須臾意更典雲裘醉小叢

七月四日宿舟谿道中

日出露芒重涼生風葉翻秋杭已照眼社酒欲香村

牛下草萊濕人歸園屋昏箇中吾不淺擾擾與誰論

求道人自求

五年沈水照衰顏紛尤溪來還冷齋有詩次其韻

錫夢回蕭寺遶千間西風潮落擊音急斜日尊空醉袖班更覺難追詩力健大弨久廢若為彎

送劉道醇歸烏石

一壓避地本依劉聞得更書始欲愁舊德鐫碑在人口歸裝載石壓溪舟寄書莫忘清泥信把酒誰同黃菊秋新閣詩增風月價自應神物護銀鉤

胸中一壑故超然耿耿羞爭倚市妍萬事一尊陶令酒群兒滿世祖生鞭欲投烏石農桑社尚有靈山香火緣持節重來慰父老蹊頭相送各携錢

題白鹿庵壁

鹿門龐老携客隱耳泠十年難與俱蠻蠻夢中求曩事苕蕉林裏見今吾遊絲弄影分陰轉喬木摩空萬壑趨香妙心清無一事不知何處是華胥

滔滔一世強留連頭上從渠歲月遷老子養生寧解事小兒有口慣談天醉來莫負持螯手老矣終尋種玉田若怪微吟漏消息九江誰識市門仙

與求道人同之福唐

縛屋雙峯雲一塢拙来伴我事幽尋風花蹤跡趣雖各香火因緣情自深浮峽未興圓澤歎乘槎還有仲由心三山他日記着舊鑿齒彌天無古今

次韻李堯端見嘲食蔌

真人官府未貪緣且向龍山作散仙春入曉疎催采蕨雨翻泥隴憶歸田蔬腸我若枵蟬腹詩格君如擊髑拳筋下萬錢謀更鄙諸公飽死太官羶

次韻堯端試茶

龍文新奏薦細羅園吏分嘗苦未多自論雲腴劑露井坐知雪粒采陽坡撑腸君要澆黃卷愛酒渠方捲白波我亦箇中殊不淺斷無蹤跡到無何

送友生

剥喙門前久未嗔定知我輩不羈人午窻喚起夢蝴蝶好一語便知風味真身嬰世網坐嘗吾心識醉鄉愽問津忽先秋燕背人去四角何由生客輪

贈范直夫

將軍蔵病詩成處南浦春歸蘭玉叢漸減心情身老大久乖談笑路西東鄉關落日蒼茫客歷中且與寓公同放曠浩歌相屬倚秋風

招友生

據西安博物館抄本補

雨收天氣欲清明猶有餘寒在粥飯馬隊客勤貪晝
永鱣堂人病想身輕讀書有味蘆菔好對境無情夢
寐清欲話此懷須我輩一来燕寢伴春行
辛亥中秋不見月
今夕九秋半心期員隔年勞生灰劫棄微雨客遊邊
旅泊正無酒陰雲遑恣天何時草堂月相對籍糟眠
次韻羅源謝成章作不寐鳴雞詩
彼美司晨族膠膠職効鳴爲憐君子操寧乏小人羹
恩重棲時穩心危失旦驚未甘烏轉夜聊學鴈全生
結客觀酬鬪要君事割烹那知競辰子力學務時成



次徐謝醞還江公詩卷
大條祠官閑日月絶知聖處着功深榮枯舉世爭塵
白枉直何人較尺尋身比香山差得計詩看正始有
遺音應容下客遊東閣要話朱游夙昔心
次韻汪彦允見寄
北苑乖期恨昔年異鄉宦落夢江天約遊汗漫傳新
句許出嫦娟有舊緣種種髮絲何計換搖搖心旆不
勝懸歸耕要伴君難老相與笞鸞作散仙
與吳昌國同遊靈水院二首
筭舟吏散了無事與客意行初不謀飽看雲濤舞空
闊欣逢泉石媚深幽西漢未試補天手上界那知轍
永鱣堂人病想身輕讀書有味蘆菔好對境無情夢
寐清欲話此懷須我輩一来蠟屐伴春行
辛亥中秋不見月
今夕九秋半心期員隔年勞生灰劫棄微雨客遊邊
旅泊正無酒陰雲遑恣天何時草堂月相對籍糟眠
次韻羅源謝成章作不寐鳴雞詩
彼美司晨族膠膠職効鳴爲憐君子操寧乏小人羹
恩重棲時穩心危失旦驚未甘烏轉夜聊學鴈全生
結客觀酬鬪要君事割烹那知競辰子力學務時成



未覺歸愚晚俱嘗適俗艱絶知歸思急更覓玉梅攀
孔生示二詩答一篇
歲晚筭前一笑譁憐君孤憤老天涯諸豪雖識臨邛
客陋族難當閭里家會有孟光求共隱不應牧犢但
長嗟青衫華髮春風裏擇壻猶堪駐寶車
寄江少明
龍卷風雲一髮蜡不妨聊作侍祠官高情未許群兒
覺萬事何須正眼看問道從公春信近談天容我酒
盃寬乘桴亦有平生意回首紛紛行路難
次韻劉仲高懷外舅家梅花

柯山月下婵娟影前度劉郎餘故情詩成回首戀三
宿我亦惜花癡半生照鷰沉寒水菩提長蠹蝕真詮章
句清西湖懸絶得鸞喙可但能專五字城

送景思奉祠之溫州

司祀名郎下紫宸王師載主尚時巡丕承配極威靈
在對越垂休命秩新幽夢想多春草句清江爲洗涅
衣塵行覲前席来宣室可但從容問鬼神

次韻鄭德與歸舟中感懷

兩牛鳴地隔寒流病起相望客鬢秋聞道喚船歸別
浦坐懷聯棨倚滄洲騷人空復驚搖落胡賈何須歎
滯留會擁蓁衡入河渭看君黃色上眉頭

李似表取告歸晉陵

酌酒摻歸袂繁陰殊未收心知非遠別自不柰離愁
蓬萊勸懷璽雲臺歸借籌遥来閶闔路萬馬避前騶

致政宣教魏公挽詩二首

已自應無憾人猶歎不遭簪纓門已大湖海氣方豪
舊國牛磯外新阡馬鬣高流芳傳教子步武接夔皐

又

交蓋歲云晚向人懷自愧爭棋消永晝酌茗話平生
轉手便陳迹撫書增故情無由從執紼空想望旌旐

劉氏挽詩

餘慶鍾蘭秀初占合鳳飛那知風不止遽作露先晞
鄧髦筵方徹齊眉事已非蒐車春陌上空背夕陽歸

次劍彦仲傅茂先韻

強躡府塵從傅子立談江閣識劍郎一尊此地見眉
宇十載相思成髮霜秋燈煜煜照情話夜浪翻翻吹
客床投名往入農圃社老矣不夢天門翔

建安道中

磬確復磬確秋山殊未晴流年羈旅此地嘆經行
雪嶺令牖照茅簷欲謾大鈞渾莫問流坎任餘生

送蘭廷彦之衡州

墻東新徑去年開二老扶笻便往来數面何曾三日
別雞懷都寄十分杯客亭繫馬梅爭落官舍裁書鴈
欲回東執樞機有知已未須卜築向蒿萊

商羊

異鳥來齊國仍依殿陛翔從容詢會相物色是商羊
欲雨追童語懷山驗水祥民寧因備豫政美謝祈禳
止異爰居久鳴無垤鸛長願言蘇旱虐主上似宣王

次張演翁林元惠韻

朱門小駐使君車二老風流入畫圖但有觥籌供笑

語從教歲月上鬢髮詩成華燭留殘蠟客醉高歌叩缺壺更起爭碁誇得侍不應局蹙守邊隅

公相起黎鋤

帝室尊公相潭潭大府居從容調鼎鉉奮發自犁鋤弼亮恢賢業聯翩廣除艱難同耦日慷慨輟耕初厚幣來莘野幽人出冀墟渴賢才仄席何計老田廬



新安朱松喬年

絶句

太康道中二首

得春榆柳遍平郊猶見蕨薇影未交動地風來一坡拂青黃淺淺抹林稍

一色春勻萬樹紅坐愁吹作雪漫空誰知榆莢楊花意只擬春殘卷地風

燈夕時在泗上五首

燈花作意照歸人短棹扁舟寂寞濱帝力如春蘇萬物遥知太一不威神

雲寬月檻仰乘輿俯看香車出繡襦九陌人人歌帝力不須微服過康衢

鸞駕翩翩馭晚風積蘇宮闕夜濛濛明朝遺覓鐵如意應在涼州酒肆中

我欲安心未有方至人遺跡已茫茫自非窣堵波中老誰直先生一辨香

我觀世界只兒嬉一戲相從更莫聲綺語未忘餘習在明朝與和紫姑詩

松江三首

塵緣挽我去漁磯回首滄洲此願違偶寄一舟江上
去只無箬笠與蓑衣
袁江湖眼界新解詩奇觀屬詩人要須一醉三江
水爭洗多生舌本塵
晴江渺渺跨江千春漲平湖萬頃寒欲挽銀潢供硯
滴坐如震澤在毫端

翠碧

長橋畫柱照清淪俯見游儵不可緡山影半溪叢篠
密誰知翠碧解藏身

賦王伯温家醃醾



翩翩風馭駕花神更遣醃醾殿晚春壓架穠香千尺
雪喚回中酒惜花人

王彦行送櫻桃

香英狼藉了無餘償我殘春一斛珠猶帶微酸餉佳
客為嫌啼鳥嗓紅膚

芍藥二首

紅顏素臉出春殘裊裊傳工態自完聞道揚州冠天
下何年跨鶴往吟看
舞困春風睡思深東君更與纏腰金頻簪醉尉花應
笑那有當年幕客心事見續筆談

月巖去上饒十里山有側穴腹背皆洞如月
鑿透巉巖不記春山腰千古掛冰輪誰知擘破三峯
手聊出嫦娥戲路人

蟬

陰陰葉底午蟬嘶滿腹春風寄一枝下有行人正愁
絶不知幽咽自緣飢

寄湛師

一月分身入萬池道人何處不相隨卧聽絶壑傳風
籟歷歷新詩世不知

答汪明道見示畫雪梅詩



詩人未見雪梅畫只識前村橫水枝百巧摹香摹不
出此詩風味畧相宜

夾路天寧謁僧不遇

支公去不鎖禪扉熟境應留夢裏歸我却寄眠公榻
上此心渾似片雲飛

野步

悲歌猛聽久無儔倦客翻嫌出有車杖策岸巾山下
路百錢聊欲飲樵夫

報恩寺

道人足跡掃塵寰坐看筇枝上蘚斑蒼得籙龍千尺

就却教行水遶空山

鉢山僧齋假山

擘開華嶽三峯秀疊就層峯數石寒等是世間兒戲事道人莫作兩般看

石門寺四首

橘刺藤梢滑客衣直緣微徑得幷馳懸知投老歸田味只似登山困睡時

行穿蒼蘚瞰平岡踏破青鞋到上方城市紛紛足機穽却從山路得康莊

林棲相喚出幽谷我亦欲起天未明枕中決決響山溜一似流城長短更

真功那復數蒸沙靜笑飢腸日夜諠老禍不須供茗粥朝餐吾已辦丹霞

竹齋

誰云山僧貧而有千椽玉幽眠豈無處愛此晴窓綠

將宿松溪羅漢舟小不果渡迺宿資壽二首

霜餘野水尚能深隔見僧簷出短林一蒂欲航心未穩故穿危徑取墻陰

敗絮如蓑不可連書燈相對聳吟肩明朝定有茅簷日借我烏犍曝背眠

將還政和

歸去來兮歲欲窮此身天地一賓鴻明朝等是天涯客家在大江東復東

以研墨送盧師子

明窓子石灘松腴萬卷盧郎正要渠何似黃梅碓下客夜翻半舀倩人書

燈夕在試院用去年韻

隔墻歌吹聒悲涼信馬狂心墮渺茫報答風光吾老矣小窓讀易靜焚香

春晚二首

梅子生仁柳絮催春風塵跡只蒼苔繁華一夢年年事長是初鶯為喚回

客路歸來芳節闌杖藜隨處小盤桓老紅數點藏深綠須作春風爛熳看

南谿道中

千峯踏遍一笻隨草軟沙平步却宜細徑忽驚飛鳥外故知腰脚未應衰

送周時用自別業還永嘉

陌上花殘客未歸故鄉自合去遲遲紅香洲渚收歸槳却勝池塘草綠時

午憩龍山上方

稅鞅雲扉屧響廊困眼拾得小窓涼逢人莫說夢蘧
好厭見客塵吹上方

觀張上達家惠崇蘆鴈圖二首

先生衰眼失孤鴻久着蘧天塵霧中誰卷秋空開四
壁丹青三昧道人崇

梅花

道人一錫犖飛鳥頗悉南来北去情畫出江南遵渚
態尚餘風味叶群聲

霜鎗咽絶照冰姿誰見無人弄影時看逐曉風穿暗
戸夢隨落月掛寒枝

示謝彦翔

滿川秀色野陰踈知有儒仙隔水廬借我玉函河上
語只看尺許定何如

社日遊南臺

作社無人喚拾遺不妨蒭趁児嬉一壺春色千峯
後身梅福與誰論正有幽人風契敢更欲上書陳世
事却来微服守吳門

示金確然

牢落天涯身百憂故人千里肯相投知君強記當年
事莫說家山恐淚流

遊妙峯庵二首

招卓民表来白雲寺

剥啄渾無去客嗔丁寧招喚只懷人南風殿角凉如
水来洗眼前朱墨塵

宿石龍寺二絶句

風傳萬籟有喧寂月入千波無淺深應信此身非我
有慾問誰伴夜蟲吟

觸處為家底是歸浮生南北未忘機道人身似南枝鵲更盡秋宵一再飛

惠勻送粟既歸其直作兩偈

山僧分粟配高蔡百億須彌一鉢携但得十方羅漢飽不辭身作老金雞

惠休老去謾論詩圓澤西遊未有期但解留連元亮飢酒不須料理王川飢

寄人

西山相對卧寒齋耿耿思君不滿懷比似持雲来寄我何如君自作雲来

書護國上方

久知喧寂兩空華分別應緣一念邪為問脫靴吟芍藥何如煮茗對梅花

元聲詩茶絶句督之

鳳山一震卷春回想見香芽幾焙開来辦倩君持券買故應須我着詩催

謝人寄茶

寄我新詩錦繡端解包更得鳳山團分無心賞陪顛陸只有家風似嬾殘

與勻道人蔬飯作兩絶句



道人一計了平生肯笑寒儒不耐羹若識先生晚食肉萬錢何處着糟腥

勻道人之玉山戲作兩偈

小雨斂塵芒鶴輕玉峯一點笠遥明向来目盡鳥飛處一錫今隨隻影行

宿鷺湖寺和同行勻道人

道眼無塵萬景随滄江秋色入新詩歸時人問江南好只道君行到自知

書劍家園壁

梅花夢向笛中殘子着深枝一一酸腸斷来遲雙燕

春歸幽谷轉微和已覺粘枝玉蕊多天女淨香焚月下相逢依約到無何

梅花

危欄縹緲跨鴻濛城郭溪山一覽空何處更容君着眼大千渾在六窻中

子暗香消歌粉泥乾
心空無地着塵沙對鏡何曾一念差戲取大千歸丈
室未妨衣褵亂天花

南浦五小詩迎勞二弟

鱗生雨後東西倦雪落竹間南北枝將毋方勤弟行
役春風應滿錦囊詩
苟祿勞生不為身強顏来此筭征人莫將朝市輕分
別等是低回一閧塵
堂前春日媚琼盤釋子相群舞袖斑斗酒壽親逢一
笑不知身在市門間

青山北界大江東了了鄉關在眼中歸得一壑吾願
足此生初不問窮通
健碧倚天無數峯眼前渾似故人逢問来識面知何
處應在顧齋詩卷中

和幾叟秋日南浦十絶句簡于莊寄幾叟

心親千里不辭遥恐尺縑歷一丘胸次更置：
平生學道着功深世事縈人負此心賴有關西門下
士洛川流派得重尋
屹屹龜山障末流藩墻一望渺無由胷中萬里平生
事肯踊尋常只麽休
西翁相對語更闌想見風生席石間詩就南枝三轉
鵲樽前秋月半衙山
殘書勘屐水沉燒那有堂前學子潮卧讀蕭陳秋夕
句不知烟暝鳥爭巢
凜凜臞仙千載人當年許卜一枝隣天高鬼惡堂堂
去誰識渠儂不壞身
不見陳公歲又除七峯深處食無魚終煩指似龜山
路會使人疑得異書
一笏楚尾見春風遥想詩成顧盼中心逐孤雲天外
去恍疑身在大江東
江界豪端久自知筆鋒一戲更何疑江南春色花千
里幻入幽人半幅詩
風雨交交耿夜燈天涯兄弟對牀聽莫嫌詩作江南
老去温柔失舊鄉北牕一枕午風長夢回未覺羲皇
下句好全勝殿閣凉

答國鎮見迓之什

平津欄檻倚高秋一榻寒波醉眼流莫話風流雲散

事九河翻淚若為收
淵明把菊對清秋醉裏詩豪萬象流筆出多情慈絶
處七峯明滅斷雲收

次韻答夢得送荊公墨刻

相馬評書世未知要從風骨識權奇半山妙墨翻風
雨尚有典刑今復誰

與許簿同遊南山二首

步携婉娩上巉巖北望雲山慕翠攙了了大江東岸
路欲攀風馭脫羈銜

秋空如水莫留塵脚底千峯翠浪奔未暇與君遊八



表且當柬酒賦鷗鵬

遊報國院用辟間韻示同遊二首

招提一葉弄新晴却信朝簷鵲為言軽手惜飄零
纔老僧孫勒久同龕應笑遊人世味甘小數何曾工九

九深禪聊欲問三三

谿橋納涼晚歸小景

誰共谿邊沆瀣杯驚魚不睡棹歌來風生蘋末無多
子更待冰輪作伴回

水精念珠頌

百八么珠水玉寒客裏無復一錢看只應袖裏靈山
無數如來轉指端

卧疾初起示達年兼簡綵中德粲五首

觀身已作水落落投冤云何覺病攻造物小兒真一
戲未妨居士却談空

病餘都作鶴瞿摩誰識臞儒是列仙如我角犀將底
用黎羹相對却超然三君皆卧數日麤堪卧

清風白雨灑炎荒林下聽時恰對牀一洗微痾何足
道請觀何處不清涼

蚤歲功名不自量近從顏禹識行藏萬錢本是憂時



餌除却箪瓢莫設嘗

一溪風月浩無邊病起吟觴恐未便欲作二豪知未
辦恐君憂我冰猴禪

次月圖為十二郎生日之壽戲為數小詩

風山團餅月膿朦老桂横枝出舊叢小友他年春入
手始知蟾窟本來空

夢覺牀頭無復酒語終覺底但餘糜已堪北海呼為
友猶恐西真喚作兒

駿駿驚予筆生風開卷猶須一尺窮年長那知蠹鼠
等眼明已見角犀豐

生朝樂事記當年湯餅何須半臂錢五笑自知稱有酒汝翁莫歎坐無氈



絕句

宿靈感院二首

現身猶有宰官緣且作吳門忍辱仙欲以詩書為佛事利生一念幾生前

淨掃雲房借客眠折鐺煮粥勸加飧道人更有超然處柿落霜林擘鳥殘

遊南峯贈長老

欲問春歸只意行亂紅吹盡綠宜宜道人那管芳菲過沙劫成灰睡未醒

小偈呈元聲求博山鑪

鑪峯落日縈烟孤江上扁舟失夢餘乞我博山修淨供要知觸處是庵廬

徐彥猷寄示詩數章皆隱約世外語詩律深妙豈勝歎仰輒次韻和呈彥猷素富學未壯而棄場屋故詩中極道江湖放浪之樂以動蕩其心志而卒反之以古人出處之義當有隱君子弄舟烟雨之外倚其聲而歌之亦可以一笑也

幽人世路無轍迹抱此耿耿將安歸燕心一寸焦穀
稿舟頰不為千鍾肥頗憐胸次抱絰締半縷不上山龍衣誰知烟雨暗青
笠得意雲水春霏微
詩逼長江世已稀滄州未覺此心違平生却笑陶彭
澤今昔紛紛强是非
江湖魏闕已一視孰與養笠無危機遥知避世客相
對落日一談能解圍
談笑百篇無俗韻禁枯半世掩衡扉古人禄隱或金
馬那用故山甘巖薇



送求道人永福謁同參二首

枯木巖頭鴻鴈行十年離別話偏長歸時裹裹日湊
橘應作雪峯蒼蔔香
杜藤峯頂一長嘯贈子西行風半帆想見月生湖上
處新詩歷歷在千巖

絶句

一笑相從大我曹日疲浮禮只徒勞紛紛閱世真難
記莫是先生眼太高

懷劉園作

一與劉園別春風到海陽墻陰草淨綠留得屐痕無

和求道人

海角西風撼客牀熟衣已試九秋涼同根兄弟久南
北他日燈前話更長聞大年歸
衲子詩工骨轉寒折錨全勝斗升慳恐君愛我長沙
舞且復閑中袖手看
風波舉世正同舟聊戲乘桴從我由閑戶有時非得
已馮河無補却堪羞

徐侯寄示古風為別作三絶句往資一笑

曾中戈甲一敵國筆下篇章萬戶侯龍門隱吏絶人
處百事隨緣莫莫休



求田莫問湖海士得志付與閭閻兒黃花滿把一尊
酒欲話此意非君誰
久憶瓊糜薦一盃玉延猶費著詩催筠籃不送今年
供應待毗耶遣化来

某與徐侯有卜居村落之約每誦杜子美白
沙翠竹江村路相送柴門月色新之句必相
與結廬數畝樂侯今已遷居浮流僕亦尋之
不遠幾遂踐舊約之言乎因
勸亟歸同纔此樂
屋一區冀必得

作二詩以廣子美之意庚戌六月廿八日

午鳩呼夢覺徐徐細讀牀頭種樹書自教兒童事農

圖更尋何處欲歸愚
莫嘆天涯流落身只今同是耦耕人江村無物相迎
送一味柴門月色新

次韻圃練君侯新居二詩

江村結屋老垂垂詩句多君侯新居二詩
集莫忘烟雨押鷗時
一錢未辦買雲山突兀何時屋萬間歲晚投簪來卜
築柴門分占碧嶔顏

題蛟鸞小庵二絶

浮塵不到客眉開乞食幽人晚未回相對西山全體
現逢人莫道只空來

次雪峯二小詩韻

巉破蒼崖俯碧流石碑竹筏觧行舟已邀明月來同
宿下數層瀾寸寸秋

麗日踈烟破小春雙峯秀色一番新要衒天上金雞
粟莫問人間白眼人
同參卷衲臥雲根倒屣相迎月下門大耳識君遊戲
處不應覓酒向前村

宣和乙巳題野人陳氏之館

長安調鼎黑頭公一旦覆餗腰領紅氈稻粱蔬三萬
日爭如且作多田翁

書永和寺壁

曾中一壑本超然投跡塵埃只可憐斗粟累人腰自
折不緣身在督郵前
來解征衣日未斜小軒泉竹兩清華道人法力真無
礙解遣龍孫吐浪花

示僧

清溪淨寫碧巉巖雨後相携石路乾認取此山嘗絶
影他年何處鉢中看

九日送僧歸龍山

九日相携翠中勝遊無有道林同枯顱一任君披
拂寄語龍山落帽風

牛尾貍二首

壁糟玉面天涯見琢雪庖霜照眼明投筯羞顏如甲
厚南山白額正橫行
物生甚美世所忌吹息雪中成禍胎湯帆卯盃頻下
筋江南歸夢打圍來

牡丹花二首

餘芳卷地還春去誰送洛花供眼青沉香亭北真一
夢今見宗支亦典刑

鶴林閒死兩蕭瑟付與大千沙劫灰尺五城南花濺淚詩成看鏡覺摧頹

種竹報恩院示僧二首

兩翁來往亦風流還擁紅爐說舊遊夜半南枝三轉暖相看更覺此生浮

遠屋風篁夢寐清住山活計幾時成雲根試手聊親近子法當試我古藤枝

歸安否他年數寄聲

洗兒二首

行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踈有子漆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冠儒

舉子三朝壽一壺百年歌好笑掀鬚厭兵已識天公意不忍回頭更指渠



五言小詩三首

一雨綠南浦波明柳蔭門遥知湔裙處為我一攀翻

又

散策橋南路春容最好時夢回花滿眼猶恐是辛夷

又

牛歸玻草煖船繫岸花零白墮蓴同卧黃昏月照醒

梅花三首

怕見繁枝不忍攀風危綠浪雪斕斑多情一醉年年事須及疎英的皪間

江梅凌厲千花上一笑春風我有詩白鶴老仙三疊曲何人得法是橫枝

孤山居士玉梅句醉客強呼桃杏詩刻畫無鹽逸西子法當試我古藤枝

芍藥二首

露壓珍叢粉自勻日敧薦蓼能態殊真未成跨鶴腰金去先醉揚州十里春

已分春光冉冉過奇葩好在奈愁何誰令玉頰紅成點如意痕深琥珀多



春日二首

一雷驚起蟄龍兒蠢蠢滿山入未知急喚蒼頭斸烟雨明朝吹作碧參差

夢和殘月兩朦朧鏡舌齣禽苦喚儂若說五更春睡好絶勝騎馬火城中

夏夜夢中作

萬頃銀河太極舟卧吹橫笛漾中流瓊樓玉宇生寒骨不信人間有喘牛

雜小詩八首

身將雙影背閩山伴我江南去又還欲寄道人簷下

宿此身都未以雲閒
俗學田頭笑畫脂我今羞悔予何疑恐輸靈運先成
佛莫學湯休苦覓詩
松風十里客襟涼路入江南選佛場欲問道人三世
事樓鐘重聽未應忘
江南風物畧知津便覺詩成筆有神不向九江看五
老故應猶未是詩人
紛紛襪線又相忘只憶僧齋畫夢長珍重道人留客
語君家無此北窻涼
門外山光萬里濃且將寥落共清風箇中自有濠梁
意不用磨刀斫眼紅



道人鉏斧得從誰無復當年雙影隨笑我不求千戶
侯要挽天河洗甲兵
郡坐知成佛更難期
避世山中栽樹亭綠陰遠舍忽青青拋書自笑爬沙
立春日雷
陌上冬乾泣老農天留甘雨付春工阿香急試雷霆
手莫放人間有卧龍
次韻江謝送花倡酬三首
幽樹團團謝傳家凌寒方澤共驚嗟要知折寄殷勤
意題焉那能病物華
娟娟花竹淨名家閱世夸毗浪怨嗟願挈衆生辭熱
惱知君久學妙蓮華
乘桴何計去浮家學舞空餘短袖嗟自笑繽紛蘭佩
老欲將心迹問重華
寄吳大卿二首
謝公擁鼻屢不免笑閔乞燔東郭顏問訊柚中醫國
手不應長與一笏閑
江村小築興不淺奈有靈山香火緣經世心知焦敎
頴歸耕猶恐慶公前



吳山道中三首
滿拂春光一番雨開花如海麥搖波靜觀物化知如
幻奈此撩人風物何
春工試手雨初晴遥見蓁蓁曲壞青間道東陂新漲
好來將裘髮照星星
仙人不奈笑遽愚來讀萬畝東老書勸作南牕傍脩
竹時來借榻卧虛除
三峯康道人墨梅三首
一枝春曉破霜烟影寫清陂最可憐拗被犯寒歸吮
墨也知無地着朱鉛

冰盤青子渴爭嘗怪有横枝着意芳等是衆端幻三
昧更煩覓句為摹香
細囊墨本入宣和林下霜晨手自呵不學霜臺要全
樹動人春色一枝多 康畫盡營授堂又為朱畫全樹帳極揩

溪上

攀緣雲水試青鞋待得輕陰漠漠開興在海山孤絶
處溪邊更復幾回来 辛玄歲避寇長溪盡室寺壬子春閩陵寇未平將鵬家之福州度雞嶼泽富詞江因有此句

送輝雲際二首

三日雨行来款關篝燈相語雪霾山低田俗稟未能
免只有對君非強顏

《止斎集卷六》

誤取芝峯鉢中影要君歸去首重回相思手折寄千
里想有南枝迎臘開

九日

點點吳霜入鬢毛長安落葉又秋高世間俯仰終難
強歸與兒曹且漱醪

夜坐

九秋風露浩難平伍子祠南鶴唳清坐聽兒曹談往
事世間更覺恕忘情

蓼花

長年心事只悠悠衰鬢難禁歲月流紅蓼垂垂烟雨
裏不應搖落始知秋

桃花

核裏黃泥灑石崖今年繁蘂便爭開遊人要識春多
處但覓紅雲逐水来

漁父用兒甥韻

綠蓑青箬一身輕卧看行雲弄釣舟自横朱鯚魚肥美無
度不知東海正揪鯨

送山老住三峯寺

未辦同穿葬確行西風揮手最關情只應勃窣喧甲
裏誤得峯頭嘯月聲

《止斎集卷六》 十一

鉢中忽見三峯影便覺市塵洗人寄語階前石池
水老夫衰髮已盈巾

戲代作送住郎

同攀梅蘂便分携面鴈峯前試綵衣學就浯溪崖上
字鴈回莫遣信音稀

寄范伯達

名籍冊丘號散人何時香火共朝真只應經世平生

老來詩思如焦殼自愧霜毫衆故鄉乞與楊家棄心
樣要將掣管試諸郎

篁竹筍

梅雨冥冥稻已齊連雲篁竹暗雞谿短萌解籜登雕
俎錯落黃金驟棄蹄

冬日桃李華

北風日日卷塵沙桃李凌寒強自葩莫作春光流轉
想要知枯榦是狂華

題范才元湘江喚舟圖用李居仁韻

天涯投老髮驚秋夢想長江碧玉流忽對畫圖指病
眼失聲便欲喚歸舟

題趙守中江行初雪圖

江闊雲垂滿袖風急須下馬一尊同正應無奈催詩
雪句在渠儂擁鼻中



新安朱松喬年

奏議

上 皇帝疏一首

臣愚不肖蒙恩備數館閣退無職事可以効區區思
慮之勞進不得預於外廷論議之末退循尸素俯仰
踴躃竊聞 神宗皇帝嘗語直史館蘇軾凡在館閣
皆當爲國家深思天下所以安危治亂之故竊惟陛
下之初朝廷清明海内無事而神祖憂勤戒懼深詔
丞學之臣垂精延訪總攬群策孜孜如此伏況
陛下踐艱難之運譬敵猶竊之盛日至於邊鄙臣於
此時待罪中秘書不自薄陋效其涓埃亦臣所以事
陛下憸憸之義不能自已幸陛下裁赦日者邊臣失
律偏裨刼其士卒以畔此誠邊鄙之大釁譬敵猶竊
之人日夜禱祠以求而不可得者弓勁馬肥必且帥
我蠭賊以來蕩搖我邊疆理勢之必然不待智者而
後知也爲國計者方當上下相與整飭思慮厚集兵
力彌縫其闕廢幾可以過其奔衝微極觀釁制虜之
命今乃竊聞執事之臣私憂過計懼扈從之單寡盡
攜肝胎合肥之戍聚之國都夫宗廟至重今行在空

虛誰何之備有所不備誠執事者所宜深憂而亟圖之臣輒論撤戍之不可者三而卒効其愚以獻惟陛下裁擇其中自古國於東南者必西據襄沔東倚淮泗以為扞蔽吳魏之際孫權屢悉其國兵身自將之以攻魏之新城後世或以謂權雖國於東南未嘗一日忘求逞於中原臣有以知其不然者曹操於此時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權豈不知操之未可與爭鋒而吞噬之意哆然而不少衰者蓋我有淮肥之障然後東南可以安居而無事是以陳氏南唐之末世淮壖盡失而後國隨之昔人必爭之地今皆

幸為我有若繕城隍聚禾粟選將總兵以戍之鋒鏑人悉其踵籠自送以來亦不能取而無故捐之以資寇他日雖欲復取其可得乎此不可之一也兩軍相持尺寸之地必爭故曰盡地而守之先退者敗劉項相抗於成皐漢兵時有顛沛然高祖終不肯左次而少却蓋我為敵所乘將求措足之地而不可得故官壞之役袁紹之支軍既覆狼狽北走是以曹公能不數年而取其國今兩城之戍既徹以南雖曰量留士馬然兵力輕微不足以捍敵若虜帥長驅以來量分偏師綴之城下馬馳卒奔不信宿而至江北衆心一

搖雖有甲士十萬尚安所施建康無城守之備四方勤王之師未至必不坐而受圍未知車駕將安所稅此不可之二也淮南累年以來設置官吏使之翦除與四方之來自占而受田者在所有之亦唯恃有王師屯營之衛是以肯盡力犒事而獲享其土利養生送死之餘亦足以供有司之賦役此上下相資公私同利古今不易之道也今聞朝廷欲兵自守將無所恃以為安若非撤屋屠牛捐棄生業南走以求生則

少壯相率渡淮而北　陛下之有司他日雖欲喻以





恩意使復其舊其誰肯信之蜀先主曰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患棄去今欲兵自衛捐地不守與棄民何異臣實為　陛下重惜此舉此不可之三也此三不可者願　陛下少留聖思明詔大臣早思所以區處之宜天下幸甚臣謂肥泗之疆不可撤備者非謂京師不必宿衛也盱合肥各屯以精甲三萬亦可以固吾圍矣吳錫見守廬州又益以楊沂中之衆合肥兵力亦不輕矣今既召張俊屯蹕但料擇精壯三萬選將使守盱眙其餘使俊悉將以來建康外則邊鄙無警關健牢密內則宿衛精強聲望降

赫令冬正使虜僞相挺必可以無事何則我有二戒之重使犬羊之衆傾國送死以來其敢輕越吾重兵以深入為寇乎若其冒昧衝突前有長江之阻二戒之兵更出抄其饋伺便擊之可使疋馬不得返若不敢輕進頓兵堅城之下野無所掠餉道艱阻久將墊隘不能自援吾有精甲在內而又外據長江之險觀敵釁而徼其利謀國之策可以萬全詩曰雖有絲麻無棄管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惟　陛下留神裁幸昧死再拜

論時事劄子

臣聞人主以一身託於四方之上而百辟卿士為之奔走率職而無敢後者豈非恃君臣之大義有以防範固結於其間莊子曰天下有大戒二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苟無以防範固結於其間則為人上者不能一日保其天下國家斯民之生死社稷之安危實於是乎在古先哲王既以建德敦化尊尚名節以勵風俗明人倫必先求雅磊骨鯁沈正好惡於百辟卿士中博求雅磊骨鯁有沈正不回之操者布之內外非獨以收尊主庇民之功亦足以風示四方興起廉隅東漢之盛何以加此取進止

臣聞人主操慶賞刑威之柄以御天下之智力如運諸掌蓋所以處之者必切中於理然後有以深服其心是以無為而不成善乎裴度之言曰今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宣武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儻使人懷耿耿不滿之意以非上之所建立則雖事之至易

而無難者亦何由而成仰惟　陛下總攬群策圖濟艱難于茲八年謂宜求所以深服天下者莫若垂精延訪盡臣下之謀夫大所之朝裁決萬機侍立逾延之間雖有嘉謀至計未必皆能讜竭以自効於上唐制天子閒見大臣輒開延英坐論從容數移晷刻仁宗皇帝慶曆中召大臣於天章閣賜坐給札使條具其所欲施行者是以人人得竭其所懷而反復議論之間足以周知情實曲中事機以至識慮之淺深亦足以察知其才智之所極是以天下之事小大畢舉而便文自營歛言無實者不得容於其間百弊悉除天下又安由此故也竊謂今日宜修舉延英慶曆故事時以開燕博延群臣必皆削去瑣細無補闊踈難行之言而求所以安危治亂之故卓然可施於實用者摠攬參訂次第施行政令之出上不厭服莫敢腹非而竊議雖強大驁禁不可指麾者皆將屏息退聽徼志趨事之不暇而無敢旅拒天下之事將無足為者取進止

三

臣聞天下之治亂非有常也方海內無事上恬下熙而人主無惻怛求治之意則必因循苟簡而溺入於



亂傾側擾攘之日君臣相與側身焦思率勵衆志勤勞厥慎天下亦未嘗不治臣竊觀　陛下以聰明睿智大有為之資踐艱難之運累年於此汰斥冗瑣而與其俊良與圖恢復戡定之勳以大庇元元於無窮宜其功化宣昭讐敵欽服額內則不能無以生民寄困為憂外則不能無虞於僭竊意者　陛下殆當抗聖志於高明而汲汲講求宗廟社稷所以經遠持久之計使海內又安而車攻復古之詩作不足以為難也臣嘗謂自昔中興之君漢光武可以為法而晉元帝唐肅宗可以為戒元帝東渡以羇旅為國日不暇給而賞刑失中強臣跋扈晉室終以不振肅宗雖復兩都急於罷兵不遑遠慮終唐之世不能取河北蓋皆志趣卑近苟且徼幸一時之功趣過目前而不及於經遠持久之謀是以功烈止於如此光武既清大慝四方僭亂以次削平方講藝論道於戎馬之間選建德誼之士序之群臣之右非特紀綱維持足以垂裕來世風俗之美庶幾三代之盛臣不勝區區願効消埃之誠竊謂　陛下聖志先定而垂精詢訪以輔睿聖日躋之學申明紀律以張皇國威敦奬節義以厚美風俗以民心為基本則務安靜而勿搖以忠良

為腹心則使竭動而勿貳臣有以知讐敵偕竊之不
足以為憂而保宗廟社稷無疆之休以追配漢建武
中興之盛將必由此臣忘其踈賤冒進狂瞽惟
陛下裁赦而擇其中取進止

四

臣聞善謀天下者必先立天下之大勢大勢既定雖
疆場之虞一日百變而不足以為憂苟惟不然雖廢
政毛舉萬目畢張而無補於得失之數漢有南北軍
及期門羽林諸校之兵悉聚京師而騎士材官散處
郡國緩急出羽檄以召之所以處天下輕重之勢其



審如此竊觀今日王師之在行在者東憑淮泗中控
襄沔西保隴蜀屯列要害聲援相及　陛下六飛憑
江指授諸將天威所加士氣百倍天下形勢之所在
既畧定矣臣聞周廬缺屯備之師則邑從單寡非所
以嚴宗廟帥府之士馬之鋭則聲勢微弱不足以衛
王室竊謂　陛下宜少垂聖思明詔大臣倣西漢之
微意按顯德之故事蒐東四方材力健武之士以補
宿衛之缺爪牙設張而宗廟尊嚴亦足以潛銷四方
之變邊選智畧威望之臣以帥諸路使之蒐閱文武
汰簡將士進可以扞敵京師敵王所憚退可以生制



匹夫號譟之亂然則宗社之安雖太山而四維之不
足以為喻惟　陛下留神赦其狂瞽取進止

五

臣竊惟　陛下纂御于兹累年側身修行如周宣王
推誠御物如漢光武斯民脫塗炭鋒鏑之患日夜企
踵以望休息四方賢材馳驚而起孰不願効尺寸之
長以助　陛下大有為於今日者雖朝廷規為之志
未始少衰然事無大小每病於不立而不能悉如聖
志之所欲　陛下欲攘夷狄則遑胡騎築盜據都邑
而未有撤警之安欲銷盜賊則江嶺之寇鈔暴累歲
而未有殄滅之期欲足國用則餽餫日滋入不支出
而未有善後之策欲寬民力則耕桑之民終歲勤動
而未有蓋藏之積　陛下憂勤恭儉無一日之懈而
中興之烈未有卓然可見者臣雖孤賤常不勝憂憤
而深惟其故自昔王者承積弊之末流兼受歷世之
猥紀綱廢壞上下痼阻宜若僥然不可以終日一旦
赫然奮發則斷輔以賢智收已失之權綱歸之王室
威令既振四方萬里之遠將奔走承序之不暇尚何
病事之不立乎唐憲宗承德順秕政之餘方鎮伊於
姑息小不得志輒相與合從以逆

敗王畧既用杜黃裳裴度之謀誅齊蔡前夏蜀四方之諸侯斂手聽命無敢拒者周世宗以美俾絶人之資灼知累世亂亡之所繇將帥偃蹇士卒驕暴翻覆之變起於談笑既料簡士卒之罷惰者汰斥之選其精勇以補宿衛戰於上黨斬奔北之將而易以用命者幷淮南下三關王師所向無不如志仰惟陛下欲伸威夷狄以大庇元元於無窮則莫若以威令之必振為先務誠能並進忠賢總攬權綱懲陵夷委靡之禍革姑息苟且之政深詔大臣凡朝廷所以立經陳紀品制云為必務為經遠持久之計期於安



國家利社稷合天下之正義而毋鄙匹夫徇私之慾則雖驁桀之虜將斂衽而退聽然後天下之事惟陛下之所欲為周宣漢光之烈臣待罪史氏執筆以俟取進止

六

臣聞將以謀人之國而求有所逞於警敵自古有天下國家處於離合之際未有不視其謀議之得失今可覆視者非一人也為待時之說者病其玩日愒歲而至於嬴喜進取之謀者病其行險妄動而及於敗二者不能相通而常處其一偏是以成功不可見而偏受其弊

臣嘗為之訊曰莫若自治以觀釁苟吾所以自治者未至也敵雖有可乘之釁而我不可以動我能自治矣敵無釁而妄動幸而勝則疲民以逞而根本搖不幸而敗則債軍於外而社稷危可不慎哉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孟子曰及國家閒暇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惟能日夜厲精率勵衆志是以未嘗不待時也而不至於嬴范蠡曰強索者不祥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又曰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惟其審知彼已必順天道是以未嘗必進取也而不及於敗詩人范蠡之言通為一而無所廢謀人之國而其逞於警敵其有不得志者乎臣仰惟國家艱難以來虜僞相挺邊不得徹警往年江上之捷日者僞劉之廢中原之釁可謂大矣而吾終未肯求有所逞豈非以行險妄動為不可以不戒而於吾所以自治其國家者將益求其至歟今日之勢雖未至於危機交急亦可謂迫矣謂宜斷自聖志思聖人愛日之義憂勞庶政無須臾之怠凡事之故常非天下所以安危者悉歸之有司輔相大臣相與一心戮力經

營思慮明禮義正綱紀除弊政振偷俗撫循凋弊之
民淬礪士大夫而責之以職業凡皆以求吾所以自
治者然後謹察四方之變救隙而起安受其爐以致
天地之殛雖有智者亦不知為敵謀矣以　陛下聖
學之高明固已灼知古今興衰得失之數臣不勝慊
慊切其消埃惟　陛下裁赦取進止

七

臣竊惟　陛下踐艱難之運自始初政清明以至于
今憂勤恭儉日慎一日而兵革未息寇障多警赦信
威四夷則戎律未舉欲寬郵民力則兵食方急欲澄



省冗官則軍賞猥多是以　陛下雖有大有為之志
而至於發政造事以為天下經遠持久之計者皆未
遑暇間者天啓戎心盡地數千里悉歸於我雖異時
之變未可以預知意者天其以禮悔禍使　陛下間
於憂虞而大有為之志將有所伸此萬世一時也然
天下之事每以難立為患若鬻一夫獨見之言而畧
衆口異同之論則政令之發其效未睹而人皆能出
其私智以非上所建立是以上下未及饗其利而害
先見雖欲持之以堅恐不繼之心其勢有所不能竊
謂謀始大銳而憚於博盡異同之見事之難立無足

八

臣竊聞多事以來獻言于朝以學校為請者不一然
吳中非定都之所又有調度不足之患天下孰不知
　陛下未始忘此顧有所未遑爾臣不勝過計私憂聞
之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
於上小民親於下自頃國家多故士大夫處於成敗
之間大抵皆有自恕苟生之心而闕於伏節死難之
義風節陵夷俗化蔑替則國從之是以斯民尊君親
上之意亦有所不至而其為亂也輕人倫之不明為
禍蓋亦博矣然則設為庠序育天下之材而摩礪之
以德義崇獎其志行之有恥者以明示好惡使父子
君臣之倫大明於天下亦今日之所不宜後也取進

止



唐設武舉而得郭子儀周世宗詔藩鎮擇取材武之士悉送京師縱有負犯不問所從来遂以兵強天下竊惟　陛下方摠攬群策翠勵衆志以濟艱難而虜偽相挺師兵在行謂宜開設武舉蒐拔將材須洞曉韜鈐而可責實用長於綏御而士卒樂從出入行陳而志氣不懾者隨材賦任必有可觀又明詔州郡諸軍百姓中有武健驍捷者悉送行在所汰簡練習以補禁衛之缺四方之奇材武力悉聚京師則本彊末弱可以消匹夫山林之變侍衛雄盛則爪牙備設國威自振惟　陛下留神裁幸



## 恭堂劄子

某竊聞周顯德中唐人使劉仁贍守壽春以世宗之英武窮兵力於城下僅乃克之夫以周師之強畏壽春之議其後莫敢越淮而南窺者誠地有所必爭也世宗既克壽春惡其地險非中原之利徙州於下蔡今國家駐蹕東南觀釁俟時以圖恢復區區管見仁贍所守實為要地謂宜增濬城隍成以重兵擇將使之倘壽春卓然有可恃之備則自淮以南務農積粟蒐閱武備以為北伐之根本恢復之功指日可冀豈特限逆虜之深入而已哉

## 上宰相論淮西事

竊聞合肥之兵擁肩主帥棄城郭而野次以勢料之當出三策先遣間人通耗偽豫挾其妻子席卷北去一也敵人猜阻入北不受徘徊山澤以待招撫二也曠日持久芻粮乏絶橫流四出掠奪四鄙或突據城邑以爭一旦之命三也竊觀自古南北之時攻城提兵叛入于敵國者不可勝數惟能以長計制其後故雖邊鄙震動而不能為根本之患以其親之使其席



卷而北偕竊之寇能收其禁黠以来蕩搖我邊疆當簡拔將帥厚集兵力以待之而已將卒老幼無慮數萬雖徒手張拳猶可慮而況執銳而被堅乎若入北不受當有悔過而自新者宜遣近臣之忠信長厚通達大體者往諭恩指示以寬大雖有長惡不悛不能自反者亦當較計利害以来歸命其尤可憂者或四出鈔暴突據城邑將外連姦隣以間吾釁則其為患也持久而未艾然諸將之名位相軋無所稟命士卒之心反仄未安逆順相半謂宜密諭諸帥厚其禮命以開其向化多設反間以潰其腹心屯據要害以制

其侵軼堅營清野以絕其資餉然則雖復陸梁旬月之間其勢終亦安能有所至不勝惓惓獻其千慮之一惟廟堂圖之

## 上趙丞相劄

某紹興四年備數館閣僕射相公初預大政聞諸道路相公論當世之士可以與於斯文者間及無聞之名氏仁人君子方其道德佐人主大有為竊自隱度未有可以補助下風者艱難甫尒亦懼未暇嚣人於文字之間是以躊躇蹢躅終不敢有獻於左右茲蒙推擇待罪東觀効其編摩以奉令承教於史氏之末



特蒙借之詞色許悉其不腆之文以備觀省方今四海之士抱尺寸之長孰不願為當世之材以自著見其名氏者顧某何人得此於門下可謂榮幸某自兒童知喜文藝年及冠去鄉場屋未嘗一日而捨筆研也流落僻左中原賢士大夫之所不至徒景慕古人而無師友之益落筆纚纚自喜心知去道益遠未始以為是也行年二十七八聞河南二程先生之餘論皆聖賢未發之奥始捐舊習後除其心以從事於致知誠意之學雖未能窺其藩籬然自是所為文視十年之前無十之三四甲寅之秋身罹大難荼毒流離自分必死而又盡室飢寒之憂朝不謀夕事之可以分其思慮者未易以一言盡也於是視十年之前無十之一二蓋今箱篋之間偶急救無用之詞去夏蒙　朝廷收召寄家建州之浦城貧僕之費僅能襆被以來書史不能携一字而況少作可愧無用之詞乎相公稍寛旬月之謹已走僕喻妻帑使掇拾草藁以来當繕寫以塵燕几儻矜其僭溺於寒淺纂刻之日又悔而學道未有聞也而收教之相公樂育人才之意孚於天下豪傑之士將有聞風而興起者矣

## 代人劉子



臣聞自昔阻長江之險而國於東南者皆非得已也東漢之衰曹操既以安輯兗豫日出其兵以征伐四方孫氏拾江介之岩阻將安所據依以爭利於中原也故曹操之兵號為無敵於天下蓋嘗身悉其武毓方洋淮泗之上阻濡須而不得進然吳人未始一日而自安蹈瑕釁以爭利於新城合肥之間者殆無寧歲彼其一時君臣相與謀其國可謂審矣蓋淮泗者江左之屏蔽也吾方國於東南而外無屏蔽之足恃顧欲盡江以待敵此陳唐之所以不能國也晉建

元以来大抵祖吴氏之餘謀其間得失之數所以安危存亡者亦可以鑒矣　陛下撫中興之運于茲累年六飛濡江指授將士方且安集江淮以張恢復之勢臣於此時誤被選擇奉使淮右竊惟今日立國之大計必有成筭非疎賤所能知然兩淮累年賊馬蹂躪之餘城邑單外而保障未立田萊荒蕪而流亡未還公私力屈而儲峙空虛冀得仰憑威靈少假歲月使臣得竭其區區以奉承　朝廷之命令廢幾於江淮舁蔽之固有補萬分之一取進止



攻媿集卷之八

新安朱松喬年

策

試館職策一道

對天下有常勢非人之所能為也自古恢復大業之君雖其憑藉積累之基有厚有薄祖宗德澤之在民者有淺有深然皆徒手掃地無尺寸可挾之資而卒能有所立惟能因天下之勢審擇至計而固執之以求合夫當世之變而皆不足以為難也是以姦人矯誣竊弄神器國命移奪大統中微而不足以為戈之矗起於骨肉喬奕投隙蕩搖中夏而不足以為難五大在邊尾大中乾強藩阻兵提戈內指而不足以為難此漢晉有唐中興之君所以趨時合變而各有所立考其行事而質確其成功雖未易與創業之君同條而語亦各因其一時之勢如此而不可誣也昔之君子孟嘗有以少康為賢於漢高帝而評創業中興之難者矣世徒見夫草昧之初四方之豪傑視而起必有挾智勇絕人之資者與之驅馳角逐於失石千戈之間崎嶇百戰次第剗平而後定于一則曰此創業之難也承奕世之弊先王之澤微矣猝然

有非常之變發於智慮之所不及乃欲徐起而振其
弊疏剔荒穢支柱傾搖以求趨於安全順治之地則
曰此中興之難也蓋嘗論之謀國有得失而成功無
難易方經營纂集之初其勢如洪河巨川橫流於中
原突蕩衝擊分裂四出自常人觀之雖欲拱手終日
聽吾之所為者曾何難易之足云哉方新莽之盜漢
也漢之遺臣屈首屏息以聽命之不暇一時英豪不
勝其憤挾袂而起舉帙復之師者曾未及有為而奔
走折北一敗塗地光武與南陽故人因下江之振屠
尋邑百萬之師於昆陽之下遂夷大慈不失舊物而
漢中興方群胡之亂華也劉元海起晉陽石勒起上
黨符姚慕容次第爭奮元帝東渡總其萬乂以為耳
目股肱心膂內則王導周顗立經陳紀以安輯邦家
外則賀循顧榮喻德宣譽以鎮服同異卒以襟懷江
漢垂裕來世而晉中興天寶幽陵之變河南北淪沒
二京不守肅宗起靈武以羽檄召勤王之師李光弼
郭子儀以朔方之兵徇三河以收趙魏張巡許遠合
無玩歲愒日之意則見於詩之鴻鴈君臣相與愛日
孜孜赫然中興播於詠歌
王之烈而文武之業未墜於地林甫之力嬰睢陽以蔽江淮卒以莫夷安史汎掃九

其所以致之之道焯乎其不可誣蓋如此也若夫擇其善而懲其違察其始以要其終蓋有不純於文武之序者後之君子將酌古以施今不可以不論也是以不知以佚道使民而後民心二曰任賢才三曰而有轉于于恤之歎有如祈父之所刺不知建德以保民病其離散料于太原有如仲山甫之所譏以至怠于畋之籍不知務農以敦本而橈敗之然則淹日持久而功烈不終無怪乎如左氏范曄之所記歷觀古者中興之君臣將以大有為也必相與憂勤惕厲戮力一心撫事機奉然無事而聽其自為者也警如築室自始基以至於成譬如稼穡自始耕以至於穫理之必至不愆于將欲圖是功也則必有是事事立矣而功隨之未有素築室而草創則必有霖風凌雨之憂耕稼而鹵莽則必有凶年飢歲之患如周宣王其合於先王之道也足以致中興其不純於文武之序也亦足以致克戎之不易後之承前緒而當危亂之後者可以不鑒哉恭惟　國家祖功宗德涵育區夏僅二百年方將





繇隆復振於夷狄侵陵之餘收遺民於鋒鏑煨燼之中與之竭力以圖恢復明問乃謂欲因今之勢而圖回之何劇何易孰後孰先搜校賢能之方設施政事之統必有卓至之論悉之究之以備采擇嘗謂自古天下國家興亡有至計而國勢之強弱兵力之盛衰土地之開闢不與焉一曰順民心二曰任賢才三曰正綱紀非以國勢兵力土地之數孟非興亡之所繫故也衛之孱微而季子知其後亡楚之敗亡而逢滑知其必復則國勢之強弱非所論也吳克齊師而子胥有天祿亟至之憂越棲會稽而范蠡決定傾與人之計則兵力盛衰非所論也天寶之功拓地至廣而無救潼關之敗奉天之守無地寄足而終播長安之寇則土地之開闢非所論也然則天下國家興亡之至計蓋有在矣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大哉斯民之心乎自古興王所籍以為立國之基本而無敢輕犯焉者也是故思祖宗之所以得其心者而纂述其志鑒往事之所以失其心者而毋踐其轍以至發政施事制令出法必皆求合於所謂至愚而神者是以可以使之踊白丹赴湯火而不可與為亂夫誰與之敵所謂順民心者此也天下未嘗無賢才也失所以任之之道則漢唐之季舉天下之賢才而錮廢翦棄

之王室亦豈得所以任之之道則百里之國而強鄰暴國莫敢肆不義於其君是以兼聽博采而務其並進委任責實而要其成功然後舉天下之事唯吾之所欲為無不如意所謂任賢才者此也自天子至於庶人等級相承以建邦家蓋有綱紀以維持聯屬於其間是以長久而不亂若夫風憲之威振而朝廷清明邪枉之門塞而朋黨銷伏嚴刺舉之責使姦凶者不得以病民申紀律之威使驕惰者不得以冗食夫何患天下之不治寇讐之不滅哉所謂正綱紀者此也歷考前世興復之君謀國膺變之方雖不可毛舉



其要不出於此三者是以我有卓然可恃之備然後察其四方之變徐起而應之扶衰而錯之盛補壞而復於全其必由此矣傳曰君子愛日語有之時難得而易失惟上之人實圖之謹對



策問八首

一

天下未嘗無非常之變也然有國有家者或因變以成功豈非在其君臣相得之際哉小白遭無知之變而管仲相齊以霸諸侯勾踐脫會稽之難而范蠡佐越以滅吳昭王承之噲之亂而樂毅佐燕以報齊是皆傾擾困蹙之餘自他人觀之疑若儻然不可以終日而三君子之為其君謀也僅若寓物鄰家而明日取之無不如志觀其謀國應變之方雖不可以毛舉然莫不有一定之計君臣相與固守而力行之蓋夷吾之霸齊是制國寓軍之法而已蠡之圖吳是驕敵僥倖於倉卒之間亦見其踈也國家承平垂二百年比緣姦人擅朝腐夫弄兵馴致戎夷內侮之禍寔有以待變而已豈夫謀其國與謀人之國苟無屹然不變之計而依違僥倖以延外廷之議其深謀至慮不得而知也敢問諸君亦有一定之計當固守力行而不變如古人之為其君謀者乎夫考古以施今非謂其已陳之迹意其圖回內外本末緩急之序當有可言者有司願與聞焉



二

天下有大戒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父子主恩君臣主義如人呼吸食息於元氣之中不可以須臾離也自古志士仁人非苟自輕其生以立區區之私義而已蓋深畏夫君臣之義廢則為人上者不能一日保其天下國家斯人之禍可勝言邪靖康之變殉利賣

國交脅以事賊者非失職不逞之流皆朝坐燕與謀
帷幄而柄廟堂者也今君臣方相與經營以圖中興
之業其緊未易以一言盡乃若學士大夫關於伏節
死難之義豈非今日之急務甚急而至大者歟敢問何
施而可以救此唐至德復兩京群臣汙偽者三司條
罪差為六等重者誅死識者不以為過而或謂長賊
姦壅通節以為用法太深之弛是非之說安在請試
言之



李晟之軍于渭橋也韓滉鎮浙西漕米萬斛往餽之
晟師實賴以成大功當是時天子在興元兩河之間
逆藩悍將往往與賊相首尾舟行所經數千里莫敢
睥睨僅若從枕席上過而無禽合之失其規畫調護
之方豈無有可考者那屬者陝西五路之兵數以捷
告復遣上相之重開幕府以經畧淮肥天其或者祚
宋以中興之業行當撫定三河克復舊都王師百萬
必仰東南之饋如滉之規為有可考者亦子大夫所
宜素講也



古者兵出而在行則有前茅慮無之警整而就列則
有隅落鉤連之固止而在壘則有候邏扞衛之嚴要
以使敵人莫能得吾間然後三軍不可敗而將軍安
故兵法曰三軍以成為固以怠為敗今夫自漢以來
號知兵後世祖述其說以為不可及者莫若韓信曹
操信方堅壁修武漢王脫成皐之圍自稱使者晨馳
入信壁而奪之軍既滅楚陔下則又襲奪其軍於定
陶操方圍鄴袁尚使李孚入鄴城出入歷重圍而操
之軍中不知也蓋嘗疑其方連百萬之衆謂宜候望
精明樞機周密無可乘之隙而乃使人歷其几席之
側而莫之覺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以異有如肘腋
之間姦人伏刃竊發則將何以待之不知後世猶以
為深於兵法者其故何也無乃雖有是事而不害為
知兵歟諸君宜極論其所以然者



自古君子必為執御之學而國馬之富足以為騑服
之備是以戰未有不用車者固有易之以徒而徼勝
一時者矣而非其正也後世遂易之以騎其以騎易
車者亦有知其所始者乎左氏雖喜言陳法其載一
時卒乘偏兩之制備矣而未始及騎然太公告武王
十勝九敗之詳其說在六韜之戰騎武王之時有其

法而絶不見於春秋之世此又何說哉或曰六韜非
周書也戰國知兵之士祖其餘論而推廣之設為問
對以極兵家之變今觀其書知畧橫出雜以奇詭有
諰諰然憂天下之諸侯合而軋已之意聖人之用心
其必不然矣然遂斷然以為戰國之書則又何以質
之故因以推原騎戰之始與夫絶不見用於春秋之
世及六韜之可疑者而訪之云爾
二三子



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者方日不暇給必為經遠持
久之計是以雖目前之功不可見而常享歲計之効
漢光武講議論道於投戈息馬之間晉中宗肇武之
元披荆棘以立朝廷亟立太學使貴遊之胄隸業焉
菁菁者義之斧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
矣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所以明人倫也方時多事
四方賢智固已馳驚而四起然後來之英未有陶冶
成就之方以為異日之儲將何以善後君臣之大倫
不明於天下士大夫不以苟生為恥而闕於伏節死
難之義則有大物者誰與共保其天下國家然則育
人材以廣多士之儲明人倫以起義烈之風學校其
可緩邪國家駐蹕東南以圖興復而於崇立庠序獨



未遑暇今欲建官定員延四海之耆秀而摩厲之以
德義其亦可乎或曰方戎夏交捽過不得撤警箕斂
以供軍猶懼不贍而何暇及此是以願與諸君評之



書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夫君民之相求非相
為賜也斯民釋其厥惡而求其所依歸審固其心力
以聽上之政令而不敢蜂蠆以上之人能為之去
其穢而為之主也王者亦恃斯民歸我之心以為立
國之基是以社稷久長而國家安此三代之所同也
戰國之世棄德音而不務衛鞅之佐秦顧獨美田廬
而又復除以傾三晉之民劫之以勢狃之以利要以
使之非耕戰則無以要利於其上生齒日衆而國富
強故能四世有勝以一天下雖非王者之盛節蓋未
有不以民為本者 上方志恢中原而天邑有盖據
之虜日稔其惡凡今自拔左衽之中携持而來歸者
皆祖宗積世涵育之遺黎耆耋所以勞來安集吾
之豈徒鎮撫其惸惸之意而已攘夷狄而復境土將
必基於此今欲搜其雋良黜其鬼瑣收恤其鰥寡介
特之無告者使之安其居樂其業而無羈旅流落之
歎此亦學者之所宜素講也敢問何施而可以臻此

戰國之世齊愍以技擊疆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荀卿曰此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雖秦之銳士不足以當威文之節制嗟夫有國家者雖未能去兵而無古人節制之法靡爛其民以爭社稷一旦之命是豈仁人之用心也哉諸葛亮以區區新造之蜀歲出其師以窺魏之關中軍出之日天下震動而國人不憂論者以謂雖威文節制之師無以過夫以魏兵之強未能加秦之銳士而亮終不能以聘以得其志此又何說哉唐既一天下異時控弦之雄憑陵邊疆患苦中國者偏師深入亟斂手而就禽兵威之所加鞭笞百蠻莫不如意中世盜起幽陵兩河橫潰蓋有屹然提孤軍以當乘勢承疾之鋒無敢犯蹶其師徒者比斂兵而據險賊雖垂涎以睨京師逡巡而不敢進一時之將蓋庶幾有得於古人節制之意皆有遺法著在方冊諸君其推明荀氏立言之指效此數公部分教勒之法有合於古人而條析其勝負得失之所以然者為有司索言之



# 帶齋集卷之九

新安朱松喬年

## 書

### 代人上郡守書

竊以明天子閔仁遠民思有以鎮綏之輟閣下於臺端之重付以一州視事未幾塗炭之遺民人人自以為將被惠澤困於貪暴之吏抱抑屈而不得申者人人自以為有所赴愬州縣之吏潔操行抱才譚者皆奮迅澡被人人自以為將受知於下執事某於此時實備下吏竊嘗自念士之仕於州縣者雖其志不足以及遠然上之則欲扶持柔良折伏姦暴獄訟必毋失其平施舍必毋失其中稱朝廷所以委使之意以求知於上下之猶欲整簿書急期會期於無過以免訶譴詰責之辱又不及是而愈下則刑戮斥逐加之而不以為過令政和建之下邑也剽盜之後民無蓋歲且闢公門訟訴之牒不能十數常賦之輸比他邑或不能十五無豪宗大姓陵轢細民以廢亂政化地斗入東南與溫福為境又非孔道共億厨傳之費以某之庸疎處于此竊自隱度以為奉令承教或可以無過聽於下風今者迺聞閣下有意督過之深恐進

見之際迫於威嚴區區之意造次不能以自達輒以尺書控愬於下執事某少失先人與老母相倚為命今行年逾七十矣今夏暑方甚府中遣吏持檄敦迫赴官冒大暑扶侍上道到官未幾得寒暑之疾妨於飲食寢興須人至今未平也方得疾之初山邑無醫藥回皇怵迫莫知所以為計適聞大旆入境念當具圖籍抱符鑰跪起屬吏之末庶幾容稟條教聽受約束仰稱閣下具宣明天子德澤之意欲前不能進退維谷者累日夫親疾之所以亂其方寸者如此則獄訟施舍簿書期會之間容有精力之所不及雖加之以刑戮庶幾逐其孰以為不宜乃若某之情則猶有可言者韓延壽為東郡太守嘗出臨上車騎吏有後至救功曹議其罰門卒建言曰今旦明府命駕未出騎吏父至府門不敢入吏趨出省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閣下方崇獎名教以整頓人物必將有處於此以閣下望實之重督責之精明如此而某平昔之志亦粗欲求知於世不至自棄於沒沒無聞之地而蕞爾之邑非有難集而不可為者儻假之以旬月之期以閣下之靈老者飲食起居漸復於舊敢不勵精畢力僵仆無所避若猶吏治弛廢過惡暴列將按核自刻以聽命于有司閣下雖加以虧除覽免之惠亦不敢承也

答莊德棨秀才書

某頓首昨屈車馬甚寵顧區區未能欵扣所聞辱惠書禮盛志謙雖不敢當然近世大學之道蕪廢士無貴賤徇世相師千百一範莫知孰使陶之者不自量其愚不肖竊有憐之之意頃來尤溪甫兩月雖獲遍拜邑中之士而未詳也索居深念惟小人之歸是憂乃有識明志高傑然自拔於流俗如吾友者其為欣幸未易具道夫仕而志學如襄夫快一朝之飽而釋終身之耕殍於滿中可立而俟然則仕而志學猶飽而念耕亦不足道也抑聞之先生長者禮記多魯諸儒之雜說獨中庸出於孔氏家學大學一篇乃入道之門其道以為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在致知格物以正心誠意而已其說與今世士大夫之學大不相近蓋此學之廢久矣自周衰楊墨雖得罪於聖人然乃聖人之藩墻以阿流俗之所好至漢文景之盛未衰也以至于今蓋嘗有以斯文為已任者起而倡之然世方嬰於俗學以自強屹乎其不可攻也某方急於

祿養未能往究其所學是以或聞吾友之言凜然敬歎若居爽而聞雅雖未詳其節奏之工然卓然於吳歈楚謠之中而不可亂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為艱夫問塗而之肯則知亦豈易哉以吾友之明苟以德為車而志氣御之則朝發軔乎仁義之塗而夕將入大學之門以躪中庸之庭也如某之駑且追後乘而莫及其何以相吾子在勉之而已若舍此而問塗則今之學士大夫皆知津矣未即啟晤自愛之望

上唐漕書

某嘗不自揆以所學乎古者妄論天下之勢以謂一介之士欽然自修於環堵之中其勢力輕重不足較於世也明甚至其風聲氣俗則有天下盛衰理亂之所繫者蓋嘗竊怪先王之時其士君子皆敦厚朴實溫然而自重富貴利祿若不足以介其意而後之君子髣髴其餘風者何其少也其一時號為名卿才大夫者名雖滿於天下而道不足以善當世之俗勢雖臨於一時而德不足以悚來世之風上下相持以入於弊而風聲氣俗不可復振無足怪者三代而上其詳不可盡知然詩書所傳猶可想見士之退處於陋巷者時君世主招以弓車聘以幣帛有非其物者欲見且不得而況可屈乎故上之求其下也不敢輕非獨一日之勢有加乎士者不敢輕蓋雖天子不敢輕也故士之自待也不敢不重詭遇而貪得者出不容於朝歸不齒於鄉故下之望乎上者不至者徼幸於一時而皆止於至足之分蓋在上者不敢以已之所立於世者不如是不可責以有為也後世不然上之則有科舉誘之於前使之決道義之藩以阿世俗之所好下之則有薦舉推之於後使之因廉恥之隅以徇私意之所欲其間固不能無卓然自信異於孟子所謂凡民者然積習日久百世一範而猶責其有為於世其亦疎哉嗟夫此豈獨士之罪也嘗讀成湯禱桑林之詞有曰士失職者知士固有職必求所以克之蓋其從事於六藝之文而歷觀古今治亂興亡之變隱之吾心而不遠質之聖人而不悖此士所學乎先王之道者也是道也得之心得之身發之言推而被之天下無二焉士惟有得於是也抗顏不讓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君子不以為傲與天子之不以其禮則翩然去之而君子不以為驕泰抱關擊柝寸祿

是營而君子不以為汙士之職如是其重而不知學先王之道以克之命曰失職之民故愚以謂士之風聲氣俗有與天下之勢相關者在於士之自重與否而其失職而可罪者又將推之而責之在位之君子恭惟執事以絶人之賢才進為於聖世天子付使者印使來閩中以言乎民則入城生齒之衆執事兒于撫而龍蛇驅者以億計以言乎吏則領挈衛稱輕重升黜在於一言者以百計以言乎權則天子所寄以耳目而事無巨細人無賢不肖皆得以言於上則亦在位之君子也以某觀之不知其他閩中之吏苟賤不肖皆得以言於上則亦為甚自踶上官一不得意則呵叱慢罵辟易不敢仰視雖其閒有修絜才譽之吏不知所以自重也恭惟此者蓋寡則亦無恠乎士之不知所以自重也恭惟執事執古之道而行今之世固與夫今之所謂君子者異故以某之愚且賤而敢進其猖狂之說以謂風俗之美惡係於有位之君子而使夫士之自重者得少攄其志不至於失職而可罪則執事其任之某江南草茅一介爾既冠與有名於吏部來閩中今七年矣不肖之名宇蓋未嘗掛當路之齒豈敢妄自比於士之自重者蓋自度其踈頑無所用於世雖有好古之志而於先王之道未有聞也挾不足之資以求之於人實懼獲罪而不敢比來尉尤溪為邑僻左雖辱在庇臨莫緣奔走於下風望顏色而受約束心以事慕慶曆間公卿之餘風其責備吏必以公事未嘗以其私忘部使者之尊以禮知名之士此其可以情告而理扣也故敢推廣其所聞而以其責歸之執事若某者其於古者風俗之所關而以其責歸之執事若某者其亦失職而可罪之士也顧何足以與於此蓋嘗聞其說云尒其或市骨求駿式蛙求勇之意願自隗始將見風俗之變人人知自好以求附於餘光而勢足以加士者不得僕隸視其下其稱於天下之勢蓋不小矣則執事之建立所以善天下而踈後世者為如何邪謹復料理十數年來古律詩若干篇繕寫以為獻此古人以為賢於博奕而已者若夫不自揆而論治道言世事者欲求教而未敢也夫以下邑之尉卑且賤世所不數乎日未嘗為起居之問一旦以書冒言上下相待之勢而不以為嫌蓋方以古君子之所建立有望於執事而不以流俗之眉者自疑是亦古之道也禮僭言高愧慄惟命

其少賤貧進不能操十百之金貿易取贏以長雄一鄉退不能求百畝之田於長山大谷之中躬耕以爲養友顧其家四壁蕭然溝壑之憂近在朝夕途窮勢迫計無所出乃始挾書操筆學爲世俗所謂舉子場屋之文者其言決裂繁碎支離曼衍而不宿於道無詳說可知也既冠試禮部始得脫去當是時年少豪銳之氣方俯一世而耻萬物向非有禮義法律羈束於其後先必且追隨一時之俠揮金使酒馳騁而嘯呼以自快其意而後已惟其不得騁故斂其使氣以玩世者而一寓於詩蓋嗇以爲學詩者必探賾六經以浚其源歷觀古今以益其波玩物化之無極以窮其變窺古今之步趨以律其度雖知其然而病未能也竊嘗數夫自詩人以來莫盛於唐讀其詩者皆粲然可喜而考其平生鮮有軼於大道而厭足人意者其甚者曾與閭閻兒童之見無以異此風也至唐之季年而元劇使人鄙厭其文惟恐特去之不速夫詩自二南以降三百餘篇先儒以爲二南周公所述用之鄉人邦國以風動一世其餘出於一時公卿大夫與夫閭巷匹夫匹婦之所作其辭抑揚反復踊躍頓挫極道其憂思佚樂之致而卒歸之於正聖人以是爲先王之餘澤猶可見其髣髴足以聳動天下後世故刪而存之至今列於六經亭乎如日月春秋之世列國君臣相與宴享朝聘以修先君之好往往賦古人詩以自見其意觀時雍情必當其知其存亡興衰之先後其言之驗若合符然蓋心者禍福之機也心取是詩而口賦之雖吉凶未見於前而神者先受之矣至漢蘇李渾然天成去古未遠魏晉以降迨及江左雖已不復古人制作之本意然清新富麗亦各名家而皆蕭然有枝俗之韻至今讀之使人有世表意唐李杜出而古今詩人皆廢自是而後賤儒小生膏吻鼓舌決章裂句青黃相配組繡錯出窮年沒齒求以名家惴惴然恐天下之有軼已以取名者至其甚者恃才以犯上罵坐以貽譴擯斥顛沛足跡相及此何爲者耶嗟夫聖人之意其可思而知也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嗟夫王者正心誠意於一堂之上而四海之遠以教則化以綏則來以討則服與夫僖公牧于魯野而其馬

皆有可用之姿蓋本一道而詩三百之意聖人取一言以盡之乃在於此後之學者不深惟古人述作之旨而欲以區區者自名曰詩誠可憫笑某也何足以議此徒以少日嗜好之篤學之而不至也深惟學將求媲於古人不本是求而唯末之齊亦見其勞而無功矣恭惟執事高文奧學標準一世其主盟吾道推轂後進蓋有先世之遺風方持使者節控引一路微勞未技日效於前以希奬拔而某以敖水之意竊禄僻邑未嘗得拜伏於下風得於傳聞不肖名氏似嘗掛齒牙之餘論得無有稱道少日率爾之作以欺執事者乎篆刻可悔方竊自毒雖知磨詩人之區區者為可笑而求以庶幾夫聖人之意此非執事將安所質之竊觀執事大筆餘波溢為章句句法峻潔而思致有餘此正如韓愈雖以為餘事而瑰奇高妙固已超軼一時矣非深得夫聖人所取於詩之意與夫古今述作之大旨其孰能至此某願聞一二焉故輒料理十數年所學為古律詩五七言若干篇繕寫塵獻奉公退之一笑昔宋廣平之沈下謦諸博奕或可以奉僚也蘇味道為綉衣直指使者一日見廣平梅花賦驟稱於朝始為聞人見廣平宏毅開濟之姿雖其未達宜已表世而傑出豈其屑屑於一賦以求知於人而味道於此亦復捨其大而攠其細豈非蘊諸中者必逢時而遭變而後見強賠而自鬻者君子之所賤而文字之美可一見而決以為階乎廣平則某豈敢議然執事望臨一時四方之士希一言以軒輕於世則其區區自獻而有望於門下者亦士之常分而君子之所恕也文凡諭僭令之君子或有所不容若夫古人上下相求之義非執事誰望邪賤職自縻未由面請願誨惱憑俟命

## 上李丞相書

某聞今世游談論說之士未嘗不以人材不足為患某獨以謂今世之所患者非乏材也君臣之大義不明于天下而學士大夫闕於徇國死難之節豈非今日之患甚急而至大者歟蓋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謂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譬如有生之類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死先王設為禮樂政刑所以維持膠固者甚備而夫子孟軻之徒道既不行於天下退而與其徒講說論著丁寧深切至矣遺澤餘風被於末世時有一節之士力為奇詭絶特之行是豈鑽仰前刀鋸在後攝衣而從之

之不啻若牀第之安亂臣賊子斂手變色莫敢肆不義於其君豈特苟輕其生以立區區之私義而已哉蓋深畏夫君臣之義廢則為人上者不能一日保其天下國家生民之禍豈復有烈於此者乎夫惟今日之勢將御天下之智力以除寇讐而安國家必務明君臣之義以厲天下使天下響應景從奮不顧死以徇王室則必有大臣焉以唱之建安之初胄公奉天子都許披荆棘而立朝廷海内之士爭出所長以叶成謀主豈復有漢室也哉於斯時也諸葛孔明推藏畝畝之間視士之輻輳於魏者不啻若臭腐膢蠶之在前方掩鼻疾趨而過之惟恐其喚已而見汙焉一朝得豫州決策立談燕取暗弱倡大義於天下祀漢配天而大敵震動廣明之亂僖宗入蜀大盜據宮闕生民糜爛四海蕩覆藩鎮勤王之師愕怡相顧皆意唐室不復振逡巡而左次者相望也王鐸為諸道都統檄書所至轟擊風馳壯士增氣王處存李克用之徒決死力戰惟恐居後逐夷大盜克復京師今夫生民以來尊君戴上之心與生俱生未有知其所以然者不幸淪於久棄之俗却於積威之餘既久而其氣索然以憊則雖有可用之材布滿於天下而不能有所濟有一人焉命世之傑者鼓動而風厲之則天下之中材皆可以立事故孔明王鐸皆當王室之衰而各能有所成就世徒見其功烈之盛謀謨之偉而莫知大本之所在在於倡君臣之義以立士大夫徇國死難之節而已有宋之盛萬里一姓垂二百年一時人材尺寸短長皆得自効而賢知妄庸雜處於其間皆可以安坐談笑而取富貴其於士大夫可謂無負矣頃者京師之變虜人輕去巢穴犯吾國都其勢至逆也四方按兵相視莫肯攘袂爭先以決一旦之命而塗地之餘徇死貪生交臂以事寇讐者非失職不逞之徒皆朝坐燕與謀惟幄而柄廟堂者也大義不明而風節淪喪自開闢以來亦有甚於此者歟則夫明君臣之義以厲天下必有命世之傑焉以倡之非僕射吾誰望邪恭惟僕射相公始為史官方朝廷以言為諱指陳闕失姦諛震動遂得罪以去又歸而為侍從當宗廟社稷危疑孰杭之際不動聲氣親決大策既已厥幾於再造王室矣至靖康建炎之初群邪並進爭為誤國之計以售其姦獨僕射所建白皆天下國家所以安危之大計至今焯然在人耳目非徒其言不用又放竄而濵於死且身雖流落而益尊食

祠官之祿優游江海而望益重身去朝廷無殺生賞罰之柄而天下之善類有戮力王室之志者皆以為歸自非深明先王所以維持勝固天下之道與夫子孟軻之所丁寧深切者其孰能至於斯歟某江南匹夫爾跌宕塵埃少所合於世今也樂道僕射之德業風義以風曉當世矻矻而不知止以求益於賓客之末抑將考質舊聞而求策其所未至若夫慨今援古飾說獻諛以希一日之賜豈獨某所不為亦豈僕射所望於天下之士也哉

## 上胡察院書

某江東書生也素無他技能又去為州縣之吏益碌碌不見齒於流俗獨嘗究觀載籍以來天下國家興亡治亂之變與夫一時君子所以應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甚備思得考質是非以上下其議論而山海崎嶇之間王公貴人之所不至太守部刺史去朝廷遠羣蕞亢絕氣息茀然不復可近又家素貧俯仰水旱之養朝不謀夕勢不得一日釋去以從先生長者遊然考之詳則其自信篤則其合於世也益難此其所以婆娑山林甘忍窮寂雖久而不敢悔也今者乃聞天子仁閔塗炭之遺民而使察院撫諭一方色仁氣温不間微賤專為朝拜訪求得失蒐拔人材以稱廟堂急治之意雖使事有指而區區過計之憂竊願有獻於執事其聞古之為天下國家者雖其積累之厚薄有逆有順有短有長而其意指規模未嘗不為子孫萬世之計蓋未有俯仰依遠苟度旦夕曾不為終歲之備而可以為國者衛文公之封於楚丘勾踐之脱於會稽蕩覆之餘君臣徒手掃地赤立惟其大計已定故上下相與堅忍卑辱痛自抑損而不敢少變焉是以皆能有所成就而垂裕後世苟惟不然譬如千金之家不知堅據田園廬室之便以滋其材力而強譬暴客並起而乘之則又捨而之他是雖有陶朱猗頓之財亦終以窮困而莫知所稅今君臣相與經營中興之業其緊未可以一二數也然獨不知今日之意但欲襟帶江漢控引荆吳以保東南而已乎抑當克復神州汛掃陵闕據中原而撫三河也某聞之不取關中中原不可復也不取荆淮東南不可保也夫三秦之固勢擅天下自古得之以興者不可悉數而唐最近請言唐事天寶之末安祿山舉幽薊之師以踐河南唐既亡矣肅宗治兵朔方指麾諸將席卷兩京遂定三河朱泚之逆唐又亡矣德

宗駐兵漢中引荊吳之征賦卒滅泚而復京師廣明之亂唐又亡矣　僖宗西幸成都方鎮倡義之師軟血爭先而大盜竟平夫惟漢中之勝背負巴蜀左控關隴西連氐羌兵勁用饒形利勢便進可以據上流之阻退可以待四方之變故唐更三亡不失猶物竊聞今張宣撫陝西之師數以捷告若以六師之重通道荊襄循漢沔以赴興元結連拓跋控引五路因宣撫之師東嚮以收中原一舉而天下定矣正使逆虜之餘息猶可以梁不四五年而天下定矣正使逆虜之餘息猶可以陸梁彼憂吾之議其後也其能深入為東南之患乎

若夫出於下策而但欲保有東南此雖聖君賢相之所不為而亦不可以無說夫長江之阻西距西陵東至京口僅二千里聚兵而守則可撓之地多而其際易乘緣津而列兵則力有所不足故孫權之保建業東攻新城西攻襄漢以抗曹公而永嘉之後下及梁陳用武之盛者至以江漢之舟艫西入河渭蓋東攻新城西攻襄漢者所以保建業而必爭中原者亦僅足以守東南而已今不進次建康治兵訓武北爭荊淮收遺民於煨燼鋒鏑之餘與之戮力以圖興復而但慮處一方費日月於道塗退既無所據進又不能



吾自以為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有尺寸之利未知漂漂者竟何如邪雖然以元子劉裕之威北震關洛而不能有所立唐更覆亡至於再三而宗社不隕天下之形勢亦可以觀矣執事將以使事歸報兩相國或訪所聞則願以告焉

上李參政書

某聞古之君子將售其所長以求合於時者造作言詞以要當世其說曰王公大人必借譽於貧賤之士以成其名貧賤之士必借勢於王公大人以發其身眉陽蘇子立論以矯之曰此韓子之夸詞也漢高不喜儒不害為明主衛霍未嘗薦士不害為名公卿今



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斯歟嗟夫世之君子各有尺寸之利未知漂漂者竟何如邪雖然以元子劉裕之威北震關洛而不能有所立唐更覆亡至於再三而宗社不隕天下之形勢亦可以觀矣執事將以使事歸報兩相國或訪所聞則願以告焉

上李參政書

某聞古之君子將售其所長以求合於時者造作言詞以要當世其說曰王公大人必借譽於貧賤之士以成其名貧賤之士必借勢於王公大人以發其身眉陽蘇子立論以矯之曰此韓子之夸詞也漢高不喜儒不害為明主衛霍未嘗薦士不害為名公卿今



吾自以為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斯歟嗟夫世之君子各建一偏之言後學風靡而不復考評至當之歸貴賤之勢日以乖睽固拒而不復合天下國家之治終有悔於古者有由也夫某嘗為之說曰士無所求於王公大人士而有求於王公大人者天下之賤丈夫而非吾所謂士王公大人雖無所待於天下之士夫士方隱約於鄉黨身修於家而國人化之上稽先王下論歷世卷之足以善一身舒之足以善天下世雖不吾以而環堵簞瓢

之適雖南面王樂何以加之子思孟軻之徒至使君擁笏操幣因執事以求見而不可得何至僕遨以借區區之勢為哉下至衰世士不復講明道義之要而惟勢利之徇乃無以異於賈儈之交手為市隱之以三代之法是謂失職之民而何足謂之士至於先達之君子自外為一郡等而上之至於為天子之宰位愈隆則責愈重責愈重則求助益廣蓋挾一夫之智力以御無窮之變而求善其後雖聖智不能是以物色詢訪唯恐一士之不吾與網羅披剔罣之胷中而天下之事無足辦者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孔子刪書以為法於後世而不遺區區之秦良以是哉夫以士之無求而必責先達之君子以有求於士其說疑若相悖而不相為用然是說之行也使天下有樂道忘勢之士然後能助其上以有為上有好善尊德之誠心然後能御天下之智力以立事天下國家其庶幾乎某江南鄙夫也家無伏臘之給而有俯仰之養食初命之祿十有五年而無尺寸之進流俗馳驚之士相與比而姍笑之誠自度其疵賤之資無所用於世未嘗敢有意於當世之君子屏居讀書於聖賢之事業粗見首尾雖未敢自謂有所樂乎此蓋亦庶幾於不苟然者竊聞頃者當路之君子厭薄士類以事之紛多進大猶有叔孫先生之遺風其急功利尚拳勇文與王楊蘇史無以異聽於下風不勝區區眇畝之憂恭惟參政大資當四海文物之富以德業之盛躋天下之俊又周旋兩禁多士風靡艱難之初進陪國論勳在鼎彝奏文在典冊才高天下而禮益恭望臨一世而志益謙負至足之勢而無矜伐廣大之色海內之士景仰歸依奔走誦說惟恐居後豈非以能容彥聖有技之士使子孫黎民有保焉者望於明公乎今方食侍祠之祿逍遙泉山之下雖碌碌一介亦躬與之為禮而某適有冗賤之役寄食於海上獲與諸生摳衣賓客之末儻收而教之使得游道德之場以增益其所未至亦云幸矣意者明公大忠壯烈當復進為於世豈能忘情於天下之士顧愚不肖何足以與於此抑聞之孟子曰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思得狂狷之士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夫狂狷聖人之所不廢明公亦有意乎千冒皇恐某頓首再拜

其少而苦貧束髮入鄉校從鄉先生游學為世俗所謂科舉之文者窺然兒童尒文方汲汲進取校得失於豪釐間然獨喜誦古人文章每竊取其書玩之矻矻而不知厭鄉先生呵而楚之不為改也於是時固已厭薄其學以為無所用於世而無足盡心也既冠試禮部始得謝去坿屋中更憂患端居無事復取六經諸史與夫近世宗公大儒之文反覆研覈盡廢人事夜以繼日者餘十年其於古今文章關鍵之閫開淵源之淳漓波瀾之變態固已得其一二矣間嘗自



念士之於學要以求為聖人而後止推所以善其身者以治天下國家此豈口耳筆墨之蹊徑所能至哉考之以先王之法觀之以大道之序則前日之悅可耳目如金石絲竹黼黻青黃者無乃未足以進於此歟昔者竊聞之學未有無師者也學而無師雖不無一至之得責之以遠道則泥質之以大方則惑用以趣時合變則膠戾而無所合是妄意臆決之說雖復憊精疲思而道日遠矣然生晚地寒無東西南北之資聞先生長者之風而不及瞻望下風者固多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

尚友也嗚呼此非獨友說亦師說也竊聞往者三川之間程氏兄弟推本子思孟軻以中庸為宗而司馬文正公考正經史深於治道皆卓然有功於聖人之門蓋嘗誦讀其詩書考質於師友而聞其畧矣夫達天德之精純而知聖人之所以聖誠意正心於奧突之間而天下國家所由治推明堯舜三代之盛修已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者始於夫婦而其極也察乎天地此程氏之學也尊德教賤功利獎名節端委廟堂則忠信恭儉足以刑主德於四方而朝廷尊嚴處于家則孝友庶讓足以化其國人其酌古以準今



則治亂存亡之効如食粟之必飽食菫之必斃此司馬氏之學也程之門人其高第稱謝氏不及見也新鄭晁公嘗受學於司馬之門往以事遊鄭拜晁公于溱洧之上時方寒燕不能有所質問而今皆逝矣古語有之曰想望冊青不如式瞻儀刑諷誦詩書不若親承風旨恭惟參政大資伊傅王佐之學宗本六經網羅百氏陶鎔精粹以善其身發揮德業以善天下固以質之聖賢而無愧矣視學於程氏者實為近屬而晁外舅也周旋二公之間其師友淵源妄意臆決之說豈能窺測其萬一哉日者自天子之丞弼奉身

而退優游江海之上言皆六藝之英而動有禮義之節所謂承風旨而瞻儀刑者此正後學所當汲汲以為依歸而不可後也而其方迫於祿養有辜權之役於海上雖不獲躬奉几杖以朝夕承謦欬於左右輒因謁者摳衣賓客之後因道平日區區竊有意於古人之學與夫宗慕休歸之意以贄于下執事參政或收而教之方且求其放心條理舊學以丐董沐於函丈者將繼此以進不然其將與趨走之賤士跪起降升旅進旅退以希一顧之寵此亦士之貧賤者之常分而無可憾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古之君子於後學如此其汲汲也豈獨誘掖成就一時之材蓋其祗畏天命不遑寧居如此明公其得辭乎干冒皇恐某頓首再拜



## 上趙樞密書

某未聞有一日掃灑之勞於門下然聽於下風閣下論天下之士可以與於斯文者無聞之名氏必在數中以此又欲屢擾平昔敬敬之文因介紹以贄見于下執事復念自勝冠以來妄嘗有意於古人為已之學田視少作之可愧者雖無揚雄篆刻之工而有其悔誠不願以此自見於當世而況君相憂勞於廟堂之上方總攬群策奉勵飛志以圖恢復尤不當器人於篇什語言之間是以區區所欲效於執事之前者又無因見焉曰者天子擢閣下本兵柄又以四路之地東抵河華西包巴蜀外連隴阪南盡荊漢延袤數千里使閣下以一節護諸將節度其進退自太守部刺史有所黜陟遂行不請權任憂責可謂重矣或謂閣下負四海之望當在廟堂調護根本某獨以為不然項者宥密之臣襄其家學進誤國之計謂秦蜀襄然實於度外以至汚之得失不足為吾輕重是以漠



今賴宗廟社稷發寤聖心絀其說不用夫虜人保三秦而分兵亟肆以疲我其意未嘗一日而不在東南使不幸而秦蜀之郊有蟻漏可乘之隙則東南將無錯足之地尚何中原之可議也哉使閣下救寧反側綏輯畔換招循士大夫東向以揚祖宗之盛德遺烈則中興之功猶可以歲月冀此其所以雖有受知門下之幸方以天下之勢為憂而不敢致私於遠其所依歸也區區管見懷不能已敢不以告于下執事夫身去朝廷而任事于外外有垂涎側目之虜危機交急間不容息內則率厲士大夫各率其職以奔命

于邊鄙是以其勢不可以不專其權不可以不重權重而勢專者人主之所甚惡而間言易入人惟無所欲也人皆求得其所欲而勢有所不獲則失職者衆而讒慝宏多積衆口之讒以投易入之間此天下之危機仁人志士之所深患也君子於此必求同心一德之助便在人主之側啓迪聰明以善其心而無妨功害能之意是以功成而國家可保詩曰僊誰在矣張仲孝友吉甫征伐四方而在王所者如張仲以調護於其中夫是以能展四體以徇國而無後患裴度以太原之師討鎮人元稹之徒沮梗於其中是以巨猾逋誅終不能有所立方鋒鏑交於原野而以事機之會有望於朝廷在人主之左右者小有不合於其心則顰笑俯仰顧眄唯阿之間亦足以敗吾事固不在於堅持力爭然後足以快其私也為閣下計凡今廷臣有如張仲可為同心一德之助者顯言於上而厚結其意必求有利於國家而無忌乎吾之成功然後吾無內顧之憂而得以悉意於疆場之事今日之慮孰急於此其次莫若宏德義殖忠信以折窮詐極凶之虜世常患儒者之言迂緩而不切於事至觀羊祜陸抗處傾頹擾攘之勢而雍容拱揖乃有三代王佐之餘風然後知先王所以得志於天下者必可行於後世而無難古之君子處敵國相傾之間覆人之軍不足以為武爽人之城不足以為強唯能秉天下之大義以優柔浸漬乎斯民之心使其欲釋我而不可夫誰與吾敵降及後世以苟為道凡可以譎敵而得志者雖屠百萬之衆而獲須臾之安亦泰然安為之泰以區區虎狼之強號為無敵於天下纔息未定而子孫為戮由此故也是以後之君子於羊陸之事竊有取焉庶人自覆京師橫行中原飲馬於江海之滸猶倘徉四方歎然有所不滿之意雖拓跋邪律之暴不極於此矣善觀天下之勢者必因吾之所短以求出於敵人之所不能為今日計謂宜按羊陸之規務宏綏御之畧毋必屑屑於功首俘獲之間要使淪陷之民知吾所以從事於兵革者凡以欲拔吾於塗炭而非以為利使其咆哮吞噬之勢不得逞而索然以憊將不折而自亡是謂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有不可忽也抑又聞之矯枉者必過於直君子之於道求中焉而已矣苟有意於矯是亦未免乎私也往者西帥之失正坐自詭大功之必成是以自今觀之不能無夸大之過今若懲既往之失過自貶損恐精

新安朱松喬年

序記　題跋

錄曾祖父作詩後序

唐人陶雅為歙州初克婺川天祐中吾祖以雅之命主婺川輸賦稽卒三千人戍之邑屢賴以安因家焉是為婺川吳郡朱氏之始祖邑有朱國鄉　蓋初来於歙之黃墩今歙民有朱氏秋祭或用魚鱉者皆族也家婺源者貲産甚富有三子事南唐補巫旨常侍之號其後多有散居他郡者家父歙溪府君即其曾孫也



歙溪府君諱勔字勉之考全美者曾祖之父也纘其居第二百年不從詩前賢之貫少孤力學有時名咸平中以鄉薦府君有從兄之賢試南宮不利還家隱於卜肆不求聞達天聖中老死無嗣府君為治後事今未知其墓歙溪府君少倜儻事繼母甚謹嘗從兄學詩知其大要大中祥符甲寅歲宮賛杜公為婺源使君吏籍二十年明於法律而鄉里無怨言景祐甲戌聲吏事歸治生業雖煩劇中賦詩自如也嘗自集其詩得三百餘篇諸孫中往往有自為一序劾王元之為潘閬詩序謂詩不苟作識者以為自成一家享年七十有六三男二

女松行實祖廬村
府君其季子也惜其無以自發於世因序其後以
貽子孫有起家者為光揚之嘉祐五年庚午仲春既
望男(俟手此廬村府君所作序也丁)
(模長手序酉政和八月十二日重錄)

送程復亨序

廣平程某復亨謂予外兄從予遊於閩者二年予語
以安逸憂患知之詳矣將歸省其母及其祖母其可
以無言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親喪三年未葬則何
服子思曰三年而未葬則服不除也故告之一曰葬
吾舅而後加吉服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
夏申之以冉有曰喪不欲其速貧若是其急也故告之二



於諸侯曰喪喪不欲其速貧若是其急也故告之二
曰葬爾居以寧爾親逢生齊中不扶自直楩之櫟莽
則與之靡然故告之三曰非爾父之類者勿親也江
出岷山自荊之楚汪洋千里而至于海者大川三百
小川三千以為之助也故告之四曰廣學問以資見
聞傳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君子非獨惡懷安之敗
名惡其敗姓也故告之五曰勿懷安禮曰男子生則
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志也夫不貴之軀豈其
浮沈鄉里而名不稱故告之六曰無忘四方之志夫
齊之善味者淄澠之合能辨之淄澠之合均是水也



子歸矣他日執經而來問予能入於常流而不變其
味乎尚能為君辨之宣和辛丑八月某日常齋朱某
序

送日者蘇君序

小雅之詩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說者謂所值歲時月
日星辰六物之吉凶然則推步人生時之所值以占
其貴賤壽夭自周以來有之矣後世卜筮訾相地理
之學多著於世而六物之語時或見於簡冊自賈誼
王充皆有祿命之語詳其旨殆與說詩者之意合呂
才雖著論痛詆其誕可以抶一時湛爵之弊而天人



之精微才不及也然以其學煒然名世者蓋鮮至唐
殿中侍御史李虛中始以造詣精奧之思盡發其祕
其說見於韓退之之墓誌曰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
直日辰支干斟酌其人壽夭貴賤百不失一二今之
譁世邀利之徒皆祖述其書而未聞有窺其關節機
牙者蓋其為技兼五行星曆家之學既以日時推其
分至氣節之淺深以步日月五星之所次又以其五
行之生死王相清濁愛惡參稽錯綴銖稱寸較以處
其所賦之賢否厚薄是以其言汪洋虛無而不可執
持間有不合則曰是時豈植表下漏之所定乎此所

以視諸家之枝尤難自其工也近世士大夫來書不
學而汲汲趣合於世雖心恐不及故此枝多售而其言
亦往往而合吾常悼甘棠然而不能救太息而已福唐
蘇生以枝來見因以所識十餘人之歲時評之蓋十
得八九吾意挾他術也而窮其說則皆有理與吾所
聞於古者不甚相遠也豈偶然邪不然韓退之所稱
何以過然吾方將菅百畝之田躬耕於深山長谷之
中共為子職以求其志視一世富貴何啻浮雲之過
目而生適謂我且進為於世吾既歎其有學而多中
念斯言之將不驗也故識以遺之生名徹病目視不



踰尺以故不能馳騁其枝於四方云靖康丁未四月
望日新安朱某序

## 富沙驛記

紹興十年今右朝請大夫郭倖侯璋來守建安不為苛
嫩之政郡以無事則曰建為州南控兩越北走江淛
士大夫取道于我者日至而無所於館則問舍於逆
旅昔晉平公為諸侯盟主銅鞮之宮數里而隸人之
垣以羸諸侯君子譏之今吾於居處遊觀不敢有增
而館舍無所其若四方之賓何如是營表故行牙廢
址于城西南而屬役於其屬葉顒趙伯暕以九月甲
子經始訖役於十一年三月丁巳土木之工以日計
者凡六千二百而民莫之知也庳戶嚴顯堂室靚深
昏明寒燠皆適人意又東南列四舍於門外食息之
所須不問館人畢有無關則雖車馬奔湊而猥至者
皆免與市人役夫肩隨踵躡於甚塵塗潦之間附驛
之南列屋三十楹積其儲以憊木朽墮剝補缺而甍
毀丹漆黝堊之愒闇圮落者以時繕之余方食崇道
之祿來客於建郭侯曰願有紀也三代之有司治其
廬舍委積以待賓客者備矣蓋秉禮立制而受之官
即細大具舉而豐嗇有度此所以為先王之法非後



世所能及也去古浸遠士之甘嗜進趣者巇詘之不
知而困弊所恃以稱賓客之為故又不及是則或視
事之荒墐廢墜于前者不肯一舉手媮得避慊之便
以誘後人均之二者其處心之私一然則為今之吏
能舉事以便人非役志以干譽而求益也而民不以
為病則既難矣於先王之法又庶幾不失其遺意雖
欲不書其可乎新安朱某記

## 建安縣敎書樓記

建炎初詔州縣官寺趣無急之事他不急之役悉禁毋
得以勤民建安縣辟自火于戊申之盜仍寓於民居

湫隘單露於令所以賦政百里者甚不足以稱中文
吏盜賊發亂至煩王師群盜始次第伏誅是以凡五
六年猶不克以詔書從事而復於其舊紹興四年今
左朝請大夫長樂石君廉来為令汙萊浸闢閭里昭
蘇始營表縣治故址度材致用百役皆興未幾而堂
廡庫獄與凡令所以聽訟宴客者不修於舊而皆備
獨門未及作而石君受代以去後三年令令左承事
郎括蒼葉君蒔至曰閑閑里甍而風氣翳蔚前令所
不暇非以吾諉也吾又趣過目前而曰待後之人嬴
不共事不已甚乎且異時遵用建隆詔書即門為重
屋取凡制敝度而藏之其上令無所於藏而寘之他
所甚非有司尊嚴象魏謹守章程之意乃作新門而
因建所謂敝書櫝者十年正月某甲子始作訖於三
月之某甲子以二數之蓋三千而贏嚴正高明父老
来觀莫不豫然動色而相謂縣有大役乃無一吏持
符詔謹吾里中者蓋令隱吾民脫命九死之餘日入
於困窶而將無以生也恕思而勤撫之斯役也猶不
吾及況於奉已厭私之為乎於是相率来請文以為
記夫置吏以為民也吏遍於天下而柔良介特之民
不獲其所者尚多則材吏之少也吏材矣私志未泯而
惻怛之誠不至則顧指嘲笑之間有能乘之以齮齕
吾赤子者而況於官有大役乎君子之觀政也得其
素乎於民者而於舉事焉驗之則廢幾矣然則盍棲
之役其亦足以觀夫

## 尊勝院佛殿記

始予客政和往来建安必舍於城東所謂尊勝禪院
者屢屋百楹清廬櫛濁常灑然忘其漂泊之勞去之
十年而再至則益火之餘草出垣端庭穢屋庫而不
可入其徒出没於蓬藋荊棘之間皆慘慘無人色是
時主者非其人土物之出入不可知恬瘠其衆而自



封出已而執事者案見其罪斥去而以今淨悟大師
祖源易之源數主閩寺輒棄去廬於南山之巔澹然
益將老焉歲在庚申予罷官行朝寓居建溪之上而
源来見曰吾將首為殿以居佛度費錢三百萬當勸
吾州之人有志於善者使之樂捐所餘以助我是役
也成君必為我記之予曰記易事耳建土瘠而人生
理薄又數經盜自朝廷常閔閔焉赤子視之非常賦
也不忍有所斂將安所取三百萬以佐子乎雖然于
必勉之于能勸于之人施錢以為殿而我不能施文
以為記乎源曰建人自變亂以来行伍田廬之姦媮

快一時福不盈眥族夷鬼飢不見蹤跡吾儕方在水火鋒鏑之間不自意全今乃復得甘食美衣虞樂仁聖之澤非宿植善本則何以至此皆將率德蹈義以道迎善祥鄙爭吝奢之俗視昔者則既瘳矣廢幾可以廣吾師勸道群生之意而幸有所立此吾所自詭而不刻也明年既成土木之工若干僦匠工巧不損其舊蓋州之善士某人為之倡而佛善謹像之費則助教吳公與獨任之嗟乎人之可與為善雖蕩析困苦萬折而不變此天賦之秉彝未有知其所由始者也仁人君子不絕於當世其勢可以鼓舞一世而納之於善宜不足為難然所謂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者或曠世而未之見此又何說歟予既樂道建人之易與為善因附之以所疑以風曉在位者又嘉源之不怠其志也為之記其年月豈獨以少壯所遊而不忍忘也哉

## 清軒記

余少時未更憂患視天下之物謦然不以屑意而尤少所合建陽劉文伯獨纏綿從余遊唯恐後已而余以貧隨牒四方僕遽飛人之後厄窮卑辱無所不嘗亦聞文伯以鄉舉試禮部時時書來相勞苦意不少衰余既稔於世故寓居建水之上蓋將老焉見文伯試於鄉有司場屋條對之文條暢精密無中年衰憊之氣既又無所合以歸書來曰比即居之東闢屋若干楹花藥在列藝竹以為陰榜曰清軒間於疾疢取書史誦於其間客至論文悠然不知日之夕也子為我記之余方汩當世之垢汙恨無鐘漱之田可以歸耕庶幾跌蕩萬物之表文伯之歲事雖靳靳僅足顧方汲汲求決得失於匹夫之手而不能無介然於胷次此殆於余所謂厄窮卑辱者未之嘗尔文伯有田廬以為歸異時倦游而反方倘徉此軒誦壁間之記曰有是哉可以油然而一笑也新安朱某記

## 跋山谷食時五觀

右魯直食時五觀語子受而行之猶有愧於慕蘧而況於王食乎今錄以示諸弟而贊之以三語曰知恥可以養德知分可以養福知節可以養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豈欺我哉宣和壬寅五月二十八日建州龍居院上方書

## 戒殺子文

政和七年秋子方寓學雲溪之上聞溪上王氏婦死一日夜而復蘇亟往問之具言所見云死之日方入

室有二吏候於戶間趣之行沙莽中不知日之早晚也忽至一城通衢列肆如大都市凡其祖先與其親戚之死者皆驚怪相問勞吏引至官府西廊吏舍舍中簿書盈屋一吏按簿問婦汝非歙州婺源縣俞氏女乎曰然具問其祖父名與鄉里皆非也舍中吏愕然相顧曰是郡縣姓氏之同者呵二吏復往須臾一婦身血淋漓四五嬰兒攀緣牽挽而至兒狀甚忿切吏審以州縣姓名祖諱皆是指語王氏婦曰此婦凡殺五子冥司以其子訴冤甚不待籌盡呼之吏誤呼汝歸語汝鄉里親戚慎毋殺嬰兒人間容以幸免此



不汝赦也二吏復送婦及河推墮水中乃蘇尋問於所見追婦家死以其日矣余聞之曰冥漠之事不可得而知也吾鄉之人多止育兩子過是不問男女生輒投水盆中殺之父母容有不忍者兄弟懼其分已貲輒亦從旁取殺之冥追之悞果然乎則不可知不然其亦託以竦寤斯人也耶嗟夫人倫之愛孰如父母之於子者始生之間嬰未及咿嚶而忍寘於死父母兄弟幾何不相率而相殘先王之時未成人而死者以殤禮葬之未成爲人而無辜以死猶云可傷況夫出腹而殺之無辜而可傷豈不甚哉自予來閩中聞閩人不喜多子以殺爲常未嘗不惻然也無故殺子孫官有法甚明顧輩於習俗之昏則雖有法而不能勝夫法有所不能勝則亦何事於吾言然吾聞吳道子畫鄴都之變都人不敢屠宰者累月夫人固不可以法勝而可以理動者庖宰且可罷況其天性之愛乎是未可以厚誣斯人而懸斷其必不可告也故取王氏婦所見次第之雖然子文之不工豈能使人讀之聳然如見道子之畫哉其亦區區之意有所不能已也他日將有語其子孫者曰活汝者新安人朱喬年也或由此也夫

表疏啓

代謝奬諭表

仰申華祝實聞謠頌之言方恐堯舜亟拜都俞之詔俯從人欲曲荷天慈中謝切以為天下君既擁三靈之祐使聖人壽實繫四海之心矧冒寄於承宣久叨照不遺臣子之誠伏遇

皇帝陛下克享天心永作民主接昌期於千歲已幸親逢讀細札之十行更勤寵賚百無任



代賀冬表

化日初長方謹羲和之日潛陽来復灼知天地之心恭惟　皇帝陛下蓄德粹剛撫時嘉謐靈承天紀孚祐含生茂對時行道迎叶氣肆鴻儀之亞歲欽諸福以錫民臣久荷寵光誤叨眷寄佩竹符於江海遙効嵩呼瞻黼坐於雲天亦同星拱

又

潛陽獨復至日舒長推神筴以驗時降年有永得天正而紀曆卜世其昌恭惟　皇帝陛下道遵古初仁均普率干帝其訓方欽福以錫民與時皆行自復長而納祐明庭星拱誕舉鴻儀列辟奉觴稱萬呼茂膺殊祉臣久膺郡寄阻奉朝紳宣化海隅幸同於孝舞傳緘玉座但想於登歌

代賀　道君皇帝表

斷自宸心進陟元后神器有託成功不居雖天實啓其衷唯聖不失其正華夷慶抃令古罕聞恭惟

道君陛下運撫昌期心凝至道躬後天之曆數以丕冒千下民得率土之歡心方永承於景命遽傳元聖退適希夷下陋周唐初非盛德之舉遠追堯舜不以大物自私一德享天蕃釐有繼重明在御垂祐無疆



臣方守郡符阻陪庭列蓂葉高蹈神馳汾水之游向日微誠願効華封之祝

代賀天申節表

謳歌歸啓本曆數之在躬壽考祝堯信天人之合幹祥開載風慶浹含生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德紹文謨功承武烈穰穰大福既膺億萬之年翼翼小心自銷九六之會行宅中而居正永躋壽以宜民臣方荷朝恩外將使指遡瞻天仗方馳魏闕之心下酌民言願敷周詩之祝

代進銀狀

膺圖實極集鴻祐於三靈受計殊庭効多儀於萬國
前件物祥標瑞牒品列貢書瞻涸兗天慶效奉觴之
祝阻陪禹會心馳執玉之朝

又

柔祇出寶彰一人有慶之符方物充庭蠢萬國多儀
之尊稽貢書之列品亞上幣以稱珍川委嘉祥申祝
乾坤之壽天臨正宁莫陪玉帛之朝

代謝賜對衣金帶表

齊官出笥躬膺三服之珎漢詔錫金腰適萬釘之麗
寵光曲逮衰朽增榮伏念臣頃自布常浸塵紳組凝



嚴列侍曾微華國之稱艱棘周旋竭効捐軀之志驟
從外服擢寘貳卿分符亟界於江藩隸職愈親於宸
極重黍便蕃之錫曷酬未被之私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圖回中興摠攬黎獻不忘身章之寵式昭
閨寄之隆恩宴重於解衣未知報稱悸雖深於垂帶
曷副憂勤

代進 哲宗皇帝實録表

若稽先王昭示來世追述功德蓋賴聖神之繼承蒐
輯見聞具存文武之方冊垂光無極奕世所同恭惟
哲宗皇帝臨朝尊嚴初政淵默內承太母已形孝治

之風外倚宗臣遂啓升平之運延登衰正寘服四夷
屬邦誕力肆於紛更故國事遂歸於紹述追攷一時
之異議皆非當日之本心仰惟 皇帝陛下撫時多
艱躬德甚盛始初踐祚已明崇慶擁右之功推本承
祧又述先朝孝友之志迺因閒燕時御遺編念疑信
之異傳典刑未泯察詆誣之無據邪正自分博延諸
儒探纂前記臣方尸宰事夙被德音初乏整齊舊事
之能仰倍褒廣前烈之意至於芟夷猥釀補綴闕遺
雖叨典領之榮名寔藉編摩於多士龍興御曆欣正



天寧節功德疏

九清垂祐爰開兆聖之辰一德承休永撫出寧之運
人神胥賴夷夏交欣矧冒寄於承宣敢虔伸於頌祝
嵩渚虹之慶節遵誕簡之真科仰析不宰之尊必致
無疆之壽伏願 皇帝陛下永作民主克享天心睿
德日新福祿川至惟仁溥率躋壽域以康寧儲思穆
清配道樞而長久

又

月旅辰移節復臨於盈數天旋日轉民又跂於清塵
輒緣愛戴之誠虔致禱祈之懇仰惟大覺洞鑒微衷

伏願　宗祐垂休龍天薦社旄頭隕地坐知胡運之
窮緑耳騰雲即見皇輿之復益崇厚等永燕宸思

又

跡環天下雖夙慕於真遊恩浹人心自難忘於善祝
驟及言名之日具輸倏后之誠仰冀冕慈必從衆欲
伏願　上天眷顧諸佛護持平國成功歸饗九州之
養華封效祝永膺萬壽之期與運有開遠民胥賴

天申節功德疏

執衡司序宴開申命之祥膺録御圖自享後天之曆
敢資善祝仰叩覺慈火伸螻蟻之誠昌報乾坤之施

伏願　皇帝陛下無疆介壽有截歸仁大輅天旋行
執望賢之繚星旗煥亟班涿鹿之師正昌神州同
躋壽域

謝福州祈雨疏

常暘為災南畝告病民瀕灌壑諒軫佛慈政庶陰陽
宴踈吏責僧伽大士法身常住願力無邊降升人天
運用悲智伏願洞昭精悃深憫疲羸並告山川之靈
大敷雷雨之施一蘇焦稿式副歸依

代請水白馬鱔溪廟疏

靈區峙勝大庇一方神物效祥普滋萬稼曠茲南畝
適告亢陽用竭蠲誠具嚴法供恭叩九淵之邃就分
一勺之清仰瀆顧依即告霑足詑成豐歲永賴神休

謝林郎中啓

學政師門方幸解顏之進剡章天陛忽披鴈墨之光
盛德曷酬溢言難稱仰衡知奬但積愧懷伏念某衆
謂迂愚自知凡陋徒以弱歲知慕古人才不逮而志
強空仰聖門之高遠親方強而養闕苟脫名塲之險
巇恐為小人而折腰蓋規斗粟以糊口既素志之不
立娩先民其已踈顧流俗孰能知其心惟聖賢必有
處於此頃陪下邑之屬獲事大夫之賢羽翼未成將
仰勤於伏鵠鎖鑰自啟輒敢效於躍金雖禄薄以不
克幸職畢而易稱奉承懶緩已違遣詞送逆差池又
叨庇護俯憐棄拙何敢望於君子之門曲恃仁明有
以安其不肖之分茲為幸會更被薦論黼鑒華章聳
觀衆目劘嘗陋質假重一言愧溢心涯恩超望表茲
蓋伏遇其官德業久大材猷偉明望臨一時學貴千
載久隆眷注方此踐揚念報恩之孰先急援能之為
務趙超自棄曾微根柢之先容特達深知盡出權衡
之公舉惟致身之文學懼不克堪若飾吏之庶勤或
能自勉其敢不益進其學求稱所蒙苟不辱於門闌

頓永煩於陶冶私門修謝愧免俗而未能直道方興知復古之有漸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中書胡舍人啓

伏審光奉制恩典司書命伏惟慶慰伏以元聖御歷中興撫期方秉武節之嚴荐夷亂畧允資文德之助叶濟艱難惟太徽栽　於化元而內史賁褒於基命道王德意咨訓誥之丁寧宣國威靈法雷風之鼓動素推鴻筆果簡清衷恭惟某官邦家典刑人物冠冕謀三斷國素蘊蓄於經綸騰實聲久周旋於敭歷凜霜臺之風采靡聞肯關以誼譁練玉斧之威稜孰敢按兵而顧望亟白三長之選進班六押之崇入侍疑嚴具輸忠讜搴英華於淳古救骫骳於斯文衆正既興並增廊廟之重丕平可冀頓釋試故之憂豈徒畢協於師言即見進陪於國論其久於宗慕特荷奬憐試吏馳驅獻魚益之瑣碎受知感激覺肝膽之輪囷默自揣於衰蹤期永煩於元造未由趨拜徒切傾瞻

賀福州張參政啓

伏審肅奉制恩出臨侯屏奉冊書而造膝方渴於嘉猷擁玉節以偃藩輒煩於舊德凡依庇幬居切懽忱

恭惟某官學富經綸望隆諧弼凝嚴列侍素高華閥之文艱棘閫旋益勵匪躬之操方聖神之踐運璟俊又以奮庸席儁望以九遷人無異論奏膚公於兩社帝所仰成惟長樂之名藩占全閩之奧壤笑談樽俎從容雖異於平時襟帶山川鎮撫允資於重望惟國勢之安危繫輔相而廟謀之本根在朝廷諒膺放卜之求即有追封之召某尚貪升斗久辱沉塗識太白於天津敢論疇昔見茂宏於江左幸託微生自憐冗瑣之蹤阻拜煌煌之座邈瞻旌棨方聯少吏之下誼仰累陶鎔願借大鈞之餘力歸依之悃敷述冥周

賀程待制知温州啓

伏審甫趨召節亟拜綸恩延對西清雖渴嘉猷之告儆藩東道重遠業養之求諒惟物望之僉諧豈獨私慦之欣爲恭惟某官材高國棟望重耆英踐履純明禀奉身之一節風猷強濟歷盡劇之百爲越從寄注之嚴出總委輸之寄被恩言於三錫素簡清秉席畯望以九遷待周華貫丐便親壺奧之養就分帥閫之符侍狂寇之鱷鯢出遺民於塗炭果膺號召益見推明陛降殊庭副仄席輟食之歎廢少愒於名邦即涖榮務某門閫下列鄉

鄒晚生鑿枘不謀了無心於經世斗升自役方荷祿以逮親誤蒙收録之恩因有攀緣之意恣扎自躍僭容會於風雲朽木難彫或蒸成於芝菌永言欣懌莫罄敷宣

謝謝參政啓

温言曲薦遠凭庳庫之下陳忱猥賚何堪被鈞陶之餘力靖惟淺陋曷稱褒揚伏念某早守孤貞屢未仕行作吏久困於抱關三釜逮親愈勞於負米晚晚坐嗟於急景低回益愧於初心友黨譏訶何異土牛之留窻天涯流落真成木偶之漂浮念方力學於古人



涿取自同於流俗蹈立身之矩矱非以干時問行遺之權輿付之造物勉從吏役来筆商縉義命所存敢憚不屑之意會計雖當實有易汙之憂仰藉庇存稍寬督過冀少稽於歲月求歸即於田園絶希畯乂之游自審奇屯之分何期誤舉驟激濡柬而況抱璞石渠羽儀上國橫經文席領袖諸儒永惟盛德之所加終懼溢言之難副此蓋伏遇其官斯民先覺善道主盟綜九學之淵源作三朝之心膂入陪國論濟川瀆而得舟航出布藩條釃江河而灌晉尺捉揚群彦翊贊中興俯賜褒遷特垂奬引甚敢不追尋舊學勉企前修登李膺之門既塵品目游薛公之閣妄意攀緣儻坯冶之無遺或桑榆之可冀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謝參政除萬壽侍讀啓

伏審介圭入覲前席延登西學貪賢方渴謀猷之告殊庭庀職聿彰体貌之隆明命誕敷輿情胥慶伏以事師古而有獲傅説稽首以復王義勝欲而必昌太公奉書而端冕惟君正而國定蓋源澈則流清仰陪資訪之勤允屬典刑之克緝熙聖學纂前哲之永圖眷倚宗臣修本朝之故事恭惟某官學臻聖奥望冠耆英紆國高文遠追大訓亮天賢業簡在淵衷道德



被於布帝既廣成均之化精忠貫於金石又高杜稷之功亟協師虞進聞大政謀王斷國士多誦於格言尊主庇民世已蒙於高澤方當陽之備重遽請外以均勞詔甫趨於暑行恩復延於晝接西清入侍聳觀列辟之儀刑東閣蒞開行正合階之符采某久於宗慕特荷春知聞道師門常預解顏之進飛章天陛誤沾薦墨之餘竊自附於下風期永依於元造閔甲棲素敷述宴罔

上蔡翰林啓

卑棲冗胥絕跋崇高久擾迹於英躔粗安愚守竊馳心於德宇貪附下風雖稽覆篤之贍尤結藩墻之想恭惟論思密勿陪侍穆清躬令德以考祥固靈禧而擁福伏惟某官當世師表斯文典刑忠精自結於主知風采聳聞於輿誦豫扶襄之大義奮紆世之遠猷陞四禁之華典冊造於大訓陟貳卿之峻德名冠於中臺力析勞逸之均輦佩藩宣之寄蕭生補外甫慰遠民陸贄居中久懸廑想亟膺號召入副詳延忘前席之勤日親帷幄被解衣之寵望絕臣鄰惟文章關世道之盛衰而詔令宣朝廷之德意反覆醻釀於慶曆盛知皇運之隆體深切於正元彌識人心之固側聽吉辰之獻遂符獨對之言式厭具瞻豈唯孤願伏念某陵遲殊渥賦材踈畢強顏升斗之營恨流光其將晚寞心尺寸之進信適俗而已踈顧方糜冗役之勞何敢援同年之契寅緣過聽簡記蓑蹤仰惟鑒裁名教之宗方以長育人材為樂曾未違於擁篲輒妄意於攀鱗奉曲無庸將前求於曝桔悍堅不棄冀仰累於坯窬永惟宗臺之深尤劇歸依之素願言珠斋前對寵光



謝館職啓

拜嘉明命叨給札於禁林試可中宸騶策名於藏室脫冥煩之冗役厠清切之英游祇荷甄收良深震愧竊以上聖御曆中興撫期方乘武節之嚴艾奚偕亂允資文德之助叶濟艱難纂逸典以宣猷闢英躅而儲止庶幾封殖以佚選掄惟先王大訓之所藏靡歷世彌文之咸在圖書鏤積黃墨紛綸本原四目之神靈聿稽於詁訓儲正六書之變華精覈於聲形冀因黜勘之勤益廣見聞之富向非多識天祿之奇字深探酉陽之秘文捜雜葉於名山釘金根於牲牒則何以刊收四庫綜產九流如某者名實不揚人門俱下抱孤絃而千澤堅脫名塲遵三尺以在公亟靡吏役之瀕海為親而喜忘冗瘝之平棲援上何階固崇高之絕跋已分甘於遠屏誤垂簡於旁招貝齒長飢空羨公車之粟塵蹤易隔阻趨宣室之庭姑自信於奇屯方日須於罷遣將改轅於下澤遂掃轍於修門俄被恩言俾程薄技追煖妹之舊學取笑大方緝散敝之蕪辭深慚少作寧酬發策甫就著篇大手旁觀駭群公之堵立皇明俯燭備清燕之衡程仰惟　聖學

高明內省寡聞而隕越敢期廑奬加錫俞音追飛群
玉之峯獲冠於衆彥討譯曲奎於畫博攷於前言望
不素然恩誠有自此蓋伏遇某官材高絰濟望重弼
諧推至公之心整領人物收群策之助圖回事功施
及妄庸濫塵棟枝咸池在御不遺曹鄶之詩華衮所
褒逐畧春秋之責某敢不益堅難進之節盡讀先見
之書藉心聖門尚友先哲辨魯魚之謬何足報於生
成澤霧豹之文尚少勤於長育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伏冒上流作屏方賴於折衝當宁念功亟聞於遷秩
牢辭屢却成命莫回未遑慶牘之修先拜溫言之寵
恭惟某官德業久大謀謨忠嘉方初政之清明首陪
興運既遠民之安集允藉壯猷已紓西顧之憂殫重
仰成之體餘威所檐式訛姦宄之心序爵更崇益注
聖神之意而乃久持謙柄愈厲高風豈惟務式於一
時固已紹隆於前哲某方嬰重責竊企下風股肱惟
人大懼天工之曠京師蒙福尚沾河澗之餘感佩之
悰敷宣罔吠

謝宮觀啓

食而聽事久勤覆露之私嘖有煩言重荷陶鎔之賜
得郡自試蒙恩不貲乃猶避懇而有言亟獲奉詞而
自屏門心知幸衛施不忘伏念某卷曲之材分甘捐
棄享嘉之會理絕覬覦志氣凋零但恬然於義命神
明憤耗既蕭颯於顛毛偶給扎於玉堂遽飛纓於蓬
渚叨塵郎選託備史官自抜謫詞率煩調護矜其趨
走之舊假以息偃之安驚避統之多方蒙裂地穰其
支離之臂獨勉受功然方當宁慈思而憂勞衆賢致
身以馳驅稽積靡廩稍苟寔馳驅既永負於食功復何
殊於罔利悉縮畏事覺精鋭之坐銷懷安敗名顧豢
往未知所裁

代陳參政回李丞相謝轉官啓

養而自歎素飡之刺流汗以慙此蓋伏遇某官功高
宗臣德媲元哲謀合天意方宣厭難之威身為國基
實佩扶衰之寄整領人物叶圖事功將躋四海於平
猶軫一夫之不獲有如庸謬亦託下風將絶企於修
門未知報稱尚激昂於末路不至惰媮

問候張丞相啓

去遠門墻積有歲月託身埏埴分苦寒之無庸遠跡
泥塗固高明之絶跋欲布瞻依之懽懼干恩瀆之誅
方竊伏於海濱敢徹聲於從史恭惟經弊論道均逸
撫封翕受至和具膺多祉伏以某官道契天則身為



國基當軸處中則多士豫附而功日起假鉞居外則
大敵震　動而人不憂方廟筭之少勞尚天誅之未
決即承晝接無憚暑行下副具瞻仰寬焦思甚久深
宗慕昔荷甄收誤蒙方底之書俾趨交戟之陛甫正
中都之秩荐陪藏室之游而憤眊寡聞樸愚自信思
金躍之戒每怡儗而學顏亡頼出之奇但摧藏而卒
歲莫知報効自抵譴訶職是負薪之憂猶曠沒階之
禮曆日其吉趨風罷遣班作礪之篇行見進揚於休
命賦袞棠之什尚無使至於他人

謝人書啓



海市征商偶繼西溪之踵士車稅鞅幸瞻東魯之風
更屢高文以為先聲褒同華衮既假寵於裹蹤報之
南金徒深銘於厚意

謝人詩啓

久厭斗升欲乘桴而浮海幸瞻冠履殆忘肉以聞韶
更塵黼藻之文坐增管蘭之重念雜佩相酬之未暇
徒有報章雖賦詩見屬之過宜敢忘拜賜

定婚啓　為甥立肖

竊伏閭閻久心傾於德義幸同土壤敢自附於婚姻
伏承某人婉娩多儀柔嘉有則某兄孫某藐是弱質



捕知義方惟節春秋莫忒相其饋祀肆求伉儷使撫
有其室家茲拜成言賜之內主既襲祥於卜用委
幣於高閎軒冕照人雖大族非吾偶也蘋藻有奉恥
先君實寵嘉之

行狀　墓誌銘　祭文

先君行狀

公諱森字良材姓朱氏世家歙州之黃墩七世祖天祐中以陶雅之命總卒三千戍婺源邑屋頼以安因家焉曾祖甫祖振父恂皆不仕公少務學科舉既廢不復事進取既冠而孤他日歲時子姓為壽舉先訓戒飭諸子諄諄以忠孝和友為本且曰吾家業儒積德五世後當有顯者當勉勵謹飭以無墜先世之業



已而嗚咽流涕以奉養日短為終身之憂曾中冲澹視世之榮利泊然若不足以干其心者家人生產未嘗掛齒子松遊鄉校時時少得失無所欣戚家既素單久而益急或勸事生業曰外物浮雲爾無庸有為也使子賢雖不榮於我足不然適重為後日驕縱之資爾獨見松從賢師友遊則喜見言色其篤於道義而鄙外浮榮蓋天資云晚讀內典深解義諦時時為歌詩恍然有超世之志與人交無賢否皆得其懽心然胷中白黑了然人莫能名其為通與介也以年月日卒於建州政和之官舍享年若干娶程氏三男松

舉進士迪功郎初尉政和也次禩次樗二女未適人將以某年月日窆葬于政和護國院之側謹狀

楊遵道墓誌銘

公姓楊氏諱迪字遵道南劒州將樂人今徽猷閣待制提點西京嵩山崇福宮其之長子也曾祖某祖某累贈朝議大夫公為髫兒已能力學指物即賦凜然如成人既冠益質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慍色至急人之困而樂其為善則矯然敢為必極其意而後已與人辨論綱振條析發微詣極冰解的破聞者歙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



口故無賢不肖愛敬之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里有貨訟不決者連年公一言而兩家為之平其誠信於人如此崇寧三年侍徽猷宮官荊南歸展先塋八月甲子次于邵武之傅舍以疾卒年若干初熙寧中河南二程先生紹絕學於孟氏不傳之餘四方學者顧俗學而自悼遊其門者惟恐後獨徽猷與二三公號入室公方遊大學聲出等夷一旦棄不顧抱經遊于伊川之門以邈然少年周旋群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歙手以推先伊川少然可稚器許公公於易春秋尤為精詣嘗曰人之不可無學猶飢渴之於飲食苟不知

其方則常患乎異端之溺人人孰不知此而卒蹈之者習俗昏昏之也又嘗謂世論莊周怪誕喜訕聖人此正自淺陋何足以議周也大要周於聖人之道畧見圭角遽欲廣已造大而不能自持至分遊方之內以為二豈知夫聖人精義入神者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者乃所以崇德乎凡著其所得及商畧古今為文數百篇今有十一二藏于家二程先生既沒天下師尊其道者推楊氏謂儆獻公龜山先生不敢名而公負超詣絶人之資克世其學雖世之望公也則亦然乃不幸而蚤世豈非命也耶公沒孤尚幼後若干



年始克葬公于某州某縣某鄉某山之原娶葉氏朝議大夫致仕祖武之女配公三年卒子男三人雲舉進士二早夭雲與予相好學業志操能世其家者以舅氏撫州司馬曹事倩年之狀來請銘予不及識公自来閩中多從龜山門下士游聞論近世學者至公皆曰吾不及也謹為之銘銘曰斯文盛衰天實命之有嗜其徑異端乘之道堙不治以與聖遠有志於得俗學惛之以見自私乖戾莫施孰為毅然莫棄莫悔天蓋祐之使與斯文屹屹龜山淵源伊洛如星之斗以表後學公為之子姿質夙成目濡心淳食息訓經不躐不陵師訓是程軌道以趨不畔墨繩行滿鄉黨世軌知之遺文蔚然不可瑕疵胡不百年以究其業爾志莫陳方壯而折天其或者尚相公子我銘幽竁以告来世

## 承務郎致仕卓公墓誌銘

去建陽而南十里泉竹深靜岸谿而廬者有宋隱君子承務郎致仕卓公之所築也公既孤置家事不問奉母夫人居焉養葬盡禮不跡城邑者三十年某視公季子特立為同年兄幸獲升堂拜公退而語世之士大夫以謂古之常德君子俯仰不怍者如公蓋望



其表而知之宣和五年夏六月過門則公以四月乙未捐館舍矣入哭公柩而退慰其孤且稱遺命將以九月十日襄厝于洞源之塋屬予銘之予視諸孤蘭然不勝哀不忍以荒拙辭謹按卓氏本福唐令為建州建陽人者自公七世祖徙也曾祖某祖某考某皆不仕公諱某自元舉少力學無不通已而語人曰吾家子其可以膢臘不共為親憂去治俯仰之養友諗二弟經紀其孤無可憾皇考屬疾有異僧過門察公憂甚授卅篆符詰朝失僧所在自是尊信內典晚益精詰訓釋其書發明為多既丁皇考憂不御葷酒終

制燕居寢食有常蕭然一室晏如也心平氣和未嘗面短人然無賢不肖尊長之鄉黨至無訟云季子學問浸有聞時時小得失若弗聞者至試不利禮部始手書古人詩開勉之平生折券不勝計繼室魏氏之亡公方主家事窶不能斂猶有誣其自私者未幾誣者嘔血疾首陪死于庭識者異之嘗有巨商告公有家難將亟歸從者偶語有見圖意以精金一篋寄公去不索劑約踰年復來出篋示之封識宛然先是嘗夢一日遣人發關其道頃之得疾謝醫祝書四句偈示諸子超然非世間語也時季子以迪功郎為越



之山陰丞飭書別之已乃坐逝蓋公所建立非易以死生動而況於義利之際然猶不及於疑且謗真為善之難哉生平忠信勤約務要以身先子孫故諸子暨孫皆兢兢佩先訓端飭自立而其季遂以學行卓然為聞人其奉身信道有無愧古人者非特見公訓子之方厚施而必報深蓄而徐發其在兹耶公享年若干重和改元霈然以年及格而子籍吏部得令官初娶張氏男五人其四曰某某某女二人長適王亮次適王舜孫皆舉進士孫男女合十人公猶子宣教郎知南康縣雄實狀公行某視公丈人行也顧文字之不能工何以震耀潛德而燕賢子之心謹誌而銘之曰以媮自愚世顧曰智我求有常父不克值有隱卓公抱一陸沉德義為佩而閟其音居然環堵鄉鄰是劾不責以騶曰公師保夜旦死生泊無戚欣相彼儻来何直浮雲睢舒之巖肆惠于後以學發身公實有子洞源之樊公柩所宅有来承休質此幽刻

## 謁廟文

泊官云始蠲日告虔柢柭靈祠恭陳薄薦仰覬聰直昭鑒潔誠其我寵綏沍無災害

## 代福州樗雨諸祠文



七閩之農鑿山隄海以為田雨暘之節小失其常則有旱沴之憂今茲春夏以來陽亢而雨慳高者源泉涸枯而不可耕下者又為海鹵之所浸蝕薄蟄在前民今其懍懍敢佈腹心于我明神惟神秩于明庭廟食茲土斯民歲時奔走饋祀世世不敢怠者凡以神能佐佑陰陽易凶為豐以免於饑饉流殍之故也惟神奮張威靈誕布甘澤以蒼斯民之望吏亦預受其賜

## 又

春秋書不雨傳曰書不雨閔雨也嗟乎為今之吏雖

未能無愧於民以干陰陽之沴而豈敢忘閔雨之意哉屬者雨潘腸驕種不入土三農告病懼不免於溝壑是用齋祓精虔引愆澼咎控告於我有神惟神乎佑一方克享饋祀尚哀斯民搏手之急寤會山川之靈誕敷雷雨之澤庶幾今秋猶得中熟民既得以餘力奉公上之征賦長民之吏受職之神皆無愧於斯人者歲時潔醴豐牲以承事神世世其有斁乎

代謁先聖祝文

某聞先王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無不在於學而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某肅將使指慫計閫部服官之初齋祓進見於學悉延諸生與之瞻望跪起于素王之庭豈獨昭示斯民興其蒙被道德之澤之意抑今于戈甫息公私困竭蓋將詢事選言求庶幾於君民兩足之訓仰止墻仞其敢不虔

代謁諸廟文

惟神受職明庭實司民命委輸奉將使指涖司云始敢薦微誠

告贈官文

某罪逆不天未及伸區區烏烏之養而奄罹酷罰大恩未報永懷身之憂一念及此心肺摧裂恭承餘訓

備官于朝乃紹興七年歲在丁巳天子有事于明堂祗見天地以祖宗配發號赦天下追榮百執事有列位于外朝之親而某方備數館閣於是贈先考承事郎先妣太孺人今既三年矣方縶官于茲若朝夕未以曠啟卽罪而得去朝拜當躬持封冢詔書及命服以告于壟下南望楸梓長號雨泣謹因釐之政和以

告

焚黃文

紹興七年天子有事于明堂天地報況祉福盈衍邁惟恩大夫士之有列位于朝者而及其親非獨廣考



治之風亦所以慰人子欲報罔極之意某於是時雖未有朝位而備數館閣有司案故事以考妣承事郎之寵而久官行朝又不即奔告以無失時迺淹留至于今慙懼感咽不知所言恭惟 神靈不昧尚鑒

天子丕顯休命

祭丘君文

猗嗟丘公市隱之倫紛攫金而爭先炯懷璧以自珍超獨懷於德義外不亂其光塵樂怡怡亏自適坦蕩蕩亏無垠踰承家之于弟服義方以貢身吾來閩歲

八周悵識公其何因惟先君之仲女婦子舍而通姻方言還而在道誰覩幣而未陳忽奉訃以來告庵捐俗而逕真嗟乎天之不淑胡獨折此善人念此往哭其何及為喪乙而廢飡傾聞公之晚歲頗玩志於竺文了一世之泡幻肝生死如夕晨曾其躬之不贏天以燕其後昆方世宵之有變矧先德之未泯嗟惟公復何憾悼生者之號寃馳斯文以侑奠庶冥漠之或聞

## 代鄭德輿祭龜山先生文

道喪千載聖遠言堙矧曰國家奠善其身三川之郊篤生至人公甫筮仕握木其門聖有遺訓俗學所蠹手摩層雲日星昭回六十餘年學者有師斯文所寄天亦眷之靖康初元天子側席權從史氏來長諫列國勢危安拜議中式有懷必獻曰此予責帝王在淮海始初清明日御詩書渴見老成白髮蒼顏歸侍邇英如周武王丹書是承得謝言旋田里燕息有言有行四海是式謂當期願難老永錫執餽乞言福我王國云何一卧遠告易簀邦人涕洟朝野大恩嗟哉冥頑多難所嬰避影趨風父愧未能越自世父執經師庭德義之契施及晚生惟先君子謀謨寤勿天啇之



年勳著王室公開銘章鏤厥金石幽窀是藏以詔無極盛德之賜曷可萬一祖祭有期来從執紼帝懷元老天不慭遺莫賜一哀豈獨吾私

## 祭鄭龍敭文

我尉尤溪少未聞道不安厥官跌宕物表維賢宰君不我瑕疵美疾惡去砭之藥之比稍有聞追悔何及見容則多賢哉師德九仙之別俯仰六年公官龍巖手書見存知我德游日困羈宴暨以赴銓舊家来寓来官公鄉日訪代期阻闊十舍跂予望之重九之書槩然累紙既再涉句與訃俱至嗚呼哀哉公與人交通介之間外同光塵涇渭了然達於民政心為銜石清畏人知不求赫赫勝日婆娑萬事一葬考評書詩有流有源展矣古人宜壽宜貴豈期徵痾一卧遂蛻位高疾顛基薄祟墉播惡遺臭形渥而凶公廟令名全歸墉下位雖不克不克無憾樂樂諸孤甫以喪歸身有吏責牲弔不時德義之隆追懷永慨孰知予悲寄此一醉

帝齋集卷之十二終

次韻梅花

陰陰雪意雲垂地曳策微行傍清泚眼明橫路出江梅烟暝沙寒迷來棗當年一夢山月明依約瑤臺見仙子俗緣掣肘意未了弄出飛瓊亂紛委摩娑銅狄豈須話滄海揚塵固其理花神縱步來閬苑蓋怕唐昌偷玉蘂回風自作莊半面泣露真成愁齲齒相看一笑豈易得分與天香更清美那知脫屣塵寰去頃刻醉鄉歸天色無情淡如洗



次韻寄求道人

天工憤憤春無力桃李羣心少顏色夢中矯首望三山我是東南未歸客岩壑交將人姓戈相思江月半成規遙知草木代說法豈是畫餅隨兒嬉此身分不過朝市何日相泛拂衣袂豈容陶令載白蓮會作鄭虔書落柿



二詩寄德粲并簡內觀諸友

春風本自掣肘去那更病留過一旬滿眼山川雖不改連天塵李已成塵銀河誰與洗兵馬寶唾安能泣鬼神悵望故人分雪此飛雲落日在綸巾

九淵亭上二三子見說年來事事新隔水不容招手喚曲窓已有畫眉人酴醾香好急推沽酒題鴉聲繫催送春笑我江南未歸客飄然天地一閑身

寄人

一牛鳴地兩禪林霧雨初晴翠露深熟路緣溪穿窈窕世心悵望不來還獨返秋風聊作暮雲吟

十月上休日示求道人

老禪獨卧千岩表枯木寒雲伴此身只倚藜根作詩本肯分秋色與騷人心源落故難合筆勢翩翩想絕倫記取濠梁斷金語三山好處要傳真

因踦元看竹了軒因用去年方字韻作此

淇澳渭川那復夢而今天遣出南方要觀大節須霜雪莫說此君無肺腸照水形容殊不惡臨風言語一何長山僧豈識留連意千里故人達異鄉

和德粲三絕

平生樂事在三餘不管梧陰漫過玉除絕尾忽參蔆綿句風塵今日正愁予

心賞南樓一味涼波光山影上藜牀莫言体國非吾事好夢不能千里長

未坐他年百尺樓浮雲身上且悠悠眼高四海騎鯨客不見長安亦解愁

三山次潘靜之升書記韻

客路那知歲月長掀眉一笑茲蓼房且傾徐邈聖賢酒不問陳登上下牀雲影翻空迷海嶠秋聲隨夢到江鄉明朝各聽船窓雨猶憶枯棊戰四郎

邈書寄出與李知哲唱和詩次韻

邂逅招提頓客輈十年塵土且休休三人月下從渠便二老風流到我不南北只今無好語山川如許更悲秋故應賸作銷金句莫羨群兒萬戶侯



老兵種菊以詩謝之

蔬畦雨徑策勳時從種隣墻菊兩枝九日無人過朱放十分舉酒酌王尼花裁泉玉秋風健香近龍涎曉夢知負口不應還負眼長鑱煨尔鎮相隨

鄭德予同遊桃花山次韻

江村卜築路斜斜模寫癯仙四壁家聞道讀書忘肉味不緣避世宿桃花青山自作千年調白眼空驚一望賒欲買雞豚投近社烟蓑雨笠寄生涯

春紅萬樹抱山斜落落真源自一家雲起坐中疑有雨酒行杯面恐飛花塵緣未斷心雖勝他日重來約尚賒

九日與客語慨然有虞山之興

九日黃花笑白頭分將牢落付林丘半川暝色聊憤夢別領秋聲旋寄愁江國經年成浪語匡廬入手是真休未能免俗須登陟睨視元龍百尺樓

草堂諸陳同遊崧山精舍晁仲攜琴先歸用壁間韻

来伴秋風十日閑筆端又已識波瀾煩君一醉雙鳳月乞與兒曹白眼看

破塵妙語慰畸人鷗緣深衣雨墜中獨自抱琴山下



去石橋月色為誰新

三山次鄭德予韻

日脚微明雨脚疎誰將雲夢賦相如西南山好君知不一見全勝讀異書

何日歸舟片葉輕白鷗相伴艤機鳴只應潮打蓬窓處已作離騷一半清

次韻梅花兩絕句

一月尤溪烟雨濃玉梅潭作玉人逢江南他日摘香處莫忘雲間雙鬢峯

清淺寧環遶故墻一身將影理殘妝西施俗處無人

見冷落吳宮溪水香

徐彦猷以仇池詩句為韻作詩十四章見示答之

徐侯筆下波濤寬新詩示我清且閒誰能辛苦學飯顆格轍已到元和間春寒十日不出戶坐想江柳分烟鬢東坡老仙有奇句析韻琢句光斕斑疾雷一洗牛蟻鬧稍鼓暑驚桃李頑周郎知音亦已久仲車着語誰當刪大招六鈞古鐘重汝自力弱無由彎胡為坎坎事嗆蟲點今古可笑児童羣鄉關春物入意匠水光花氣相回環莫嫌衆口亂如沸當見三耳生其顏



嗟吾和詩雖已晚識君妙意存高山告君詩妙須飲酒社甕一醉寧當慳言彦猷戒酒常云人詩好即飲酒

寓居南軒

雲氣披猖月意孤冬青倒影上庭隅燈橫老蠔蛾方去書掩新芸蠹已無一世盡知關魯酒十年不擬歎齊竽支頤坐覺疎星沒獨扣龍頭瀉酪奴

答戲昭文梅花

臘到方留此日寒雨多未覺過雲殘共驚臺柳葱葱去獨抱園花細細看洗面不勞千點雪薰衣剩破一分檀詩人窮苦誰料理只倚東風酒量寬

乙丑臘月十七日立春

自數今年臘天饒半月春酒船欺白首桃靨笑青唇避地疎同隊一作逢人試問津傷心穿豺虎未肯盡奔秦

南山收宿雨一晴新

延平道中

一溪春漲午晴初日透波光緑浸裙裾却憶孤山山下路石橋清澈看叉魚

雲間三十六峯高北望思歸夢亦勞来客雙峯莫相笑少低吾眼為兒曹

舟次龍湖阻水因由董山



山雨疎疎心又驚起瞻天色斗微明他年一枕江關夢知憶蓬窻此夜聲

一川黄濁窮崖嗡苦恨南溪不盡吞三老亦知行意速時時揷竹記沙痕

拂拂朝霞到客舟苦疑雨意在鳴鳩好峯天半元相識且作僧牀挾策遊

夢好山晴曉不知船遶令日見鬚眉向来快寫崚嶒地元有薰風緑盡時

向年舟自三山上延平和人韻兩絶

春江一月困楊舲酔夢無人與喚醒欲識故交金石

處相逢詩裏眼猶青
春風一夢收桃李雙燕不知愁絶時卧向蓬窻飽聽
雨無人識此是新詩
元英折惠柚花
白玉繁花五葉芳春風吹盡洞庭霜河西道眼分明
處識破此中知見香
乙丑除夜寓永興寄五二姪一首
殘臘避新正疾馳不可輊梅花相行色更次風雨送
傷哉緑林豪支汎出章貢荐食今幾年金帛既克棟
王旅走山澤魑敢失飢凍空聞米粟廉不救干戈痛



寞寞紙錢底千室羅益甕杞先不暇嘗一夜驚入夢
書生口擊賊自愧脫嘲弄經營華陽馬想像丹穴鳳
融融聲教中焉得餘此衆由基執弧矢鼷鼠何足中
浮烟起南舍春事行倥傯桃寒強破蕊鳥靜獨成哢
詩情寫物色心匠與折衷章草簡阿戎溪頭試微諷
僕自次四月十四日自延平歸所寓之南軒積雨陰濕體中不佳二十五日夜夢至一處流水被道色清絶若有欄檻而無屋宇有筆現皆浸水中子驚問何地旁有應者曰此玉瀾堂也夢中欲取水中筆硯作詩詩未成而覺意緒蕭爽殆不類人世雖已一再鳴矣因賦此
蘧蘧飛夢過雲鄉物色清輝眼界長闔闔未招金馬士達萊先立玉瀾堂千琴濯足衣裘冷六字哦詩筆硯香當與瑤池作同社紅巾青鳥兩相忘
贈周功棠
閩嶺浮沈二十年歸心日夜夢江天謾題甲乙煩君看若說功名只自憐造物小兒知薄相箇中老子已忘筌一笻聞作東南去豈欲求人左海邊
悼鄭彥懿書墓亭



蒼梧翠栢泣西風尺冢巍然宿草中寶劒何心求季子雙雞今日過橘公麟經有味人誰識鶴陣論功氣自雄欲拂蒼厓寫奇節陳琳檄手語言工
竹醉日懷故山
一室真容膝蘭一作敢不何人客子猷土浮迎竹醉雲淨對山羞無地青歸悵他年翠繞樓乃從隣寺去烟雨一作外看沙鷗
蠥暑
蠥暑不可度病餘少見招投鄰借軒卧信手得書饒壽我藥雙笈驚人詩一酬醒心憑雪鷺只恐日薰銷

大食瓶

寂賢謝天巧風輪出鬼謀入窑奔閼伯隨舶震陽侯
獨鳥藏身穩雙虹繞腹流可充王會賦漆簡寫成周

春寒

人道春寒早鱉舟楚山一夜雨瀏瀏此生劑跡江邊
路嫩綠紛紅只自愁

夏夜極凉

素簡久弭夜清風先戒秋稻深群蛤吠草暗一螢流
古在殊無計心空尚有求按圖尋分野楚尾見吾州

六月二十一日 立秋



天涯明月見秋風錯莫誰驚碧樹空豈意楚山招隱
處盡歸蜀客廣騷中釣魚聊尔針方直乞米茫然帖
自工獨卧南軒聽南澗蠻花猶作杜鵑紅

尤溪縣之南李花千樹無一雜木春時嘗飲
其中酒家小軒可愛不知何故不曾作詩追
賦二首明年修故事當書之壁間

橋外茅茨好相過問酒錢李花今若此白髮自茫然
落日雲千步春風雪一川明朝記来處石澗響濺濺

又

見說小軒久無人喚我来直如春力快故遣客懷開



玉立花千樹霞翻酒一盃江陵二月尾標韻信難陪

春間小詩書趙園壁追録之

柳態隨時秀花容近酒輕綠牕京洛語蓋抹早鶯聲

又

小語不知夕幽香無盡時影寒人欲醉明月照餘巵

又

自得春風信開懷待此花餘寒固襲棘今夕雪斜斜

又

夜月閑杯淺春風楚製輕故鄉空費夢来此聽窮聲

夜坐池上用簡齋韻

落日解衣無一事移牀臨水已三面斗沉北嶺魚方
樂月過秋河鴈不来踈翠庭前供答話淺紅木末勸
持盃明明獨對蒼華影莫上睢陽萬死臺

平津

西風扶病上江樓老眼凄迷一色秋帆影戛雲追斷
鴈角聲吹月舞潛蚪裁培白葉初無路點檢青山始
欲愁左海此中纔咫尺何年烟雨解扁舟

九日與數客登善福院之絶頂晚飲茗飲閣

于以病先歸賦十二韻

風日迫佳節一川秋意昏臨高分石磴却立數煙村

楚製隨雲物變花照酒痕龍山嗟未久藍水想空存
鴻鴈頻收唳采菱幾斷魂柏肩尋熟路登閣換餘樽
鍾梵規繩闊親朋笑語温加籌携海嶠聞笛憶鄉園
憂記南柯守兵看在角奔詩凡羞晉宋髮短任乾坤
汝輩禪心起令生道眼渾不知東嶂外灑灑湧金盆

秋日

鳴鵰初歇樹猶陰黃菊紅榴色轉深管領秋風有今
日留仙群稱辟寒金
簸弄天風髮彩涼西河一笑問吳剛借君玉斧煩輕
手留取箇中秋影香



山靜溪回樹綠晴鷺群點點雪分明影沉寒水初無
意只是魚兒獨自驚



葵道人之三山

君家雙峯下祝髮事香火豈無遠遊志困此萬山裏
坐閱腰包中未接話已墮翻然問知津九仙入風柁
冥冥荔枝浦華屋紛破磋避迫儻逢渠周旋寧作我
閉門造車語雖隨佛所可他年笑相視此計無乃左

雲卧雙峯抵對亭黃塵縈拂玉梅驚春風一棹歸来
早誰作窓間擁鼻聲

春風

一舉造物手萬生和氣中酒遵排雪意詩裏要春風
了了誰孤起滔滔我即空試詢三世事猶有讀書功

折山道中六言寄湧翠道人

折山有路可上他日雲藏萬家用處何曾觸石一禪
指頂天涯

雲暖網横危磴日沉舟泊手沙欵乃一聲歸去炊烟
遥起蘆花

牛卧黃茅岡底鷺歸紅葉村邊可是太平無象滾橋
醉舞華顛



玉梅無意相惱人烟雨疎疎擬寫箇中妙處語煩
不到西湖

草枯蟲躍驚鄉溪靜魚行閃光只麼時時管帶可須
細細商量

既有女名蠻照何妨自作維摩要見諸天辨供問他
風月山河

寄龔十三

文願獨揖北窓風怪事浮今咄咄空簡策不知春色
晚山川潭落戰塵中花飄茵席三生淨草入池塘一
句工想見楚龔懷我處扁舟遊蕩夕陽紅

大黙紛林際虛簷寫夢中明朝知穀雨無策禁花風
石渚收機巧烟蓑建事功越禽牢閉口吾道寄天公

客次驚衰白歸期先牡丹空枝蕪病力啼鳥問愁端
平日長相憶東風恐不看冰容亦零落唯是有春寒

姚大本以李義山詩韻作詩題息軒繼作

隱几心疑水携孟影照山六窓開畔岸一榻堵中間
栢子方饒舌花枝忽解顏定餘牛自牧夢起蝶相關

閬閬初無路蓬萊別有班藏舟知夜失面壁竟西還



老矣從他笑公乎伴我閑体坤詩更好分寸許蹲攀

書報國壁向年寓學於此嘗見虹下飲溪中

復聞子規

昔與春風来此時携書凝佇兒嬉山晴欄捕投雌
霓身病林巒號子規短髮蕭蕭吹易盡長江滾滾去

何之欲追舊事無言說更作三生石上期

蓋竹與陳和仲昆季

玉樹成群不可攀謾將牢落待蒼山五年分手河梁
外一夕連牀風雨間梅蕚凌寒春欲動酒杯無力病

相關朱陳自古同鄉社更約青雲作往還

寄夢肇

滄海横流無處安只今且作夢中看豈須遊戲兩蝸
角收此微茫一彈丸老境懷人山宛轉春風着物髮

摧殘窮愁似與詩增氣嚼雪敲冰字字寒

辛酉五月望簡陳和仲

秀出雪峯一千丈挽田廬阜三十年赤烏白馬吐傑
句黄花翠竹通幽禪笠師不假報文度鑿齒本自知

彌天可憐烏石嶺下路搭葉炯炯疑雲烟

用東坡武昌寒溪韻三篇同楊良輔

漫郎古邑埋蒿萊五柳合抱何人栽浯溪来作天寶



頃與先後到一時王立高
頃爽氣已壓南昌梅蘇公鄧公先後到一時王立高

嵬嵬扁舟載酒渡江水千山軟翠昏樓臺窪尊枉飲
追太古雲荒石老無紛埃歸来玉署念赤壁側身西

望銀濤堆英辭傑句相震發尚記野鳥窺空壘只今
却數未百載蟲篆想見留巖隈中原膻腥雜夷夏誰

北城壘生莓苔公乎天與濟世具曷不手引秦鸞閶
空遺筆力配元祐頓覺紙上千軍摧禁中顧牧知在

即號令前日頒風雷舟青元向大羽出貂蟬要自奘
鰲秉數公文字雖勝絶莫使變作離騷哀

東坡謫官未放田桃花不繫玄都栽機牙愛觸造物

手五見江雨肥江梅扁舟一笑凌浩渺瘦筇結伴登
崔嵬窪尊故事逢浪客鳥篆真迹追酒臺次山有酒臺銘見六
一集漂流長有北闕憂邂逅果踏東華埃玉堂夜直對
同舍金燭照座花成堆帝簡雨露澆舌本忽憶樊口
傾山疊聯詩共刻醉眠處至今寶氣蟠巖隈關西夫
子獨好事掖垣行即吟蒼苔斯文突過元祐上已覺
萬丈光芒開臨風爭客感赤壁公瑾孟德俱剛摧英
雄割據亦兒戲安用乙節驚蚊雷東坡羽化不復返
浪客何日成歸棹鸚鵡洲前舊時路寒波荒蓽令人
哀



故園山水真奇哉三徑蘭菊當年栽自嗟流浪不知
返江城曉角愁吹梅詩書邀我忽半世車轂前却連
崔嵬試尋夷路到聖處馬力已竭煩輿臺去天尺五
吐傑句孔丘盜跖俱塵埃坐疑蓬島尋丈尒扁舟往
入浮雲堆肩摩稽向挽焦賀欲倒瀛海為尊罍夢中
失脚在何許千里闔越天南隈隻身形影自相弔俯
仰馬鬣迷青苔蘭階彫謝知葉落荊樹慘淡無花開
向來愚公不自度一手欲以太華摧那知天目山頂
露兒啼下睨雲閒雷華亭黃耳竟安在遼東白鶴還
飛來終尋三十六峯去要假聶許平餘哀

## 感事

大弓竊陽氏神鼎淪泗淵何須識微士周鼎必不全
武庫一朝火斬蛇逐飛烟傷心睨前事氏虜定紛然

又

山川非晉土悲泣劾楚囚一語強自慰漫迷望神州
刺史下荊水司農采石頭土圜管夾吾過計非私憂

又

元規負康濟徒手嬰群雄兵從歷陽來無地逃鼓鋒
誰斗死杜稷千載一卞公英風與義氣建立成江東

雪梅各一首



去年雪欺客平地一尺深謝遣東閣花那顧西牀琴
故人初不知屋側乃見尋悠然振永起誰復明此心

又

寒梅卧烟雨山澤有奇氣六龍扶翼之月袂攬雲轡
先生九疑仙心識真荃秘裁詩作花骨瘦崢乃可貴

道中

夾憂勘征行金火方抵捂宵分餉群僕秉月問前路
小兒何自至檝我陳洲渡暗浪擊舟聾崖平沙起驚鷺
莽蒼川花開莫蒙山氣聚物情豈不嘉悶滯非所遇
鈴語出林表風期呼我住尋幽本素志觸熱詠嘉句

午枕得高深復覺清景駐誰云適所願永乏濟世具
以茲一憂頃可況百年遇咄哉郭氏子破觀尚欲顧

白作挽歌辭

憂幽坐南軒萬壑取我因疾雷且不聞焉知草蟲愁
強顏理編簡閱世如東流滔滔竟不返誰復操戈矛
天涯念孤姪携毋依諸劉書来詰悲辛心往形輒留
先塋託仙峯山僧掃梧楸二女隨毋住外翁今白頭
伯氏尚書郎名字騰九州仲兄中武舉氣欲無羣酋
棣華一朝集荆樹三枝稠堂堂相繼去遺我歸山丘
漆園夢方覺白木雲正浮隱陵若蹈空何處停華輈



故鄉豈不懷一作屋良亦一作易謀自我識廢興於
天無怨尤平生喜閒詩此詩當挽謳不須生芻奠君
從二兄游漆園一作遠白衣一作雨浮

玉瀾集終

美惲豪傑之士生必有所自来故
其亡也決不泯泯與草木俱腐觀
玉瀾先生之集顧不異哉夫得則
喜失則悲有所不平則悁刺此詩
人之情也惟深於道者不然無入
而不自得先生近之先生少有軼
才自負其長不肯隨俗俯仰卮窮
蹭蹬踔有人所難堪而其節愈厲其
氣益高其詩閒雖晷不見悲傷憔
悴之態其視富貴利達真糗糠土
苴爾春風一篇雍容廣大有聖門
舞雩氣象感事三篇慨然見經世
之志自作挽歌詞齊得喪一死生
直歌友淵明於千載至所謂自我

識興廢於天無然尤非深於道者
能如是乎嗚呼以先生之才使其
作於韓詩薦之郊廟登其所蘊措
諸事業何愧古人百不一售使後
世所以知公者獨此數十詩而已
悲夫先生有兄曰韋齋白首郎潛
不究大用人以為恨其詩凌厲高
古有建安七子之風韋齋之子南
康史君令又以道學倡其詩源遠
而流長信矣哉淳熙辛丑仲春望
日梁谿尤袤敬跋

# 屏山集二十卷

（宋）劉子翬撰

明正德七年劉澤刻本

屏山集二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劉子翬撰。子翬字彥沖，崇安人。劉韐之季子。嘗通判興化軍。移疾歸里，築室屏山以終。此集乃其嗣子坪所編，而朱子爲之序。序末署門人朱某，蓋早年嘗以父命受業於子翬也。集中談理之文，辨析明快，曲折盡意，無南宋人語錄之習。論事之文，洞悉時勢，亦無迂闊之見。如聖傳論維民論及論時事劄子諸篇，皆明體達用之作，非坐談三代，惟萬慮名者比。古詩風格高秀，不襲陳因。惟七言近體，宗派頗雜，江西、盖子翬嘗與呂本中遊，故格律時復似之也。王士禎池北偶談曰，屏山諸詩，往往多禪語。如牧牛頌云，直饒牧得渾純熟，痛處還應著一鞭，徑山寄道服云，聊將佛日三端布，爲造青州一領衫，又云，此袍徧滿三千界，要與寒兒共解顏，此類是也。又述子翬之言曰，吾少官莆田，以疾病，時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比歸讀儒書，乃見吾道之大云云，是子翬之學初從禪入，當時原不自諱，故見於吟詠者如此云。

屏山集序

人之大倫五而朋友居其一焉可謂重矣
哉師道尊人生有三事之如一師之謂也
顧不列於大倫者以朋友無之也是以其
服同止於緦而已朋友之道親如兄弟相
結以誠相責以善相與切磋扶持必期至
於有成而後已故古人所謂自天子至於
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後世之所謂
朋友者亦苟然而已予與彥冲居相鄰世
相好而臭味又同然予少出游四方迨中
年始獲見於里中潭川之上籍水濱杖藜
往來彈琴賦詩商今略古每見必有所益
間數日不見則必折簡相招襆被對牀所
以啓發蒙陋者多矣其有闕失必宛轉諷
諭不但已也予方以親依愜所願為幸乃
遽哭其喪是年予蓋六十有一而彥冲甫
四十七以如斯人而止於斯痛念疇昔分
好而琢磨之助遂絶望豈不重可哀耶越
十有三年其嗣子玶始編次其遺文凡得
古賦古律詩記銘章奏議論二十卷目曰
屏山集屬予為序嗚呼彥冲不可得而見
矣讀其文如見其為人庶可以少紓菀結
之思乎彥冲天資卓異而屬意高深於書
無所不讀語不妄發與人交淡而耐久初



無所假借鄉人子弟來見必與之敘曲告
以孝弟忠信之道而勉其學業由是薰而
為善士者多矣世俗日益偷薄面相訣說
則惟予與汝而已轉背則相非毀甚則相
為仇敵朋友之道不幾於喪乎念死者之
不可作也因感激為之書如彥冲之文豈
假予言而後傳哉紹興三十年六月朔籍
溪胡憲序

屏山先生文集二十卷

先生嗣子玶所編次已定可繕寫

先生啓手足時玶年甚幼以故平生遺文多所散逸後十餘年始復訪求以補家書之闕則皆傳寫失真同異參錯而不可讀矣於是反覆讎訂又十餘年然後此二十卷者始克成書無大謬謬以



門墻洒掃之舊幸獲與討論焉竊以為

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吝之萌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因書其後以告後之君子云乾道癸巳七月庚戌門人朱熹謹書



跋家藏劉屏山帖

屏山劉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疾病未嘗呻吟無異禪衲視世之聲色勢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熹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俛以舉子見期而熹竊窺觀見其自為與所以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有請焉先生欣然嘉其有志始為開示為學門闕之要朝夕誨誘諄諄不倦其後先生屬疾



熹適行役在外承訃歸問先生甚甚顧而語曰病中無可與語子之來歸也自是日奉湯藥先生所以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為俱道乎生問學次第傾倒亡餘一日從容因出詩一篇見授先生性不喜書常時詩文率多口占使諸生執筆獨此與贈劉發故篋得碎紙數十皆平日省記自厲之

已稍以先後次爲一篇命熹與同舍生蔡
錄筆之復取閱視手自更定數十字間不
一日遂啓手足諸子姒乃共裒其先所緘
封遺書數副皆熹未歸時所留處畫庶事
論及遺孤復有片紙屬熹爲作張公書末
有勉力大業之語熹始得位受而寶藏之
以至于今不敢失墜然而躬行不力老大
無成不能有以仰副當日付授之意抱此

愧恨每念將無以見之生於地下今病已
力何所復云始取遺書讀之聊爲一編而序其
本末以示子孫且以示諸同志使於前修
景行之誌知所蔑慕而又觀熹之慵惰亡
聞以爲前車之戒也熹宇元晦亦先生所
命其祝詞具在以非臨終手筆別附他卷
先生沒以紹興十三年丁卯後五十二年
慶元己未五月丙申門人朱熹謹書

## 劉子翬字彦冲晉太師輸之季子以父任授承
務郎辭官真定府幕屬會輸死請康之難子翬痛憤
幾無以為生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莅楊
勁犯閩境子翬與郡將張當世畫計備禦如素
服戎事者賊不敢犯事聞詔因任子翬始執喪
致羸疾至是以不堪吏責歸武夷山不出者
凡十七年間走其父墓下瞻望徘徊涕鳴咽
哀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呂氏及兄子
羽盡孝友子羽之子珙幼英敏嗜學子翬教之

不懈珙卒有立與楚材同憲白公劉勉之交相
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許遊皆海內知名
士而期以任重致遠恐新學小生於地下今病已
父松且死以熹託子翬子翬又熹諸益子翬告以易
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熹後卒為儒宗子
翬少喜佛氏說歸而讀易即渙然有得其說以
為學易當先復故以是告熹馬一日感微疾即
謁家廟泣別母與親朋訣付樂家事指葬處處
親戚孤弱之無業者訓學者修身求道數百言
後二日卒年四十七慶著錄屏山先生

有宋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門人朱熹撰

屏山先生劉公既沒二十有一年一日其嗣子平
甫以書來曰平不幸蚤孤先人既沒學者朱熹言曰平不敢當而平重以大
人不及用於世其事業無得而稱惟道之聽不
可以不白而知者又益鮮未有所屬筆獨吾子
嘗學於先人盍以所見聞者為我書之熹竊伏
原念所以得遊先生之門者具有顛末其於今
日之誼固不敢辭而又不敢不盡不敢不辭者蓋先人
疾病時嘗顧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
屏山劉彥沖此二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
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
則吾死不恨矣熹飲泣受言不敢忘既孤則奉
以告于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公
尤以枝梧孤窮為己任以故熹獨得朝夕于先
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愚稚所以教示期許
皆非常人之事今乃幸得屬辭比事以相發後
顧恨弗獲其何敢辭惟是駑劣老矣無聞蓋未



嘗學於先人盍以所見聞者為我書之熹竊伏
原念所以得遊先生之門者具有顛末其於今
日之誼固不敢辭而又不敢不盡不敢不辭者蓋先人
疾病時嘗顧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
屏山劉彥沖此二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
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
則吾死不恨矣熹飲泣受言不敢忘既孤則奉
以告于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公
尤以枝梧孤窮為己任以故熹獨得朝夕于先
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愚稚所以教示期許
皆非常人之事今乃幸得屬辭比事以相發後
顧恨弗獲其何敢辭惟是駑劣老矣無聞蓋未
有以副先生嘱書之意而慰吾父泉壤之思其
何能有以究闡幽微信示久遠此又熹之所以
不敢不辭者則超拜辭謝不敢當而平重以大
誼要責於是不得終辭而輒論次其事如左方
謹按建之劉氏至忠顯公始大公以節死于靖
康之難而歸葬其鄉崇安縣拱辰山之南今其
墓西二十有五步少南有丘焉則先生之所藏
也先生忠顯之孫子諱子翬而彥沖其字也世
系本末具刻于忠顯之賜碑此不復著先生少
貢奇才未冠遊太學聲譽籍甚等夷以父任補承



務郎居真定蕃府既而劉氏
生痛憤家國北當之郷
除通判興化軍事秩滿以最聞
先生始以哀毀羸疾至是自以不堪吏責遂
丐閒為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以歸世家屏山下
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竹之勝於是俯仰其間盡
棄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弦歌書史詠歌焉以自
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適間數日輒一走拱辰墓下瞻望徘徊第四鳴
咽哀慟日而後返事樂母呂夫人盡誠敬兄弟

生愛且奇之教也侍郎公之子珙幼聞奭緒學失
其遠者大者與胡劉二先生為道義交相見講
學外無一雜言他所與遊亦皆海內知名士雖
不嘆服深遠自以為不及而先生之心未嘗少
自足雖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從容咨叩必
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後生來問學者則亦隨
其器質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如是蓋十有七
年四為崇道利官累階右承議郎享年四十有
七以紹興十七年十有二月丙申卒始得疾甚
微即入謁家制所與往來者召訣付以家事若
遺人人為計久遠暨舍業之既已則日與學
者論說脩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諄諄賦
詩酒浩然如平日熹時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先
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
道官莆田時從疾病始接佛老子之徒聞其所
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為道在是矣比歸
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真體用之
全乃知此抑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

是嘗作復齋銘以揭於
父矣今乃相與言之汝尚勉哉熹頓首受教居
丙日而先生沒所著書詩合為文集二十卷墜
壁氏封狐人先生卒無子葬忠顯公墓東二
十有五步有先生所紀其家世德善刻焉蓋先
生不再聘則以侍郎公之幼子玶為後今為右
修職郎監贛立此表墓云方為次其文而西游建安
公亦以書來曰叔父之墓弗識珙則與有責焉
熹讀之瞿然曰是乃吾之罪也乃亟起書石而

系以銘銘曰
神心惚恍　經高
而挈其綱　嗟惟
既覺而存　復則
我止我行　亦生而死　我安且寧
拱辰西南　有銘斯碣　嘉與後人
仰止遺烈

乾道三年歲在丁亥十有二月甲午朔建

朝奉郎行太常博士張嵲撰

議曰孟子嘗言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而皆以爲所性不存焉所欲者蓋出於人論其性有得於天君子固未嘗不欲其道之行其民之被澤而有不可必得者縱得之猶以爲吾得於天者不在是也固有之善根於心積而至於見而蟄背四體不言而喻道行焉而不加窮君爲而不損此則君子得於天者定分而紹衆樂之樂所以不能易之復焉自其視聽而所以爲樂有不同焉則以物之[illegible]容不易耳味孟子之言[illegible]劉公之學其庶幾有以發之乎公出忠孝之家奇才英蹇超乎等夷自其倖第釋褐世講切平寇之道與其使之難與其守臣張當世講切平寇之道與其使益不作之方固亦足以窺其經濟之大略其論維民則曰維其心則亂其講經制則曰裁抑之怨特小焉耳至於忘犬之禍重於忘輕忘犬至華鈴納之弊以杜吏



顏子簞瓢陋巷樂在其中論

孟子之言顏子之樂所以爲樂有不同焉則以物之[illegible]容不易耳味孟子之言[illegible]劉公之學其庶幾有以發之乎公出忠孝之家奇才英蹇超乎等夷自其倖第釋褐世講切平寇之道與其使之難與其守臣張當世講切平寇之道與其使益不作之方固亦足以窺其經濟之大略其論維民則曰維其心則亂其講經制則曰裁抑之怨特小焉耳至於忘犬之禍重於忘輕忘犬至華鈴納之弊以杜吏



擇郡守之賢以化縣令尤若是則莫非經世致理之良策要法以公之抱負瑰奇而不及見用於世無所見於事業得非道之難行而民之未易被澤邪然公之所性有得於孟子立言之奥者自非知德之士又豈能測識其萬一也羔公以敬爲修性之門以孝爲全性之本於是長公則極其來慕於事繼母則盡其誠敬推於兄弟怡怡然揖於朋友偲偲然皆其孝敬之至也而其深造自得之妙出於言語嗜慾之表著則昏易之復焉自其視聽而所以爲樂有不同焉則以物之[illegible]容不易耳味孟子之言[illegible]劉公之學其庶幾有以發之乎公出忠孝之家奇才英蹇超乎等夷自其倖第釋褐世講切平寇之道與其使之難與其守臣張當世講切平寇之道與其使益不作之方固亦足以窺其經濟之大略其論維民則曰維其心則亂其講經制則曰裁抑之怨特小焉耳至於忘犬之禍重於忘輕忘犬至華鈴納之弊以杜吏

退之風足以消鄙吝大矣詞乎微固足以見
其道德之懿其怡然安歲靜退者又非自其書
樂者為之乎請以文公所以誦公者合二美而
益曰文靖謹議



覆議曰自源泒流而流遡源後聖賢之道傳沿流遡源
而後君子之論定晦翁之師屏山劉公又
晦翁之師我 寧考美儒先易名曰文而晦
翁之道益尊於天下知尊晦翁而屏山之識闕
焉沿流遡源君子謂安劉氏三世立
賢以忠傳家公忠顯之孝子也六安卓特於詩
書無所不讀自謂易之不遠復吾之三字符也
嘗曰視聽而知復則不蝕其明不流於瞽言動
而知復則匪易匪輕悔吝不生故執父喪則哭
墓三年事繼母則尤盡誠敬怡怡於兄弟偲偲
於朋友脩於家庭者此學也議亟寇則使盜不
作論維民則當維其心經制不恤小而忘大州
縣先擇守而化令施於佐郡者此學也復嶺有
銘聖傳有論訓誡數百言文字二十卷皆於文



之深者孰能語此太史定謚有取於道德博文
之謂文賞樂令終之公者謚公歟博士議是覆議

卷一
論
聖傳論十首
卷二
論
維民論上
維民論下
卷三
論
維民論中
維民論中
卷四
論
漢書雜論上
漢書雜論下
卷五
記
友石堂記
蒙齋記
卷六
序
送張當世序
送翁德功序
辨若
示六經堂學者
遺訓
試梁道士筆
茗庭筠傳
閩境志
屏山新居上梁文
溫公謚書銘
卷七
表
代宜閣南劒謝表
代寶學白州謝表
代寶學謝復官表
代張丞相辭免不允謝表
代翁殿撰遺表
劄子
論時事劄子八首
代張丞相辭免劄子三首
卷八
啓
賀朱熹祝詞
跋浩然子
題亢貢明墨
雜戲
脩祖居上梁文
招劉文送劉致中

賀曾潛除直秘閣啓
到任與張守啓
賀李丞相冬啓
賀李丞相年啓
賀新憲啓
回耿龍圖啓
賀謝參政啓
賀宣撫李相公啓
賀呂相公啓
賀李參政舉知已啓
賀潘侯郎中啓
到任與祖潛啓
賀新潘徐學士啓
賀新仕梁提舉啓
賀知泉州通交代啓
代與江給事啓
代與趙提舉啓
代賀范參政啓
代與李丞相啓
卷九
祭文
祭翁殿撰文
祭翁郎中文
墓銘
致仕祝君墓誌銘
墓表
處士劉公墓表
處士祝君墓表
熊氏令人陸氏孺人墓表
賦
閒藥杵賦
哀馬賦
滯暑賦
詩
涼月
山陰作
獨坐
霖雨
聞箏作
渡淮
醉歌贈金元白
次韻盧贊元再喜雪
阻風
建康六感
送茶劉家園
夜飲
孤翼吟
寄蠟菴
次四六叔韻
種菜
袖刺
下灘作
卷十一
詩
序史
數樹
偶步
醉歌
晨興

傚玄中　棄竹夫人
江山突星石　秋懷
四不忍　雲際贈施子
望京謠　遊龍潭
沙頭　田家
胡兒莫窺江　臨池歌
明皇九馬圖　和李巽伯春懷
防江行五首　悠女曲
贈宗周賓　和安汝功採紫竹杖菴
巡寨偶書　清淡灘
禱雨蟹來
子魚
木犀古風
春寒偶書
荔子歌
次韻蔡學士梅詩
會稽房
卷十二
詩
法石見李漢老　歸田
省拱辰山　士特贈筆
清江行





聽溫之琴歌　猶濟居士遺地黃
萊孫歌　夢仙謠
雲際會劉致中　懷舊歌
夜過王勉仲家宿酒數行為作此歌
夏日吟　萊孫求墨
劉致中惠水　白水見梅憶士特
與純臣原仲溫其考魚羹
餘柑　打魚歌
潭溪十詠
兼道攜古墨來黑面龍紋墨背識云保
大九年
煤雪又
中臣子
感之為作此詩
入開善
寄茶與二劉　劉兼道攜
卷十三
詩
觀二劉題壁
攜筇　入白水訪劉致中昆仲
讀賦家園七詠

題靈鷲寺
讀平陵銘寄李漢老
同胡帶仲吳公路遊清湍亭賦詩得流字
和熊叔雅四詠
次韻李漢老
少稷遠訪潛廬仍留住句書此寫懷抱不
足為報也
次韻方德順古風
柳源觀瀑戲胡明仲
次韻明仲遊將軍巖
寄彭子靜



以源以古風見迷因為賦風吹
原上草韻之
少稷賦十二相屬詩
夜行潭溪上念帶仲致中喬年茂元伯
達皆有入山期以詩趣之
再和六四叔所賦十二相屬詩
讀曾吉甫詩
次韻明仲遊棲雲閣
同汪正夫望鄱江
呂居仁惠建昌紙破
任伯顯非寄日柿不至續以膀帆為貺
寄茶與汪正夫

寄茶與曾吉甫
卷十四 詩
題大義泉
向元伯寄陶爐
遊松菴
過報德菴
次韻茂元獨速歌
和似之秉燭觀梅
劉道祉江程萬五順南講易孟子
韓幹畫馬
寄致明
入白水懷士特溫甫
有懷
次致明泉石軒詩
寄魏元履
吳傅朋遊絲帖歌
胡明仲羅養蒙為彼心然集追用前四韻之
十七日集清湖
曉起
觀胡文定公手墨
寒中偶書

竹源之集寄仲禾

病中追賦遊武夷　病中賞梅贈元暉老友
次韻致明聽琴　過鄴中
卷十五
詩
金陵懷古　會兵
別宴子先　望蓼
井泉　巖桂
園蔬十詠　次韻盧贊元喜雪
府會次士特韻　次韻士特贈別
訪士特舉和四六叔詩因次韻
分韻賦古松得字
六言二首　池蓮四詠
雨歌　新灣
汴堤　天迥
葉集之舉士特唱和因次韻
銅爵　送曾彥思減罷赴闕
江上　中渡
過楚懷王廟　雙廟
一樹　偶步
雜居　有感

程學案　勝宿
畫船　宮亭湖
安仁道中　酴醾
夜坐　春雨
海棠花　瀑布
送杜季習四首　靖康改元四十韻
喜誅大將　策杖
梅花　劉處士墳山禮亭
野步　疊嶂
和李巽伯
李伯時畫十六圖鄭尚明作詩詩詞多振絕因為同賦
送原仲之荊南　和士特高適詩
卷十六
詩
景陽鐘二首　春夜二首
賦雙溪閣　泊舟
劒潭贈李似表　舟中寄似表
次韻張守往雜下巖　出郭詩呈張守
次韻張守壺公詩　次韻方學士萬卷樓

次韻吳歙梭道子應山齋
張守陽和八首
同張守謁蔡子強觀硯論琴偶書
次韻吉甫遊天宮 莫羽
石磨 寒澗
秋望 雨山
游艤 和徐從道韻二首
蔡子強挽章 聞笛
投壺 思賢堂懷辭令
燒 潮



洛陽橋
次張守韻四首 三衢老登高齋
過舟峰菴
閒辭侯至
次韻陳成季郡會 西松
出郊
送處州史君智閘 柳
鹿鳴燕詩 至日
曲倚 宵長
試弓 次韻張守梅詩



次韻張守立春
荔子
次韻張守 蘇籐二首
荔子
次韻張守秋懷四首

卷十七

詩

次韻蔡子強二首 壞柱
與益其詩 得冲佑命
和徐衍栽果十首
與元仲至穴
泰望
有酒
題益竹廟
訪泉仲
同泉仲茂元鉞和入開善
泉仲溫其彥藻彥符致明集於廬
遇天竺寺 山館偶題
悠然堂 雜題四首
道中 次彭澤韻

奉酬少穆
贈詹朝儒
隆祐太后挽歌辭三首
徐大著挽詩二首
次韻温其雪
次韻温其雪
次韻原仲幽居
次韻原仲竹
書事
客路
哭呂倅
贈詹道人
燕子
秋意
舜跡
哭士特二首
讀士特詩集
燕子
致明惠蓮栽
寄蜀二首
野墅
秋宵
春園六言三首
卷十八
詩
汴京紀事二十首
長句寄尚明學士
讀韓子蒼呂居仁近詩
題將軍巖
遊武夷山
致中惠水
得天台命二首
避暑巷二首
與致明對榻
送欽與胡原仲
黃彥達之衡山有詩簡別因次其韻
懷遠
築室
送元仲
勸六四叔卜居
杖藜
山寺見牡丹
贈屯田致中
致明携酒來與之飲
讀季忠愍文集
入白水次韻温其
過致思新齋
宿回向寺
次韻温其種竹詩
周元仲將出山
呂尚書挽詩二首
夜涼
訪原仲山居
從原仲茅亭
菊
次韻劉寇詩二首
次韻原仲幽居
書事
哭呂倅
燕子
舜跡
讀士特詩集
送六四叔之茶陵
贈王周士
有懷十首
致中惠欽因成二絶句
絶句送臣山二首
致明惠蓮栽
寄題黃茶軒三首

寄題頤軒四首　胡文定公拱詩三首

卷十九

詩

徑山寄生子作道服三首

清泉亭老寄皷枕二首

贈總上人二首　會蔡子思張叔獻

次韻把山亭絕句　蘇老寄龍涎香二首

次韻温其元日詩　呂丞相挽詩二首

次韻明仲遊北巖　李丞相挽詩三首

無著策題問顏亡絕好輒復無傳



次韻一源亭二首　寄題鶴灘亭二首

題王巖起傳樂處　次韻熊叔雅七言

寄巨山　登鷲湖妙峰亭次韻

遊密菴

題石井二首

題吳若愚一經堂　寄如愚琪二首

次韻朱喬年送山老住三峯二首

朱喬年同諸傅茂元見訪

寄題東明齋二首　寄題清軒二首

有感三首　和黃德欽韻

謝劉致中長二首　啓若則以老健堂

李佐之以致中贈別詩來戲成二絕

次韻白公梅雪二詩

原仲致中寄梅雪二詩

橙子四首　寄巨山

次韻傅茂元二首　次居仁韻

居仁報李季言論養生之益

送致明之昌沙二首

次韻新淦公館二詩再次前韻

大年三月書來許訪弊廬



分茶公美公永

寄題鶴灘亭二首

寄致中用前韻

居仁叔李言論養生

致中詩戲論詩暮酒輒次元韻

卷二十

詩

致中招原仲遊武夷

致中手談見知胡漳州而寄仲來有定

次韻茂元茉莉花詩二首

同才仲入山　寄行夫兼懷如愚珙
致中相拉遊武夷　呂居仁稱詞三首
奇仲和致中春詩有玄中一著是吾宗之句
奇仲和詩有吸盡西江說似公之句
吳公路作功德院記成
子靜閱僕謫樂天文有詩因次元韻
寄秀老　忠老
轉秩奉祠
致明贈茯苓
次翁泰借高家易解
寄子靜
夢如默琪
食藕梨二首
次李巽伯韻

送暉侍者之閩二
題慎微論清閣
次王氏書堂青字韻
春集
時中良弼茂元
賦泉水簾
陪醼四首
致中晚集
次明仲涼字韻
寄張子平
次韻長汀壁間詩
晚飲
次韻文叔五言
問明仲游武夷日
次韻幽居春來十首
次韻挽坑七言
次韻六四叔村居即事十二絕
凝雲堂
次明仲勤字韻
次韻明仲贈六四叔之作
次六四叔韻
梅詩呈六四叔
拙句謝伯達老友
詞
鷰溪山寄實學
和章潮州南歌子二首
次韻明仲贈六四叔之作
祝道人日供梅蘭二首
寄致明
次韻上梅嶺

# 論

## 聖傳論十首

### 堯舜

道之不明也隘之者晦之也道之不行也執之者拘之也聖人既沒步驟聖人者日益衆此甲彼乙不能相統心有七竅爭鳴承幷聽訛浸失其本聖人之道散於百家蕩於末流陋於學者見聞之外有蒙知其旨者發而揚之衆又愕眙非詆而



所移換事有百千萬緒心亦百千萬變又須臾之間不能自定求其際天地亘古今豈不難哉堯舜禹口傳而心受也三聖既沒斯道散於百家蕩於末流匿於學者見聞之外數百年湯出引而歸之會而通之故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湯沒又散於百家而歸之會而心受也三聖又沒耶勿郛詖翼詖幅裂公口傳而心受也三聖又沒耶勿郛詖翼詖幅裂湯於末流匿於學者見聞之外數百年文王出引而歸之會而通之故純亦不已儀刑萬邦文武周公口傳而心受也三聖又沒耶勿郛詖翼詖幅裂

其言曰吾道一以貫之祖述堯舜之妙也故河圖昧乎太極則八卦分而無統洛書昧乎皇極則九疇滯而不通春秋不本乎人倫則褒貶亂而是非之義也禮樂不知治躬則事外而不事內觀聽之異也書非得於精微則政事之編乎詩非止乎禮義則記籟之辭乎發明異用理則同歸此惟一之旨所以為六藝之淵源九流之管轄也有先知焉知則無先有後學者學為堯舜可不明其用心哉克舜之心見於從事者蘇就致道而已學孳孳為善而已惕然如有所警勉然



常若不及終日乾乾無少間斷安樂和易此心發之鄒魯郡漫此心拒之故一日兢兢孳孳一歲兢兢孳孳一歲堯舜也日復日歲復歲堯舜乎堯舜為子孫為臣民為同邦萬不斷髮鯑體之所生斗吹為風呵為雲霧噓為溫呼為熱奴為僕婢為妾貴為舜禹洞達流通與道不隔則子孫臣民同邦萬國同體也何憾何疾痛一膜之通而後為同邦萬不斷髮鯑體也何嘗為舜乎湯其湯盤銘義復在吾目中矣

禹

私於家者隔墻樊而分比隣私於己者萬形骸而分爾汝陋矣哉聖人宅心廣大一視同仁赢衣得食如己飢溫衾膏情醒如己蘇快非強為博愛之名也有生之類實同體耳禹視天下之溺猶己

心也至乃一怒而刀鋸百生一餘而指艦十命參
能悟戮道視一錢之
仁一念之差不量輕
心坑虎士如蟻蝨王
李斯發一叨心横貌
百年其端甚微其流
子曰測隱之心人皆
親而不少悔是合虎
無惻隱之心者同之
而不知有也私心勝
之也然則何自而免其同耶



有生同體初未嘗不
也則異好惡相攻其
不擴其私未有能合
物如禹者至矣禹之
之癖莫重於愛禹不
為欲又其癖也禹畢
又其癖也禹不以鯀
為奈又其癖也禹不
矣禹之心如虛空本
無所染涅無所動摧
異於虛空本石者誰
物之心獨存耳大



言乎無慮無思然感心不
物之端也禹之所造殆謂
罹得其大端而不明其
間見隨甚罹唱是說於
從之至與吾夫子並駕
之心也其弊也貽而未
也慮其日遠禹道遂暗
流如此或得而輕議之
孟禹雖一視同仁而約
孰真於蓄師等衆之列
矣故明禹致孝
乎散晃大抵皆指真同
之正也其後罹道益猖
同於佞敵孝禹於三聖
孔孟則禹墨同流五百
警諺以千里學者可不
湯

學有三上焉汲汲然其
惕惕者非不向學也心未達也誘而達之矣吾

況安知懵懵不為汲汲迫耶故悠悠蓍龜為富貴常始焉已知之玩習為常始焉已矣聽琴終焉意銷氣墮十寒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吾輩因循苟且一暴十寒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吾觀古聖賢之心與運同轍然而進修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音度哉樂善如貪孰理如酒聞非如獲利捨過如遺蛻徳必日新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純實不自覺知彼謂聖道一言可契非由階級不欺脩為以日就月將為初學以真積力久為銛才是自誣也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憫學者悠悠之嘆也且有所思也有所欲也有所是也有所於也皆心之累也思道則能化其思欲善則能滌其欲畏義則能安其畏於志則能轉其於累為通惟其所向學者苟無是心何能亹亹求益哉望山者其高蒼蒼望海者其遠茫茫振衮而升未盡也學之日新亦猶是已緝熙不已造大無忘舊習運運而消至趣循循而入欲罷不能莫知所以然而然耳觀湯之伐桀也排棄必往無少可疑既而勝之也則猶有慚德湯非慚於伐桀也慚於



制之者是復有一心也其心之念有邪有正有妄有誠合而觀之皆一心也猶事有翻覆實一形也則妄制妄為誠聖人不能使人必無過心而能使過則邪制邪為正心過猶聲有笑哭寔一音也

力故行健地有方故博載日月有力故運昭耳之力也握持運掉手之力也趨蹌趫趫跨足之力也推心亦然人知充其力之力者應對起居而於一心心之力藏於恍惚發於精微失其養則渾耗弱懦不能勝微得其養則運量酬酢動無與抗心苟無力何事能集之人王其聖流之冠冕乎何其力之大也商紂李世事之方殷以酗然之軀憂勤經理日昃而食不御焉宅人觀之其中裕甚能頃刻靜謐耶然而不磷不緇養成聖德開懿純一魯不以膠膠擾擾為妨自非靜之有道未易能也夫事物之交菜然自失小者出入而不純甚者放僻而不反於是有避世自全遠塵見獨者其心非不定也一有接焉又憒憒矣蓋力之大也由其心之精也以火鍊金則金精以事鍊心則心精烏乎不爾以火鍊金則金精以事鍊心則心精烏乎不



為靈明虛淨之府雜之則為塵垢滓穢之囊慎其所養動無與抗故心有無人之力者應對起居而不亂力又倍者喜怒哀樂而不亂又倍者冤生憂患而不亂文王美里之囚死生憂患之至矣而從容演易安時處順無異凝旒端冕南面而居蓋其平昔涵養之功政在事物變遷之際與之循習無所驚異也昔晉文公欲為襄公報傳舁臣曰文王在傳不勤處師不順非孝教誨之力也彼言豈之於天從容自合云耳殊不知聖賢雖異未有不因涵養而成者胙之甘泉珍木滋其源則益清培其根則滋茂此文王之純亦不已也舁臣又曰若有邪質教將不入猶矇瞽之不可使視聽也既不知聖之所以聖又不知愚之所以愚絕學棄類揚為大子讀國語未嘗不嘆息於斯也且美質心文王者莫如孔子孔子之聖固天縱之也而造次顛沛未嘗捨是自志與學至從心十年一化大聖自修猶節節而進況它人乎

## 周公

[illegible]人明為善之大端使人向焉而不誘人以利

有蓋焉不如其已講著盛德之事也易但言其終吉而已安而行之謂可而光畢不可踰言之法也有曰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意同言病行之有巽是計效課功也利心存焉也利心而為惡甚惡其真故無利心而為惡甚惡其性有所缺慕眷亂其真吾曰造次大躁靜其容大辯可移有利心而為善吾其容大躁靜其容大辯詭其口貪倚廉為地安假真為媒非無善迹也利心存焉泯泯棼棼多見吾術借聖言以濟其私者矣周公吐哺握髮謙之至也豈以此來天下之士而沽一時之名乎非也何為拳拳勤勤若是耶成其已也易曰畢以白黑無色之謂也周公所行也豈有利心哉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又曰君子所其無逸孔安國以謂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凡人之心念念相承循環不已在於德乎則意消情濟常樂其全苟為不然則念念縱逸滋蔓難圖倏然生於毫髮之微紛然成於丘山之積甚哉此心之難馭也時焉不存之則躁動輕揚日焉不存之則懈惰放之時善牧民者嚴禮法於未犯之時善牧心者攝思慮於未萌之時良心之放必有端也慮端不能弭必形於言言端不能弭必見於動動端不能弭必流於過過深於動動深於言言深於慮慮是以意防慮如發口防言如遏身防動如奪行防過如割其發淺其制易其形深其制難捻治於潤土臧非菑於焦薪此君子平居自牧當持以謙之功也有持謙之功者其慮必直其言必式其動必宜其過必白慮無枝言之謂直言無背面之謂式動無悔吝之謂宜過無藏蓄之謂白黑無色之謂也周公所行朝一夕也溫恭寅畏常存以敬銖銖而積於實實而積於大大而積於遠孔安國以終也廓然洞豁然一忻忻而大順周公之於是矣貫聖人之才成天下之業光明盛大如此而驕吝之氣不萌乎中豈驕矜而然耶其處之有素矣學者有意於周公而學焉可也或曰周公萬古一聖人也果可習而能歟今技藝至微也力窮人智僅有毫髮之進其出倫絕類得之自然者終不可近況聖人耶則將應之曰子所論者才也才受

之天不可過強道德本於性性可習也夫性一也
狂聖同之惟氣質之稟則異異者可同而同者初
不異也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點化氣質之妙也
知其可必而取必學者確然不以周公為遠不可及
學問之功大惟學而自止焉此學問之功也氣質之稟小
而自止焉勉勉孜孜力鞭其所不至則氣質潛化
於新摩積習之中而聖性復焉然後知造物之無
物而物物之自造也

孔子

望望而知四隅者必超宅奚與而知輕重者必



在與外捨生死而知其終始者必踐形理也視眩眩
之變茫昧莫測豈可以情識猜孰知之必有通
也畏生死者未達也達者不畏焉不畏者猶未能
踐形也常流爭四勝之間何謂四勝或口存亦槩
亡亦樂是齊生死也或口聚則有散則無是泯生
死也或口名立不朽沒而愈光是輕生死也或曰
吳吐俟命力不可為是任生死也齊泯輕任是四
勝也篇窺聲聽髣髴未真姑立言廣意以勝之終

為生死所圄昔夫子讀易三絕韋編於是原始要
終知生死之說其於乾坤之蘊幽明之故鬼神之

顏子

易說多矣學者多尋其幽玄仁義時過繁約而遺書不朽尊旨味之豈其著撰亦有得三聖之微旨而合於人心之所同者耶將盡無之說定以湯人雖萬世而不捨也易有平白坦易之途聖人誘之上機學者用心之急務也雖然學易當自復始而復非易也愚夫昧聖似愚通易者知之矣今嘗作復齋銘曰大



大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原易之用內焉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顏子盡之雖無諸子之著撰謂之通易可也文中子言九師興而易道微九師之前未有為易之說者也豈易道本於淡猶非區區言說所能至耶是知復之一義為平白坦易之途聖人誘之上機學者用心之急務也雖然學易當自復始而復非易也愚夫昧聖似愚通易者知之矣今嘗作復齋銘曰大易之旨微妙難詮善學易者惟人之生

誠之是性喜怒憂懼成失其正現而知復不錯
明德而知復不昧知復梅吝不生悔亡惟是四知本焉則一執覺而存執
迷而失勿謂有本焚思內馳亦勿謂無悠悠弗思
廓尔貫通心其取捨既復其初無復之者蕩蕩坦
坦周流六虛昔非不足今非有餘伊頖氏子口不
言易庶幾之功默臻其極今我仰止以名斯齋念
茲在茲其敢怠哉

## 曾子

孝為百行之宗行純則性通行虧則性賊二者常
相因焉本同故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孝之為本而敬者脩性之門
親而不敬何以為孝於其親矣推於兄弟恭而友者是
已敬心而發孝於婦和而順者是其應也推於親黨
朋友恭而睦同而信者是其應也推於事君治人
忠而恕廉而勤者是其應也是數也一不庶焉非
孝也借曰孝焉敬心必不純也海之支流必誠玉
之葉肖必潤中存是心發無不應也是知孝子之
心萬慮俱忘惟一點念而已視如無論鉅細如此
行如隨針非之吏不期而自肅焉之謂歟坐而論道
門無窮奧乎天地橫乎四海莫知其紀極也昔人
有發冢而夢通韻揩而心動者在其知覺中有如
影響至於鬼神之祕禽魚之微草木之無知皆可
感格非謂異也自然也敬心既純大本發露虛明
洞達躍如於競競翩翩之中此至孝之士所以行
成於外而性脩乎內也曾子之孝也立身揚名
推此一節而於閒道最為超詣生死之際瞭然明
白蓋由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已



蜷其耳目服膺念茲在茲而已啓手足則見於執
戰兢兢之時發善言則存乎容貌之間文三語已盡其要
之謂也載經所記奧義甚多首文三語已盡其要
學者非佛知也然皆有愧於曾子者行之弗至也
恭於昭昭者孝之名也謹於冥冥者孝之實也求
其名匹夫匹婦能焉按其實聖人以為難矣曾子
曰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
卒為難斯須之敬人能勉強至於能安能卒非確
然自信毅然必為未有能樂其常而至其至也此
無他疑情未除也學者之害疑情為大彼窮搜博

聖賢之言有六似學者不可不察也明易者似膚淺發微者似迂闊循誘者似紆委廣譬者似支離直指者似陵施樂告者似強聒察其似須要可以曰言會通矣予思之學見於中庸一篇發明後進甚心甚切章微折妙惟恐人不解了學者不能聞一而知舉隅而反泥於言語之間中學歲於晴矣

嘗天地便有此中人執不而不是以生我方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可得也唐李翺自謂得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會理者稱其卓絕然差之毫釐異乎五百所聞矣其說曰人之所以惑其性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情也弗慮而知弗學而能性也情由性而動所以



然後名立焉外徇物內忘已然後中之本著賊

馬情由性而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情之所為也情者安



也性不可見真誠自守混然而已知者參考著賊

人忘嗜欲歸性命之道也述其雜行大約皆以
情為言其心非不高妙然非子思中庸之學也
中庸之學未嘗滅情性可滅矣今持一箪以示嬰兒與之則笑
奪之則啼此喜怒哀樂之端也情之所發也與生
俱生而欲滅之猶惡水之激而涸之其源益流惡
木之花而戕之其根搖搖愈不過節之防之止
之不使其爛熳害性而已蓋養性者不泊於情亦
不滅情不流於喜怒哀樂以為中不可離喜怒哀樂
所謂中也即喜怒哀樂而發其端時中之和
以為中亦不可如是行之有味矣說詳下
合非離中即契焉故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子思
指約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可得也李翺疾情之
論是並聖人於木石之倫樓學者於枯槁之地非
子思所謂中也中契則性自復七情之生如臂運
指如浮將兵惟吾是使莫敢違逸發而中節順理
而和造次顛沛於庸行之間動容周旋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事事物物無非中者情
何滅云



必有用心誠為入門真滋性也庶為
入門積生意化生神也先已為入門求同於人也靜
知為入門物無遺照也怨為入門內外備也慎為入
門戒未形也聖人標指固非一途前學以是流布
後學以是誰修孟子乃斷然言曰君子深造之以
道欲其自得之夫以聖人標指拳拳服膺自誰者
至何復名自得耶自得者之於心也心無所得
而蹈規守矩終出勉強不能從容優入聖域是學
也父兄至愛不能發其端師友至益不能進其進

必也靈機中啓獨見內
之悼聞想像一旦
心發於情情見必真
曾點鼓瑟為道之資知
點具習春於徐真用發於
志久必墮皦皦之習久必
語之樂久必淪是以學貴
其宗惟德惟默乃能自得
所得最深皆用心於無所用若退而進者也去聖
已遠自得之學湮沒無聞非德學者之失也亦設

老之過焉六經之言產髮分辯聖人之意極口宣揚諄諄乎有有無無之方將以利之反以害焉學者亦曰如是矣理盡於此矣拾前人之咳唾遵舊轍以趨趨故思學廢於錢解省學廢於識議悟學廢於疑試六學廢而道衰矣孰以孟子自得之言無自得之迹但言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其原而已不可以意義形容也繫唐大礴金鼓可以射矣而飲羽之鏃非勇引弧張所能習必自得於弓矢之外焉精毫染羅



程度可以書矣而若夫之筆非點染描摹之外焉學孔孟百年之後超然必自得於筆墨之外焉學孔孟百年之後超然領會獨發奧窾傳一心之妙用發陳編之光燦神而明之使吾教益尊不墜於土苴塗徑之末真聖門之輔佐諸子之英雄也使登乎孔堂其醞藉和粹誠若劣於諸子然其見處超詣直自不群姑捨是之言非本大也亦留中自負不碌碌耳憶聖賢相傳一道也前乎堯舜傳有自來後乎孔孟傳固不泯韓子謂軻死不得其傳言何峻哉達如堯舜禹湯窮如孔孟顛沛造次不傳無



屏山文集卷第一終

論

## 維民論上

古無自固之國若有維民之道有國之大猶人之形神其君也氣其民也神氣相資形乃生焉君民相資國乃固焉相資之道必先有與也神與氣乃與神君與民民乃與君蓋上者下之唱本者末之附也民有駭亂離析與民者之過也氣有乖戾洋溢與氣者之過也是以神存其氣則氣盛而形充君維其民則民歸而國固甚哉民心之無常也



浸淫歸湯湯徙往去就之端昔觀我政於廟堂之間得民之瘼察自昔觀政苛歛刑酷歛賦歛重歛徭役歛歛有是四者民必不樂其生不待問其怨嗟之聲見其戚戚頰之色時雖幸安民必叛已無是四者時雖甚危民必附己不待足問巷訪歸孤而知其必樂其生矣夫民之樂不樂其事至微何視規察而欲知之耶蓋不樂之音聽於耳中亦不能自制也積而為怨怨極則怒怒之心發甚於敵國之兵戈固有不可與資用不可一日闕耳有司奉承無術盡曾煩敲常稅之外月有掊歛有雜有明耗暗耗有帶科



以維民者盡矣故胡虜猖獗於劉西德光之暴清陳奇禍同乎秦嘉閒逞之亂而人不離宜乎 主上之所以中興也竊惟南渡以來天步窘蹙宸襟焦勞咨詢之及詔令之頒惟勤恤元元是先豈非鑒古昔之治道紹祖宗之遺澤以祈安定耶愚嘗致維民之四說焉政苛無有也刑酷無有也徭役之頻無有也惟賦歛一事不可謂輕且今日國家非有橫給濫費也特以軍旅之興資用不可一日闕耳有司奉承無術盡曾煩敲常稅之外月有掊歛有雜有明耗暗耗有帶科

折料有和買有預借如貨賦若干備
緩急如市廛民居賦若干備
緩急如造甲脩船其徵至皮角竹木之類一取於
民名之曰和其實強估名之曰借其實不償以虐
疲之民供多多之賦豈易支捂耶嘗深暢必有
道焉幸該遍處輒息戎事稍紓嘗講貴宛明蘇凋
叱活遺噍人成康息
之道輕斂為急

維民論中

維民之道莫先於
財賦淵藪今奄宅二
京居
是奈何是未之思也
昔人以蜀為富國以江淮為



煎熬窮之憂是理財無術之大要有二一
曰講經制之道二曰
民也何謂講經制之
散則是聚則竭所以
來竊穴豪髮無遺開
利源至多至頃而用
本之道莫先重農今
農非一事無術以寬
蓋不肯鄉來報也將
馬或徙強弛刑或出
誘之罰之一歸於農使
業艱者而田夫優裕是
馬是經制之道有所未
國窮而節人有恕心今
由取足不量民力焉以
食於民苟出不臨戎居
併旋復負腳可減復增
殊不思費用之廣浩於
於人心未必生怨此經
足國者欽不及民今一
反也究其弊在於儒臣
一委強幹之吏彼以堪
意素不解於智中況以
時通變閭閻之道裂衷
右之家主帑藏者月更
此經制之道有所未盡
取於民耳深鑑痛創民
嗟忘彼大憾較其事
於丘山非天降而地益也一
命赤將怨叛郤此小
何知哉況節之有道當
之道有所未盡也等之
錢用度必取於民術至相
紳恥言財賦國計之權
事為欲無所藉酌則但之
之弗又聽之不事無因
任之弗又聽之不事無因
西趣鏞日前而已如臺
家藏者月更成易豈復有豐饒之理那
體國之誠也寔鄉蕃啟而
苟不任謀猷經遠之臣

而責成於郡縣守令之吏不求通變闔闢之宜而專守
舉常之制不務敦本富民之道而爭求錐刀之末
不圖甘節之吉而慮悠悠謗讟之怨則浸浸靡靡
日復一日坐困而不可為矣何謂革科納之弊今
朝廷少有科敷州縣必增其數其說謂細民逃戶
無可供輸按庫而均或致之事若良醫療養憂
猾巨擇遷延吏緣為姦揣官經令則民已借貸矣
受納之間巧弊百出執役掌事皆老姦宿猾視吾
民猶家雞圈豕惟所啗啖焉擊衡斗尺邦有定制
一握手則雙多為寡一揆言則指精為粗事例廢



費既不可蠲除欺書攬納然其間黠民玩猾
不知所措則又倍費之納既艱擾官貶子攢子
與倉吏潛通腹心相為奸盧民戶自輸則仆端阻
抑攬子代納則一擊通融倉吏要民民憤之攬子
要民甘之蓋倚官勢依之雖若見侵去之又惠與託也
民聽命於攬子則又倍費矣或立期促迫或先限
監催一撤經過千家捧獲則又陪費矣民安得不
重困哉噫民猶赤子而立於下衆毒乘之若蝟毛非法弊
吏視於民者惟縣令耳目若朝廷嚴選舉之法開
衰擢之路大縣皆自堂除憂民之深也然邑有小
官為畫官無其

## 維民論下

無苛政無暴刑無重役無厚斂維民之道蓋矣誰
與奉行良法美意被彼黎庶哉外建千官內列百
吏親於民者惟縣令耳目若朝廷嚴選舉之法開
衰擢之路大縣皆自堂除憂民之深也然邑有小
官為畫官無其人則下為盡奉於法弼汨強狂仁

大民無所踪吏此事安得同仁之意哉以縣邑至多掾其大猶以為無所統攝安得盡良吏哉舉領而衷正理綱而目張太守者縣令之綱領也令之賢否守得舉之刺之存之廢之釐之聲氣所加有變化人材之道焉舉一郡言之令有庸有貪有勤有惰有循有暴守將賢麼慕德則觀感而化畏威則慄慴而化以求知己以寬罪戾心競力爭千里之內皆化而為良吏矣守將不賢麼則貪者自遂暴者肆情惰者日偷恬然無所忌憚而潔白公正之吏立己則見尤守法則獲謗抗上則招災



往往變節忍詬以謀苟安千里之內皆化而為良吏矣龔黃為郡諸品無不獲之民趨張弛政平無不才之令其勢然也故守將重寄也有七不可除姻婭勿除勳勞勿除私暱勿除祈閒均逸勿除告衰引疾勿除被刺在邊勿除便私養子婚嫁勿除無是七者惟汝承宣牧民為心乃分符剖竹其名正其任專且久之牧民者甚難令之牧民者甚易古之守令出入阡陌勸督農桑疏渠築堰修陂池以備旱潦教之植藝疾病則治之飢饉則賑之恤之祭祀則告冠之禮之喪葬則為之哀矜之民之道焉則復復之功能莫夏之天下而不能慕夏之民心莽能移漢之社稷而不能移漢之民心是以少康光武之興呼吸而雲聚川赴抑有由也國家苟盡維新之期期可集本固邦寧四何

論

漢書雜論上

陳萬年性謟臨死召其子咸告教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咸曰具覩所言大意教咸謟也

初丙吉病時魏相二千石問疾衆退薦辛獨留既夜乃歸吉病甚帝臨問大臣行能吉薦萬年逆耳御史大夫時少言之賢猶樂使人信乎遠佞人之難也萬年以此致身雖死猶不知愧又欲世濟其術悲夫



王商長八尺餘容貌甚壯單于來朝拜謁商仰視商貌大畏之還謂其左伊秩訾曰真漢相也吾王商問望見重一時單于之言以為真漢相則耳成帝相商已久間單于用也單于之言果足為重

帝初不知商之所以可則堂堂之夫皆真相也耶史稱王商有剛毅節初商有女太后欲以備後宮商意難之竟辭以疾及商為王鳳所中事下司隸商惶怖更欲內女為援通因李婕妤白見其女故張匡以此擊之甚力匡臣史丹等皆排根之商免

相二日歐血而死然則商所謂信道不篤既得之
意失之者也孔子曰張也慾焉得剛商豈剛者乎
馮野王不為三公名重當世兄寬為御史大夫官
屬易之以此知士之立朝可不思有以重耶要官
顯爵居賢則重居下則不肖則輕人主以是柄而御天
下可不慎其選耶
元帝詔曰剛強堅固確然亡欲馮野王是也野王
以文弟為昭儀不得為御史嘆曰人皆以女寵貴
我兄弟獨以賤野王之行能高矣觀此言奏可謂
確然亡欲者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易曰君



子以懲忿窒慾非近乎道者不足語此
趙廣漢為京兆告丞相魏相韓延壽為左馮翊劾
奏詆欺罔之時膝公識之必行於高祖此所以獨受知人之名也
暗功廣漢操術始終如此其死宜也延壽平生謙
遜和易所在有稱一發不中遂陷大戮豈其平日
所為出於矯揉耶抑不忍一朝之忿遂掩其終身
之美耶是以君子慎其徵也

先王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尚功少而最完勢然也
而最忠非特性異人遠古所形勢然也斯言當矣
蓋何起刀筆吏助成漢業高祖謂之三傑然何非
于房韓信之流也何與高祖微時親昵故特重之
高祖即位首計何功臣懷然疑雖高祖推重勤勤如
此而人心卒不服也鎮撫斯言曷矣何謂天下方未
曰發縱指示真功人也定可因以就宮室非令後
世有以過也觀此言何真刀筆吏哉或謂何能識
韓信固非碌碌於之



英氣識固之時勝公識之必行於高祖此所以獨受知人之名也
必行於高祖此所以獨受知人之名也
武帝勤兵四夷禍流中外而卒得無他者賴前有
文景累培基址後有昭宣撫養瘡痍耳不然天下
土崩久矣
李廣之騎射程不識之軍律可謂精矣霍去病無
所稱焉所長者武帝使之學孫吳去病曰顧方略
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又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宋義提兵救趙至安陽不進曰秦勝則兵罷我攻其敝不勝則我引兵而西必舉秦矣此萬全之策也項羽殺義奪其兵破秦義乃沒沒無聞誠不幸而羽能勝秦然其計猶出義下羽矣秦兵銳甚戰必勝故渡河進舟破釜燒廬舍以必死期一勝而秦兵為衆會鄗與趙勝豈不殆哉羽雖一勝而乘其弊促又破之竟以糧少與之約和及坑秦軍猶二十餘萬人又邯軍亦精銳羽之所將非其敵也以羽必死之戰乘章邯狐疑之際僅能服之其難也如此非萬全之策也初

秦兵破周章田儋等項梁其徒破之梁輕秦有驕色義知其必敗也義又欲承其敝故以趙國之權之深矣不以義為非者勢當然也秦不以周亞夫以梁委吳蓋用卞莊子刺虎之說使嗾羽所擊功名之會故義乃沒沒無聞誠不幸也

亞夫曰說項羽曰帥公食財好色今入關無所取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之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羽喜不殺帥公亞父曰吾屬今為虜矣亞父之知明矣而不知天命也君擇臣亞亦擇君臣既不從何不引去知帥公之人事天時如此而忿然欲以區區之力勝之不亦難乎

武帝遣李陵屬二師軍陵後頼得自當一隊帝遣騎將德迎李陵博德亦易為陵後距奏頼留易曰長子師師弟子漢尸山此武帝之將以覆軍誅將也周亞夫彊直自信當文帝而顯名遇景帝而殺身非有幸不幸其術然也方匈奴遣文帝遣亞夫屯細柳在長安西當時非臨敵之地文帝以萬衆臨之先過棘門霸上則軍中豈不預知哉

高帝擊陳豨向常先驅當至豨驅此亞夫欲以軍威示之不為動之趙閒孫武之斬吳姬有意為之亞夫之名譟顧後婁諫景帝怒下吏又不對帝殺之使嗾羽所擊怒下吏又不對帝殺之亦行己恭事上敬此大臣之節也亞夫不知遵此以強直自信不移文帝寬仁故推成其美景帝法刻故陷於僇辱然則景帝固有以招之矣

嘗望之不屈霍光而甘於抱關孫寶不屈張忠而於主簿後卒為名臣士之行己必正其始易曰

正可以正邦也彼驟進之士苟得一時雖欲自反人弗信焉可不慎歟

公孫洪與辕固同徵洪側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今之矣易曰素履坦坦幽人貞吉夫立王號其志不廣矣張之阿諛雖未妥質固已知之矣易曰素履坦坦幽人貞吉夫立王號其志不廣矣張

羅彭祖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然宜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當治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譬喻漢使雖盛若彭祖者可謂有守之士矣彼夏侯勝謂明經取青紫劉歆謂學易干利祿其言詘矣孔子曰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況爵祿乎

武帝問申公以治亂之事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願力行何如耳今陛下病學孫吳對曰不至學古兵法願方略如何耳二子所言者殊途所會者一理可謂知為治論兵之要矣武帝不能用去病故兵威遠震不能聽申公故治道無聞惜哉

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俱死史稱涉起匹夫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然而槽紳先生習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呂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劉子曰孔甲誠然秦而思發憤者然使甲知涉



不一歲而亡甲必不輕與之也委質為臣與之俱死在槽紳先生豈細事哉甲之知不明不知勝之不足與也騰初入陳便立王號其志不廣矣及陳餘皆諫止之不從則引其權以去知勝之不足與也又務奉聚屋帷帳之盛彼備所者見之猶識誚之甲曾不如傭所者乎若知其必亡徒以怨秦與之俱死此特匹夫之發憤耳

成帝惑於昭儀自殺後宮子哀帝惑於董賢而欲遜以大位人君一有所惑舉其甚重而不顧為亦可謂愚矣

中謁者丞陳[illegible]成帝之時紀綱不肅甚令設人不忌臣賊近在宮掖間耶國柄移於王氏不足怪也

陳湯誅郅支單于元帝告祠郊廟赦天下諸臣上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昔楚子以宋賦示又羌君子曰戎事不逆女器戮之也元帝以獲郅支圖上祠郊廟下以為婦人之悅失禮甚矣其事

乃死侍兒馮後當言顯專權得罪後朝臣薦野王親昭儀兄後世必以陛下私
帝以問顯顯曰野王親昭儀兄後世必以陛下私
後宮親帝曰善吾不見是以此見元帝不能為此
乃石顯之謀也舉用三公不信廷尉而折中於宦
者元帝陋矣又見小人之諧君子亦各有道也可
不戒哉

平帝紀王莽奏事史官只書安漢公蓋是時平帝
之權已移於莽矣史臣非獨不敢書亦以見莽已
有無君之心也

文帝身衣弋綈慎夫人衣不曳迹帷帳不文露
言宮中服飾及以見文帝節儉約勃北軍漢令說綠曰急歸將印辭去不
然謂其起祿遷辭印以兵授勃當是時軍衆豈不
知勃為劉氏而來哉勃已執兵柄下令以激衆心
故云耳豈有奪呂祿之兵而復為呂氏哉高祖曰
安劉氏者必勃也其有以知之矣

高祖與項羽戰幾不免者數矣彭城之敗楚圍三
匝大風晝晦與數騎遁審武之伏弩千布之追騎
當是時也雖有三傑智無所用力不得施卒得脫
它者天相之也故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
下此非天命乎韓信亦謂此下天授非人力也

敵叛之

鄧食其謀橈楚權欲立六國後張良難之及酈生至陽夏南良復請酈生趣王魏韓信王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散何由蓋畏時楚兵乘敗借魏楚之一戰之力以滅之因時應變此善用兵者也

武帝好大喜奏故一時賢臣皆務為高言閎論以中人主意希永龍祿若可哭公孫洪曰周公葬年而化臣竊遲之王阮曰匈奴侵盜不已者以不恐之故耳東方朔自謂天子大臣吾丘壽王自謂知孝宣總核名實漢家新元帝為太子時諫宣帝用儒生帝曰亂我家者必太子也及元帝即位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孝宣之業衰焉然則是非果不可用耶劉子謂不然所謂儒者不獨明訓詁通章句而已必練達世務器識兼全可也宣帝後為



輔相者亦相張安世黃霸于定國蕭望之之流是也相明易經有師法安世識亡書三篇黃霸教禦就夏侯勝受尚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定國迎師學春秋自執經北面脩弟子禮蕭望之好學治齊詩是皆通經術者也處事知宜立朝有守所謂通儒也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劉向王褒或以儒術進或以文章顯宣帝時與之議論於石渠或於燕游播為歌頌第其高下則宣帝豈不好儒哉元帝任宦豎等為相凝凝庶庶親附閹尹不敢失其意故史臣曰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祐被阿諛之譏則元帝所用其腐儒也耶

漢書雜論下

或曰武帝不寵不見汲黯此足稱者余謂君臣相與在貴以誠心在在貴虛禮也武帝以黯為社稷之臣是非不知黯也一用弘湯之阿諛順旨皆超躐見用至謂黯為愚戇謂黯為不學謂黯為安餐亭見斥逐則不寵不見是虛禮也後拜黯為淮陽太守欲借其威重以靖寇也黯不受印綬強予之曰吾今召君矣此治黯欲令之淮陽也黯居淮陽十年竟不召也高祖



騎也黯面折廷爭甚至見憚然其詞氣行事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黯拜為東海之識而莫推樂為之用者蓋其識人知時不貪其虛禮也武帝力征匈奴生父偃蹇安徐樂引危亡之事諫之甚切帝曰公輩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黯拜為郎然征伐竟不已又為南山民田為上林苑東方朔陳三不可帝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然遂起上林苑蓋武帝知愛諫為人君之美故不吝爵祿以旌寵之也然有賞諫之名無受諫之實何益於治乎引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此之謂也

哀帝為定陶王從傅相中尉入朝成帝問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也問中山王不能對帝乃賢定陶王時哀帝年十七元帝即位時年二十七矣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竟發肅望之以此言人君一日二日萬幾豈可不練達世務也哉元帝好儒宜帝曰亂我家者必太子也漢業自元帝而衰知子莫若父信矣杜欽說王鳳曰王章昕坐事密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牢言事也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則流



言消釋疑惑著明風行草偃矣翟欽補過將美皆此類也且王章上封事指言鳳專擅蔽主宜發勿用鳳乃陷以大逆章死不以罪天下寃之欽為鳳謀主言無不聽也不能救章之死又為此謀蓋惡誣善天下果可欺罪欽姦人之權也初鳳專擅欽嘗戒之又令鳳乞骸骨及王章上封事鳳稱病篤欲遂退當是時劉氏王氏之禍幾解矣欽乃力說鳳起視事竟殺章欽內結鳳以謀反覆如此元帝聚直言欽專指後宮謂外戚親屬無秉刺之心陰為風地谷永之流也而機險過

之史臣書永而怨欷且謂歙淳流當世好惡而成
非夫淳華博習之徒所能窺也其然豈其然乎
張湯杜周酷吏也皆子孫榮顯僕譬數世史稱湯
雖酷烈及身家禍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此牽合
之論也湯深刻排陷流毒一時其稱引一二掾史
何足掩其過伐安世延年之德罟自應綿遠未必
由湯與周發之帝禹之王豈必自瞽鯀耶
公孫洪徒步數年至掌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
閤以延賢人一時搏焉然不聞有所引薦也一董
仲舒卒濟排之何賢人之能得耶若所招延惟論
諛美之士則洪之客館與屈麗之奴婢室無以



異也
史稱賈山自下剴上鄒陽枚乘持於危國然卒免
刑戮者以其言正也審如是則比干諫紂子胥諫
吳皆不免刑戮者豈其言不正耶君有明暗冀墓
由其所遭有幸與不幸也
太史公以儒墨陰陽名法道德為六家較其短長
而論其指要劉子曰夫儒何所不通我不通非儒
也其論墨者曰彊本節用人給家足之道也孔子
曰與其奢也寧儉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曷
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則異為也其論陰陽家曰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孔
子曰行夏之時易曰變通莫大乎四時又曰君子
以治歷明時則陰陽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法家
曰嚴而少恩正名乎又曰
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
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又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
則名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道家曰使人精神
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孔子曰遺大必於是觀
沛必於是易曰以明洗心退藏於密又曰無思無
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道家之長吾儒通之明矣
儒之為也以是觀之則五家之長吾儒通之故曰博
其論儒者之短則曰以夫繁為
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
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舍論儒也孔子曰一以貫
之又曰予欲無言然則所謂六藝經傳以千
百數著果可以病儒
哉論儒之跡而不論儒之道非知儒者也不蔽於
一偏不滯於一隅以之治世以之脩身無不可焉

曰邑王賀蔡宣帝即位心內忘賀詔山陽太守張敞謹倫敞見賀察其言語跪起不常敞即奏曰故王清狂不惠由此知賀不足忘若賀著可謂無道之主非清狂不惠者也賀憂不免張敞之來故於言語跪起之間陽為頗調一以免禍也初雇光薨賀時令賀受詔賀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觀此應對豈清狂不惠者耶賀雖昏於治國亦善於保身其得終其天年抑有由也



丙吉為丞相掾吏有罪感終無所案驗後因以為故事且吏不敢為姦臧不案欲責百司郡縣之廳可乎

丙吉馭吏嘗從出醉歐丞相車上吉容之後赤白囊至馭吏刺知旁人云中代郡以白吉曰二千石有老病不任乘馬者宜可豫視吉召嘗案科條其人會帝召問事不惑遂立名跡始終



或使充國見宣帝亦屯田不戰先零必破策之上也用兵則有勝有負其患滋多後勿輕議未為失也治乃眾證武賢更不論嘗貝此則過矣使之率三軍昌萬死既已成功安可不嘗故武賢更深恨充國告其子印它事印自殺充國亦羅遠之迄雖蓋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夫爭功招禍自古多矣余獨於充國惜之

史稱馬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跡始終可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累亦其次也余觀不疑為政初亦尚嚴賴賢母之訓故不至殘酷

其議論容飾頗近豪俠然不疑誠奇才考之當世其倫匹尚多也西漢大夫若孫偉位習以為風廣受獨行正足之詩名重一時應詔立懦後世猶想其風采高其人非不疑之所能先也以游夏之文學冉季之政事冀音之言語列於四科不得先顏閔之德行聖人之意深矣

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帝不說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帝曰晓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愚廣德刎血之言誠過矣然廣德不先發此言以激上心則張猛之言未必見聽也事君有犯無隱當廣德有之然元帝亦可謂能納諫矣

武帝任車千秋一言錯主何哉智有餘也武帝感於鬼神故千秋亦太子有智千秋無絕旌為所謂武帝亦口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也武帝晚年多病尤信巫蠱之說漸太子傳曰父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車千秋復訟太子冤是千秋逆知武帝有悔恨心故乘間而開說也不然千秋為高寢郎常追補太子時何不言耶因其悔



之言而為之地耳

史稱元帝優游不斷蕭望之謂中書本用宦者非周禮制欲退弘恭石顯望之不能又作議又不定此信不先發之言以激上心則張猛之言未必見聽也事君有犯無隱當廣德有之然元帝亦可謂能納諫矣

置建射即置建討即免庶人請出之宰猶即出之宰猶又何勇決耶蓋由聽受不明故忠直之言難行諂邪之言易入也

三長史譖殺張湯武帝後殺三長史恭顯潛殺蕭望之元帝竟不加罪此人君之所以貴英斷也望之既死帝為之卻食涕泣哀慟每歲時遣使祠祭無所不盡其至焉生不能用又殺其身既死乃為此紛紛何耶衆公誅仲尼子貢所以譏之也

乾相為揚州刺史考察郡國守相多所貶退丙吉與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相心善其言為霧威霜相所貶退皆當耶不可已迫失之過耶箴之可也不當以朝廷方以內魏之賢猶如此況其下乎後之人慎事自重而致身榮顯者率尊此言也

班固論平當逡巡有恥又謂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孔子曰行己有恥又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若當阿諛苟得謂之有恥乎當過許由之讓四何當諛哉公孫洪雅主之論備之若出不然其驕於公孫洪雅主之心求譏非者

郎

張良至圯上見老父乃太公兵法也私老父與良約五日平旦會此一節書老父與良約五日平旦會良期比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又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又五日良半夜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矣與法曰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老父之意良默得之故末傳兵書而老許之也

張良所畫計策高祖用之以成漢業及招四皓以安太子則高祖亦墮其計中矣良欲從赤松子

為招繞數月觀其不受乃去之其徒五百人聞撲死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余謂死溢美之言也五百人時在海中聞橫死懼而逃散耳或有與橫同死生者亦不過數人海上遼遼因遂傳以為皆死未可知也橫賓客皆賢也盡召之能皆為橫死則方其盛時據三齊之地所得死士可勝論哉以橫兄弟之賢得死士如此之衆夫孰

其辭以脫世網所謂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高祖與雍齒有故怨嘗欲殺之後諸將欲反用張
良計乃封雍齒王陵坐與雍齒善亦最後封嘗以
高祖寬仁大度猶未能於此釋然乃知不念舊惡
亦是難事韓信王楚召辱已少年令出胯下者以
為中尉曰此壯士也觀此則信豈庸庸武夫耶
有告韓信反者高帝初欲發兵陳平勸帝偽遊雲
夢信必郊謁即執縛之此計亦適行耳據韓信傳
高祖且至楚欲發兵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擒是
信已明知高祖欲擒之矣使信決策發兵以襲高
祖事固不測也或說信斬鍾離昧謁上必喜亡
患信從之鍾離昧楚亡將漢捕之甚急信初匿之
今發之是自暴其罪也以此求免難哉高信誠無
他然高祖卒疑之者豈兩雄不並居耶韓信料敵
制勝可謂明矣而不知高祖之疑已是天奪其魄
也高祖兵敗成皋自稱漢使襲馳入信軍信未起
即其卧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乃知
漢王來大驚則高祖疑信之跡彰矣及封齊王會
垓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為楚王則高祖
疑信之跡又昭昭矣信殊不覺故武涉蒯通之
說不入又謂我無罪既見縛始知漢王畏惡其能
不朝嗚呼何信知之晚也奪軍徙地出其不意知
疑甚矣三尺童子亦須覺悟而信不知信豈庸
至此哉天奪其魄也
項羽引兵欲渡烏江亭長艤舟待請羽急渡羽不
渡乃戰死蓋是時漢購羽千金邑萬戶亭長之言
甚甘羽疑其欺己也羽意謂丈夫途窮當戰死不
忍為亭長所執故託以天亡我非渡江東父老之言為解余往
羽果無東渡意豈引兵至此哉羽至東城才二十



八騎與漢兵戰斬二將數百人漢軍皆辟羅使羽
益用其衆決死挾下豈易當哉所以去挾下者待
衆得脫也乃為田父所給陷於大澤羽知人心不
與己安知亭長不出田父之計哉此羽所以戰死
也
武帝之時異人並出史臣方之版築飯牛斯言過
矣公孫洪兒寬之儒雅專事阿諛皆佞人也
趙禹之定令多務嚴急皆酷吏也李延年倡優
歌乃許之協律黎洪羊桑弘羊心計民聚歛乃許之運籌
如蕭曹張魏之徒皆咨詢以次貝進取在

三代之時不免率流放黜極者也尚何才之足云
惟汲黯蘇武一時傑出而武帝疏遠之肆其私心
禍流四海則以朝無人主之柄也史臣之言過矣
齊禄著人主之柄也史官之柄也史官之
柄與人主相為擁衛以勵善懲惡孔子作春秋後
之作史者取法焉馬莫尊於丞相也不
得立傳莫貴於通侯扶持侯也不得立傳薛
彭祖不為宰相李廣不封侯當時惜之然皆有傳
焉孟明以讓即立傳江公以博士立傳蘇武以典
屬國立傳嚴安以謀略立傳馬



侯之客立傳不以[illegible]
淵之會婦當書以其賢故特書當完不
當書以其賢故特書也凡此皆有意義而
傳希恩旨利之人苟一時之榮非求名於世也
史必立傳所以懲惡也春秋書三叛人民蓋此意
也此史官之柄與人主相為擁衛而勵善懲惡也
班固作漢書惟紀最為疑案事皆詳載於傳而撮
其要書於紀固自名之曰春秋致紀其言有深意
焉余嘗致之吳王濞約六國聚兵齊王後悔背約
以恭儉於武帝贊又曰文景務在養民非詳於記
善又重美之乎武帝之窮兵黷武固非文景之
子矯制不書反而書以[illegible]
致亂禍也望之自殺不書有罪而書顯諸之也太



意皆反也庚太子斬江充發兵武帝詔劉屈氂
發捕斬反者班固書曰太子以節發兵與丞相劉
屈氂大戰長安何以不書反初無反意也張湯湯
折三長史長史發湯陰事湯曰謀陷湯者三長史
也遂自殺武帝盡誅三長史班固書曰張湯有罪
自殺何不書陷湯湯有罪也弘恭石顯奏蕭望之
不悔過詔詰於牢獄塞其牖絕其飲食望之自殺有可
哀望之有罪[illegible]石顯潛望之今自殺何不書有罪而顯潛之也太
子矯制不書反而書以[illegible]
致亂禍也望之自殺不書有罪而顯潛之今自殺何不書有罪而顯潛之也班
固作史發兵武帝或取義而
書春秋致紀皆以得[illegible]
[illegible]固作史發兵非獨詳於記善也雖小善必錄其記
過也又婉其辭其記善過也非大過不書文帝之仁言
數條嘆曰嗚呼仁哉於景帝贊又曰至於孝文加
以恭儉於武帝贊又曰文景務在養民非詳於記
善又重美之乎武帝之窮兵黷武固非文景之

必不然又案一拳儉叫稱何有加焉非畧記過又婉其辭乎元帝之號令溫雅成帝之稽緩之容皆見稱述者不以一失廢其它長也故曰雖小善必錄吕后之寵産祿景帝之殺晁周皆略而不言者不以小疵玷其全美也故曰非大過不書史替諸帝皆稱述獨高祖替雅其世系運統而已無所称也蓋以高祖之盛德大業不假言而自著有餘易見不足難知故也

高祖輟洗受言吐哺銷印其從諫若轉圜也至於廢太子則難得百張良無益文帝身衣弋綈慎夫人衣不曳地其儉無以加也至寢邸通則賞賜輟鉅萬倂舉銅山與之何其愛主賢君猶不能自免也及四皓入見而嬖寵弥篤卒賴申屠一言而弄臣碎首此二帝所以稱賢主聖哉

畢山集卷四終



孝廉有若純臣者示人以孝容儀有若祈子者示人以孝容儀有若純臣有若祈子孰為孝哉不主其心而主其儀有若純臣有若祈子其從違若轉圜也至於氣割切有若祖祿者示人以勤詞史之謹者有宂冗而戮若純臣者異流同宗副副藻藻是以知聲慶之所取亦吾平昔之所樂親也附狥介而流者次之為勢力所驅者次之能言以怪除三品以冒除隕星以妖除化婦以執除一有是玷雖瑾亦弃是以知聲慶之所擯亦吾平昔之所欲疎也夫以咫尺之地數拳之石寓高遠如此則周旋於斯執不砥礪苟逐物從好以

小而陋也則鉅細六合皆基址五嶽為壘
培藪其左江漢流其右自達而觀之亦掌中之
物耳曾何足大乎則夫方外之士為齊物論者
大小之別主人方刈抑源之稻釀明月之泉款招
客徜徉于臺上嶺雲海日與之俱來仰而言曰名齋之
義其旨奚乎泉洌乎山虛靜而洌道寄之至易也人
亦然童心譬如嬰兒雜慮無寄發其妙者非有所畀付
增益之也勿拆其朗勿啟其扃勿敲其小予何
是以知之學者惟見書明為可一燦隱室打睡須
除況吾崇智皎如日月之光何遇而不被剝耶山
靜若冢之奠訣也若冢自我冢有之則固見自我見原
之則神從外也耶余聞之則又大喜過望因公人
之真性非不了了也情環起而攻之則紛華利欲
物物得而冢之轉又不至是卓然自立於群趨之



右而以學問自娛苟無見乎則章郛浮末術得伴
和蓋之三代而下易學家兩漢之士為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為虛無所蔽
隨唐之士為辭藻所蒙皆虛偏滯而不反如皮裹
沙友以自渾如谷膠雷務反以自暗初不知其豁然
者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蘇蘇盡
頴以養其聖耶雖然吾初讀易和有得於復也以
名吾東齋今又以冢名吾西齋而吾玩易未既也
詞而有得又將志之況吾家山窈窕深邃登臨優
倚嘯吾當良心者固非一方所可盡也以無盡之資
寄無盡之義玄用推發當不在多而無窮矣
是又將推之於親族於志同道合之好士尊者則吾起居
宴息出入往來無非與易俱矣觀其名玩其義默
隱於吾心以未合焉不亦樂乎客既出因筆之為
冢齋記

## 序

### 送張當世序

庚戌張侯來宇莆田余佐郡事後兩月至時逸綏
楊功犯閩官軍級之應奎演山下聲徨四境已而巴
源盜作事吏其徒益熾吾之赤子探丸佩擿皆踏

常葉兵庫食少糧乏守臣大伐衡遂蕩而
乃平又一月天子召侯還朝其恩寵之
侯同寮最久而寇攘甲兵之事相為終始也方繼
衣交馳羽檄押至衰兵活食刻期取辦漢以強敵
衛之余因以兄矣為顧於侯未有助也今侯將家
前瞻之言思效一言可乎夫平盜易使盜不作難
蓋勳勩之威易伸而逋寇養之恩難洽也閩之勢猶
人嬰痼疾者陰邪內根固盤互牢不可解今以
鍼艾藥石攻之灼之湯之滌之疾雖除其氣愈
衰道和扶衰如保嬰兒一日之間必數往反盤水如維持側卑喘

喘然不敢有違拂之傷固宜可致不然一衝已
一恙生消於指臂聚於腹心必甚於前而至不可
為也吾民困矣輕徭薄賦寧使鈍官守法勿使利
官逞能庶幾有瘳乎余閩人所知者閩事四海之
廣亦猶是也頓侯以此告于上

## 送筍德功序

書生輕議兵自荀卿發之三至五權大術雖要本
仁義然聖人不輕議兵之意至於衛公求由之問皆嘗
直前無如吾夫子者至於谷之會田常之討房注
圉距不假以辭色非沮之也慎之也婦譯之何哉



勿乎不世乃有長嘯郁虜圍其忿破敵揮扇清烟
投筆取封絕則抵掌談笑橫槊賦詩視聖人之所甚
慎貌然輕肆馬使書生讀之激昂歌美袖書公姻
之門飛奏雲天之陛莫不撫髀嘆息恨其試已之
晚是則鼓之舞之荀卿為之罪人也吾當翁侯德
功老於經術不得一第向來小試武事 朝廷宮
之德功流教忠信容氣不存於胸衛是言靡出諸口
五知其可以有為也因贈言焉夫金玉已生蠻蠻
人命徒詐長平之卒不媿申急之老以是言兵者
德功之所嫉也余亦嫉之 屏山集卷之五 王
丹慈西子之載抄騎紲之出以是言兵者德
功之所嫉也余亦嫉之 屏山集卷之五 王
腹之丹書灑指端之公宇以是兵者德功之所嫉
也余亦嫉之操心儻不然提十百千萬之衆凌凌
兢兢如是愛子慈孫將跳白刃馬雖不慎者慎矣
德功是行也有引而用之若手麾以頤卓然自
見於世矣異時海宇清泰走毒手尊拳袖而不用綏
畑之像有白面書生雍容於虎臣之列者其德功
也耶

屏山集卷第五終

雜著

示六經堂學者

汝心之休處此如遊汝心之流處此如因此堂何有維經與史隱索周施於該備矣誦書琅琅其神乃揚雜慮橫心聖言則忘講書默默精義乃得借聰於人終爲必惑視彼迅智若弗云來今汝不勉則何有我時習之說爻身之樂瞻忽茫然匪伊情度

宇朱熹祝詞



寇而欽名粵惟古制朱熹幼而膺異安朋尚焉請祝以字字以元晦晦者冥也冥不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健日名曰子猶其友口有若無實若虛不存驗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史端其貌知愚迹參並遊英駿後塵豈無之功初若不足外務奪之戕斷戕續及其至焉皆諸子言志心欲無伐一宣於聲其所積故君子許其進而情夫疑以自絕原有生之初愚知混混學如蛻焉其質乃變變非他知窒由昔見存之則成體之則仁軌明此哉聖心之純旳欲正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丈儒之粹爾丙育琮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貞物廓

遺訓

吾聞之猶粕捐漳精賑誠意畢勿狗陳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軌為學問之粹而益於吾身哉末稱而曲其老不舒人稱弗攻其成必愚故善學者必謹其初凡日用間紫紫乾乾散秩必恭執事必處中惟不自輕雖奴隸亦尊重也地如汗其畏出是寢則易安食則知味微言奈何存之斯無過矣白朝至昏以一洛貫焉勿謂未也本寔由之母悅於新毋駭於奇毋溺得必考文而察實豈曰無徵出指於西底止必泰其大也頃刻之功初若不足外務奪之戕斷戕續及其至焉皆其所積故君子許其進而情夫疑以自絕原有生之初愚知混混學如蛻焉其質乃變變非他知窒由昔見存之則成體之則仁軌明此哉聖心之純性本渾全或誤于末聞知誤勿執冥之則真斷言不守何多求焉棟宇雖克不如葺編如人有事身

自足弗軸弗輈則何以行凡初有聞果然自足覺岸恣睢自離于曲可口之實出於凡木火或有言志善忘惡彼真不賢可助余之勖鬼賢可信信之不疑勿窺其小疵謂不足以為余師我信乃自蹈我疑則自蹶師乎師乎惟己之為混故知新吾所聞與今聞合豈不欣欣如膏熾新心增益明古人得吾惟恐弗居如拯火捕亡其敢緩諸苟曰昧日如己聊以優游則知終身無復好修惟人中有恨泯泯棼棼以敝直之如風掃蚊一道通明振古如茲曰予衰矣尚識前言予其惰之學必有聞



## 跋浩然子

吾嘗有浩然子著書九篇劉致中以示胡原仲原仲轉以示予予讀之悵然惘然如失故往如涉獵要其歸宿則弗畔焉三復而荊編歎息也異哉有意求合於易耶易之為道非言語之可階非思慮之可緣百家傳主之學支離矣繫辭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而正變動不居周流六虛顯此氣象則易果為何物耶陰耶陽耶剛耶柔耶何名耶在人卦之內耶超人卦之外耶非吾聖人發之所言之題適得怪焉故予所謂迴光背鏡其異而近易之復耶其得於復之順行耶如其然余將從之遊曾參其異而非余之未達

試梁道士筆

善書不擇筆顧所用如何耳南渡以來毛頴走絕慢真書不擇筆苗冠以筆遺子玉表霜棗視之皆觸藁之梁毛毳也來縛精妙驅使如意亦管城之亞匹焉国念神州赤縣半沒埃塵中或言南兵剽輕不足仗者而春秋吳楚之鞠六朝晉宋之逮不聞備統於它方選徒於外境昔人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豈用之自有道耶書生過計推此理於試筆之間庶幾覘窺之裔不辜芙於簡譚組練之軍或有為於今日

題老貞明墨

蒼官之英孕此蓼德未薙摩捐聊寄其黑潔之我吾將從管城子游登於六籍

蒼庭筠傳

此君之先出自霍澤有號蒼筤子者與蒼頡同時頡觀鳥跡制字蒼筤有記載之功帝皆賜姓命以字為蒼氏蒼筤子生篠禹隋方貢以其材也上之其後有國封孤竹君生籜籜逸去釣于衛詩人詠淇澳以美之天下想見其風采籜生箨箨生筠筠母慈氏庭筠在繈褓中已有奇骨濯濯如灌



然及長清癯玉立七賢六逸皆從之遊王子猷嘗之當曰不可一日無此君世因以目之不名也此君性強項未嘗折節下人得苗老深根固蒂之術蟠踞林麓間與徂徠十八公新甫栢直臭味之同素相交善帝嘗特起三人俱至上林愛其風操遷直御史府拜十八公為大夫獨此君不受帝說之者曰君有長材興樂府則簫韶九成直史館館于竹宮留以自近焉當訪養性之道此君曰直心虛己至道自凝帝歎其言又嘗撫其腹曰此中何有曰空洞無物當容數十百人耳帝為之笑有甚飾蓋迎刃而解成筆之以如指驅出力掃氛祲四夷以成不朽之名而反韜其貞幹甘與草木俱腐郭此君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夫與其徘雲叶閽閽披腹呈琅玕孰若樂行憂違確乎不可拔也遂使蒿蠭谷將老焉此君常齋居嚴惟五月八日露醉酔則外其形骸或為人從置它所不知故當時為之語曰此君經年常清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有時倒載過習池茫然兼墜俱不知晚歲益枯槁言無枝葉以蘭楚棄則為灰

真像其天年云常思之命墨工圖其形像以張麈
陽仍賜號曰靖節處士諸子蓄薪斫露頂角曰萌
最爽美陸沈於世為識者賞味爭挽致之狙豆於
諸公之間猶予曰貧若節肉食者憚之其他支汰
繁衍青紫睥然居湘中者班班以文采稱居渭川
者千畝致富時比之封君居武夷者幹弱而毛鼻
人以為蛻骨仙云

贊曰善哉白樂天之言曰此君有賢人之既不四馬
其本固固以樹德其性直直以立身其心空空以
體道其節貞貞以礪志夫豈溢美之辭哉嘗聞斯
人深造理窟或叩默予其妙詩云言念君子溫
其如玉余宜其有為之執鞭而忻慕者矣

## 醫戲

有招著診病翁曰僕閱人多矣宜深於醫殊姿咻呻怪
形田面之龍鳥角之清閨雖以一二編也若翁者
雖之禽有燕頷之奇亦無麈軍頭鼠目之顱然而蹙
帶言寒踞窮拘臂則多鬚之累也夫醫為則親古
親古則神厲神厲則語不和語不和則交寡合交
寡合則動無成宜乎翁之沒沒也亦羞鑷亂苦鬢
稍自矜飭乎溫而儼然雲而棡然肅而暖然發而



泳之議後發乎言之論之何相
撐距而奪其便爭能觀之形而未
識夫無用之用也易稱蹇蹇匪躬之故連連
可象之儀也勃揣鑒髮可思之威也紛師奚姿發
揚動氣偉人持士造物多以畀焉故昔賢著書
然者皎然者似蜩者如戟者鼎鑊者絲編者盡至
凡者俶今公亮者是以蓬頭祖裼眉輔漢于思
強宋紹箱蜀美頁參軒長鬣勝楚或抵几而奮
或論事而張非剛毅挫捷有如此者或手浮獻規

金口衛伏詛其忠烈炯炯有如此者是俄然矣予
獨何患乎且貴賤禍福天實為之予乃謂去窮有
政謂攀榮有梯謂機扳可施謂块扎可移不已甚
乎人各有能有不能若乃覩覩俛頁嚅唲強哂倫
旅望塵咿呦乞憐雖位三槐食五鼎為千駟綠萬
鍾澤九族宥十世吾弗能也相者趨陽如慚稍譙
病翁撚鬚為之一笑

## 閒境志

閒境志者肇闢乎方寸之間而莫知其　際限之
所接自有宇宙便有此境若甚遠魯不跬步至
焉為無炎涼之俗無風波之途如化國其日舒長如
桃源與囂塵背如混茫之世無為而常自然真雅
懷素志之栖寓埃行邁軌之遠歷邊境內之人心
和而氣平神靜而躰舒不物物跂跂不營營汲汲
閒聰明之牖息思慮之機洒濯塵之情停飛動之
根喻良詔之解繫羈縻之繩輪之繫杷然而篤於脩勵
者識真墮役於智巧者詣其拙湛於關二者疑其
矯非夫特立高尚之人莫能居也昔許由嘗下鄰
閒徵材固舊則役不告勞從簡則用無浮費蜀茲
高臥視下輕矣伯夷札因之以逃國顏閻子
仲周之以辭祿位躋我卓爭莫可尚已若夫坐忘



之流閉閣却掃之士徜徉乎竹林蓮社之間
放浪乎草堂松徑之側曲肱箕踞長嘯微吟送日
月於枯株泯乾坤於一醉皆乘堅策駿有意臻其
藩域者也乃有黃冠羽服褒衲方袍逍遥其間自
立門戶曰清都曰凈土蓋閒境之別名也自世途
歧蠭斯境榛塞或純盜虛名或指為捷徑一出焉
一入焉誠未足與議今之游談賦詠挾以為高
慷慨激昂若心將徇者狐疑猶豫終莫能至焉豈
以其淡泊無味寂寞難安故喜言而畏蹈可暫而
莫久歟余嘗執游道之者皆自靈而反也因述其

## 吉趣以送美秦者

脩祖居上梁文

有酒盈樽歸意不忘松菊惟鄰卜吾僑寄有室
廬春此新居實循祖創面勢不改規模構關先
砌之荒池易藏書之壞壁崇早合度豐儉適中要
須窗列遠峰何必門容駟馬愛居愛處無震風凌
雨之侵載笑載言有臨水登山之樂鄰翁助力家
考室聊著斯文

兒郎偉抛梁東庭樹春回泛暖風不費王載載種

力山北野草自青紅
兒郎偉抛梁西一帶人家盡枕溪閒伴漁翁攜釣
去却隨群鳧荷鋤歸
兒郎偉抛梁北一水来朝滎帶碧稍增石堰聚遊
客連營不復駐征驂
兒郎偉抛梁南因寨名山鎖翠嵐勝地已聞棲隱
魚更捨松橋通過客
兒郎偉抛梁上擾攘度寒暄一望倚樓詩興入雲
高渾竟欲離銀河浪
兒郎偉抛梁下碧岫重重多美稼為棟長廊百餘
伏願上梁之後平百穀傳紅紙



捷音向吾廬奔
望淵明之三徑久陽妖氛已成焦
伏願上梁之後蠲群慝欣陶羲化好寬資書活處
高風於陽田一金家貲世著歲樂金穰干擷不竭豈
屏山新居上梁文
招朋文送劉致中
五山之精六氣之英鍊為神器電華霜凝噫此非
所謂干將莫耶者乎其隱於豐城通高以堅斑闕
之深壤鉏且靜矣何自而氣氣發為光怪上
摩星斗而駭動人耳目哉蓋物必有用用必因時
輪奐之莊我弗為也姑選林泉之勝五將老焉豈無
事既功落成伊誰盍有文辭之紀助茲閒里之

沒以無聞耳然殊珍祥瑞初不苟合孰能感而致之自非厚積忠信無愧幽明如張茂先者焉劒
胡為而來哉惜其逢辰不競忽禍方新忠蓋云亡
王室淪沒嗚呼是劒也苟得其時使劉季用之必
揮拂白蛇之趴使朱雲請之必斷乾坐臣之頸付
之荊楚之客必梟血虜庭加之晉鄭之敵必三軍
白首豈不壯哉觀其漂漂之風熒熒之質必不統
指柔必不自挺出必不為屈鐶以害忠良必不為
含光以奪幻惑必不銘金字以識姦雄必不篩星
文以資玩好必不潛于魚腹以逞寵室之函必不



舞于鴻門以快沐猴之怒信不過焉雪冤合仇
蜿蜒于深淵寒瀨之中若將終身晉用則見不急
則隱視彼良庖之刀狹廂之刃利數折鈇蹴月而
頻更猶且磨礪鈍澁以希一割之效者豈不為萬
蓋冗我觀公書識公胸次天地人物成風箱篇吐
而發之竝其餘事公之立朝磊磊仇敵不勒其剛
不披其殖障海一簧排風孤翮始出絳帳卒伸其
直世衰道屯嗟嗟唯唯有筆如椽儻公莫便我銘
其屋吁嗟已矣

華山集卷六終

# 表

## 代直閣南劒謝表

粉社引嫌方趨嚴召鐘川易守驟拜恩除力小知難寵深極懼伏念臣猥以凡末誤蒙使令敢保榮地之安思效捐軀之報自昔寇攘之後禍流建劇之間羣噪相望坐待流移之復新陳未接日庾倉餼之空捐鉏復出之急惟新之俗五月庚閒於報政兩川濊沐恩惠殘任均勞考其已試固知五指之夠責以後圖應補棗陽之先

皇帝陛下秉光武中興之運紹孝宣共治之美時艱難軫念黎庶遑遑未宜以臣閩人語其土俗使之奉行條教或貽厥愆集流離曷副東求抵深兢惕臣敢不博詢利疫祇遵隆寬勸勉農桑俾復歸於飽暖解除苛嬈與少養於瘡痍

## 代賀天申節表

赤伏彰符方協興王之運猗蘭發慶欣逢誕聖之期專效嵩呼仰增鼇算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難嗣統寅畏御圖兵雖用而不殘德益加於恭儉



頃言謗欲誰分釐由自作言詩達先覺之誅濩典從輕姑示三苗之竄其治之下廣天地涵容之德收宥之恩特賜徵招敢不念往知非雖窮不怨身靡靡海此生尚覬於生還夢遠沙場效死寧忘於死所

## 代實學漳州謝表

十年併閒分已甘於誅殛五年兩滿恩尚許其全生聞命疾趨拊躬流涕伏念臣當才凡下謬蒙

再奉藩條又乞備良之效志力雖勌於自竭功名常歎於數奇不得進石之心果獲蠢批之答露往已積雖獲疑以難陳章疏交彈頓嗤麟而何又皇帝陛下堯仁普護心惟盡瘁謂臣數更於宥典特與從輕臣敢不怵惕以思報答豈容苟安閉置散已叨善貸之恩補劇息黥庶幾改過之善

代賈拳謝復官觀表

負罪至深甘從永棄疏恩甚渥許遂生還重蒙復文階仍叨祠館荷寵光之雖嘗謬之誰容驚湍之橫流伏念軀而薾寄過非其所長終成誤國孟明之恥未雪樂羊之謗已盈踈遠易調發憤和羊書五載曠線之咎固無所逃臆一時萋斐之言亦已大甚衆心欲擯之必死



臣頃以瑣材誤蒙器使雖詘莊不求苟免效死猶而就道危機白踐沒齒何言豈期流落之蹤更沐甄收之惠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厚忘遠道唯至公善貸且成恩每深於含垢寧僭不濫細或漏於吞舟致此迂愚亦蒙昭洗臣敢不佩葦戒會槩知難在試竝不忘君頓希前哲執干戈以衛社

圖報宅時

代張永相辭免不允謝表

渙號已爭過恩滅莫達處非其據愧溢于中竊以古稱論相之難朝以得人為重況屬艱危之會尤須輔佐之良豈惟料勝以折衝亦在安民而和衆有王道淑時之志能舒朝野之憂懷謝安鎮物之情坐致淮肥之捷以今多事持異前聞鑒兵殆困於連年財匱罷閒於定所邦之叨叨合感定之猶難狄固貪憑葦濕陵而未已儻失豫備之任益乖恢復之圖如臣者起自書生謬承天奬擢踐跡於羣



單之日識孤忠於衆怒劇之秋仰聖心於獨斷入同宥宻初無借箸之奇出鎮邊陲略既辜注倚宜速讓充召還方簡於清光爰立寧之膺於異數息黥補劓頓往創之痍材之能強恩私甚渥報寧謂何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廣明二仁深圖舊謂臣材雖至陋奈臣事不辭難敢告外庭誕揚顯典袭以鈞衡之地委之調御之宜責任如斯筆徵曷副臣敢不佩葦戒會自勵期稱所蒙寧一節之精忠造次於是鄭九天之氛祲妃生以之

代翁毅撰遺表

傳翁焰息將隨化於大鈞易簀氣微顧輸忠於半
簀伏念臣受資朴訥奉職單平風猷輯於古人
詩禮僅傳其家學初當弱冠遂實緣而隨牒未更繁劇已玷青衿無一介之
科名先容尊前朝之異遇編摩書局黽勉郎曹陪三
老於賢關領袖羣英於秘府官職恪守蔵篇勿添
傳癖書癡性雖安其所好容嘲貧賤時或歎其多
淹但直道以事人耻曲學以阿世至乃東州榮統
淮部乘軺故圖據地之安惟勵匪躬之節為中原
之雲擾當陛下之龍飛悉心行所之班俾典
常之職綿蕞之儀未就簡柳之質已衰一返家園
五更祠館朝有著而廟堂有給叨冒為多壯也仕而
老也休綠毫無補今則已嬰沈痼難冀更生重念
臣自幼讀書即知論古嘗慷張禹臨終之請惟訴私
情喜史魚絶命之言猶存忠諫採其愚慮炤見正
邪雖真偽或混於平昔之時而隱微必發於死生
之際臣今憊矣心竊戒之敢沸奄奄之言仰瀆
高之聽伏惟　皇帝陛下日新聖學躬攬權綱中
華之服裂五千天惟授德列聖之基垂二百民宜



葛修東興堤可奉以免三千破胡遵之七萬歸
弱為強形勢然也今日淮甸縱有警守帥而無堅壁
無聚粮或營一師之市或聚一舟楫之利固以與
水散兎解千里蕩然失江之險敵兵之虛聲所猛人情驟動此由江北藩衛之不
立也臣欲乞將淮甸郡縣不必盡守故城各隨所
在修險據要營寓寥撫守以俟其利若欲長驅深入則我緩其後二三大將浮江
上下為之聲援敵之益退墮落吾計中矣臣一奉
之動固可剿也江北藩衛既立　陛下移蹕建康

議時持變以定中原此萬全之策也

荊襄

臣聞善弈棋者不爭邊鄙之利善立國者必強腹心之勢今日國家據保江左形勢之地若緩而甚急者荊襄是已荊襄西通秦蜀東連吳會北接漢沔昔周瑜拒魏而吳王提兵以為後援鍾會伐蜀而文帝率師十萬屯長安二主豈不知指掌日前未睹長頸遠竈之端拱仰成哉蓋尾大不掉末必折其所防者深也今三衙兵雖稍收集而寡弱未振欲望陛下遠鑒吳魏居重馭輕之術選徒蒐卒叅增禁衛使之環衛京師近法藝祖以中制外之權將渡江徼險置柵募民耕種以戍以守更為後圖一舉而襲之形勢是一舉而襲人先之則主客不侔利害易輒復欲爭之固已難矣欲望陛下決機獨斷詔大臣講論措置事宜以強立國之勢



軍升白川陝虎翼之類不可為統帥則威聲所憚非獨折衝禦侮亦所以強本固基為社稷久長之計

守江

臣聞善固圉者不顯為必守之形善攻敵者不示以可乘之利所以消禍亂於未萌沮姦謀於將發也竊嘗觀史見六朝之守國皆輕戍江北重戍江南因險而守因守而戰內根本外鎮遏隨敵來則出駐將合銳兵先事而據要害伺間而後動故北兵往往狼狽亡遁大約皆此謀也昔陶侃不城都其

說謂變險禦寇政以長江隔江而城非二萬人不守引敵致彼實此之由若虜有可乘之會又非所資倭非失形勢也緩小利以全大利也蔡謨止諸鎮北移其說謂特虜若送死敵之有餘棄江遠進亦我所短謨非畏怯也知用其所長也何承天論守邊之計謂候之交非耕牧之地曹孫相持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宜堅壁繕兵以待敵來承天非泥古也事有可法也侃之練事謨之見遠承天之謀機宜利害於當時乘龜鑑於後世臣竊見比年以來虜頻



盜邊大羊猥衆淹留冬春蠶王師疊至而兇鋒未懲猶輕南向豈今日形勢事宜略與古同夫雷動風馳不雖於必勝形於勢動本於洗機願　陛下詔帷幄之臣稽六朝重戍之謀考三千漢守之策固本保邊陰消戎詐庶幾不動聲色而人畏隨用我之長乘彼之短此制敵之上策也欲望下詔講求舟艦大小之制南北士卒之宜嚴城堅淮淝之轍復尋宋武燕秦之役可舉也

## 舟船

臣竊惟長江之險雖本天設實由人用誠敵之方不特防險在壅險隘而已維擣艦拔澤流則其險



## 南兵

兵伏觀朝廷向來數調諸路禁兵赴邊戍守多即逃亡議者便謂南人脆弱終不堪用臣昨知泉州

日必有逃卒當問其由皆言非怯懦畏敵亦非驚
[illegible]思歸只緣撥屬諸將南北人情不通非禮待使
[illegible]加簡辱未嘗預聞金鼓之事衆情憤憤皆潰
散凡推驗十數人供答略同因知逃亡非其本心
況南人素驕剽悍春秋吳越之鬬兵朝晉宋之捷
不聞資兵於它境取material於異代今猶古也豈獨不
可用哉特用之不得其術耳目今諸將之兵雖足
戰守無仰於此然國家養兵頓費大不應艱難
之際使食比年以來訓練亦精士氣思奮臣
愚欲望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

代張丞相辭免劄子三首

二

承命兢惶心不敢安伏以國力自招分甘屏棄洛陽盜賊公以非推誠於撫御而安民定一舉而獲二利也

三

温詔屢頒寵容遂避深惟陛下所以推捧之慎眷倚之深加於微臣者可謂至矣且臣非不知寵





之可慕事功之當勉然而義不敢但以力自招分甘屏棄洛陽盜賊公以非推誠於撫御而安民定一舉而獲二利也

代張丞相辭免劄子三首

一

承命兢惶心不敢安伏以國力自招分甘屏棄洛陽盜賊公以非推誠於撫御而安民定一舉而獲二利也

二

比懇悃誠未蒙開可再念臣勤勤之懇非敢飾於素守

三

温詔屢頒寵容遂避深惟陛下所以推捧之慎眷倚之深加於微臣者可謂至矣且臣非不知寵之可慕事功之當勉然而義不敢但以力自招分甘屏棄洛陽盜賊公以非推誠於撫御而安民定一舉而獲二利也

啓

賀參知除右僉都御史陞閣啓

伏審拜寵褒綸寅升華貳雲閣蜀公朝廷之日增外臺待節之榮某官風開谷知特簡時髦方六龍之南馭視百粤為近畿心計事赴期而取辦固非一端下不擾而告成蓋為益大係功高者優渥宜頒自遊始閎於瀛洲召行於天禄某言念忠宗之調倚懇殷四字 而知衛生之有經頒興寢問為國自愛

重

賀李丞相年啓

伏以履而後泰易作文象之占正次於王史謹春秋之法某官三朝實德四海宗工申申然居雖暫安於湖海几几乎終行復歸於廟廊顧此休辰宜膺殊福某一去門闌之久莽親歲籥之初已為綏予祉閣遠有懷慨憂時之意

賀李丞相冬啓

史書雲物紀麟筆之五年復見天心驗獲經之七日某官精忠許國巨業濟時過事勇哲人之難以身任天下之重儉夷一節出處靡虧全商點鹽梅夢傅仁飛誠輒見於手書展禮將期於面也片言實蓄資於儒雅敢為嘉客任彌隆一

謝鄧僉啓

桑梓之封疆密邇久託為鄰萍蓬之總跡踐跎卜

露於尺書莫趨陪於文席

賀新憲啓

光膺宸詔榮領憲權當袍鼓之晏鳴恨綸衣之來晚某官當朝雅望濟世通才被淵衷特達之知屬要路蹺揚之夕猷為蔚著委寄彌隆當旋多事之時出領持平之任論刑推恕覽中書地之因檢惡必誅威懾潢池之盜方佐鴻庇尚阻鳧趨徒引領於行臺敢馳誠於尺牘其如祝頌若為駢儷

賀謝參政啓

顯奉明綸入參大政人惟求舊宜居輔弼之職民



具爾瞻蓋兼廟堂之重望在恢玉粹識量淵深騰聲譽於妙齡揭表儀於當世涵泳聖賢之道蓄厥大醇發揮盤誥之文極於深厚夕翔翔於禁從暫偃息於僕藩展告屢聞民謹謳著世勳鄰名之運朝思開濟之臣帝曰俞哉誰如公者趣賜鋒車之召峕膺宗伯之除位高而色彌恭才大則任斯重果符歲秉擢貳政機忠讜在朝可沮淮南之議威名繼世行收淝上之勳協濟中興益觀遠業某儒宮晚學海郡微官當整飭之來歸獲望塵而稽見屢陪末席欽奉清音側聞宸命之頒實信榮幸

賀參政啓

承伊陳慰懷可量

賀宰相啓

拜命行朝宮威南齋興慶均慶否而消竊以點虜不庭兵無虛歲中原失御禍徧九州方困馮陵康皇經理眷乃長沙之地荐為群盜之區天誅以遠而未加兇燄莫懲而愈肆阻湖湘而自固搶攘邑以招殘固欲安之每軫淵衷之念其誰任此僉云舊德之宜某官佐佑三朝儀刑百辟摠我疆場遠過於長城決策廟堂匪資於它扣念艱難門下

閒垂致英髦之集戎旗所指運知氣役之清乘破竹之機執遏建領之勢益隆勳業再開鈞衡治中興不拔之基為四海更生之福某猥居官守側聽除音知公論之攸歸竊私喜而不寐徒得君重諫寄篇於帝心無以仰人心胥稽國勢增隆竊以秦顯秦綸恩入參機政人心胥稽國勢增隆竊以秦梁在隨強敵間而不伐王導輔晉有識知其無憂盤觀世道之興衰實繫人材之用舍天其亂寺結舂舂於三朝慨然歎深長林剛特飛英聲於四海則得賢某官生逢昌運間深長林剛特飛英聲於四海則得賢某官生逢昌運間深長林剛特飛英聲於四海則得賢某官生逢昌運間

下氣望英特德經忠忱學博綜於古今識徧周於
夷險值艱難之厄運荷寄勿之深知股肱之力為
多社稷之功莫大旌頭書落紙後隼於紫徽義馭
再升遂安行於黃道存膺圖任益聲謀猷用能身
任安危不以賊遺君父將聖斬建捷奏交勝周公
東征既有四國是遒之詠嘗王北伐可無萬拜為
寇之臣還冠通覲遠業人神必將開泰夷夏
咸以歡呼整頓亂坤開賴經綸之手光輝竹帛載
惟雅頌之音某久託恂隸限叨畫記念先公之在

日嘗辱交遊偕阿家之旦適茲自效之私其為況遇寄招
守拙杜門久臥桐孫之閒叨恩佐郡獨采為子之
邦仰由推挽之私更記恂恂之庇某官道富閒域
文富波瀾持身廉介之風接士見温恭之色早
冠天庭之第獨深宸眷之知旋駕說於杏壇薦參
籌於梶府清聲遠播要路駸駸獨當艱棘之時出領
轉輸之寄益六龍駐蹕地益重於全閩而四壯觀
風恩獨榮於故里俯憐疢曲賜吹噓某敢不益

賀新任梁提舉啓

光奉宸綸出宁使指重擁山之寄委曾衣錦之榮
觀某官材稟時需識周事變一時之妙樂結當
宁之深知適茲艱難屢叨繁劇已懲飛翮之績更

…持斧之威事有甚難每責成於倉卒才無不可故所至而優待暫弭節於周原行台還於宣室其效宜有守趨賀無因嘗叨半面之知喜託二天之庇

賀知泉州通交代啟

萬里還朝殊之觀風之效一麾得請俾為將母之行已蒙吹噓之私更泰交永之辜共惟某官氣函剛大學造精微皇王國之羽儀抑抑士林之軌則鑒逢盛際荐歷要塗望甚隆共仰卿材之美行藏自信益知吾道之尊晴重於侯藩復就移新之政

代與趙侍制啓

宮使待制禮雲粹靜業履光明登清要之塗持注顧昂之眷雍容蘊藉有名父之風獻納論思深符近臣之體久兹均逸未副僉俞仲宣聊寓於荊州賈誼行歸於宣室後矣

代與趙提舉啓

於使節上心簡在與人論政帰之志籍筆持案行趨基近之聆某風荷愛知尤深頒頌門闌伊邇即階道舊之懽謹四字 顯企告



…叢石具瞻久仰威名之重龍門阻越未覩顏色之温敬通恩大之書少布腹心之藴共惟宮使僕射相公道推先覺望重本朝盡節為儒者之宗伊呂乃聖人之偶鄰胡未復黎庶靡蘇四方之耳目話言中阻薦更忠誠自信出為今日之與漢卓念元勳濟爭百世暫均休於祠館俄借重於侯藩周公居東既有四國是遒之詠宣王復古可無萬邦為憲之臣佇冀袞衣之歸式符寰海之望某猥以凡材誤膺使令雖智力之自殫嘆事功之難立荏苒歲時之久嗟跎致譽之間

代賀范參政啓

肅聞明命登用真儒國是所歸人心胥悅共惟某官秉心端慤履道深醇皇天陛之羽儀侃侃士林之準則頃從瑣闥進直北扉雖驟膺神聖之知寔久鞏中外之望審成敗安危之會釐論思獻納之誠決機一言除患百世伍符尺籍異太阿之倒持悍將強藩無四壯之領由獮告之音不匿故遠近之聽咸孚是宜益督民瞻越陪國論真才既不次而用素蘊必度宜而施裁議于中何慨唐朝



之內相指縗有自終為漢室之安一天既有闕事無遺料某奉祠屏處閒叙後時望闕地之深露莫修慶禮承二天之庇與弱劇懽情



祭文

祭翁殿撰文

堂乎老成國之龜玉進則光朝退斯美俗天其歎耶奪之何速嗚呼哀哉惟公之質狹重海渾學窮古書通遍聖門本朝取士科張甲乙偉人巨公皆此塗出公亦欣然飛聲騰實擢貳俊之閫圖書之圃執游其間惟德之趍公亦欣然來為領袖棟紘承流乘軺光遠時以外移為佳之寮公亦欣然屢膺誥遣溫絲三已榮輕九遷浮和至卷舒何往不安公亦欣然老於祠官忻公行藏口有義命物智時機無心而應忘榮忘辱於意忘年怡然處順惟我小子與公同鄉交黨年切契葉有光晚謁從公索心始償見必宿留宴燕坐傍公雖病矣神氣內強袖手不言色恚滿堂大化密移遽遊不復壽格睟容罔于一木槩此徒招奏詩莫贖設醴陳穀文以扣之誠可達幽公其亮之

祭翁郎中文

嗚呼文人才士天所惜耶幸而有之何多厄耶將理有乘除而物無兼得耶抑人衆者勝天而造物

不能與之爭力耶嗚呼孰謂吾邦遐荒陋僻人物之奇而有士特自謂兒時已驚超逸士友咸曰是必將耀乳虎之關班奮雛鸞之羽翼也游宦平生讀華篇籍籍倚堅而摧銳垣而踣所圖則多十不酬一士友為之說曰大器晚成彼銳進速勝固旋敗而亟失也滄海掌山筆無勁敵才昔疾其勝己不才者疾其輕己白首窮年流離竄伏鳴呼今者死矣纂說不誣皆拂雅分而為之太息也然而士特之文角立傑出羅萬象於筆端煥丹青乎胸臆宅人杓盈我則川溢生乎以此潤身死乎以此垂名造物之遺士特者寧矣彼窮達信黃梁之夢寄天同白駒之隙也失之錙銖者泯泯如彼得之丘山者永永如此較輕重於斯言則九原可以自慰士友可以亡戚也

## 墓銘

### 致仕祝君墓誌銘

紹興三年三月六日堊金桂山之原其孤可久來請銘祝君卒五月六日致仕祝君余之父友也其孤又余姊壻也來請銘以圖舊之故也而不辭所以終我祖我父之惠好也王議公曩遊學時思數



任福州福清縣主簿監建州寶瑞場當路者薦其垣事君曰僕僕不已又將何求遂注寇而歸自是在燕閒寵光時至可久立功西乞而嘗以授君牙緋朝廷許之青紫佐環戴膝下鄉黨以為榮觀君寬仁樂施淵川為梁如已思濟病者點藥如已獲疾晚減絕粒益幸酒美疾漸臻臨絕之際所以訓勵其子孫者皆孝德之言也悲夫君享年

十有六娶周氏生二子曰可久武功大夫貴州刺
史主管潭州南嶽廟曰可大承信郎二女長適進
士黃敦次適余棨孫男三人彭年松年皆
持仕郎皆幼銘曰
是非空喧以醉為歸蹈世紛
而不染保天光而自凱所謂德全於酒者惟君為
庶幾積摩不施嗚呼
墓表
處士劉公墓表
劉氏居建之潭溪九世餘二百年矣其初自萬
年縣人棄儒宗時有為將軍者歲久名逸五季亂
子諱庸者南遊獵較於此愛其形勝因家焉今推
為始祖以其近而可攷也
當訪京兆劉氏僅有存者墓誰葬諸書劉氏
隆唐系也自元王交封楚彭城支派最衍今九
大族並出元王之後唐史載高劉悉出彭城非也
京兆劉氏遜元族之一周有石州刺史懿隋有上
柱國韶唐史有民部尚書文靜自文靜子樹義而
下未詳其繼惟我始祖之居潭溪也湯拓楚拂以
啓山林二世而廬室完三世而田疇闢生先位

命葬為文表墓姑紀其實以曉方來非敢私親而
侈也辭曰
谷變陵遷山摧石泐死而不朽芳澤溪老人居此
室
處士祝君墓表
惟我皇祖宣奉公以道術為東南儒宗著錄之士
悉皆名流君嘗受業焉蓋抱學海之波瀾玩詞林
之枝葉者也時皇考忠顯公在膝下與同研席者
甚衆雅尚君因定交焉君業成遊上庠久之會親
疾慨然嘆曰竭力為養是亦孝也何必三釜耶拂
衣而歸自是克勤幹蠱行寒燠暑無巨細必親人
以為難君安而行之君天資孝友遇人以誠內和
而外剛士無賢否皆樂親之而有所憚或有缺行
惟恐聞於君君聞而愧切之必改也君隱耕餘數
十秋攻苦食淡家貲遂豐然於資宴時亦賙貸有
足大者至於拓險造飛梁稍便於人佰輩不吝
晚歲即游岸鄉造別宇幅巾杖藜將終世焉俄以
疾終時建炎三年秋八月五日也君平生喜學已
雖不達訓子弟益勤摩礱館置名儒故祝氏為學



者皆有師承而子卣稱最卣曜華藻擢翔翔國學識
者謂將大君門必自卣則君猶不亡也君諱奕字
彥思姓祝氏信州鉛山人魯大父震大父仁霸父
世昌初娶余氏終娶周氏四子曰中立曰天與皆
早亡曰卣曰卤一女適進士傅家孫男女八人君
享年六十有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塟于邑之芭
蕉鴉自來請文某視君為丈人行雖游宦契闊猶
及識君也然安能窺君之所存哉以宣奉公道術
之奧忠顯公名德之重而君從之遊且欵密焉是
必有大過人之君行實涕泣而表於其墓曰
嗚呼君之賢可稱也哉又可悲也猶幸其有以少
慰也君之平生顯然可知者固可書也書之人故
信之其賢已可稱而未盡也以君之才未盡見於
談施醻而書之無所效焉人誰信之懼人之不信
而不書則君之所蘊終無得而聞焉此又可悲也
古之士抱令理沒而後世知其賢者是或論其師
友或觀其所以許與者或跡其為之傳記者因得
以信之也後之賢斯文者由是而求君之所蘊焉
則其賢可盡知猶足少慰也嗚呼君之賢可稱也
哉又可悲也猶幸其有以少慰也夫

然氏令人陸氏獠人墓表

達突己酉歲余兄侍郎從戎川陝時余嫂熊氏已嬰病明年冬十一月十一日卒侍郎書來曰聞汝嫂計殊劇傷悼曩嘗五鬯疾也屬吾在行不得視其棺殮故以是為恨也五吾婦而殁之慰夫亡者又明年春三月二十七日余自建川拱辰山開善寺之二疏深矣何以歸乎時方艱虞余塗殯非策汝嫂汝婦可共營窀穸相地惟吉消日惟良送終之禮惟盡則猶五吾婦也於是藥于建川拱辰山開善寺之



東原熊氏達州達陽人父行之女也慈懿知書年二十為侍郎之配生二男五女長男珙承務郎女恩娘尚幼餘皆亡卦今人享年三十六以紹興二年十月十七日葬陸氏家越州左丞相之孫奉直大夫寘之女也享年二十四生二男一女以享年二十四生二男一女長男珙承務郎女恩娘尚幼餘皆亡卦今人享年三十六以紹興二年十月十七日葬陸氏家越州左丞相之孫奉直大夫寘之女也慈懿知書達禮淑能孝事舅姑而寬御僕妾其治家也有條而不紊其待人也有恩而不私其處己也有節而不華其事夫也有義而不貳其教子也有法而不苛其撫孤也有慈而不偏其睦親也有禮而不瀆其接賓也有和而不諂其臨喪也有哀而不毀其祭祀也有誠而不瀆其治生也有儉而不吝其御下也有恕而不縱其居家也有嚴而不肅其事佛也有敬而不惑其與人也有信而不欺其處貧也有樂而不憂其處富也有謙而不驕其臨事也有斷而不疑其應物也有容而不隘其口也有慎而不言其心也有善而不伐其行也有修而不矜其貌也有潔而不汙其衣也有整而不亂其室也有潔而不汙其衣也有整而不亂其室也有潔而不汙其衣也有整而不亂其室

弦誰為擊彈不約而合乃其自然清雖流而常寂
聽若遥而非緣苟有當於余心又何必八音之變
而與夫九奏之繁哉且嘗於溶者與道默契有
見於獨者與衆必疾亦各從其志焉爾豈鄒衍吹
之議

## 溽暑賦

病翁筋骨支離當暑彌劇而南窗之下拥榻
而歌曰使天實玉不可以清煩褐使天實玉不可
以消炎酷想墨峽之躍陸已而飛
龍斷野細電逢激簾綃鑒冏挂礎流涇心煩寃而



若糾思遥裔而增獨疑環宇宙之冬寒客有問曰溽暑何哉
威者窮而未沮鬼盛者出而見闇也沍陽始
来為復自一卦推之消長盈虚固不離乎六也然
實之日陰一在内陽五在外而六者之運如星循
于次如輻旋于轂向之微者益大大者日益盛也
肇於冬蟄極於龍戰貫魚以柔順履虎而驕僭並
弱則隨強則膝隨則睦而安勝則競而危兩雄不
並居終必為之變也方其爭也奇耦互生剛柔雜
襲朋騰海逝蹙嵷山立勢均力等屹若劫敵初如



嗟我何閩山之險絶爭方并陘而瞰趨視劾閩而
望越而近那又似漢莞拥手而堅辟彼訛
[illegible]為大焦熙灼曜曜者與為蒸濕也其氛
汩煙滴土漲上底滯膠滓典他切恐多珍胡決滿
汩音汨污浥音邑被金石而消而人龍袭草木而萎爾天地
汩音骨其清明日月沫音昧其晶華薄而為雷則陰轟
呼入碌嘈噎音壹咽旋空欲震鬱而不漂激而為
風則颯古合切蹙胡結切蓑蓬勃燥冒翕忽揚汚發穢原
谷呀呷壓實而伏凡四五旬時猶未歇也客曰然
則氣之為淫者邪翁曰不然夫惟爭也四時
之序平萬化之機行也子獨不聞烹飪之事乎實
水以釜傳火以薪燁燁妲列芍藥調羹滋歌烟湯滿溢芍
藥著而雲天黄於是乎至蓼菜不調鼎鼐雖
也客曰問一得三蒙昧脱然惟清論之悟決斯煩
歟之可捐者邪

## 哀馬賦

叛軍繼踵入閩驅籍戰騎過小嶺悉多殞斃余氏
之作哀馬賦
嗟我何閩山之險絶爭方并陘而瞰趨視劾閩而

蜀峻嶺攀拔樹梢鑽掛瀑若兒戲浮平而驟起望梢順而仍曲穴壁寄棧沿崖轉躅畫倚石以傳飡暮投宿非戀上之邦人嗟此來而何欲捷足走險禽疲獸伏陡峻木之升猱疑層霄之飛鵠矧引萬馬之南奔列長鑣而競逐詎四達之通達忽然連而綫屬前顛後仆乎坑壑人輜畜駕搶攘迫塞互相擠觸咯乾埃肺傷芒殺望北坂以悲慚想清波而浮浴幾五六焉幸而生者皆垂頭顑影氓摧局促康駭麈鷩鶩踏蝟縮春伶俜而卦疏尪羸而帚秃辱結憤而叢詛萃萋苦十



與嗟誠可悲而可哭夫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余何春春於此哉恐國威之未振驕虜之尚牧也

## 詩

### 涼月

涼月未出山浮雲半空勻微明動林樾疏影散庭中之步徙屠肆則比價於泰趙亘野燕齊迥陸數騎風馳萬夫辟盛旆影動芳鋒已交鼓聲酣兮戰方執矣不虎能龍安事羈靮

### 渡淮

鳴鼙渡長淮霾烟散清晨皎皎初日光照耀草木新橫林渡餘碧疊嶂開峰向移橈失向背烟波各獨酌醉永夕

### 渡淮

電目負甲士之干釣望沙河而一蹴既却銳以摧堅咸蹂都而踐國蓋時清則龜藏鱗風至祥表瑞獻圖負籙俾之排難濟艱雖獲千角而網萬翎豈

映流津徘徊佇望洲渚悠然獨懷人樵漁有棲遯寂寞誰問鄰暮風翻洪濤魚蝦亦有神四顧天地窄孤舟恐漂淪

山陰作

地勢東南盡清江吳越分幣壘雉川陸時徙念良勤相從二三子心期同所欣逢幽不暫慰何由解塵紛抗跡蹈奇石揚情矚流雲宗林擁密翠細草潛幽薰蘭真訪舊游昔嘗覽遺文有生憐共盡興懷豈惟君逍遥千載上逸興故不羣風流詠簫樂寂寂今無聞

醉歌贈金元白

南游會稽今十年重來風物皆依然一時冠蓋零落盡故人獨老空江邊西陵倉曹實冗散出無車馬衆所憐江亭曳履偶識面凜凜瘦骨餘雙顴談兵自是一敵國屢薦不用寧非天胷中跧伏萬貔虎靜若女子容嫣嫣我家光祿新出塞群彥入幕君宜先自言衰髮已種種豈復有意仍膰蹇強飯靡頗思故國據鞍馬援志華顛只今左臂雖小病尚想攬轡能周旋興來且酌杯中酒邊庭消息若知否經天太一佐臨坎干戈喪亂已經久南關兵



大韻盧贊元舉主郎中珠星聯壁月黃堂旌旆曉史君新詩來不絕清參參排衙喜見賓僚雨加貝高斗儒冬裘補更穿雪餘仍沽江風頗擬招鄭叟共一醉斗酒十千愁費錢南歸又見新梅蕊試尉吳春衫冷難著飄零節物易驚心常恐星星侵鬢腳東閣何當呼侍兒解鞍不妨左手持參陪後乘盡珠履誰賦劉义求柱詩

霖雨

霖雨遂兼旬虛堂露盈川谷雲陰入戶淨潤氣滋帷褥飛濛遠散漫何時足驟響決流渠驚洪發

平陸翔禽困滯翼穴獸思馮木衡茅日萎壞環堵
無完蔡曜忽晚色霧草樹晞華沐長霤夜復興濯
躍鳴高屋撫枕不能寐流憂牽心曲

阻風

晚歲多悲風江湖浪爭嶮榜扁舟漱無依日暮猶孤
征重崗擁滯霧迴隰飄浮雲鷙擊舟古岸遠纜斷舟
復橫天寒鴻鴈稀滯留知旅情頹崖震林谷客子
心夜驚披衣待清曉缺月西南明遠遊多所懷益
遣歸思盈

聞箏作



月高夜鳴箏聲從綺咽[illegible]
細餘音若可玩繁[illegible]
所懷寧悲薤露弃豈令[illegible]

宣餘哀一彈飛霜零[illegible]
甲生浮埃幽幽孤鳳吟衆鳥聲難[illegible]
況乃客華衰道同符片諾志異勞[illegible]
客亦抱凌雲才

建康六感

吳

龍翔大耳兒虎視挺刀人風雲競追逐孰誰能



天皇負英材沈潛欲求伸一呼定南國再戰威
強鄰抗魏既拓岳攘劉亦披鮮組練統平隰艨艟
蔽通津偉哉人物盛成功豈無因代祀已飄忽風
流久彌新亭挽[illegible]迴陸裂基[illegible]
萬古懷清塵

晉

[illegible]無全照南遷事倉忙龍[illegible]方協瑞星禍已告
亡陵遲百年運澒[illegible]名莫將向來問昔人項背當
相望環宮白羽列面闕鳴弦張[illegible]圖未蹔泰卜世
豈在長獨憐短轅公推刃殺忠良百身[illegible]
[illegible]



寄奴真偉人落拓龍潛[illegible]
氣世期值陽九天網日淪替[illegible]
稱帝匪乘艮棘運英姿疇能濟南戲[illegible]
澄涇渭功雖與世隆道亦因人廢緬懷[illegible]
屋身如寄類波日奔迫夜墜遷神器巢由獨賢哉

宋

慟[illegible]成蒼時移事亦[illegible]
年年到前崗

齊

高縱邈難繼

堯宮不前茨禹室無崇墀巍巍天步隆萬代猶可
仰荒哉二三君經營務華敞落拓滿清江飛斥殷
薦蓮響疏淵汁瀾澳築圃遷林莽筋力斃民軀貲財
傾國帑雄心獨未倦矯首生遐想時祖陵谷變無
事猶悲暴殘易興懷逸樂難終享過客問青棲
荒畦棘雜作花長

梁

開圖屬英睿失國由昏慄斯人異前脩撥亂致
亂輕刑下益肆厚爵臣彌叛聰明馳萬機精苦徒
宵旰鳳冕敬方袍鸞旗蔣彼岸悠然棄從懷臨機
寢難斷那知千佛力

陳

悲風嘯荒垣歌斷庭花曲壁月夜沈輝瓊樹春銷
鮮服承恩屬令姿被選比昔華族朝從結綺游暮向
臨春宿意高時忽謝步遠塗方促榮華事不長哀
樂情難足悠悠六朝事轉眄風驚燭永懷興亡端
斯文慚麗縛

夜飲

宵樂未央促席開樂坐作人意慇懃勸唱歌屬余
有幽期貴闊罍醉語多發胜沈沈玉卮酒量淺難
負荷豈不懷極懼恐重賓友過褰帷望明河山月
銜半破回軒互追奔傘拂簷瓦

遊朱勔家園

晨暉麗丹楹翼翼侔帝居向來堂上人零落烟海
隅聯翩際時會振跡皆刑餘閑帷尚帝主皁隸乘
軒車流嘶被東南生殺在指咿棲船載花石里巷
無捲襦至今江左地風雲亦嗟吁叨榮已過量受



禍如償逋荒涼

鄰人曾池魚徙

戶春風散羅裙

行誡此曹真人奴

孤翼吟

哀哀孤飛禽聲鳴何悲酸含情若有訴口訥無由
宣瞻雲悽驚侶悠悠隔山川勿言異類微聚散同
悲懽零霜解疊翼錯綠銷文翰殞身未足歸失意
誠可憐群飛盡投林凌空獨翩翩豈無棲巢枝託
跡常不安啄食朝競場流飲暮爭源鳴弦應悉發

命當共先長關易奮飛窮途少周旋風雲肯借
使一舉誰能攀

早行

村雞已報晨曉月漸無色行人馬上去殘燈照空
驛

寄嬾菴

山暝雨連夕今晨天氣清遙懷嬾菴人高卧掩柴
荆幽寂性所嗜蕭然寄平生惟應田叟來對牀話
躬耕

老農



山前有老農給我新炊夕忘形與之語妙理時
未識

次四六牧韻

吾家小步兵辭朴獨輝映携詩過山堂句挾風
潤思益遠命駕訪戴屢乘興訂古釋群疑談玄
清聽年均愧質滯稟異驚才峻賴茲時發揮藥石
攻余病提攜蘭皖曲笑語柴門靜歸軒驚急響行
舟飄遺燼平生共飄流晚歲同棲遁語言即寫懷

綴酌斯詠



嬾菴二首

學隱論窮作菴史名紛紜萬念榮要以一理
遂我衰百無長此興復不淺他時儻卜鄰心賞有
二阮

偏賓至稀書靜門常晝深房紙瓦明窗坐清風
懷建花落未掃徑草緑不剪林泉倦出遊況乃市
朝遠

種菜

傍舍植蔬蒿鋤理荒穢拮据勤俯仰一畝功百
倍朝來綠缺土新葉猶肺腑半平勿踐畦肉食屠
兩輩



晨興

晨興訪蕭寺寒氣清陸歸途阻夕漲詩立
坊宿

柚刺

柚刺諸郷徘徊常心賞譚譚廣厦深映垂生餘
響故邦懷地寶比至誇雄敵如何蓬廬士貧賤安
所養

同翁士特李汝表詣伯少卿因作醉歌

劉襄氏居同里亦久交今久矣隴西京兆實
姻連我既識翁因識李巽卿自洛始遷閩寄食僧
房仍寄廬益簪雅好有新搆傾益高情無彼此酣
歌擲劒悲群公胡為局促荒山中曲肱放浪雖所
樂樂此亦知吾道窮自聞胡馬再南牧九州何地
無兵戎世哀成敗不以正姦宄得意為英雄儒生
守經昧時變憤切氣欲摩蒼穹斯言撥弃勿復理
把酒論詩羞可喜園爐夜語忘刻漏吹燈曉色盈
窓几歸塗草棘縈風袍主人謝客憐衡勞雲山悵
望一回首虎豹出穴哀猿號

## 下灘作

青山鎖連環白閒走[illegible]
會回淵聚浮沫斷壁餘[illegible]
不逮悠然一回首猛驟[illegible]
猶旋憤悱風嘯枯林暮野雲相蓋隔船聞和歌沽
酒慰疲惫

## 偶步

鬱林鬱鬱思深滯振衣聊萍遊雲晴霄宇麗綠暗川泉
幽佇步時引顧心期數無傳路逢荷鍤翁笑我何求
旣來趨塵額叩之棄去不少留心知所言非虛[illegible]

詩

弔史

禽獮繁弱弄兎盡韓盧英雄起秦時佐力難爭精魂閉尺穴壯骨飄一作飛塵妻涼千載下間風漂如生贏秦失其鹿圖王各崢嶸斯人顧眄間漢楚分重輕臣雖替末路君亦寒初盟豈不念曙昔百戰同艱辛誰云漢綱疎豪俊屢拂羣高蹈欲繫鮮括叢閒飲醇

雙樹



猗猗映門樹閑閑春鳥聲鎮逍遥步其下秀色相待

懷致中

夢覺殘夜永山寒氣逾清林巒動微月出虛堂明被衣坐復起懷人思空盈經時不對面素弦浮埃生遥知念盍簪臨風亦閑情寒幃切悲歌欲宵征無人道予我先何因識門庭仰瞻鴻鴈飛昌詞寫深誠詞多意莫宣蓋遺幽恨并

棄竹夫人

易夏之炎暑紈扇不離手秋風一披拂何情浦見棄飛霜皓中庭捏然委牆隅錦綉豈不華君恩已非初當年統翦製團團如滿月出入君懷袖動搖發清風雖用代衾裯恩情中道薄

江山突星石士特欲易為獨醒有詩因次其韻

群石翠參錯茲峰峙雲林突星名固參流傳經古今幽婆儼向背異態生晴陰怒若抽翠筍端如立瑤簪不有融結奇寧知化工深翁郎立壑人鑑興



越秋岑崎嶇夜亂鳴歎散秋心襟著鞭維終有懷人識君心政恐五字忘寫之朱絲琴

秋懷

哲人嘆逝川志士悲斎臬流光不暫停忽忽歲欲周涼風襲迴野飛霜皓盈疇華林失鮮輝奔谿殺獨留而我苦不樂彷徨滔流流化儻日徂吾生難復何求世途多軌轍今行非昔謀徒遵耿耿意詎語固莫投時乎不再來豈余敢懷尤王道炳日星

壓聽茂軒立端歎既改沛浩然亦回輈寂寞甯子
歌梭逕長卿遊客嘲徒自解天問終不酬長揖未
免熏說難竟遣囚行藏或天譴聖賢其悠含思
疲憤積念往川途修煌煌青春姿蹉跎恐蹉由誰
非宏達覩那能聲百憂

## 四不忍

草遍飛騎如煙滅壯獸摧斑食其血此時疾首念
鑾輿玉體能勝飢渴無危城屑麴塵雲擾擾畫昏昏
光天塵杳奮戈儻未雪深讎我食雞甘何忍飽
黃河鑿鑿氷成路人語寒空氣成霧此時泣血念
鑾輿玉體能勝凍列無裘黃天步蒙塵未晝衣飄
零傷歲暮飛書倘未伐姦謀我服雞華何忍御
平沙月轉槊旗影擐甲為衾戈作枕此時飲恨念
鑾輿玉躰能勝暴露無問安使者空相繼清蹕不
回宮殿閉請纓儻未縛舊渠我擾雖安何忍寐
漁陽曇設風沙戰潑水淋漓舞胡旋此時太息念
鑾輿玉躰能勝寂寞六宮遺亂多奔進不復梨
園歌舞盛著鞭儻未霖龍庭我慈雖調何忍聽

## 雲際贈施子

驚沙慘淡連雲起悲歌行復止春威是處聞
武士力俱困海角飄搖轉蓬屋盤虒五遷方擾利
民陽一戰何當卜寧聞大冢亂中華漢祚承天終
必復夕烽明處望千門孤臣祇欲吞聲哭

嬾翁深敞無與傳結庵名嬾山之幽蕭然杖屨巖壑
堅秉似是當年栝阮流云何出處戾初志束書負
劒俄西游悲猿攀車鶴卧轍去意勇夫誰能留蓍
盤鐵鎖人跡斷破窓鳴紙風颼颼曳裾我昔翁門
客豈知繼踵居翁室里閭應記往還頓猿鶴下驚
賓主易余來庭戶已更創尚榜翁名志陳迹傍菴
小樹昔親栽罄沼今夢在蓬壺我山亭闕檐牆東
此景新成翁未識遲知捧檄遵歸途摘山官況今
何如書來頻厭作吏冗俸祿僅可供妻孥翹庭日



一兒官長鄰靴手板常睢盱簿書有程課得嬾郤
視故隱吾兵遽靡寧聲頻慰吾久望往時交友皆無
恙拥掌諸劉更互來清湖居士時相訪中郎司戶
又繼歸酒社文盟氣增壯我慚淺拙難強陪每憶
翁才竟輩行拂衣早赴竹林期莫遣移文重前謗

## 遊龍潭

巴客同笑言一僧陪杖屨徜徉山水窟適音忘晨
夕康鍾巖北寺細竹夾溪南路中流石參錯不礙瀑
布泓澄小龍潭潤氣金碧聚時驚木葉隕俯見
文斯游非預期偶尒造佳處幼與丘壑情陶

貢天洞石什木非瞰張挽強者所能用志不凝於神梓慶削鐻痀僂承蜩皆此道也致思亡而學焉余不知其所至矣因作臨池歌以堅其志切切偲偲亦明交之義也

君不見鍾繇學書夜不眠以指畫字衣皆穿當時尺牘乘鄴下錦標王軸爭流傳又不見魯公得法座漏雨意象咄咄逼人凌千古斷碑零落墨苔封直氣羨風猶可覩元常獨步黃初際清臣後出今無繼風神迥處一作本天資巧力亦自精勤至美君好尚何高奇寒窓弄筆手生胝向來夫子隨處綢繆公何愛勸以短歌君勿舍吾人猶可君紳書

胡兒莫窺江限絕吳楚間瀰漫濤駭浪如連山突兀摸搡知是真蛟兒奔雷驍電原野動曳練滲錯風沙隨華纓金絡豈不好矯首奮迅那容羈五閘取驥如擘士競愛安帖驚攏奇士懷倜儻衆論斥焉有顛頓群鷙欺六閑豢養固恩寧橫氣摧折常鳴悲卅青備未逢沙漠手萬世豈識昇龍姿因思中原政格鬪鐵騎倏忽銀山移著鞭安得致此物

老翻期更舉

明皇九馬圖

書生元元園不窺心馬豈辨駑與騏開圖九駿立

怨女曲

空庖悲風吹首蓿胡兒飲馬桑乾曲誰家女子在壚頭哭黃金爲閨玉爲宇平生不識行路鳴嗚夜看星河流出人稀覩父憐母惜呼小名擇對華門未輕許千戈漂蕩身如寄綠鬢朱顏反爲累朝花夜月遊暮逐戎王沙上醉西鄰小姑亦被虜貧賤豈家心更苦隨身只有嫁時衣生死同爲泉下土出門有路歸無期不歸長愁歸亦悲女身軟弱難自主壯士從姑不如女

防江行 五首

朝來殺氣秋千里無主草翻翻黑槭飛結壘天長道獵罷楚天寒黃雲淡如掃漢家飛將雄夜戰蘇城北霜刀斫盡刑門風雨千山陌出低頭拔胡箭卻向胡軍射

寒烽隔水明虜意猶回測君王自臨戎萬騎清蹕士氣薄屬鏤捨君誰夜無色

江邊五色旗分摠期門士驚砂雜雪飛日暮孤城閉寂寥良將風誰識接醪意

樓船動滄江江晴鼓聲發男兒取封侯赴敵如飢渴腰懸寧董頭長歌獻金闕

和安汝功採鬆竹杖篇

赤藤表珍寄桃杖吟詠高情在丘壑微物懷深曉做工匠遠林彌山選一幹雲根倚崖壑堪色通霜變匪憑精刃揮根抵難立斷堅勢憑小名擇對華門未輕許千光浮爛觸石聲令亡鍾撾波影搖寵知余疲戛姿假力斯過半皇皇馳馬威秦趙昔臨按胡爲步蹊蹐猥逐漁樵伴千金一顧重朽質增華煥不經提携未并擲亦何算夙懷用捨情感茲發長歎

贈宗周賢

我車南君車北相逢總是天涯客擁爐談笑一燈殘水門風雨千山隔

清淡灘

南來甌粵無平陸林巒起棄波騰綠狀與政恐犯霜露買舟儻可休倦使清灘白雪霽貫舟子一篙那可託飄搖葉漾勢轉急金甌傾覆不能立眼看白浪散銀山蛟螭百怪堂堂出人皆乘險欲趨利我不安行海可叉吁嗟世路風波猛巧穿老機暗駛江湖泝舟猶自戒勢利溺人終莫省矯情鎮物未足言書此聊爲後來警

## 巡寨偶書

窮寇轉趨海吾邦備宜先連年戍役頻徵兵又漁
佃扶戈或推齒嬰胃仍華顛未知戎伍雜朱旗亂
長阡林端晚燧發石際晴飛梯懸嶠崛牧地萬靈
生浮烟我行視營柵兒戲端可憐俾茲形勢險寇
至當遷延群兒昔吾軍赤指捍鳴弦方期屢乖解
合寇俄星連猶多燕趙兒意氣非端年瞬車載珍
寶結騎馳嫻時危天豗亂事豈汝能東怒風飛
驚濤河梁失歸船四顧天地黑攬衣思茫然

## 次韻蔡學士梅詩



梅稍破白香清切清雨合長六出和江雪泡髮鬢萬
妃遊縞袂練帨何經設眼客中又
過嘉平月年年見梅發
清欲伴曉雲飛有恨只
湘東閣喜聽談吐屑飄
聲鳴咽庭邊一樹春最
不到今幾時南北枝頭開又歌新辭婉媚發春研
未害廣平心似鐵

## 禱雨蟹泉

獻旱訟風伯苦雨誅雲師天公良獨難人忘多嗟

淫味已淪虐戲等剝孚深褫褫
在物愛豈殊閩風易殺子盥水沈其軀詎有惻怛
心夢惟及豚魚相殘人獸均自殘獸不如哦詩化
蠻獠因警戀養徒

郡圃觀餘醪

憶昔尋春西洛橋餘醪結洞橫朱架幃銀網一
番新百萬花頭相枕藉醞搖羽客靜疑仙窈窕棄
娥嬌欲嫁細雙摘貯絳紗囊樸鼻清香奪韝麝論
花每恨流品雜韻絕江梅此其亞紛紛紅紫已空
餘耿耿冰霜猶照夜只今漂泊一身存海角逢春
足悲咤銀荀翠尊宛然

我最推少年想見門庭
雾騎時來北郊下浮生蹤跡
足訝南鄰地主好懷皆事稍閑須命駕須喚
酒嘗餘妍惡雨狂風不相借

木犀古風

北工谷幽香斑斑被花木氣氳寒巖桂高韻蓋群
馥無人識日芳守志何幽獨士介恥求知文貞愁
自遠蜀邊涼楚山秋椮枝吐金粟淺水映輕明微風
發含羞蕾端靜忽聞馬上遙相逐踟躕為延佇但

見林巒綠斫鑿誰言折贈清芬閟廬屋久廢不自知
衣至彌鬱鄰郁客悲芳歲暮蒼溪遠寒溪曲長吟小山

詞古意恐難復

食蠣房

蠣房生海壖堅頑宛如石其中儲可欲雖固必生
隙嵌岳各包藏礛碓相附積終逢霹靂手妙若啓
宥鐫鎖灼諒難堪昌不吐餘歷南庖富腥盤豈惟
此稱特吞航大絕倫梯鱗萬夫食針鱗九牛毛小
嚼逾十百光螺黨紫斑節蜜房滿金色水母脆鳴牙
章舉懸疣密烏黏力排蚕貼石不可索妾魚戲浮

波蝟鮎雌雄四鮮

服箱馬鮫非駭

競愛鰬多鯫鯛乃庶

鰭鯉鯉鯫鰽鯉鮪鯫鱠庸帛

泡涵知海口里長養荷大德負生旗類鯫系失地波濤
啄網罩人刳禍甘鮮已為尼紛然均可口流品當
別白微物倘見知拘軀不足惜

春寒偶書

浮雲匿晨暉雨雹敲焉春晝天公號令乖陰晴變
何驟小徑殘芳泥通渠走寒溜風顛萬木僵氣凜

詩

法石見李漢老參政

我識今朝李翰林十年隔絕飛寸心素書每逢鯉得雲路欲倚長梯尋翰林昔參建炎政想見中興人物盛方圓齟齬不足論角巾雅有江湖興王堂草詔視凶兇舟墜陳謨發天聽介圭便合還公還只今客物才稀並自憐隨牒東南奔假道冏得登龍門怪余髯而益老矣一咲問勞情彌攻昌坊倫啄解空棗南飛翼我聞二和全盛時貢輸不減煌曜川澤鼓如彩鳳戲翔翔燭若彤雲堆翕嫮中郎裁品三十二陳蔡方紅冠流匹鹽菜麥清尚絶



開元日涪州距雍已云此奉敕來海側編衣中使動輒車黃紙封林立良浮航走轍空四郡妙品人間無復得似聞世御只纖毫往往盡入公侯宅驪山麝死狐兎靜民救新宮鑿破急入作繁華今古共塵宗遠樹行吟悲野客西風刮地戰塵昏一聽胡笳雙淚滴



公暮已居京成牛行題名行題記切

霖間九州四海煙塵內[illegible]

別難為情長亭喚馬一盃酒[illegible]

歸田

聲色家有霍軒當仕之因貧行不知迷今將返吾輒愛慕洗餘習清虛藥孤遊亭真隱仙巖迎人入雙眸稻色黃菴菴溪光碧油油佳樹殘照滿高穹亂雲流乍參樵牧群歸氣不嫌柔性有書史辭時逢甲兵休斯懷當遂生曩志不必醉

省拱辰山

狼已煙銷言歸省先塋豈無消息至今悵望
句兵戈道孔由不折寸草徑神物陰有護免戒兩
哀猿啼欸聲嘹嚦隴關雲墮淚眶睫盈如承慈穆顏如聞
廬傍佳城哀慕寧有極忽忽時序更慚悅舊巢鳥
常遶松栢鳴
士特贈筆
書成癡傳成癖平生識字真無益筆扛鼎思涌泉
何如蹴張強弩絃管城雅見情雖重感此嘉難拙
於用君不見翠華南渡江江路八百里胡兒飲馬

還不逢漢兵胡自亡只今戍閩多旌旗銀國
安得雖面見長星
虎頭心事不能已
諭俗十二首
故園喪餘歸來復何人雖喜存慶絳成老
叟走屋廬成飛烟滿衾裯夏遷徙徧林藪深虔邏寇知
誰為守艱難驛老夫快恩讎王法
嗁抱其口樹皮為衣業樹根作粮粮還家生理
埋沒面如狗語豈知翁勿悲禍福較長久東家
郎長大好身首荒荒戰場頭白骨先朽
西村人慚歸撑柱燒殘屋東村但萬累死者無人
哭昔慈號富穰被禍尤殘酷二三里中豪喪亂身
為傖遺殿帳爺心掩飢或為啄其腹豈無平生時意氣
凌鄉曲鏘刀秉微利舞知其悖獨錦囊收地券奕
華柏傳續只今鄰叟耕歲歲輸官穀佘曹何顧愚
人生固多欲
何州無戰爭閭奧禍未銷或言殺子因厲氣由此
招蠻陬地瘠狹世業患不饒生女奩分貲生男野
分苗往往衣冠門縱嗣無預嬖妾賢前知飲冢定安以

人力僥三綱既自紀
章亦昭昭那無抵犢慈
效義古所標
愚氓擾濆池喜難亦常態紳有包藏事異吁可
怪豺聲又伺亂魚蹙終何悔游言張兇焰巧謀移
機會初如卵殼微跐踐慈碎養成羽翮雄飛制手
韋繩外翦鉏俺歲月教蟲毒彌疆界向來詰端由罪
白不容盜南冠因載路東市誅其最隆寬俗嘆新
僥倖汝勿再
野人獻芹藝家有包丁力徒誇扼腕手肯念

勞思於南山雖曰衣食東皐亦勤力已
勝會難養蓋帷猶示戒況異犬馬曹
肩馬霤內仗貂璫仔肩廊廡閒問刀圍逮雞
豚放麑識忠蓋母卵著格言矧利肥甘軀絕其孽
息源難銷愛欲心物天性存情氣必戾順化
生乃蕃誰開口腹謀無乃傷仁恩
粵人多悍驕風聲亦惟薄兒童僅勝衣挾筆相格
鬬藝精氣益橫質化心忘陋家饒喜栴俠出氓甘
為寇豈伊天性然習俗所成就吾聞互鄉童鈞翔



聖賢園隱豹美斕斑攻駒發馳驟佩觿佘何知義
方得無譏

村南并欲乾曉汲盈甀濁飲濁不足言秦此田畝
涸咿啞龍骨響煥斕陽烏鷹良農無他營幸若事
東作春苗何蔈蓁秋刈何稀薄我雖食有餘念彼
心不樂乞靈走群祀說電明霍霍屯膏竟未施天
意自難度

震雷霹枯松頂龍失真淺浮雲三日雨盈畝復他
注商羊舞未休旱魃消何遽稍寬人心切仰荷天
恩布稻畦裹連頴按穗給朝飧棄畦擢新萌蕩滌



死蟲歲儉民怨女時豐家悅豫青青麥色亦
復貪雨露
茲鄉山水佳昔乃為盜藪吾廬已煨燼荒蕪藩籬九
九墻東大梨樹惟此為舊物火燒枝葉盡老本更
奇瘦狼烏巢下而空庭失清樾鄰兒利薪爇往往
肆戕伐豈知昂霄勢長養自毫末寒堤孤雁在饑
鳥鳴泉出衡茅且經營霜露莫合悴
未須音吾廬且復修吾倉求安當下居求飽當緊
粮營生力有限老此計頗長去年稻盈畦避寇不
敢新芽雨後白卧穗霜中黃鰥悸有飢色寡鵰何知義



貓粮解衣易升斗
茲歲豐穰鄰翁為人
鼯鼠緊已相望
縣貓挂德音盡驅孳年和旄倪發權謠助達和氣
舒皇恩施甚厚疲瘵望少蘇吁嗟吏舞文詔紙墨
未渝借貸盡白著勾稽窮宿逋捨兒儻歸公民資
猶樂輸量權徵倍耗奮緣藉其餘寧逢盜劉攘厭
閭吏追呼盜姦又必戚吏姦無由鉏雷霆不容威
肉食忍自誣故態勿狃習窮閭勿侵漁勿謂天聽
高勿謂黔首愚

江行

一棹若清波稚子學能歌日暮沙頭宿
竹雨餘船角亂堆蓑鬱殘小鮮仍自膾湖海莊
花醉鄉內夜闌酒渴漱寒流月照蘆花七蓬背

聽詹溫之彈琴歌

鳴琴義精非小道可惜溫之今已老玲琅一鼓萬
象春鐵面霜鬚不枯槁白言寡知音求我為作歌
號宮韻角可聽不可狀錦腸繡舌空吟哦吾意其
一氣之濁清兩曜之晦明山河之結融雷霆風雨
之震驚包羅具七弦開闔造化由人心又疑夫堯



舜之躬行丘軻之立言紛然更歷千萬古以若
嘉遯隱長鏡斧出動雲壤婉婉孟技生龍鬚
象逸興高情俱一時著卿骨朽杳難追此奇鈞章棘句凌萬
無晶輝後生俊秀何其寡吾宗喜有棄孫著雙瞳
點漆面如水一見使我心神傾寫讀書已通經學賦
已知律只今年十三吐氣成五色驪珠出海夜生
論量菜鷺益見中腴澤我年三十號病翁空齋藥
杵聲龍冬未已醫國慚君賜舊畫且讀蜀頭字

菜孫歌

屯田詞考功詩白水之白鍾此奇鈞章棘句凌萬
象逸興高情俱一時著卿骨朽杳難追此奇鈞章棘句凌萬
無晶輝後生俊秀何其寡吾宗喜有棄孫著雙瞳
點漆面如水一見使我心神傾寫讀書已通經學賦
已知律只今年十三吐氣成五色驪珠出海夜生

元突笥流弦追莫及人

聊聚兒囊中彩筆今叶

夢仙謠 并引

劉敦明夢與七客游仙胡原仲與焉其事甚異致
明清脩純實非夸誕人也閔為作謠以記之他時
二人凌太虛浦此謠當懷所謂病翁者耶

碧峯居士以地黃遺病翁因為作引

君不見咸陽之原涇渭之間靈苗翠蔓生綠芊錦春
風蓁莽暗晴煙天馬嚼齧黃金涎渴噴青浪春淳
仙骨夜夢身飛如華輕雲中不識朝天路雙童遣我
我凌空去側身度巖隈盤盤復回回翛然意往形
不礙石窠辭霄俄天開乘槎夜泛牛女渡

入金銀臺花深一尺逢人時聞佩環聲仙翁睡起方
結襪見客坦易無嫌崖垠擊蒙無垂矜叩妙發一言
七情汨心心情昏窒慾如水澄其源自中吹咀藥
手撮仍見分旁有冷泠泉三掬乃盡吞駐紅邦白
非難事會生慮死真愚計當時同遊七姓俱但記
古月成胡字塵緣未斷不得留海風吹過蓬瀛洲
覺來牕戶實曚曉玉鏡晶晶隨松杪

雲際會劉致中

紅綃千樹桃雪鼓萬株李楊葉青青如鼠耳横山
渡口浪成谁認得劉郎船子来物情時事不須說



且喜新歲同街杯少年鼻洒輕流俗飲鋭收豪今
碌碌敝裘常帶客塵緇雙鬢不如春草綠東風吹
愁入我心使我嘯嘆成悲吟問君底事久留此曷
不聽鎮歸故林

懷樵歌

黃茅生煙暗村落浩歌無復當時樂鄰家酒熟逢
舅奉一醉乾坤墮寘漢尋琴過垂玉軒又魚夜
上浮清閟閉牌擊鼓多伎倆我獨旁觀惟大噱驚
烽入座懽難保幸得身存他勿道吾宗潛武卧空
槖衆臣兄弟埋荒草當時歸鄉向邑下綠鬢朱顏

各鮮好隊駒風燭尚沒史數行為作此歌
細事從渠天莫管兒女相哀憐一寬容膝可終隱
寇盜擾擾今連年王師誅鉏有漏網死灰焰焰猶
思煞翦過計祇自惱且但努力耕吾田

夜過王勉仲家宿酒數行為作此歌
新粟紅玉花炊湯酒欲生香竹外庖厨割肉去
君不有中饋賢出嗟此何神速酒酣意氣悲前
棘尚憶朱甍舊時宅豺狼得志竟何成至今人骨



如霜白亂雜少有閶門在漂湯幾驚五年隔數面
荒田已失耕一問平原仍留客客情主意懽難盡
短臘窮冬春欲近明朝分手更愁人且覆清觴莫
留滕

夏日吟

君不見長安公侯家六月不知暑扇車起長風冰
檻瀝寒雨重櫚蔭屋畫生陰反易天時在談吐又
不見五陵富豪兒炎天多快意雪殺曳輕明珍槃
嚼甘脆蛾眉皓齒發清歌灑酒簪枝集蠅蚋何如
野客歌滄浪萬事不理心清涼流金鑠石未為苦

利如火焚中腸

## 菜孫求墨并以詩與之

何年老鳥龍排山拆其角漁人網得之澄淵起雹雹異物世常猜神光夜潛覺流傳歲月深皆椓紋斑剝漆筒射晶熒玄圭靡雕琢軌謂喬松煙能成此堅確晴窓試墨池雲霧生掌握只恐化蜿蜒飛騰入冥邈菜孫眞可兒句法有家學贈汝囊中珍慚余鼻端斲

## 劉致中惠瓜

炎嬉氣如焚塊坐惟兀兀劉侯惠甘瓜胞次鴻漠渤曲盧案浪浮翠理霜刀制因思少年時覲闥步清擬百金酬地主熟帶香奇揭鄰壖須一快聊劾野人懽種瓜雖咸工愛護渠敢忽蔣芸治其煩灌溉滋其蚹自然子母般繁不憂相違依種瓜誠有道食民豈無術噫余夙世昔知此意未及物

## 白水見梅憶士特

去年看梅時中郎共開樽今年看梅時獨招中郎魂非於歡聚散誰作悵凝欲問春春不言

## 送謝中埜

相別夢悠悠相逢權草草莫君曜馬臨長道十年

## 奧純臣原仲溫甚羨魚羹

衆賓會高堂嘉魚脫重淵霜鯁尚呀呷綠藻仍牽連厨人起拉柚刀机鳴鏗然斷尾頓穀碎批鱗玉花翻雲雷翦深盆清香已遞傳投葱裂素絲裁薑落金錢陶甌舉筯著更覺眞味全細紋松江鱸縮頭槎頭鰤吾儕但知飽美惡無棄捐何論調羹手聊復試小鮮

## 餘柑

炎方椒欖佳餘柑豈苗裔風姿雖小殊氣韻乃酷似驛頒滋吻餘髮鬢清甘至侯門嗽寸長粉署成珍劑猶聞雜蜜草少轉森嚴味何殊棄端如效吾言逆耳多嫌忌棄果何傷達言德之累悅口易逢知感茲發長喟

## 打魚歌

西溪觀魚仍開樽鳧擲隱隱沈煙村五人豈有謁澤意頗洞深源向非驅迫群驚聚畏卒覺迷深源向非驅迫群驚聚畏卒麟足供數客飽銀刀瓚碎不足論吁嗟神物未變化暴骨砧机寧非覓江湖萬里厭游泳失地斗水

能為恩臨流解網忘忘亦厚誘以芳餌仍爭吞因慫
摘花向數罟豈異衒首慶華軒慨然投箸起太息
歸思已遂冥鴻驚

潭溪十詠

悠然堂

吾廬猶未完作意創此堂悠然見南山高風邈相
望賓至聊共娛無賓自徜徉

海棠洲

煌煌海棠洲錦樹臨清灣常恨灣頭風吹花走潺
湲潺湲去不息花亦無由還



醒心泉

藤蘿撥不開石竇一鏡明攜瓢酌清甘瀏然瑩心
神我病不能酌時來聽泠泠

懷新亭

茅廬入竹低曠野時寓目寂寂農家春新秧滿田
綠何時稻登場秋山響蟲蟈

宴坐巖

青青梔樹林下蔭蒼蘚石幽人宴坐時懷抱忘其
適不見暮樵歸寒山雨中碧

山館

老林遠舍青門館終日[illegible]梁有餘所寓皆勝
境更鑿庭下池潺潺漫山影

涼陰軒

北窓何所見疎竹雜遠岑涼颸思有無虛籟動簷
森此與何由盡移床入翠陰

橘林

木奴困新移憔悴雪霜侵呼童剪其顛割愛慮已
深會待春氣回青枝補故林

蓮池

蓮池一畝餘瀰瀰吞衆流花繁不近堤欲往無方
舟不及池中魚隨波自沈浮

南溪

聊為漢上遊一步一回顧悠悠出山水浩浩無停
注惟有舊時溪聲萬古流不去



兼直龍右墨梁 直龍右墨梁 直龍右墨梁 

時好現不獨此器用往往窮奢汰微工選投填御
府不惜貲金為當貴治兵唐推英衛精治民漢許
龔黃最惜哉取士不知術妙手獨得庭郵華長主
驅馳八極中荒王逸樂孤城內汗青得失更誰論
尤物競為人寶愛嗟余視此真養士事有至微猶
足戒投文欲往弔江流幽魂未泯應慚悔

入開善

雙童肩竹輿兀兀如乘舟叉翁朝著微遠訪招提
幽蒼山望中橫清泉脚底流所歷已殊勝況乃窮
茶煙浮傍借一榻暫眠吾生復何求薰風溪上來虛
籟散颼颼閒懷若傾倒忽去不可留人間苦炎熱
物外常清秋功名非所期聊尋赤松遊

寄茶與二劉

然松煮鳥山泉冽於槍旗一水分優劣風餅推開雪
照人花瓷盤羅甘溜舌大劉談天紫鬚張小劉逃
禪清興長會須酌此同翱翔或凌剛風九天上或
泛弱水三山傍

劉兼道獵

劉侯好獵馳逐指呼鷹雙犬如奴僕朝衙唐君氣
雲來暮聽灘漢流水宿何如著鞭走大梁我亦想
子同翱翔今年獵數醮彭越明年獵胡亥德光

觀二劉題壁

温其題詩新歷寺落筆風雨發馬長林眼高一世常欲罵想見拔髯坐嘆陰晴久每喜侵山僧好事亦可喜解誦鳥啼春意深我來經覧渾如昨玉交金昆念離索咳珠倦翼不同栖況復分飛在家廊故山經勝他山好新交不如舊相逢樂何況扣酒問鴈盟臥聽松風同一壑

入白水訪劉致中昆仲



夜雨歙清曉山椒雲氣民宮言聊出推窗窈川原側帽避橫篠揚枝障晴曦春泉散石壁細草羅丘園陟峻已逾巔窺深更緣源喬松傍澗折垂柯激潺湲過籟響琴筑峰歙為林白翻翻造幽景實閒勝絕難具論僕夫知余樂跛倚為停軒惜無徙倚地時來此開樽暮投暮為宿青燈耿柴門相從二三子交情久彌敦豪飲浮觥紹蘭藻頌言固所懷在擊吾頌尊

獨笑

晨起偶無事獨笑出潭川綢繆兒飛寇若道我

前林靜滴殘雨村深澹霧烟

清妍野溜綠交貫山花紅接連雄觀發新奇勝地

窮攀緣據石弄驚急班荊陰連卷幽懷脫塵拘如

超混芒先向今作興來必賸來必偶然榮觀事多乖

內取樂乃全他時誰繼遊此意遙相傳

續賦家園七詠

早賦堂

南溪抱山流潤氣滋林麓平生歸歛心寄老一堂

足音澤俯夏飲

晨光近郊無一徑緣崖斷名

亂小山岡清遊懷人發長歎

桂巖

山中多桂樹亭亭傍幽巖微風發秋香十里寧於

杉誰歌招隱詞吾生付長鑱

百花臺

森沈徑易迷楷節為徘徊何處春光多時登百花

醉醒洞

不愛醉醪花愛此醉醒洞
路盡永儀尋書時來散幽興

意遠亭

雨餘陂水平徙倚聊一望歸雲淡欲無宇宙何清曠吾心游太虛聊此寄上

題雪菴窓

翠合初疑無路徃停鞭邂逅成清賞僧坐穩紙窓明細雨忽来山竹響

和温其對月之什

意擬泉如亂苗已雖仍復生讀君對月吟知君懐未平悵懐有豐根吟苦無和聲雖豪晛一世失路鴻毛輕所以達觀上榮枯兩忘情蒼蒼古松林下有泉清醉倒石上眠山禽喚人耕

讀平陰銘寄李漢老

官侯鑒平鈔浦灘游子不歌行路難李公作銘垂不刊峻峰激流生筆端斯文豈但參雄觀寓理之奥開龍眷惟人性天同廣胖橫自立見分庭壇紛眺窮林立天吳雲已歸



椒蘭孚地為羅天為冠從公上征鞭龍鸞訪豐追孔聊逍遊般物外虛明如許寬脚底日轉紅園藥瑶池遣席一笑開春著萬象流餘懽茲游未遂心傳博吟餘北窓睡長新清風時来撼琅玕

同胡原仲吳公路遊清湍亭賦詩得流字

出山魯幾時桂露颯已秋興来任所展散此默默憂嵐光近仍滅鳥語靜忽流新亭向臨危急澗循巖陬上有獨樹蔭下有鳴幽長飈一振蕩俯仰閒颸颸平生塵累心淨盡此遊徘徊蒲詠發瞻眺窮林立天吳雲已歸山好客自留悠然百不知

日月過則休人生必在我何必遂所求

和儲叔雅四詠

雪

石峰春靄

寒山遠欲無春在似有

清湖驟雨

快雨不相期平湖勿滅滅

秋空晚自明孤烟淡難起適意一枝節時來對寒

潭溪秋碧

蕭颯坐久日明簷聲靜中

氷

昇山夜雪

誰憐組練寒夜雪滿白

次韻李漢老

蒙莊嘆隙駒孔聖非同一綫內熱蠢其中伊誰肯

遑暨愚真唯阿繫求瘼衆我今日遊敷

參衆所誠弁既莞敷酒亦頼然胡為發皇端忠

咻論深禪擊水但涵月波止薪自無煙便應三宜休

吳山集卷三

次韻四不遷公如直

四駟交綏起回駛初非不七氷輪水非堅古閘

不自量取困大敵前金化質

春風搖溪淡搖天剡剡初月一郎詩思如涌泉已憐飛花太

綠斜簷鬱茶香欲動萬古寒空沒飛鳥乳燕梅中

興味長郎鄭枕裏功名小南

山北山雲雀翔君看不歌歸去來山中交遊苦相

憶玉柱瑤臺生淨域

謝方德順古風

吾聞滄溟深漫漫東南維長風一蕩滌莽蒼天為

低中藏百怪珍文彩光陸離潛龍盡鱗材游魚悉

龍資閉衆遡波浮天吳躍空飛蚌雖辱泥塗猶能

吐珠璣地靈物固然在人必多奇英英方家郎秀

餐如瓊枝裝愧素質書落筆幼婦詞我昔官壺山

邂逅初見之宜遂忘勸駕一武登雲梯鴻鸞九霄

快騏驥天路奚攸閒東諸侯辟書已交馳惠然訪

吾廬窈窕窮山路夜燈一笑懽恭抱忽若遺語妙

時脫塵飲豪屬友声

胡為遽改轅歸袂風披披上忻養德業下祝慎勇

少稷遠訪弊廬仍留佳句書此寫懷抱不足
為報也

常嫌門外車驅馳但揚塵今朝故人来喜聽聲轔
轔昔別自梁苑分飛湘吳閒痛心鳴鍋禍事往勿
復陳共載詣寒閨分笑上嶙峋山川舊賞識狹友
意彌新徘徊小精廬剡谿口艤津為古漂蕩餘投
迹荒寒濱夕火斧僧林朝飡罹鄰閭官閑非所恨
有禄不濟貧牢愁罵萬解語壯肩不舉定知掌腸
書為君發精神調鍾尚變啞書龍孰窺真吾聞倜
儻才韜默貴自珍量海淩宜廣豪山磨欲磷十科
世所重羣公謂當仁向來萬牘飛墜光動高旻陳
編論糟粕中有王道諄謀國必張國療民須活民
但得君名揚何異我志伸

柳源觀瀑戲明仲

山橫曉色中綫路窮崎嶇何年貫日虹飄然墮秋
虛晴暉發燦爛陰颸助傾輸涼深粉雪沸注險龍
蛇趨平生蕩浩胷對此聊一舒蒼蒼古澄潭幽靈
居奇觀付豪逸餘閑分胥腴来蓮令七賢或
跡欣與俱扶笻卻軒轅坐石安覉能壁陰生小



世變善難知如瞽窺篆籀罷之勿重論大白引醇
酎幽禽靜一聞寒芳晚三嗅方虛接勝懷日較轉
何驟山南山北奇脚力倦尋究良苗易蹉跎滄境
難宿留詩囊歸倒懸瓊琚美君當

寄彭子靜

凍雲立高白曉寒生太虛閉門孤鳥外有客一書
書中有長句別懷陳聲紆旺鳳詞既絶續豹理
難如起望新卿雲一讀三卷舒蒼蒼古澄潭幽
詮欲無鵠鵠有潛化蓬麻豈淡吾人交義深不
限相見踈但恐德不脩心期慨非初

必源以古風見投詞意甚遠因為賦風吹原上苗勉其殖學待時也

風吹原上苗青青入無邊發生賴陽和秀潤滋澄淵連游車走道旁忽之如浮烟那知丁黃愁杼艱望果然農功日夜急池產東南備飛霜皓盈畛時醜虜蚩蚩負險巢蟻穴鳥鵲新掌璠蔡安輝鮮物生為世用豈較成後先羣芳紅打圍從渠爭春妍

少櫻賦十二相屬詩戲贈一篇

不用為鼠何數奇飯牛南山聊自怡探穴取虎有奇福守株伺兔非全癡文成雕龍盈卷軸書紀夫



懷要自息猱猴果雖無應心日休白衣蒼狗變化易世事何殊牧豬戲

夜行潭溪上念仲原致中喬年茂元伯達皆不坐漆足走馬章臺意誰遊歲月總驚華腴熟六

有入山期以詩趣之

長夏不見雨祥暑故相病及茲顥氣回一夕飛灑頑固未易刻晝尊生有遐心克已無全力汲汲畏所知貧賤常夕惕餘波尚時漸玉汝天其或

次韻明仲避暑雲閒

溪山步步開圖障小影更隨溪湯漾回環兩縣同雙灣靜流觀外既洽至樂中潛應結懷平生友契灑吐光運石峰詩琴盟有約殊未定事紛莽如麻

安撫鄭學義年喪覺世浮虛灌知心勝良時莫虛解愁城也書空咄咄亦良苦抵掌嘻為聊任真小

陀小暇即來經

再和六四叔所賦古風十二相屬詩

飢鼠緣條殘果墮舍如蝸牛足高卧無心虎敢逐群兔尚想鬼園傾一坐同年我又衰龍鍾夔蛇相憐寧有窮馬革戰場空白骨羊裘釣瀨餘清風棘端造猴巧難學且趁茅柴安輝鮮物生為世用豈尋已辦豬靴走曉確

讀魯吉甫橫碧齋詩

攜鉏引荒泉偶步松崗北冷然毛骨清楚尾見秋色稻氣馥初涼摶陰澹微日緬懷小齋居栖遑邊

夜行阻雪晚宿主忘客泥機已寄胡安
棄逸與何慚阮孚寢人樓雲樂其天孰知為仙
軌為禪定應風蜩足枯槁絕勝麋蟻爭回旋

同汪正夫行郡江

夜夢鄱江清曉踏鄱陽縣雲濤暮眼新還疑夢中
見窓聲彭蠡合凍色廬峰現時方冬氣深水縮川
原變連沙突堆阜沐港分紐練蕭蕭蘆瑟瑟
陰叢篠奇觀信幽絕領略殊未徧何當烟艇高載
我行境而二難今勝流客客移清燕飲酣生泰和
雄黃一引飲次還虛白平生目成惟素書通英能



事知有餘歎然長嘯風裂石懸山方卧小於蒐
中路壓滄浪轉波光似留人隨裾蕩整綸

呂居仁惠建茶紙二十枚

寒聲晚移林殘臘無幾日高人擁褐臥蓬窗白
過素風含混池春煦回吸餘温偶見分來自芝
蘭室卷舒魄流輝忽捲舒無迹未能漂余心愧此
一衾白嘗聞肝江藤蒼走虬屈斬之霜露秋漚
以滄浪色粉身從澀紙胡膚麗賓乃知楚然姿

賦詩以紀之

雲巖市聲中竹源山久廢平生幾兩屐惟樂取意
去尋老春飛盖來奚溪路沙平水漫流雲散天
全露遠連紅淺坂窈窕穿疎樹綠發方怒舒紅竟
忽繁雨斯焉得小休況兒熟來已屬徵君常主盟

呼名勝聚子休心識石太叔語詔渡鴨昇劉陳
渠有不凡度余衰氣不堪清遊慚輒與未渠行達
之政以楊然故九賓既雲集一士乃鴻翥毋多淵
幽人疏茗煩子斟茶教談雜莊譜泛閱披黃素曲鑑
辦活筆始畫窮真數解衣半日詩萬古田句月縢西
悤引盧明汎灑延晚步嫻身厭依隨靜若超驚馭
博山真起予浮烟一枝驚

寄茶與曾吉甫

西焙春風一牓隔玉尺銀槽分細色解苞難辨邑
中黔淪盞方知天下白岸巾小啜橫碧齋真味從
底傾輸來襲蛸界余一語妙三歲暗室驚雷

竹源之集奇仲不赴義甫也以詩嘲之再用元
韻

平生老子興渾寄幽絕處寧嫌一坡遠甘作十歌
去至今清夢狂時走松陰路心忻自吟哦投饗輒
披露那知管劇微辱報瑤瓊柯胞中萬斛清忽向
毫端雨援稊未敢再破的已驚屢病身得所便一
閱神氣聚淇竹秋穰洛花春布漢貞機不可藏
文亦肖風度樂我精盧遊慨我不常與隨鄉豈無
奇之此追陪故翻然小鄰心幾逐長風翥但分等



半簷不假半十具劉郎簡中人幽期乃從素面暴
負負言直奏巫淚數移文太處生恐未明深曉君
看旋磨蟻贈屑安故步何如驥突雲軒豁隨長馭
集枯澀小大動者中不驚

屏山集卷十三終

詩

題大義泉

移節山未深切覺寒無那蜿蜒瘦蟄虬脚底飛騰過幽亭護石池庭事不敢渾盡中溫月淨冷面從雲呵去欲掬玄璧試我恐觸方諸破平生泉石癡屢此箕踞坐重來照清癯白髮蒼筒筒凡心未痛流老氣日以晴面結懷大義風絶唱寧無和棟然聽琮琤聊為之大

同范智閒五月十四日夜賞月

微風淨郊原暮色含清夏晉巔月欲上烟烟木葉鏤豐姿一髮翻爽氣千毫射流光不著地黃抹溪西舍砌然釋嘯飛雲浪鱗鱗化常恐螺髻青失此麗沫挂朋簪奇觀天所吝老眼得屢借不嫌神太清跣立高梧下故人肯留連一笑偶良夜濁醪勿虛杯庭繞醉可藉

向元伯寄藥香陶爐有心清閒妙之語

鄱江細裹如凝脂陶成小爐圓淨姿色含三秋玉沉凝韻壓六尺金投悅明窓潔淨薰起故人餘余良有以心清閒妙趣無方萬石只在吾家傍

感白髮

兒時坐澗石散髮如浮烟風歸驚絲鬢語是欲凄飛山那知二尾見倏忽到老邊蒙紗猶鏗彩猶猶鬢鮮星星儻未已遂恐華吾顏騎省歎遇合郎潛感逃遷萬古寄一輓長歌悲昔賢流光不假借志抱何由宣餘齡事可知已矣寧非天窮通各有坐要心白髮自玄

同吳居安入閒菴即事

遊松菴

虎廊附山翔泉聲小菴閉齋餘悠行遨剝啄忻屢至午陰過蘭芳夕照坐松吹徜徉無所爲聊盡今日意

宿省軒

夜空含一寂擾擾息萬勞幽懷耿不寐孤燈側殘宵稍知山雨來聲在橫林高淒然郤成夢夢泛秋江濤

過報德菴

楮溪踏尽紅路入筭當瑪瑙森翠擁間一幹横清
兩茶煙日月靜石壁軒扉古盡放北山旁小勝無
遺取

出山

日日冬氣昏霜風不鎌面田與始見山數點寒中
現我行得勝友咲語生華絢如何劒峰南恐尺不
常見

次韻茂元獨速歌

大兒行文學蘇黄暗潮無聲走茫茫小兒分題擬
甫白手扶篆顧取冰晛自成機杼誰如君悲歌乃
有可憐色曉来春餘秀葉新青女摧之良不仁那
知妙齡氣如許一晛辟易驚千人我亦歸為村哀
菊接花成條歌屋紅跣行肯追蹀躞步杯飲不淡
飛鴻鐘相逢他事不發語醉面徹日承豁風君不
見謁豆碑模糊立峴首又不見總惟虚斟百眉侑何
如吾儕見在身有口猶堪著醇酎陶陶兀兀未全
非赫赫炎山豈長有硯峰絶頂撫孤松伊誰又此
蒼髯壽

張巨山賦蠟梅因成四首

取名慕横枝要白同風韵雖微調鼎味宛有金玉



色
渾疑蟬作花貌野中抱幽冷香不盈北山意盖仍一
流
尖萼破微霜明犀透清皎不有朱紫繁那知中色
尊
今日尋此梅竟行石澗東花神欲宫令萬鐸懸春
風
和李似之秉燭觀梅詩

凍色沈萬象晴顔霞紫泊通宵月觀夢夢破東風
来小立值芳氣微尋見寒脉我病亦呼君沙邊久
徘徊洗然敬君眼一枝印清杯應知塵喜慕故向
癯儒開高情仙愛逃禪茲心政難厌覩新不待晨燒
燭寒巖隈草木有令音發揮要天才賴公管領春
筆端起潛雷

行夫寄黄山梹子有詩因同来韻

老坡文中嗜闘聲洶湧常如對英詩琅然諷誄與
凌雲壁若追攀顔流汎玉山妙唱久寂寥可與言
詩有之子栽晚遠餉風露新坐我千尺黄山宴初
按玄穀出冰霜小嚼清香泛窓几已輕視峯明
桃肯許唐賢甦綵李極知人口無正味苦淡甘

各矜矣不輕貞潛名品勘此物化筆跡不遠青青有用筏萬業白楸木飲酌避追飛沈同一理子才超矣會歸然外潔中真期是以味果固已驅煩邪味道更須淪骨髓

劉道祖江程萬在順甫講易孟子拾其意為二十韻

吾初讀七篇未須曜如義皖而窺大易稍解寂然意乃知乎放著的的用前事盡心則無餘窮神忽超詣以斯印群書拈出句句是君臣父子間運量周旋際體之則光明辯物了無累偉哉此陳編孔孟心所寄有如撞洪鐘入迢遞言高聽者聵不絕僅如綴章玆良文集一卷萬古秘真長富辭原百折無窮勢文通秉之均裁度取中制宛立坐忘言袖手宣深閉鄙懷頃為空快若掃長隻旁觀二三子耳剽咸愕眙誇之術術然活處發發地氣貧雖有拘學問欲如蛻詩字不再來過此恐少味大書鏡堅陽以起衰惰氣

韓幹畫馬

關四足蹄將底用平生想似若吾聞兩臂天下重馬失龍眠榻而全之

呈近對此惟心惻然動得非魯落驚駘群踠跼悲



完達士審所施窮士審所安顧乃廬劉燭人鏡僞態了

莫予常吹噓二余傳以摩雲翰大余攜書来一見

意已殫似為殊勝搖胸宁衰凍



醉長嘯手捫高梧幢幢挽蔬唯頃為空快若掃長隻旁觀

風降莞發發正望立濤瀨未敢輕春撞

銀鋌雙伊予於世真長物掃迹自分逃空吭驟揄揚之則過矣豈有骨相當奇龐左提右挈儻聞道了快若船下瀧捽知魯衛兄弟國郛小尚許趨

寄致明兼簡余時事

貧當有利材要自為本觀錄劫春怒穴土氣已

月於衆我那知執國趙汴宮自爾寬黃間跳鎮
者括眼要端幸公謂護之無使困所難驚峰横刀
上晚翠深作寒倘祥有真樂未應怖佛免

次韻明仲畦宇詩

祝融散仙在西溪平生無町畦一日不見十
日恨綠稻涵沙吞遠田紅蓼浥堤魚細跳行唉
逆冷然風意消萬事如燎髮小醉扶頭須半月叩
梧林谷為呼號隱几乾坤有超越自憐頑鈍不可
鞭挽之欲置名流邊長言為我澡祕署灑目萬綫
琮琤懸



入白水懷士特温其

曉山隨意開夏氣含露登扶笻過幌嶮飛仙亦凌
貌松濤爭可較嵐煙起如蒸巨嶂轉鳥鳴危塍上
層層悠然瞻眺地髣髴記昔曾是鄉雞窮深泥泥
秀色凝高窗靜相對招邀足嘉朋讌席覆大斗吟
窓輝華燈于今安在哉嘗吟喚不應軒軒鸞鳳遊
為風失飛騰豈伊黃壤恨興言鮫頰贈含章不震
騰憔悴非所應雖微三字願要許二豪稱余衰怠
好脩故態了不懲條爾念離索終焉悔壞能憶嘻
良風來躊躇素蟾升及時痛自策迅彩不可憑

胡明仲潭溪三日飲有懷

潭溪有作堆無地淨高窗著中猶未佳相膊腑清
深意雨霽幽芬空山落帝嗥仙鳥村醪得舊燒時果出
寒泓薦然三日酌是鄉絕呵禁巖風故吹醒偷逸
嬾太甚人生唯一真擾擾境恐遂寥寂樽有餘波捫腹猶可飲滄蟾如曉色
砂砌長空浸常慕景過清浮雲忽飛諸酬歌金石
號慷慨君獨任俾予酬對之低作寒蟬禁吾惟善
哈臺忘形卧相挽

有懷

溪石磊磊山溪光尖溶溶呼童理新堰小住萬折
東素杙競駢古蒼皮堆已重誰裁一道天忽墮頭
胆中遠深送鳧鷖餘旅上杉松微波且勿搖照我
淵有容炎曦為變色爽氣排高空懷我同倘祥孰為伴
百年幾朝夕惟有溪頭風時來飄素書

早飲

悵緑百枝陰方塘高梧老柳蒼而行輕烟如之飛
凡酣那能辭雖雖推

寒碧美蓀釀出秋風香
引天潢派戲投小餌向
清鑪雪更作豪客狼狽
徹兀聽聽作蜩蟬號

次致明泉石軒詩韻

天懷逈與塵疆乖
遙漱華滋尚蕪林影太
知宣室虛前席良衷固
飛瓊詞已為磨崖石

借致明玉槌事蘇後以小者易去因而銘之

濶色搓糰身搘飛石磨
汝雖耻乎寔嘉爾摩頂
莫果甦梧之才用則左

寄魏元履

世情事虛文十幅了一
予班班眼中秀學騰誰
斗墟小言謁侯門大言
追亡遁林頭著韋編盤

所見方校蒯蝸涎不自潤詎
知於己固已踈腱邊遺太極
尚跋況乃拊檻呼是神非吾
不遠復佩作三字符煌煌杳
蝶未全知佳夢自不孤惟予
何當共叩徹歸性有順塗

新涼

新涼為招客勝集非預剛前
廬披襟沐清颸合席隨意話
快無與束縞以酒草具來須
坐其偶為言秋暑劇稻畦日

洞疎寧辭抱甕勞僅
給園中蔬喜茲甘澍足普潤
綠浪搖虛徐我病不住耕歲
愧一飽便有餘速籩使之

他腸我輩恐不如

吳傳朋遊絲帖歌

閩清無瑕二三月時見游絲
段奇著紙春風吹不脫紛紜
蛇如許雁神蹤政喜縈不斷
知苗裔出飛白古人妙處君

浮力道可堅千鈞
彼於堂謝公遺醽醁
長安夜飛蓋醉哦聲
筆意與人俱老大政成著腳明河津外家風流今
絶倫文章固自有機杼戲事豈勞心神悴明王
逢原外舅也

次友后臺詩韻

清湖猛玉山縹緲飛雙後冷風隨處流三伏無赫
赫未成玄圃遊聊醉端州宅憶昨陪初筵杯搖劒
峰春杉筧漏疎攝雲氣榮長帶主人意滿厚不吝

園蔬摘我亦洞幽懷泗此一弘碧至歡召融融歲
膚消剌剌聽君誦九流浩若崑崙擘天俊奇飛
響澗驚魚擲分携今幾時浮埃翳珪席有如燭柯
翁萬古逢一奕醉鄉揖盛坐坐魔乾坤宜茲行不
果從元恨滋劇未應挪源近終作桃源陽留詩

臺光動嶙峋令子正石磵仙來著語無以易強
追風了無迹

胡明仲羅養蒙為悠然集追用

鈞州喜陪咲語新鑒坡自来清湖濱更招明月作
三客此外正復難其人瑤觴十飛才小醉追逐牢



愁出肝肺吾儕避近非作豪當恐真歡来不樂更
闌已番四疊歌郤喚輕舟浮紵羅一聲橫笛不知
處荷氣苒苒風頭多玉山未倒誰之耻霜露霑衣
聊且已維舟落月界平潭翠亂紅披扶不起

十七日集清湖

石堤蟠素虬捍此百尺欄臨灣喚客飲四座搖潺
湲殘敲紅蕪湯析漂若超塵雲卻愁涼吹多奪我酣
醉顏時方雨聲絲替閑氣牆晚水浮嵐挼秋山領略得妙趣心遊勝躋攀那知百年憂共
樂此日閑籌燈夜分歸危睫轉巡環苹苹稍笛風
繚亂不可刪不礙一月流氷先走其間忽憨傍扶
輿宛若送我還

曉起聞明仲謁家叔嘗過門追已無及綸讀
觀霧長句因次元韻

公才漂若干將鑄脫落詩流失輕俛弄毫避追即
揮奇造化玄機慁披露凌晨訪客忽飛節雙澗徐
穿碧交互咲聲只在竹林東夢破急追無復處是
時秋霧正涵空潤氣一解驕陽怒雷霏霏半掩景暫
峰翳翳全沒也中樹初疑爭先摩玉壘驚鹿漠漠
集乾渡又如懷渴望梅林細雨濛濛江左路頻公

一吐胸中豪與此氣盡用陶潛南山玄豹裝
終以班班作身誤何如香格隱長暗然豈用毛采參
夫嫘雲濡稻龍鑒更潛珠驪絡松崗幽橫素鳥箕忽
哆遂雄吞顧胠悅若南柯寤向來昧昧六合問日
月山河但如故世緣所遘非虎不具真眼那能
覩醴雞鑒東表有全癡隔虎機中惟一悟我雖不獲
從斯遊兀坐深觀亦同趣況知陶令有名酒未嘗
許詢無勝具便思追逐胡公墩恐激長言又生怖
願低筆力許我陪韓孟才駑求別本

觀胡文定公手墨因



温温文定公至道夙所欽神超雖緬邈餘英壯儒
林正容閱真翰默默流至音不事人法奇天成寫
幽襟有如輪海鴻隨波自浮沈又如太虛雲舒卷
杳莫尋乃知晉魏筆端有哇淫奔蛮說輪藏非
將玩球琳庶幾字畫間可以求良心清伊一泓流
應作萬丈深壽渠有暴盈典迟時見侵投膠了不
雜公以獨力任我慚步趨晚悠然寄孤吟流風在
良前著鞭要駿駿頹分墨未餘刻之蒼崖陰大塊
有動搖斯文無古今 公之帖雲所 者非一切如如源水清

寒中偶書

寒從何處來漂色照閨楚把之和松下清濺不成
雨豪生小病之一咲窺寒宇天將隱江湖吾心正
如許

病中追賦遊武夷

建水日夜淺清灘自迢迢漁舟非虎不具真眼那能
遙老身寄其上兀若樓危茗浮香傾落探幽神益新得快意忘自小
粉山腰那知碧虛遠一葦日超不須換吾骸吾
懶登岩甍病中追餘觀所得把富饒換

病中賞梅贈元晦老友

梅邊無與談賴有之子至荒寒一點香足以酬天
地天地亦無心受之自人吾心輪白任新和風味要
如此

次韻致明聽琴病中

病翁不啻啞琅然寄枯琴何無枯琴寄執表吾之
心形忘豈知病道在寧復介龍蟠老樟下龕發搖
長音

過鄱中

逐鹿營營一夢敬為事隨來去如雲無聲黃沙日傍荒
塵落綠柳人穿麥苑行還恨分香隣曉節勝遊飛

明　盛想高一作情我來不聚論興廢【點西山入

荒城舞劇蔽荊榛虎踞龍蟠迹已陳赤壁戰爭江
照晚青樓歌舞鳥鳴春十年王氣悲雄劍一舉豪
笳客恨新折蕙風流猶可想只今麋鹿尚堪鄰

羽檄西來趣會兵秋風胡虜更縱橫烽明石嶺塞
垣迥馬渡分河波浪生使者謾將蘇武節君王頻
幸亞夫營百年信誓明如日何事紛紛起戰爭

得酒猶堪慰倦遊長亭直為故人留煙塵幾處兵
猶鬬風雨一年春又休尚記虎牙初擲筆終憐猿
臂未封侯離歌唱落掄關月可是君心耐得愁

客浦舟疑滯虎高識楚鄉有愁開眺覺何地不淒
涼草木詞人怨江山霸主亡悠然獨掻首暮靄滿一
星光

井泉

石汗水浪渡寒莎
同眠汲連山寺春耕潤野田杖藜三嗅眾毛髮更
蕭然
巖桂
涼颸振遠村寂寞度清芬山路不知歲月窓時夜
聞孤根寒抱石落子半飄雲袖手空延佇無才可
賦君
園蔬十詠
菱白
秋風吹折碧削玉如芳根應傍蕪池發中懷灑墨

痕
芋
分得鷓鴣種連根占地腴曉吹黏玉糝深掘啖模
糊
韮
肉食嘲三九終憐氣韻清一畦春雨足翠髮翦還
生
蒜
波菱
金鏃因形製臨畦發永葉時色思嶺佩楚客莫紉
蘭
子薑
叢叢
茶
葉實抱芳華氣烈消煩滯登俎效微勞乍食驚頻
曉
菘
周郎愛晚菘對客豪稱賞令裛喜薦新小爵氷霜
響
波菱
金鏃因形製臨畦發永葉時色思嶺佩楚客莫紉
蘭
子薑
叢叢
新芽肌理膩映日爭如玉恰似勻妝指柔尖帶淺
紅
蘿蔔

密壤深根蒂風霜已飽經如何純白質近帶染微
青
苦蓋
雖無適口味暖蓋功稀比菜苦不登盤言中多逆
耳
次韻盧贊元喜雪
六花初逐曉風斂系五裞那愛歲晚寒枝霰客茶
鹽
滾釜熟輪囷香清味仍美一線解瓊瑤中有家人
齒

徑遠望歌人不在小樓看也知近郭村村動只恐行
春路未乾 授館梁園休惜醉銀臺列燭放閨寬
夜宴芙蓉苑華旛燭影光史君頻會客侍女慣新
妝劇飲不勝辭論詩非所長倚欄霄漢近皆駭鬢
相望

次韻士特贈別

客舍愁分袂梅花小雪前夜看牛渚月春別剡溪
船鸞句光行色悲歌慘別筵後期相約處雙闕五
雲天

訪士特舉和六四叔詩用次韻

閶道臨舟泊淺沙籃輿出郭口初斜新傳賦詠來
梁苑舊識芝蘭合潮家遺興只憑杯有酒感時愁
見樹飛花相逢未款還相別回首長亭驟柳華

分韻賦古松得青字

風韻颼颼遠更清蒼髯瘦甲聳亭亭連根欲鬬巖
巒力一蓋常涵雨露青曾映月明貽鶴宿近經禽
齡帶龍腥爽幾幌我無仙骨願採琉黃討茶齡

六言二首

鬧食鼎烹謀拙山南山北興長片夢鄲窩壽夫



林深建興古
黃卷籤中是友白酹杯裏聖賢我頗長閑足矣人
憐獨處奮翩然

池蓮四詠分韻

葉

鄰烈香浮雨團欒綠蔭波淮擬千葉亂知有畫船
過

花

孤紅低映岸併艷遠連汀露浥偏饒風披乘葉葉
零

藕

密蓋羅文細明含玉色清淤鑿時蕩美刀惹斷絲
輕

子

分房閒戲弄色翠始摘實憐空韵方知雨露偏

雨歇

雨歇長虹淡欲收疎疎寒雷鶴暮依樓西風滿院催
搖落已覺梧桐不耐秋

萍蓉寒生水面煙晨歌唱罷月微偏停桡又向灣
前宿一夜西風浪打船

汪堤

參差歌吹動離舟宮女張帆信浪流轉盡柳堤三
百曲夜橋燈火看揚州

天逸

天逸孤帆隱約歸茫茫殘照欲沈西寒鴉散亂知
多少飛向江頭一樹棲

葉集之舉士特唱和因次韻

漂泊分攜後難會面時夜燈初獻酒春草舊題
詩游宦君雖厭才名衆所期不應如倦翼寂寞總
南枝



銅爵

金碧銷磨兎面星亂山依舊遶宮城路人休唱
臺曲臺上而今春草生

中渡

渡南渡北是長干沙上行人立馬情回首若無煙
樹隔只應猶望見高城

江上

江上朔風浪蓦天陽正寒樹暗
人渡夜寒少頃一篙船

送曾子思城罷赴潤

馬首成南渡西風木葉疎去程煙雨外孤館別離
初未試平戎策空慙逐客書漢皇方問賦誰復薦
相如

過楚懷王廟

割據銷殘運并吞息戰塵置武猶閟楚二戸欲亡
秦念昔懷王習閉關業所降頁欣接士薄伐憂
窺鄰慷慨心何壯嘉難勢未伸千戈將暴骨玉帛
更和親未路人多詠輕謀禍及身軍車行漂悴伏
甲變逡巡廊廟空堂下龍泥渭水濱秦棺歸慘淡
故老恨酸辛歲月人何在興亡迹已陳悲陰生古
廟翠莫鎖重閽有客投清酹臨江憶放臣聽說雖
已惑多難亦時屯慣氣摩星斗哀詞動鬼神飄零
瓊玉佩寂寞蕙蘭春雙鯉千年定窮通一死均招
魂嗟已矣抱石想漂淪戀七空回首行行欲問津
潛然百感國淚今古獨醒人

雙廟

雖復連雲戰鼓悲英風凛凛在雙祠氣吞滄海

張目悵蒲孤城欲破時逃鳥自啼簷隙捌夕陽空照路傍碑平生不作脂韋意倚棹哀吟兩鬢絲

一棡

一樹梅開半清香襲客衣夕陽蕭鼓散半是折殘枝

偶步

偶步忘歸遠心閒逸興增山深知有寺路盡不逢僧

離居

馬嘶何隴暮有意念離居去路經秋雨行裝一旅

書窮知身計拙病覺世緣疎曉枕殘歸夢驚猶想舊廬

有感

抱石親征澤路時艱難猶想舊官軍不守河陽渡回首橋山淚欲垂

程嬰墓

停車莽蒼認孤墳烈烈英標尚想存已脫遺孤安趙氏更輕一死報公孫荒林雀噪風常急古道人稀日自昏惆悵九原如可作欲澆楚些為招魂

晚宿

石瀨分流小霜林間樹紅暮橋橫隱約琴鼓響丁東

畫船

隱約菱歌斷斜陽水面移美人貪照影不覺畫船欹

近湖黯黯氣常寒猜點宮亭渺莽間素色浮空醉思天末騎鯨去老怯風頭聽鴈還柔櫓聲中知禹烈愧無椽筆畫屏顏

安仁道中

楚月綠光春漫十州山秀醉思天末騎鯨去老怯風頭聽鴈還柔櫓聲中知禹烈愧無椽筆畫屏顏

汨汨復汨汨著鞭雖一號老身緣底急長路只徒勞石亂春谿惡山深曉月高村沽得微醉猶足張餘豪

酴釄

顛風急雨退花晨翠葉銀苞照眼新高架蔓緣誰得地長條盤蚓搰由人橫釵素朶開猶小撲酒餘香韻絕倫唯有金沙顏色好年年相伴殿殘春

夜坐

客裏敲窗秋晚牖眠但曲肱夜闌深院雨人過隔墻燈達思半端惡寒威一倍增夢孤渾易破哀何

肉食開邊釁天驕習漢恩陰謀招叛將噉血犯中原飲馬江河竭鳴鴟宇宙喧氛埃纔帝座獫狁逞宮垣鼓鋭梯飛壁弢失双門緊黎敭奔竄盡星奔走轍秦城地浮航楚峽村舊空餘金縢府散嬋娟夜詔聞倚玉春王記改元三辰光盡匿四海沸橫瀾伏閤惟群彦興邦在一言雖城期必守虎旅更增屯龍困雖憂蟻牛羸尚覆豚謀成捨頡利義可絕烏孫堅壁師弥老窮兵火自焚猶假息蓂莢斬日游魂懇款情先露誅鉏當堅繫檻麾非嗜殺下策且和番割地煩專使要盟為至尊漢軒敵情終未測鄰好久宜敦誓趙封疆遠金湯阻固存短衣求李廣長嘯得劉琨御極朝儀盛臨軒詔語温神霄分別伏法駕引雙轓肉柳東風軟宮花曙日暄問閻多喜氣簫鼓送芳尊撫躬契天同力時危禍有根覆車宜自戒曲突更深論落托江南士飄零塞北藩聚嘗專翰墨晚厭處簪纓於閭



歷塹懷書疑叩閽蹉跎謀不遂感激氣猶吞過寒烽照樓高暮雨昏望鄉心恍惚憂國淚潺湲灾席勤諮訪乘紳樂引援鴻鸞方競集短翼待騰騫

春雨

暝色春朝雨滋榮喜及時風雲氏昏逢莫辨地濁久方知柳岸游車歇濤江釣舸移拒寒須把酒病骨況支離

瀑布

路窮巖瀑挂爽氣淨塵紛溟渤潏險時依壁源高半隔雲入池驚練盡簡石聽雷分接勝多名侶節聲破鮮紋

海棠花

幽姿淑態弄春晴梅惜風流柳借輕一種直教閨野水半開長是近清明幾經夜雨香猶在染盡烟脂畫不成詩老無心為題拂至今惆悵飲余情

策杖

策杖農家去蓁蕪條絕四鄰空田依壟陵斷蒼布穀勻地薄惟供稻一十畝苦平生飽官粟愧余刁耕人

送杜秦卿
紫塞雲谷掬流泉愛底事軒車肯為留千里閒塗良獨苦似君頻向古人求
聞道華亭一解圍親朋消息未全知君歸為遭喜來報細說從初喪亂時
寂寂家園草舊痕堪乱飛箭入樓臺寧莫所湖亭去隻影愁聲舊路歸
邊柳盡是劉郎手自栽
劉處士墳山禮亭
燈落難堪更語離曉風吹月上征衣送君直到長



風馬雲車悵莫尋祠亭空鎖古原陰豆籩三獻禮終事霜露四時人子心世盡浮雲同逝水名高拱木共森森平生積善身徒老賴有家兒敵萬金
嘉祐大將
自捉烏合衆南北久跳梁避事幾危國專權擬僭王然臍誅未快權髮罪難詳菩血汙砧斧何角
江戰場
疊嶂
參差遠帰心快愁霖喜乍晴樹陰迎馬合波影照人清不見雲山路時聞猿狖聲
梅花
玉骨綃裳韻太孤天教飛雪伴清癯林寒踈豔無人賞月淡微香疑有無
開落野塗暗香疑有無庾嶺梅風光仍似舊漢宮餘粉莫相汙驚心不必臨空樹一白流空春便徂
詩情向妙知難妙
畫盼相對酒傾酒
和李龔伯
浦樹宴差雲山淺淡中客愁生遠望春意入晴空酒憶相如病途憐阮籍窮剪盤勤慰桃葉句欲和渭難工



野步
野步忘歸遠春心不自休管弦非老伴風雨定花愁
臨柳暗深深路淺莎小小樓謝娘歌白紵此意可忘憂
李伯時畫十古圖鄭尚明作詩請多援絶
肉為同賦
王猛捫蝨
劇談世事瀟洒濱奇哉槁婆兩絶倫卻許秦無豪
傑至坐中捫蝨定何人
高陽氏拼

好二太執中裾長揖高陽舊酒徒不是參皇能
鞠洗渭寇何異昔坑儒

霍光取璽

此郎守節固堪論漢璽飄飄亦僅存周勃取將迎
代邸霍光持去授皇孫

馮媛當熊

婕妤下辇群榮日馮媛當熊效死時帶礪稱忠惟
一侍宮闈著節有雙姬

李密逐太宗

海內群雄逐鹿時虬髯一見識英姿偏窺已嘆向
書婦野拜仍驚杜國兒

明妃出塞

氈貌丹青闕麗顏為君一哭靜天山西京自有麒
麟閣畫向功臣衛霍間

張釋之諫文帝

獘擾椎埋偏九原因山獨有霍陵存孝文倘德雖
天縱亦賴忠臣效一言

醉山簡

倒載山公豈酒狂群兒拍手峴山旁汗青等是不
耳不把雲臺嘆酒鄉

武帝問日磾

洪胡入汾盡英奇武帝招延盛一時拒諫不能容
汲直託孤何至用胡兒

明皇照鏡妃子簪髮

不復青銅照瘁顏老荒從諫若移山只將女子論
賢否陶母當時亦簪髮

送蔡仲之荊南

風急塵埃滿漢關送君行處路漫漫不知爭戰幾
時定常恐別離相見難三徑舊遊松竹老五湖新
隱水雲寬交朋日覺知音少綠綺從今莫浪彈

和士特南浦詩

羽檄分兵控上流時傳烽火過鄜州樓船半渡旌
旗曉胡馬欲來江漢秋泥水投鞭真浪語幄中借
箸有奇謀吾儕雅有康時意不把詩輕萬戶侯

屏山集卷十五終

詩

景陽鐘二首

景陽鐘動曉寒清度柳穿花隱隱聲三十六宮梳洗罷却吹殘燭待天明

一刀殘月淡觚稜透窗寒小蕉風露冷玉盆晴水已生冰

春夜二首

葉葉風鳴幕梢雨打窓烟銷寒實曉華殘淺側銀缸人不寐樓迴星河轉窗外幾催重門和月鎖窓寒夢遠花



雄觀今古快幽情突兀層樓出市塵二水交流何處盡孤舟不見一山橫丹鑪寂寞仙遊遠劒氣蒼茫客恨盈向晚移舟話流落可堪時聽鼓鼙聲

賦雙溪閣用蔡君謨詩聲字韻

泊舟

莽莽荒茫岸面風亂石灘雨寒收市早風急泊舟遲乾坤網正寬慈勉嘯龍劒莫久留

次韻張守同維嶽嚴

淺水荷花開倚橋晚泊聽棲鴉擊鼓催行客食憐詩李相期一不徹野鳥避人飛更遠喜有高情共在整應須長嘯混漁樵老僧好事能延客未覺山房暮鼓寥



出郭詩呈張守

出郭藍輿載酒隨林邊寺迹幽期雲依石度遙看久路遠田分欲去疑落日悲風滄海外黃花翠竹晚秋時憑詩一寫登臨勝為報壺山太守知

次韻張守壺山詩

松根繫馬望巖巘乘興攀緣不作難月出漸看林霧散潮來先覺海風寒遥連垣盡綠萍不見雙雙鶴采得秋香對酒嘗

次韻方[illegible]萬卷樓

淵然推量德為循酷愛校書定可人劉向討論稱好古退之學問美藏身箕裘有子能傳業俎豆于今嘆不辰我亦平生畿傳癖可憐朱墨弟精神

次韻吳教授題予應山齋

芒鞋竹杖日隨身所向逍遙樂任真強健挂冠非矯俗榮華得路轉迷人愛山几几常心醉與世悠悠只觀親最晚論交欣得子一樽猶足慰漂淪

張宇唱和紅字韻詩八首

午枕回清夢疎林逗遠風茶甌煮藥白果飣剥方紅小畳常稀訟郡邦近息我民謠知善政飲助亦何功

一色那惜醉引劒坐生風怒髮冠衝綠鬢顏鏡損紅莫輕秦黥武舊恥漢和戎慷慨今堅守熱然擬勒功

漂流今海角胡騎忽秋生舊隱懷空翠征途厭軟紅時平猶倦仕力小況從戎欲遣愁城破須論酒子功

燦爛燕公筆飄然過祖風高吟時擊向戲語或題紅訝敏文飜水誇羅律比戎詩塩口安第得蘇摯潮



海若從肅宗林盤樂土風郡樓山向背村鴉衛青紅王塵咄夷甫牙籌陋阿戎王侯真夢耳穴蟻更論功

微吟時擁鼻蕭洒晉人風客至添樽綠官閑省印紅易祖嗟歲月迭盛嘆華戎頹章浯溪頌中興丑慕功

斷虹明晚井烟霧半隨風岸柳霜收綠庭榴日賦紅酒酣腸有海某戰手與戎賡唱逢勍敵方知比興功

濟難資長策常懷國士風泰淮因將白魯弱更蒐紅嘆已懷孤憤憂時詠小戎儒冠須勿溺避逅亦成功

次韻張宇述懷

避地漂流更海隅一身難料豈知餘晚樓獨上非吾里幾日西來絕羽書虜未息兵由運數力難庸世昧孤虎郡侯恤弟憂民切魯史無因諷朱魚

同張宇韻柔子強觀硯論琴偶書

共造中郎室明窓玩好奇硯珍鐫子石琴古斲枝篆鳴飄香遠茶甌轉味遲自漸塵土累清話[illegible]

次韻林昌南遊天宮

閒說星郎隱翠峰鵬鸞田舍大明宮倦將壯歲拋
朝紱歸夢清江憶釣筒賢聖相期黃卷裏是非都
付濁醪中更聞蓮社多幽侶我欲時來問苦空

莫田

打麥蓬蓽莫田兒童拾穗咲爭先市頭米價新
來減一醉茫茫願五六錢

石磨

盤石輪囷隱澗幽煙籠月照幾經秋可憐琢作團
磨器終日隨人轉不休

寒澗

林間幽鳥喙枯槎落盡寒潮一澗沙獨木橋西將
子宿酒旗斜日兩三家

秋望

輝輝江日已沉西隱約餘紅泛渺漫却上松岡望
秋色偶逢僧話立多時

雨山

渡南渡北兩山遙隔岸行人手可招日暮海門煙
雨黑一川舟檝赴歸潮



禹鑒天門浪渺茫潛儀也辭化龍翔風雲得路
頭角歲寒爭尋密竟藏

和徐從道韻二首

高軒遙背顧蓽室慣逢迎酒壺頻中聖宮憨四至
鄉曼時論曲突感物詠長鑿古道難開口微君孰
與君

拂袖歸來日紫門稚子迎貧甘守節名不愧公
卿實紛亡藏匪良弨惜解鑿中腰誰草詔君盍在
承明

蔡子強挽章

擢秀詞林少也奇星軺榮耀更分麾生不長年理可疑蘇哥逃禪心淡泊孔融好
方盛客酒淋漓眼看王柏埋塵土零落交遊我獨悲

閒笛

何樓何處笛飛經徹雲霄曲怨吹難盡風回聽忽
遙成兵臨絕漢閨婦起寒宵一弄梅飛雪華年夢
亦凋

牧童



暇日實朋集牧童雅戲同傍觀敬羨妙手一失疑

功禮盛周垂憲詞李晉起戍區區論勝負轉瞬事還空

思賢堂懷薛令

創始人何在空堂景棘侵衙門孤嵐急況往霧載深羽化王喬鳥塵昏子賤琴獨嗟民困甚誰繼昔賢心

燒

惹草焚焚焰隨風烈烈聲欲臨橫澗斷忽上晚風明踟躕無潛迹蒙昔有怒生尚餘飛燼援培耔及春耕

潮

江晚潮風應蕭蕭百里秋寒聲初戰峽怒力暗移洲卷一作岸舟航盡涵空日月浮吳兒輕逐利亡命雪山頭

洛陽橋

跨海飛梁疊石成曉風十里度瑤瓊雄如建業虎城峙勢若常山蛇陳橫脚底波濤時洶湧望中煙嶼晚分明往來利涉歌遺愛誰復題橋繼長卿

途中

小市猶依海橫橋欲跨汀雨餘榕徑冷春晚竹



曾經

次張守韻四首

久分閩郡竹屢賜漢庭金才刃硎新發恩波海並深寇銷乘間禍民有不歆心秖恐鋒車起雲霄路莫尋

促席山堂夜寒燈吐吟金酒分鄰鹽美栗爆地爐深疎嬾難堪事紛華易壞心白憐貪寸祿鬢老侵尋

死白霜封縞波清月漾金拆流秋皦靜人語夜堂深故國歸何日寒衾夢滿心庭松憐手值擢幹已彌尋

流懷三獻玉廉拒四知金勢利焚和猛詩書汲古深貴無長得意閒有自由心如曦丹砂在盟寒儻可尋

同李漢老登高臺

飛梯百級轉層巒政喜登臨著眼寬海上波濤連閬苑日邊塵土暗長安亂來世事終無定春盡醒愁且一端賴有謫仙能喜客時陪杖屨得雄觀

過舟峰菴

杖策到舟峰開軒對綠蘿
蓬蔽角讌門日鷰花上風
龐翁

悼李奉

選拔由親衛時危遠出征
名故妾辭空帳殘兵讓別營
何輕

聞韓侯至

今代淮陰將宣威聲海東夜
雄有鬼常親討無官可賞功
侯中

次韻張守梅詩

破雪梅初動南枝更比枝愁
漫曉角歌動玩春愁占兩眉狂
攲吹

次韻陳成季部會

疾雨狂風恨若何芳晨坐對雅會欣
長在對酒年來飲不多雖
付雪兒歌風流閣老推前輩意
古松

手植知何代樛樛萬蓋齊韻清
棲鳥欲下亂花香風
逢人相借問地隱
人迷

出郊

路轉裴山北依依憶舊過乾坤
多癖樹餘名菜春江又綠波平
消磨

偶書

風急胡塵暗九州豈巾長嘯
孫在薄宦堪為英勇手閒胡海
死楊難休似聞推轂北飛將
送惠州史君范智閒

喜聽清談滿座傾不堪行色
攜易暮角催人太瘦生地遠
士耽南征羅浮說與潮陽近
柳

體為當輕定復飄閒春遮春近
愁色風雨年年換舊條拂
斷滿陵橋妻涼又見千門綠
鹿鳴燕詩送諸進士

譚藝欣閒暫息良槐花秋晚詔群英胡廣不開鑰宮路鏡水初題鴈塔名禮盛邦侯開宴豈道隆鄉老幸簉纓更期妙手皆穿的鵬士吳僚亦與榮

至日

客中雙鬢老塵埃海角仍逢至日來近臘風光初染柔新陽氣力僅浮灰豆糜厭勝憐荊俗雲物書祥憶魯臺擬首故園心欲斷少陵賴有掌中杯

曲倚

器成周柔木匪一朝相得遹用形雖巧詣材性本似鉤

宵長

宵長懶早寐念客愁新燈影明高屋蛩聲動四鄰滿懷平日事雙鬢奈後塵地從漂轉西風羽檄頻

試弓

結束擬從戎秋堂試寶弓曲開寒拒手弦勁響流空巧習穿楊技神將落雁功挽強吾有待狐兔莫爭雄

次韻張守梅詩

次韻張守除醾二首

林藪野岸隈暗香消昔心已傳梅雪歎離落遠難認暖入枝條併欲開愁云天涯今度見老隨春色暗中來似聞詩社多何遜盡試招邀共一杯

次韻張守立春

把酒酬佳節邀頭樂未央池水猶澹舫岸柳已篸墻曉院簫幃卷春盤辮綵香應勸分彩勝為掩鬢

過霜

九日登北山

戲馬英雄安在哉聞因九日上崔嵬步窮巖壑身忘倦望盡乾坤意始開已向晚風伴落帽可無新菊共浮杯佳時及早須行樂老境侵人咄咄來

荔子

挺秀窮荒嘆未遭昔賢吟賞著風騷縱班盧橘材非偶不近長安價愈高烟雨熟林遙若畫塵埃一騎笑徒勞琲盤此日無遺選品格妍媸敢自逃

龍眼

幽株旁挺綠婆娑啄恤錐微杏美何香剖蜜脾知韻勝儕輕魚目為生多左思賦詠名初出王局揄揚論豈頗地極海南秋更晚登盤猶足洗沈痾

次韻張守除醾二首

榮華休羨黑頭公且對芳尊當醉裏十萬青絲寧
掛兩三千粉面笑臨風莫將擬雪才情賦盡與觀
梅興味同只恐春歸有遺恨典刑猶在湯醒中
剩來霜鬢難堪插香薰滿酒醉裏
退食黃堂喜自公不妨幽興屬芳叢雙旌不出閒
春晝大筆微吟綴祖風老矣交朋今日少飄然游
宦異鄉同枝慇約我過南浦賢聖時時為一巾

## 茄子

炎蒸午枕夢酣漫落墨苞苴當筆下丹青千
品色叙頭風露一枝香雞冠借喻何輕許馬乳爭
名固不量直待當時妃子笑驪山千古事凄涼



## 次施子韻

之子才非碌碌流一官將母海濱遊妙論意氣看
長劒久客風霜漱棗完璧有懷空慕簡著鞭它
日定先劉岫窓故隱今何在草棘連雲淮楚秋

## 次韻張守秋懷四首

棘黎乘興出佳處慶每關情白石溪流遠黃花雜落
清林烟紅雨薄野日傍山明賴有杯中物愁懷得
暫平

從倚山堂晚悲秋萬古情憑欄十萬青絲鬢
清野迴歸牛小沙寒白鳥明嬰湊楓湖柯汝意
雞平

失計縈塵網栖栖厭不情微興隨先息遠宦比齊
清大業高編古深房紙九明聖賢聊晤對書葉只
平平

歲事何倉卒微吟守客情興隨先息遠宦比齊
清歸鴈年年急寒烽處處明宇宙俛流轉夢想玉
階平

詩

次韻蔡學士巖桂

才應摘藻大明宮戲詠叢花爲意工酷愛清香表
鼻觀更欣佳句愈頭風移來已覺池臺勝賞處倚
當杖穫同不解小山招隱意緩緩歸師夢遠青叢

得沖佑命

幾年歸夢水雲間猿鶴重尋已石頹慚愧君恩猶
竊祿官銜新帶武夷山

與温其對酌

細雨南窓夜青燈對榻眠非沈嗟薄宦聚散忽流
年失路誰推轂他時看著鞭竹林須款集君亦勿
留連

和士特栽果十首

梅

閑林漸見綠陰濃漠漠輕烟細雨中辰事望梅能
止渴惟應萬想先來空

橘

南北由來地氣偏凌寒松柏但蒼然踰淮種橘今
爲枳豈比中人性易遷

櫻桃

一樹含桃火燦空而今春戲幾人同羅幃宮怨應
特淚洒向枝頭點點紅

枇杷

定擷結實纔三百一束纔三百五十箇累貨金房玉
果香

棯

花栖甘酸各效官三百銀青不同并果中亦抱遠
方美有客攀條衆禽啄

杜杞

高針金九緻枝稠道根漢苑識風流也知不作清
詩瑞朽腐那堪三百束

來禽

仙枝移傍小巖幽答遝名推第一流曾向清波
寒碧甘欠五色但輕浮

風味應同流小家
拇指
秋林黃葉晚霜嚴熟帶甘香味獨無火傘紅虬浪
裹拂風標那似邑中黔
與原仲至交溪橋
倦想春橋千回環翠碧重亂溪流背海新柳色欺
松厭市常恩野為官不及農喜逢湖上客談話得
從容
山源
汩汩山源水分流去右馳有聲知尚淺得勢轉徂
半葦蒹連荒浦魚蝦聚小泜赴予湖海興惆悵念
前期
春望
香香盡寒色乘高望更迷暝
低幽鳥啼無伴聞花發欲齊
提撕
書齋十詠
筆架
刻畫峯巒勢尸功翰墨餘
硯瓶
小瓶防硯渴挹注自良工懷
簡誰見聊憑一簡
書
鎗落雙丁合日眇夢百鈔光新
鋌
衾鐵
號令行惟信人誰不我承衾
摩
紙拂
拂是維摩室日用最相親莖
塵
閱
鎮紙
鎮浮須假重刻不作後搤搦
央
界方
抄書防綴逸界墨作遮闌妙
端
硯滴誰能識心端筆自
蓬紙狎子
嫻非蘇子佩物置簡書間尺
額
遺維摩室潛生度亮
峰記取數駝鐵小童
義皆在手終未露鋒

遇
燈藥
代木牧奇許安燈創小
明
楮案木
匠餘留片木楮案定歌
平
有酒
誰家好事許相過有酒何妨醉面酡兄弟隔同詞
館逸林泉偏傍故園多晨鍾屢趁伊蒲飯晚艇時
聽款乃歌笑遣若非來到耳只應懸榻奈閒何
過東陽
小箔鳴機繁舊家時清猶想籠華樓臺夜映雙
溪月簫鼓春迷二後坂花田首十年真夢寐停驂四
顧但風沙却過簫寺無人語獨對枯林數宿鴉
題蓋竹廟
雙塚蒲月寒叢幽陳侯故家官渡頭陰老木旆
旌暗渺渺驚灘雲霧流九泉已荷本朝渥三應更
忻同日候我來瞻拜慰遺直嘆息此道今悠悠



溅溅小水暗通池蝸涎蝸迹高花亂出籬知有精廬藉
寂寞勝地更斫蠻發其禁期幽關茗芽未辨三
湯試麥餅先嘗十字坎幾許幽奇待知已品題政
在一篇詩
訪原仲
布衣自昔有遺才白首窮經懸澗隈門掩青山朝
暮色客來濁酒兩三杯鴻寒豈復營鹿網鷗驚盧
閑達帝臺我亦放情依一壑雲間投屢喜相陪
北風
鴈起平沙晚角哀北風同度雨前根難挫淮山已
塵斷汴水猶穿故苑來蕭索秋容染紫色蝸聲真像
家暫徘徊廟堂此日無遺策可是憂時獨草萊
同原仲茂元致和入開善
寒聲蕭蕭霜葉秋后路疏篁穿林幽雲橫遠岫若
平斷風約小溪如倒流偶經名蘭亦終日喜有勝
士同茲遊移床果茗啖蔬辨曳杖欲歸仍更留
原仲温其弟藻齊持致明集破盧
清禪勸客且留連亂後相從亦偶然三徑生涯鄉
社裏一秋心事菊花前向來憂喜皆陳迹老去光
陰逐斷弦懷抱故人今有幾只因情話可忘年

過天竺寺

一徑聯鑣去身疑在畫圖林陰穿欲盡山靄近還無下搦聊盤礴裁詩屢嘯儔道人留客意先月出雲孤

山館偶題

水遶山堂竹映橋偶來塵意已潛消最憐曉日浮波影滿壁煌煌玉帶搖

悠然堂和致明絶句

清霜一夜倒蘆洲放出湖光徹遠沙漠漠浮煙收敬亭晚風輕浪蹴銀花

雜題四首

積雨生秋意浮陰放晚晴鐘聲寒野迥橋影小溪殘殷鉢映色新月長圓城黃落樹滋本夜眠人息擾

磨溜得清寫林聲息怒飄水浮秋色遠山帶夕陽高

宿鴈猶驚渚昏鴉已著林野平雲散亂江動月浮沈

道中

仙風收宿靄細路遶平皐石剗春溪急山寒晚月高鳥聲時出樹花氣欲銷覺勞

次彭資深韻

林下相從多勝友誰如吾子妙才華曳裾所至成師席射策由來有世家意氣胸中千里駿文詞筆下九光霞郵亭一見傾懷抱投分金蘭不足誇

奉酬少稷道舊之什

少日胸懷輒自奇與君談笑叩天扉南宮試藝聯芳譽東觀論文信兩非家鄉夢欲飛祝髮已盟紫風渚遠坂漁舟驚宗落前灣鐘聲聞認得林

贈唐朝倚

之子詞鋒孰敢爭它時彈鋏文社遥知喜得朋論十年燈長篇寄我情

雪

隆祐太后挽歌辭三首

三朝欽母訓四海被仁風倉卒垂簾政艱難取日
功仙莊瞬鼓鞚孝衰慘皇輿寢陵休華歸靈輛必
返嵩

謚易嶽名正恩加戚屬優素心潛道妙盛化秉坤
柔握璽終存漢焉實配周願書班馬紀萬古揩
芳猷



儉約身爲率憂勤壽豈延鐘殘長樂夜日斷泰陵
烟鬲馭應奔月餘勳頓補天傷心南渡日一棹瀨
江漢一作船

徐大著挽詩二首

宦經傳素業漢策射策魏科史擅三長譽書誰九寫
訛醜塵終寂寞雲路久蹉跎迅景崦嵫迫知君恨
獨多

方同傾蓋樂遽起絕弦悲道向清朝舸心惟靜者
知阻脩綿酒奠誰序錦囊詩宣室空思賈凄凉又
一時

次韻劉憲詩二首

吾宗三爲父心降一見端如渴飲江好客襟懷直
絕倒封侯骨相自著龐知名夙昔慚驚座袖手雍
容笑斷窓豈謂詩盟容我輩啞鐘無韻若爲撞
已築高城受廣降盟言端的有如江翠羊回躅清
馳道繡指觀風絕犬龐借用凱奏花卿初卷甲詩成
草聖屢題窓還朝有策裨聰聽納諫那憂次杖撞

次韻温其雪

侵凌臘尾近春前凍色冥不見天一洗氛埃終
自潔暗催花柳爲誰妍單衣宴巷無朝饌曲箔高



門有醉眠聞道江頭消息好玉旌瑶檝滿樓船

次韻原仲幽居

貴賤營營各有求柴門晝掩靜幽幽讀書無效空
千卷學稼雖勤少一丘感慨覽餘玉粲賦樓遲今
倦長卿遊幔亭莫失春風約我亦身如不繫舟

次韻原仲竹

夕煙浮野圃春竹過鄰墻石澗深深影風軒遠遠
涼禪心敲有韻翠袖倚生香不有氷霜勁蒿萊到
汝長

書事

三年王帝走繡山萬騎凌江稍北還絕塞風埃
魏闕千官戎服立朝班皇圖鳳歷詎歌裏榮色新
聲儛強問露布更傳原上捷王師早晚下潼關

客路

客路經春雨淹留未得歸徑泥黃染樹林霧白侵
衣直氣何由吐愁心只欲飛東風如解事吹夢落
漁磯

哭呂

暝日荒山裏携家萬里來旅塋猶借地兒哭不勝
哀裂帛題鼓難測藏舟事可猜大賢應有後天道信
悠哉

贈磨道人

道人山北住鄉曲舊知名語妙初疑簡神藏久益
清夜衾寒楮白歸窗島明堯輕心靜皆仙境何勞訪
王京

燕子

燕子何光彩飛飛引衆雛營巢終老草解語只含
胡賀屢恩非淺焚宮禍亦殊寥寥鴻鵠志咤汝豈
能俱

秋意

又見庭梧一葉飛物華心事兩依依池百年未半老
相逼四序平分秋獨悲過岸小川雲漠漠殘燈院
落雨絲絲客懷料理須憑酒況向窮途定自癡

舁跡

舁跡山樊遲世宦晚風落日靜柴門寒泉遶竹通
幽圃小徑穿田入別村散策微吟霜葉脫鈎簾宴
坐鬼雲翻閒中興味知何晚絶口名途不更言

哭士特二首

自古才難得斯人又早亡青蠅頻去國白首嘆為
郎不覩遺書奏徒懷壯劒傷焚魂招不得南土夜
無光

世緒風流遠鄉評聚望青蓄心纔弱冠名已許樊
交情

讀士特詩集

誰將家集到書帷故喜風騷擅一時快讀祇愁雖
覓誤流傳不但落楓奇唱酬盈篋詩聯東野叙引仍
缺得敢之生死窮途天不恤虛名安用日星垂

燕子

燕子營巢得所依銜泥辛苦傍人飛秋風一夜驚

桐葉不戀雕梁萬里歸

下灘

亂石槎牙瀉怒濤滿船性命等鴻毛莫誇好手閑
威誤寄語舟人穩着篙

致明惠蓮裁

玉井初浮翠出禪風漸窮紅開長柳顧我安得淨
如君盡來

絕句五首

目送孤鴻獨倚樓無風吹淚更橫流蕉花落處綠
烟碧六十三程是白州



雙魚來自瘴江濱一讀家書一悵神見說炎荒風
土惡可無神物護忠臣

平戎擾擾恨何窮南北東西任轉蓬世事不堪長
顧齒曾中頼有氣如虫

喜聞歸騎已揚鑣載酒相迎不憚遥我是武夷東
道主便同蟾窟上昌崇

竹遠芳塘水逸階東風漸欲放春回丁寧紅紫休
爭發待取山南刺史來

寄蜀二首

盖陽枝江遠人來蜀道梯乱雞乘傳昔富貴不如
歸我馬心何北家山願莫違門圖從小慧祥喫白
雲飛

有客傳歸信悲懷得暫寛兒童占鵲喜鄰里借書
看離蜀秋方半浮相歲欲闌榮門頻洒掃夢想見
征鞍

野墅

野墅驚秋晚殘年忽忽過海潮通井淺林日到窓
多酒盡鄰翁飽詩成稚子哦人生行樂耳軒冕奈
余何

秋宵



秋宵如許永几坐思悠哉手誤挑燈滅情長鼓瑟
哀清號生窺穴皓迈轉從崖蒐醉覺雄心在流光且
莫催

春圖六言三首

候騎不復南海好山多近五盧醒歌醉眠住我朝
琴暮召從梁

又

南堂高山已勝北檻俯澗仍幽千巖莫非石友萬
壑總是清流

又

詩

汴京紀事二十首

帝城王氣雜妖氛胡虜何知屢易君猶有太平遺
老在時時灑淚向南雲
玉璽相傳舜紹堯盡春堂上獨逍遥唐虞盛事今
安在空使後人說舜韶
宴落蕪巷清風入聖朝
聖君宵旰憤狼難雙蹄無因日問安漢節凋零胡
地闊北州何處是通汗
朝廷招徠五相挺政事紛更屢紀年曾讀上皇哀
詔書貴弱猶是禹湯賢
聯翩舊舸入神州梁主經營授宋休一自胡兒來
飲馬春波惟見斷氷流
內苑珍林蔚峰霄圍城不復禁芻蕘觸艦歲歲衛
清汴纔足都人錢炬燒
空嗟覆舟誤前朝哀朽人間罵未銷夜月池臺王
傅宅春風揚柳太師橋
御路丹花映綠槐疃疃日照五門開五皇欲與民
同樂不惜千金築露臺
神霄宮殿五雲間羽服黃冠綴曉班詔許群臣觀

人夢門外駿騄嘶馬朝
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無
顏色一曲當時動帝王

長句寄尚明學士

短褐沈潛不近名只今巨樂鄰康成酒中賢聖無
多酌琴裏宮商一再行松竹歲寒心自放壞新水石烽烟回
首鶴長鳴四愁不為思甘名作懷抱何因得暫平

讀韓子蒼呂居仁近詩

詩人零落嘆才難二妙風流壓建安已見詞鋒推
皆楚定應臭味等芝蘭滿軒意氣慚交吕鳳躍聲
華敢望韓愈尺烟塵不相見空有寒牀夢裏長

題將軍巖

昔年樓險人何在琴鼓征樓真堪嘆石壁黃金樹月夜雲
鳥沒時清宴坐一憎開霜秋石壁黃金樹月夜雲
濤碧玉灣枝策時來訪奇絶漁樵幽興自相關

遊武夷山

四溝湍流漱翠峯猶一舸幽尋慢喜落日望
簡遠毛竹連雲洞齋曉猶似有碧雞翔木杪誰將丹
鶴寓巖阿神仙可學不身外多少塵人浪苦心

與致明對榻

勝會豈連招還欣與子
中道舊驚身老談玄子
何窮

登原仲茅亭

茅簷聊徙倚落日見檣夢先尋紫翠惟問劉晨今
無劇談容謾叟遠興菜羹苦
事愚

送永與胡原仲

呼兒急走送鈎籃敲鼻
秀潤滿襟寒雪亟清甘精鹿若可尋怪底扶節筋
應益盜慚它日儻收遺
菊

青叢馥郁早抽芽金蕊
淡泊化工可是惜鉛華
籬五柳家暮醉朝吟
黃彥達之衡山有詩留別因次其韻

窮臘氷霜千里客北
酸鼻無力吹噓紙厚
地世途艱曳裾端向
門鳥聲幽谷樹山影夕陽
宜樽平生枯淡意去此欲
飲斂一囊身計拙烽烟匝
眼去清夢猶應憶故山

樓北樓南烟岫遶水光秋色澹無涯風驚菰葦動故人悠悠絶雙鯉別恨耿耿誰寫古調一吟青髮華

黎

尚想飛花照綺疏離離秋實點烟蕪丹腮曉露香猶薄玉齒寒氷嚼欲無有佳名留大谷誰分靈種下仙都蕨漿然不用傳金椀猶得相知病少蘇

築室

旋剔訓榛出舊蹊架巖壁啓幽棲已通鄰圃盡裁竹更搭飛橋南過溪蓮社昔誇廬阜勝漁舟空向武陵迷宦遊若勝歸田樂肯把軒裳換一犁

絶句送巨山二首

二年寄跡閩山寺一笑翻然向浙江明月不知君已去夜深還照讀書窓

江邊胡虜年年盛借著應須爲掃除聞道漢皇方下詔元戎何日奏功書

客舍初從瘴海歸平生未識想奚奇致身不負管城子報國聊酬博浪椎

花開谷雪三飯僧房但舌在壯懷猶未已途窮俗眼少相知虎頭合是封侯相笑挽天河會有時

杖藜

亂後惟憂死無心問歲華故園依草莽今日見梅花

滿空寒雨雜飛烟湖上一茶海濶猶未穩更擬話仙槎

有懷十首

先生擁褐眠借問茅齋容客否夜燈相伴讀韋編

胡原仲

寺向隱水雲間何日榮車不往還憶得松林長
嘯罷歸時明月徧秋山 劉洞其
山空隱石咽寒溪雨濕浮雲晚更低不見蕭老劉
處士年年清夢遠水畦 劉長卿
當年幕府仰才華一跌青雲萬里賒白首却來蓮
社裏青巾猶裼論禪花 鄭尚明
風驚枯幕白花浮欲下橫橋晚更留惆悵不逢吳
季子一溪寒水帶烟流 吳公路
青錢學士妙文章便合臺評帝傍寂寂閉山餘
舊隱應君時到讀書堂 張巨山



松底紫門盡日開主人西去幾時還長鑱委地黃
精老時有寒猿嘯硯山 南泉元
馬蹴浮埃夫路長相逢端欲問行藏未饒赤壁風
流在且向何家醉碧香 西川元仲
翁侯滿腹是精神三謁金門計未成却跨蹇驢遊
雪上秋風雄劒匣中鳴 海翁樹功
曾訪高人上翠峯至今清興遂松風籃輿夢想行
山處白葛花開細雨中 李清
倦遊曾向洛陽城幾見芳菲照眼新載酒屢穿鄉


山寺見牡丹

松徑傍花時信綺羅人十年客路愁歸髮四節空
聞戰塵今日尋芳意蕭索山房數朵開殘春


送六四叔之茶陵

底用忽忽便據鞍離觴縱滿不能懽蕭湘萬里客
慈遠鵲烏一聲春事開此去官遊當益顯時來切
業自非難以閒幕府資奇畫好借雄風看羽翰

蕭屯訪致中

曉色陰晴欠未分亂山何處是蕭屯荒荒日轉漁
樵路霧霧烟生乘柘村勝地逢春聊駐馬主人好
客為開樽平生夢想歸田樂正喜吾儕得踐言



李少表見訪

石磴荊蕃隱薜蘿豈知迢遞社鳴珂交游奈久如
若少避追成懽此夕多千觴酹求身後傳 時仍刻
〈得聊和飲中歌雲鵬欲舉那留得南浦傷心又
綠波

致明携酒來雲際

有客攜家釀敲門訪隱翁一春寒食過幽寺晚晴
中嫩竹扶簷綠殘花盖地紅牢愁藉君破歸意恰
忽忽

次韻六四叔蘭詩

疎疎綠髮霞清淚淚淚淚香起夕陰無復風流追
九畹空餘烟雨暗深林誰分秀色來幽室獨焉遺
聲入素琴還似高人遠塵俗爭譁玉樹亦何心

讀李忠愍文集

英氣直節想堂堂不忍倫生向擾攘二帝蒙塵方
幸虜六臣奉璽更朝梁身輕欲抗豺狼怒名在終
同日月光曾與先君共褒錄附編交感淚浪浪

同詹明誠傳茂元遊睹真館有詩因次其韻

橘柚垂紅古觀秋歸途邂逅得尋幽晴沙散策隨
山遠夜月回船信水流勝處無詩端可恨它時有
酒更來遊相陪二妙平生友老矣襟期共一丘

次韻答歐陽公見寄詩

白水決韻劉溫其如弟兄一拜圖棋黑
南山北山舊經行諸劉相君如弟兄一拜圖棋黑
敵國五字琢句真長城濁醪麤飯有餘樂小几疎
簫何太清我來經醉未歸得日對屋角巖泉傾

宿士特山堂懷似表

樸被重來宿山堂一死然池清秋過月林靜晚生
烟仙李朝雙闕詩翁閉泉無因訪存殁掻首暮
山前

次韻趙清獻陰字詩

石磴雲房隱澗陰昔年清獻此清吟鳳池人物終
難繼花縣風流直到今三尺翠碑遺墨在一林寒
竹暮烟深平生景仰高名久敢負它時直愛心

次韻温其見寄長句

拂衣歸去隱巖阿世事悠悠亦飽經午夢漸清窗已白衰顔安穩鏡中看

戸牖夜吟花影轉名勳漢廷好寧辭翁每相過幅巾藜杖喜逢迎

周元仲將出山有愁別園林後夜春之句因作此詩留之

山館春來特地幽岸巾何日不同遊花隨石壁高低發水遶茅簷左右流

枕萬緣休山中樂事端如許為底周郎不肯留



伯勞文本神速詩見訪輒成長句奉酬盛意

嬾逐交遊尸素尚容衰曳履亦逢迎舊知吾里多豪俊親識君家好弟兄

楊寄平生辭騶歷塹終千里俗眼悠悠未可輕心半入空盧

寄題陳良臣順軒四首

昔在賢關日雄飛接後髦家因登第起名為諫君

高尚業論思襲舊牙旗出入勞傷心肥水變遺恨激秋濤

國步多艱棘忠誠報襄扶攘戰方熸鑾駕已合

生口禍常多

糊義在光惇史入亡失壯圖因公感家世憤氣欲

奇峯一疊兩疊亂潤清流濁流那識高人勝處



吞胡

和丘斯行牧牛頌

軟草豐苗任滿前蒼然觳觫卧芳鮮

純熱病處還應著一鞭

夜涼

茅舍蕭蕭著雨餘夜涼清若在冰壺一窓月上杉

過耳颼颼未歇裝懷慣慣俄空它日寧逃米厄會

算影便是人間水墨圖

寄題鄭尚明煮茶軒三首

盃判從渠染指遨車絶念流涎猶有清饒未已茶

須一訪騎翁

然心地能幽
道醇洋宮識面施潤抒里知名初從周應未晚畏
君難弟難兄
胡文定公挽詩三首
今代儒林伯聲名舊藹如不為簪紱累常樂燕閒
居悟主承三接尊王著一書天胡奪揚維耆業未
全摠
有意扶名教躬行詔默中楷模陶士器藥石補天
聰衡嶽鄰新卜伊川道已東傳經知有子接武大
明宮



奕葉論深契平生仰大儒淹留趨絳帳寂寞奠生
芻忍見摧梁木悲歌碎玉壺尺書垂賤奠意提耳四
朱愚丙辰歲蒙公勉賜以手簡

# 屏山集卷第十九

## 詩

### 徑山寄生子作道服三首

旋裁山霧作山衣更著芒鞋白接羅白笑支離風
貌野紆朱紆縈不相宜
遠信慇懃到草菴却慚衰病豈能堪聊將佛日三
端布為造青州一領衫
繫繫休誇綺與紈紉蘭製芰亦良難此袍裯滿三
千界要與寒兒共歲闌

### 清泉亭老寄設枕二首



團團設枕簟新傳竹葉紋外意不須禍擊也經然
蓬蓬一覺直千金雅贈徒知感激深莫道林間高
卧穩憂時亦有枕戈心

### 贈總上人兼簡無求居士二首

雙徑山中一衲衣曳筇遠遠叩巖扉悃無白璧黃
金贈攜取清風滿袖歸
多謝薇州吳使君新詩問勞意何勤無求已得心
空樂更作無心出岫雲

會慕子思張叔獻二教授

仁風昔記追隨物變時移萬事非曉閑風拂檻
馹滿夜窓燈火故人稀中郎東徳無瑕類平子談
經有旨歸獨我衰遲悵朋友蹉跎已覺壯心違

次韻招山亭張子猷絶句

鶴駕騰空春復秋淡烟寒日鎖林丘夕郎自是金
門客莫更臨風思遠遊

遂老寄龍湫有二首

痛海驅龍跡秦漦變化時村花露根潔微參鼻觀猶
疑似全花觸烟來發時

跌坐垂簾晝一爐人得得寄盧明窓小熟跡
知有名香出海陽幽

次韻温其元日詩

曉來飛雨挾風頻洗出韶容換故年花動一紅明
屋角山寒亂碧到樽前病如夜鶴孤還警老似春
蠶飽即眠賴有故人開寂寞錦囊詩句許時傳

呈丞相挽詩二首

黄髮三朝老勤勞險阻中十年流馬策一日斷鼓通
功汎掃乾坤静扶持廟社隆瑯溪今寂寞髣髴見
英風

慎重調鼎宣威秉幹方兼吾欣在晉尚父衆咨



文武甲興相名高北斗南茂弘撫遠量安石暢玄
談六策陳丹悰三休寄夢菴公竹寄樂杵後賦有
憂國忘如愍公作棟冷風石牖翻て語

賈捻勤初設詩筒磬屢傳一笑嗟雲霧隔坐闕歲時
遷埋玉俄成恨乘風想已仙公作寄樂杵後賦有
終當挽行紼長恸總惟前

無諸策題閩顧亡絶好軻没無傳

孔林黄玉化飛埃派淵源有自來具體好時心
似谷驚辭傳處口如雷聞聲盡是編惟客見色無
非古市槐却訝文公迷聖户不知靈鑰有人開

次韻黃宰一源亭二首

聞說催耕步澗幽田家喜氣共春浮仁聲似水潛物不作驚人洶湧源

實襯浮塵拂不開窗中豐恨結崔嵬慢亭雪殿天全露猶想雙教鳧化舄來

次翁仁山受恩歸汶詩相訪因次其韻

寒喧響葉終日靜剔啄欣聞人叩關一聽清言風灑座幾回幽夢月沈山遺珠未許留滄海羊驥終豈無用人心久矣獻多艱

題王巖起樂齋三首



數叢脩竹擁齋居興味翛然樂有餘午枕睡酣窓寂寂清風來去自翻書

我亦雲根結小房年來與世畧相忘定知可蛻紛怪底愁端生不已勞心逐事事無窮陶然一點冲融趣只在清虛淡泊中

華事不及弦歌氣味長

寄巨山

分携六換禁城烟夢也惰飛到日邊綠筆尚懷貂可續冰衙時許鴈遠傳綦邇院靜君宜緑苧村深我畫眠會向急流歸亦好數莖同訪幔亭仙

寄題觀瀾亭二首

遥知壓水創新齋百里寒聲席下來準擬杖藜秋夜去同看月湧瀾銀堆

未合滄溟勢不休噴雲鼉石幾經秋雄心戲欲相吞吐一縱詞瀾筆下流

遊容菴致明有喜雨詩次元韻

雨氣經巖上窗窓暗復明溪流生急響松吹助狂傾擺桷無邊潤蓬蔭一味清仁心樂同飽擁鼻羹



吟聲

次韻熊叔雅七言

只今漂蕩賈長沙來往三山躡綵霞馬上新詩猶憶友沈邊幽夢不離家風驚枯葉連汀雨霜著寒楓滿桐花却記梁園初識面千戈豈料落天涯

題石井二首

玲瓏巖穴巧如剖中貯滄浪百斛餘裹頼自憐遊世久襟懷未及汝常虛

道經蘭若偶停鞭客棗逢幽意惘然一把緑蘿蒙石磴夢魂飜愧醒心泉

登鵝湖妙峯亭次韻

偶向妙峯亭上望一襟寒色近春分晴風吹放入

全露吹盡江南江北雲
題吳若愚一經堂
老矣惟書愛未消喜聞新塾出塵囂軒窓近水來無厭弦誦因風聽忽遠游藝定知輕拾芥正心端欲似耘苗一經教子誠為樂家世從今未寂寥
寄如愚琪二首
射陂遥聞駐六飛天顏咫尺引儒衣吾家亦有盤傳喜叔姪聯名賜第歸鴈塔蟠宮盡假途要須行實副名舊六經堂上歸來日飽讀平生未見書



次韻朱喬年送山老住三峯二首
已愛雲山信脚行攜人詩句更增情直須吏部尋盟日急遣雙魚一寄聲
平生耳熏三峯寺況識峯頭新主人借我一節扶病去月林松吹度綸巾
朱喬年同傅茂元見訪
校書蘭臺昔名士懷人會稽今望郎忽驚風來照戶牖復覺肺腑流水霜手談通劇屢爭局眼食哈臺時對牀山林情話政可樂只恐雲路雙鵬翔
寄題黃應亨東明齋二首



八葉炎圖茂千齡聖主昌農桑開漢域禮樂煥周庠晏燕三登樂謳吟七閏長徽名辭錫王盛舉冠前王
運屬宣和末干戈變故仍倦勤脩內禪流澤啓中興睢水千麾集胡沙八駿騰天書傳諦日寰宇淚如漏
孝感柔強敵和盟定一朝龍輴來瀚海鶴駕返神霄歌吹仍祠禹事長嬰城若見堯稽山同峻極從此百神朝
和黃德欽韻贈公路二孫

次韻趙政妙年階庭蘭玉固天然入閫百福由學惟有讀書知子賢

謝劉致中次二首

萬言不直一杯水才似謫仙人發市年年博祿萬屯次韻

拂衣幽行已辦百枝扶況有溪山近故鄉

李佐國携致中贈別

筆端絶筆版曹卧頼翁病中能蒲也賴有故將軍

青皇吟毫不可製交游飽吾里必鄰為壑君何心

次韻白水雪梅二首

閉雪少曾棲孤白怪來潔玩欵彩潛催幽悩晨眠破

處昭華擷未旋拾晴熒色心華淨豪氣無根老自摧尚留餘

須去滿笑徵吟垂欲閉靜長芬風外塢醉臥高

白水邊臺無言自得幽貞

原仲致中寄梅雪二首

一雪度臘寒不春風光淡然溪谷濱清湖讀易月

當午鳥石掛廬梅照晨未恒流膏耕沃野聊乘爽

氣款危垠嗣音風雅愧辭云漢津

破了意行忘遠近倫倫老眼入疎梅愁邊賞味平

生劇亂後横斜樂度開勝

夢破哈臺莫將花客輕題品自有梁懷十倍才

尚懷細雨初移日暮子已清霜潜絶憐尚有貞

人色偶致吾儕樽俎閒

恐筆細鑪風韻勝我不痛飲那知音何如金丸走

衾枕三月夢旌蓬萄林

自從天禦守吏散老樹零知已小摘秋風黄欲齊

花宪泛盞小劑供極有痛可口派品故應甘下風

寄巨山

故人浮家槜李傍為愛脩

集 311 312

千里矣勿銀勿書數行極知神潛鼻端白
次韻傅茂元二絶
濠梁亭前花已拔馬軍送酒故來遲只愁風雨卷
春去紅浪芳郊一徑泥
汨興何如畢吏部詩情已過鮑參軍醉吟自足了
一世肯羨飄飄出岫雲
居仁報李李言論養生之益
平生外禍已知非木拔藤衾老可依春半風光唯
掩戶病邊懷抱自忘機不知靜守綿綿息何似閒
隨栩栩飛欲守勤渠問仙李玄關底處是真歸



次居仁韻
是身如樹槁窮冬一點心華自閉封久矣吟噓存
泛愛偶於遷喜得相從頗聞妙用縱橫是深泥真
源左右逢白雪黃芽計錐下可能無意起龍鍾
送致明之高沙三首
勿驚風決去翻翻老子吟毫強更援底事幽懷
成惡鵝峯一點入雜檣
不夢清淮鬢欲凋因君色意飄飄鐵頭船子
遊處三尺霜鱗鏡面跳
榮棘陰中更問和友笑指雲端勇氣如雲莫於孤鳳名
降手恐辱高沙小使君
次韻新鄉端公雪詩二首
臙裳天公未得閒重陰先暝晚來寒數絲綽約流
空際一陳繽紛糝夜闌已傍餘光窺簾隙簡更消清
皎試龍團杜門自覺心神靜老去追隨只強歡
貪行摧櫟意無寒不管飛花著髮斑一段清光貽
老境十年時覽在家山遙知物外徜徉樂肯放毫
端造化閒寸鐵不携當百戰欲申前令愧鼾鼾
大年三月書來許訪林溫之



聞復有來意以詩溫之
壹沙筆妙言猶在折角巾於歲華聊分茗盤應
色曉至今遺恨雨聲中詞華端是補天手謾浪故
存高世風聞欲尋盟石峯下人生能費幾枝笻
分茶公美子應預為白曬之約
夢棗壺山尋二妙不因務子髮絲華聊分茗盤應
年例故有筠籠來海涯鮮苞尚想妃子笑搞面何
取西施肥老饞惟作耐文計一瞬紅紫真空花
奇仲德華第二轉語皆有旨趣致中乃謂僕
採西可於其間戲成長句

不打無詩絕靈然嘲玩寄意唯阿似是於
心乎虛靜初無照物心遠湮遠陰波面合董峯横
翠雨中深頗能逐勝此來否一笑又成梁甫吟

寄致中因温前約

故山歸路豈云賒憶對春風餞物華尚口乃窮憐
友古以年當廢惜殘花動渌載酒傳非悮忽卒回
輿事偶差今日重來緑槐夏已拌纈面醉君家

原仲紅釀甚佳嘗有十觴之約小詩發一笑

廣文挾書門户閉廣文置書無開但欣引人著
勝地豈暇問客從何來走浪蛙風初緑稻眉塵村
雨欲黄梅十泓琥珀今餘幾壘塊非澆不可推

居仁與季言論養生方往叩之而原仲詩有
金花充膝之語乃知致中妙用如此近拾
皇甫遠取居易豈不迂罪以詩請事

紫微談道渺無津逸步飄然歎絶塵向面開迎
老子不知鄭圃有真人數絲雪髮神彌健一點金
花意自春莫謂余衰難語此胷中勇氣尚輪囷

致中詩戲論詩基酒輒次元韻

只應心醉六經醇自是陶陶晉魏人每尚幽居攲
素榻惟容我輩岸烏巾竟端坐有千題巧捍上元

詩

致中招原仲遊武夷

病暑寇裳與體忘一壑幽僻得深藏微風時度澗光潔殘日忽無山氣涼但想子綦方隱几終慚南郭設連牆何時九曲尋幽事船尾應須著漫郎

致中手談見知胡漳州而奇仲未有完論

了無勝負著胸中三百枯棊破老慵雲陳春牧免脫禍電聲夜碎月衙峯危機每悼張順虎窘步休誇獨眼龍無復漳州當新妙只應公論付吾宗



次韻茂元茉莉花詩二首

翠葉光如沃米苞照祇園靜清淡不波一番秋早秀微日坐傍三尺婆娑樹千英一律妝眼張猶眩彩舞熟不知香向月實清潤承風發素涼如不忍移植近瀟湘一作瀟

同才仲入山去有懷奇仲

客至那容嬾牽筠多妙語時相奪微吟只自哦吹塤來獨晚此日恨何

守行夫無陳如愚珪

已把重陽菊吟懷不為秋江湖三俊遠天地一翁遊愁日近書來少宵長夢不休吳雲猶可望時上董峯頂

致中相拉遊武夷有六耳不同謀之語原仲和章意似堅不平也再次元韻

年衰漸凋玉池津迷苦明窓一七壑底用趨風防六耳須知對影已二人高情政喜追靈運餉學那容大春右掣左提俱有頼應憐懆懆久傾圍



呂居仁挽詞二首

粹美元功冕風流相國傳有文光聖道無物累心淵佩佩常春氣堂堂忽逝川東萊一點秀寂寞楚山邊

皓首猶貪學謙虛德益曹豈暫神無朕際悟物不言中雖慶持筒貴常安粹如窮笑談驚麥蛻儒事有英雄

江左欣初見傾輪便豁然挽留嘗一粥契闊已三年老去無新得書來每自鞭幽明雖永絶凜若在吾前

奇仲和致中綦詩有玄中一著是吾宗之句
局上深機未足窮玄中一著若為通五宗惟明不
是物三語孰解將無同帶恨老懷多憒憒每逢益
友太忽忽金箆刮眼寧無賴況是墻西有德公
奇仲和詩有吸盡西江說是公之句
致明贈茯苓如嬰孩狀以詩為謝
鏤鍊須防鬻璞得盧胡春空潮響來何自秋浦天
南鄰袖手只如愚東里談玄亦甚都可是援鞍方
容落欲無萬古西江只如許何煩呼吸費工夫
吳公路作功德院記成同居安入山書丹
淨坊蹏寵自吾君盡有豐碑載棗熟方見蔡崔模

山尚可疑儻有一單容過客眼中須接秀峰奇
轉秩奉祠蒙朝佐予靜慶以四六戲裁長句
為謝
一箭無情阻而談鳴翰忽墮得雙函抽黃對白雖
云妙刻朽噓枯祇益慚小轉只緣官帶右雄飛無
復夢岡南借留賴有天台侶老矣真成七不堪
致明贈茯苓如嬰孩狀以詩為謝
老松寒不死密壤聚流腦小斲凌冬雪深藏發
奇應慊霜髮容為寄玉嬰兒
次翁參借諸家易鮮
觀
天庭吐氣作青紅
暇日惟應讀易有
文廓爾通閒說新
寄子靜
有約來何晚行吟邇遠風老懷清似水雙鬢亂如
蓬聒語非無得疎慵政罷同秋來湖上集只是久
夢如愚珙

高鍾號月棲巖扉遥想幽人不夢時曾聽微言知
見妙應憐嬾我用功遲情疎種種寧相負靜山

驚破池塘夢春長不再眠夜深採谷口側月到床
邊一自芝蘭遠都無翰墨傳老懷安得寫孤詠不
成篇

食鷄豚示三首

寒烽夜滅棊淮長客舸輕染度窮光北果初來珍
重意蕃昌舊紙透清香

稍拂鷄黃初借色消銷蜜醴為輸津泠然一滌心
淵淨熱惱無因著莫人

珊盤一卵寧論價新帶中原雨露來却憶春行梁
宋野雪花堆棊數程開

宋居士哉常公群燮鄉寧飲逢
溪水懷友忽夢龜山雲間中意度不沾俗老去詞
華全付君阿戎來歸得消息戲筆報湖非李文

送歸侍者之湖南

蠟封泥印了不勤緘題猶得小遷留不將流落遊
春動閩山迎雨夜涼遙
知已故向難難作遠
月趁孤舟相逢應說龐公笑黑髮黃鬚萬人休

次六日叔青字韻

寓出吳中勝平生歷歷經露窺烟渚靜山入枕

春
斑斑心點紫豐豐鬘承氷除却橫枝韻群芳盡與
能
獨立幽亭晚春風玉一圃殘英不著地去作嶺雲
飛
霜鞋薰碧醪氣味已相傳終以香為累無人解倒
懸

寄張子平

老矣張平子飄零客此州清樽如有伴白髮不知
愁雨燕捐簾入風花擁檻浮夢中家在否歸興莫



悠悠

次明仲涼字韻

浮暑熏人只欲狂秋聲未肯林塘佺看黃妳渾
無味醉著白綀如許涼掃却政須脩竹舞落花絕
愛巨荷張紫蓋不是輕風景更擬田鞭向莒強

晚飲

招提聊駐屐却去白雲堆老眼看山倦餘懷向酒
開晚涼微雨送秋意一蟬催醉裏揮犀妙方知有
逸才

次韻長汀壁間韻

嘯風鸞殘夢繞蘭閨花塹虛風聲傳遠瀨寒意入
疏客路漂搖久歸身憔悴餘西窓滿殘照髮髻秒
吾廬

問明仲遊武夷日

元元聽涼雨開門雪漲川獨行楓葉底秋興鴈行
遠老去無多事閒知有勝緣何時縱仙舸我亦願
同旋

次韻文殊五言

小雨貽新句端如印印泥疑眸方過鳥倚杖忽棲
溪老態猶堪強真豪已覺低鐘聲隔林寺衲褐有



幽棲

次韻挽沆七言

酒香渾若過新醅心事悠悠冷眼咲中徹夜通傍枕
葉雨幾年馬上杖枝風高情未許慈能挽歸意性
應夢可通準擬今秋剩追逐暗泉鎗佩月潭東

次韻明仲幽居春來十首

醉毫臣我落烏絲況是桃源下入時秖恐昇平要
幸藻賜歲春動萬年枝
幽居十絕巧凌春我亦剗腸強效顰拙處樂懸知不
同調山南山北寂寥人

一幅烏巾雪鬢盈村深峭聽鷄刀聲浪將蘭文詩
春事我自平生小屈平
歸來十六見新元種得若
遺物吾衰不復夢脩門
蒲團宴坐若還家雞黍
得我蘭芳輕嘆淡黃芽
莫遣瀟湘鱖鯉來歸心生白曉禽催嘒嗟新轉渠
渠屋寒士惟願正兩開
蹴蹴鳴山節一枝隆春酌復球歌之故園風光本
具足衰榮浮花莫作迷

逢藜表髮倏重簪一榻惟便獨寢甘却憶少陵詩
句好休然雲木曉相參
近鄰分得續隨栽準擬新晴手自培不奈餘寒侵
兩骨勒耬無味却歸來
豈慚辛苦把漁竿猶有機心傍釣灘文定書堂最
深穩何如袖手試觀瀾

次韻六四叔村居即事十二絕

枕花偏傍謫仙居點綴高石今幾株力士鐺邊矢
何物著鞭疎馬是狂圖
飯了呼童疊石門雨餘幽事不勝繁花殘不用深
惆悵裛竹新陰又滿園
偶隨流水到僧家身世渾如蕉鹿夢不知緣
底破篆烟燒徧一盤花
閒道青湖別有春花邊玉笋想長身怪來幾日詩
牖少盡寫瑰奇賦落神
潭邊春水碧於苔爲聽泠泠溪叶來不耐顛風阻
人與漁舟欲上又吹開
蜀病惟應一日晴小窓欹枕聽幽鳥演迤精微是此聲
酒罷時來激淺谿玉池泪泪自生肥游遨豈解吾
廋意聊復逢頭坐釣磯
春來太半在農畴邂逅皆飲流食者慕鴛鷺
禹抑不知明月上前洲
反郎食事惟三九適口方知味味珍擬欲招邀無
此客虎頭不是簡中人
遠鶴歸來本姓丁咿啞樂見弄文翁人間過眼事
如許何用封侯羨憂樊
屋角仙洲入眼明清風漾漾酒初醒麻姑未必堪
搔背薄相由來是蔡經
幾許權埋盡犯鋤而今已戶但扉清太平無象淡

但見一夜春風滿碧蹄

凝雲堂詩次文賀州韻

君家遥借我家山我亦非來一笑看
豐秀空濛翠滴雨州寒已將老日供秋晚
心怯酒闌文伯詩猶飄泊歎盡將幽抱付遐觀

次明仲勤字韻

苦無聊賴憶披雲曳杖寧知四體勤握手便成忘
適適縱談終愧自聞聞浮蛆釀熟貽彭澤斫鱠圖
成想右軍莫為冷風發歸興石峯秋月許平分

次韻明仲贈六四叔之作



平生一笑輕離別林下相從各壯年絶愛步兵窺
壘塊更欣阿大語蟬連欲與黎只作尋常出庇酒何
辭一再傳燕頷虎頭經世識定應接武向甘泉

次六四叔韻

笛輿霑汗每蒼黃今日追隨得快涼水落不知沙
徑改風微如斬橘林香我緣新病仍添懶君不時
來有底忙只恐家山諸人去十年秋興在殊方

祝道人日供蘭偶成小詩二首

病眼亡聊祇強回道人得供新梅谷寒來必春
先到幾夜冰蟾照得開

浮烟冷雨今日還重九秋去又秋來但黃花年年

如舊平臺戲馬無處問英雄茅舍依竹籬東作立
時搔首　客來何有草草三杯酒一醉萬緣空莫
貪佩金印如斗病翁者矣誰共賦歸來艾蘢麥網
羨魚未落他人後

和明仲木犀花詞

秋入微陰涼生平遠小山愁絶天南似聞還斷飛
笑倩千巖葉底輕黃纂纂惱人是微裂芳絨倩然
勝清真冷淡無豔寄塵允　澄潭欵兩岸波光搖
動碧影相參任西風十里吹度松杉我自寒灰槁
木　神處不覺醲甜歸來晚飛花無迹明月滿空



函

和章潮州南歌子二首

卜夜容三獻微懽極一時風流太守未虛眉放出
筆頭光焰壓金閨　藻麗花駢藻清高雪亞枝愛
聲恰與貫珠宜聽此直教拚得醉翻卮

伎倆無多子逍遥自許時閒愁且莫著雙眉恰有
梅香一點到幽閨　寵辱棋翻局光陰鳥度枝顛
然傾醉是便宜擬倩潭風吹綠漲瑶卮



集311 3.51

# 李學士新註孫尚書内簡尺牘十六卷

（宋）孫覿撰　李祖堯註

宋蔡氏家塾刻本

內簡尺牘編註十卷，編修厲守謙家藏本

宋孫覿撰。其門人李祖堯編，併爲之註。覿所撰鴻慶集，自三十七卷至五十卷皆書帖。然參校此本，時有不同。如此本載與信安郡王孟仲帖二十二首，集本四十六卷內有與孟仲郡王帖一首，復與此不復。又此本載與葉左丞少蘊帖一首，與集本第四十五卷所載與葉少蘊資政帖三首，四十六卷所載與葉左丞帖一首，亦復各別。蓋祖堯據手稿編之，故時有出入。至其註中多取覿自著詩文以資考證。如第三卷與周表卿侍郎第五帖，註引覿集謝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表。集本乃無此篇。第七卷與常守徐計議第五帖，註引覿集常州資聖禪院興造記云，清智大師普瓊既至，始改號資聖。集本三十一卷載此文，乃脫清智大師四字。其他引證典故，亦皆切實。蓋祖堯親從覿游，較之任淵之註陳師道黃庭堅詩，間見更爲有據，非後人註前代之書摸索影響者所可同日語云。

集341-353

李學士新註孫尚書内簡尺牘

分類之目


少傅 一
右丞 三
大資 六
尚書 七
左丞 二
掘窖 四
内翰 五
侍郎 八
少卿 十六
舍人
右司 十一
計議 十七
寺丞 二十一
提舉 九
倅車 二十四
宣幹 四十
提幹 三十四
司諫 十三
檢詳 十二
郎中 二十二
刪定 二十三
太守 十
宮使 六
制幹 四十一
主管 三十六
司戶
知丞 三十一
騎尉 三十三
排岸 四十二
提官 二十七
朝奉 二十九
承務 四十五
尉
長老 四十七
司理 二十六
縣掾 二十八
巡檢 三十八
主簿 三十二
肖幹 二十九
朝議 三十
宣教 四十四
解元 四十六
幾宜 四十三
知觀 四十八


右總計四十八類

蔡氏家正

堅校

李學士新註孫尚書內簡尺牘目錄

左朝奉郎充龍圖閣待制提舉洞霄宮門人李祖堯編註

○卷之一

與信安郡王孟少傳　凡十六帖

與汪左丞　凡七帖

與畢左丞　凡一帖

與張右丞　凡十一帖

○卷之二

與胡樞密　凡三十八帖

○卷之三

與胡樞密　凡二十五帖

與楊樞密　凡六帖

○卷之四

與路樞密　凡四帖

與何樞密

與吳內翰　凡八帖

與宮使李尚書　凡十二帖

○卷之五

與張尚書　凡五帖

與胡尚書　凡六帖

與致政楊尚書　凡二帖

與張侍郎　凡六帖

與周侍郎　凡九帖

○卷之六

與宋侍郎　凡二帖

與張侍郎　凡十帖

與向侍郎　凡三帖

與五九兄提舉

凡六帖

與石提舉

凡一帖

與鎮江守劉侍郎

凡一帖

○卷之七

與平江守王侍郎

凡十四帖

與平江王守申道

凡二帖

與胡守趙中大

凡四帖

與常州吳守

凡三帖

○卷之八

與常守莊右司

凡六帖

與常守陳檢詳

凡三帖

與常守秦直閣

凡二帖

與常守王司諫

凡十六帖

○卷之九

與常守錢舍人

凡三帖

與常守直閣湯舍人

凡三帖

與台守曾郎中

凡十帖

與吉守王舍人

凡五帖

○卷之十

與福守汪少卿

凡六帖

與常守徐宣議

凡七帖

○卷之十一

與楊州牟守

凡二帖

與燕爲趙守　凡四帖
【十九】與鄭大資　凡二十帖
【二十】與范大卿　凡五帖
【二十一】與朱直閣　凡四帖
○卷之十二
【二十二】與胡寺丞　凡一帖
【二十三】與張郎中　凡二帖
【二十四】與莫判定　凡九帖
【二十五】與紹興作一姪判定　凡一帖
與常州趙倅　凡二帖
與孫節推　凡五帖
○卷之十三
與李推官　凡一帖



【二十六】與常州張司理　凡一帖
【二十七】與八十姪司戶　凡一帖
【二十八】與祝宰得之　凡二帖
與朱宰　凡三帖
與章宰　凡三帖
與楊宰　凡五帖
與臨安王宰　凡十一帖
【二十九】與張朝奉　凡一帖
○卷之十四
【三十】與王朝議　凡一帖
與蘇朝議　凡二帖
與錢朝議　凡三帖
【三十一】與吳江曾丞

與李主簿　凡二帖
與汪主簿　凡二帖
與平江吳江林尉　凡一帖
與張提幹　凡二帖
與新恩孫學士　凡二帖
與李主管　凡八帖

○卷之十五

與朱提宮　凡二帖
與巡檢李修武　凡十三帖
與張巡檢　凡一帖
與張省幹　凡一帖
與張宣幹　凡三帖

與胡制幹　凡二帖
與何排岸　凡二帖
與劉機宜　凡一帖
與孫宣教　凡三帖
與莊宣教　凡二帖
與胡承務　凡三帖
與沈承務　凡十帖

○卷之十六

與鄒承務　凡五帖
與趙解元　凡一帖
與撫州陳山白雲如老　凡二帖
與常州惠山長老　凡一帖
與建康清涼交老　凡一帖

與虎丘達老　凡二帖
凡一帖
與平江王參軍長孟　凡三帖
與標公閘梨　凡三帖
與妙印大師　凡一帖
與常州宜興周知觀　凡四帖


# 李學士新註孫尚書內簡尺牘門人李祖堯編註

## 左朝奉郎充龍圖閣待制知廬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兼廬州路安撫使兼廬州駐劄馬步軍都總管借紫孟少傳名忠厚字仲恕　九二十三帖

與信安郡王孟少傳名忠厚字仲恕　凡二十三帖

伏聞制除出殿京口長城隱然又為南北之門人人以為襟帶而劉元德孫仲謀之遺跡猶在也

一簿以酬江月秉燭夜遊古人矣

側聆齋帷次里門所與一望履綢高牙大纛刺史縣令負弩前而不敢以野服見

臨此心又安得不誓公以肺腑之親用之權與

謂當即護而已

舟車而東日許詔追亟正台司以福天下
蒙蔡小詩豈敢自閒外公行思也
名王當有翰墨之士道古今而襲盛德公一世
伏蒙賚記存錄故父小閤新讀
馳馹謹已下拜便欲率
小閤作慚顏之態也
即日春序尚寒共惟鈞候萬福某自閒殊節里門小
邦窮陋王公大人辱居之如某者蘧令無一日之素
猶當奔走爭先以快一睹
而廢痼之餘
未賜訶詰
某辭去十五六年曳裾
墨政路汲汲圖一見而
某抱痾久而後復臨變化頻然一翁固不能以勸
力為禮而尺書亦不數至前甚慨即日祁
寒共惟鈞候萬福某已迫襄殘冰雪之辰足指門
塞向
約
公一世
以度
不敢復避嫌
詣舅
寒令方嚴冰霜交至而陽復
下慰僉謂也某投畀荒僻二紀
賀因大會賓客
共惟
復茲
載旦又秉化鈞以福天
遣騎
羊棗輒則獻為公踐長之壽
陪賀之後
駝煩而已
可薦於王公
閒此耶尚冀一笑領此意也
方遭狀未徹才兵傳教具
故獨在衆人之後尚望
許研冰和來雷以慰億起訓
則當以踈慢獲譴也
前封名酒紹興流落為林下之
飽紛然已報不盡銘藏之意
某去歲迎拜
梓宮於城東二十里外執事舟楫在
焉望見前驅冀得伏謁左
右進書而
退
淒沒馬勢不能前遂望氣祠中文欲具一書而上

旁風亦不復果瞻行大息而已

向聞秉樞兖日行述告遂正寧席雖未如所料然

故國

六朝陳朝尚班然

北解仇江畢徧巖崖蓋領

援筆賦潮打空城之句

酒酣

此即門墻想只而聲聞不接者兩時衰病之狀想已厭

聞未復汗簡牘也即日冬序景溫共惟

鈞候萬福

病起出省書視疑塵滿席正如房次律潤故物於破

篋中也

猶未堪造請之復抱薪揚沸非徒工益也

久苦癘疫百藥盡試如

襄病寒不敢附火老饕啓昆坐塊然殆不知有身出

不敢下帷對淸不敢濡筆

嗜蝦蟹

秦國誌文并某所堪任耕今大手筆力衰倦萬望

泰風夫人幽堂之銘在閒

之所尚則不當重勤薄

欲

永州司馬

見論梁鴻勉寒命文不

詳說

恐涉酸餡氣

集341-361

聲問不通已復弥月即日雨涼劍候万福傳聞秦國
夫人喪舟已次惠山比及反廣礼已既封主人聽而
合葬于公墓之旁事一日諭也諒復過旬所冀抑情自廣勿
過戚戚幸甚
比奉報音伏審即日大暑劍候萬福秦國夫人喪紼
七供悼念之情固未易排遣然逝者已超然在人天
之上若悲戀不置則與繫風影之流於事永何益大不相遠矣
人壽幾扶左百歲亦以戲耳世事可知何堪未之區區聊復云爾
敢冀尊生自廣
自聞問便當馳慰嶺以差生常談之言未必能開劉
左右而脩途編熱又非衰謝所能堪討公必以
照其非慢也
連被誨存具審秋暑劍候万福年來羊湯不常喝暗
之墨未乾而霖雨之詞復出投老爲農閔閔望歲又
復不啻可以發公一大笑也
與江左丞伯孝
鍾德元勳社稷所特手洗寰瀛之日
績氣羣公之上天果積無日月星宿與不當其人曰天果積無日月星宿與不當
扶翼國之天
力
某塊廁閑叙事大之禮
與張右丞宇遠明
已可笑也
某塊廁閑叙事大之禮能於小事
慙於所親見而衆期不容十年

共惟鈞候万福故歲卿縣經時不雨田翁憂井泰數丈而不得水今夏雨弥月大浸稽天（晉子自稱云之人也物莫之傷大音義云浸漸也稽天不前音義云稽音啓司馬云至也）雷霆猶未已杜子美云（晉杜甫字子美）時能補天漏（晉杜甫於九月寄家書時云出門每入酒徒仰屋嘆息秋斬飯食粗糲不可飽安得謀雲手時作古之時西極雲州烈天不雨人物憔悴民生若此甫之憂世如此）公鍊石之手也（晉胡子曰昔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蒼天高誘注云女媧古天子也蒼天青天也）

臨川（九域志臨川郡臨川縣郡古郡有臨水）山水佳絶別墅又領其要（晉杜甫集）

目（歲時云歲新）高情超然（晉子自謂如何公曰超然自得貌）獨擅一壑（晉郭象曰壑谷也）

帝閽（楚辭曰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雖九重（楚辭曰路修遠以多艱兮）

幸則（楚辭曰君不行兮夷猶）必至（楚辭曰君自謂必至）

幼事於一（老子曰天下之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必作於細）老裏人間（杜甫詩曰人間萬事消息遲）

一遊（晉謝安曰此子宜居岩壑）

以不得從杖履（猶又曲禮先生坐則）下（異之觀命前輩書子產賦曰具一心）

杖洞心駭目之觀（晉郭璞曰洞猶達也）

回東城先生與程（漢丁鴻云十如明）

心駭目（晉郭璞曰事物變化目所未見）以爲恨此豈詩歌（歌其詩云毛公達明堂以）

所（宜有帖云小人當奉）

可（晉杜甫詩云可憐老大）

嘗於（晉杜甫詩云）

每讀九章想見其數而（先生文集）

呻上（晉杜甫詩云）

幸一（晉杜甫詩云）請置之（文集）



李學士新注孫尚書內簡尺牘卷之一

李學士新詣孫尚書內簡尺牘卷之二

與胡提幹名松年号鶴巢

自長至中間風雨寒氣逼人數十日客況舍旁一故溝欲浚以為種竹地鋤望門墻晨夕西嶺忽裂堕小閣已復崇丈縱橫之意全與之同起即小教讀之潭然若負冰雪已見火令日漸永至已見日晷稍有不覺之增矣及是當有待見之日矣

十月晦 某規莊令之田為小圃明果主為一堆阜州有山名石城刻名二年九月稱日晏公名和西城郡出凡貴庙藥百舟僅若蟻垤耳雖有愚公移山之意而齒髮缺墮筋力索然其如鬼父之丘何

重午後拜書鎮使隆暑不果七狀即日復茲新涼共惟鈞候萬福景比去歲雖無害而積雨浸淫筋骸如束終日昏睡意謂暑退當復尚憒憒如故也欲送一僧守牛山之冢庵此未果聊遣門下人企踵而已

發公一大笑也

連日侍樂飲已復薦然謂當就寢數夕而親舊過訪十數輩閽門待報者猶在也至是亦已矣即日暑海陽今曰上北惟鈞候萬福隆暑方白茲始未卜踵見之日敢與眠食厚自持以須

告廷

亦愧如閒寂以書自娛立與晤語若每獲侍坐一聽籌畫絕俗之譚則昂上語直古人之槽柏耳第以禮遇厚重為公費不敢數造以為恨也

小閣已復崇丈縱橫之意全與之同起即小教讀之潭然若負冰雪已見火令日漸永至已見日晷稍有不覺之增矣及是當有待見之日矣

十月晦 某規莊令之田為小圃明果主為一堆阜州有山名石城刻名二年九月稱日晏公名和西城郡出凡貴庙藥百舟僅若蟻垤耳雖有愚公移山之意而齒髮缺墮筋力索然其如鬼父之丘何

重午後拜書鎮使隆暑不果七狀即日復茲新涼共惟鈞候萬福景比去歲雖無害而積雨浸淫筋骸如束終日昏睡意謂暑退當復尚憒憒如故也欲送一僧守牛山之冢庵此未果聊遣門下人企踵而已

發公一大笑也

連日侍樂飲已復薦然謂當就寢數夕而親舊過訪十數輩閽門待報者猶在也至是亦已矣即日暑海陽今曰上北惟鈞候萬福隆暑方白茲始未卜踵見之日敢與眠食厚自持以須

福向來十日侍宴組獻呼縱飲答此不容龍山把菊尚欲託後車從一笑之樂
數日前具一書舍弟遂留與令弁書同還度今日方
到耶
至前而騎吏亦踵門矣損教慙薦良厚共審即日鈞
候萬福陽復而積陰連雨淡日不休文繼之雲翕而
後張固其所也
某自九江便有命舟之意竟不果比令弁約詣郡徑
入西徐聞彥章寓南耀使移舟起無錫泛宅覲然
邵公王一去不返遂以喪歸便有曲池既平之嘆也
之不其惜每於一丘一壑之間
為不論也
區區欲見之意如
不安席脩仰慨如
暑養痾宜即爽塏
迎藥喜
朱丞相薨
為安福鄉州自已戕
日者張公
詩音亦不
集341-365

諸公造物乘除獨爲後死歸欤如曹靈光也
向来伏拜戲下 又音許爲反
動省顧館之新室連日治酒食慇懃道舊故又過
於曩遇悃荷莫知所言即日復赴徂暑共惟鈞候萬
福茲威暴發如坐甑中橫山
北窓之下也下鳳凰臺中目計
辭云之久戴星而南質明僅次臺拳忽遇逆風抵湖
狀暴炊尚未熟也兒輩方治上冢具以待經趨痛
潭牛山兩塋俟晛晞龍歸越日先遣舟絶太湖逶迤
與入苕川少留衙湖又長興路以去行役忽忽不獲
寓一紙馳布陋陋至今尚懷悒悒林迫中無時不在門下
自領報問使屬厄昏會雖慘慘可言具審復茲歲端
伏奉喜有甚首拜賀慨不
在先生杖履之中矣
胡騎頻兵境上使馹已三反所望折衝口舌之間
少貸一方肝腦之禍也比得劉鎮江陳景淵
名皆可喜之言應幾按堵



也遂卒歲如某所策也
即日薄寒共惟鈞候萬福某十日侍坐區區懷戀未
敢言旋爲親舊强酒體中不平遂復辭去歸舍甫定
邊遽之聞晨夕疑懼又不省候寒温與衆咎此意也
○別去纔宿昔已悵然賦三秋之句即日寒煖不常共惟鈞候萬福某北次山中冰
雪皓然破岸支風幾不能久伏蒙招及生薪豆粥已
足以解饑寒
一時之盛
溫溫恭者本易見陳也
而酒肉如山
實列分鄉爲我戰比得杖履繁花徧在目前仰之間
遂供飲啖家釀
併已祇拜記存之厚品物繁夥海
涉秋便爲趨侍邇來
水湄不可舟比得雨文鱠女子從其大者官少留與
之別及此秋殘竟未遂
○大旱之後村農方以得雨爲喜數日來秋豫皆爛
死水中
之不得雨正如饑人得食二飽過度遂至僵仆來歲
饑瘦恐不免也似聞慶賜將行盜賊亦稍出矣所憂
殊未艾耳

陽復於陰川池凝渟雲之交巨人長德善類所恃
冀面致須言以抒下情而奉察不棄遠來第頗類南
向而已
其自湖浒由徑入善權祖送處文道過蒲潛省狹兒
留一夕飯竟趁北門就舟已曛矣語旦莫成叔別
胡令向詣朋溪第舍與兄弟會以罷父
客歸心如飛未果重請必蒙俞答
寒聞已消日徙橫山新第春舟纜真纜云庚桑子曰夫
揚而未濟山不動
覽一洗耳目之塵而足大天地大
愈也
某陪橫山杖屨以逮見公手植冬桑天矣
之地然後乞所分花木種之又須旬一日者占相一堂
舟不能容則又大過所望今別謀一大船自錫邑徑
超橫山之下矣日竢拜眎手自封植當賦角亢之詩
以無忘盛德
比一冊上記
非所敢紀也即日冬序清寒共惟鈞候萬福某病躄
已無慈風
而從事則頹然就臥之它日則有間矣書詞拙
慤祗荷春憐度可去家即詣門下
分賜花木比從無錫挽一空舸至而小港又不能容
拙於用大
以筆抵滕尹倘所望
地
毛詩也

伏自改轍便欲追逐後騎而去足以車違睽望絶
不可及之歎辭去又復逾月連雨共惟釣候復何如
踐長光享之始 悵然有不
之望也 遂不復遣問即日源暑共惟
新第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至門 客至命坐青山當戶流水在
事便當以大白浮之使不得言也 人生亦有一適如此時手
當晨夕奉拔攜 後掃迹
必言



## 與胡撝密

自承萼幼徙鴈大府日欲面致頌言 悵然有不
候萬福雨連日晝夜不止牆廬所占地最高御風
公被人品之盛曰君之盛不復遣問即日源暑共惟
之辭書在周元所謂命一夕漫而罵數到黏汙下可以想
見獨橫山之址下瞰四郡先物之饑 非情開衆之所能及也
遷徙一番紛紛及是必已按堵 僑居隘陋一旦
決然舍去半嵗萬緣 左右照映日比牕之好風
宇脩然百體堅壯過藥石之功遠矣
酷暑彌時甚謂不復有清涼之日矣一雨頓然粗有
生意方欲遣狀已拜海函之辱病眼豁然如侍珠玉
之側 欣荷之私
尚須登門以謝萬一
老罷之餘遣狀草草方領報問文枉手誨開闔數反
欣玩之餘具審復故涼秋劇祝萬福
梓宮過郡檟塞望哭於城南數里外如西徐當詣橫
林舊邸著製衣中含之服實出
百雉所過州縣當即是官吏當迎拜凡舍於郊外

爲集欲隨衆一往而廢鋤中有獨坐之嫌稍合當往
必在城東橫林道上比及竣事向詣東橋行李當有
兩日之滯欲少竢秋晚拜伏門下
某請還未久又枉海劄況若侍坐聞教唯之音也即
日溽暑共惟鈞候萬福鄙懷擾擾 中宮之訃地遠奔
赴不逮逐戴星從橫林官吏發哀製服二日竣事而
還方此解裝上狀極草草
郡中報 梓宮渡京只持書者見報云張參趨舟陽
道上五馬餞于郊布擁路觀頗誇始末公壯門養恬存神守
海若始語傳者之妄誕謾成俗數十里之外便不可
信可以一數也即日秋高共惟鈞候萬福鄙懷雨中
野次八日蔀屋之下
衣拿沾濕龍中益不佳矣調護務復小舟馳赴
某投老作氓伏蒙撫察邀致諸公俯臨窮陋一時歡
豔以爲寵龍僊屬勤遷從不即伏拜門下古教感悚尚恃
春恤察知過鈍幸甚司馬著帽江也
某辱顧之厚當是賀復一人之數
初謂繫舟大聖臺端一招之地而大浸如此
即日薄寒共惟鈞候萬福某比辱薦名審聞解胖
今復何如公徵痾已去體矣始痊霞彌疲
意適盡復其舊此天意不待占也內鷗念衆
一笑
伏氣益高
光接天以日力之盛爲界而以
得從公一日之適梁仲謀
得書云當在養墓後尚恐遷延即扁舟獨往矣
某今當治門不復遣狀使臨賦教具審春和鈞候萬
福蒙前以延勝尚未紓論者謂甲辰丙寅歲運有情
此言是也體中日勝當自今始入公杜門養恬存神守
氣的頃之量不可溢挽
信可以一數也即日秋高共惟鈞候萬福鄙懷風雨中
野次八日蔀屋之下
衣拿沾濕龍中益不佳矣調護務復小舟馳赴
某投老作氓伏蒙撫察邀致諸公俯臨窮陋一時歡
豔以爲寵龍僊屬勤遷從不即伏拜門下古教感悚尚恃
春恤察知過鈍幸甚司馬著帽江也
某辱顧之厚當是賀復一人之數
初謂繫舟大聖臺端一招之地而大浸如此
即日薄寒共惟鈞候萬福某比辱薦名審聞解胖
今復何如公徵痾已去體矣始痊霞彌疲
意適盡復其舊此天意不待占也內鷗念衆
一笑
伏氣益高
光接天以日力之盛爲界而以
得從公一日之適梁仲謀
得書云當在養墓後尚恐遷延即扁舟獨往矣
某今當治門不復遣狀使臨賦教具審春和鈞候萬
福蒙前以延勝尚未紓論者謂甲辰丙寅歲運有情
此言是也體中日勝當自今始入公杜門養恬存神守
氣的頃之量不可溢挽
遂不相聞矣尚冀公索之於形骸之外也
專但以跡慢自訟而已
即日薄寒共惟鈞候萬福某比辱薦名審聞解胖
席門之下長者車轍盡於一時
足以追聚理之盛
新築甫就稍此煩勞匆匆啓復
白車騎政務雅安從其夫遠
今復何如公徵痾已去體矣始痊霞彌疲
意適盡復其舊此天意不待占也內鷗念衆
一笑
伏氣益高
光接天以日力之盛爲界而以
得從公一日之適梁仲謀
得書云當在養墓後尚恐遷延即扁舟獨往矣
某今當治門不復遣狀使臨賦教具審春和鈞候萬
福蒙前以延勝尚未紓論者謂甲辰丙寅歲運有情
此言是也體中日勝當自今始入公杜門養恬存神守
氣的頃之量不可溢挽
遂不相聞矣尚冀公索之於形骸之外也
專但以跡慢自訟而已
即日薄寒共惟鈞候萬福某比辱薦名審聞解胖
席門之下長者車轍盡於一時
足以追聚理之盛
新築甫就稍此煩勞匆匆啓復
白車騎政務雅安從其夫遠
今復何如公徵痾已去體矣始痊霞彌疲
意適盡復其舊此天意不待占也內鷗念衆
一笑
伏氣益高
光接天以日力之盛爲界而以
得從公一日之適梁仲謀
得書云當在養墓後尚恐遷延即扁舟獨往矣
某今當治門不復遣狀使臨賦教具審春和鈞候萬
福蒙前以延勝尚未紓論者謂甲辰丙寅歲運有情
此言是也體中日勝當自今始入公杜門養恬存神守
氣的頃之量不可溢挽
遂不相聞矣尚冀公索之於形骸之外也
專但以跡慢自訟而已
即日薄寒共惟鈞候萬福某比辱薦名審聞解胖
席門之下長者車轍盡於一時
足以追聚理之盛
新築甫就稍此煩勞匆匆啓復
白車騎政務雅安從其夫遠
今復何如公徵痾已去體矣始痊霞彌疲

弟疾痛大作呻呼徹旦方召醫而服仲謀所遺藥遂良已曲蒙存省錄示秘方拜賜後之誠也舍弟蒙別紙存記病餘未果具書占謝小兒獲侍公側所謂九此坐中人士十九持鈞擾擾無雜公示兒之旬即日履玆新春共惟鈞候萬福集中冬與一望後塵俯仰忽見歲換遲慢慶懽深無以藉口第頓首南向而已

前日進冊還座下併致慰謝之意度已胥聞即日雨寒爲候復何如耀益久於異縣寫此時序未能免俗然區區竿牘之私尚無窮恕

某以暑中苦瘡痛而搔次臂不可耐起搔次又乃作痛意緒無聊坐此不時具問恐慨何言某蒸室正紛鈐本爲營生計倍遂不償此勞也

分賜龍焙絕品名第一義也謹已拜今年茶餉未至以公所賜爲第一義也陳元龍出處大致非別紙論陶淵明世論所及也某蔬食者也而肝腦實繫肉食者休戚

撫按而起有秦無人之歎故曾
之餘然後知張公之在江海也 杜工部集有贈張公一首從其問業論
龜潭系金隄勤騎從存歿之寵而以不獲迎望車馬
之塵為恨某自陪杖履楚山然後起猶龍之歎
奉教六秦書疑未能盡讀敬引所載一信天下之
奇書也
某自去違墻屏念欲啓問動止又不果一僧還山就
令托書且叩門下而不敢勤報既伏蒙遣介馳賜翰墨
共承嘉惠何喜如之其具審即日鈞候萬福某蒙招
勤攬衣故未敢前也
與楊樞密
某去違二紀之餘用舍殊致固已形跡而區區祈向
又不得見於咫尺之書前漢史龔信傳李賢車曰漢書也
玆涼秋共惟鈞候動止萬福某繁望三聞門以兩版
生存錄衰老文過於前幸甚幸甚過從之
高壁跌坐陣圖錄第二十八組其機要羅門即古太一遁之
已學毘唐益裕一再過具言公
玆罪垢所向累人不敢數以姓名聞於執事向貶海
飭庶藉陳人南華真經云又何況乎其以人道也又
來士大夫避地多在灊明聞有
不死它日猶欲乘牛車造公東閤一觀天下之士也
侯死亡無日尚及見公公歸之
以佇廷告
某自歸田閉關杜門謝東才
屋數椽於三家之市公始居馬遷傳
侯死亡無日尚及見公公歸之 拜否也四明
而已往之悔不可追也
某去違二紀之餘用舍殊致固已形跡而區區祈向
又不得見於咫尺之書前漢史龔信傳李賢車曰漢書也
玆涼秋共惟鈞候動止萬福某繁望三聞門以兩版
生存錄衰老文過於前幸甚幸甚過從之
高壁跌坐陣圖錄第二十八組其機要羅門即古太一遁之
已學毘唐益裕一再過具言公
玆罪垢所向累人不敢數以姓名聞於執事向貶海
飭庶藉陳人南華真經云又何況乎其以人道也又
來士大夫避地多在灊明聞有
不死它日猶欲乘牛車造公東閤一觀天下之士也
侯死亡無日尚及見公公歸之
以佇廷告
某自歸田閉關杜門謝東才
屋數椽於三家之市公始居馬遷傳
侯死亡無日尚及見公公歸之 拜否也四明
而已往之悔不可追也
阻百慮倫有天幸 前漢史霍去病傳亦病創也 得遂首丘 曲禮
有天幸未嘗區區軍氣也 故曾
無人五謂過不用也注 不宜
馬遷報任少卿書 獨有門墻相望千里無從接奉臨書
太息 前漢史賈誼傳 不宜
執事啓成名立勳揭神韜二時生民休戚之品高下
百閒不如一見審矣他日宰天下 前漢史賈誼傳平天下
次第施行當以功名為一代宗臣 參相功名位冠群臣
所冀加護茵鼎

李學士註孫尚書內簡尺牘卷之四

與路樞密公邴　四帖

即日秋序衣涼共惟鈞候萬福某歸田五年追懲往
遺悃每存錄某老眷眄賜詩飭勉開讀恍然鉅人長德宜在朝
廷出司留鑰未使金馬猶然鎮撫之餘婦除丘墓存省
遑者遂及我私喜即日秋高斗涼共惟鈞候萬福玩轅漆園月矣徒御
所次皆異時游宦經行之地濁河千里（山陰王右軍題家園書人與清河相
山陰王右軍題家園書人與清河相）忽已揚塵（山陰王右軍題家園書人與清河相）摩挲銅狄
想復一笑也（後漢史卷百十一）

與何樞密　三帖

人而不敢悄一日之推輒以罪戾姓名徹聞於廟朝
所進高明公諭此意再日冬序晴寒某惟鈞候動止
萬福某竊近一涯無從瞻近臨書太息
投老殘年衰病交攻齒髮缺壞更閱三四寒暑遂年
七十矣況未可必也顧以死灰不復然（楊子雲自序曰或問法曰或問）
來訪問生死亦足以為衰老之榮
向公持一節使万里外忠信之效久而見思（人與清河相）故人復有此命銜
故人復有此命銜此隆冬乘單車（後漢史卷百十一）摩挲銅狄
物護持之助某雖愚實猶及見功名之盛（自漢天子西幸山陽公薨）必有神

與葉內翰　四帖

資政書記公近有家嗣之喜（物子山陰王右軍之第也不自書）成家長女（物子也）
奈何某猶記公在翰府時（物子山陰王右軍之第也不自書）悲慟
公者便欲馳一介追路以謝舜君之使令竟不果想（後漢史卷百十一）
公置之度外也

與何樞密　三帖

漢上分違便欲遣狀省問寒溫而公已登鳥府（後漢史卷百十一）
孫乳抱孩不離子母可以為主父母子不可以為主父（後漢史卷百十一）
奈何某猶記公在翰府時（後漢史卷百十一）悲慟
公者便欲馳一介追路以謝舜君之使令竟不果想（後漢史卷百十一）
公置之度外也
漢上分違便欲遣狀省問寒溫而公已登鳥府（後漢史卷百十一）
孫乳抱孩不離子母可以為主父母子不可以為主父（後漢史卷百十一）
奈何某猶記公在翰府時（後漢史卷百十一）悲慟
公者便欲馳一介追路以謝舜君之使令竟不果想（後漢史卷百十一）
公置之度外也

與葉內翰　四帖

資政書記公近有家嗣之喜（物子山陰王右軍之第也不自書）成家長女（物子也）
奈何某猶記公在翰府時（後漢史卷百十一）悲慟
公者便欲馳一介追路以謝舜君之使令竟不果想（後漢史卷百十一）
公置之度外也

與何樞密　三帖

和台民漢萬福其老來獻事爲舍弟被疾時時代庖
益復多事以故筆牘不獲時
燕几及是遣報亦得復匆匆不宣
比聞盡關 作復 舍弟勞 地手種花竹 送移春
入廛中矣 而雨脚猶未斷 而東望雄深亦不
甚根謙仲遠臨留三日而別村市蕭然無以治其至
今爲負也書至言冬女合卺 而東望雄深亦不
已獲麟 左傳西狩大
仲云山澤堙塞吾未了 珍倭此耶
一笑 孤舟獨行大澤長葦中
雲雪晦風雨作於半涉真以皇天之所也當萬一
去夏霪疾纏綿一時比聞橫山訃之一日而陳氏妹
之夫亦逝亦久病支
至後方省陳氏孤嫡由徑入橫山少留湯奠歸路入
郭戚欲盡乃還連領兩書仍孫厚眠皆不克報春初
念欲由崑山移舟上謁戚相從於精藍佛舍
長老從容勉良若其門所謂總倒藤矣
凡二三具舟皆不果
行及此初暑念之惘然僕已得踪斥
台候萬福童郎 翁媼 翁媼 翁媼 翁媼 翁媼
亟復 內韓遣介行且至矣
亟草一紙寓德父以竣不宣
舟遲次絕滕下田已散雨抵舍二十餘日水及半席
雞犬上屋 而雨脚猶未斷 而東望雄深亦不
益可以下視蜂蟻之陰視 而東望雄深亦不
惡有人慾者當疑公狀貌 日暴衣一
別去之初 已吳 珍倭此耶 迨曉
乘便風挂帆絕湖而西薄晚次大姚閶城已在望
中矣 孤舟獨行大澤長葦中
雲雪晦風雨作於半涉真以皇天之所也當萬一
書爲海臨便介已發凡校不盡 日
福泉次閶門 日
正中暑氣移舟虎丘少憩 池上
至後方省陳氏孤嫡由徑入橫山少留湯奠歸路入
郭戚欲盡乃還連領兩書仍孫厚眠皆不克報春初
涼而堵分士至袖中出紙求字者數十輩冗欲脫
脫 所謂總倒藤矣
長老從容勉良若其門所謂總倒藤矣
凡二三具舟皆不果 一笑遂別還舍

療病人作遺疏草草未宣
內外制序引去秋病後所作雖不工而平日向慕之
誠意具載於此矣公之
與宮使李尚書名龍翼遂治滿
以文法宜帝許之
公解郡甚善龍翼言無令丞相御史拘
二帖
此他日持送
公繼母夫人
公之弟
公之子
公之孫
公之曾孫
公之玄孫
公之來孫
公之昆孫
公之仍孫
公之雲孫
公之耳孫
公之晜

集341-376

此樣公案將入只唯有眼目趺坐存神守氣可不藥而愈此老溫如春令飢渴仍更有可慮者所過於窮臘飢渴仍更有可慮者所以資病不過託其夫與子耳李郎尚待其爲人一門之內連枝秀傑正似之謂當一過歸翁可爲公賀也舉近詩見遺讀之嘆近竟不如所料似聞欲試科目高文碩學已揩藉在搢紳間又何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也



使臨枉誨飲具奉待健發客庶勝常集閒公若亦目固不如別紙之詳大抵肝受熱則目病故曙不能食雖少壯者亦難之公用寒藥久之則害於胃年幾七十寒藥豈可輒近以熱攻熱必作隔噎如書所云也近見中刮痧如神知公坊兩頰亦妙手自作燒香諸法見注避猶未復此區區晨夕念望之心又知天台水潦之厄後避猶未復此鄉州上田已桁死下田亦敗於秋潦宜興山間與振湖相接連亟往往漂沒比省費要無之雲至於猶有浮舍在高處如執儀書所云也海錯禮鮑方移家挑潮之初又爲公此賞拜賜殆不啻也筆三十枚并小牋三百番收到不多仍苦疲飲初不料至此分夕煎熬不過託其夫與子耳李郎尚待其爲人一門之內連枝秀傑正似之謂當一過歸翁可爲公賀也舉近詩見遺讀之嘆近竟不如所料似聞欲試科目高文碩學已揩藉在搢紳間又何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也

使臨枉誨飲具奉待健發客庶勝常集閒公若亦目固不如別紙之詳大抵肝受熱則目病故曙不能食雖少壯者亦難之公用寒藥久之則害於胃年幾七十寒藥豈可輒近以熱攻熱必作隔噎如書所云也近見中刮痧如神知公坊兩頰亦妙手自作燒香諸法見注避猶未復此區區晨夕念望之心又知天台水潦之厄後避猶未復此鄉州上田已桁死下田亦敗於秋潦宜興山間與振湖相接連亟往往漂沒比省費要無之雲至於猶有浮舍在高處如執儀書所云也海錯禮鮑方移家挑潮之初又爲公此賞拜賜殆不啻也筆三十枚并小牋三百番收到不多仍苦疲飲初不料至此分夕煎熬不過託其夫與子耳李郎尚待

李學士新注孫尚書內簡尺牘卷之四

李嗣真書後註評張懷瓘書斷并敘書錄

與張洎貽書

[illegible]駑駘至所遺誨帖把玩三復具見存寵衰暁之意即日餞茲城端共惟台候萬福某久在泥塗顒望幸甚過望不可言宜

注故人方居天上鍾禁悴了不相關而聲氣之求易結

卦同声相應同氣相求不間喧寂幸甚過望不可言宜

別紙開諭重悉今日之急忘兵與賦而已禹者南北鮮仇上下猷兵姑為息肩之計自古有之唯高才獨當天下之急務某頃嘗居此官為國用之大蠹如三省吏祿有一萬請十七色錢者諸州之兵戍淪於異域或去為盜賊或死於兵火無慮數萬而名籍不除馳坊車營器無一車馬而廢於官者千餘輩如此官高崇文具圖書冊宅

局禮樂之司尤為不急成書坐視太息莫敢誰何於謝表具言其事公之法論材計省參酌八座之中其中或有分毫之

事天下平軌重相權上下與足事之平軌當之量民大約四方之貢時有居多而經費日廣民力日困此誠陛下觀時變救弊之急務也臣頃在諫司嘗有論列會改制二事須如臣言自親政以來日加減削今改制二事須如臣言自親政以來日加減削今改制二事須如臣言自親政以來日加減削今

新書聞秦高已爲鏤版序公紆思納上第留一兩版見待不嫌少緩也小兒家期待之過襄荃溪遽往謬但欲教成耳一笑 分別俯仰即之與張異時窺見一斑日久序晏溫 台候何如其潛深伏奧姓名不復至公卿之門如聞存記流落每玷議論之餘遂遣一紙而不能以累牘爲禮也

自公寇殊科擬蹲絲路而其已除籍爲民 不相聞篇著就問雖大撓歸者望和進道北極德業閎天下人物於無滴莫之中論語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孟子孔子豈有二道哉 遂 不偶之嘆讀之疎然汗出別後學力乃至此耶拜賜彌月開閣百過字欲漫

矣猶未忍藏之十襲中也
其塊塊能陋追詡非非 儿平生一言一動皆
招尤速累之根本年来稍從事佛書悵然如見
舊國故都至于感涕 向
上一路不在文句中 而所聞桑門 千百
無從掘友一望下風 當是箇中人又相距數千里
點汚也 追介時初欲
厚餉剪牋已不拜 豈能忽忽
也 而所以不追真一世之標表
小興大不禁小不辱来不拒去 行且大用而雅量澹澹
使持書閽門者踵相屬矣風義之篤不忘雅故
拜賜茲見存省之厚它日亦不復自關外也
比上狀旋領報音具審即日殘暑各佳萬福公方勲
顯分領樂職 四方之
年向盡心節救落皆非故我 即日冬寒台候萬福某餘
獨有衰暮思故友此心炯炯然 不宣
耐官職如此也及復厚貺但極嘆仰不宣
自公領三銓 洗手奉職 上
如在宜黄時 沿跡藹然人
裳頼矣某頃常居此官 千
佐小邑於宜黄 年春
異時廷唱公與沈元用相先後耳沈已登侍從而公

李學士新法孫尚書以簡尺牘來上　六
與宋侍郎　二帖
向來頃蕭寺　神紀
臨門墮刺情誼
不克追路必焰其
以姓名納於左右　即日大暑伏惟台候萬
福　某心衰貌改非復故吾　接奉何時但極
瞻仰
高才雅望衆所
抱經濟之學
露天定勝人　與張待郎　固知有在也　十帖
某投畀　荒僻實
窮初不計
聞缺然
惟台候萬福
未堪作勞　一見不宣
去冬江上
窮無所向今冬
可憂者救文
田皆不
迎拜於西郊者何不
從何易於其後
比澧門傅公
某歸舟已次
之美通判
公必喪
大資公薨
士大夫相弔
馬繼明所
哲則復其
者言公宿
佛閣中
集341-383

亦何補於前日告行適閒之歎
敬哀之 亦不敢求通俟公痛定 別卜一見
某頓首上啓裘補習懶老人遭患難不計書問之數
疏也 即日海寒不審公候勝否伏惟
萬福比過吳中姻舊苦留 遂至投轄
得脫去數星倍道 兼老受賜也
某再拜伏承宿恙 忽忽且通一問不宣
適正當怡神養壽之時而 痊除懃力尊愛敬宜
抑情勿過戚戚幸甚
某再拜令人出就敬塗固非永訣寒令方嚴非公暴
露 野次之時且飭諸郎護送它日冀奉
造請 非一日不能辦當俟大葬 聊送奚悚汗悚汗
具舟詣 參令 聽送奚悚汗悚汗
與向侍郎 名子讀書 三帖



曼聞顯擢深以賀若得路為喜而老瀨不果還狀為
惘即日海暑比惟台候萬福鄉林草木無恙否
伏蒙遣介賜海帖喜聆餘寒 兼老受賜也
何其果也貴為天子之宰而匹夫獻言輒請尚方之
劒 忽忽且通一問不宣
適正當怡神養壽之時而 痊除懃力尊愛敬宜
抑情勿過戚戚幸甚
某再拜伏承宿恙 忽忽且通一問不宣
某再拜伏承遣介賜海帖喜聆餘寒 兼老受賜也
何其果也貴為天子之宰而匹夫獻言輒請尚方之
劒 忽忽且通一問不宣
適正當怡神養壽之時而 痊除懃力尊愛敬宜
抑情勿過戚戚幸甚
某再拜令人出就敬塗固非永訣寒令方嚴非公暴
露 野次之時且飭諸郎護送它日冀奉
造請 非一日不能辦當俟大葬 聊送奚悚汗悚汗
具舟詣 參令 聽送奚悚汗悚汗
與向侍郎 名子讀書 三帖



曼聞顯擢深以賀若得路為喜而老瀨不果還狀為
惘即日海暑比惟台候萬福鄉林草木無恙否
伏蒙遣介賜海帖喜聆餘寒 兼老受賜也
何其果也貴為天子之宰而匹夫獻言輒請尚方之
劒 忽忽且通一問不宣
適正當怡神養壽之時而 痊除懃力尊愛敬宜
抑情勿過戚戚幸甚
某再拜伏承宿恙 忽忽且通一問不宣
某再拜伏承遣介賜海帖喜聆餘寒 兼老受賜也
何其果也貴為天子之宰而匹夫獻言輒請尚方之
劒 忽忽且通一問不宣
適正當怡神養壽之時而 痊除懃力尊愛敬宜
抑情勿過戚戚幸甚
某再拜令人出就敬塗固非永訣寒令方嚴非公暴
露 野次之時且飭諸郎護送它日冀奉
造請 非一日不能辦當俟大葬 聊送奚悚汗悚汗
具舟詣 參令 聽送奚悚汗悚汗
與向侍郎 名子讀書 三帖



曼聞顯擢深以賀若得路為喜而老瀨不果還狀為
惘即日海暑比惟台候萬福鄉林草木無恙否
伏蒙遣介賜海帖喜聆餘寒 兼老受賜也
何其果也貴為天子之宰而匹夫獻言輒請尚方之
劒 忽忽且通一問不宣
適正當怡神養壽之時而 痊除懃力尊愛敬宜
抑情勿過戚戚幸甚
某再拜伏承宿恙 忽忽且通一問不宣
某再拜伏承遣介賜海帖喜聆餘寒 兼老受賜也
何其果也貴為天子之宰而匹夫獻言輒請尚方之
劒 忽忽且通一問不宣
適正當怡神養壽之時而 痊除懃力尊愛敬宜
抑情勿過戚戚幸甚
某再拜令人出就敬塗固非永訣寒令方嚴非公暴
露 野次之時且飭諸郎護送它日冀奉
造請 非一日不能辦當俟大葬 聊送奚悚汗悚汗
具舟詣 參令 聽送奚悚汗悚汗
與向侍郎 名子讀書 三帖



曼聞顯擢深以賀若得路為喜而老瀨不果還狀為
惘即日海暑比惟台候萬福鄉林草木無恙否
伏蒙遣介賜海帖喜聆餘寒 兼老受賜也
何其果也貴為天子之宰而匹夫獻言輒請尚方之
劒 忽忽且通一問不宣
適正當怡神養壽之時而 痊除懃力尊愛敬宜
抑情勿過戚戚幸甚
某再拜伏承宿恙 忽忽且通一問不宣
某再拜伏承遣介賜海帖喜聆餘寒 兼老受賜也
何其果也貴為天子之宰而匹夫獻言輒請尚方之
劒 忽忽且通一問不宣
適正當怡神養壽之時而 痊除懃力尊愛敬宜
抑情勿過戚戚幸甚
某再拜令人出就敬塗固非永訣寒令方嚴非公暴
露 野次之時且飭諸郎護送它日冀奉
造請 非一日不能辦當俟大葬 聊送奚悚汗悚汗
具舟詣 參令 聽送奚悚汗悚汗
與向侍郎 名子讀書 三帖



曼聞顯擢深以賀若得路為喜而老瀨不果還狀為
惘即日海暑比惟台候萬福鄉林草木無恙否
伏蒙遣介賜海帖喜聆餘寒 兼老受賜也
何其果也貴為天子之宰而匹夫獻言輒請尚方之
劒 忽忽且通一問不宣
適正當怡神養壽之時而 痊除懃力尊愛敬宜
抑情勿過戚戚幸甚
某再拜伏承宿恙 忽忽且通一問不宣
某再拜伏承遣介賜海帖喜聆餘寒 兼老受賜也
何其果也貴為天子之宰而匹夫獻言輒請尚方之
劒 忽忽且通一問不宣
適正當怡神養壽之時而 痊除懃力尊愛敬宜
抑情勿過戚戚幸甚
某再拜令人出就敬塗固非永訣寒令方嚴非公暴
露 野次之時且飭諸郎護送它日冀奉
造請 非一日不能辦當俟大葬 聊送奚悚汗悚汗
具舟詣 參令 聽送奚悚汗悚汗
與向侍郎 名子讀書 三帖



曼聞顯擢深以賀若得路為喜而老瀨不果還狀為
惘即日海暑比惟台候萬福鄉林草木無恙否
伏蒙遣介賜海帖喜聆餘寒 兼老受賜也
何其果也貴為天子之宰而匹夫獻言輒請尚方之
劒 忽忽且通一問不宣
適正當怡神養壽之時而 痊除懃力尊愛敬宜
抑情勿過戚戚幸甚
某再拜伏承宿恙 忽忽且通一問不宣
某再拜伏承遣介賜海帖喜聆餘寒 兼老受賜也
何其果也貴為天子之宰而匹夫獻言輒請尚方之
劒 忽忽且通一問不宣
適正當怡神養壽之時而 痊除懃力尊愛敬宜
抑情勿過戚戚幸甚
某再拜令人出就敬塗固非永訣寒令方嚴非公暴
露 野次之時且飭諸郎護送它日冀奉
造請 非一日不能辦當俟大葬 聊送奚悚汗悚汗
具舟詣 參令 聽送奚悚汗悚汗
與向侍郎 名子讀書 三帖

唐人所謂創業者其中未必然也單德成獨處末世
所珍也　西南都重仁孚神之性也故能成其德而
品閑注大夫之此皆是所謂之基所謂自出新意
白鹿洞二賢堂詩大小連二賢並有大小連二賢並有
大小連二賢並有大小連二賢並有大小連二賢並有
大小連二賢並有大小連二賢並有大小連二賢並有
大小連二賢並有

集341-386

李學士新注孫尚書內簡尺牘卷之七　十三帖

與平江守王侍郎

某投老復還農圃，不復見公矣。疏闊國家，舍公誰與？今日兵火凋殘之後，正宜守牧付之便宜，時措而不從中制，數年閒勝兵可使足當一面。史記：漢文帝之時，匈奴大入，邊一面，若徂今奉法循理，不及度外，後漢公孫述傳：王莽之時，天下大亂，名西先東之意，故置之度外而不問。憂茂老樞密坐上，一揆追之，很集韻：很，戾上詩云：很兄弟，鬩于牆。鬩，戾也。寫時我中，觸兄弟右手曰：我勝子矣。故莽奎何痛如之？其杜甫詩：待書無一詔少舒朋友之哀。門外急書至，門外急書至，天復告成矣。其杜甫詩：天復告成矣，其門兵火更二十年。閱十數年，凋殘如故，至今始復舊觀。杜甫詩：萬井猶煙生，百里不見人。豈非區區之私也。

李學士新注孫尚書內簡尺牘卷之七　十四帖

與平江守王侍郎

某投老復還農圃，不復見公矣。疏闊國家，舍公誰與？今日兵火凋殘之後，正宜守牧付之便宜，時措而不從中制，數年閒勝兵可使足當一面。史記：漢文帝之時，匈奴大入，邊一面，若徂今奉法循理，不及度外，後漢公孫述傳：王莽之時，天下大亂，名西先東之意，故置之度外而不問。憂茂老樞密坐上，一揆追之，很集韻：很，戾上詩云：很兄弟，鬩于牆。鬩，戾也。寫時我中，觸兄弟右手曰：我勝子矣。故莽奎何痛如之？其杜甫詩：待書無一詔少舒朋友之哀。門外急書至，門外急書至，天復告成矣。其杜甫詩：天復告成矣，其門兵火更二十年。閱十數年，凋殘如故，至今始復舊觀。杜甫詩：萬井猶煙生，百里不見人。豈非區區之私也。

福某卜以秋凉一詣府舍第恐公已弟歿矣 已見前注
異時 見前門謁中人知住中丞相府公 分音如字
華周旋風流溫藉 師古曰藉猶言狼藉
公子也 師古曰言其父貴人之子也
南渡 一云後數聞進擢奉使典州入持從橐 見前
郎中 師古曰郎官之署在門內門即是
宦門 師古曰宦學門也
公視之如雞肋耳何足以汗牛刀
也 師古曰言庖者但解牛而已不能治庖之事
公頻辦而官 師古曰頻數也
堂客館始復權觀 師古曰堂客館之旁以待賓客
而北龍又過昔所有者 師古曰龍謂寵榮也
府庫公帑 師古曰帑謂錢帛之藏
守將所更何啻數十 師古曰更謂改易也
其自除籍官 師古曰除謂拜官
民 師古曰民謂庶人
爭席 師古曰避尊者之席
時公卿稱以故侯兒渴 師古曰故侯謂前侯
故不敢輒詣城府 師古曰城府謂州治所
資裝必市中 師古曰資裝謂行裝
不容避席雖盛德有光 師古曰言雖有盛德而光榮
而衰老殆跋躓 師古曰躓顛也
厚先非所敢望 師古曰望謂慕也
比詣大府 師古曰詣謂往也
連夕蒙館宴燕勞甚籠 師古曰籠謂優禮之
已辭去兩月未敢以笑 師古曰笑謂喜慶
致於下執事 師古曰執事謂侍御史
即日秋暑共惟公候勝常

公名聲籍甚 師古曰名聲著聞也
一藩所能留也日行數拜
某宦游半天下 師古曰言徧天下也
姑蘇二館北園一亭 師古曰二館謂賓客館及別館也
未嘗月旦高蒞臨焉 師古曰月旦謂朔日也
規摹宏大 師古曰規摹謂制度也
可支十世 師古曰言可以傳子孫十世也
吳門繇閶十六七年 師古曰閶門在吳西北
閱十二政比 師古曰比謂頻數也
公頻辦而官 師古曰頻數也
堂客館始復權觀 師古曰堂客館之旁以待賓客
而北龍又過昔所有者 師古曰龍謂寵榮也
府庫公帑 師古曰帑謂錢帛之藏
守將所更何啻數十
百人 師古曰百人謂百人敵也
或百人九十九人也而殘敗如故然後知功名之士千萬人不
遇也
比聞姑蘇臺西擢 師古曰擢謂出入甚頻疾也
連夕蒙館宴燕勞甚籠 師古曰籠謂優禮之
已辭去兩月未敢以笑 師古曰笑謂喜慶
致於下執事 師古曰執事謂侍御史
即日秋暑共惟公候勝常

耶

二三親客自吳門還過訪公公出示近詩又得與遊人縱觀其上

前漢高帝紀曰徙豪傑實關中注曰徙豪傑實關中也史記曰項王使人立義帝江中王命曰天下未定不敢王諸侯今義帝實發之也○國王命曰天下之人今義帝實發之也天下之人今義帝實發之也天下之人今義帝實發之也

餘高情大度周非世俗之所能量也

二帖

與平江王守

比詣大府適冀柳尚傳曰觀史大夫之廷猶觀相府也一望儀刑喜過始願馮軾之寵師古注曰馮軾謂車上橫木也大夫之餞見上帝之饗皆聖賢所以非某當得者念欲告行恐勤出餞又約言朋友所以按兵日久分路而莊會公務告

師古曰言盡注曰古者名刺書於簡牘後有所白故削其上而加之也今謂之名紙是也告事假日告事律事一千石有子若有疾病當上官者皆得以令休假洗沐之日因以洗沐之名告之也告者休官有功最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應賜告

伏惟台候萬福某去家時稻未秀今已登場麥未種今已發堰某去郡二十年城郭人民皆非矣

師古曰言城郭雖存而人民改易非舊識也

奧之華見與錢唐一快新曬書而使君雍容多聞又爲一時風流

師古曰言風流者王樂爲者首之冠不

彌時不閑安不暑即日大暑伏惟台候勝常湖南接境
諸商以絲纊 晉南員曰纊新綿也孔安國注曰纊新綿也南通貿遷
使君 師古曰漢書謂陳留曰使君願治之書名吏民足矣
白蘋洲渚蒲蓮如海 東坡集注曰白蘋洲在官市西南略先生與
界 前輩多襲用此語 使君領客 史記曰申培固高
之在芙蓉城也 東坡集注曰與仙人遊芙蓉城元豐五年事
躡後塵 韓子曰楚人有鬻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
快一睹 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

與常州吳守 宇介之

某投畀天涯 北齊祖珽傳曰珽坐事投畀遠方
跋踵門牆但有執鞭之慕 而喜慕日就以槁
謂不復儐此願矣 漢聞韶卿州 師古曰聞猶告也
遂令歸此於業侯之下 師古曰業侯謂張禹也
即日溽暑 孫炎曰大暑之時溽暑蒸濕也 共惟
二天所臨 後漢郭泰傳曰泰行部還其母親迎於道望其車塵
即拜下車 師古曰下車謂初至官也 水旱
延頸 師古曰延頸謂企望也 徯望 前漢龔遂傳曰遂為渤海太守
料理春來驕元若其境內無盜賊之聚亦已揚休
快一睹 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



[illegible]陵 前漢地理志曰[illegible]縣有[illegible]自大益焚剝之後 史記曰秦昭王
諸商以絲纊 晉南員曰纊新綿也孔安國注曰纊新綿也南通貿遷
使君 師古曰漢書謂陳留曰使君願治之書名吏民足矣
料理春來驕元若其境內無盜賊之聚亦已揚休 水旱
即日溽暑 孫炎曰大暑之時溽暑蒸濕也 共惟
二天所臨 後漢郭泰傳曰泰行部還其母親迎於道望其車塵
即拜下車 師古曰下車謂初至官也 水旱
延頸 師古曰延頸謂企望也 徯望 前漢龔遂傳曰遂為渤海太守
郡縣不得一兩少紓目前而邦人
躡後塵 韓子曰楚人有鬻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
快一睹 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
十年矣父老涕數 漢書賈誼曰竊為陛下流涕者一也
利屋起廢 師古曰利屋謂有利之屋也
有日矣昔韓文公記三賢 師古曰韓文公謂韓愈也
所營 師古曰營謂經營也
[illegible]州刺史徐[illegible]

墨縢同升與常守莊石司
旋者繞也以喻去民歸己事
解去職悒然自失也邱大暑台候何如相望只咀
一水而不果趨拜尚得以尺書見三五相問寒溫
沙子五百里望見大艦大艦也南來而河流如
帶帶狹處謂河曲帶處也不敢爭道
札前漢凡忘曰有札書晉朝時
子未可追路矣第使已具一書及致題扇已過沙
至廼使君見劉向傳注大也
既不可通當
帳
側聞先聖
秋陽方熾
如衰老節力尚堪



而不敢以野服注見禮器
衰老靡學日與田夫野老
耳雖欲在前
餘生復有殊時之嫌遂以
棠高義南國百姓
旋者繞也以喻去民歸己事
解去職悒然自失也邱大暑台候何如相望只咀
一水而不果趨拜尚得以尺書見三五相問寒溫
沙子五百里望見大艦大艦也南來而河流如
帶帶狹處謂河曲帶處也不敢爭道
札前漢凡忘曰有札書晉朝時
子未可追路矣第使已具一書及致題扇已過沙
至廼使君見劉向傳注大也
既不可通當
帳
側聞先聖
秋陽方熾
如衰老節力尚堪



而不敢以野服注見禮器
衰老靡學日與田夫野老
耳雖欲在前
餘生復有殊時之嫌遂以
棠高義南國百姓
最厚乃北欣翹懇復
流落
更十年公領郡州始獲奉周
收錄陳人
不惟文思衰落而損棄
舟過
大艦
南來而河流如
帶帶狹處謂河曲帶處也不敢爭道
札前漢凡忘曰有札書晉朝時
子未可追路矣第使已具一書及致題扇已過沙
至廼使君見劉向傳注大也
既不可通當
帳
側聞先聖
秋陽方熾
如衰老節力尚堪



而不敢以野服注見禮器
衰老靡學日與田夫野老
耳雖欲在前
餘生復有殊時之嫌遂以
棠高義南國百姓
旋者繞也以喻去民歸己事
解去職悒然自失也邱大暑台候何如相望只咀
一水而不果趨拜尚得以尺書見三五相問寒溫
沙子五百里望見大艦大艦也南來而河流如
帶帶狹處謂河曲帶處也不敢爭道
札前漢凡忘曰有札書晉朝時
子未可追路矣第使已具一書及致題扇已過沙
至廼使君見劉向傳注大也
既不可通當
帳
側聞先聖
秋陽方熾
如衰老節力尚堪



而不敢以野服注見禮器
衰老靡學日與田夫野老
耳雖欲在前
餘生復有殊時之嫌遂以
棠高義南國百姓
旋者繞也以喻去民歸己事
解去職悒然自失也邱大暑台候何如相望只咀
一水而不果趨拜尚得以尺書見三五相問寒溫
沙子五百里望見大艦大艦也南來而河流如
帶帶狹處謂河曲帶處也不敢爭道
札前漢凡忘曰有札書晉朝時
子未可追路矣第使已具一書及致題扇已過沙
至廼使君見劉向傳注大也
既不可通當
帳
側聞先聖
秋陽方熾
如衰老節力尚堪

與常平陳檢詳字懋之　三帖

自公下車四境晏然歲不聞疾呼急
歲[illegible]有[illegible]奔右民二千石也[illegible]漢書宣帝紀曰[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千石者二千石者二千石百六十石者二千石百四十石[illegible]百六十石[illegible]
[illegible]十[illegible]石者二千石百二十石[illegible]百四十石[illegible]百六十石[illegible]
[illegible]百[illegible]鄉參[illegible]百[illegible]以靜治名八公堂[illegible]
百姓百[illegible]之[illegible]百[illegible]為而[illegible]治[illegible]九年民[illegible]為[illegible]
書一[illegible]為[illegible]手今[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為一[illegible]治[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其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使臨領海飭員緝審秋著合候万福苦懃弥加
引領西望之矣 素秋 引領西望之矣 素秋
爲成 此邦君與民共者耶 以日
弥月不遣狀 新涼合候何如 兩沛然前臨復興
而至矣
逾月不具記兩後衣涼合候何如時事反猶題知如
此方州之洶洶 公私之慶開公已治令康
不敢拜問秋防 公私之慶開公已治令康
也暑雨沛然不惟一洗炎蒸而秋稼如茨 有所聞焉喜海
某頓首拜拜投老臨之時 白
爲之驚夫豈非長駈之時 白
徒有此心即日發途春寒伏惟合候萬福東歸田五
年 王曰三年為期中故人臨州不敢獨見必諒此心
跧藏寢園未嘗一拜鈴下 手見九卷与吉 而公達觀一
視 前漢史高傳論張蔵達人大觀問道之
勤不問荒遠要拜重餉 物 王不可去 餉 文公集第人一不受天人一親而同仁 魄感之深
伏審開藩泰茎遂託餘芒然拾遺黎閩方僕沒直恐

清靜 吏民此地以快先睹 而有救劾之懼
比杜蒭音怨怨馳報 某頓首拜拜投老臨之時
場老鼂上箭十年無此矣造物之報君如響也 白
家嬭之婚祝永仁教授得次於姊家編慕名德欲一
拜下風 邦人始有息肩之漸而聲譽登
腸一席之地以快先睹 而公達觀一
伏蒙遣騶馳賜翰墨 復感戴審合候万福秋段
已從降旨 不謀故成 下田所獲倍之又鎬精粟
腰鎌蒲野 幸其

集341-395

…方公閱而…懼縣知有今日之喜也
…暄冷未定共惟台候道福自公領州南見春序所
以存錄故交舊藉慶…
…學…石…文…馬…之…添…
懼多畏未獲一拜鈴下…日俟召歸冀小
舟郊見少叙區區感藏之意

比杜重問已嘗報謝即日台候復何如寒食佳節大
雷雨暴發紅紫紛然…
盡殊可惜也寒暄未調所冀尊生自愛
千只傳機適以躬中小不佳頭目眩然舉躰汗下急
…臨況輒已告投兄董告期他



…天之下…
…勝也 …聆召見縢席對休 …
鈍寔不為三貢也伏奉手誨具審即日尒和台候
車趣還司拱而俟矣 …
投畀於此 …
錄煩費公帑伏杜厚爺禮意兼重適以上冢少留山

中不即占潮區區慮荷之深
弥時上狀區區瞻湖莫打下情涔暑不審台候何如
鍾麥 猶曰大劇也 猛而雨白水青秋弥望
一州豈專之祥也某臨安之役本為妻母作湯餅備
金具 ㄔㄨˋ 之女甥赴泰興期田間無壯子弟守舍遂
過期而止當俟台候萬福某比過鎮家事荊溪
即日秋高共惟台候萬福某比過鎮家事荊溪
又少留還次村舍聞公受代矣衰老萬一塵拙恩
顧獨厚豈減昨輸之哉也 後漢史良傳論曰昔晏子稱古人有言
投老欲營一畝近買松杉百餘枚於江上以待興
一牒乞判教之 判 ㄆㄢˋ 餘庇旬月致之尚可及否
公宅相也 晉史謝安傳曰安雅重桓溫溫薨安入臨其喪
公不獲一拜下風 南齊書曰張融字思光吳郡人也
即日秋晴伏惟台候萬福某病日侵憒憒然
未加督過遽廢誨問衰病增光忽忽占叙萬一
○自公領此州教條寬簡閭閻安然美疢呼為心步
及此代歸邦人度不可借留 後漢史良傳論曰良為政務在寬簡
南北相望聲問鼓然德化弥發興在玉雪之上 唐世所謂清貧
審已省察奉函教喜時即日春和台候勝常公把一
麾千里師帥而發即日春和台候勝常公把一
秋高共惟台候萬福某時切
下執事第有一日之雅使君開藩二時縉紳士大夫寓公寄客遠者迎於境
上近者亦至盭下 舍人世家 所以致奉祥之基 高明所好必無遽過
獨某廢錮之餘不敢以野服見高明所好必無遽過
幸甚

與公平曾郎中 名師字宏父 十帖

南北相望聲問鼓然德化弥發興在玉雪之上 唐世所謂清貧
審已省察奉函教喜時即日春和台候勝常公把一
麾千里師帥而發即日春和台候勝常公把一
宮錦施步兩中清煙霧之間 步兩中清煙霧之間

白公守泰安州也楊雲卿送起居名是俊五品相逢滿淮天士大夫之一日有客過訪公以王事從方外之樂識者共之天台詩記皆以王事從方外之樂東萊呂成公詩云有客過訪公以王事從方外之樂也有書知有哭幼子之戚計今悼念已若存復之說也

向來韋大夫人會葬得所遺書客中占謝不盡勤懇有客過訪公以王事從方外之樂上記伯有慨慷即日春暄體力何如比見襆被霞樓上望鵲南飛大江東去之語天設此奇對待公拈出也當為公壽錄近詩數首至雖覺大公仙佛所鍾蜀以來輩出天台詩記皆以王事從方外之樂東萊呂成公詩云有客過訪公以王事從方外之樂也有書知有哭幼子之戚計今悼念已若存復之說也

集341-398

集341-399

要當一新乃已耳

某湖棄山林故人連兩年遣騎問安不啻風絕塵[illegible]

[illegible]非今世君子所能望也襄老何以得此窮成疑

寒共惟台候勝常健藩久矣日作詔追以日為城也

○盧陵吏民方安條教忽聞移牧文勤綏御之方開

藩已久比復何如方遺琪筆之城文徙壞研之境必

也使無恙乎[illegible]一笑

公文勝前作非速言也別去十年筆力雅健[illegible]

[illegible]如老驥伏櫪[illegible]萬[illegible]它日當大典冊夫既四十萬

[illegible]可以一洗而

李學士新註孫尚書內簡尺牘卷之十

與衢守汪少卿

某頃罹重譴行次吳興故人臨川望望然如避垢汚
與門下無一日之素而館留彌旬餽送不絕特爲減半五葷
雖白衢至臨川人人如使君臨視其憂客路蓼然皆非
常德之所及也拜賜之餘感佩萬分恐遂費恨而沒也

念德之心猶欲而陳萬分恐遂費恨而沒也
四明二湖之勝而新築頓其要頃見留南豐記廣德
湖記員興記今第舍所
臨安昔賢謂賜額者已鑿石爲記廣德
某蒙德如丘山而未嘗一拜下風此必烟烟
萬福兩地相望即日大暑甚惟台候
一絲不挂如觀河之見猶在也即日大暑甚惟台候
不得奉拜屢以從也
太息不宣

與秀守方學士 德

有三江七堰之阻接奉無期臨書
某歸舍未幾連雨弥月下田皆成巨浸已而復旱者
書知封內亦間亦近起夫二萬增築山陽城壘安得猛士
之濟矣淮南亦聞亦近起夫二萬增築山陽城壘安得猛士
守之如歌風者所云也
重蒙存問感戢何可言即日發兹春官兼惟台候

者使之治疾而不至於殺人可也董有毒殺人而見錄於方書真毒醫
今之疾病未去醉疑其有毒舉而弃之則深痼不
可爲矣無毒而可口如甘草者爲之主賴不敢爲他人道也
訪一窮不敢爲他人道也某嘗棲伏西山
某嘗棲伏西山
於太湖洞庭山也水經震澤言過吳門無所得方知鄭人盡隱
水村與吳興接境可蹔舍處必有親舊以此屬
使君者爲之留數間以託餘命如何
而悔之而未有所向重蒙敎諭尤切感銘痛禾
蜻蜓珠宗出於著中未嘗至晉陵境內遠索分
餉小舟晨夜兼趣詩云二十枝已無忘拜
賜荷顧行之厚東坡詩云二詩換得兩團茶公所餘
十倍而無一語之酬文以爲怍也
文固奇矣亦不能亂真賢相半棄亦自謂獨識真者黃門之
可以分萬一於其間之
出紀文雖亂真賢相半棄亦自謂獨識真者黃門之
言妙道固非淺陋所能彷彿而登門疑望堂奧自謂
不開其書想見平生於今四十年矣至
而遺言餘墨典刑具存
不開蓑曉乃得見公筆蹟過望方竢東笥加所未喻
又屬大暑不能開卷孔北海嘗虎賁
於座右尚謂其人故王洋東牟自序一詩
千夫之中之不亡
百人
貴人
況傳家衣鉢之所在乎
而況傳家衣鉢之所在乎
綿竹二集黃門子自編次固無遺矣東坡居

東坡先生道德文章師表百世雖山頹木壞不可復

見

集341-402

即劉元忠所集二十卷則容有未盡也奏議制誥世間所傳初無定本公家集可以一見乎公事跡附諸書之末外紀雖詳亦多闕文比臨川刻荊公詩文王荊公文集號相府雖奉居士之一而錯謬不可讀近左諸人紀次詩章集號相府雖奉居士之一而欲與一時文宗方駕並驅布文多於詩三倍詩可惜也莊子美李太白白樂天之文爲浦俗所亂先生嘗太息於此陳城先生蓋因謝書云李太白白樂天之文爲浦俗所亂先生嘗議及二集所不載者頗多李文遠出與天下共之不惟一新學者耳目庶幾不爲庸俗所亂亦先生之志也

向來屢提舉殊慙宿負別去公有桐江之役而累亦省妻母於臨安山中所過輒留狼重午方次打舍大暑中鑿瑒作屬吏撞次晉謁無聊謝荅書疏自不給故於左右之間鼓然伏案汎書柬紙開讀汗下

具審秋暑動止勝常尊度暑當下

與當守強朝議

某尚未瞻拜遂陳寢寐之迫切之扣殊不獲已耳幸有沙田數頃爲晉陵冬莫納大麥二十九石而縣引忽科羅二百三十石鄰閭其故幹人云十數豪戶計嚇縣胥欲改此田爲稅田與之分受甚六沙人戶聞之全舉吏產禍於一方則公之廿榮也

不頭今忽承縣引改作稅田不知此知縣無以交待示此是通判意待新知府來與改免却此聞乃不然竊恐文呈書罷左右之聽所以須至馳告大率縣道借欲設有緩急一時之須邑人固當輸而不敢後今爲縣三年矣無故作稅田既無故爲吏所詐又不自任怨而欲嫁之州郡且望朝議詳酌未可遽信其說此幸甚幸甚

所謂沙田者在中漲沙也朝廷以三限寬募人圍裹耕種其中今日爲田明日復執爲江不可知也故例作屯田入籍今一日欲改作稅田爲六沙之害既無明文乃欲假州郡之勢行之何苦如此縣道科敷自有甘罷無辜無怨今欲奪此與彼布然有所歸矣既欲改作

行而今州郡與之作怨乎今一戶之苗增八倍之雜其勢決無以輸送必用鞭笞之多今俱累數千之後則所用鞭扑可勝計哉若家朝議爲六沙人戶之故幹人云十數豪戶計嚇縣胥欲改此田爲稅田與之分受甚六沙人戶聞之全舉吏產禍於一方則公之廿榮也

龍舟還便當占叙感悰而書僊蒲前檐門待報訊遣
遂竟此歲又枉誨有旌益媿恐因日復故歲元
日之明又也台候動止萬福某已近故棲尚冀祐
自接餘論前言往行
蘇晉默識之餘甘藥攻
屢至頓忘斯人往矣已到佳處雖恐無也第以閒暇與
宜不敢又勤顧接何時從公數日之間陪侍談麈
遣此區區區區舊韓文公集答竇秀才遷以掃灑不遠
傾囷倒廩盡發其藏慰此區區云華使吉之君子樓道而
類耶
國語晉韓宣子聘魯以某視之殆求稻於木居士之
宣

內百餘刹奉佛齋僧不啻一毫之私惟此公與賓聖
茎屏耳公每見賓客必問其山川風俗以為政治之
助今二百餘年猶如目覩其中所謂一代以前所謂
一代以後所謂一時所謂一人皆可取而代也如光孝而下皆可取而代
某增慕所在執識其人狀鬻以馳告足俾從少
敍襄望

道遠流閒伏膺禮訓已久公方踐高華布某以樊鍋待尽於丘園趣舍異路無
從一詣望塵而瞻共惟台候萬福審已開藩吏民胥慶獨有衰老不獲
踵下客之後必登此意

某宜和婺卯兩過南都獨被大丞相礼遇之渥貝餽置酒
每居客右建炎初久奪一再見於里第公嘗數与淮相
而公適臨此州盛德之後風烈故在區區欲見之心
固已坐馳矣





與楊州梁守

淮海運副之重擇引百城海陵實
淮海之衝楊州實淮海之衝楊州東北有民亦橋東北曰
蜀岡其山鍾曰會蓋曰三十里觀入西曰揚子江曰瓜洲
以前所謂揚州者北望蜀岡以後所謂揚州者北望揚子
江也下視城郭之間如在井中仰視浮雲與飛鳥俱逝
其間人物之盛車馬之音如聞耳目之所及蓋一都會
也下視城郭之間如在井中仰視浮雲與飛鳥俱逝
其間人物之盛車馬之音如聞耳目之所及蓋一都會
也如光孝而下皆可取而代
某增慕所在執識其人狀鬻以馳告足俾從少
敍襄望

道遠流閒伏膺禮訓已久公方踐高華布某以樊鍋待尽於丘園趣舍異路無
從一詣望塵而瞻共惟台候萬福審已開藩吏民胥慶獨有衰老不獲
踵下客之後必登此意

某宜和婺卯兩過南都獨被大丞相礼遇之渥貝餽置酒
每居客右建炎初久奪一再見於里第公嘗數与淮相
而公適臨此州盛德之後風烈故在區區欲見之心
固已坐馳矣

卓然一夜成漢江明淨田館幽深喬木參天綠陰
曲來春林中飲東岑尽執以歸一大為之娛動自今
一飽青山大夫空區區勝占叙萬分

與無為趙令

碁局胡床詣鈐下嘗竊窺之嘻簷
桂陰敷伏審初暑台候萬福卿大夫行春
到已省察不宣也忽
飛蓋紛然

託後車者十數
返濡須過宴稀少
此一適也才宣
欽聘吏迭交親慶帝之書部刺史錢穀甲兵之問訓
雁無餘日矣而存録之厚情妙語
公拊髀而喜
區區謝不能盡也
春晚繫舟洋亭使趨舍未
節江左
朋來之樂不宣
鍾陵
長
部使者風采震疊百城
脫而有方外之樂
一行作吏



東燭而後
審已造朝擬開按
而不果寫一
宜介
相望一涯第切馳頌
如公者乎
與鄭大資
某自亡女逝去年孕幼吏抱
小閒又省妻毋之喪於餘杭境內兩過姑蘇臺下
聊然絕一時而顯道亦下世之宇也
真羊曇西州之路也
七月北歸
二女葬送種種不集遠日屢改擾擾遂竟此歲
春中當有瞻拜之望
分腸表勳思春名酒固非
客來過樽俎甚歡
此書文辭議論有可取識如所喻者但方之温公通
鑑則不遑矣何如
記今夏暑雨弥月三伏凄然已而復張可以鑠金石
以疾也傳聞山陵園寢下地於會稽者神朝禹

葬遂復見於今日臨按葬進一言用霸陵故事則不必鋤南山之石以爲固也前史文帝謂張釋之曰霸陵山川因藪其中有可悲焉者乎釋之曰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斫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鑄鐵以塞山隙猶有銅鐵之隙今使其中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此霸陵故事也

自聞大學士之命遣介竟不至又爲左右所先雖恃覺貧不計此未度念之跋踏如芒刺之在背即日屢茲歲端共惟鈞候万福徒御暫憩高隱春晚定卜一見之日

某辭奉歲餘日從事於巫豎卜視之間雖寒溫之常談亦不獲敢以素性遲鈍不及事亦未嘗廢禮如此念之愛然前輩真率日伸尽歡而罷東水添之厄百歲父老以爲未嘗有也百戰之餘幸此小憩而陰沴復關降水儆予必有以懋塞大異第陋猶未聞也

具聞前輩之適而不敢數陳竊賤以窺省覽即日新凉共惟鈞候萬福某侍已漫而子庶所以輿論占之召即在淹速之間耳

李郎丞歸安湖州代期已至遺婦挾二雛唐杜工部詩名曰以湖省覽而得百揮經界當代著吏給兩月之俸與新任同結絕廻詩云書枭輿經界

集341-408

子盧言如夫人得疾不可救療親事以情護衣箱之故

不若猶未也不若推一念以佛僧化緣幽界以資前路若區區刻舟記遺易皇恐

與范大卿 一帖直閣 師厚

舟次吳門見別乘問安否云師厚昨晚出山中委方扶呻帳然不以告酒夜分而臨是起對客猶在醉夢中飯已就卧奴輩不敢為覺也即日伏惟候萬福某又陽念欲一望光塵終當具小舟泊盤門外候起同舟行次布

與朱直閣 守師寶白雲巖山開人 四帖

曩屢小定念欲副音又不果忽拜使者於門具審春和寺體萬福燕超泰事可以想見比蒙垂謹如所戒不敢留來使草草占報必已聞即日春寒台候萬福歲月可盼悲勵不宣何郎 生傳載中春大夫人第孫婦之女高書賦方負外郎夫人有賢行年七十一紹興八年十一月辛丑以相告公今人之良子所冀高明照了諸友勿過戚戚重貽諸郎之憂也 先生傳載公幕下曰賓右從事郎 子京右從事郎 子京曰賓右從事郎 子京曰賓右從事郎 子京曰賓

公侯萬福審聞杭章何去之果壯乱多故恐長途如際亟乎一人則父子兄弟相保以全人納金矣方定冕用事競冕之賢之後爾步一時薄儐三倍此陸玩之客所以持酒酹杜公而獻錢也去遠六七年忽枉餽問發書輒視辱既報囊金喜聆喜聆詩體勝健展慕彌篤伏惟萬福其宜伏惟萬福其宜伏伏

與胡寺丞 祀典

與張郎中 宇文仲

與黃輔定 字補仲

留三日乘潮入雲間 地名屬松江 雲間志 乘舟而入曰乘潮 一作洞心駭目之觀 王見卷 越公語一有知照相處於形骸之外無嫌也 越國逝去 先王文集觀劇越公之大人越國文与越人貢帖互共推越國

夕而後別但大暑中欲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之嫌 [illegible] 遺路細行車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客 [illegible] 宜 [illegible] 免 [illegible] 高 [illegible] 越 [illegible] 不可解也 [illegible] 遂解而西 [illegible] 而至也願以觸執造門祇候之朝 [illegible] 而已投 [illegible] 顧氏家訓 [illegible] 第有恨惘 [illegible] 松江對月 [illegible] 東北距七十里 [illegible] 東南入海為東江与松江而下七 [illegible] 畢 [illegible]

子成二老來住亦風流壯子美詩云爾 [illegible] 子無疾恙當馳小舟一追蹋與 [illegible] 發函三復喜聞大旨喜慶勝健甚數奇不偶 [illegible] 舟次吳門作一紙附趙令所假兩夫欲遺而失所在 [illegible] 遂屬余郎傳送海塩致之今已徵省覽不收蒙誨存 [illegible] 天子猶有大布之裘之論 [illegible] 如此他日必有邓大夫表其閭以為厲世之規 [illegible] 而布衣之行 [illegible] 士比過信少卿下同產之親弟妹甥姪連牆接閈 [illegible] 兼仲天下之奇士而與世俗嗜好酸鹹不相入 [illegible] 過昆山致一黃門牆在故望二葦可航 [illegible] 遂獨立一世為高人勝 [illegible] 尚復置戚戚於胷中耶所冀內持以慰存歿之望 [illegible]

伐樹削迹華夏紛曰孔子明子畢曰吾用子謀曰吾用子於陳蔡非
[illegible]
築相求勤劇同舟相存招如一日也繫舟會下沿具
[illegible]
決飛無薄妓[illegible]獨以仲以聲
[illegible]
獻王孫之意[illegible]白視欲然
[illegible]
人遠蒙德如此謝不知所之也
[illegible]
某欲營一舟但時作此想而已比蒙代貸金市木遠推
[illegible]
輸於此[illegible]遺報復出緩頰又將
[illegible]
合浮圖之尖也感戴如何可言某謹如所教復遣孫
[illegible]
保者聽使今更望一言爲充父擇副所之者某金[illegible]
[illegible]
責千金[illegible]不敢復瀆只爲投買若干爲
[illegible]
錢若干判押入案少待旬月遣舟納直仕所償之本
[illegible]
可謂終始大賜也
[illegible]
崑山致茶飴書言謙仲屬疾方愈便欲遣問忽見但
[illegible]
暑[illegible]衰惙抵此只自責
[illegible]
也連雨遂涼伏想尊體萬福某暑退欲詣吳門東青
[illegible]
龍潮趨高隱文復不果先馳一介上狀不宣
[illegible]
春夏之交鄙縣嘗苦霖旱矣既得雨旋謁晤抵秋復旱
[illegible]
已而大澍連數夕下田滿溝欲安於田里[illegible]
[illegible]
麥獲稍厭兩種也吾黍爲[illegible]須田夫野婦共此一飽乃可與忧閒
[illegible]
雲閒[illegible]亦得咸相[illegible]見杜勿西樓之上也[illegible]
[illegible]
與紹興僚一姪刪定宇大號[illegible]帖

向來數從歸次鄉縣兩屢頓存[illegible]白乃幸過所望二別後餘音謂馬首
[illegible]
已南矣[illegible]喜[illegible]
[illegible]
恐尚見吾姪昂霄一鳴也[illegible]
[illegible]
餘寢飯宜適[illegible]行年七十多病早衰不自意抵此[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意耳

與常州趙侍 字伴雨 二帖

某白接英游十六七年及是始獲奉周旋 帝胄天枝之貴而以 帝胄天枝之貴而以 可嘆可慕也即日禁惟 勝常某昨日理舟 遲明 已次舍下 次舍上 雖去違門墻而附託餘庇 在帡幪之中也 蒙輟遣舜舸 舜兒婦六七輩以俱適途所次 風雨之夕皆獲莫抶 已具 裝而李氏女子得疾不 可治 又殊女二孩人丈云亦出 秋中黃林卜地 末被與州郡相聞而闕者 前後十二 過郡小留欲事造請 高秋緩興 既至則老罷 不任造請 少留則有 瘉益之慶 不能 不如意者存沒皆可以無恨所冀有以白廣勿

五帖

乖離契闊 俯察節推

與孫節推

獲一見寒温粗接又復舍去無復異時 二千年始 談附掌之樂 人心之惘然 劇 不啻十八 玄 不能 不能 不能

折慟絕忘生孝思奈何某扁劒有行役不即馳赴朝夕
詣疾次奉湯藥不宣
太夫人考終尚書洪範曰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攷終命攷終也大全
與李推官
洶洶遂竟此旨前漢史吳王濞傳云洶洶人情相驚也公方坐穩廐山水秀麗會稽記云謝安嘗坐此山嘯詠而歸因名焉而以懷土懷思也大全
信吾生之無聊也揚雄方言曰聊賴也大全
茂為恨酬示書喜聆春秋動止晬皆為當路者劫取而去孟子曰今也不然大故
自頹縣力前漢史朱雲傳曰縣力絕脰而死顏師古注曰縣力言盡力也脰項也
之殷列子云況欲挽烏鵲之舉知公讀此可以捧腹一
笑也先生集與王子直書云別來無恙時得書問甚慰懷別後所作詩賦想多佳句可以見寄
與常州張司理
別未經宿論語曰有客宿於主人家注曰宿止也住否公過蕭所臨東坡先生集與王子直書云春來多病門
閉不復遠出示書及詩體力益勝而徐得所疑
承以中暍伏枕暍於歇切說文曰傷熱也段玉裁注曰周禮疾醫以時和其寒暑之疾注曰時和謂春秋之間寒暖適中之時也寒暑之疾謂冬夏之月寒暑過節之時也比及秋涼不復遠問示書及詩體力益勝而徐得所疑
開洛社已北洛水出弘農北入河今屬河南府社謂洛水之社也不破堤西京雜記董仲舒下帷讀書三年不窺園太平御覽引此語堤作隄不復遠問示書及詩體力益勝而徐得所疑

以道德文章名世 本朝王黃州
云弁人畫蹟公贈智王元之號一賢堂以祠之 歐陽公
重建醉翁亭記心亭 山川人號二賢堂以祠 歐陽公
山俱傳矣 井公東坡醉翁亭 後曾南豐記醒心亭
而琅邪山水 紀其事 遂與醉翁
應舉諸公詩文 亭 并公東坡醉翁亭 待奉多慶其
戒 通經學古之士固不敢此而不 黃州傳伍伯馬班著為此
知書者又不知祖屑卷三峽而已 與楊章 名煥字文
謂公從事夷不果 聞前驅 已反故里成晏餘
當立功名之地而投閒自弃竊為宰人下者惜也
某幸受一廛以託餘命 至復治舟楫舟指九十 如孤蓬
能去殊勝公修然也忽 卒歲之憂矣 不

其與元光不惟婚姻之好 按公集載右俠政郎台州黃岩縣
也祖惟樸之子文公公孫 云文公之孫物質人余法勳也重建余之白黃岩人余
之求 名師尚 之名師尚 之子云而謝氣
温不接婁余年所嬾慢之罪尚復何道被誨勤邇良
審權兹歲元 按公集載右俠政郎台州黃岩縣
曾孚 名梅字 詩文能傳仪祖之學 待奉多慶其
必已揖客右省書猶待二年之左 如吾元光
縣之勞也 按公集載右俠政郎台州黃岩縣 尚冀詔徵少貸州
一詔即寓舍在浙江之東嘉興縣想於今十年而莫
其自北轅始見元光詩文秀出一時餘子莫及也 按
見其向比屢示問究觀 氏帖之間不過數十語而文
義錯綜不窮長讀如大樂在山水清音之中 按公集載右俠政郎台州黃岩縣
沛然有長江萬里之勢 山谷有乃里之 可喜可歎也
向大雅姪來過見尊公哀詞石刻 公集載右俠政郎台州黃岩縣 大夫家詞
字 部 皇帝 部 大夫 生 管

功曲臨見夢之[illegible]和順[illegible]眼明月
[illegible]切陳之巖龍[illegible]雲樓之
[illegible]越[illegible]月[illegible]世石圖龍蟠[illegible]
而莫[illegible]考[illegible]留[illegible]之[illegible]文[illegible]
人之[illegible]之[illegible]方[illegible]子[illegible]夫[illegible]
一[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聚[illegible]九[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湯[illegible]
[illegible]

陛[illegible]諸公及其[illegible]別稱公文如哀詞所云而墓銘已下筆爲大忤權貴人未敢出也省書知已入石它日乞一本幸甚

與臨安王守[illegible]

示[illegible]伏審寒令沒殿體中益勝比寫封境[illegible]已極鬱

嘆別紙[illegible]論令記新學之成[illegible]

座[illegible]
[illegible]
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戶不得濫私債初亦欲然已乃扣緩急所向忽揭一榜民
聲籍甚買賤賣之貝流通婦人前髮入市持男易斗
上戶放債試觀此一事如公安得不去思乎紛然遂復揭榜令
封內兩賜調適蠲麥錢固善政所感也聞
某頻首比領海荅已復月餘即日連雨尊候復何如
伏惟動止萬福某繫舟
儻遂此行過境又得數見
某頻首新宜興宰陳德
扣留特達之賜追幹人
自降官歸後不憂官又
錫者開利
猶未盡得之劉
客等盡數給還其此物
某頻首再上啓側聆移
某亦緣衰病不克具
共惟動止萬福某百春



夜即熟寢至明且興則漸哩如初及是方小間猶
未盡除上狀草草
某再拜昨開權守移婺女
室甚意可見冀公察之
某頻首再拜別去弥月入境甚聞起居狀為慰冬溫
伏惟尊候萬福某甘棠遺詠
於道上為禮過矣舟次漆亭伏蒙
具手狀言謝某欲借五夫能有
某忽投閒
具一紙省問仲楙仰初暑
共惟動止萬福某百春盛疲劣衰悴不已

之役（此指壬辰倭亂）幸望輟遣（明發）

與張朝奉（判昌府）

辱教喜聞暫復安隱（時解印如坐井（東坡先生到司馬溫公（此公謫居洛陽）如坐井）省書方知拜官（僚之命（身在日邊之（明日會對（天顏）對曰（不見長安）退食（委蛇）之樂（委蛇退食自公）別賀休命（尚書郎）不宣

與王朝議（守牧明）

向傳尊公待制（上侍制）欲（卜（慕）之（孔子）有（如）南（北）大（湖）與（見）上（帝）日（月）以（為）越（國）相望（千）里（間）耳（先生文集載）卜地（吳門）與（越）國相望千里間耳）

國（南）報（先生文集載）不覺（淚）之橫臆（也（杜工部集）

獨（與）於（衆）人（俛）仰（之）間（東坡先生與完（九長）

見（又）之（遂）傳（訃）音（王）（部）追懷（平昔）推（獎）之（厚）遂（隔）幽（顯）（東坡先生與完（九長）

所（活）何（止）千（人）（公（名）翰（林）學（士）（承）旨（孤）（高）（麗）（國）（王）之（妹）（令）（子）（休）（命）（尚）（書）（郎）（王）（氏）（之）（興）（殆）（未）（艾）（也）（先生文集載）與（李）（生）（子）（固）（書）（曲）（里）（南）（待）（制）（帖）（二）家（畫）（像）（祠）之（生）（司）（馬）（公）（曲）（里）（南）（待）（制）（帖）（二）

楓（橋）（遷）（狀）（先生文集載）與（蘇）朝（議）（守）（仰）

度（已）（省）（覽）（薄）（寒）（先生文集載）與（蘇）朝（議）（守）（仰）

（此）（力）（何）（如）（遲）

郡幸還故人一笑之適轉首已墮蓽蕗中雲文公墨蹟
解後子時一書來辛臨書悵悵
使君紫誥中人地臨州大馮故事 唐史馮公為河南尹郡在畿公
雅與予厚丁相代為州相別後有天馮君之思民為立碑頌德明皇嘉歎
君而文雅緣飾山川遊宴之間以揚前人之盛德 白成一家文得別乘之賢如今公者可以
閉閤坐嘯也 唐袁中郎曰今時為令多恩吏民為君上馮君之思民為立碑頌德明皇嘉歎
望指似 唐陳子昂生來未曾識安存出處但坐公之高名風采耳 亦有書抵崑丘 即兵山
酒皇恐 為附送也細故煩

## 與錢朝議 宋文仲

襄老久安懶放不復飾邊之詞於舊交新貴之門
矣公必識此意也復茲俱暑共惟台候萬福大暑如
燔 病夫喘汗而已遣狀草草不宣

## 與李主簿 字德明

學省迎從 謂仰一世 故人擁千騎 過家
田里趨舍異路不敢相聞慰藉累紙 而後復面謝
交親貴賓遠枉重問 近以追配張公之善須發 紙奩棄置 寺集研 不省又不相聞忽枉手教喜敘即日動
止萬福閩南之闊 而其以疲鈍 不省又不相聞忽枉手教喜敘即日動
比苦瘴癘兩時 筆 行盡 行盡
止萬福閩南之闊 而後復面謝

天非枳棘所能留鵷鶵豈
之觀也 與平江吳江林嗣
試諸生 第以不獲陪一笑之樂甚恨
與張提幹 二帖
分別已復徂暑 大旆造官不獲追踐亦不克
寓一紙占敘離衷之情 奉告開讀惘然其審
新涼眠食安佳某日益老矣兩地 相望接奉
無期臨書悵惘不宣
一行作吏著身已疏行中 俗狀紛然可厭
也山陰有千巖万壑之勝 機幕素號無事
輕裘緩帶和疑泉石 訪古人之遺便可優游卒歲矣所冀厚自持以須新
作
新恩孫學士少通
舟還未幾忽苦疾眠食 墨榜奏名 萬方則莉開之欲 大成未果馳問示海甚承
在第二矣別行發 二帖
蒙馳賀生日之餘奉其養 風得意之時當賦走馬看

花之句 [illegible] 又再下第詩曰 [illegible]
[illegible] 尺長文先遣頭得失盡小常事而來 [illegible]
[illegible] 之開花看必向其旁邨 [illegible]

記裘莫暮開閭數過娛謝不可言也

與李主簿之 八帖

使還具報審已涼閒復任海岱承侍奉勝常傳聞來
年姻舊弔問無虛月方解裝而獲所賜教拜捧就凡
榮作謝不復謹好不宣

蒙錄賜諸公唱酬之什布使君 [illegible] 亦以至雪和
篇見遺 [illegible] 奉甚天台自孫興公一賦之後
[illegible] 寂寥無聞詩人已來獨有莊子美 [illegible]
[illegible] 天台賦 [illegible]

某里俗藏錄李邦直雜文數篇秘發如金玉晚讀淇
水集百卷而以蛟螭雜縷蜘為可惜 [illegible]
[illegible] 公為序之 [illegible]

[illegible] 曾與客對七筋稱相 [illegible]

數卒挽而西朝發而夕至也

尚未識面而讀藏詩文 [illegible]
云新詩定傳飛天子計魁梧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山之勝而吾輩之超然獨出於其間遂與此山俱為
不朽也

向聞欲省婦翁於南徐僅得一舟 [illegible]
之駕想欣然為著鞭也 [illegible]
相望二百里立見之喜又隔一江中矣 [illegible]

今遂移牧吳門 [illegible]

過鄉州枉十里 [illegible]

謂中有兒童視蜀山之語為之失笑噴飯

[illegible] 萬一為鄰莉其一舟飽

廖示新篇適有行役舟中改語數過駭嘆不已昔人
琢肝呈稿之苦公集中屢言之所謂撚鬚吟安一字
日夕上下得無笑其拙邪中間數月下門都絕者推
敲字義之未定也羅浮道士以手抵鼻作指玄印訣
時韓公戲之未定是也公詩語妙且馳譽
未已歟為宦者推卜當晦至是
罵得一聲吟安一字未定神
露島日矣敲字佳矣蓋與島
被步出門同玩月光而
花入寒林見句最善文云摹寫
甚妙予因觀張籍贈
聲數句之也
魏元旨談笑而成者固當命島可為詩奴矣
師時同在書局
舍基宿至晨無香排不
聲作今島可具特與
句云曰島可事晨長立
每誦佳句
不果甚繆之罪
奉告具審即日侍奉万福尊公日省
必與識者共之未嘗獨享也
念欲奉課數句致
用一聖應手豁然但此公多怒非養痾之宜
沉之度文有万金產如公者
足慰目前忽剌之後
去體也
廖示試囑讀之如所聞也
便當脫然

與朱提宮　等在此

桑榆晚晚淮南子曰日西垂謂之桑榆之景猶有望也百疾交攻生意索然何況如之其痛即日熹君多慶論語曰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飛州水潦之後彌望生長十卷胡中大帖蕭然如聞小雅天保之閒萬姓盡歡也燕居息閒也先儒古註曰燕閒安處也見十卷胡中大帖遠隱海首加惠衰老伏蒙遠隱謂遠離城市也海首謂臨海之首也加惠謂加惠於己也衰老伏蒙謂衰老之人伏蒙恩惠也不宣

向來燕超謂燕子超越而來也置酒史記高祖本紀置酒高會宮中又漢紀曰酒者所以合歡也運風東坡先生與王定國書曰人生百事如風吹水自然成文但不知風自何來水自何起耳終日觴詠晉王羲之蘭亭詩曰一觴一詠亦足暢敘幽情竹雨王維山中人送客詩曰竹裏行杯樂松間酌露之句以爲恨尚欲尋盟左傳曰八年之閒尋舊盟也而衰憊不給於勤力可爲太息前漢書曰晁錯上書言兵事曰臣竊以爲太息

與然檢李修武書道　十三帖

某啓經月不通好霜冷比佳否某爲掌元卿買羊魚爲歲時問餽之用欲從公假一舟載至西徐也方自貴山歸遣狀草草未及以累紙上扣未宣

某啓昨日不敢拜聞尊旆已聞於左右也即日伏惟動止萬福相望一水之隔未果造謁瞻慕增勞事實得聆興居爲慰竚一臨爲幸也秉燭作謝不盡感悚不宣

門內均慶某更有少服辭陳者欲假月餘可輟否如蒙遣送極副所望也

某啓專介示荅欣承晴寒官居安穩種種煩溷但知頻附舟楫未須遣續馳扣也薛彥不可失此時且望輟假蒙曲折開諭亦不復自外也忽忽具記不果重幅皇恐不宣

某欲趨湖汭上家戚野已斷流輒借一小舟載酒百餘尊山僧野人隨分有以佐歡幸甚徐尊也竹山僧橫賜蜀山經趍家舍旱涸私居種種費力遂至四澗知辱貸謬

眷集均勝欲寄書并紙札數箋於山中須付左右爲公所付則他日無乾沒之患也或啓蒙遣騎貽書喜聆潭況暑佳適旱乾彌年方有饑饉谷米貴五谷不熟曰饑蔬菜不生曰饉盜賊之憂二雨遂沾足想同此慶也不宣

某再啓蒙以潮已馳脫盜賊之憂比佳否某元卿買羊魚爲歲時問餽之用欲從公假一舟載至西徐也方自貴山歸遣狀草草未及以累紙上扣未宣

某啓昨日不敢拜聞尊旆已聞於左右也即日伏惟動止萬福相望一水之隔未果造謁瞻慕增勞事實得聆興居爲慰竚一臨爲幸也秉燭作謝不盡感悚不宣

附来介持上伏望照留
某啓比過荆谿少留遂不拜聞秋高動履佳茶蒙假
船庇等極濟所須第又妨使令感悚不可言也某罪
至霅山吊王壻基左司名蘭而諸卒柔去還狀不盡
區區不宣

某皇恐向許假舟望如約已倍數篇紙札候公
漾遣也得兩舟則蒲所望矣

與李廵檢 論編

少歸荆谿歸領所遺海帖喜承尊復勝常尚村杏花
之約扁舟獨往當扁門閉人而跡事牽留

與張省幹 字

寔不果世事無不然聞
屢有慶吊之役自梁移舟過吳門境上姻黨挽留
彌月方還匆匆裁不獲迎拜使者但極感怏冬序薄寒
伏惟萬福子爲詩語妙絶一時 湯沐少休
即日財成林休假 日數日一
山日財成林休假 日數日一
也 相見撚鬚風度 生辰十四卷
在西湖水石之間 東坡先生
岸 因來發藥草甚

與張宣幹 字

田間遇暮秋被燔灼
虹對月 字見十四卷
江吳之村居懷
一笑之樂 樂論也書與宿儒同實史稱

散大夫致仕安延郎跋國華帶中大夫致仕狀元公呈狀元公呈狀元公諱堂帶中大夫致仕安延郎跋國華帶中大夫致仕狀元公呈狀元公呈狀元公諱堂

年正月下未以疾不赴亭年正月下未以疾不赴亭年正月下未以疾不赴亭年正月下未以疾不赴亭

驗得為孝士親病侍藥不離左右驗得為孝士親病侍藥不離左右驗得為孝士親病侍藥不離左右驗得為孝士親病侍藥不離左右

恭修補扣給掌內外制二制公兼東宮侍讀公兼東宮侍讀恭修補扣給掌內外制二制公兼東宮侍讀公兼東宮侍讀

命自孝士所父祖子皆四世公兼東宮侍讀命自孝士所父祖子皆四世公兼東宮侍讀

一門感愚之榮 投老多病文思衰落方以不稱為懼忽辱

餽愧謝不知所言金鑾落已戊行狀作已辛卯即位辛酉罷酒新第

嘗出臨勸犒圍亦所佩服者東坡先生用白銅束帶謂之玉帶歐公詩云白銅鞮

尚半紅 故物依然重以感塞 東坡先生自惠州還復官過南安軍見之每

為諸生講此研今復見之每為諸生講此研今復見之每為諸生講此研今復見之每為諸生講此研今復見之每

嘆賜銘親筆十數字凡致金帛皆不受端明雅游之 歸欲

故 故也 自歸去來辭中語 因文字薦區區若復貴賂則負愧幽明矣二公嘗啓

封一觀具識厚意之所在今同長歸對來使封識回

紈幸勿再三徒費筆札以 二帖

書

荐拜手帖伏審信宿

故知四信宿也信宿猶再宿也 日信宿漁人浦泛泛

使不敢以十年之戚忘環於一日望公善存護此一

節不果祇拜必辱深諒 勝常又勤道騎曲折已盡開矣

與何排岸 次彭 拜手 問安否即日春和不審鞅力何如屢欲往

哀甚歸田追懷故交貌然在萬里之外不果寓一書

狂尚未伏誅官署在城府故自按指所冀彌谷不宣

○向來客居江外蒙一顧之重 昔有高賢過我門一日傾之三百杯

親之也而顧之也一日傾之三百杯別去又辱貽書存勞滋見久要

聞諸幼吼吼書法與前同則心怖聞如有湯火煉
里門
與韋管教李子平
自足以慰目前也
對亦足以解宣區區又勤
書無要事亦須中黃門開以慰
又出侍姬持觴勸擘珠妙曲
如東坡中秋詞中所云者
所未聞李令感悅也即日暑雨鮮中勝否衰老僅暑
且復杜門
未有如明之
別來便欲馳問而以連夕不寐忽憶慨然
去家既久餘事
過於二伏
可數脩竹千竿
省問無恙
永滋出以故不即遣書
場時雨
正去歲鑿井灌畦之時也
與胡承務名宿
其涼可籍但惡札不脩耳別有委屬不外
向來繫舟津亭再宿
須二樵夫待渡舒軒臣竹千挺
老境日益頹懶方俟暑退遣一開已托海客帶慨何之
言超前
極具審秋暑作勝比得二庵書
之異暖如西徐令傍兩岸中聲
水欲乾矣惡歲如此
坐客皆屬目伯茗紛紛不

祭何必丰（懷義美德德院副院長先生次劉貢父詩韻）

新栗分遺粥縈所須（為來）存錄所謙拜貺銘藏

聲問久不通而兩菴人來聊與居亦足以慰山中

連雪翁淳之寒（先生文集翁淳之北又文集望亂峰移牀擁爐讀若干卷一瓢水角比丹中今日山谷人待亦真名畫公時人目為白眉）又過於山中今日糗春（先生集今十年未舉而耕也飯今日烏飯舉也）更旬日風

日清妍老人可以具舟接暗不晚矣

山蔬珍饋（名山草木狀蔬名土芋俗名蹲鴟）

極副所須此物惟

出於山中每歲市於市（杭州記曰杭州不產其名又載諸州皆有）

不遠左右所遺者（右任見八卷）

又輒之崖窯（石記九九老堂）

益見存省周旋之矣（右任見五卷）

時甘人致此饋亦佳年來已嚴絕猶有德威如故尤

極欣荷也

某歲市新炭於湖狀（任見八卷）而牛山一瓢（先生文集有牛山瓢詩）

輒有新醞二十尊持送真檢領

日念具裝入山一望聲光（任見七卷）

劇略向雪餘伏想休勝兩僧還山輒寓一紙問安否

不宜

為新雖蒙頒（任見）不敢遽遣舟促迫僧又云欲辦矣乃敢以聞（任）賜飲遣臨書惻悱恐

門內萬福某人不別問集輒有紫微泉兩斗（持戒僧）檢領（白孔六帖紫微泉出於陽羨山中泉味甘美能愈百病）

（陽羨山中泉味甘美能愈百病）

（陽羨山中泉味甘美能愈百病）

（

李學士註孫尚書內簡尺牘卷之十六

與鄒承務名陶字志新　四　五帖

某白立秋欲馳一介（鄒氏左氏傳鉏子設杜元凱曰介使也君有其命亦使一介行事李告干寡君事具襄公八年）慢慢至歲盡竟不果今春倚仲（舉明字倚仲）附送公所遺發函乃次魏之書也省書三復聚室驚呼（云記曰中霤呼熱中腸）天之喪予一至此也（論語天喪予天喪予）次魏高才秀出一時（漢公孫弘傳贊曰天下之士雲合霧集各以人事自表而出公孫弘以元光五年徵為博士時年六十餘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則羣臣守職不備故人君舉大事必上考之古而驗於當世設施以為後法弘每開端發語引古譬今曲從其意以順上指）則笑語不妄發止可觀也（漢公孫弘傳贊曰其為人主病不廣大則羣臣守職不備故人君舉大事必上考之古而驗於當世設施以為後法弘每開端發語引古譬今曲從其意以順上指）博行益高（漢公孫弘傳贊曰其為人主病不廣大則羣臣守職不備故人君舉大事必上考之古而驗於當世設施以為後法弘每開端發語引古譬今曲從其意以順上指）謂當起家繼先公侍御之後（次魏嘗為監察御史）而閉門屏居（漢公孫弘傳贊曰其為人主病不廣大則羣臣守職不備故人君舉大事必上考之古而驗於當世設施以為後法弘每開端發語引古譬今曲從其意以順上指）掩不可復將已乎（扣差一夫隨二僕至鄉縣歸時附納也）

累得書欲售陳楙田幸甚（景去七十無幾如次翁盛年已先朝露（禮曲禮不曰奔喪）不謂衰老猶在世間所以汲汲欲舍之為（俱郭二頃之計（史記蘇秦曰使我有郭外二頃田）遺二夫致次魏薄尉（晉書吏部郎缺用人之權薄尉如此）頃得報以懷資（今因得報以懷資為歸）傷血氣為諸郎之憂也不宜（論語原憲曰傷之者憂也）

原頃者不落江外次魏頓存（特厚俯仰十五年遂陽（晉劉琨與盧諶書云親舊凋落十喪其九俯仰之間已為陳跡）存沒而相望二千里不獲攻一哀今欽僧顯清者（晉書王濛字仲祖小字阿奴濛清和善談論與劉惔齊名）其歸猶未見告旬日後致餉以別（晉書王濛字仲祖小字阿奴濛清和善談論與劉惔齊名）悼次魏之亡（晉書王濛字仲祖小字阿奴濛清和善談論與劉惔齊名）悼不自勝（晉書王濛字仲祖小字阿奴濛清和善談論與劉惔齊名）奈何（晉書王濛字仲祖小字阿奴濛清和善談論與劉惔齊名）奈何（晉書王濛字仲祖小字阿奴濛清和善談論與劉惔齊名）

與志新報問惜至（晉書王濛字仲祖小字阿奴濛清和善談論與劉惔齊名）重念公孝矣不當以亡益之悲

不能奈儻令大家信室尽徙城郭亦清野之遺意庶
幾少弭矣公門內有小弱一篇終於夜半倉卒之中
悔將何及孰如城居真狀區區至祝幸毋忽忽
次魏除喪矣悼念至今猶未去心所幸四男子已足
慰父之書乃翁為不云秦
想志新用此亦少慰也景三月中適李氏女子得疾
不可治裝老祖犢愦無以為心而妻母計音踵來舍弟小愈
危疾今幸小間而館二豎弥月猶未遣投老殘年多
故如此遣潮忽忽

與趙解元 名不知字若訥

奉告喜承戒體清安慕門內多故裹老勤力治益於
奉祭醫藥之間 年來多故裹老五六十歲一青衿耳
初欲馳告而道眼所照 如東風射馬耳
故不復云云也

藏記久不馳遣遂無籍口 東陵之動以籍其口
清老館瞿方丈八日使令四五輩連名請謁 向來
者寢唯某大夠 先生門下之謂為主賓者
疏拙衰頹益不能
臨疏揖衰頹伐樹削迹招不容於世 莊暴方
靈却與勤廻俗駕之意 而山

集341-430

此勝因中公屬令人欲以文字言語刻留山中此記所載已大概甚非紫頴先生[illegible]

不宜

與建康潤源文老

向蒙錫杖遠臨[illegible]殊慙久闊示書[illegible]安隱[illegible]

[illegible]資恐犯惜汝閉看之戒[illegible]

[illegible]別人[illegible]漆數楹以寄[illegible]而悔之何時接奉臨書惘然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虎丘 [illegible] 奉告伏惟尊者 [illegible] 休佳如聞學者立坐下數百人 [illegible] 鼎盛 [illegible] 與平江秀峯妙空佛海長老 [illegible] 三帖 [illegible] 此殆楚擾月之指所在也 [illegible] 禪棉 [illegible] 某啓比遣問忽忽最 [illegible] 來出蒼海累紙翰墨之光燦然溢目無一點老人衰憊之氣 [illegible] 開讀三反 [illegible]

[illegible] 永興之 [illegible] 其向清良 [illegible] 象先 [illegible] 其 [illegible] 尚書為郎遷遂持節管百 [illegible] 非非見為 [illegible] 事 [illegible] 過則不敢當 [illegible] 某再啓適觀草聖 [illegible] 書之紙尾 [illegible] 而以綢繆為懇 [illegible] 最師字

而久未果第山靈地主 [illegible] 某欲具小舟一 [illegible] 謙俗駕必借此願也 [illegible] 某再啓靈鑑 [illegible] 不宣 [illegible] 龍象所棲 [illegible] 山門史數十年兼并乾沒之弘 [illegible] 比公祭禁 [illegible] 智積毀廬 [illegible] 又得以文字 [illegible] 紀述歲月若伯昔之因也 [illegible] 千文 [illegible] 語之 [illegible] 嘆之餘輒作數 [illegible]

晝已分公一派東坡流士文之可書物論谷僧作此曰李何白
大夫吾里一所一所近 詩話不凡亦不在近世名編之下
作先生城可往未之 東坡先生書東公公堂公倫與公翁新
老將家風固自應尔也 作頌皇恐
和是一利世事
者此寺當盛衰

與標公閘梨 智標 三帖

示問喜承體力欣安慶貧瓜拜既於暑中洗渴肺剖
相切稱當除疾先生重請二日
寺僧此人明論田何上力黃
而至諒公之力為多也午暑駝報草草未宣
甘瓜之美除煩去膩拜賜欣感比期 詩在天寧大
不弟 重數院遂作左勇香爐作

別去又見徂暑折簡喜聞動止宜適使君閔雨應乐



與妙印大師

別去聊時老病不果相聞但有傾遡寓懇四大安暗
迎 作見何老府云此事多此事處此一自自
上云至此 龜要家舍重勤臨過存殁被賜矣參以懽
中閣 飯已令超宗陪扶穫入山也不宜

與常州宜興洞知觀 四帖

集啓上家之役未果馳見晨起伏惟安隱來日欲攀
家一覩洞府之勝納錢頻市揮具蔬食因得少款頻
淺忽恕罪甚

比蒙臨存 前事書啟敏助修門
特謝意二帝覽為顏師 大慈竦企 前懷史家
書此日海 雨餘 力何 如某後月有葬送之



役欲從公借兩肩輿入山如蒙報遣併乞四夫十六
日晚同至候曉事竟即令負之以歸不至差早也獸
事 此見十五卷 作頌皇恐
非宜數啟

小舟次淡橋勞冗未果馳見雨餘伏惟清勝尚閑李
君美留作一車輦致神像今恐半洗石板至龍山幸恕僭易也靈一師同此致意
適勤重駒殊厭塵思曉寒伏惟力康寧 書歲龍歸九
五福一日歲
寧某以冗舍 舍舊即此何 安慰即舊舍之舍時
從公借兩烏幀 幀一日切 營作如家假遣仍乞兩夫護其
行高勞白飯不敢略也 桂玉 牙集會實統御入春矣行日宜作
勇佛服活之 女日寒 馬留 名日此 花老公 乳兒為
如此 上人 知与詩 所謂 一 別其 駒向 意

一紙私懇不須外答

# 撙齋先生緣督集十二卷

（宋）曾丰撰（明）曾自明輯

明萬曆十一年曾自明講刻本

緣督集二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曾丰撰。丰字幼度、樂安人。乾道五年進士。官至知德慶府事。與德秀幼嘗受學於丰、及執政、奏取其集入崇文四部。當時嘗版行於世。歲久不傳。元元統間、丰五世孫德安購其遺集、得四十卷、翰林學士虞集爲之敘。謂其氣剛而義嚴、辭直而理勝、有得於易之奇、詩之葩。其文今見道園學古錄中。然當時欲授梓不果。至明嘉靖間、詹事講始選錄十有二卷、刻於宣城。卷末有萬鈺後序、稱摘其尤者存之。今觀所分諸體、如五言排律類中惟有排律一二首、餘皆五言古詩。七言排律類中皆七言古詩。是古今體且不能辨、其去取乖謬大概可知。蓋事講從羅洪先游、日以討論心學爲事。文章一道、非所深研。遂使丰之菁華、反因此選而散佚殊堪惋惜。惟永樂大典編自明初、尚見丰之原集。其所收錄、較刊本多至數倍。今據以增補、乃裒然巨觀。佚而復存、亦云幸矣。丰仕蹟不顯、頗以著述自負。集中如六經論之類、根柢深邃、得馬鄭諸儒所未發。其他詩文雖間有好奇之癖、要皆有物之言、非膚淺者所可企及。亦南宋一作者也。丰晚年築室、自號曰撙齋。故是編一名撙齋集。見於宋史藝文志。今從虞集所序、仍以緣督爲名。集序稱凡四十卷、而宋志乃作十四卷、蓋刊刻傳寫、誤倒其文。今原目不可復睹、謹據所存各體、以類區分、共釐爲二十卷。

重刊緣督集序

太傅齋魯先生詩文號緣督集自參知政事引山真公奏上板行于世遺有元時五世孫德安欲再板行未果今九世孫緒端判行之先生名丰字幼廢初為廬陵人後割地瘢縣則為樂安人登

仕至明敎大夫德慶路儒學正學也厥後元統中監邑燮理溥化詢求遺書得先生文集四十卷廣邵菴學士為之序

國朝洪武初元進士鏤閒何先生題跋有

朝廷方禁道學士君子惟白順其中一

緣督之名得無意乎先生既歿真公誌其墓屬引其孫嘉蔭補為節度推官又刊行緣督集蓋公少嘗受業于門感先生啓發其

原缺

詩自乾道己丑登進士至今正統甲子二百七十六年矣先生之文不至湮沒者後學之子孫保之柳亦神明之所護歟緒端今所購凡目錄四卷其中所存頌賦雜著二十八卷遺失序記墓銘一十二卷即完而篇缺若為可惜然一章一句足以觀造化之妙矣以多為貴公胃先生氣劉而義嚴辭直而理賦脉有得於易之之施斯言至矣後學豈容有所窺測也端家學淵源篤志揚先祖之美而其其及梢賢以相其成俱可謂賢矣其他出力贊助者則載於緒端所自述云

正統九年甲子歲正月望日前永樂甲申賜同進士出身邑人素菴黃陽書

緣督集目錄

卷之一
頌二首
表五首
疏二首
楚詞三首
擬雅六首
賦四首

卷之二
五言排律十首

緣督集目錄

七言排律十七首

卷之三
五言律詩三十七首
七言律詩二十首
七言絕句十一首

卷之四
啓二十四首

卷之五
書十首

卷之六

策問七首
卷之七 論七首
卷之八 論七首
卷之九 序十一首
卷之十 記十五首
卷之十一 跋五首
卷之十二 雜著 跋四首 青詞五首 說一首 贊一首 銘四首 附錄七首
墓誌銘五首
文六首



緣督集卷之十 元集
宋勝業金魚袋樂安會幸幼度 著
參知政事門人西山真德秀 奏行
朝廉州府學教授十世孫自明 輯
臨淮教諭十三世孫繼武 編
邑人後學曆事講明甫 校刊

頌

紹興導榮兩朝內禪頌 并序

紹興三十有二年六月丙子 高宗皇帝奉詔內禪 孝宗皇帝有若干年二月壬戌



壽皇聖帝有詔內禪百官萬姓驚見交喜相與
奔走以前禪無聞也堯舜以後至五代間有之求
得其正則數千年間未嘗一見焉 見馬春今
兩朝垂三十年
內禪至再以
父子繼體之親為堯舜超世之舉煊前赫後
盛德事也實為
社稷無疆之休華夷莫大之慶臣生萬幸遭際重
照靜言述思堯八十九歲禪于舜
高宗之禪與堯等而先於堯凡三十三歲舜九十

六歲禪於禹
壽皇之禪於舜等而先於舜亦三十歲舜之禪視
堯後凡七歲
壽皇之禪視
高宗亦後七歲時數都哉亘千載世莫之及矣
父堯而子舜其位俱禪一可頌也其禪俱先二可
頌也其先於堯舜俱三十歲三可頌也其相先後
皆可頌也堯舜祖於賢而已
兩朝又俱得
聖子而禪之五可頌也臣誠權誠忭頓首頓首



為頌其詞曰

維堯則天與天同大俯視九州細於一谷挈以畀
舜
超然自遁維舜則堯與堯同高俯視四海細於一毫
挈以畀禹熙然自陶堯舜之禪允矣嘉獨若稽厥齡
或耄攸趣洪惟
高宗纘五十六遷行舜事有斷于獨洪惟
壽皇纘六十三遷行舜事不謀于僉未勤于勤先羞
其悟功成身退道與天參聖人視天遞進遞退進退
俱休　堯舜之運於赫
兩朝德宏

此退之晁補之退之遲遲容可及晁說之相禹不遑寧止
國蘗等謂大嫩
彼傳之賢



此傳之子賢容可求
子乾祐只傳子若賢一出於天天固與子尤人所便
便而退者榮具慶全退晁若遲一間於數數固與晁
尤人所羞羞而得之榮全慶具
晁於
堯鯀三十三年獨不一後獨不一先
兩朝胥合時乃自然舜後於堯七歲而禪胡為商務

匪有攸戀不欲與堯匹休齊善
壽皇禪意蓋與
堯俱所後七年匪跡是拘不期而同自然之符
高宗禪時久暘忽雨應云何
恩洽以溥
壽皇禪時久雨忽暘暘應云何
德輝以光得天之應誕彰孔盛
新皇丕承命為
三聖
用牲于廟靡靈弗歆式昭

新皇上合
天心決政于堂靡懷弗暢式昭
新皇下符
人望
天人同歸欲逃莫從雖
父傳
子亶為至公漢唐豈無揖遜之主非出本心未為盛
舉倚
三聖君真堯舜禹
三聖一家累洽



聖華前未之有後無以加小臣歐頌大而非孝奉
孝宗皇帝聖旨
賜紫金魚袋權發遣德慶軍府事
修文立武頌并序
試哉頌瓊公祝卿宗室也上為文上與上同止
弋為武弋射也楚子曰止戈為武未也孫矢也以止弋則弋可知之以
威天下非弋不暗冠冕擁彼關矢攖吾
逆放焉慶元五年西黎高黎語音
控弦害其鋒音矣曾是圉悛明年公來遁所以然
曰不在彼此失其紀我其紀之禮義無恥表是國
都刑于田里驕驁者馴堯切居號
笑詼技寫狄切長
狙狄切矢直東南
強封廼乘其會倏降乞容
亥南黎阯丁酉東黎
降七月庚午西黎降惠然慶
之所為作也公曰歸福于三祭以黎
修文立武出文修之一武立之故不動變其詞曰
夷為華歸福于祭以黎
于丁黎猾亏反自摛亏置元后天覆無我若汝亏董
尒倏登吾天序亏九法筏筏音
勃其鑒亏誰又我龍
魯語亏爾校傳相謹勿闕而
胡官切也而軒亏居言切盛亏勿閺而
楚屈加楚也韜力冊切載亏公
箋力南落侯二龍書載
以我那之義逆其禹貢

以自嬰音予謂師試哉公予丁黎猖音予反自搶尸切庳予亶元老地載無我若人予麾爾校迪吾天倫予三綱几几廉其隊直珍切予誰又我鬩匹賓切爭亂也予爾黎傳相告勿攄音而蠲徒玄切予勿抉而箴扶福切失福也予勿掀而鞬音輦無顯切車也猵五泰切箝音鉗書祿切上校也予格爾黎寤吾天理予五常炳炳劼其彝又我予虧吾伍傳相號勿神敬音予勿綀充善切帶也而轑力雕切車也予勿紓而醫於計切盛饌音戢徒木切篡切予黎

上其乂而往切自止其乞代逞其虹附以自陶予謂降也

修文立武三章章七句三章章五句

## 表

代但大夫自廣東憲除廣西漕又易廣東漕到任謝表

代廣東常平賀會慶節表

代廣東漕賀會慶節表

代廣東漕賀登極表

代廣東漕賀冬至表

代廣東漕賀正旦表

代廣東漕賀天申節表

代廣東漕賀皇太子生辰表

代廣東漕賀皇太子冠禮表

代廣東漕賀皇太子納妃表

代廣東漕賀皇太子受冊寶表

代廣東漕賀皇太子受冊寶表

代廣東漕賀皇太子受冊寶

代彭中散自廣東漕移廣西謝表

季節從天將輸東部疏思易地飛餉西陲等是畀以
憑南得之出於望外可謂之幸兆酬所私臣某中謝
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御衆以寬使人也器曲取採更之熟輕分
論遣之華秩服寵榮用鞭罷鈍先及期而度嶺後關
命而改轅統至九韶觀民風之未審亟趍五管宣德
意之有休凡課田租一資兵糗他寧乏用斷勿橫征
無都不閣宿逋有詔宜寬新賦人民受賜定詣足食
之謀臣子報君更盡於裕農之職



知德慶府到任謝表

叠闕騰章言堪試郡晃旒委聽詔使牧民非以常法
與焉實為誤
恩可也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南縣粵壤中介
晉康山川勢壓於炎州蘊藏王氣天地意歸於
高廟開關潛藩大運為之復昌土風頼以增重誰其
可守臣也何人少竊儒科學未足以充其志六更吏
職杜奠事乎將以勳一點幽而退巡復使過則知勉
惟道自副與天相似其指一萬戶無德色所給二千
石何容心祿厚難酬敢為不事事者民導易治可以

無為為之政敷行於當然農桑動則足矣拔貳為長
若為稱乾坤之私化頑成仁其或塞宵旰之望他無
易此終不替初



代廣東漕會慶節疏
鳴社在晨協應千齡之壽呼嵩稱慶同傾萬國之心
人謌歸依仰伸頌詠伏願
皇帝陛下允臻於穆長享丕平為不動尊與山河而
同固得無量壽後天地而常存

聖節疏

資陽紀月潛融天地之和誕
聖應期溥贊國家之
喜宜隆仰止忭蹈以之切以曆數有歸乾坤不息瑞
翁千齡之氣葛作流虹惟勝萬國之聲形為舞獸臣
忝聯散秩幸際休辰寅捧玉卮阻厠衆星之拱遙瞻
金闕同伸中岳之呼

楚詞

祀蚕先弁序
人以蚕兮為衣蚕以桑兮為糧柞樸棘樂豈無葉
兮可食之今蚕嗅矣訖不嘗是以未即治蚕先期
治桑或問蚕祖則曰圖客之妻吳縣之婦抑嘗改

之赤帝之女學道得仙業于桑樹憑桑而靈事本
者胙夫人生理繫桑與農寒衣乏饑食用興乏功
同通郡縣祀稷為於農有功彼蚕先雖未蹙目
后外其躯崇厥功同其祀異幾何不與世之所謂
受施而忘報者類大事雖乎文拘曠禮可以義起
祀彼蚕先由吾家始又從而為聲詩以相傳庶幾
遍區夏而皆祀其詞曰　旦穀乎辰剛聿蠲粢乎
香以莊孔恒乎再摻音摯庶奉乎三迎將飛庶福乎
流者以清赤松洒乎滌者以涼靈之來嫮乎若翔
乎土靈之下婉婉乎若倚乎傍靈之趨蹌蹌乎若參
乎前靈之坐盤盤乎若裾乎中央乃徵其大宰脩以
乎靡餚餴桑乎腎肉膾鼠腦膍乎糜御靈其時只勿
虛我俶只世傳沙宅乎玄地泥屋乎壬方衆種商舍
桑乎消長惟靈乎弛張紛再登三熟與四出信吉利
而蓋故常雅志乎蚕事匪徒製乎已之裝綵吾欲繫
衆乎俾不折蘭吾欲投火乎俾不傷于以試乎允哉
驗胎將補乎舜衮靈其烟只勿虛我景只翬有種蛾
有秧圓嶠乎色黑寒國乎色蒼綵一指乎大繭一尺
乎長蚕有乎彼異何當畀乎千斯箱靈其佽只勿虛



我企只

乞如願、

兩午歲首有商叟過余曰如願叟叟髮醜也逸不知
其姓其或曰喜毋之女歡伯之婦得自青洪君之手
至自彭澤湖之口與音奉乎聖左姥承乎叟右叟歟
乎授以豐叟薄乎授以厚假非玄女橫縱乎坤六倒
顛乎乾九安能轉叟之凡百諸為一切耦乎委以赤
心期之白首款於晨興潛以形走門有守戶有候其
故縱之宇候是答守墨候荼曜胎嗟吁奉職警梱曷
嘗少踈猶疑未獲未出而廬爰搜爰索迺顧迺爭則
趦趄趑趄闖於東窗模模糊糊霧於紫姑彼紫姑者
能文知書叟不識字勢難動渠公善形容以乞焉彼
宜響應以歸歟喜不自禁則節文而為歆音曰來紫
姑識音甘有乎松糖糕音以乎賜餳紫姑來下盼余
饗識辛有乎椒酴糕以乎葱餚紫姑來下盼余馥識
淡乎有桃酴糕以乎栢飴紫姑來盼余酏音識三薰
乎三酌夫有懇乎其牧昧久求如願乎顧玄在幾為
余乎割愛識來紫姑伊嫠且媧音識凡借顏色饒毘
贊識厥有李赤隙讓范雎識若乃鬼殘彼非刑餘識
彼所有若所無緩急自可相須識詎必如願而弗以

乞余誡羌紫姑形不露胠音而有影若柵殆余授邪羌如頭聲不露胠音而有影若柵殆余授邪其願貴或願富邪貴豈能玉余骨使莫窮富豈能氷余肉使不臭邪文章可傳金石不朽要貴其精須臾以久余心所願汝假之壽應聲譆詛似曰有肴

祀南海神

赤精炎官兮神一靈兮幻只鴻澤麗施兮神一念兮胠只上清委照兮神功行兮簡只浩刼猶少兮神慶休兮綿只太虛窈窕兮神徜徉兮栖只頻海砂瀰兮神漫浪兮傷只沆瀣音滇滓兮神周白兮飫只肥腯芬薌兮神貺何兮肸只昏頓顙冥兮神惻怛兮矜只顛連號呼兮神恍惚兮降只下只押偎嫶音嫶兮神恢恢兮浩只謳曰裳兮景只有衰兮監只有蹇嘉斯殺兮羅只有音斯酸兮酌只神兮歆只有皎斯皦兮翔只

擬雅

濰之水

濰之水濰者離也居官不得行其志思與濰水俱離此以去焉

濰之水浮兮粗資以汰濰之水激兮頑資以淬濰之水清兮垢資以濡濰之水也胡為乎東而西其會永言西大不渤而滙音會靡資弗東其邁永言西隘不颳而瀕靡資弗孔之慨遘閔凶功不遂寧閔罪誰謂匪註又誰謂與悔雖哉雖哉閔云忽音哉寧閔云憨哉閔云快哉寧閔云駭哉

遣歸遣而

我歸遣兩為王事也恩重身輕無尤怨之心焉冀我暇食食乎公庾我歸遣兩我不以為苦也冀乎我在公宇我歸遣兩我不以為苦也冀乎我居乎公宇我歸遇兩我不以為苦也

九月

九月壽遂公宋室也於敖為老陽老陽應時老人應期自然之符也

九月庚庚金風颼颼音菊之有之強名玉精九月庚庚玉露冷菊之有之強名玉英精英于菊薄界其蘊公子精英衰其大成精英尤結霜宴之折小宇女節公生烈烈精英倏凝霜宴之凌小宇女堊公生亭亭女堊曰咄嗟其自掇涵濡天渥吾不如女檗女檗

曰嗟儂其自考漸寢音天和吾不如女華彼女華若有都其色公所養兮亦孔之澤彼女華若有都其香公所立兮亦孔之芳彼女華者有都其味公所謂兮亦孔之六月摘棃旺棗伊遲菊花中兮有神有奇于以郊艾寧復云者八月摘稻旺遲伊黍菊在中兮有化有造于以郊老寧復云老既流之後未望之先有誕初度有秩初遊公呼子孫爾來吾前有龜勿他酳惟菊可以酒飲之長壽有膳勿他烹維菊可以羹飡之長生飲少輒酣飡少輒飫公舉其步謂殆神助客攬其屨謂殆仙去惠然肯臨永與國為柱

有檠

有檠為盈公微發也公得玉檠以其似道而酷愛之人莫測其意故作是詩焉

春風穆穆有檠若鑿音鐲玉公昕既予忘餉春雨滂滂有檠若琳八出若滇既挺既參孰點之金公昕既予忘餉八表一裹蓋九疇之云爾英須如之亦孔之薄九疇之中屹其皇極彼孔薄然英須如之亦孔之濃九疇之中屹其皇極彼孔濃予中兮獨屹九州之中兮獨





神公賦詩兮意發其真陶情歸性與華同純純極兮生白白極兮招涅緇入太素文反於質馴歸太玄白炯黑公同乎造物

公邁何邁

公邁何邁送大學尚書劉公帥蜀還朝線過家又帥潭也

公之西矣蜀人是喜音鐐都人是詈詔予華衮函哉來朝彩熊既稅彩鵰既發月邁歲邁逡其未達都人曰嗟吾國君師欲斁欲為未得良吐公何歸邁 公之東矣蜀人是懇詔予油幢函哉往駿烈城

既傾列騎既迎日徘日徊倘其來行潭人曰喚語吾
家耋孺不襦不褲莫能畧顧公何來暮　公之南矣
潭人是抔洪人是留議奪朱幡函哉還休御者既剔
餒者既輗俄駛頃驅僄音票其來迓洪人曰嗚音烏吾主
山川有貞有仙可伴長年公遹何遄
右公遹何遄三章章十四句

續南有嘉魚
續南有嘉魚為無實有名又自戚者作也
維離之方維雨之穴誰幽爾宅自濡自涿惟性是適
興汨俱入莫其厝翼亦孔之黠



維夏之時維孟之月誰浪爾跡于哺于歠惟物是謀
與潛俱出莫稅其罩亦孔之拙
可昌我齡柰何薄味徒爾休聲迺氏傾意獻人動情
鮭彼相欺以機械亦由自暴其神靈彼名有累亏彼
生吾生奚用亏吾名
右二章章八句一章章十四句

賦

蠹書魚賦

噫嗟曾子貧哉其家猗富哉其書粤昔走帝鄉而于



楙時爰子書御作疹棄而長去而歸楙亟半期其有
孚二日發寫出書將事啟楼而莫能畧顧公何來暮　公之南矣
陰潔將酒掾楙慢哦木相歡頃驅僄音票其來迓休御者既剔
嘉再考推倚有梅焉曰歟和前倨訊問其棄曰
微乎女之親國事爰之艱爾爭爾角薦爾匪匪匪匪胡為乎設尔罾吾之糊落而盈
賊吾北盍之盧詞熟雖迭興讓按三尺與凡章倚匪匪匪匪角薦爾
髮不延數女之罪顧女嚴然之爾爭爾角薦爾匪匪匪匪胡為乎設尔罾吾之糊落而盈
洋劇以戮女女其何辭以對余若其聯聯即關女以將
日新之途不則來不貸女之命於演史魚也哀而生

剔天下之肌膚李斯事苟壞先王之法慶鎬書決壞里之差初者起於跬步不然胡不見異子悲絲突知所措楊朱泣岐徬徨四顧原二子之初心豈欲無君無父也耶由是觀之盡公之書彼孟嘗其充者也公不鋤而去而獨歸咎於我何歟縱云在我蓋出於誤於法待當誅於情待可恕魯子舉而驚曰吁女之不幸待至此哉宜其為人之憎惡安得聖人出而鋮其受病之處苦者菩薩原壞之禁也必至於為晉為梁故孔子為之援其根之固師商之禁也必至於為楊為墨故孔子為之開其所未喻嘻女盡書魚待惜乎不孔



子之遇顏我雖非孔子待焉忍坐踣其僵仆爾盡書魚柔吾語女道學有捷法聖門有真趣軻也豈盡信乎書參乎惟一唯之悟證今而追尒能糟粕之捐待醇全之茹則不惟前非之可贖待自得之學云庶不然豈獨為人之憎惡而已哉甚則又重遺其擊柿也魚謝而退魯子歸而嘆曰悲哉魚之盡吾書也不過乎文字之殘人之為魚也併乎其道之歎吾為之懼故為之賦

墨竹賦中都員光祖所寫

我家江南種竹逍屋西僑于京無竹而俗欣見節



吐墨為竹不根而萌不笋而華盤拏頃秉生地成

不籍而節不苞而葉邊巡之間神造鬼設謂春瀟瀟

外蓊其形謂冬凋邪中益其猗儺灑灑蒙蒙滇滇

未露露乎若煙無風雨乎若聲顫壁間數竿乎之可

意與眉上千畝而爭清拔我汨汨納諸冷冷府寺之

聊既滄而復榮利名之骨久醉而忽醒惟竹太孤孰

同保社屋馴栖而思凝鶴矯立而神化有固可嘉無

美足詩所少七賢坐於其下七賢面目今莫識者視

我形骸隨意而寫置之竹間以伴瀟洒毋謂今人之

宋古安知真相之非假

桂巖賦

運使馬少卿于應事東歸山植桂其下揭曰桂岩賦為發揚妙致作也

陽星之精再入于月故月窟無凡植棟乃可切桂樹之婆娑夜影耿兮燈徹月桂之種下墮于粤故粤壤無凡茁翁桂嶺之蕙蒼秋香樸兮清絶桂嶺之別是為羅浮下有岩兮磅礴上有桂兮翠蓊花繽繽多燦夜葉蓁蓁兮鬱秋小言之廣東之蓬島大言之江南之瀛洲有儒兮異境執移實兮公之屏天花開於夏巡后宴拔乎儕頃不墨不素焉出序中之真非水非

鏡照見天上之影豈公身遊月宮手攀桂華心欲得之而植于家決暴嘶其棘望舒擯其并梭之使歸種為生涯者耶曰不然公有斧修月莫指其瘢公有石補天莫捫其鏤連根斫柱搘乘修月之餘平地起山一出補天之暇元勳尚爾其少稍妙用報孤其環偕左擘天台之崖右搴合浦之滓斬雲根與烟苗幻風軒與雨榭五丁猶服其敏強六子不辭其貞假使鼻望舒公何彼惜或曰岱輿之巔羽人所舍厥植有柱其蔕無債于衆孝雖珠而牝璣香秘秘孕僕補而奴爵公聞之圖詣冤觀躍成柱寫叱麥娥孕疾趨麾



禺疆孕橫跨挾彼岱輿而西頓于墻屋之下夫如是則盤古公徒巨靈公亞山川錄我而峙流草木自吾而榮謝凡圄氣形率歸造化夫脩月與補天又特公之細者也雖然至人無我大道同流寓意出機猶未免混沌之鑿厄身內景得無損汗漫之遊孟瑄素公當丸弄而笁戲豈真為蜩掀而冤摳紲自今扶尼柱於無底絙地維于召周舉手戴山之力大誠橫身眷河之志畢酬嚴府而恩冗告玉皇而歸休覩戚說舊勞苦諸諏公其倒瀛澤於囊中循岱輿於掌頭以

示之謂吾生宦遊之所滿拾而飽收者如此而已若其笑乎不哉

## 海桐賦 壽溫公

南極清老人明秋屢霄碌碌承謙對切重也重濱化作石貸流為生涯者耶曰不然公有斧修月莫指其瘢公有石補天莫捫其鏤連根斫柱搘乘修月之餘平地起山一出補天之暇元勳尚爾其少稍妙用報孤其環偕左擘天台之崖右搴合浦之滓斬雲根與烟苗幻風軒與雨榭五丁猶服其敏強六子不辭其貞假使鼻望舒公何彼惜或曰岱輿之巔羽人所舍厥植有柱其蔕無債于衆孝雖珠而牝璣香秘秘孕僕補而奴爵公聞之圖詣冤觀躍成柱寫叱麥娥孕疾趨麾



青契若曦普懽如平生錫平園于不獨往問訊華隱于先登方將及身之孫卓冷相襲爵而上青冥也坐客俱驚起擯公謾非咀輕舉有衰老成何當脩番上為朝廷之重下為州里之榮公夠客于以情客壽公于以誠有木名榆受氣玉衡壹哉彼桐星氣簇也惟鍾於桐物中之亭亭故鍾於公人中之錚錚有士姓李受氣長庚壹哉我公星之精故公於人乃人之英泥氣凝也惟公於星蓋星之光迸艾還孩及嬰華昏之城空尤冊田與造化爭卻老逃嬉行忘其為長生一卷終

同之加恬寢愉與娛坐

詩

五言排律

賀皇太子生日見輪墨全書

運轉黃河舊波澄少海清葩籞浮喜氣蘭殿滿歡聲
岐嶷親王表聰明左右驚英姿涵玉裕冊禮建金甥
入省龍樓晚歸休鶴禁晴講筵心會通宸宛禮通情
誕日恰諠譁儲建瑞彩盈　兩宮延具渥六俯舜儀
輕靜念孤蹤遠曹叨四友榮尚稽陪用綺達祝壽簽
鏗

自是妾之罪

妾生昭君村國色所少遠固羞着紅紫亦願傅粉黛
少時母教嚴稍稍攻組繪針機參大玄綫遺得三昧
坐貧姑貿遷不就村市儈謁去長安遊幾入未央賣
其如主市司所好與妾背一金陽不醜翻謂索價大



求言妾所挾未遒美無對猶欺西蜀錦豈數南海貝
厭價誠不廉其理獨何在況妾雖索價似亦非分外
甚不委自然於妾無利害古女不尚工肯犯出閫戒
追思妾初謀輕發良獨悔稚負傾城姿來為倚市態
人得賤賒之自是妾之罪

勘客

勘禽思夜林勘客思夜衾夜衾良獨薄夜林深暖氣
難衾薄寒風侵氣暖猶北翼風寒更孤簪猶敢謂勘客
曾不如勘禽

題會昌蕭帝巖

出門疑浪迹轉眼逢傑觀山斗路將窮脚欵行小於
信節捫石根恍若得一間峪峭欲上吞犖池疑始判
堂期欵擘開或者雷劈斷洞轉一曲關躋遺鬼為棧
題岩百仞餘僧巧屋其半其旁磊蒼崖其下鏟碧澗
掌迴若相朝水澆若相喚籬針百年枝松剔千尺榦
潘支鱗逆生鑿孔根倒貫三十六洞天往往此其冠
或傳帝所栖其說涉漫漶意古隱者徒僑此避秦亂
圖棋或著書不覺歲月換斷編何處藏但有竹可汗
殘局何年終但有柯欲爛疑姑置之杯酒酹賞歎
移之家山旁破醜視淨宜上弧乞鑑湖故事吾可援

悠悠天聽高此計卒未辦意外今獲茲巾幘可小岸況在大化中靦好俱是幻有暇得嬉娛孰遊非汗漫

遊桃花臺寺僧指似葛仙翁煉丹處

昔為仙翁宅今作梵氏家桃花大裕生鐘老安取耶物元出平等人自分品蓋我來與時遠有桃都無花舊來花片紅散落為流霞中有結實者往往成丹砂仙人食之餘鷄犬爭輒譁翔鸞夕霄漢廢駕空塵沙殆欲從之遊龍鬚不容攀擬作武陵記恐謂漁父奪

小憩月華寺問智藥眉山兩公遺跡

盤碧老上人晚烟起春芽

韶溪經其前漕溪繞其背峥嵘兩溪間月華得吾輩

巘山不知誰立屋已忘代寺碑兵火餘斷石猶未盡

始得智藥公與法作無礙果題烟煤中殘墨猶未敗

始得眉山公與寺為不壞餘詩讀贊疣滿壁空鮮芥

我生遥百年來與眉山背鳥為嬌人聲山作傲物態

老大堂頭僧曾受智藥戒試從言下挑要看急中對

寺以月華名中包法沙界方當月未生敢問華安在

得月而忘華堂頭大機械更和月也忘始出機械外

謝葉英州惠石山更託舉至絶品者

梅雨酣夜眠梶風谿朝起應門疾傳聲外有孝娥氏



忻負小峥嶸云自西北至浣撒出問誰乃拜公所餽

太行王屋山轉徙到窓几異草根倒盤混沌竅中啓

歸墟孔通神濺濺瀑痕沈西生大丈夫二老古君子

識面渭然從豈料不我彼一見三和之琤若相諾唯

然閒與之俱膚洗吝與鄙相愛至忘形相期至沒齒

山容若巽辭猶有勝於已漏洒舊主人惟性無所嗜

陰星拾宋都淳蘑收泗水尺寸靡不玲要作補天計

適分上帝符来守真陽墨山使聽指揮石侯擬供具

三間敝齡齋四壁羅王峙況綆下車初貢者来未已

新傳渤海東五山失其二神牛驅六丁挾送西大裹

風骨天下寺非直我輩比聞之喜欲狂帳莫立勺於

千金堂容螳再贖那得忌偷興第一峯割愛良不易

員嶠孟次之何當便分似

贈別曲江貢士李安之五羊相訪

南中今士風似不如古厚我来長杜門無日無人扣

繩頭利相關蛩足爭屑就夫君何為哉所見乃獨否

曳裾投長箋過眼驚大手賡空一鑪薰細與勘閒鈕

鋒芒已細磨筋骨猶欠揉舜風久衰精韶石俄茁秀

蔚為曲江公未有繼其後君姑事文章亦可傳不朽

小徒為秦張大止到韓柳緬焉洙泗間道統相受授

默破石頭機塞斷天下口三傳至孟軻軻死寂寥久
我少有志馬老來曉易夠田頭萬物初看眇諸子右
乾坤化氣形火者水之婦語孟發乾坤綸者關之壯
鑰通關自開火徹水俱透要令方寸間可與太虛偶
事業出圖中始得免於陋聖門二三子十體能八九
倘便出一塵是謂吾儒首古人責善心敢以謝吾友

別陸德隆黃叔萬

歲在辛丑始識陸德隆黃叔萬於江面帥幸大卿
坐上握手論交和袁戊申又會于中都槐陰得辛



變起義得事公要書別次課贈之
辛丑隨淳樓鍾陵得孟春潛蕩門若市歙板客如林
氣宇黃陵獨詞源陸海深二豪談正劇一坐口俱瘖
詩社初容入交盟後失尋雲山千里眼夢森八年心
九陌迎連壁孤燈話勘金始猶疑面目徐復記聲音
鍛策隨宜獲笑柔取意斟行藏更見告文行互相感
憤敵常參半憂時半孔手清風展揮袂明月夕離襟
發纜東流岸迴檣倒景岑別江隨地異遣興天使



通守諸侯士專殫百里琴長才優樂字暇日小登臨
隱士陰中卧調臣澤畔吟青城山對積赤壁樹陰森

穩口開三語平心活一州陰功終有報會見鑿井耕

七言排律

過泰和赴主簿鄒楚材豫貢圍之約

福建人才古鄒魯文章師匠道宗主餘子始作尋常
看此公僅能一二數大學頡頏賦爭衡凌雲之氣概
地聲鯤鵬誰擬天南去騏驥猶落地上行南昌傾蓋
恨不早西昌扣門喜欲倒風月那容酒絕交江山不
許詩在告官塗同調能幾人相逢莫厭情相親言下

題劉武冀息齋

天地一從閒關始左旋右轉長不已詰所以然氣使
之君獨不為氣所使手生由氣令自由三平二滿過
即休千里收回運轉馬十年奉韓湯山牛本來無動
那得靜關著一毫遷是鈍錐任鵲安頭上巢不妨人
杵耳邊聲

吉之南門外見芙蓉爛開

小春催出倾城色笑倩檣頭若招客芬芳插帶秋風
殘婀娜豈宜江路倒詩眼驚紅狂欲呼熟看似細又
似翻花神會高賢後象天意遣作梅先驛



創意入倉稱平價遂兩鵝三頭鹿意者殆天
衰健養清高隱琴俗俗儒儒兩鵝雄與雌三鹿牝壯建
一兒本生自有此林在安用來遊城市為出山人市
已矣腳況傍官倉疑數錯口與身為決菌雖心圈醒
作終日惡我歸徑欲追喬松爾鵝爾鹿來相從一為
先驅一復從共馭元氣騎清風

題三衢淫擊堂聽雨軒

公家如許好昆仲不數河東舊三鳳床數對語無限
春膚滿關愁不成夢馬樓者為始田頭知機恐不似
少游看為機落聽雨下誰悟已輸公一籌



戴欣軒并序

淳熙丙午夏陳伯英為知己入廣為幕實暨秋翻
然而返取淵明歸去來中語揭所遊息曰戴欣樂
安曾卓閘之托於琴賦連韻送似
伯牙家有焦尾琴朱絃長掛窓壁陰出大都邑初何
心直為鍾期舊知音玉軫調罷不自禁聲諧魏土草
木金試彈一曲萬籟瘖動盎南風鼓精祲長養餘恩
到魚禽齊娥趙女秋夜砧怨入雁驚別鶴深轉調忽
落思歸吟元亮歸歟故立林粉黛侯門玉屋參卓氏
心桃淚空澄鐵聆宜受魔女侵擁玩無結喜不自
震遺意結外尋阿舒阿宣立森森大猱倚膝小
上百千壽酒再斟爛醉欲眠不脫簪大規宮裏無非
沉醒浮烟浦登雲岑高山流水吊古今墨子從今突
長黔

道人彭永年來番禺過訪相約歸日遊閩卓
雅性苦無他嗜好山之佳處吾皆到江西山半入詩
中點檢惟猶無閩皐吾家十世江西居南來始得閩
皐翻墨文斜橫水曲直煤汁濃淡山染枯燕閒指顧
間之上神遊滿意酌心賞已空沙界無大千那信滄
溟有方丈詩仙來往白雲鄉惟沈廷瑞伊用昌畫叢

擺舒納夜月金禹關關番朝陽兩篇之外有餘景蓋陽峯寫得要領陳孟陽詩或云圖是無聲詩猶將夢幻對泡影擅齋或是武陵曾遇人未必非老彭相逢人詞詘不敢爭殷勤約我遊青城橫江孤鶴霞且怳惚似前世一笑春容話長生大道一成百無恐仙家猶被死生動逃劫莫如徐佐卿山行未免雖矢中鳥便是遁人出相迎

遞呈餘干郭主簿子敬時子敬攝東鄉二漢先子解去

謂吾多可矣之雜與人連甕或莫識謂吾寡合矣琅與人傾蓋或莫逆南來豈是緣過從一見如



蕭公文章未始要看語造化莫能與爭工半生黃卷裏不如暑欵習鑿齒須史已幸復明年思況千里羊城虎城任仆伶梅嶺不應夢逢迎龐頴梅月向人色戶外清風敲竹聲溪廷用少公垂老在我者大官無小餘千縣古簿書少赤子被聖慶撫餘功始可倒魚鳥了事猶痴仍不了咲人莫更為人咲我住巴山木之抄急足往來數脯曉貽詩勿悼相揉撟吾人能有幾同調

贈江西瑞上人至南海袖詩相過

六祖求衣從嶺出六祖得衣從嶺入半夜抽身來露

機凹頭解擔猶番跡上人家住江之西僕僕而南何所覓雅意貞成為衣來衣已不傳那可得假令為法不為衣江西自是參禪法桃動上人熱機關潮音激越箭鋒疾空還即色色即空佛便是心心是佛心源一了千佛空底用區區祖衣鉢遑磨大鑑無兩身震旦天竺非異國眼高海隹小泡浮過大嶺纔微沫結往還始不計東西出入今何問南北要知飛鳥杖筇困直為翫山觀水設玄鑰無一勘不同觀說之中容有說山數須彌水西江須口能吸苓能納吸猶不盡納猶餘未足與談上乘法南海水猶多於江上

緯繡集卷之二　十一

口若為吸萬一猶有口可開我先坐斷五大舌

鏡香

樂安縣治之西故有蓮池久漸湮廢令尹趙公子季溫善恭艾磯疏清槃亭其上取李太白荷花鏡裏香之句扁以鏡香

凌波仙子浪淡妝六月鑑湖夜乘涼低頭貪照廣寒影開口失噴清馨香花縣草池塘且綠疑自鑑湖分一曲若為仙子不皇身緣乃主人猶賈俗新逢好事公子來十年水鑑一旦開動搖倒影弄金彩勾引田風生麝媒隊題所扁危亭峙仙子画思勿私喜百里

欲毗屈者仲非徒恩汝歎仙子長安得暇遊昆明柴
業初開有餘慶主人顧影頭尚黑仙子閒香眼重青

題吳季章挹秀堂

造物鴻開新畫圖江蠡前後山負隅一塵不動鷗出
沒萬變無心雲卷舒主人倚坐扶闌立太清之氣交
相襲風烟席上毛骨醒文字場中星斗濕說詩遷史
功日新江山恒見無精神筆頭收拾珠長去變動酸
鼻河伯壁填胸自有貞瀟洒沃眼更何須外假景饑
眼飽欲著書書成勿示斷輪者

送廣西經畧應寺丞被命改除歸朝奏事

蔚林妖血掃已除桂林剜肉補未蘇玉清玄帝
顧金華散仙南其驅下車首問民所苦殆罹近前告
告語醋絡苛斂重傷農離鈔抑敷良困賈小斷於獨
大吐閩一呼痛按百蠹根連營坐卧老將校萬里耕
桑長兒孫足醉於湿殊未醒奏函頻以中州請十行
洒渥下九天兩鍾騰輝輕五嶺五更黃道烟霏霏追
隨列宿朝紫薇三寸舌沃萬朱渴一旦巢起四海瘼
君臣道合有餘美乞以屬之門弟子區區撫字得閒
功一編摩為野史

勉王堯章歸弁序

王堯章後余一年入廣東兩試不利余歸三年得
邑西廣堯章踵至又為後科計未央復東賦詩送
行勉令且歸

君氣如鵬不受縛君才如駿不受羈摩天歷塊少自
許臣視丈潛雌少游場屋小銛大還鈍掇第未酵方
叔碩二炊無日足斗升一擲有時輕百萬買臣一出
今幾時非取富貴誓不歸侍廬固兔孟母髮機錦更
蝯文君眉鳳雛知我君之友相屬達君試相呷豈有
五年山上山未嘗一日口中口

寄題閣皐陳元禮蒼玉軒

遥山飛瀑江之瀕山中草木海上春鳴漾盤成奚才
勢沈灘蒸出瓊之津辟塵有許俯猶未愜更著千百
嶂岫兩三也足況千百后土不自珍其珍從坤受質
外貧直與乾同體中含純表裏洒然相肖似亭事物
外佳主人鳴珮瑯琊夜步斗趕走挺挺晨朝貞音韻
危檣壓霞書成儀峻節排風塵卷班歸洞門不鑰世
聞望之自逸巡遶城倫倫鶴有道葛陂矯矯龍何神
主人與客俱變化同為王皇案頭臣循餘棲鳳未仙
去不有冥鴻孰情親

題李克明依緑畝

主人不制眼之欲買斷江天猶未足更開兩岸小乾坤而種十洲靈草木活中照出花大貝詩中傳出花木神片言雙字畧點化四時六氣長含春夢草未綠俄蒙蝶栩栩義皇上頭容未覺身居安樂窩那知是華胥國

岐竹弄序

慶元三年季春之月篠竹擢莟於所居之乾維出其南一節列為霜暈連旋而斜上者四後為節者三節為寸者九蓋一笆也忽岐為二日夜長苞道稍成竹小大不能殊以分畢高不能殊以尺



靈怪類曰瑞或曰妖子非博物士莫剔也姑存之又賦以詩

實目以岐竹餙為之銘又賦以詩

漢關之茅茅之美豐城之劍劍之精發茅發劍龍變化一陰一陽數生成我家稱竹老龍殼中而岐之相角王王爪斗為天矯枝金鱗蚪作斕斑籜豈無他處生乾宮震象為竹乾為龍震吾知是乾之變竹誰謂非龍所鍾瀟瀟聲韻蒼蒼色余褒二主殘精神不受氷摧直養剛無容蹙入虛生白更齋坐看萬物流不負知音王子猷半夜篤陂雷雨作二弦欲去終難番君不見震為龍又為竹竹又為龍幾翻覆學人笑問



題宜黃鄒聖言官雨亭　謂多實也

佳人一代傾城色和氣醺酣更塗澤臙脂凝汁費鉛華濃顰淺笑光疑大赤水沉浴罷餘精神湯去人倫還天真東風吹開巫峽雨西子化作陽臺春

揭齋先生緣督集卷之二 元集

五言律詩

贛東江

元坐順流中吾歸與便逢黨家俱免汲難戶半機蔡
務作傷春響山為媚客容江鷗疑不動識我舊行蹤
臘月被檄下豫章至南安簡曹宰二首

雅卧聽衙鼓傳呼報坐衙庭前人跡掃門外市聲譁
設立鷹行少寒軟馬骨高峯教猶吏傳書拙不書勞

又

日月迎春急江山遶臘愁歲窮猶被檄途遠更乘舟
家累已相逼官身那自由欲從公歎想公自讀屠頭
再自陰與遠遊至德觀

水眼通三島波心湧一峯兩崖懸石穩千古怒濤舂
呵劍毆游鷹攖雷起蟄龍傑人有餘量事了豈番蹤
潘宰孟的見余三生圖詩廣一篇見示再賦
謝之

擔水誰家渡牧牛何處村未能逃刼數猶是弄精魂
毛穎含雲凍鵝溪帶雨昏強從泡影底摹模去來痕

臨安士人出氷塊佐飲會簿嚴子同賦

又在京塵裏仍當大暑中眼邊銀色界身落水晶宮



有客清相似無人白與同不可作隨意酒樓空

曉行

已離南康縣不知何處村荒郊霜灑道野店犬應門
市尾人聲鬧津頭水氣昏雲開雙鬢出髮鬢月梳痕
頻臘献歲之交出贛向韶緬懷偏親簡介弟
幼能

水出猶語韻車行未習韶忍看鳥跕跕慈聽雨瀟瀟
望不欲歌裸寧無工誦椒妻兒環坐外笑語與誰聊

出清遠峽

水石三過峽江流四望平鳥經波面疾雲泊樹頭輕
晃朗天光合淇濮海氣生且停簫與樂遲遠信舟行

靈洲妙高臺

水心浮出石洲背湧成山草木仙家種樓臺梵氏閒
全輸緇衲老長與白雲閒隔岸風煙好終嫌是世間

過達磨泉絙懷東坡

分野秦南海城池漢尉佗功名徒自苦寒暑暗相磨
破寺容僧少枯松閱士多我來空想像百世一東坡

丙午中元番羅子琳小酌

送客猶番鼓愁懃共一樽星辰真碧落燈火耿黃昏
笑語渾無間詼諧雜不拘遺言遊月出相與答中元

寄殷院謝良瘵

河鼓娉天孫昭君未出村非關媒不善自是命難婚
無貌傾人國何顏倚市門隨緣幽閣裏剌繡度朝昏

寄衡陽尉徐智伯三首

又

千古南昌尉神仙人姓梅久歸天上去重謫世間來
剌眼縣門柳棠心家圃梅棚高彭澤住羞見督郵來
藉有湯行賸要無石作媒吾非痴謝令自去不須推

又

衡陽容有鴈願表得無梅半歲人南北中宵夢往來
煙為輸喜使酒作嫁愁媒莫決鼓門句幾輕改作推
自入南興二陸丈游知其為侍即族也小陸
丈除欽未拜命而大陸丈丙午六月既望赴
德慶

屈指江西好南中古晉康龍潛開王氣燕寢貯清香
恩數優新守君王奉　太皇政成歸奏最小邦亦為
郎

五羊遣書問董仲脩

八面海風亂四時天氣均常花異藥物熟客只賢人



筆研為謀左烟嵐與死須借仗後能姑以健儔賓

暇日集越王臺

著脚卧雲室田頭盖海亭水為三面白山作四圍青
野鳥餘清弄幽人得醉聽籃輿不容款徐思渺南濱

檄充晉康考官舟行海幕緬懷諸幕兄

水作琉璃碧霞為琥珀紅因依光迭射畢竟色俱空
鼓棹乘秋氣掀蓬納晚風長教涼似許捧得住南中

八月上浣夜與張元輔張子蔣小飲德慶貢
院廳簷下虫聲

金氣涵秋晚銀河耿夜晴天塗雲色淡月沒桂華清
露坐疑僊髮風餐飲冰玉墜不相亮更作莊寒
聲

初秋夜嘆

髣髴鼯鼠影蕭騷悲蟋聲秋隨桐葉落心與鬢毛驚
儻出班無數新添白幾莖百年成底事攬鏡若為情

續赴羅少卿飯坐上默和前韻

孤吟成錮疾旅坐失牢愁畫氣滇銀海春風沸玉舟
談諧狂後出汗漫醉中遊已忘行戚事從渠自倚樓

君舉再飯五峯閣四望

城中無隙地閣上有餘入白雲重湖浪黃茅五嶺烟

高樓南臨湧大字北鄰僧
三山寺戲堂頭僧
竹不容塵入山寧與俗交開門懸梵偈置榻解僧包
不見肘生柳未聞頭載巢舊藤非我事笑語浪相嘲
季夏宿省前畫家樓
朔朝從末伏今日卒秋初御閣針陽裏天溝小雨餘
風吹塵所靜月照室牕虛一枕三更夢清涼意自如
癸丑秋遊疎山寺首坐幾上人以其嘗在五
羊相識求詩
蓮窓泉華湧曹溪水幾關何徒南派出而過北宗來
眼歎江西破有禪法窟田少仲龍象踔無復說黃梅
秋意自適
燕方為去意鴻已報來期老火晨相謝新涼夜見私
魷書燈可眼渴睡簟宜肌好處分明是橙黃橘綠時
贈日者陸道人
象彖談無極蓍龜識未然學窮精髓處談入髮毛顛
着脚九流外回頭三晝前屈伸皆在我造物更無權
送副將胡義民到部復還廣東
誦史胸翻海談兵氣拔山奔馳非得已矍鑠未容閒
戍開年赴梅關趁潼還信侯如問我炊玉待春班



中都邂逅新芽德安純之為同舘着語贈
別
文正三槐宅延平六桂家芝蘭含露秀鵷鶵着風針
鵝首終簪筆河陽且種花乘時長得意毋忘夜分茶
贈陰陽家謝子美
心寂掌中卦地翻天上星肩搭一盤古背負幾玄冥
師席我盧敖道機君鮑參玄初疑若白青卒過於藍
蠟屐何傷北鵬圖不日南江皐離思久烟與水相涵
暑夜露坐
出坐月初曛歸眠夜欲分竹濃猶漏月風橫不容雲
露露氣相薄星辰天自文更深群動息地籟可堪聞
遊烏石寺
縹緲崖懸屋崢嶸峽豆天我疑家玉帝誰道宅金仙
鍾鼓風雷上星辰燈火前眼高胸次大沙界眇三千
秋途暮息
窸窸初秋雨漾漾薄暮天牛羊爭欲下車馬敢求前
蟋蟀悲孤咏梧桐攪獨眠反身無一事夢到汗漫邊
曲江值歐陽伯起舟行至封川

清望醉翁族俊聲童子科三千新奏牘百二舊山所
貌是披沙者其如抱璞何世終無棄劍越砥可重磨
梅月客廟山厭潤思霖

贈瑣上人

雲漫山若沒海漲地如沉人已若卑風天猶容衆陰
非關河伯濫自是兩師淫上有太陽在何當一照臨
幻地南聚春晚據北叢林道貌枯中澤禪機淺處深
山腰雲出沒水面月浮沉貢島勘遷破牢籠付一吟

七言律詩

登滕王閣

兄滕王閣集



落霞未厭我來頻一度新出沒無時鴻雁
暖飛鳴不禁鵲思春物華幾換山如故沙界長空世
自塵料得西山憶隱輩且情且咲倚闌人

再遊登滕王閣

故閣崢嶸已劫灰又看新閣上峒煤新碑無用不濯
墨古砌新秋猶雜苔江闊鳥疑飛不過風輕帆遠趁
先開天高地迥詩囊小收拾不多空一來

入廣至贛雪霽天朗聊舒耳目

數自離家今幾程半風半雨半陰晴白雲故作關愁
色鳥鵲爭為報喜聲來耗得君為傳語玉金惜挪管
呼迎囊中少帶江西雪見說五
赴廣過贛呈劉主晉王提幹
世味不分甘與苦吾年未老已俱曾爐邊醉後暖生
睫雪裡饑餘寒欲僵出處任緣常夢好升沉隨分自
心涼經過少叙江山舊魚鳥多情尚未忘

余出瓿語示陳伯英伯英勉余讀傳燈錄諸

書用羅子琳韻挑伯英要看一轉語

學結蒲團禪板緣黃梅衣鉢問誰傳彌天地秀經三
藏曠劫南能偈一篇夢幻故知無起滅虛空安得有
中邊無人語此聞君至急着衣裳且倒顛



余以檄出陳機宜往西津候別余阻風不得

前

孺子來汜水上遠公已到虎溪頭佳人密通不相
見弱水瀰漫那自由非負酪奴辜玉友莫誅風伯訟
陽侯明年訪戴番髮日太白梨花爛熳酌

增城逐嘉禾張元輔纜過郡輒去未及款曲

已而同較藝晉康

隨牒相違瘴海邊經從不為小留連籃田畫短子姑
去彭澤春濃我欲眠近境魯無攜具日殊鄉却有對
床緣天知道大話長意惜我黃花節已前

自廣歸至南康與蔡承之黎夏卿劉成叟相見

轉蓬隨牒入番禺中土交游愈見疎嶺隔不容南過鴈水分無復北来魚往還一介動千里終始三年纔兩書所賴清風與明月時將吾夢到君廬

再題嚴子陵釣臺

四百年間將相誰豐功偉績竟何歸生前有忌榮招辱死後無聞是友非麟閣故基為草鞠雲臺遺屋與烟飛桐江自漢至今日依舊行人指釣磯

江下望永思陵

臣生差晚十餘年八彩堯眉僅一瞻鳳出未能前附翼龍歸不及上扳髯山頭鑄鼎爐長冷湖上號弓淚滿袂漢家數林無認處城陽烟與草相黏

陳君舉飯余倉司之五峯閣移坐臨落口占

傑閣崢嶸依樹間門從好景未曾闌簷前珠箔開平遠座上清尊答燕閒能洗塵心三曲水欲迷客眼九疑山主人胸次俱收拾筆意渾歸太極圖

遊淡岩

混沌誰將竅鑿穿巧靈留巧與人傳坎中着脚疑無地缺處回頭却有天完虎將風時出嘯淵龍挾雨夜歸眠猛墨清浸想人住應惹瀟洲雨化仙

致敬五公祠堂

五公社稷益皇猷朝跡纔安輒復危始信君非難格處皆緣國是有推時高山日暮行人首喬木時攀故老眉莫道落南非美事也應添得永州碑

到義寧自夏至秋不得家書思親謀歸不遂

散客孤名邑大夫琴堂餘暇北窓孤燈前夜雨無寧竹枕上秋風有戰梧懸望北音思射鴈滿懷東道夢烹鱸白雲一望二千里羣聽林間迓哺烏

呈臨桂宰歐陽文

中都倥傯合還難料臆雲霄不復齊官下有緣俱嶺表社中何幸更江西四民自喜歸摩撫百嶂相爭入品題嗟我簿書塵裡坐來篇疑是辟塵犀

逆旅書懷

吾生宜客不宜家今趁輕舟傍淺沙天擺雲堆浮玉乳波搓日影弄金花詩中已醉那須酒飯後雖醒可廢茶安得長閒棹歌裏清風明月任年華

至沙溪經六一先生

文章事業宋名臣謁上輕投未老身葛水衣冠凄欲

斷沙溪泉石靜空杳高山踞視欣興事喬木坐邀來
往人碑未失真心手澤中餘廟廟舊精神

寄臨汀推官盧伯壽

都下燈前別酒闌我歸江國子閩關鯉魚不帶書來
去蝴蝶猶將夢往還抵掌伊吾灰壯念折腰彭澤汗
衰顏十年以後來相問收拾官裘歸買山

贈郭雄季

八載交盟尚未寒相逢何處再關顏互隨宦牒往來
際俱在梅開南北間滅若諦忘誰是穀觸如爭勝孰
非蠻告遠只上加餐祝更祝倦餘歸買山



挽王檢幹

江左風流跡已陳故家餘韻更何人雲霄浩蕩開雛
鳳歲月崢嶸逼老椿三釜未終身大暮九泉無憾意
長春北邙山下重田首片壬空埋萬古塵

七言絕句

隨牒至南康呈李宰

蹀躞騏驎去路寬兩清大冷北門寒且將東觀編摩
手來作南康撫字官

重九對雪

豫章高處是龍沙一刖歲曾陪醉亟嘉短白幸餘頭上
髮黍黃今載廣南花

校藝排號次成一絕呈元輔

坡老不期遠李鷹歐公猶誤取劉暉點頭通有朱衣
吏今古相傳未必非

遣興

開窓望鏡岸烏紗歲月崢嶸任物華觸事輒灰心棄
火看書徒盡眼中花

豫章上將江中有道觀蓋尸堅吳游仙之地
弱水直傳三萬里瀛洲只隔一重關渡船莫傍梅花
岸岸上吾疑非世間

道邊松

撼雨號風太古音道中豈作買臣吟火雲烝雨無逃
處乞與行人數畝陰

青湘城西飛來峰

邂逅南鵬忽輒翔乘風附翼過青湘羅浮本是仙家
景借與如來作寶坊

望鏡

直上衝天髮欲斜飛控地鬢還鬼日中已決行藏
策羸得從今不仕樓

壬戌二月廿九日都梁李叔永躬按酒課於

賦二絶

臨邛界底杏花村戲看家人擴鼻視試問長卿躬瀟
器如何作賦獻金門
主人來叱麴車田客子流涎口欲剜阮籍已收青眼
去陶潛休望白衣來
山谷詩集有題淨因寺壁二絶句未知寺在
何處甲子秋余遊富陽妙山之淨因寺用次
山谷韻書以遺寺僧如智
三面推松爭短長西偏老竹絶炎涼千尋以上有秋
色十畝之間無夕陽
賀慶東黃漕生辰
上界仙官輦禮動遺遥歸入散仙群百千歲後人相
識白石山前黃老君





惕齋先生緑督集卷之三終



宋鳴鑾金魚袋樂安會幸幼度 著
參知政事門人西山真德秀奏行
明慶州府學教授十世孫自明 輯
臨淮教諭十二世孫繼武 編
邑人後學詹事講明甫 校刊

啓

通贛州趙守啓

久用仲高始逢補外慶源宏演分天上近派之清治
境城雄錯江西止游之勝久塵牽而俱重軍民可以
同休恭惟某官雄名玉孫英資士類詩書氣習豈腥
馬輕裘之可遷枯淡家風有布衣韋帶之難處物莫
揆所養才可立於時猶為格物肯以符出訪避秦之
仙客恐桃花水肥而不行閩廣之詩人喜梅蘁風
清之可挹遂移武陵之步來探大庾之春稍餘燕閒
有足酌酢收而藏之胸次時以散之民間使千里無
非東風庶九重少寬南顧其殘秩未滿餘麻足依臭
味或者相校喜歡至於欲舞章貢景物豈不美且廣
東坡徵霰之篇江峒道機猶有餘留對黃帝下風之
問

代憲使梁大卿賀范參政自建康得祠廕
久圖居佚累疏不許天聽優隆曲遂石湖之樂林宮
清邃雅宜朝請之收數出頗勞一閒併憎恭惟其官
肯輕亟相留護陪京一心久望萬物俱厭口飫鼎食
追憶一瓢之清足兀沙堤反思三徑之適遽按緩轡
疑似矯姑謁祠庶免犯嫌九重重發而未俞再四力
請而不已胡爾獲命豁然慰懷殆陶朱五湖之游家
聲不容墜而賀監一曲之勝心實未及酬試賦歸歟
聊寓慰只日對奎畫之揭神與筆俱如閬王音之褒
喜隨賜屬比之當國倍以為榮其辱知最深占賀散

代憲使梁大卿賀范參政自建康得祠廕
前古豈但三國之朝所爭高擾上游大寬西顧蔡功
有叙裴度可歸某稔為門下之遊空囊中之出雖
四牡未榮於九棘幸二天猶藉於五雲感悃居深頌
言敢輟以輔猶臨翼軫之野跡猶遠於北辰自岷峨
疏江漢之流心已歸於東海滿期再相永託狐裘

賀呂憲使移帥揚州啓
肅奉恩綸榮遷帥閫片言折獄百城之圄圄方空十
國為連夾道之旌牙遽擁允托憑幾之下共歸鼓舞
之中況會沐於鴻私孟不勝其雀躍恭惟某官夙儲



畧東坡之詩常和固不虛昭田下餘之光西子之顰
猶存更可咏濃淡相宜之句謂有召節恐無餘工
去國渡瀘茂著維藩之績田車出峽光膺易地之恩
輶軒漸近於中天疎遠得資其餘照道亨何卜物論
咸諧恭惟某官崛起西方巍登上第膴仕之途寖歷
行道之志彌堅初際風雲虎龍相應入調鳧舄水火
不爭權衡無心而物平山嶽不動而事定廟謨偶有
所向朝臣不得以知獨與蕭何密作關中之計姑為
葛亮遠巡渭上之行狗次有成謀江南無他慮已詔

士望游歷官途初入綴於星郎俄出分於漕計錢流
滿地盈方露豹於一班草翦圍雇稍見解牛之餘刃
會攝居於昇輸爰大簡於車徒悅以使人衆皆鼓勇
軍容入國愕怡衆觀朝論歸功審簡天聽用是寵聯
於內直忽然擢起於外臺閫南萬里江山方幸入公
之詩句淮右數州草木柰何奪我之春風雖易地則
皆然竟攀轅之莫舍恕正東郊之尹行寬北顧之憂
為國藩垣要使西人知有小范老傳家衣缽誰云南
渡無復大申公其拭目觀光披情贊喜徒屢三沐莫

賴萬分

一官左計改秩方諧再調南來趣風有便正萍蓬苦
白飄泊與綈袍適相後先得所依棲謂之幸會恭惟
某官飽韜有本之學熟揉不群之資娛嬉成文章倜
取上第漫浪出仕宦海試中都隨職高卑結知君相
即星拱北致主之願未畢酬卿月照南觀風之行不
憚苦藏皆於晦以嚴行寬或謂恩比湖而加深斯宜
坐與嶽而俱穩嶺表將漕會猶未得其人荊南平反
公有已試之效孤恩下詔易節按城豈二路上游控
山川之交而一心洒耳熱風聲之久取道不遠成功



可期湘人送而廣人迎徒爭境上軺車遣而鋒車召
恐在道中再歸近君始畢遠業頌言未盡國史不遺
某百拙招窮半生坐懶情性躭筆硯是物莫移詩文
汗馬牛於饑何補一行作吏而幾困再轉為丞者三
年雖多薦書偶一戾格復墮選調來為下官蕭何漕
關中或畧藉鮑生之計裴腆在幕下終須期劉晏之
知雖無他長敢不自效

## 回廣東李帳幹啓

曳裾避迫已嘗俾意於一見之間轉貢羞池豈料同
官於十年之後並時來上託契則終書尺通於啟動



襜數似乎顛倒恭惟某官好學成癖與書忘形燃灰
新功半出科第之後旅常遠業初試州縣之間不輕
一尉而安之可見平時所養者未露厥穎已雷其聲
方梅福解南昌之官浩然期於有立維漢朝廷東觀
之選疑以直而不容復此斜飛而南何時穩步而上
知音不少待價未遲其有志無資始厪中勸謂道可
自文章而入試浪用工然學不為性理之歸終難傳
遠方梅少作而收初心依忽癢而復為喜至任而莫
禁關鍵編求於前輩源流肯徇於專門青出於藍誤
以師道為坡公之派白守其黑幸幾商容發老子之
機大道得新聞公家直餘事

## 賀潘經畧啓

綸綍頒思自一節委千連之寄旌旗誦道由重湖壓
五嶺之衝處賢得宜來計承便兩事適所符者與情
為之翕然恭惟某官少脩壯成厚蓄海發千里古諸
侯之地春滿甫田十州部使者之風秩高衡嶽寬嚴
純出於德君相稔知其勞云何直東壁之圖書又復
畀南州之缺鉞外專戎閫要未失道山之遊中寓朝
行庶可重清海之望聊復捨軺車而憑熊軾會當扣
瑣闥而排金閨分內榮豈不多將來頌猶未晚某明

在末至之客快聞鼓來之音後功或下於先鞏終計
吾觀其始發越入吠雪非至靜真鎮列城之浮海蕭
戴山有餘力可任九鼎之重進進莫料區區何言

代人賀葛樞密啓

明命誕揚儒人超用顯登宥密人無不愜之心潛事
經綸時有可乘之會太平指日薄海破顏恭惟某官
間氣挺生粲資頴出充以學問玉磋石磨歸於聖賢
霜凝水落凡致主澤民之要者自治心修性而由焉
追先秦之文章一家所集幾數千卷取太漢之科第
五世之間至十三人公在其中人推曰最方當筮仕



之可紀已料入朝之有餘金櫃細書訂八索九丘於
積說之後玉堂草制還三盤五誥於流麗之餘揮絲
權衡論思沃帝各得其體一歸於中厠東宮之僚既
能講貫握西府之柄必善圖回與論臆知其然壽星
意出於是惟其恬養不急於進是以榮拜猶似乎遲
朝望久而孚靡不期於後效人情貴則懷當無負其
初心非獨版兩朝天子之圖庶幾卒先德侍郎之業

生報豈辭於劾死文圖有請正坐無因適擯贅喜之
詞敢吐願言之悃雲從龍於未飛之際已望沃焦川
得舟於欲濟之初何當拯溺肯一援手甘托終身

田州縣官賀年啓

夏正建寅四時告始春陽出甲萬彙向榮況在偉人
又為革會恭惟某官順迎天秩敬履歲端順神須協
於元功惠令更參於大易應乾三數德隨物而潛通
居泰初文道與時而偕長其為可賀孟不勝言

賀留樞密啟

辭慎坤維留登樞筦恩等與政非徒擾上澤三世之



榮昇啓塗又可為下光千載之業士類驚聞而增
氣國人喜至而破顏惟軍旅尚須於坐鎮宿衛之職
其權無二況百二山河之半失孟六十甲子之一周
天運既窮則必通圖數九奇而將偶版圖故土非為
問罪之舉莫能自歸惟幄謀臣不能循常之時容可
苟處加之同事僅乃二人房雖方欲與杜而共圖召
未必背為周而久駐一旦忽專其任百端皆仰其成
的而進謀求可否於陳平之口外而督戰寄勝負於
裴度之身其為責人已重乎在當今誰能勝者蒸惟

其宜才高不露器太莫涯摩撫蕃宣已閫鎮浮之有
餘量論思敭納更卜經遠之無遺謀藎上難揆之聲
已能復廣於江西蜀中既驗之策豈不可移於天下
與情所期者如此　聖意其出於是耶報至國門詔
司兵柄自從臺平陛二府臺常典文之皆然羅賜環
徑入副樞二十年間之未有其為除會可謂閫寄然
聽厚則責望不輕而感深則答酬未易陳貴無蕃之
不效始可報君武侯有志而未伸甫能遠讓彼王尊
謝安之懶計殆方叔召虎之罪人要愜　君父之朝
謹共雪祖宗之辱　緣督集卷之四　八

之舊人幸而未死則亦老矣乾道廷馬之新進非有
所援其多譽歟裔緒顯微歷資深淺是皆不足多較
莫若一無所拘得其材能雖拔於小校下走可也負
大智畧毋苛以曲庶細謹責之未聞已虛其心而衆
不孚安有人百其勇而事難集任百揺勿移一定之
力縱小阻無害大疑之熟此理灼然我公信否其誤
蒙知已喜得除音賀客莫非諛意者初喜而終厭門
生何容隱宜乎人頌而我規中心已見於前言末論
敢申其餘意人惟鄧禹是附非舉才孰從而慰存
上以番淡相期須決勝斯可以稱寨奉拳之素嘿嘿

## 奚囊

代潘帥賀周丞相故

拜恩天陛陛位冢司獨冠樞垣久篤寇爭傳舉國相慶洪惟今上
甩柄始諸天下之心聞風喪出古初聰明有得於生知邪正不審以揆遍百僚
庶尹擇人每猶難之三公九卿注意從可知矣自繼
明已餘兩紀允論相何趣十公其間得賢固不云乏
所許立事會未之憒故自比年尤加遴選非雅負過
人之器望輕容重國之鈞若　緣督集卷之四　九
一節初排權倖娶讒敢前再入班行張膽如故益皆

由學問而發所以致聲華之歸荷素王堂愈重建紳
之望審機宥命端為宰席之儲幾聞閣傳今果真拜
雖皐視禹而有閒然房非杜則莫當衆正之路既閑
太平之基斯立某受知已厚借茲復多久苦肺經之
重昏忽聞郵報而差醒望平津之東閣猶阻造前解
漢守之左符敢煩致曲賀仍有請僭賓莫文

賀周丞相啟

榮奉制麻顒蹙接席幹旋樞極退衡宴折於密勿之
中掌握寄攸公道捍伸於平章之始恩拜一日慶問
百年竊以廊廟有所設施權紳謂之造化億兆衆安

危所係二三公可否之間故若胸中猶未似天地之大措之天下孰非午陰陽之和適是方今之難殊非曩者之比由來夷夏迭相盛衰粵在靖康百二山河之半夫再遭丁未六十甲子之一周雒至數未易以尋耦推然當理容可以乘除卜物窮當變天定必回現漢德無不思之民而胡人有可襲之釁左賢王右賢王爭立之怨當自相攻前將軍後將軍並發之機宜宜少緩緬惟 上意雅在中原事雖分委於群才功實責歲於兩相內而修政列辟惟武侯率以忠勤外而董帥三軍視裴度為之勇忱敢負重任非循常人恭惟其官得委和所鍾為致遠之器連牧科叙率而報出方當廿於投散地已料可以為貴人改元淳照復位侍從滿意田千秋之對立可封侯安知張九齡之退尚煩視草更歷二府遲迴七年戮虛爰立之傳今果異瞻之財慰自一命累陞於一品悉膺內除由三館直至於三公皆擅清選曏如此厚公若為酬江左以來不趨二百年之久河南之外未敢一塊土以歸誰非駕說於天時魯莫歸光於人事六朝已失今日何慾為國計莫出於用人得士心無先於席已尊



援親藩固無以積大公至正之門必遠嫌疑恐未免為曲廉小謹之道謝安石之舉姪為上將源乾曜之默男為外官顧何拘之有哉惟其是而已矣凡百事機之予奪一視理道而從違我二輔臣無苟容心於上彼百執事敢不努力而前一意主張而勿搖十年恢復而可必報君無未了之事歸老有可言於人某聞報增歡撫懷過慮調鼎不能無忘有水火之攸濟和羹安得有嫌於鹽梅之相資儻得委於群才費悅之更遴寧小有異奚害於崇宋璟之同歸惟此一念影於四海迄致泰平之極治始為爰理之全功



至若疎庸甘於潦倒薦人至二千石想不欲犯移權之名除吏幾八百員卒未敢為挾故之請夫前所告盖出於忠

謝三府堂除義寧知縣啟

右某注擬沙縣復蒙 勅差知靜江府義寧縣者妄詭壯色誠為拙謀涯墨控情殊負遠地特回造物之私較其事則以簡而易促遠而成近便當赴上歸即治行事已隔而復諳恩莫深而加感竊以方圖薄宦惟縣為難孟甚尤在銓之日必為擇地之謀獨坐疎庸初

過聽誤膺繁劇額恐難支況處至貧之中復需最
遠之決公私兩失其便及爾屢為之驚自微黜鐵之
方鑄此大錯安得障川之手而其狂瀾四顧無門二
災可託茲蓋伏遇某官以通率物為官擇人用隨其
才非所習則勿強士有所請可以行者皆從捨廢驚
駘之資耽迷筆研之事俾之撫摩凋瘵猶懼不勝責
大辨治賦租豈容無曠與其捨既敗之後猥爾加罪
孰若及未往之前聽其改畫奪七國難治之邪與五
賴易為之混雜百里僅滿千家視程出而為骨高
維翰而為將遲客可續書意其與遑說



之寵小試靡不效大用從可知入格君心始酉遇往
之志出將使指似落斜飛之途上參北辰遠懷南極
歷法變更之始軍儲匱乏之前屯豈無能難罷乾試
朱幡二千石坐積錢穀之富白粲十萬牌飛鶻江淮
之成人孚則久上決于茲收課最遄歸金馬之班富貴遁逃以無門功名追
逐而不數所遇有立其傳不磨某病衆甚憂貧重以
累以筆硯尺寸之使為饘粥斗米之贅會逢誤恩切
改通籍稽之令甲紫衣無免色之文拯以巳私華髮
豈劇繁之具難辭酒罷未免一行所推孰辭囊橐江



等歎曰之曰吏隱可也特心不慊滿考可書俸雖薄
而無餘免雷饑腹景況多而可詠會慶詩憂舉家十
數口之安一出二三公之賜其譽無皆本志敢替初
湛養南訛固當體武王不忘遠之意提撕下吏吏毖
推泰卦無遐遺之心

通廣西運使宋太中啓

資身無策薄仕有年墨受宇民應新制於改官之後
綉衣觀俗逢故人於受察之初曾未面承已先心愿
恭惟某官性情歸厚天地委和極深研幾學有根柢
經事綜物才兼修短之間操以古而合施於時也宜朝廷翊優



潮為甚其中猶可措手湖廣庶幾財賦貴輕數減公
薄又從而擇其易者或可以用所短焉卓茂心勞天
知是美陽城政拙人笑任之額不與流俗同舉循有
諸公在

通廣東提刑吳大卿啓

一賢入耳再紀闌心墨綬榮何幸際乘軺之始編
衣宅出未遑躬員弩於前喜初至於失眠體復為之
欲汗兩紛交奪朋素小遲恭惟某官秉憂不群絜矩
有遵悠然篤味得於經史之中關其雄文發於
睟銘記序之內擬以古而合施於時也宜朝廷翊優

王度翻輕小郎猶令內相之任方諧拗拂上卿不為左遷之官未與人稱枘方難入材大莫容與其枉尺而直尋寧若屈身而伸道彼退此進燈火十年之功小窮大通簡編千載之業論久復定恩優如初鵬怒如飛視草蓋分內之事鴻漸于陸觀風且嶠南之遊綿亘二十一州縱橫三千餘里華輶所歷奇觀之多山品卷於虛豁如頹子石筍立於獨挺若伯夷至止發擇歸歟收拾凡是馬遷所感慨一於史記而吐傾北初述而更高為後傳也必遠其不足受道未忘學文攻苦無功逐貧不去三百人進士之末二十載選

人之中置散日多淫思風月養憊年久疾視羞盥恩與陛朝法應宰縣雖曰貴於撫摩耳其如責以辦治何何況直鉤非宜於釣所至竭澤孰可以漁剛視江而尤難廣校湖而差易容堪措手猥用投身獄訟希踈當未嶄揚之卧輦評密通豈無牒牘之移亮其無它怒所不及俾安南國之跡當盡于巴之心退食之餘讀書而已松林無事何當得雄著傑作而編之柱笈有詩循可續名山大川所藏者儻容附見庶幾流聞

迎廣西經略趙侍郎啓

新皇嚴外邁於八命之頒樵德簡衷捐以古逮之學詔速西上薤橘南中編旺孟有蘇期屬宰得非事恭惟其官親見前輩密傳正宗起居飲食之間不外道德怪罵笑嬉所發借為文章外應一出於中珊幼學滿期於壯用鼎董公孫之對尊主庇民燕許陸贄之詞代王華國通大莫容其獻替才高猶屈以蕃宣兩委敷邦皆書最考漢三公有闕當於循吏而選之周九牧非輕慶以侍臣則過矣竊閱上意加念邊陲非資從橐之華孰借帥垣之重嗣持一節嘗至紫途垂矣建瓴何八桂軍民不幸而未遇復茲開府豈七星風月有紹而莫逃好音一傳和氣四滿雖遠溟不應為近貴之況然薄勞何患無厚恩之酬前為桂管之長司近有唐人之成例李百藥請郡瞥輟侍郎而除張九齡還朝遥應相國之命一心精白千載汗青其行事皃趍願言管見嶺表非內州之比府中無外邑之須宿通類是全謫新賦居常半閤厚德優於前政寧必急趍符移昇於遞兵勿專走介期程一定職掌相安束帶而見督郵免折陶淵明之氣彈琴而治罣父容殫處子賤之心

通浦城縣丞啟

元厚宣化允濟難期聯事得人協恭可必吾行有藉於此今日就為之先尺書寫心千里對面恭惟某官質不卑俗學無叛經謹一毫於起居之間吾儒氣象輕萬物於詠觴之次前輩風流介將以通應出於定中除帥於資歷固矣外補置之冗撤可乎丞雖負余聊復爾耳世豈舍我於疾以聞乎上明主矣渴而下沃羹官多欠而併酌一日致鼎和有餘滇終惠憲百年報國而來了當預為謀建其所曾傳之不朽某分安於薄宦守其常十年無功報雖重遷忠閔思戴可嘆徒勞益為補緊之



差緩於崇朝季潑漕儲不許小遲其浹流均乏用於有常之外取羨數於已足之餘幸而辦頻年新賦之紐登甚者責政宿逋之併憤上取下不寧於東濕執敢它辭單扣尊何啻於探湯安能自遁愉塞目前之責變招李下之嫌輕信浮言勇行成按諸公非篤伏遇某官學融上達識會大通一於好惡之偏詞參以是非之至理偶然註誤獨不與故犯殊或者誣訶得無從私意出一怛動衷之莫檠百端致曲而不辭氛賊以中始白于 上暴賜褒勝立威之酷直期錄金蓋何用法之寬曲賜全璧了知漢網之闊一出伊衛之乎成始成終吾君吾相某敢不勉尸清淨恭贊明良三沐三薰拜封人孰盍視之意一飯一啄王仲淹何敢忘孔之恩不至喪元未論報德

賀江西提刑馬少卿上任啓

肅揚使華疾趨肇治由重湖入五嶺始疑去國之愈遠自瀕海出大江今覺還朝之漸近笑開神觀惟動門關竊以民莫頑於江西所以分平反之勞靡爭肆宗之制寘華雜文武之臣所以分平反之勞靡爭肆覽澄之失人不同其向背事未免於是非比歲廟堂

主張專任之說諸州牒責辦獨員之功按之三尺
劇賓處或流於吹毛斷以六經則恕中或望於漏網
必於道與法而不悖非以儒緩吏而莫能綦惟其實
以不允史實為第甫之學實多而知已少擅筭早
而涖潮達奇謀幹略慕鼂錯以彌寇而蘊守劉大通則
折獄能益斬而益剛初馬耽事於說隨文則養成其
定勤許蒙莫動處允隸不殊於三槐大事敢爭視三
舍熹溪於二芥要不違於斯志與不負於吾君什況
兩招忠節保汲直綏來居上之姤中外俱自得安有
黃生雅意在朝史貪二字出十年連持四鎮將清邑勞



於歲月詳刑何主於再三豈以珥筆之吳人甚於好
劍之楚俗圖扉草詔前功已表其人為貫索星沉後
驗更期於天應二百年國家之滲漉十一郡牧守之
拊摩道院之風未渝惠文之事可稽想故國於高臺
之上畧為東坡而栝麈望長安於落日之西遄歸北
極而奏效此棟姑寘吾道益尊某入幕已榮受屋九
卑簪簪敢輸其閒見濁清當勇於激揚與其惟小是
懲寧若自大者始區區雖肋不足況尊李之施筆拳
盤根何當觀利器之發甚為之忘分頌絲所以致
規

通都程舉譚大榛啟

召節及門趣裝上遣詔番嶺表雖阻蓬島之清遊竊
拜皇華亦為桑梓之盛事方當變法之後又適遷臺
之初使者得人士夫增氣翻音所至喜色攸同切以
炙海為盬生民通用猾奪豪強之用事紛紛鼓扇為
為姦將集其私主持以吏奉防其盜運載以兵溪望
懲獘而張官魏人建言而置使改唐遺術比古益精
權端雖發於琦課最遞成於晏大農會計增入十倍
之錢末歲通量實當大半之賦雖若有益於國多矣
謂之不奪於民得乎初馬必於因陋而為之久則視



以為常而加甚官賈官鬻侵漁市價而獨擅利源計
祖計丁柳配農家而重為責本物窮必反通變斯通
推行固要人之有才職守尤嫌名之不正顧今天下
皆隸常平唯是嶠南近纔更始去其無皆所以專其
任表以部者所以大厥稱移司蒼梧用控全廣事勢
項背尾之應屬官為東西之分物論間疑其非難捏
國是詔書大勇於發正籍人收付以四十二州之重
權出於二三公之精鑒荅牲其官資援物表學窺氣
初渾渾先秦之文章凜凜後漢之氣節濟蒼溟獨
與從遊連帥還朝首先篇召有以結兩公之好知謀

為特立之人若當通之躬甘作迟飛之鴈吾寧之
治聲方著侍從之艱論又陳非賴粤人孰諳粤人之
肥瘠不資朝士莫酌朝論而從違兩端旨全五嶺若
有獨惟門下卓在選中方報賜環踵閩持節嚴夫子
懷王光生友壻之門朱買臣歸鄉喜動故人之色人
皆羨只公獨晏如雖姑假途掌微旬浹之款曲肯器
温席試發生平之討論近功有以權之遠業於是卜
矣某濫聯末至之客欣拜先驅之麾嘗識江南之風
流要從名下而即可蜚蓬蹤跡猶幸遇國子嬉先生
於八千里之餘汗簡磬名何當繼曲江張相國於五



百年之後渙所期望亟其勉旃

代廣東帥通廣西孫運判到任啟

九重遣使出觀五羖之風三命申恩仰見一人之眷
輶音假至臺事鼎新幸聯嶺嶠之遊敢贅門閫之喜
荼惟某官才將次德學世其家經術精深繼泰山先
生已絶之統文章俊逸下紹興尚書未到之工聲華
又播於縉紳步武合登於閶闔直指固由於親權南
遊亦近於斜飛自東至西雖餘千里道途之適以閱
視粤嶠有百城風物之繁是謂自畢而升高毋云次
遠而易近況綿歷之已熟何將輸之足勞區區褒頌

而匆飛往往鳴絃而鴈落行上木牛之放南海澄清
尋歸金馬之居北辰審遇他時竹帛所載寫意權輿
於今某專閫無功餘光庶勒錢流地上富民遄聽於
封侯粟移河東隣國庶免於為壑

代德慶趙守任滿赴闕謝五府啓

秉一陣於荒服懶負空餐倚五雲於慶霄幸書漏考
循許詣銓曹而有請豈容忘恩地而不言伏念某實
本庸人名為公子　太上皇睦族叨聯武弁之間今
天子布支寵綴科名之末任萍蓬之隨牒累歲月而
薄宦懸予益周公之魯封晉康乃文帝之代邸二城



偶垂嶺之望山川氣雄千里況諸侯之邸民社寄重
方初視事未必曠官始終四年幸苦萬狀百廢不能
皆起首勸農桑而民未至舉安輯逃凍餒諸司偶然
過疏兩刻皆以最聞掌無愧心亦可藉手茲蓋伏遇
某官才高不露道大有容中外具委於人短長各隨
其器病如泥鰌何嘗卧治之是嫌柚若陽城不以催
科而見責魏相不因淺薄而得罪黃霸猶從順碎以
成功致令寃行亦獲善報唐録名姓已幸與下方之
延於斗升復接跡於爐韝唐録名姓已幸與下方之
求漢缺公卿何當在次用之選雖所願者奚敢望焉

田鄭昌化謝到任啓
優恩分竹籍甚先聲餘意開藩凜然初令人已孚於在上事可料其有終得人移風與郡爭氣茲孟春惟其宜以學自樣與天相馭從事六經會緒前賢歸於純一假途三畧視英華特以緒餘非勝已私未至我武觀光上對拳拳於此而言之服采外庸在在行其所養者何施非冬日之愛無往不春臺之登凡幾出而乘浮槎蓋一歸以臬京桃若為千里又詘一行莫鎮南浮輜太山而借重能循中坦澄少海而使恬民則華胥公其色究將星明健辰極安尊某有幸資輝何辭贊喜出籌邊事專討伐謀之兵歸策朝熙協成戰德之國

通同官賀冬至啓
日短初長潛應陽生之候卦剥始復端為道長之辰喜不勝情賀有常禮恭惟某官學研氣始躬養精元德與辰而俱升功隨子而並建幸甚端人之得志庸於亟歲而輸儀不善頌椒未果奉巵而為壽何人銘



薄齋先生綠督集卷之四終



# 綠督集卷之五

宋賜紫金魚袋樂安曾丰幼度　著
參知政事門人西山真德秀　表行
明廉刑府學教授十世孫自明　輯
臨淮教諭十二世孫繼武　編
邑人後學詹事講明甫　校刊

## 書

### 上王丞相書

五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于丞相閣下僕歲在丁酉說贊進謁虛廑鑒輪招入東閤相與語是歲首及之道得矣明效大驗嘗於久焉竟之儀又怵於歸未還區區也語離未及今凡六年轅徒之跡後以秩滿至吏部竊窺效驗隱隱然矣未遽至明且大豈人才之命萬猶有一髯耶敢吐囷哺少裨高明按西漢二百年儒者為相公孫弘始其後蔡義黃霸玄成康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子晏馬宮相先後當國俱被阿諛不勝任之譏惟魏相一人傳贊無貶辭或者沿原其故以為神爵五鳳之間士之通經術善詞章不多覆進用與乃相陰有力耶僕攷之宣帝朝士

以注律書于史者易其一人書名禮四人春秋八人他不指名而混言明經者又不與也雖其聲音用之姑毋責相但於吉瑯琊之歸望之乘原古通翔之出曲為改力挽番之亦足見相為人才計也丙恬然坐視金不相關詞章之士王褒孔莊校尉劉向華龍章乎儒雖垂以賦頌歌詩雜器見又徒以待詔處餘子不足動丙劉向之盡寓意詞章耳合也側處以待詔庭雖垂翅翮之



物之輕重分職務之當否所宜然哉故通史襲楊不過善鼓琴視三君子相士百不超也相歐明萬物明用之設心倒置類如此故傳贊垂無疑辭論識者之論莫貸焉夫漢相大抵用他流求其善侍郎務為經術詞章之士主盟者茫無所望垂而吾黨自公孫弘而後間相焉士循望一二於十百也通譜公者皆持祿保位士將絕望矣又章而吾黨有得屈志如相者鍾相焉出猶望一二於千萬也相須不顯則士竟絕之矣故當時所宇固如劉向王吉則甘泥下像所守則翁附他顯或謂而吉將死焉三



人以什望彼顯也而始乃薦吾黨仲翁望之豈其性哉思此固矯為美事者抑亦見吾黨不自主盟聲試薦一二相形耳嗚呼當為者不為至使他人矯為以相形獨不可惜哉僕持此論久矣未嘗敢聞於人垂今當相而公其次樞容公又其次黎政公卓其黨可與言者於閣下又有雅故宜言也故首以聞焉如僕有揣質非受大遇者如鼫為文宇久則成癖矣極其所到不過玉褒諸子而已耳不足動而公念王吉致君之學閨朝百執事雖未可量僕恐校閱致敬之中猶有更高者漢鑒不遠伏惟兩公兩公吾心慊吾量



張吾黨九士之可與有為者逸斯訪之求斯受之表斯挽之吾黨有以相慰他類無以相形清議歸而來卷而歸更養之自王褒充而至劉向僕雖屈猶信也故令之所望於兩公者輕抑之揚之姑退聽焉不備

上梁丞相書

五月具位某謹薰沐獻書于丞相閣下僕自幼讀書將以窮一第隨牒抗塵于致凡十五年更事滋世熟矣治學次而為文又次

而世多自唐虞夏商周而上莫不代有宗主伊尹傅說周公之徒是也故三者皆有所歸焉春秋下逮戰國雖鄒魯之間有聖賢之師友而朝廷之上無聖賢之公卿故吾黨講學為文容有折衷而進身之道茫然莫之底蘄秦不足道漢文學之宗視春秋戰國固歉矣至於士類進身亦未有出而主其事者或冐而主焉又非吾黨所歸攸百官表漢相孟多矣惟田蚡慨然為士類主盟而蚡非吾黨吾黨莫歸歸莫齒也公孫弘魏相俱以儒顯而弘薦周則酷吏張湯而已相所薦用則槩工趙定襲穢而已一時清流如董仲舒嚴安終軍嚴助徐樂朱買臣兒寬義等不過詣闕上書自結主知小不自愛而甘為詭遇則主父偃然氣銳而莫過如嚴助徐樂朱買臣兒寬義等不過詣闕上書自結主知小不自愛而甘為詭遇則主父偃相習大抵然也故終漢二伯年吾黨與宗主其間卓以衛青進倪寬以張湯進趙綰王臧以田蚡進大不自愛而甘結與援則康衢以史高進何進以王音進杜欽陳湯以王鳳進又極不自愛而甘由左道則司馬相如以楊得意進羅方進以淳于長進貢禹以石顯進凡彼十餘士其初豈不欲尊正道附正人以顯也六何正人者坐視不顧士抱其所有方張張然無所歸也而其勞之與正人為敵者又乘閒竊起而招致之彼非視萬物恬不為動者安得不枉而趨也哉故天下之美事當為者不為則其獎必有不當為者出而冐為之漢朝廷之上使吾黨有宗主大關公正之路隨才大小每邇遐輯汲引則不惟所謂十餘士有所歸其修亦無從間而冐為美事者矣故士之失身不特士之過權衡士者亦當分任其過焉　本朝擇相率自儒取也非若漢之雜用他流故凡當國者稍自恢廣率可為吾黨宗主顧其志氣敢自任與否耳前輩敢自任為國收拾士類如魏國韓公之薦歐陽子至于再至于三雖不少矣然其間有初猶豫而終棄寘者焉自今觀之梅聖俞深矣初欲論薦迄不果故聖俞資文康王公知聖俞深矣初欲論薦迄不果故聖俞資所學以致文忠蘇公太史黃公設復當不離口則廟堂正人豈無知之者而俱坐視翻使章惇輩挾而邀致之幸而纔嘗所宋淳故不爾幾何不流為漢十餘士類耶方今士不乏也閣下與王公又以殊科列上相天下士不謀而同以吾黨宗主望兩公矣僕等學嗜為文王公故嘗知之區區循以未經衡鑒為歉謹製所作詩文十六卷仰塵宴覽雖造然自期

銳然自鞭不到古不止也更惟瞑日閱其墜而措其歸終獲列文藝傳足矣文康王公魏國韓公之所為待歐梅者惟兩公裁之脫或泛然揮而進睨而退僕亦甘為聖俞之齋所學以沒雖有昌而招之僕當為寢常之宇必不至如漢十餘士之失身也慢衆不可私其他豈無高於僕者或至東閤敢誦前所聞以獻凡美事幸自任勿姑坐視吾黨之無所歸至使其傍之不當為者乘間而昌為也哉不備

上葛丞相書

僕聞君藝斯通之謂道一適其可之謂時倦兆衆所



賴千百世所法之謂事業道有經有權時有常有變故遭時之常者事業成於經遭時之變者事業成於權古之大臣始終遭時之常者八元八凱是也始終遭時之變者伊尹是也始遭其常中遭其變終又隨變而歸常者周公是也時之常變雖異而元凱伊周各以其道通之應常中經應變中權故事業之歸不害其為同下至於漢始爭雌雄姑冀勿論蕭何相高帝時則有顯彰之變故一以信謹應陳平相惠帝時則有呂祿之變故一以智謀應魏相相宣帝時則有雲山之變故一以嚴毅應何之後曹參專之鎮以清

靜平之後周勃專之鎮以重厚相之後兩吉專之經以寬大後之三公豈固與前者異哉時有常變道有經權然也何有功於高帝固矣而法家心窄往往招忌相有疑平有功於文帝固矣而術家心深往往招怨使衆勃吉不功於宣帝固矣而儒家心徑往往招怨使衆勃吉不未盡中經其所成可謂近功未可為遠業厭今何如各以經通通之則疑忌怨之積豈不又與激拂等哉所不滿人意者衆勃吉之通非吾儒之道故其所應時哉論多故耶遏烽不聞謂小康耶物論有眩要其至當則變伏於常常亟其變之時也補袞之責正在



宰書說今番公先事而去則閣下為何為乎為相可也不然後事而去則閣下為衆為勃為吉可也又不然姑番焉閣下容有可議曰吾副爾令也番不曰番去不曰去一以權應則當形便在一以經應則變證已前難乎其為閣下計也孟嘗思番公信謹似何嚴毅似相所少者平之智謀也故應當中經應變中權何則君子求退小人求進此其時也番公進君子退小人其志大銳其跡大露斷斷鼓鬨故一時之間君子以進小人以退急進進者復求退勢之所激無怪其然大抵君子小人

之勢相容則安相形則激為今訂君子求退是矣閣下不可遽其求遽則孤孤則摧小人求進是矣閣下不可沮其求沮則迫迫則合要當雖以經權之道通之一泯其跡兩安其心君子不搖聲則虎猶戀山蔡霍之揉未至於無禁小人不合聲則雲已散空日月之蔽未至於已甚陽烏無地陰實有待或者機會至焉吾之事功成矣狄梁公用此道也閣下胸中別有成算非人所知也儻其退聽否則通有通令智無厥故不備

上陳黎政書

士大夫為時出辜而同朝未必同心西漢二百年相國同心者蕭曹而魏四人唐三百年同心者房杜二人蕭曹又相先後非同時同心實四人爾嗟夫何其少哉蓋人生天地間東西南北不同也故氣不同風不同也故聲不同聲不同也故臭味不同心無常主惟氣是移否則惟聲是移又否則惟臭味矣然論相公天下而選豈固須同風土之人哉設聯事於廟堂之上得同聲氣臭味者為難聲氣臭味固矣而心不同者有之故論心同者為尤難何則聲氣臭味



不同而心同者非決有學力不能也士大夫之有學力千不一大有學力萬不一其尤難也何惟丙吉為漢御史大夫今參政是也而得魏相為長玄齡為唐中書令今參相是也而得杜如晦為貳凡為貳者其位偏其權不得專其位偏故長易以忘其權不得專故已易以懈中書以佐天子黜陟為職事者今者忘與懈之心生則口若有鉗手若有制矣暇於黜陟豈暇及詳哉大抵長才高者難為貳貳才高者難為長相與如晦所謂才高者也為其貳與長寧免懈且忘哉玄齡明達吏治引於賢下不肖一主焉可矣而每必曰非如晦莫籌此所以示我不專而每不伐善一聽相總領此所以示我之無侵而解彼之忌也然則二史以同心書者乃吉同相玄齡同如晦非相同吉如晦同玄齡也故吉於相善為貳玄齡於如晦善為長地節貞觀之治則為長貳之故所以善為長貳則吉小有學力玄齡大有學力然歟方今萬公長中書閣下貳焉萬公之心與閣下同乎否耶僕不知也憶知閣下有學力而已循常廟堂所急人才今不獨是君聽之從違天倫之離合一寄於二

公之手二公之心大同則天下受祜故為長者當如玄齡為貳者當如吉雖然吉於玄齡不以嚴同而以寬同玄齡於如晦不以斷同而以謀同則廟堂長貳之同心非貴小同貴大同也如同人于門不若同人于郊不若同人于野閭下學力充矣其貳舊公也必大相同忘言可也僕亦知學於二公未失為同聲同氣同臭味者三公於士大夫以同聲相應者多矣僕豈可不以同氣試一相求同臭嘯詠一揮投哉故終誦同人為贅焉

## 上李舍人書

上士學通下士學藝僕中士也度其質不足以受大藝又其所恥者故取其雜於藝而學焉自少晉心至於壯矣今老矣雖曰未成要亦不為無立者顧猶不免以其文窮無他未獲其所附而已絕附驥則遠雖附於則高文之升沉顧其所附如何夫文於五行為火八卦為離雜者附也聖人以火為離雜乃取其知所附耶乾下離上曰大有大有之離是為大陽之火生與天俱意其為附不自知暮高也大君之有文德如堯舜者以之離下乾上曰同人同人之離是為電之火去天有間附于雲所以求升于天也大臣之有文學如周召者以之艮下離上曰旅旅之離是為山上之火去雲有間附于山所以求升於雲也侍臣之有文詞如枚乘王褒司馬相如者以之離下艮上曰賁賁之離是為山下之火去山之上有間附于下所以求升於上也下僚之有文采如王楊盧駱者以之坤下離上曰晉離下坤上曰明夷明夷之離是為地下之火於士為埋光塵彩者紛紛而是姑置勿論晉之離是為地上之火去山之下有間附于地所以求升於山故曰晉進也唯進矣不幸退焉士人之有文氣如劉賈李白者以之僕持此論矣幸未免為劉李始謂終不以未免為王楊盧駱而聞於人也而前此為史時門下知僕文與凡士殊今門下橫居論思獻納之地而僕也有懷不吐懣何不與以凡侍臣待門下者類耶門下之文乃初新之火也附於山而升乃今電火也附於雲而升日升日日升不飛太陽不止像之文特燁火耳雖卑麗於地之上附於山之下其如寸銖輒尺鈍何故以同人之離頌門下德又以旅之艮頌門下功王文康公不為梅聖俞賤言雖無艮功離德在末捐也孰若韓忠獻公雖德備矣又以艮功施於歐陽子之全矣耶

門下誠能反物之文于貴其須示吾之幸附於上也
反是則僕之文于貴其益示吾之安處於下而色養
無尤忌焉

上張參政書

一陰一陽之謂通一闔一闢之謂變陰陽不合之謂
固出入於闔闢之間而不窮謂之通君臣冀天地配
闔闢其通也闔闢變也往來於消長之
間其通也變是其固也通則小康天通則太平固則
衰指大圖創亂常趨然爲伏義畫卦存變而已未有
開文王重建闔乾闢坤爲變也五君也二臣也首致之



於文帝大則高辭旋之於仁宗又大闢周召之於成
王是也於十六卦之義權文帝之治臨升泰之君臣
也保於時勿有斷焉君臣之道患不善爲九二六五
誠善爲之則其養而未發爲大畜發爲大壯發而成
則爲大有文帝盡巨大之美未盡三太之善平勃淮
南事雖闔召富辰范之學以克之爾 去上繼統十
有無年於茲湖頹內潛天光外照猶祥大道競楊萬
機事殆煩區物衰興我能爲之君臣紀綱之間文帝
所以易之者也駿爭仁義道之爲也駿爭仁義道之
爲也駿爭仁義道之爲也駿爭仁義道之爲也駿爭
仁義道之爲

不用命者斬他一推此行之則內治舉矣或欲乘便
萬之機二三公懲今弊其將發有輒難難者斬有輒
異議者斬如飛公瀆劾之舉其既發有不用命者斬
如狄公西魏之舉他一推此行之豈非劉齊桑之道
歟如此則外治不足成也備戎行致死命挾衆大壯
之勢追復大有之業僕所願其如非所長區區文字
爾他日外治之舉功成不可無頌僕欲以詩學為之
後焉又恐因循怠媮卒莫就功不可無規故於今之
未舉也敢以易學為之先焉不備

上京丞相書



古之宰天下者本忌太高識忌太明大可疑者在吾
目中則小可疑者何傷彼識太明則必也迫視之大
不正莫逃則小不正者實之度外可矣彼才太高則
不窮訊不已也故通不足而才識有餘始未免為高
明所使終未免為高明所累舜之十六相商之伊傅
周之周召有妙天下之才又以不露為高雖守其雄
之謂也有妙天下之識又以不察為明黑守其白之
謂也雖守以雄在吾度外者莫知吾之高白守以黑
在吾目中者莫知吾之明由焉安焉老焉死焉曰彼
相於我何力哉是為有紗天下之道夫道者萬所以

充才識使之高明又所以將高明使不至於過也獨
不見坤在乾上為泰泰之時三陽用事莫高明如也
卑高明所之何求不遂而九二惟中行是尚陰可疑
者也外之而已未嘗窮訊迫視小人不正者也外之而已
未嘗窮訊何哉迫視窮訊非中道也坤之道用中泰
之道用坤相之道用泰九二之道曰包荒祖之道也
九二之效曰朋七相之業也漢高平侯魏相易學也
攷其為相雖載物歎於坤而包荒可進於泰地節三
年至四年平五侯憂清河王蚤以可疑遣冠陽侯雲
博陸侯禹樂平侯山以不正誅名實一寤朝野俱清



遣者疑其自過註誤者容其自新相於是為不失
泰九二意矣地節元康三王三史三許相先後以戚
侯或者以為非漢美事相猶可諉曰有申伯故事在
也許伯之弟舜欲監護太子家疏廣不從元康二年
詔侯舜廣父子於是去矣而相不去也制貴臣之驕
革副封之弊既資伯為之先議發兵之非又資伯為
之後或者以為非相美事相尤可議者僕曰不然自
名觀之伯外戚也自實觀之檀長卿為沐猴舞司隸
校尉劾之伯曰釋之則伯長厚人也宣帝十八歲即
位元康以前未三十也伯無日不在帝側地節以後

又策誅逆之勛何事不可請哉十數年間史無過失可書則伯謹飭人也宣帝無過舉無夫德雖曰天成要其人勛未必非伯長厚謹飭力也相崑得以名蟄實望望然去之論其蹟伯與相非類矣論其心誅大逆安至尊非細事伯與相初同謀後同功同謀而不濟同功而無爭善類猶有不能為者相崑得以迹妨公望望然去之故廣不附伯徇也其去存名也相不外伯徇心也其留存實也去留不同同歸于是孟子曰或去或不去歸繫其身而已矣殆據為相與伯設歟據特此論久矣某嘗敢闚于人嘗試為閣下誦



與而下也小乎有疾於人易與與人率然遇於途不問其識不識豈議之頃往往繫籠以示其形若淺中然況兄之於我故交而叩之歐蘇之門無道時文之學乎爾兄之叩我者時文也歐蘇之門無道時文之學者無已則古乎曷謂古曰自我作古真古也自人作古假而已矣假之不勝乎真固也必不得已為假歟雖然事未易入也沿流討源必也歸柳乎文章之作譬則醯醯也醯之翹楚惟其中而已矣熟未熟聽其自然故其熟也醇柳之翹楚傷矣故其易熟而業夫訪譯暴醯者初鉄而醇過醇而病至於醇酎人文歟之柳若魚方父而後酔酔翁奚始所以然而非病醇柳氏沒歐蘇氏作歐之翹楚醇乎韓柳歐蘇盖兄之翹楚雖然韓雖難入柳易入者先入而雖入者後入則先入者為主後入者為客客之不敵主也勢也權其主客之勢而制其中三柳而七韓四蘇而六歐可也反是則傷矣嗚呼甚矣文氣之雜調哉一夫事爰拔自我作古夫豈雜哉者還還泰逞則四君子之文兄宜假道焉孟子曰矣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也雖然假人之為當先去已之病文章之病不于其他于

淨千碎千倘如斯而已矣去浮去碎去偶是謂妙天
千之文而韓柳歐蘇之體尊不與也是亦教主人雕
琢王哉

代人上執參政書

陳闕天下之事必審相然後行必量緩然後發
謀言姐然天下之利害無窮而臺諫之耳目有限者
之治朝不特臺諫得言事下至草茅之職側得言其
所見陳而悉其所欲言以進者集衆論誠恐必有限之
耳目妨無窮之利病則寡有遺而已矣故漢嘗詔天
下擧賢良相然後得盡行其策列侯宣處必舉博
議俱合而歸焉蓋聞之道得其機則其入易不得其
機則其入難上古有伊尹至智也而千湯之初且七
十說而不受漢武帝時有田千秋無他學術也而諷
主之見利害明受言果耶特千秋得其機爾僕之茲行形與影俱近習親昵之援不惟
無有亦所恥者徒言之切時而已之機得否非所計
也萬一一言悟意特幸爾不然雖百說未可知況姑
止於七十說也哉區區猶稔詞於閣下試觀何如也以為其所獻言近是耶抑迂且踈
耶蓋有迹者矣陽抑張公載之小而陰成其大此范
浮千碎千倘如斯而已矣去浮去碎去偶是謂妙天
千之文而韓柳歐蘇之體尊不與也是亦教主人雕
琢王哉

代人上執參政書

陳闕天下之事必審相然後行必量緩然後發
謀言姐然天下之利害無窮而臺諫之耳目有限者
之治朝不特臺諫得言事下至草茅之職側得言其
所見陳而悉其所欲言以進者集衆論誠恐必有限之
耳目妨無窮之利病則寡有遺而已矣故漢嘗詔天
下擧賢良相然後得盡行其策列侯宣處必舉博
議俱合而歸焉蓋聞之道得其機則其入易不得其
機則其入難上古有伊尹至智也而千湯之初且七
十說而不受漢武帝時有田千秋無他學術也而諷
主之見利害明受言果耶特千秋得其機爾僕之茲行形與影俱近習親昵之援不惟
無有亦所恥者徒言之切時而已之機得否非所計
也萬一一言悟意特幸爾不然雖百說未可知況姑
止於七十說也哉區區猶稔詞於閣下試觀何如也以為其所獻言近是耶抑迂且踈
耶蓋有迹者矣陽抑張公載之小而陰成其大此范

公鼓舞後輩之術閣下所宜疾鞭者若夫輕料事業必然而重蘇公洵之所以不自已也僕不肖所以此雖不害歸公之為臣亦白璧一疵也閣下意亦小懲也哉

## 代人上程給事書

僕嘗謂事有出於一人之以為然固而執之雖天子莫奪者在古有之諫官史官是也至於唐則復有所謂察官者出焉給事中是也蓋嘗攷漢之時朝廷有大黜陟有大廢置有大沿革疑則下公卿議定矣而詔勅隨下焉則無有稽之者唐制則不然天子曰可給事中曰不可則直疏而駁之小有不便雖詔勅



亦塗窜而奏還謂之曰塗歸錮天子莫奪也夫宋制唐之舊也則是今之給事中比漢公卿猶重也而閣下橫居其間嗚呼其為任不亦要且榮哉雖然所謂要而所見明猶有遺焉比僕之所以不自已也僕不量短薄竊惟今日之政上下苟且積弛成弊常莫有漸恢故士安密為長治之策輒討論典故參之於古而不戾施之於今而宜者疏為目緯為編以為陛下千慮一不到之助蓋已冒檢之矣顧惟禁近諸公皆切於為國而樂得天下之士以裨末議而濟遠業者而僕也實緣至國門猶有顛顛然舍去則不



暑者自詐御華陰丞南昌尉之所為故區區於漢者顧來和聖覽以為何如竊自料僕所進書畧與華陰丞之許尉相似而身與朝廷則甚於南昌尉之疏且遠天子回斷則幸矣不然其勢必下堵公議為讒慢副封吁呼以冤視聽可否之權諸公實司之萬一如康綺言以嘉之言猥在牀則古人所遇不為三公爾非區區所詩者但恐重呵貢勳而輕詆朱雲則所關於漢者大諸公不容不計也



見君子之悔後莫及矣故敢以其始終得於漢者於閣下前誦之元帝時有守華陰丞名嘉者所上封事大抵為禁錮之慈以為御史大夫貢禹之代弟以嘉隸逮平陵來然迺乃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康衡翻以為正以雲為好勇以嘉之言為猥甚至以為好自詐時言之二者之是非未可知也居無幾雲去禹之徒雖在槐而漢業以衰則嘉言猥耶抑康衡猥耶商曷稽古建大議以尊崇祖禰為萬世不拔之基乎今僕所宜言也臣誠恐身塗弊野尸俾卒伍故數上書今僕所以疏為日無多矣願閣下之留意焉

策問

策問一　會稽堂試

問仝德之君從古難之君子於是有權焉曰素所常為而為之不責可也若夫常所不為而忽之又至於已甚豈可不求其故哉漢高平城之大憤不以報復介懷者終其身其諡達孰加焉而厥嫂糗釜之小嫌終不能忘甚至於侯為美謚文帝露臺之薄費屢百金猶惜而不為其恭儉孰逾焉而所賜鄧通錢十數鉅萬甚至指銅山之厚利而不顧宣帝每拜刺史守相必親問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襲遂以明經積至太守又出於公舉初得之為美矣是三君者其諡達之度恭儉之德綜核之政蓋天資氣習然也能容大憤而不能不念小嫌能吝薄費而不能不輕厚利能駁公舉而不能不徇私昵所能然者帝王猶或難之所不能然而至於已甚者則又中材庸主所重為歎問其故殆出於偶然耶抑理有所在而事有所從也諸君請





策問二　癸卯試隨興府進士

問大吏雖動小吏易繩其勢然也惟其理不惟其勢是故為馭吏者或者視彼雖易為吾寬嚴必有委曲存焉豈可例以為非馭吏之善哉三代而下言漢治者類口文帝寬宣帝嚴今放之几扶金錢之賜文帝誠寬矣而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罪重者伏誅且血贖法於此又不勝嚴何耶或謂文帝之寬於馭大吏耳於小吏未始不嚴然則嚴似文帝本心而寬宣帝誠嚴矣而良殆出於有所牽耶趙孟轅楊之誅宣帝之嚴於馭大吏即晉中會赦始一解於此又不勝寬何耶或謂宣帝之嚴於馭大吏未始不寬然則寬似宣帝本心而嚴殆出於有所激耶儒者之論類謂寬勝嚴文惟宣自理雖之寬於馭大吏恐不若嚴之足為感之足為恩撲以恩威之歸與其為文之寬而不免為嚴寧若為宣之嚴而不失為寬今乃反是豈儒者之論未易以常理詰耶惟主上自即大位首嚴贓吏之禁盖皆一二以警衆矣聖度寬大閒暇典而時久人玩上貽寬慮比降詔書復申嚴禁至謂或

一、施之臣子讓謚之罷廉者自慰貪者自新無復奸法者矣萬有一而施焉其為嚴也為文帝之嚴歟則僅施於馭小吏為宣帝之嚴歟則獨施於馭大吏二者皆非則其說必歸於唐虞三代抑不知唐虞之所以犯緊坐之歟抑容有視高下重輕而為差次者歟商翟爾代發明上意學者事也幸確其說以告

## 策問三

問物以類相聚士大夫以類相薦通天下之理然也於其類之已辨是固有心術在焉於其未辨則上下之始相求也不過視氣味而為之決擇耳氣味同則上所薦下所受薦皆理之常無足疑者今攷之或不然公孫弘以文學進而薦為深文之張湯魏相以賢良進而薦樂蠆之趙定龔德王嘉以甲科進而薦寵嬖之淳于長杜如晦以才節進而薦法吏之戴胄蕭瑀以忠純進而薦姦險之封倫王珪以清望進而薦律家之呂才夫是七者氣味初不同謂受薦者不失為榮事可乎顧薦者例可以為榮事否耶倪寬經學也而法家之張湯薦之主父偃書生也而奴隸之衛青薦之蕭望之儒宗也而嶽吏之丙吉薦之康御宿儒也而擁蹇之史高薦之貢禹名士也而閹宦之石顯薦之何武經師也而佞倖之董賢薦之孝文本文吏也而兵家之李靖薦之夫是七者氣味亦不同謂薦者不失為美事可乎顧受薦者例可以為美事否耶方今士大夫上至於二府下至於一命莫不交相求也上之士大夫不於氣味是計而姑以所負之才薦之如蕭咸戴胄可也淳于長董賢雖使其才優可伀嫵疑薦否耶下之士大夫不於氣味是計而姑以其所薦之心受之如兩吉李勣可也史高董賢雖使其心是可伀嫵疑受否耶請君子行篤任矣進則推已以薦人未達則欲人之舉已二者蓋未免也願相與討論併處心擇術之素條陳之



## 策問四

問漢文帝時有一賈誼武帝時有一董仲舒世之論者孟以類視之也今攷之史誼之策急於善俗仲舒之策急於更化二人者之學與識大率又相似蓋嘗思之必欲為善俗更化之計則制之誅之請無乃非長者之言邪必欲遂其智數以求售功則善俗更化之請無乃又不切事情之論耶董仲舒明孔氏推其明申韓之心以往則內制諸侯

外制夷虜蓋其所學然也不知善俗之常道亦申韓所樂為否推其明孔氏之心以往則更化之請蓋其所學然也不知內誅大臣外誅諸侯之為功亦孔氏所忍言否文帝之用誼也未盡其才而漢治以耗其所學不帝之用仲舒也亦未盡其才而漢俗以厚武同而所施同所成就之效不同二人之優劣二君之用舍抑於何者而求為定論邪主上以守成之資而為中興之謀止於守成而已則誼與仲舒之常道所當先也苟有志於中興則誼與仲舒之偉功亦所當先也而揆之漢文武二君則例其言而不欲用用之其處之敢以問焉併悉以對

## 策問五

而不欲盡其才居今之世而或有二子之才宜如何問朝廷有大利害下之公卿議焉此漢唐之制也於其已然也而觀之雖童子亦灼知利害所在蓋不必賢而後為是不肖而後為非於其未然也而議之則其是非雖帝王復出不過決於其人之賢不肖而已西漢之賢如魏相東漢之賢如魯恭蓋難得矣而趙充國屯田之議相實非之寶憲伐匈奴之請恭實非之漢之不肖如公孫弘唐之不肖如牛僧孺蓋不檢矣而宋賈臣築朔方之陴與否與其人之賢不賢而已非之李德裕紬組邦之降僧孺實非之以其事之利害論之則相與德裕為閙於機弘與僧孺為違於權蓋亦明矣以其人論之則閙於機弘與僧孺為賢而違於權者為不肖於事之未然惟利害所在而已不問其人可也於其未然則其勢不得不惟其人之從今也賢不肖之利害乃相反如此為國家者殆不必賢者而後用之邪宋之為國大抵與漢唐不異天下有大利害天子下之後省後省而不詰駁也謂之過中是以給舍之任常難其人非必賢者莫以任之今放漢唐議論之臣如前所問



則利害之明與否與其人之賢不肖初無關焉則今日議臣之擇無乃未免於徇賢不肖之名而忘利害之實諸君熟思求為至當之論毋以稗禹麾之萬一

## 策問六

問諸葛孔明之相蜀也志大而功小是紛紛之論迄今未決當其高卧南陽自比管樂時人莫之許也而徐元直許之夫元直孔明之友也時人莫之許而元直許之豈其友故私之耶抑平居相知之深敬信其說而時人蓋未相知歟郭冲擬諸管晏人以為有證夫管晏豈等輩人也孔明之所自期亦上管晏而已奚

則是未嘗自尊大而冲人多矣何餘豈自期者孔明之
論而冲之論則天下之公談王善之布衣
是論者類莫之信豈孔明之自期者孟孔明之實情
而冲認以為論敵陳壽謂管蕭之亞似大之也又曰
將畧非所長夫管以霸佐天下者也此豈短將畧者
之所能哉壽既能以孔明比子產而謂管
長宋喻也張儀謂近於子產似小之也又曰管晏何
以無夫晉晏之治鄭似無大相過者豈
專以獵名論哉既未直以孔明比子產而謂
適則所謂管晏何以加又所未喻也至於壽與之論



則又決所未喻擬之以孫吳以為未足又擬之以張
良仲疑之管晏以為未足又擬之以蕭
曷陶中至於伊尹顏天下至於管晏樂毅同時並於
荀長文司馬仲達徃徃又皆援引以比方焉諸君試
考其事實詳校而悉論之以祛千載之疑毋忽

## 策問七

閭戶口之多寡視土地之廣狹土地之廣狹視郡國
之增損此為治者所必計論治者所必先也黃帝畫
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唐虞三代因而損益之
周官職方氏所掌九州之數與禹貢不同春秋時
列國見於經傳者多矣而孟子所稱七國自湯誥訖四百九
十六年其雖八百國猶存蓋十損六矣周之初凡制
為一千八百國自武王至春秋三百六十餘年僅千
二百猶存蓋亦損六矣自春秋至赧王五百餘年耳
所謂千二百國僅有七十猶存蓋七損六矣通周
而計之自初迄終十損九矣



雖不能無亡戾而未嘗有水患顧封國之損或十六
或十七或十九豈祖宗固結之德厚薄有差邪抑子
孫維持之政或善或否耶漢之初郡國纔六十二逐至百
文景武昭迄于孝平二百年間所謂六十二者至
有三益十增四也漢之德與政視三代歟視五帝
愈歟也而郡國之數五帝僅守其舊三代俱損於初
而漢獨增敢問其故安在

宋賜紫金魚袋樂安曾丰幼廣　著
參知政事門人西山真德秀　奏行
朝廉州府學教授十世孫自明　輯
臨淮教諭十二世孫繼武　編
邑人後學詹事講明甫　校刊

## 六經論序

六經未經孔子手六經者六籍而已矣六經一經孔子手六經者元氣也一元之氣小旋為日為月大旋為歲小旋為歲為世大旋為運小旋為星



為會大旋為會為元至於庖犧氏之皇天下之初蓋十四萬有奇歲矣茫不可推皇轉而帝帝轉而王王轉而霸四者之變蓋元氣之一旋也蟄均是氣也天以清地以寧萬物以生孔氏子竊取皇帝王霸之氣脉以混成六經而天地萬物之理寓焉故精精故難明魯氏子高取諸天卑取諸地散取諸萬物之理以論索六經而皇帝王霸之治悉焉故明明故易精鳴呼人苦不自覺爾內觀迈聽吾一身之中六經具焉天下人人而能內觀迈聽吾之論誠肰贅矣

## 易

論曰道有形歟曰道聲則人也人有形歟曰人本無形也天地予之形今夫天地之予人以形也有耳目焉有鼻口焉有手足焉六者具矣其斯以為人矣乎曰未也六者具而不有氣扶焉馬則偶人而已矣夫偶入者為玩則可欲其能視能聽能營能發則必也形氣具道大無形也聖賢狀夫形六經諸子皆所以狀夫道之形也六經與天地相始終而諸子多湮庋不行於世或行而不久此其故何歟諸子能狀夫形不能狀夫氣六經則形氣具也如斯而已矣諸子偶人也



也天下豈有編草刻木以為人而能有氣與無氣扶焉而能行之理六經天地生成夫人者也天地之生人也若徒與之形而不與之氣焉為扶則其形仔焉用有形而無用則天地造化之工與編草刻木者何殊也否則何貴夫造化聖人作經以狀夫道之形而氣也隨具不曰有造化之工存焉造化之祖出於無名無名之初混然而已矣混然者而不動也則至今猶混然也惟其動靜相搏故裂混然者裂矣後確然隤然者立混然者其氣也確然隤然者其形也形藏於氣是名太柩氣傳於形是名兩儀聖人者具剪注

手兩儀之後而其通立乎太極之先太極以其氣鎮為兩儀而天地者兩儀之一息也吾於是知六經之氣同乎天地天地以其氣鍾為萬物而人行萬物之最靈也吾於是知天地之氣同乎人故聞人之氣曰噓吸是也噓吸之間有始有終始始焉有終終焉始始而終終則可讀羲農之書愚於自然而不知則可讀羲農之書愚於自然而不知則不可聖人於是明告之曰生生之謂易夫生生者子丑寅之氣也而聖人託焉有以哉斷曰易東北之運氣也天地於焉生物羲農於焉生治孔子於焉生教

緯書集證卷之七　四

書論曰天下之理始終而已矣易元氣之始也於十二辰為子子天地之所以始萬物者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子丑丑傳而丑寅寅天地所以始萬物也子傳而丑丑傳而寅者萬物之萌而芽芽而達之謂也達則達矣而無以繼焉則未免乎病也胎生病於殖卵生病於殈羽生病於不孕毛生病於不育然則柰何曰必有能濟其不及者卵所以濟寅之不及也萬物之生莫於卵美於辰盛於巳方其卵與辰與巳之未動也萬物則蠢然既動則油油然方其未動則蠢蠢然者雖欲止

於不病而已矣且不可得及其既動則不惟不病而
遂至於邪至於美至於盛然則子丑寅者萬物之所
由生生也而止爾彼其所由長長則為邪辰巳之藉
也歟天地之於萬物也雖生而不能長則亦徒生而
已矣聖人曰易吾所以生萬物也不可徒生於是有
書曰書吾之所以長萬物也萬物之所為生長於吾
之易與書者非生長於吾之易與書之氣也嗚呼君子
與書求諸三皇五帝之治可也欲知三皇五帝之治
者無求諸天地之氣可也三皇之俗



朴五帝之俗和三皇之法未成五帝之法已成俗之
朴與和者曰法之成與未成使然也猶之可也法之
所以成與未成使然也而吾獨知之矣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反是則亂三皇
之世天地之氣雜乎北入乎東夫東北者子丑寅之
氣而寅者陽之方壯也而未老也方動也而未病也
不則殤也殂也不育也之病生而天地之功斁矣五帝之世天地之氣雜乎東入乎南夫東南卯
辰巳之氣而卯者陽之漸老也以其漸老者迎其未
老者黃帝堯舜所以壽萬物之脉以全天地之功而

孔子之所為次易以書也歟雖然易起於伏羲而昔
不起於黃帝何也黃帝之俗朴固也而伏羲者朴之
始也五帝之俗和固也而黃帝則未至也況其俗之
所為朴與和與未為至和者何也法之始始於伏羲成乎
堯黃帝則成而未大成也以其法之始易而不以
其未成故其俗之和而未為至和虞之俗其和之至歟
敢問和曰和非生於和而生於朴朴者和之醞也和
者朴之熟也黃帝之和則熟而未熟者也嗚呼君子
則混融之而已矣以吾之氣混融天地萬物以天地



萬物之氣混融古今熟非此氣也伏羲神農以子丑
寅之氣醞唐虞之和則是萬物之萌而芽芽而達之
時也堯舜以卯辰巳之氣熟三皇之朴則所謂遂至
於茂至於盛者也萬物之生與長皆曰出機云者一夫二也生則為
始始長則為終終者二夫一也夫有始始必有始然
然則俗之朴與和者雖曰法之成與未成使然也而
和所以為自然也歟天下之治與不治也堯舜未數
數然也則是堯舜以其自然輔天地之自然以長養
物以全伏羲之功也而書也首焉則是孔子次其

然輔天地之自然以長萬物以全易之功也不然書之有三墳蓋其舊然也而今乃斷自唐虞而下余謂鶴脛雖長可斷也鳧脛雖短可續斷曰書東南之運氣也天地於焉長物堯舜於焉長治孔子於焉長教

詩

論曰三皇之治渾渾如也五帝之治溫溫如也渾渾也者蠢蠢者也溫溫也者蠢蠢者油油也油油者也蠢蠢也者生生者也油油也者長長者也天地之於萬物也生生之長長之亦可謂仁也已矣聖人輔天地者也其道亦嘗如是乎曰天地不徒仁夫萬物也又有義焉故五



行之氣不徒用夫甲也又有庚焉甲者氣之噓庚者氣之吸三皇之治氣之始噓也故曰渾渾噩噩之極也故曰溫溫孔子贊易始於三皇而定書始於五帝則渾渾溫溫之別也嗚呼君子則亦觀其氣象而已矣孔子之贊易也于何不先其渾渾者而定書也于何不存其渾渾者易之不先其溫溫者而其猶有以曰易伏羲之作也至於書之不存其渾渾者則何以哉曰孔子太極也六經天地之氣之噓之始則為易三皇所以生物極則為書五帝所以長物也書為五帝而作而施及于王則猶易之施及于帝曰

曰是固非生長萬物之正氣而要之其運必至是也故君子以為書斷自唐虞而今乃斷自唐虞而下余謂之曰嗚呼作俑秦誓者誰歟君子蓋有不忍言者曰天地之所以鼓鑄萬物與吾聖人之所為次書以詩者於是乎在天地為物之父母也生生長長者父母之愛其子也父母既愛其子曷不與之旦旦而生生旦旦而長長而乃受之以斃天地不仁甚矣哉天地仁則無乃始始終終始之理固然也唐虞之時純噩噩皇而墨夫夏何也曰天地之氣然也唐虞之間也噩噩者欲絕而



未絕噫者欲交而未交故其俗尚和再傳而商周始離於噩而入於吸矣故其俗激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方其未離於噩也宜乎不勝其弊也詩三百大率為不勝其弊者作也於詩焉觀蓋有所謂責之之詞者韓子所謂物不得其平而鳴者是也故其辭激夫其詞之所以激者起於其俗之激也至於所謂美之頌之樂之嘉之之辭者蓋亦所謂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者是也故其辭稍舒夫所謂

辭者不過如斯而已矣激辭者如彼其多也吾於是知詩天地之吸氣造化之入機也決矣不必天地也吾一身之中自有造化氣是也噓則為甲吸則為庚甲之分有先後先庚三日起於午一元之南氣化工所以罣布萬物也雖然猶未也午一傳至於未化工所以申堅萬物也元氣於是乎酉聖人於是乎詩矣詩生於俗之激激生於氣之吸夏之所以寡怨於民者孟萬物之始罣布而商之治則已腰睒而申堅歟不然古詩餘三千篇沈中豈無虞夏之詩為存者為長可斷也歟而或者於詩見孔子點焉子謂鶴脛之長可斷也歟而或者於詩見



其不無鮮辭則以為噓吸具余則告之曰時乎暑也豈無一日之涼時乎寒也豈無一日之温而天地之氣不以其一歲者則聖人之經安得禾惟其小者而惟其大者鳴呼君子則亦觀其氣象而已矣且以其逃空虛聞人足音跫然而喜者較諸所謂渾渾如也温温如也則其氣象何如也況夫逃空虛聞人足音跫然而喜者才什一而物不得其平而鳴者滔滔也歟斷曰詩西南之運氣也天地於焉物湯武於焉牧治孔子於焉牧教

論曰聖人之道有窮乎曰無窮道則無窮矣通之則有窮也道者通也無不通也何謂通曰至雜言也孔子嘗兩言之矣而自為岐也曰一闔一闢之謂變不變則窮矣往來不窮之謂通窮則不通此一說也又有一說焉曰窮則變不窮不變矣變則通不變不通矣通一也而兩其說前焉以為生於不窮後焉以為生於窮由前則戾乎後由後則不合乎前天下曰斯入也則亦未能混融而已矣混融而覘之有窮者孔子吾道之王盟也主盟無予奪與國柰之何嗟夫斯入也則亦未能混融而已矣混融而覘之有窮者其有窮者而文焉曰六經其六經其道一其道一其氣二噓吸是也易微噓天地之始也書純噓天地之終始也詩微吸天地之始終也終而始也終而始天地之無窮矣乎曰猶有終終者焉有始而始始終則天地之功斁有終始而無終終則天地之功散散則無歸萬物之生堅於申孰於酉畢入於戌詼閎言於亥而其性命之所在則或寄諸其宵或寄諸其根夫其根與實幸而堅於申矣而弗有酉焉則弗熟也借曰熟矣而弗有戌與亥焉則無歸無歸則其性命之理將蕩入於滅矣聖人曰所責乎吾道者為其有通而

無減也於是作春秋詩之變也詩窮於陳而詩之氣久矣其窮也詩之氣不窮萬物不墜春秋不作雖然合而言之皆天地之吸氣造化之入機何者陰生於午而盡於亥中而分之午未申者吸之始西南之氣也酉戌亥者吸之終西北之氣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且夫好色者淫之媒也而未至於淫怨誹者亂之兆也而未至於亂則午未之氣然也至於平王東遷之後淫亂之風放乎天下而莫之禁則酉戌亥之氣然也以其酉戌亥者迎其午未申者而文焉曰春秋春秋聖人所以復萬物之命而



環天地之氣也不然春秋魯史也魯之有史自伯禽至隱公三百八十六年矣就中豈無一事之可垂鑒戒者而孔子黜焉子謂鶴脛之長可斷也鳧鳴哼君子則亦觀其氣象而已矣余嘗言孔子之贊易也猶其出遊觀之上也其定書也猶其在齊聞韶也其刪詩也猶其入太廟而觀欹器也其作春秋也猶其為魯司寇也今夫力爭於其壘壁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跡者此孔子之所為魯司寇者然也而孔子謂其作春秋者亦然則較諸所謂入太廟而觀欹器者其氣象又何如也司馬遷曰萬物聚散在春秋歸其有旨於此哉春秋之氣得酉戌亥者子之西子者亥之交二者之交萬物之所成終所成始也余謂之始終遷也詩之聚散此豈二物也哉遷之說於余無以異者余於亥子之氣論其正而已矣遷則併於二者之交包焉而推循環之理曰窮則變變則通如斯而已矣雖然遷豈誠有見於此哉遷之淵源與游夏孰若游夏於此若有物鉗其舌者而遷也及考之意者其億而中也夫斷曰春秋西北之運氣也天地於焉藏治孔子於焉藏教

禮



論曰道譬則人也人之生也有形斯有氣有氣斯有噓吸有氣斯有色有色斯有慘舒有形而無氣者偶人也彼誠偶人則噓吸已不能矣而況夫慘舒今也有人似偶而非偶兀然坐於深山不飲不食無慘無舒其即之也與不即之也皆自若也則是浮屠氏之定也噫夫舒慘之不可絕固也借曰可絕祇亦自私之計非大通之道也天地之氣若浮屠氏然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萬物何資焉馬天之氣噓萬物資始吸萬物資終終始則有所資矣而其噓吸之盛而見諸外東西則為青為赤南北則為白為黑雜乎黑入乎青

則為舒離乎赤入乎白則為慘此何為者也曰天地之氣非能為色也而不能不為色也天地不能絕舒慘色浮屠氏獨能天地之所不能也欤聖人之道天地之氣也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則氣之噓吸也噓吸之氣運諸冥冥之中則固有無色之色存焉而人莫之見也夫人之情信於其所見疑於其所不見天下或曰聖人熒惑我也或曰誰謂聖人然二事爭而不已則俾棄其不爭者求觀於吾道而質其疑以決其爭而吾道果無可觀者以證則經之作幾何不與瓦然坐於深山者類也則天下曰聖人熒惑我也吾之作經將以信天下而天下皆以為熒惑我聖人之心則不安於是有禮焉聖人之作禮也曰非我也禮起於夫婦夫婦起於天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其為禮之本歟天地之噓吸陰陽上降下騰陰陽之感也吾道之噓吸為仁義易書詩春秋禮仁義之感也子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則是仁義之感之謂也相感之中既有無體之禮存焉則亦足矣而又必也制以其粗底者生萬物於是經則無乃贅乎曰天地能以其粗底者生萬物於是以其運諸冥冥者盈而為青為赤為白為黑者以信萬物之目聖人之作經則亦輔天地之自然而已矣



商既自去其繳率之者而率之以其非所以率之者則周之於商也無憾也孔子不曰夏因於虞禮所損益可知也則是盖可知也而曰商周因於夏商所損益可知也則是舒慘之別也又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則是又一慘一舒之迭相往來而無窮也吁亦微哉商因於夏禮孔子不忍言也周因於商禮孔子尤不忍言也其或繼周者則又有大不忍言者不忍言而言斯其所以若是微欤斷曰陰陽之氣嘘吸於四時而舒慘之色與之相始終仁義之氣嘘吸於四經然則禮也者盖與四經相始終欤

論曰聖人近取諸身遠取諸天地以作經是故有氣道之噓吸也噓吸之蠱是為樂孚冷也有人能噓能吸能慘能舒而不能聲是之謂病瘖人之病於瘖天地中之一廢物爾又安能造化萬物哉蠱之外又有呼焉小呼為風大呼為雷雷之動也轟然風之鼓也嘷然轟然嘷然者天地之聲也雖然於其未也則有無聲之聞也天下不之聞卑有能聞之者姑曰勿卹焉可也而彼將以為吾道瘖吾之作經所以鳴吾道也而自為病瘖然獨得勿卹乎哉於是以其無聲者散諸其有聲者而託於八物八物之鳴陰陽之聲也陽聲起於東北故清不能為聲猶其不能不為色也陽聲起於東北故清陰聲起於西南故濁聲之不能不為清濁猶色之不能不為青黃赤白黑也樂生於風風生於氣



田子曷不與我言天地以為吾之唱和萬物不之聞彼其謂我瘖於是以其不可聞者寓諸其可聞者而名之曰雷風是謂有聲之聲聖人之道仁義仁天地之噓氣也義天地之吸氣也天地之噓吸為陰陽吾道之噓吸為仁義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則聖人所以幹仁義之氣以終萬物也四經之外有禮所以色仁義之氣以信萬物之目也目則信我矣而耳未我信則五經之作名為廢經於是又有樂焉聖人所以聲仁義之氣以信萬物之耳也孟子曰樂斯二者二者仁義之謂也然則孔子之教天下曷不亦曰樂樂乎其兩盡也故曰為天下極其噫夫天下之事難乎其兩盡斯以為韶歟而或者以武則疵矣勺之盛何可掩焉能不為舒慘也何者皆是氣也樂生於風風生於氣君子曰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三皇之世天地之氣判然不合矣故其樂質乎野五霸之末天地之氣漸合矣而未甚也故其樂野乎東北之聲然也乖西北之氣判然不合矣故其樂乖野東北之聲然也乖西北之氣判然不

其無補於壽也由是論之天地之氣蓋大合於唐虞之時而沿嵩迄周則其漸不合矣爭天地之氣合則為仁不合則為義既曰禮樂皆自仁義出則安得有先後曰六經天地生成夫人也故形氣具形氣具故聲色具樂聲也天一生水而水生聲地二生火而火生色水陰也火陽也陽主進而陰主退孔子所以先禮而後樂也雖然陽中之陰陰中之陽禮中之樂樂中之禮君子則亦混融之而已矣聖人之經五則剛七則贅贅未之聞也而或者之論去其樂不啻於剛歟剛則樂矣吾道宋貽於齊歟嗟夫夫之未亡於貢也亦嘗瞑目而混融乎否斷曰陰陽之氣噓吸於四時而清濁之聲與之相始終仁義之氣噓吸於四然則樂也者與四經相始終歟



# 緣督集卷之八

## 論

### 由求

道者有偏有全全是人之所欲也偏是人之所惡也夫人而得所欲天下無聖人可也不幸而失所欲得所惡又無聖人焉則拱手以聽事之廢也雖不廢亦無成雖成亦陋昔者郈隱公朝於魯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一俯仰之不度茲特小有偏而已矣夫何傷子貢覘之以為二君皆有死證焉故世疑之曰夫死大事也雖盧扁未容以脉定而子貢以貌索雖中秖億而已矣非君子之道也而余謂容有此理何則禮貌者胸中之表襮於外者也孟子二君者其容或失之高而仰或失之卑而俯高而仰以驕卑而俯以惰以驕惰之心發而為驕惰之容蓋所謂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瞭焉者與觀其眸子人有不可逃者況胸中之表襮於禮貌又親於眸子也哉夫人之心至難測也孟子得之一瞭眊而子貢得之一俯仰吾於是知人之不可有所偏有則不揜也師商之偏在乎心而已未甚表襮也至於由求則動其心

見乎其容者也故孔子再三焉闇斯行諸之問雖兩問也而一事也孔子則退由而進求何也二子之心各有偏也余嘗論人誰無偏要自移而已矣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之性緩故佩弦以自急董安于之退失之緩者也西門豹之進失之急者也所不同者豹安于則性由求則心也而已矣其偏在性猶自移也由求之心不自移豈來有以章弦遺之者歟孔子則遺之者也求也退故進之遺之弦也由也兼人故退迨遺之章也而二子未能俱孔子爰焉曰一瞥來從而遽絕之吾不忍於是又狀其心之表襮於外者以告其狀由也曰行行如也其狀求也曰侃侃如也侃侃之狀譬則執玉高其容仰者也侃侃一偏何則退與無人之心發而表襮於外者其理固然不揖也行行之狀譬則受玉卑其容俯者也以子貢之覘二君者而驗孔子之狀二子者吾知二子未免為廢人雖不廢亦無成雖成亦陋求之脂韋於魯雖不廢亦無成者也由之死於衛雖成亦陋者也魯卿之僭甚矣為求計盍諫諫不聽盍去今也不然又為聚斂之事以媚之茲所謂伊優者而已矣如之何望其有所成哉



仕之難尚矣為由計盍擇擇之而莫得盍已今也不然以為食其食不可不死其事不知出公之食不可食也茲所謂骫骳者而已矣如之何望其成之不陋哉九事之成不成成之陋不陋或有幸不幸存焉而君子之論不期然曰盡吾心而已矣其心未盡而付之幸不幸非孔子之所望於二子者是故一瞥不從又再瞥是庶幾以其容之失而覺其心之偏或曰都魯之君其偏在容而已矣子貢一見而知其不能久者以其心之亡也今二子之容猶二君也則其心之亡亦猶二君也而孔子特以由為若不得其死然何



哉曰求雖生猶死也

## 夷惠

百萬世而無敝者吾道也反是者他道也人非堯舜鮮有不之他者顧人之如何爾頻子於其未遠也收而入於吾道故全師離於其漸遠也收而入於吾道故雖故廢由求則於其既遠也然後收而入於吾道故雖不廢亦無成雖成亦陋嗚呼孔子所以苦口於其初為是也歟雖初孔子所以苦口者論其心而已未及其身至於論夷惠則及其身矣夫夷不辱其身也夫惠屑其身者也屑不辱雖異未合乎吾道則一也

蓋嘗以孔子之厚不厚者叅之孟子之所謂冷不冷者而為之論以為人之疑不正雖其君父猶或畧之況鄉人乎夷也望然去之曰爾其冷我也吁此而冷我天下孰有冷我者乎人而裸袒雖其妾婦猶不免也已夷曰猥自枯槁於畎畝之中以待堯舜之時而已夫豈汚君也由油與之偕曰爾焉能冷我哉而不陷於卿愿吾不信也夫孔孟所惡此二者為其賊道也而夷惠陷焉在其為夷惠也哉曰夷惠無是也孤竹君夷之父也臧文仲柳惠於下僚者也吾嘗意夷之逃去必其父子之間有聞言焉若申生之事也夷而不足於量則有死而已豈復逃去雖逃去豈能不念舊惡也否則其量甚夷也吾嘗意惠於交際之間大抵守節而不阿故文仲雖知其賢而不引用之若子西之於孔子也惠而恥於小官則凡可以進身者靡不為已豈能不以三公易其介也哉而今也否則其節甚峻也其量夷則鄉人之冠不正亦將責焉推之則學夷而失焉者雖鄉人之裸袒亦將安焉夫是之謂隨自不蚤汚君也推之則學惠而失焉者雖太之裸袒亦將安焉夫是之謂不恭此孟子之意也而世徒曰夷惠然豈謂夷之量能容其父而不能容其鄉不惠之節能不貶於汚君而已矣此為伊



祖也殺悟夫無貫穿孟子以告之者孟子曰聖人之行不同也而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此為伊尹言非為夷惠言也而吾取之以論夷惠夷之一隘而去周惠之三黜而不去魯或去或不去之說也而孟子以為其趨一也一者何仁也豈亦就所謂歸潔其身者恭言之歟故君子以為夷惠之趨於仁猶伊尹之歸於潔未有潔而不仁者也亦未有仁而不潔者也或曰夷之不辱其身謂之潔可也惠則辱身矣謂之潔可乎曰可也殊途而不同歸也殊途而不同歸之實也然則孟子之言過歟曰非孟子之言過梏於孟子之言者過也夷之清非其君不事而已矣惠之則是夷聚隘惠聚不恭聚則是歸污其身而

已矣焉有仁人而歸汚其身也哉

管晏

周衰道之不明甚矣權其輕重而制其可惟孔子為然伯高死子曰吾惡乎哭於野則已疎於寢則已重二者無一可也於是乎哭諸賜氏曰彼由賜見我夫一哭禮之末也雖失何傷而孔子屑屑焉一毫不貸本則如之何至於後世雖本不計也雖計不悉也奈何欲無失哉幸而失其小則在其心與身而已矣不輕而加太則有刑於其家而不自禁者也其失在身雖小難收也雖救難全也猶以身也刑於其家則殆



為下也則是儉失之猶奢也夫儉之失猶奢何也曰先王之制禮不可奢也不可儉也惟其稱也仲而知禮不可奢則其組紘必緇而後稱雖青有不敢僭者況朱乎惟其不然故君子以為濫嗚呼家廟之祭孰與故人之哭先人必少牢而後稱雖羔有不敢薦者況豚乎惟其不然故君子以為濫嬰而知禮則祀其為重也孔子以故人之哭猶慮其失之疎與重而管晏之於家廟翻不顧其濫與陋而甘心之則尚得為知禮者哉孔子曰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古之君子奢不僭上儉不偪下求為可傳可繼也而已矣今



仲之奢而難為上嬰之儉而難為下則僭逼之甚雖明日不可繼也況欲為萬世之傳哉雖然二大夫可人也蓋仲嘗言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而嬰嘗言君子不犯非禮則二大夫不可謂不知禮者也夫其所行及其所言二大夫豈若是等輩哉或者有所為耶故世之為二大夫解者以為仲之奢蓋分威公之謗嬰之儉蓋赦景公之侈此戰國策曾子之說管晏之失容有可文者吾從而詰之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曹子之說然也而威公之奢猶景公也嬰矯之以儉似貢卬仲賢大夫也孫雖為上也卑仲賢大夫也孫雖

矣仲胡不為嬰也國必有諫譽忠臣令諫存已亡在
上戰國策之說然也而齊氏之謗景公猶謗威公也
詰之二大夫必一失也而齊氏之謗景公猶謗威公也
以水救火仲則以火救火者也然則嬰其幾輓曰嬰
之道大率類丈景也王通論儉曰以文景之心為之
可也不可格於後吾亦曰以嬰之心為之可也不可
格於後雖然儉可也夫奢雖以堯舜之心為之亦不
可況管仲乎是故必不得已吾從曾子得已則吾從
孔子



## 衰盾

君子之於道無可也無不可也裁之而已矣裁之心
而貞裁之身而正裁之家而齊久矣家政之未易裁
也夫苟能裁上則為舜下亦不失為魯莊公苟惟不
能則管晏甚則威丈也已矣雖然特家事爾春秋戰
國以來以執國之政聞者大莫如子產次莫如公孫
衍張儀子產之使人愛也以惠儀衍之使諸侯懼也
以怒茲皆不免乎一偏者也雖然得其正焉亦足矣
而吾聞之孔孟子產盡眾人之毋而儀衍類非大丈
夫也則彼之惠與怒意其非正也已矣書曰德盛惟



喪禮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比孔孟之正也今夫子
產直眾人之母而已矣則其所以使人愛者固非君
子之德也而儀衍又不得為丈夫則其所以使諸
侯懼者夫豈德威也哉晉卿有曰趙文子與其子宣
子者其一使人愛其一使人畏孟之三子類也而世
率以為正或曰特盾不正爾余惑焉盾之事其失
也彰衰之事其失也潛夫彰故人得而知之夫潛故
非識者莫知也子為正卿而不討賊此董狐詰盾之言也以二
言也子為正卿而不討賊此董狐詰盾之言也以二
子之所以詰盾者而遡盾之心則九盾之所為迎公
子雍送射姑帑之類大抵敢行非度以脅之而已矣
蓋不待識者而後知故曰彰衰則不然其操似潔其
言似權其為政似和易故雖識者以為正我則益不
予故曰潛其不予何也其心術不正也其不正何也
公重去齊而衰酖以酒一不正也公逐楚禮而衰強
之受二不正也公怒野人與塊而衰以為有土之兆
三不正也凡是三不正蓋衰所以為忠而君子以為
是小人之愛其君也大人格君心之非則不然也以
衰之所以愛其君者遡衰之所以使人愛者要不過
矯情譎詞以籠之而已矣豈君子之德愛也哉而世

率以為正或曰特盾不正爾吾故衆言之以發千載未敗之事然則奚以未敗曰抑嘗敗矣介子推以二三子貪天之功為誣蓋為衰發也顧未作言之爾然則奚以知其為衰發也然則奚以知其為衰也然則奚以知其莫如衰曰秦之享公也公欲以子犯從子犯遜焉曰吾不如衰之文衰行應對捷出君子曰衰類舌之士也吾意衰之舌不獨施於從公之享又施於誣天以擬功不然從亡之臣如子犯者鮮矣今自謂不如衰則介子推所謂二三子者非衰而誰故吾謂衰之可愛以子產盾之可畏似公孫衍張儀其所異者特子產以心而衰以書儀衍以舌而盾以心爾盾之失在心而人知之衰之失在舌而人反不知豈其失之也以舌而文之也以舌耶此一說爾又有一說焉大抵議論人者於其失之甚者則加意未甚則畧之畧之則其失雖彰而或至於漏網加意則其失雖潛往往吹毛而求之不貸蓋人情則然今盾敗而衰未敗得非盾之失也故董狐郤缺吹毛而求之而衰則未為已甚故人畧之嗚呼人既畧之矣又從而文之以舌雖千載不敗可也而余獨吹毛焉者蓋惜夫衰之繆用其心未可與



入吾孔子之道而已矣故君子以為衰冬之日也盾夏之日也孔子則元氣也

## 齊魯

古之人孟有鬼玫其行而不揜焉者矣而人或出之又有考之混而無瑕尤者矣而人或入之凡人所以或見信或見疑於後世者往往有幸不幸存焉未必其實然也趙衰之事孟所謂衷考其行而不揜焉者也而輒以見信於後世或者府出之者歟是之謂幸歷公之事孟所謂考之混然而無瑕尤者也而間以見疑於後世或者有人之者歟是之謂不幸衰之幸吾已發之矣周公之不幸齊桓不為一說乎太公治齊桓聚貴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魯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吾讀史至此未嘗不嗟嘆息以為太公之說是否或未可知周公之則不幸之甚也何者周公聖人也所貴夫聖人以其能為法於天下而傳於後世今也為治之法未施於國而後世之弊已不逃議者之料則惡在其為聖人也哉故吾謂尊賢而親親非周公之言或者史家故入之否則傳聞之誤國隨承說未之判歟其謂之不幸也則宜雖然人所以得而入之何也太公伯禽異

之也太公之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伯禽之
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夫遲疾周公豈可不求所以劑量
盖有以也治道不欲太疾太疾則人將無以措手而
或巧為規避以塞上之責亦不欲太遲太遲則人將
無以獻狀而或毛舉彌文以蔽己之長夫人習規避
則其弊流而為簒俗簒俗彌文則其弊流而為弱盖其
勢然有不可逃者此周公所以預為之憂也周公既
為太公憂又為伯禽憂則假令就國豈肯自犯其憂
者哉世之好事者徒見齊魯末流其弊如彼而推其
始封則周公太公也遂倒駕其說以歆後世嗚呼罵



之太公可也周公則有能考之者矣何者貽自憂之
貽自伐之公必不然況公之平生盖渾然而無瑕尤
豈獨於此焉疎也然則人之所以得罵其說於太
公盖太公有以取之也周公則太公伯禽之敵其
謂之不幸也則宜然則太公伯禽不為周公盖嘗思
二公賢者也夫賢者之所施設豈有墮於偏而不起
之處借曰亦不至已甚而今乃如此意者非生於所
迫則必出於有所情盖不徒然太公迫於齊之衰者
也伯禽恃其齊之少者也凡人之情齒衰則功名之
心急齒少則功名之心緩夫其心之有緩急則其政

然則世無堯舜將不為國耶曰必不得已寧徐無疾
徐之與不過弱而已矣未至於簒也故孔子必欲變
齊而之魯雖然終不若道之不徐不疾亘萬世而無
斁也故孔子又欲變魯而之道也道也者所以
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治天下

## 文宣

隋有儒曰王通最善論治大抵以為政猛寧若寬法
速寧若遲寧之法欲速也故其政寬徒猛則失矣徒寬亦未為得也而漢文宣
又次齊魯之治其國者治其天下古所謂尤而效之

罪又甚焉者幾是耶蓋聞人君之於天下猶人之父母也今夫母之於子雖一笞一箠之施而為受子雖一也不知徒箠箠焉則反以輕朴焉夫鞭朴箠楚馬則反以輕朴其驕徒鞭朴焉則反以輕朴其驕者也是以有王成之事凡宣帝之所施無非以啓其欺凡文帝之所施無非以長其驕故謂王之驕則狃於文之易而成之欲欺也哉吾故謂王之欺凡宣帝之所奉承人尚有楷其手者成雖曠庶董之罪也今夫人君之於天下猶人之腰領非二人有也人非木石誰肯以腰領予刀鋸以冒賞如斯而已矣獨不思文宣者二人之君也有刀鋸焉有鼎鑊焉徼焉而弗動冒焉而弗得則二人徼冒之心亦不可使人有難我之心易斯驕難斯欺王之詐病不朝蓋借怨以徼寵成之增戶口蓋恨無以徼寵成之增戶口也成幸而不敗順不幸而敗徼寵也成之幸而不敗順不幸而敗



徼寵也成之欺意者特逃責爾非嘗也借使文之持心不失之太厚則凡朝廷之所設置人將有慄其股者王雖怨望豈敢驕也哉宣之責效不失之太急則凡郡縣之所奉承人尚有楷其手者成雖曠庶董欲欺也哉吾故謂王之驕則狃於文之易而成之欲欺

射赫赫若有怒焉似非弛而不張也務行寬大之詔休休若有容焉似非張而不弛也而卒未得為文武何哉文武動每戒之於其初文宣惟能持於末與其巧拙非所論也不然文武之道惟其師無徒以文之易為毋天下之襁褓宣之難為父天下之襲刑哉

周秦

天下之事惟聖人為能作始又能善後苟非聖人而曰我能作始又能善後者非狂則誣也傳曰其作始也簡則其將畢也巨師商之失其作始者也故簡文宣之難為父天下之襲刑哉

其子孫莫知以寬政濟焉者行惰夷之誅汝快一時之怒故其末流姦臣賣國至於禍詔殺其太子而無赦是謂孤方其未也天下之於周也如嬰兒之於父於母於乳保也至相親也不知狎之慈生則親失其為親其於秦也如人之於天於神於雷霆也至相尊也不知孤之愚生則尊失其為尊故聖人之治天下不徒使人親也不徒使人尊也曰必其交相稱焉而後可不然則狎與孤之道也其始狎也天子之見諮揆不過下堂而已矣未甚屈也甚則諸侯得以坐召焉其始孤也始皇之斥太子不過使監軍而已矣

宣其將畢者也故巨則巨矣而僅能善其後未為已甚吾觀周之季以弱政濟強勢未嘗不恃其隕越之晚何者強弱之埶前未有若是其甚者也甚則如之何權焉而已矣權則如之何稱焉而已矣故治天下之患莫大於使人親而不尊親而不尊則狎尤莫大於使人尊而不親尊而不親則孤周自夷王下堂之後靡乎日趨於弱矣而其子孫鮮知以猛政濟焉甚者行一切之令以偷一時之安故其末流諸侯恣行至於生召天子而不顧是謂狎秦自孝公變法之後凜凜乎日趨於強矣而末甚害也甚則姦臣得以矯殺焉嗚呼悲夫晉文公周之臣也扶蘇始皇之子也以臣之卑而敢以私故召其君以子之親而不敢以死故請於父強弱之埶前豈有若是其甚者哉蓋嘗論周之弱始於孝公欲令行於其下堂而其埶至於河陽之狩蓋所謂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者也而世舉曰周之東遷削汝謂夷王自侮如此不東遷不削乎秦之強始於孝公欲令行於其臣與其民而其埶至於扶蘇之禍蓋所謂言悖而出亦悖而入者也而世舉曰秦以窮六七汝謂孝公悖而出如此不窮兵不七乎雖然亦有輕重焉未可倒

論之也周室之弱不過見侮於諸侯而已矣未得罪於民秦矢之雖民斯疾視之則易捷蓋其勢然也加之更王之後又幸而有宣王者出而振之故其末流雖不免於削猶緩也秦則不然孝公已強矣繼之以惠王又繼之以昭王又繼之以始皇皆抱薪救火者也故其亡也亟假設宣王之後時得一賢君如宣王者出孝公之後時得一賢君如漢文者出而劑量之則諸侯雖有侮我者要不過吳王之類姦臣雖有悖我者要不過王成之類也而止爾周室若是靡秦望若是烈哉故吾嘗欲德周秦之弊必自文宣始且文之自侮也已甚特未下堂宣之悖而出也已甚特未坐召爾王成之侮之也已甚特未出而入也亦已甚特未矯詔爾雖然消消不已終成江河假設文宣不能持於末則漢烏保其不周秦耶雖然與其巧持於末不若拙戒於初故吾又謂欲懲文宣之弊必自師商始師商之過於適商之不及於適其間不能以寸而孔子斥言之若其失有不勝詰然意者逆料其末流之弊必至於周秦也夫而世有推之者雖推之末有悉之者嗚呼不有吾論則方其師商也安知其後不周秦也

宋賜紫金魚袋樂安曾丰幼度　纂

參知政事門人西山真德秀希元　校

朝廉州府學教授十世孫自明　輯

臨淮教諭十二世孫繼武　編

邑人後學詹事講朋南　校刊

## 序

隆興府纂修圖經序

豫章自漢為郡歷隋唐至五代凡千餘年寫績不勝數矣本朝七聖相承重熙累洽文物日盛於是有制舊矣豫章郡隨之更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州循而郡之風物始盛於是有某氏祥符圖經述焉又更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培養而郡之風物始極盛於是有洪氏職方乘述焉建炎紹興間馬南牧閩郡委煨燼太上皇中興祔循三十餘年始復太平之舊今猶未有述也淳熙丁酉寺至則歲且頗矣盡惟民瘼是疲革他未遑明年幸歲熟民安而事希暇日取三書閱之雖理互有到而事互有遺乃選二三僚佐二三郡士之馳於理熟於士風者相與類次每類成共從而次櫛之一書所述或詳或畧或同或異一俾從詳或同或是或非俾從是或有或無俾從有三書皆無而諸子百家群傳之說碑碣之所記長老之所傳或聞有之乾道淳熙以來踵興創出非三書所及則各從而增入焉庶剔成一書又明年某月纂具余覆校罷為若干卷二三僚佐二三郡士盡用力多矣余拱手蒙成宴集次相勞苦言茲書首修龍德之潛邸府額之賜所以報上也次放百家凡三書輯錄所以補舊也卒參新舊合三書而一之以便觀覽以備職方氏史民採擇貽後也一舉而三意寓焉雖少庶公錢豈所計哉於是鋟於木其月某日丰序

## 豫章圖志後序

歐陽修撰給事程公帥江西之明年百廢以次舉凡無益雅不事也編雄治豫章東南一都會非他支郡比聖天子恢復之念未始寘披輿地次或小有牴牾一夕下職方會羣郡於江西宜首應詔故圖紀三大不害同小未免異非所以便乙夜之觀也銳欲纂次間郡上佐劉公某黃公某協承公意出任撰凡舉例之責又與公物色得郡士崔某馮某任編摩使祝某楊某任筆削葉成公潤色之迄成全書故昔之缺者補

之分野之類是也畧者悉之郡沿革之類是也其說二三者一之辨證者名之類是也踵出創立續之類是也道淳熙二十餘年事蹟之類是也余固凡頓幸嘗分祝楊二人者之責五未半輒以事解去又閱其月始報訖嗣得副本視余所草語之哇者轉為雅淳者轉為渾公閩色力也公第進士雖蚤而攻苦食淡若恬侯命不啻晝布時年途中且晚矣始擢給事中燕掌外制入選邃暨著盈衷大抵華國之文孟學力既到發於持滿之力理固然歟此書經公潤色多折說歸雖發伏使昭不徒華一郡而已　聖天子恢復之一州事蹟此書過半矣舉以入馬無可易者方是時又當與外制類纂併藏秘館永為華國之書顧余濫得所附而無以自見強出腐語贅其後抑喜機所發不暇自量者哉淳熙壬寅其月其日魯丰序

## 送王元用謁故人序

余友人行五元用每與客語曰夫生之有死猶晝之有夜孟理之固然者世不以固然處之往往苟生而畏死者是豈知理之為故處有三有未能忘死者彭鏗之歿雖若是也有能忘死死而未能忘敝者劉伶之荷鍤是也有死與敝兩忘者莊子為烏鳶螻蟻盜所食不奪穢勢與此是也僕少時讀書高不慕為北子卑不屑於彭鏗第安於理而已矣今也行年六十有奇就木之期邈不出三十寒暑然而家貧不克為具殆未免資於親舊若無說以為之先容孟所謂忘死未忘敝者歟曾子聞而為之說曰吾聖人之教棺槨衣衾不害為速苟為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也哉元用不矯為劉伶之荷鍤而安為吾敝之館禽吾所謂不害為達者是也雖不識者聞之亦樂助之兆親舊乎吾聞諸以為畜錢具有又

## 李季牖輿地新書序

疆理之制始乎伏羲成乎黃帝至周而大備至於東周寖壞矣凡物之壞未有不變者也故周而上則或可放秦而下郡縣秦而下未久可放也周而上則或可放或不可攷矣春秋之初周之列國猶有千二百存焉

訖獲麟則千二百國見於經傳者百有七十百三十九知其所三十一亡其處嗚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耳千二百之中地若名俱可攷者纔百三十九而俱不可攷者至於一千三十三十孟十無二矣等而上之比周之初千八百國十無一矣又等而上之比商之初三千國百無三四矣又等而上之比塗山之會黃帝畫野分州凡萬國百無一二矣合五帝三王二千年間率百無一二可攷況自黃帝等而上之又有無窮之往古率千萬猶恐無一二也秦而下釐理之制具於史互見於百家傳記十猶八九無可攷雖然更代



滿二書而百家傳記則人立一說者焉夫代為一書則先後散人立一說則是非雜十猶八九可攷顧第未久耳等而下之又有無窮之不與黃帝等而上者類耶余竊病之則安保其終之不與黃帝等而上者類耶余竊病之久矣淳熙乙巳至廣廣州司理參軍括蒼李如篪季牖出所著輿地新書十卷類而孤之於國都自伏羲於陳數至　本朝於汴於形勢自王畿數至於荒服於禹貢自壺口數至於海於周官自楊州數至於幽并并并畫畫散者聚雜者一余平生討論欲為而無力以及者一朝而覽至慰滿歎尚次轉以語廣之士

大夫聞者爭睹睹著爭傳百口一舌服季牖之用力專施功久而不知所謂季牖者將老矣而猶來遇述或謂季牖習舊熟其親舍斗升鹽尺寸不爽鍾暴鍋衡之安遇不遇非所計敢問此傳吾余為言九州志謂之九丘孟與地書類也九丘傳自上世逮周無志孔子出始除顓此書芟浮蕪網錄要往往固孔子述職方法也複有孔子出則容有去取其間傳不傳未可知未有孔子則其書必久傳其傳必久季牖雖老矣猶未遇也茍有遇而不老者存焉七月二十有三日曾幸序



## 同班小錄序

孝宗淳熙十六年正月庚戌　皇帝御後臨軒選人李者慶以下凡三十有二員躋吏部侍郎班於廉次第見已傳旨改秩退聚天慶觀具衣冠再拜而三揖敘同班也閱六日而辰又聚於雄忠觀相與言曰古人氣投道合適然行同途宿同舘猶定交去況朝觀臣子大禮吾三十有二人者東西南北士也乃獲為同班非幸歟釋褐聚結契其事雖出通年要有不可廢者雖然非久相親雖記而易忘人情則然茲初結契相許至子孫於久要之義得矣更旬月隨牒散而之

嘉德集序

大江之右支流曰葛溪是為吉水永豐之隄自葛溪襲繼而上窮源竟嶺是為鶴寧都之鍾於中亦得聚落曰前溪安住居士譚元勛所家處也上下距邑率百里而爵左距樂安其里信太平盛時烟戶殷而生齒蕃所在有好事者客往四邑不勸糧可也自紹興迄淳熙一元於盜再元於兵三元於旱四元於水五元於蝗殷蕃氣象變為凋耗細民姑勿道也吉之貴巨室雖支衣食之貲中產不廑甚者積公私之逋而不輸何暇及客哉元勛僅中產



與才客相百則其還愛主人也一才客之譽與常客相千一賢客之譽與才客相萬其間或得大賢焉愛之則話言之規摩氣味之薰染其為潛益又非浮譽比矣因其集之未名名曰譽德又從而次第其說以歸元勛俾卒其事焉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序

送布衣羅以寧上書不報歸鄉序

淳熙十有五年秋豐城布衣羅氏子以寧投匭以書三上而三不報浩然歸獻顧余同館又同為江西人獨見厚善行業具謁來告別儻其辭色若欲得余贈者乃興坐有頃言三代取士一出於學故天下無不

鶩之士七國取士一出於容故天下無有常之士至於漢去七國未遠雖漸興學而未容頓棄客故士之出入於容與學者常相半而取士則別設科目不一途而足夫科目繩尺事也有常之士所樂趨而不鶩之士所厭就故士之出入於學者相半而應科目見錯公孫弘董仲舒魏相杜欽之徒是也彼出入於客者往往轉而他售或上書獻頌朱買臣徐樂司馬相如車千秋之徒是也方今取士之法自 廷對而賜第者十之九自舍選而釋褐者十之一自叢封而授官率千百不一二故上而諫議於朝次而祿於州縣太抵有常之士也不鶩之士雖間出焉求其稍能自致美官者始有鄧酆次吳曾又次戴之邵之徒數十人耳夫今天下無事朝廷之上惟簿書獄訟是務雖庸夫高枕而有餘暇至於邊烽警羽檄交馳雖聖人圖足而不給況區區有常之士哉以寧棄不鶩之才乃於庸夫高枕有餘之時出售其說三上而二不報無惓惓也橫渠張公載少喜談兵質於文正范公責以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勉之讀中庸橫渠退而變所習卒為河南學者宗師自末言之講學之功大於談兵非無益人之國者而遜責之文正之心豈沮赴功名者哉誠以橫渠之資可進於道是以寧故拂之俾勉成其大毋姑順之以苟安於小以寧歸余謂所聞以告馬今所上書中天子意急欲而職用雖少慰初志亦未愜然繼自今以趨時之好不然而竟歸雖初志亦未愜然繼自今以趨時之好趨古以談事之口談道他日學成則為橫渠公不峽其成而姑為時出猶不失為有常之士如公門人顧決擇如何耳所親劉純叟余友也於理道明歸以余所告吉之屬為決擇會得其當焉九月三十有五日

序

## 鄧氏立見曆序

有道然後有數有數然後有曆曆者歷也始於占天候氣歷歷然莫逃也三才未分有道而已既分則道散為數麗於天為五緯麗於地為五行麗於人為五事自一數為三五又自三五散為十百千萬數益散益眩矣通則相為流通者焉人君法天地以建民極故以道歸於獨運而以數付之百執事曆官其一也唐虞之時堯舜以道運於上羲和以數授於下數明偶者道實錯之數明畸者道實綰之故星繞之度無至於變而占候之職不失其常至春秋之時反是道

運數樑骨失之矣冉食不書左氏猶歸失於官余惑焉　上即位二十有七年星度以乖常闕者不下三百矣小則徹樂避殿大則損膳減服御無所不用其至曆官以失職閼者亦不下三五矣小則奪俸大不過削秩未嘗坐以巳甚之罪此豈務姑息於人而過以重自累哉亦曰責人不若責巳狗數不若狗道故也上銳於革而中難其人於是詔搜草澤焉方是時吾鄉有鄧浩者出蓋儒家子也少世其業壯而貧姑假卜筮自資初取易次取古今曆書強力鑽研潛心古候蓋六七年始悟又六七年其學始成惟爲百中經終於淳熙癸卯厥後未有述者迺自爲一書斷自崇寧三年歲行甲申歲旦丙子爲始演算兩曜五星之度窮分抶杪至淳熙改元又增入逆順遲留隱伏之數爲便於卜筮設也百中經約其繫今書析其微約其繫則未盡也故用之占候必重覆乃可析其微則無遺矣用之占候則綱舉而目張立擊而畢見不重復可也名曰立見曆持以應詔不無裨曆議顧獨於卜筮豈不可惜哉浩始萌進匭矣既又思

右通而左數君子主儒而實伎挾卜筮進已非美事故曆出於數數出於易詔又額常行是以未決曰不然曆出於數數出於易故曆雖數而近於道數雖伎而近於儒謂非美事過自思異爾詔凡三下不可以常行視也用識卷端以志浩之決焉淳熙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樂安魯丰序

## 浦城耆舊錄序

紹興五年九月余眠南浦事首見吏民問風俗次見士大夫問人物或曰有詹慕軍者舊錄在可攷也既攷且思封建盛時諸侯之國有史凡人物隨其國書之罷侯置守之後史官在朝廷郡國缺然人物物故則民誠者憂焉此襄陽耆舊傳之所為作也參軍易傳為錄不以史自居爾其實則史遷其所命曰耆舊三考全大書之偏特書其所建曰功華其所命曰爵三考全大書之偏特書之太上上德其次上功又其次上爵故不得已寧遺爵毋遺功寧遺功毋遺德史法則然錄之書功書爵一法不貸史法也所未喻者容有遺德耳襄陽之傳龐德公所謂以德書者十室之邑有如孔子南滿千室之邑就謂無龐德公或者參軍重於推擇故耶德公初書於耆舊傳卒書於列傳所書未為不負

書舊傳出故野史者國史之備也書顯者畧書隱者詳法當如是卿大夫有功若爵楊文公輩是也國史具書之茲不厭畧卿先生有隱德謂誰國史未及書者寧憚損畧者勿憚增焉

贈張德榮序

歲在乙未五行家流張德榮至余前談百六數雜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時試之惟驗者多矣至於所以名曰百六未洞洞然也余聞數起於一而成於十一三五七九陽也九為老陽二四六八十陰也六為老陰物老未有不變者易於上九上六則復初所以通陰陽之變也否則尼陽老於九而終於十十而取畫於六以合焉之陽九陰老於六而終於十十而取畫於九故其尼謂之百六百舉其成六舉其爻在人之算則百年而齮半得六月焉謂之百六限在天地之算則百丁亥而齮一得六甲焉謂之百六會是也自甲子初起奇耦相乘數極百六尼於唐堯之丁亥堯至於今閱六十丁亥更四十有一則一百一丁亥其數復尼堯丁亥之尼為洪水後丁亥之尼未知為何如也天地之數小尼則陵谷變遷萬物淆亂大尼則乾坤



駘蕩六合混寘百丁亥而解一大尼也自開闢視之特小物耳相乘不已其末容有大尼者焉德榮之數學進進未艾繼茲去與精於數者相遷為我細問更幾百丁亥而齮一然後離大尼得則幸見告相與謀前期未出六合之外而造之無所逃則聽之

高元之變騷後序

余聞詩生於聲聲出於氣天地與氣為聚散則詩與天地為終始孟其理然也孔子所取者雅頌風而已不及於騷時則騷未作也而雅不及於上古何也上古之詩言大道者多未純乎雅也雅變為風風變為



騷極矣下此則樂而淫哀而傷悠誹而亂去雅遠而難返不足以為芾道矣故詩之原止於雅其流止於騷慶元己未臞余得高元之變騷於周君可初疑騷不可變變則夠流緬而繹之意所欲者變騷為風變風為雅蓋還原之道雖名變也其諧異乎人之變然齊變至魯曰變至道孔子志也騷變至風風變至雅元之志也充所志而至之惠不變變必至顧元之無孔子之才人未必然待之爾書之興流為誓詩之雅流為騷是或一道也繆公悔過近道孔子收秦誓入於書屈原愛君與悔過等使孔子生於戰國之末余

知收駭入於詩必矣彼曰刪後更無詩為狗駭之流者設可也元之學未同乎大通而果於立論如此或者以典推雅以誓推騷通知孔子意然歟後世有孔子出駭得附於詩以為經則元之所變得附於駭以為傳用張所見其桊末寄之徃使蔵以詒焉二月十五日寮安曾丰序

## 重脩族譜序

曾氏始出於鄫姒氏封也其國微在春秋僖宣時不克自立襄公六年以晉不輯為莒滅子孫散亡其在魯者則魯詘則鄫蓋不幸也國既滅子孫散亡其在魯者則自列為魯氏卓然著見於後世者熙參元申也泗泰壁漢迄於唐皆微不顯五代時其族漸徙興於温陵之臨川臨川之派二一南豐始遷之祖累一崇仁之馘溪始遷之祖謂惟我八世祖端財馘侯族也尋徙于吉水松江厥後吉水析為永豐大宋興南豐温陵之族蓋有以文章事業顯者而我祖後曾未大有聞於世嗚呼鄫遠出於禹既其國滅於不幸而點參元申又如此貧而不見用於世則固當在其子孫其子孫之榮且顯宜其不一族而止而南豐温陵之派獨盛恒天無私豈於彼厚而我薄耶其遲速先後之各有



## 重脩族譜序

加詳焉既觀之乾道二年六月二十有五日丸世孫



揖齋先生緣督集卷之九終

宋賜紫金魚袋樂安曾丰幼度　著

參知政事門人西山真德秀希元　行

明廉州府學教授十世孫自明　輯

臨淮教諭十二世孫繼武　編

邑人後學詹事講明甫　校刊

記

盤古山記

南方之山衡為宗自衡袤而南稍東為大庾自大庾袤而北稍東為盤古其地介閩粤故吳上游今隸



贛余為贛丞進取計左矣猶幸並緣得賞所謂盤古者又之未偶也逢人談勝致中為熱淳熙九年秋假會命明年春邑事稍閒會不雨久迺語丞徐君曰盤古禱雨所也相與沂異維而之凡百里山皆童惟盤古若鬟鬱然望之青葱突兀始涉背而上其勢逶迤高不覺其為數百仞也即之松蘿茶天上偃蓋而蟠斜其東西崖壁立嘗試投石馬一茶頃始至下或徙倚而順仰也目勇若輩足怯若將墜徜徉徘徊不忍舍以去去矣猶數步一回首其得我歟尚如此上有

南康記本盤固說為古耳余為言盤古混沌時神人所為立天地者天地立矣心不有其功一歸之太空是山今為云然籍意後人思盤古之功因而以其名志之歟雖涉傳致校之以說傳說為不失本始法義曰容有此理相對語罷道松竹間上絕頂顧謂波利古禪伯也至自西域盤於是又捫蘿而下有泉泓而碧口定公今南安岩主也至自西峯井於是又沿坡而望其後有岩窪而黝曰古仙女不知至自孰何也室於是世教三兩遺蛻在焉猶缺一或有所屬幸公以文責此山庶幾足之一再卻不獲強為書留丰



攻苦儒也至自樂安記於是

黃帝岩記

贛亂山中僕觀徙徙而是滓異維而上三百里岩相屬也而訛號黃帝者蓋甲馬余始於東坡山水畫得之淳熙十年正月禱盤古罷乘餘健杜數百里過其間一飯去始皃之嘅然一盤古若將踊也裂而梭二壁厥中豁門道出馬壁之上岌岌一橫石若將壓也疾趨一轉曲厥石峭磴道出馬是為岩其面如研其背如蹲其項如偃其巔如髻其底如擱四支裹而曳如舞廢寺屋其羊如嘶四圍諸峯莫擇也其前屹與

岩對者如跂左右爭相向如擁旄羅而角立如拱外
峯之半出如郤走如迾顧溪潺潺出其間如鱠千萬
象之晦明出沒如幻余暫覽之忘其為歸之暮也歸與
家人談忘倦對客談忘踞客以余雅嗜好佳境乃爾
殆山靈以起廢相屬也余頷為然物色久得嘗為南
蓬余去未必來而祖炤若浮雲然又安知不廢此而
他之盍求所以壽其傳按南史蕭頤是為齊武帝初
起兵揭陽山怒張疾視之氣不取天下不止終之事
與時左迨於今閱幾興廢而山自若也故者相傳若
殆揭陽支號萬有一非訛而若問石靈則齊之興廢
猶為石笑況區區浮屠之數椽屋哉達觀所立惟其
是傳之否耶不計也未免俗而小計焉則自為可壽
而已余齒且衰猶未能自為可壽者而祖炤乃謁文
而石焉意兩者必有一可以壽於世余謂文難託固
矣正恐石久莫之託以壽安在其為壽余文也惟為
祖炤計自掃塵墾荒外姑寘之

光孝寺重脩筆授軒記

佛東人也其徒由漢始入中華最後達磨於梁普通



丁未般剌密諦於唐神龍乙巳皆自天竺航至南海
達磨初不上文字卒有楞伽經為中人設也般剌密
諦譯彌伽釋伽語於制止寺房相國筆所譯授之學
佛者楞嚴經是矣其為意蓋楞伽類歟制止今為報
恩光孝寺復殿之陰故有軒宋元祐丁卯府公蔣之
奇揭曰筆授劍石其間久之石仆軒失治紹興壬子
府公向子諲至寺顧軒石認蔣遺跡且堅輟俸為施
軒如初加壯且麗至淳熙辛丑閱五十年壯者朽麗
者陳府公鞏湘懷蔣猶向也好施甚馬建大閣於殿
之左推餘力及軒壯麗復如初閱四年乙巳閣與軒
工訖西楞嚴於閣閱二年丁未主寺祖瑩道余坐軒
下大硯在焉融故物也拊摩次問筆安在莫有知者
相與太息筆之壽不如硯固矣而硯之功不如筆何
則融所授經硯之為用急揭軒以筆不以硯蓋其序然也楞嚴行於佛之徒筆之功雖多又有與筆相為先後者彌伽釋伽語之始譯般剌密諦受以口融受以耳既譯融授以手學佛者受以目嘗試問治口即耳手即目而授耶抑耳即口耳即手而授耶祖瑩對余謂即即不即即謂不即即謂授即受受即授即不授受謂授不即授即授受不即授即授受無

即不即是為貞即無授受不授受是為貞授受余於佛書宜如也揆於吾書要不出於易之寂論語之空則口耳手目一無功於楞嚴矣筆何功之有哉反而求之筆於手手於耳耳於口口於楞嚴楞嚴於佛佛道皆為長物況軒手無容記可也所可記以遺後之攷古者融為般剌密諦筆所譯於寺祖瑩為融函所筆於閣其歲俱乙巳蕭昺為達磨表所由來余為祖瑩証所授受其歲俱丁未似有數存焉非偶然者凡今佛之徒華人也其間豈無嘗於余所謂空寂者求之誠能聞默耳見默目言默口書默手未必不迈本也然則記豈特為攷古者設耶

## 博見亭記

自羅浮而衰而北稍西又衰而南至增城支為鳳凰岡岡之腹傳舍踞焉址左叢祠右精廬丞廨其間地於邑為高與閭閻稍稍相左非郭非村不闉不鑰而自與塵遠也吏部不除丞久廨垂廢淳熙丙午三月淮海張君棨元輔來賦丞事葺而居焉公餘散步徜然有古梅亞堂北疾趨賦之其左突以隙者丈而鞠盖積土成阜也栖蒙茸而上枝葉蔽虧亡數眩有清陰無滓氣則喬木盤其前者一錨其後者二凌藥平



林重峦複嶂環其外者無數尤稍而高者羅浮也小竹次口與心語其宜烟雨風月者數立呼牛馬走芟夷之隱然一亭址揣亭材未易致姑以竹為木藤為鐵茅為瓦柱四徑為寸六衡如之椽相什焉徑殺三之二傍不壁下不磚上簡易也面數日亭成君挾笑徙倚其上俯而視居者聲烟行者攲塵窺如也平而眡雲出岫鳥投林杳如也仰而眡辰尊星卑粲如也混而融之天光水華交加上下莫非與吾學機相觸宜然心會劉荀卿語篇以博見客至相與茗飲手談意行燕坐眷焉忘歸有疑景稱名亭未稱景者請大之君言仲為學盡益髮種種博非吾志特貧博以成約耳未雜形則我小於天地萬物雜形則天地萬物無小於我況區區一羅浮哉夫理約物無博心大亭無小博者吾將約之矣小者安用大之耶八月會余語其故質其與適合否余然之靜惟亭難壽為君次其說刺而拱於楣來者有攷知君風流不可廢跡又簡而易踵尚相扶持為不腐焉

## 山月亭記

吾樂安山水縣也士族子唐相魏卜築之東南瀕水以築而亭揭取月於山非簡水也水溪也能瀕而不

能淵可陂而不可舟山之勝歟如也亭南其向山之
東西月之出沒也皆在目中容有擇於此否耶夫人
胸中自有山自有月然後與山與月莫逆莫逆然後
無擇相親從吾友董仲脩舉速而省也不知其人視
其師視仲脩知相親與山與月未必非莫逆誠莫逆
矣山於月非吐晦也將吐溯也微吐朏非晉也吐之既
望也吐矣微魄之吞也吞吐亭之牖也月於我朔發
蒙蔽朏漸之進漸而長也望道大光也魄悪盈也晉
橫盈與時偕行也晦退藏入安息也推而朏又推而



永豐為上游李子權有亭曰江月永豐之勝以水也
彼以其水此以其山易地則皆然予無擇也於子權
入鷗不亂行闔之知其與水莫逆於相魏入鹿不亂
群闔之知其與山莫逆於月之莫逆友末由闚也余
為子權賦詩矣失於不及問月故詩未盡意相魏必
欲余詩余其攜樽酒造亭須月未出則舉酒以邀出
則傾酒以酹問訊予相魏所以莫逆何如也然後復
賦焉

張參軍注倚閣記

淳熙十有四年靜江府司法參軍張德器閒居語家

人吾先世種德多後必昌今門閭非貽謀具也卜改
築得大壯焉如其兆以規以矩經明年六月宅成門距
江二十步而準墟之江其不俗我哉迺出獨見而乘
餘力於江之瀕疊石為級者三立石為柱者十六橫
而杈之為尺從四十橫五十建閣其上高稱是材中
度工中時雕者如霞壁者如練細層縷間者如紅桑
軍與客落之烟霞橫陳鷗鷺前列過鳥回翔潛魚出
泳脩然物表之樂未央也而吏部遠之官又明年予
亦隨牒而南過門陞閣山來賓而歸徃徙倚不忍去
至靜江一再見參軍相與談閣勝曰水近而山遠必



也取名乎吾從近嘗試劉杜少陵注目寒汀倚江閣
之句題以注倚或疑少陵詩為有怵於得失者談耳
參軍家世素封萬戶侯也一出而應舉貢官輒逐再
出而趨事赴功輒有聲不即人而人即之習得之慣
不知有失曾何決擇於是非予謂少陵詩句楬得失
意闚汗漫潔潔無失也汗無得也是故與其有汗得寧
以潔失雖虱之得失其輕重與世同忘其為道之汗
而少陵意指世之得失其輕重與雖虱同汗視之也
雖然人非剡而後食安能必其不合汗耶顧所題何
如耳發興於雖虱合乎汗世收思於寒江歸潔其

身而已矣始乎合汙情習未免終乎歸潔禮義不愆故縛雖行一篇於詩之體為風於義為涅而不淄於思為哀而不溫少陵詩近通大抵如此泰軍久學多聞於得失蹟若未忘者而其心竊以雖重視之矣孟應時需陶潛之五斗王績之三升祿之乎哉漫復謳遊而遁題問閣無恙與江講濶疎耳不知更幾年倦遊觀瀾點之浴沂記之深身浴德充肆目所注凡孟之觀瀾點之浴沂記之深身浴德充而至於易之洗心則在我愈大在物愈細自雖重等而下之未必不以揆之南柯視郡錮牛之左右視圈戾橘視天下鵠中寧復有得失哉老史將至時哉難與自相習不知幾巨麗也於細謂不屑矣廼取容膝得厩有忠告其無苟安後會相追隨衆咻而邀明月臨清流而賦詩當互於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闔其進此道淺深何如也

## 得異亭記

提黽湖南刑獄臺治於衡公廬為絕其東瀕城其瀕者繚客茗於是簡於是咏於是雖良儔快而水風瀨江江之岸城之隍也楚觀據焉山自獻而水橫陳切人可暫而不可久舍之而不可齋則閣快莫卒是志紹興改元右司范公仲藝將使指之明年也徜徉臺治之宦畔睨棲閒陋者若窪築者遺坎未湮也突者若鑿臺遺壞未夷也日指氣使穀犀輦馳草閱



徹而木欹開即之若有得焉乘興奮迕取窪蠃補壅缺以為址卓亭其上背臺而面城亭卑於城無幾山在遠而見嶺舟過前而見檝其為快羊楚觀也重襆永風却而坐賴有此耳四月亭成余從公其間率意言王弘中於荒丘而望得異處韓文公記燕喜語也事於是類名於是取可否詰晨而公書得異字揭之吳公儒家子於蜀公蓋四世孫自少苦學既壯上進士對窗遊往來西發蜀東至吳越北使燕南循江湖與自相習不知幾巨麗也於細謂不屑矣廼取容膝而資旋目何哉景辟則道遊辟則學也融於心則臣細一域於目則巨細二既巨之習復細之屑公其以學為遊歟夫以學為遊也擴充於瞿塘灩澦太行王屋雲夢彭蠡洞庭具區而歸反約於容膝之地猶曰納巨於細秋毫之中太山具焉況以游為學耶其習巨不至於塞乎天地之間屑細不趾屑氣不息不止也公行所學非坐廟堂奉畢他日畢厥與巨習歸而銀三徑追思于今芟荒草事地亦屑細事屬記於余預為追思有攷焉設也

## 蘭石重修柳侯祠記

祠在柳建於唐長慶初歐陽　經紀之在吾邑建於
本朝元豐間徐邵經紀之久輒壞紹興丙子徐忠彦
經紀之為一新久復壞慶元庚申徐元老夏邦英經
紀之又為一新吾里四士者知侯為一代文章家讀
其書起慕觀其像起敬橫身任經紀責寓吾慕若敬
爾非為其能福福人設也惟侯之生抗志高既第既
仕內之志為公卿其為御史郎未得志也外之志
在方伯連率其專為瘴州失志也夫人未得志小憤
即有牘州有甲兵刀鎖蓋泄憤具也而侯入為御史
不得志中憤夫志大憤憤則思所以泄之御史有衆



即望還出為州望還小不忍則亂大謀矣故寧量
前重發其憤無所泄一於詩文泄之死則志於為星
辰為仙為神其為鬼不得志也憤何所泄歟蓄憤無
泄迕之者裂此李儀之所以悔慢死也韓文公有成
說人無他辭矣揆以俚見古之士養成吾清死為星
養成吾虛死為仙傳說老聃是也養未成為神無所
養為鬼侯壯歲未有所養也一案默之百碧養之余
自邵之永自求之柳之后之文之詩觀焉言事者去
殿未盡言理者造談已多孟其所養而成矣籍其死
未免為神與人為福而已矣其屑為禍人之事耶夫
死生數也公豈不知儀之死數與慢期會特與侯善
慮久而慕者忘敬者怠祠且不保用神道設教意豈
而大之爾見謂誠然非有得於公者也祠又新以還
每禱輒應吾里人於是加敬焉夏與徐敬與人同所
以敬與人異余不敢以見謂誠然者語之矣故其請
記不敢不以所得於公者薦之也

南雄州通判廳後題名記

南雄州通判廳後題名之四十八年是為紹興辛未始有詹
大聲題名又三十五年是為淳熙乙巳始有林緝續
題名官鑿以蛙蛙鑿以名名鑿以年月日題名法也



詹若林為之辭無不可者辭於州曰墜望重而已於
通守曰天寵優而已其如有遺意何通守於州貳也
貳於長其道以相可否為忠其德以不相可否為容
容為貳德迺長之賊忠為長敵乃州之益慶元己未
建寧鄭公邦儀為廣貳以相可否見黜不輒悔嘉泰
辛酉九月復貳南雄長宋公价也余過州知其不輒
懲與宋相可否如故已而宋去劉公篆至相可否否
予未知也踰季而鎸書至自州言其不輒變與劉相
可否如故久之如始至顛沛造次如常是之謂貳忠
其長長容其貳盛德事也更踰季而鎸郭公書滿最

去矣有可攷在相繼為貳遠者知公之姓名未必知公之忠於長近者知公之忠於長未必知公之既以忠自累復以忠自持曾不以悔故懲懲故變也故攷公之為後續題名屬筆於予表公固有識又有守以示焉

## 坦齋記

天開地闢山川生焉馬山峙川流險生焉予少讀書知險之說稍長出見鄉里山川而已耶乎無以考為也將寇道學江東山見廬阜水見彭蠡既冠且壯第而仕東入吳粵南入閩廣山見全華天目大庾水見浙



潮嶺灘既衰且老入桂道衡陽山見嶽入瓊行珠厓儋耳水見海知險之狀嘉泰改元秋還自瓊過江陵見太守宋公伯仲談易陽畫一其體混成夷之象也陰畫二其體角立險之象也二陰載一陽為艮一陽挾二陰為坎倍於陽矣加之陽二陰二倍之又倍故艮為山險坎為水險山險矣山之重尤險也故導水為坎之窞山白山重水自水重險矣山水之合重之又重尤險也故艮下坎上為蹇之難然後知險之理然矣

遭險若為處哉處山險水險易處人險難人險蓋甚於山水也君子愛陽氣以生故其心夷小人受陰氣以生故其心險陽數一故夷者寡陰數二故險者衆夷非險敵矣重以寡敵衆敗之道也善處險者不以險持險惟持吾夷勿變而已矣故乾德易以知險易簡俱與險者遇始有天幸卒不免蓋失處也閩公言若孚晚矣番禺知公有所謂坦齋意其所出不外云云者詰之自履之二出也詰二之義於爻為以乾處於位為以陽處陰於理為以柔處剛於賦性為以



盈乾之委易也而自居以坦不以易蓋理學明惟臣子於乾非所敢奸而履又乾之變也與其涉嬾墮孰若用履之遵蹈乾之德殊途同歸之為順且安歟子與公為異通知其坦表裏如一探坦之效不能不詣惑於妻妻而見信於朋友不能不詣笑於里巷而見知於廟堂不能不詣慢於流俗而見敬於士君子如此足矣更能堅持吾坦大而格君移俗動天地感鬼神不以驕故變小而惑者笑者慢者久之如初也不以悔故變始於如一又不趨是

福慶寺始末記

紹興十有九年詔撫州創縣是爲樂安治在詹氏之墟釋老宮與墟故相左縣成帝誕之月國諱之日令丞尉迁駕藏事三十有一年令王植曰非便閎於朝遷廖源之廷福寺於郭乾道元年築緒未就哉孚令陳薦弼改卜今址背庚而面甲主寺了初奉令意嘉為堂於以措座六年從仕郎彭光邦之父大全襲為殿於以措佛八年承仕郎黃藏器又襲為殿於以措藏了初之孚廣倚乞於衆襲為藏於以措經淳熙五年廣倚之嗣良幹襲為堂於以措翻經者他須飲外復策家矣莫出也六年提舉常平令顯謨閣學士鄭之朽者圮之竊者沙者更之示不忽也開址詹氏子



僑見祖直才之風知州事王公曉畀以主座責其舉工至則事以動理行以勤孚十年鼓吾宗進士泳與其嫂廖覺貞姪澥滙倡於衆襲為堂於以措僧又鼓詹道倡於衆襲為廡於以措釜又鼓朱安黃廷振倡於衆襲為門於以措彩楬其上十有二年設會曰大乘衆機乞於衆襲為樓於以措鍾十有六年覺真倡於衆又襲閣曰華嚴於以措毗盧像此其凡也續九大廬竹木土石以為質丹漆塑黝以為文猶曰未也其間百爾器須一隨所主辦之於寺足之座措於堂隆者一其餘剎佛措於堂尊者三其餘庫又其餘則

羅漢像十八觀音像一分措傍若後藏之建為殿柱四覺貞泳如其數為力士像推之鄰邦倚為岳主像措其前黃師旦又為彌陀像措其後藏藏器所施經為大部四為小函百而觔計藏費增於殿堂十五樓為鍾設者其隙復措黃夢弼所施地藏王像什大善像五十有三門左措金剛像又如之寢有堂醫有寮溷沐有舍汲有井儲有幣廩示不紊也漏者補之傾者正之汙者潔之朽者圮之竊者沙者更之示不忽也開址詹氏子



曾氏子施貲彭氏子黃氏子俱為祠享之示不忘也紹熙二年又埏音土布為道南與官衢接而寺後畢矣此其悉也寺故律至道二年錄為禪刹創寺僧義祥雖無圖記有鍾題未刹可覆也粤從歲辛巳遷於郭淳熙戊戌十有八年主寺不一而足堂殿藏質猶其而文未稱已亥祖通主寺迄紹興辛亥纔十有三年不寧一新樓閣門之質又併堂殿敞而加文之餘屋地界等是所須者備所備者繼信祖道之成終視了初之經始廣倚之營中勞相倍也費寖也祖道白子費出於人勞出於我何當人我記之靜循施者如

大全覺真其身壽其家益其子孫昌於報云然可書也而有不然者槩書之大人未必信冥不愛數百言而已記焉復循寺之往實固為佛名亦為國止於實而已雖勞費之必然校之吾教未免為利而行之者況有不然乎夫惟有名曰君亦為國則勞斯義勞費斯義

## 重建華嚴寺記

紹興戊午占崇仁籍學佛者行冲請於縣出力起華嚴寺華嚴寺屢悍廢殘多重邊其築維新其基維舊大歸洿陋就簡材苦窳而堅



改畫意未央卒之日屬其嗣如儼閱十四年是為淳熙丙申相於南原廢坡突宜屋廢泉甘宜井麻壤腴宜圃山之後如伏前者如拱左右者如擁四顧者如環卜焉而龜食禱焉而神不吐曰易地莫瑜此意輕三萬錢當得之如搏手何無以乞於修職郎主福州閩縣簿羅某如其數乞以貿焉年而絜之地方八百尺規撫視故倍經材綜用無算莫出也簿公復乞百萬日差其剛工鳩其良謀茅而蔆闢斥土而窪鎖平準而礎其上為閣為堂為門端屋也為藏為廡為庫為溫寄屋也其築也如磐

其架也如膺其覆也如翬屋之質相陸續以立其堅如鍊其聾如織屋之文相陸續以成如儼私錢擬簿公之半顧乞於他足之百緡像設千斯器須靡錢又擬屋之半已莫出矣乞於他不欲也簿公復乞百萬其兄之子屋乞三十萬相錄續以刱徹屋表裏金碧獻狀不日月而自輝亂龍肖形不風雷而自怒周數百里徐遊少者疆見老者驩談二十年間物輕錢重富家不敢睨土木釋老可知或乞於人不應或應而不繼輒寢顧寺自丙申迨辛亥無歲不役無役不訖為工五萬而贏問其費如儼乞於簿公者三乞於他



不知數也如寄而取之簿公與不知數者之乞如儼如逋而庚之豈事與時不相遭則難人相遭則易歟簿公雅輕施屬有得所乞錢卒浪耗鮮不悔且憾非如儼忠實足以動人堅強足以立事則乞焉未必不重乞乞焉未必不浪耗也安得有響應翕成之效焉故為簿公雖難為如儼尤難寺故在下傳無畫記屬何歲興莫攷也有銅爐存其題為大中祥符三年則廢居復未知屬何歲爾茲不為可攷者以遺則十百後復興之迹與始興類相與謀屬記於予釋學子不知也槩如儼以吾道不負其師所屬近孝蓋可書也

已況復諉曰為國祝頌近忠為民祈禱近義詹不自
媿書之使刺焉

## 華孟山新建三廬記

江西名山華孟山於他無得巽自三仙遺霧其顛也聞
者信故有禱禱者萃故有廬籬焉嵩而高環焉千
里而迥故顛於廬其風勁而易摵其雨橫而易淫其
日烈而易剝故廬於顛其豎也竹不若木其賈也磚
不若石其覆也茅不若瓦自四方之乞靈其顛也好
施者莫不欲壯木以豎壯石以負壯瓦以覆其如工
若徒何仰而躋其上壁立其傍板蕩其曲斗絕低不



敢分步不能已所齋輕會未免傴僂然也重經翻然
加重扶伏然矣其難如此故自永康迨紹熙七八百
年間為殿為閣為亭未始一滿施者意慶元三年歲
在丙辰裴省中主觀事鄙首三仙罷念廢敗舊矣新
之非我誰歟謀以戊午而始柱以庚申而起工以壬
戌而止一年閣成三年亭成賢者負者覆者材皆壯
免易捏易淫易剝之患傳二三百年可也省中首尾
十年中興其先七八百年欲為未為之工遺其後二
三百年欲繼莫繼之嗟夫難哉非其氣銳始孰經
非其材施中孰勝非其志堅卒孰成既成矣何加焉
曰猶須竢其志於道也道之初有虛而已虛生氣氣
生天地人天地之初有土而已土生萬物人之初有
儒而已儒生百氏故土為萬物宗儒為百氏宗土之
氣中氣也儒之道中道也萬物宗土百氏宗儒無他
萬理不外一中而已矣獨不見三廬之鄉乎石木瓦
於萬物為三始實土上則高於土矣而終之沙折腐
石沙歸土木折歸土瓦腐歸土蓋還原也老於百氏
為一自負高於儒矣安知其終之不還源也特未易
前期預予恐省中誠歎務其志於道故於記三廬也



## 永豐縣重建狀元樓記

國家三歲一第天下士於省千取百百取十上焉覆
第於廷其制第文藝其意第器識也第在三之下卿
黨稱榮第在二之上舉天下榮之所隸州縣長取第
一義以揭坊示榮一示勸天聖八年殿陽公脩上所
業於省於天下士為第一紹興十八年董公德元上
所對於廷其第如之上下一百十有九年吾邑士中
第一選得二人焉固希闊矣況董公少居首貢脫就
偏科身癃而齒凋事左而氣沮人易眡之一旦奮而
擅天下尤希闊也時則紹武吳君南老為邑令尹謁

學顧二三職事調示榮示勸雖有揭坊故事在盡更
思董公嘗為學諸生惟坊是揭與學與聞者憮然
相與議而建樓於學門之右取第一義揭之觀者如
榮學者知勸五十年間士氣勃如文風郁如也郭以
外白徒半青衿郭以內故籍吏部者寡茲多故籍大
學者無茲有其效不一二足而樓浸以不治廢矣慶
元三年令尹汪君文振乘羣學決起廢策權與於四
月己未九月庚申攷焉過者緬止歎然舊觀之復在
目也中之增廣為間二上之增高為尺三靡錢為緡
二百有為后三十三之一出於邑帑原二則三之
孫九成兄若弟邑之群進士協資之某於經 以至
邑與群進士言學故有祠為毉陽公設出於勸也有
樓為董公設出於慶也董公生而樓成榮矣何當復
死而與祠即雖然死久之而被廢之未久而輒興
起張遺像其間行釋奠禮有沾丐焉等之與祠無殺
雖殺無幾祠百年於茲隨葺隨新樓半之而中葺卒
廢雖曰廢有大小役有難易抑亦令尹注意與否然
也汪君銳於受代半歲間葺學已可見有志為循吏
事他緩、容有可諉乃復起樓廢曾不以將去倦於
始至多見其主張吾道也力雖卜閔風化亦深介



慮與樓與學為左後日學之道成邑變而鄉魯摧左之
功樓與焉則樓壽宜與學俱茲幸復起又恐繼茲去
董公遠而忘之起者復廢故於其成也而書今令尹
之志以遺後令尹之觀務相繼續焉

東川西園記

巳山三面盤礴一面卓犖曰芙蓉芙蓉大卓犖也衆
而西百里麗至永豐又百里縮至吉水小卓犖亡數
自吾樂安五十里間莫領畧者太仜陳魯卿卜東
川而築焉為宅為別墅領畧之亡他人有胸中卓犖
然後能主目中之卓犖亡不也剔



亂園之觀則庵軒亭樓參如也堂窈如也基
洞窮如也籬籬鬟如也門潭如也樓之上曰馮高歷
級而升曰厥雲下曰延桂堂左曰小隱右曰賞心亭
曰蓮舟曰秀峯曰華墓曰碁庵曰海棠屋之錯其裏
然也園之勝則峙而園者如鍾橫者如屏峭者如壁
銳者如筍山之環其表然也流而乙抱者溪千遶者
田淺導者溝深潴者沼水之縱貫橫穿其表裏然也
山水俱勝也寸較之山勝故園之大指主山山之園
橫峭銳俱勝也寸較之銳勝故園之徵指主卓犖由
門入園第一揭曰秀峯其賦所主之徵指歟園之變

則時葩古拚乍春乍秋綠影繁陰俄日俄月煙雲關
關風雨晦明禽魚蜂蝶蟲沫頫百千萬態魯知使
屢彷徉其間隨所遇逢為之酬酢坐嘯行吟與天爭
籟醉舞醒謳與風爭儀愉愉乎自適之未足也賓客
至輒留麾蓋供具常者豆觴異者箱篚抑富而好禮
者也豆觴箱篚之禮施諸友厚於雜客施諸師厚於
友故士之有師友道者樂遊魯卿之園而魯公之子
若弟耳濡目染氣稟心化其遊息於園也狀草木魚
虫而入吾學融為爾雅狀山川而入吾學融為易當矣敎之
則魯卿子若弟之胸中豈止於魯卿有卓筆已哉







宋賜紫金魚袋樂安曾丰幼度 著

參知政事門人西山真德秀希元 編

明廉州府學教授十世孫自明 輯

臨淮教諭十二世孫繼武 校刊

邑人後學詹事講明甫

## 墓誌銘

### 貢士王千里墓誌銘

紹興慶元間廬陵貢士王畿侍其致政公疾未甚則
頻慶湯劑之奉非留其口若手出不進也甚 翊夫

況疑矣則食若噎寢若忘非大故迫之不出 在
戊午九月辛未湯劑無功大變矣則擗裂踊哭之
慟閱卒哭如初浸瘥浸瘳明年四月力蒲伏走三百
謁余誌銘弗獲弗歸也歸則竜為襄期食矣迺竊竊
迺兆必躬必親無往迄非戴星主經慼矣客氣乘之
有疾証甫至十二月復土而疾革支罷訖戔而還蒙
首籍枕又明年二月戊辰竟不起享年五十有七於
乎為子死孝死得所也苟責以備豈不曰過要之過
厚秖所以賢者歟又明年十二月甲申塟於冷塘山
之原予嘗與為州學同舍生莫逆執緌義也禮也姑

為誌曰千里其字也五歲讀書頴悟易教十三屬文
革行異之十八售所業於鄉博士第之優不以文氣
方振自多討古旌學日加功大歸主儒書傍通方伎
經子卻則畧史晉馬月浸歲淫胸中浩乎莫涯也其
文孟昌挾應丙午大比詔主司棄以上王再拜受之
甲寅推老老恩詔爵其耦迪功郎復應乙卯詔不耦
自歎藉后詔耦也過強仕年而觧若為趨事赴功哉
請於致政公築齋揭以如愚聘師淑子曰爾其以爾
祖爾父志自奮也產故中又不苟殖歲入寡供師友
具靡之藏輒以仁宗禮賓舊自奉泊如也鄉



非折以至理則窮求直於公不什一治身謹於朋
從而不言使得移家於國移父於君其可觀當有大
於此者有抱奠攄預為家訓二篇於易簒次授其子
如瑣如篤而已命也夫娶某氏有孫矣長口制小字
庚老其三世所承二子所志五女所遺有致政墓碣
在可攷也故不書姑為銘曰　吾先於吾婿之志兮
吾於吾先還以貴兮吾生無寘娠兮吾死可昭示兮

## 鍾大明墓誌銘

潁川之鍾惟唐越公為閩人慶支四裔其一五季時



者為服辯事類歷述地理斷未有借重者書宜有序
纂宜有錦舉以屬余余惟均之書七二與易不失為
同體卦四未免為異開要之皆自易出堂不以易名
而曆之二公之不可作孰商畧是序之是為重耶敬
其平生攻苦好古成癖行已不上客氣與人交無他
腸生生之業歌如也倘不屑意於鄉隣義甲義校等
事若奔拔然濟人利物之志無尺寸標可行以策近
勉權而寓諸書緬者傳之鄉利者傳之國濟若利遠
益博矣謂之德娶張氏得其所出汝楫鐘詩讓汝啟
改稱汝作為子者也光大出繼兄後女適進士郭才

郡不與焉得諸子所生相格撲撲搆柽機杼模為孫者九女孫適王三顧夏逢吉郭廷瑞黎季信四在室未與焉得家孫所生烜熿為曾孫者三謂之福得年七十有七謂之壽無憾也可銘矣卜其年閏月丙辰窆其鄉鍾田之原銘曰　孰一其心既詩既易孰二其心且老且釋曲會傍通富經是曆有見若闇非著則述新功幾書攜學三孟華顛白述書疑失策淑其子孫覃其書力謝芝斯蔚蔚富桂斯芬今發揮之畜有金石後追貴之容有竹帛

## 鄭公知府墓誌銘

紹興間國家右文士大夫狃時閎吾書不口述事者二十年信之弋陽士鄭公仁傑字克俊理學明曰未有久而不窮者窮則變於素不驚於卒孰酬揭焉自盡攻守策獻於舊丞相趙公彬翁語奇之業實散已未得用蕭何成韓信故事策從右尚命之官蓋有待也從吏乘而奮出應時選中材武優等調行在省會下界戶部余塲不素餐受侍郎李公閒知辟為使廣行屬過中原闚見表裏與所進趙語今竊自多歲在庚辰也明年妍亮奸紀一如公所料而趙不可作矣丞相魯國陳公康伯相知如趙璩椄容有嬿循年壘例屬從　高宗視師金陵還增秩參政汪公澈相知如陳居以離嬿故進不得地惜之節制軍馬之行耳目寄閫辟以自廣都閫王宣攻汝軍未張得口奉節制檄為統領鼓將軍而前椄之上功補閤門祇候憂投京畿俾先是節度王公彥成邊首向未決公與言無金則逆陽不固得商虢則金狐法當先取二城虜望以葬晉蜀隆然後獲開陝之宜就向之王用其計攻椄之捷聞拜招撫使移守襄陽屬闕辟以自贊後有詔置發運使史公志正以侍郎領事余實官閫辟以自藉至則不傳史意友謂析秋毫無足尤大農隨次建議不合去歸自於朝未幾史以不可行罷周行諸公以南北在其目中口道如目斷行如口可否中機去就中節末識閒安在有事則疊疊問何如也參政鄭公開尚書沈公介御史李公處全韓公彥古侍即胡公銓十餘人交狀所知庶記其姓名中傳江公應辰俄復露章孝宗省知薦者案案召對便殿奏陳切時聖悟慰薦曰行大用卿擢右監門即將其進也在環列條上軍民十便稱旨賜帶而意忤時宰圍請外除鎮江兵鈐物色諫變者諭主將者律寘之法闔郡恃以無恐除知廉州移光州請祠之管改欽州移光州請祠之管

州崇道觀少選除知復州改陰州赴欽過桂林與經
閣張公栻平章百策施之民間曰使治郡誠士撫摩
有仁聲張以召歸表楊其材參政范公成大代張劾
白其績遂膺光命直大酉冤境死警徽中諸司類薦
得自效台下畀公討寇授將校方畧去三日息其貪
還亟獻帥嘗開餘黨以自新蒙生死者恩者棄奇分如
也詔以金為碗賜之漕使張公士元俾首將其衆上
知如此而言者過聽於得君至請毫不宜行留不復
未六十也久之起以總管福建馬步軍又有以奢闊
者易命與祠公曰此吾志自退綴十五六年安坐有



堂嬉遊有圖畧編書而倦警客至茗飲棗啗手談
鼻粲得味成趣編使其晉晉而遂未必有此樂其曾大
父某始聘越國陳均居仁之女為大父圭配其子泰
國公享仲是為魯公母楚國公仕亮之曾女孫又鄭
之歸崇贈宜人是為公母陳貴鄭固之族望著矣肆
公通籍贈其父郎崇至大夫又加著矣貧產歲入晚
良饒皮伏臘藏復為美事不問識不識食口衣體等
事左右之砥道梁津等事乞之無吝色由報得年
至六十曰足矣慶元戊午七月十日也先二年余與
其子修職郎建寧府浦城縣尉岩瞻為像歸道見公



勉其精發嚴起嚴飾性疲於酬接而忠告嘉謀隨詢隨事機發出用之未殫其材成者循
歎於志為納誨訓是勉是嚴出所舉武經即岩堅才雄
與仲岩瞻俱有志廣父舉先獲其參議詩詞為二十
卷傳於後伯岩崇弟孫仲與為其公生卓
武舉亟武幼太夫為遷邱縣丞嘉州文
學周宗之女其配也宗射宜公先公卒爵仕即汀州
軍事推官魯逸進其孫女也皆番世閨
詩籌編錄其孫能奉節義職即南
劍州教授淳祐庚戌擢守臨汀卓
文林郎靜江府觀察支使李肇述進士蔣景望陳檝
之妻五在室其孫女也謂孫沂孫其曾孫也二孤卜
地得某逾盡里之原卜日得某年某月某甲子吉日
公塋馬次其行詔銘余惟公徒步起家孚孫克承初
祿克終可書也不辭為銘銘曰 紹興之末狃治成血
國勢屹然公睨曰危不聲詩其崇說酬其卒我盟屢寒
卒如公言士從其計拔彼大籍百計百從還我中原
輔經猶綠用不必中於事於公中不必用甘其外澁
備千里重鑒斜諫龜乎不必鳴於乎於公鳴不必乎
祐其年卷視鵝物輕千公之薦四朝之眷無乃寵榮

有以詒燕門戶簪纓孫筆硯肆新又新齋之善

劉氏夫人墓誌銘

吾州之劉諸邑不一族也有名餘者廬陵族出也以其先德未著強為著月稔歲熟天委之順夫人旌焉自稱靚莊稍長言容工眡姆所道向之揉習為淑在父母側柔色怡聲似不能言者見謂蹈女道長而歸諸鍾君子友以事父母者事舅姑微缺禮見謂蹈婦道幸子友有仁族姻禮宴有不贍無告乏意揆力取逮乘而贊其決闢以內事無鉅細整如也見謂蹈妻道與子友頹行配處如初接無間言見謂蹈姆娌道



家婦以下歸教讜有初承嫡荷責以備咸得其心起敬起愛見謂蹈姑道知教子嫩事也迺心渠渠師友至不必子友躬令治具紉揮鞍堂不辭見其子岳秀明遠明揚明大明允率教知方挾所業第於庠序官案見錄寇有文聲歸則子友合辭勉以遠者大者業未卒問子友卒卒哭勉以卒業勿孤父志貽未七人羞諸子奮激益自淬厲應慶元戊午大比詔上孟仲姓名天府三季待辟應試鄉里榮之三遷之教與有力焉見謂蹈母道行將以子貴一疾竟不起蓋嘉泰改元七月癸酉也享年五十有九十月乙酉合塋於

子友之嬪女適進士張國紀孫國俊國杰國傳國任國保國儁國僑女孫八長受進士葛廷珪聘未歸餘幼有以臨桂簿公迪功郎歐陽士龍所狀行謁銘者讀狀云然槩之理宜銘之曰　劉室之女鍾饋之主閫域雍雍戶門侯侯誰氏無子誰子有五憂之義方作貴於王盛哉實桂行矣齊方夫人有死夫人死而不忘

## 淑婦陳氏墓誌銘

臨川陳氏其縣新豐鄉屋隱諱錫者之女承節郎諱巽者之孫女其鄉望塘方朱聖言之妻公禮之母也初歸聖言豔之者口朱陳陳矣新朱陳出焉歸若干年生公禮又若干年舅卒聖言與姑又相先後卒事死葬未嘗缺禮相內外整整無廢事族姻之間雍乎稱哉無間曰朱婦淑女也朱母淑婦也朱姑淑母也自公禮聘吳氏以歸則淑姑也既毋遷其子以義方既姑帥其婦以內則度眡方則久稍閒貫移家棟宇之曰繕佛老書收逸明入安息方自幸也而哭公禮若婦矣復以家重自貢奠祭如式凝前而差非殺也他舉殮殺無隆日積日生業擬前而饒推朱婦時所以自淑者又淑五女擇而得王某賢黃某吳某可

妻也坐以歸焉又得承信郎張某可贅也納以居焉餘百爾酬酢各適宜常爾其變者公禮卒莫奉聖言祀中表相與議立繼主子者遺孫主孫者遺子不問者有規幾不言輒殊大歸志於一其業留不謂長非公禮子行幼加聖言門戶何延榮獨見而排群議擢其傍支長者宜子子之繼聖言後名曰公誼幼者一宜孫孫之繼公禮後名正義順興情翕然聞者嗟尚夫有天地而有夫婦也於何天弗慭遺嘉泰二年十一月甲子卒矣年僅六十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甲子附塋於夫順葬之陸余聞之亦嗟尚夫有天地而有夫婦也奮不遑訂而銘曰　其媲有媯其志無貳勞姑顧予莫養以侍喪塋逮予莫分以治曲盡孝思終成禮制茲事難事蓋難之細不幸所天有敉其嗣父耶子耶若為命繼此是彼非同詘異議所議者偏方證忽沸聽斷者獨方怪忽磋嗟其父子後也有祀爰其門戶今也有諼融異使同會非歸是茲事難事又難之至尚其特書於以昭晰

## 文

### 改秩初歸告始祖妣墓文

維淳熙十六年五月一日庚申三日壬戌具官幸敢昭告於始祖妣之靈曰維祖分裔武城承休百世古籍松江起家五季爰根孤雛聿懷遠志居則卜宅塋則卜地龜堆野源允協於筮陰陽家流亦曰曾氏長老相傳文辿其字相我二塚喜而作記謂子若孫逾遠逾利衣金佩魚九世斯遂應期而出有孫曰幸少銳於學懼隳厥宗垂壯始第將老尚窮京秩初改覃恩幸逢紫衣金魚下貫通躬雖溢其獲寧微所從駕言此塚卜吉之功追念厥先貽謀其後亦云不苟初記金符亦云不偶揆以至理人善天祐父祖祖妣子孫悠久區區卜吉何功之有階官品服國以寵賢德不稱寵受之赧然匪以為榮來拜塚前再惟吾祖積累動拳苟不報本庸非負先斯酒斯盍旨斯饎斯盍薦享故丞相魏國文忠京公文

維公天稟粹溫德器涵渾大致遠業難具名言槩之經體卦合於坤坤言屹屹惟惡是疾臧貶拔根聞風者慄槩之卦體得坤之直使節皇皇惟指是將抗廣爭禮氣奪其狂槩之卦體得坤之方朝端藹藹惟天是代開陽闔陰薰陶無外槩之卦體得坤之大三德盤盤萬物茁茁忽欵磅礴而游遊汗漫槩之坤體神反

其元三朝元勳百代儒觀公之奄然害喪公存方猶其門忽哭其墻事之潛然害煦寒尚享

會昌縣詣盤古山南安岩主祈雨雪文

膴不雪麥不結其數特未決也而農家有此說也膴不雨禾不稱其理特未決也而農家有此語也惟公生而惻吾氓也昏則與之明也仆則與之興也死則與之生也豈歲麥禾或不孚也則吾氓又死証也其勢必累縣令也他禱不如公應也敢為氓請命也尚享

辭會昌諸廟文



民不趨利而趨義縣令志也民不向疇而向囚縣令憂也民不受賚而受害縣令罪也其志莫遂我孔愧也豈不又有自也其憂莫慶我孔羞也豈不又有由也其罪莫蓋我孔悔也豈不又有在也藏茲不神昧也神獨不我貸也尚享

赴廣東漕屬到官謁廟文

維淳熙十二年二月丙寅朔初四巳巳具官智幸謹具清酌之奠敢昭告於南海洪聖王之神曰泪與牒轉予南荒俶領記予賦厥章睠地掾予天子眷亡乃渥予殆若為償忝欽命予效職神掌陰予更掌陽吏

視神德邈甚幽明咫兮職交相昭弗逮予潛是伏滓柊藏佽予誼固云當有穀予盈旹有醴予盈簋神我不捐予來下嘗試貺予禮之常他有義予與令福匪敢要予災匪敢禳尚享

南浦謝晴蔡張大王文

有赫斯靈昭神跡予有微斯稱畀神職予有儼斯容社神恩予有豹斯畋萬神食予有天斯霖軫神惻予有虔斯溫旨覩神斯格予有嚴斯暄家神力予有赫

雜著

跋

跋伏節死難武德李公翼行狀

潁濱先生進臣事十篇其八言古謀臣猛將有死無二社稷之臣死宗廟郡縣之臣死封疆文吏死其職武吏死其兵　國家陽九之厄李若水之死死宗廟者也楊邦乂李綱之死死封疆者也王唐臣之死死其職者也宣和陸年虜人入圍崞縣公坐勢孤被執二大酋協以威脅以官爵公不為屈又辱罵之酋怒而未發即為國家雪恥矣然則凡死天下事者乃所以成天下事歟公死三十餘年其子宗周除郡賜對白於　上詔贈武德即付其事於史館旌　邸厚矣又三十餘年余得公行狀於其孫顯祖起敬之餘他日恢復後朝廷論功以為千萬人之憤者自公等激之則雄邸當又有厚於曩者因吐所見疏於狀末歸顯祖藏以竢焉

跋丘軍判上周盃公平園二十四詠

唐劉禹錫為裴晉公賦詩二十一篇大抵公官居時也閑居時撞綠野堂涼風亭傍水竹閑行五六篇耳未必非視公用否為多寡猶可諉曰偶然遊洛之陪禹錫謝公曰終期大冶再鎔錬願托扶搖翼虛此何為者耳當是時公退養成趣矣豈復屑錬禹錫進取得路矣何必資扶摧一與言之明而理外古詩自學問出者似不如此吾友丘軍卿百苦而得一命視禹錫未為得路盃公退養雖與裴等其餘力猶足以吹送慶卿也而二十四詠莫非明屈跡會無嫌跡使其中有鎔錬扶摧等語誰不情恕今考其始末又無毫髮相資意余竊難之盃公答以詞意俱美知慶卿深矣未暇取禹錫詩校其孰為近理校則知慶卿



加丹其頰公益憤罵至氣絶視古猛將有死無二可無媿矣或曰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公等直死耳余謂成事固難死事亦不易凡為人臣子遭國家難當自度其力如何度必能為君父成事不死可也未必能稅有死耳猥曰易者不足為吾將為難者焉卒坐難而無成方願死而莫及反兩失之不若及難即死之為忠孝也嗚呼士患非死忠孝耳誠死忠孝則死者一人萬人千萬人一人之死雖不克成事然千萬人之憤久蓄而併發則事有不足成者況崞之難與公同此凡數人焉則憤者不知幾千萬人特蓄

富加深也

跋王荊公帖後

右荊公手筆外著顛頼之形中函嫖姚之氣頗乎奮松之聳壑挺乎脩竹之歛風頽乎踈梅之橫水也態度不同同歸於清所謂瘦硬通神幾是耶大抵公之宇猶其人蓋嫖姚者公得志於時又若顛頼則公所守固不為富所淫雖身享廟廊之奉日饜棧羊終猶有飯蔬氣習在其貌曾未改山澤之臞也歟

跋山谷帖

右少陵灩澦白帝詩皆摹岷江日月雷霆風雨雲龍氣象黃山谷追書之蓋元祐元年中伏日也杜之詩固清矣詩中景物尤其清者加之黃山谷之骨次與岷江等想其當落筆時毫瀝生氷手膚生粟嘫然覺暑氣逡巡豈復知其為中伏哉

青詞

代廣東漕禓謝地變星變青詞

地動星流天無虛變政愆刑濫人有潛機積尤未免於干和控禱何辭於引咎竊以土為陰之主火出陽之精地不滿南故粤中之陰常病於不足炎莫逾午故嶺表之陽常病於有餘況才震而孛倘非伏則愆是祈洪造曲軫大慈俾使光歸伏於大無而坤體永安於至靜舍為三退餘蓄既出於宋郊震以五書大戒敢忘於魯史

禳災青詞

爵淳於德頼厚莫包福過而災瞻寒欲破與其馴致於淦地孰若疾起而呼天靜言所為俱悖於理昭昭臨汝望望誰伏惟璇極聽卑玉虛迓大網容其漏儻蒙一洗之恩壑舟而全當勵重膏之志

謝火德星君青詞

積薪資火俄爾上炎比屋騰烟已而中熄禍猶未至於酷機已不勝其危蜀地坐迷呼天立應十家何幸而全九異事未幾而復常多謝祝融施霽風前之怒滿期燮惑永安天上之躔

祈雨青詞

陽驕彌亢田涸且枯宜天喪予未免饑餓而死幸帝臨汝猶容呼吁以聞將以三薰申之九號撫躬知咎歸命乞憐地毛及此以昭蘇生齒賴焉而全活伏願軫關睿恕輕畀靈休山川出雲群起滃然之氣雷雨作解復與稿矣之苗成熟有秋飯依無極

假守晉康祈雨青詞

禾苗未實晴地不皇何意非虔額祈可應況備員而
假守又繫職於勸耕斯望年登乃逢陽九五穀虧功
於一雨三農失擬於千倉望聰明正直之忍聞敢齋
戒沐浴以敬告伏願列貞降鑒四岫出雲沛為三日
之霖使民之幸馴致九年之蓄與國增休蒙荷不資
皈依無極

說

豪猪說

余兒時見里中有蓄豪猪箭者其大如箸長穊之其
本如萌其末如穎其膚白黑相間白者如滿羞硬黑
者如角羞軟耳老長言箭生毛間氣怒則身張身張
則箭發所中能殺人人不敢近子雖聞之實始未見
意說文所謂豪豕鬣如筆管者是也歲在丁未余年
四十六矣自廣東清遠之茭塘其左岸有白山逐猪而下者猪至水瀕前不能進後不
能退舟人逐以篙殺之曰是豪猪也余起而視之爪
牙毛甲胭項腹背皆與世所畜等所異者其目如猴
其喙如兎其體如鰱箭誠生毛間誠之舟人汝獨不
懼為箭所中耶曰猪出於前之伺迫於後之逐氣雖
怒而不張箭雖發而不遠此箭之所以得施也靜循



領類班超食查猶未羸也角類李固花事猶未泰也
而乃恬無威於容豈其大有得於中容具四相其貞
有操中藏萬象其狀貌或欲為子狀之必矣盛暑
浩劫之餘睥睨太玄之初彼狀子相者雖得其粗未
與神俱嘗試聞將子道德比我蔬笋曜曜者庶宜箸
歟

銘

陳西尉餘慶銘并序

長樂名家女陳葉模字有卿歷會昌之半年解後
余坐劇談和其中強記博洽

出而與物接多可易與余欲挽之入於道而重疑強與博多與易之或為累也宜於萬物中搜所以鐫之得一焉曰觿焉其齋揭夫觿解結之具也天下之物百千萬結不外吾一觿恐所以為觿者非耳古之士隨物會理故其擇而得觿左右佩焉今佩鮮矣余為子剔以揭齋又從而銘之庶幾朝夕見焉猶佩也銘曰

維道維何一元滇滓窮兮勘之若有蔡兮吾祖之魯孝行觿兮唯觿中之機兮祖學孫傳吾為子授猗嗟授侯緒非紐觿其子矣紐其剖矣我云牡矣餘芻狗矣

## 綠督集卷之十三　七

## 劉貢士定齋銘　并序

余攝會昌之旬月訪益友焉得劉思恭德欽每相過非觿切語不出口意其中必有所得又旬月乃以所自揭定齋謁銘予惟定之為義大為說多窒妻手而妻閣明年四月次第繫而西於末行也而面速焉銘曰

天地塊然在太虛也穩中之浮萬物滃然在天地也浮中之滙吾自娟然在萬物也滙中之細吾心卷然在吾身也細中之至胡為乎萬斗挽之而莫前九虎

薄之而不避曰有以然學力之堅世有能奮臂於鼠而不能不變色於蝯蝯者矣尚疾厥鞭尚完厥銘

## 黃子由鏡齋銘　并序

淳熙癸卯吳郡黃公子由命書鎮南之二月為建帥率二三才俊編摩豫章童志未竟也邂逅余至為同事辰而入西而出相與居逾月闔公有所謂鏡齋夫鏡金以冶之明之所從受也水以淬之明之所從發也匣以居之明之所從歸也公所謂揭齋意蓋出是耶然余惟公齒僅僅三十上進士對

## 綠督集卷之十三　八

太常為天下第一而動容貌出辭氣恩寵希衣不雷也則鏡之功矣雖然足以照物未足以忘物雖盍更廣而充之以太素為金太玄為水以太一為匣則明之所從受所從發所從歸又非今比矣極其所照豈復有物我哉余視公齒相若蓋友朋行也友朋於為學之道聲則水以淬之是矣晉粵而為齋銘銘曰

謂道居前而忽居後顏鑽之堅前後俱透謂道居左而忽居右孟賁之深左右俱湊維鏡照物前見後遺移置左右見遺如之維公揭齋胡以鏡為公固有鏡

盖自磨治鏡質之耀與日月省晦以居之其發真料照物之餘更反自照物我皆空乃鏡之妙

## 會泉銘

氣混沌兮水為元體氣洋溢兮水為物始水不自知吾知為水誰字誰名或惡或美惡泉曰盜美泉曰醴丘於盜泉將飲復已豈招拘攣猶畏疑似中枵聖心下貽士軌貪之為名固非盜比其徑其貪不盜不止隱之飲焉立也異矣意行者聖規行者士仁也聖賢隱之士耳玆易所為乃合於理始乎為士進此瓜李駢拳焉聖賢我寤願不夢周公而見南子涅弗為淄麦惡玷忘貪廉一洗



## 附錄

### 樽齋先生事蹟

公名丰宇幼度樂安板橋人登乾道五年進士第以文章鳴嘗晉隆興都督幕府與黃子由同編豫章志子由倫甩公勉以為學之道因其號鏡齋為之銘曉年恬於仕進築室曰樽齋以詩酒自娛四方求文者坐常滿公初宰浦城西山真公德秀方卜角時公一見奇之曰他日必為天下偉器置書舍懋以聖學後西山在朝奏公緣督集入崇文四部板行於世仕至德慶太守挂塘何毅贊云不惠不惠斯近之鼂不歐不蘇斯文之厚外寥萬籟中無一物 先生老隱即此

曾丰宇幼度雲孟獨板橋人耀乾道己丑進士第歷官至朝散大夫知德慶號樽齋事繼母孝友愛群弟妹其學無所不窺自少卓犖壯而愈審詩自派入異凡碑銘記頌序賦之作經以至理緯以奇字自成一家格言倅瑗日適際重華躬行舜禹之事公著三朝內禪頌驛置以獻中朝稱其考証千載若合符節可謂清廟知德慶田時韓侂胄當國久思鈎致潟碩奏議堅望以壓議已者介所厚以書來公義拒之自是不復出初宰浦城西山真景元方總角公一見奇之

母徵晶字希元事親人事親孝後高山在朝泰公緣督集入崇文四部板行於世　題緣督集後

曾丰宇幼農業人登乾道五年進士第仕至大宁以高節鳴有緣督集行世晚年無意仕進築室以詩酒自娛柳塘何題緣督集後

元進士第武岡縣丞邑人鏤閣何淑書

西山真文忠公徵時事蹟傳

吾祖樽齋先生兼第時求書龍雲鄉預源熊姓者聘為子師西山真公德秀孤而貧藝淨至預源招齋見其狀甚傑大奇之留舍指貲教焉日見類稿齋賢第官於贛仍留公家與昆弟讀琦琥等同學西山院意懽如也公楊夜歸預源門不啓宿於橋熊氏是淳祐鳳棲梧夢起視室內燈燭熒熒預源已謁有風瑞應西山真之句題緣浦城樽齋勉汝哥行載黃氏拾遺錄中樽齋歿公誌石納壙內後以是集奏入崇文四部板行於世又以元孫貴蔭補鷹汶海口兩監鎮陞平江節度推官推舊恩也西山之號不忘師矣

隆慶戊辰夏月之吉十二世孫臨淮教諭繼武書

樽齋先生緣督集卷之十二終

選刻樗齋曾先生緣督集後序

宋崇文樗齋曾先生雅志立言著緣督集若干卷其門人真西山先生魏政時尊表章行之代遷世遠遂用散佚入 國朝而其裔孫猶有知救拾之者顧欲廣布寓內而故以是操行未逮也會先生重卿有戴詹侯由進士來令吾宣載其書奉笥中乃屬不佞麗正而摘其粹者存之嗟夫剩駭踐復以序見屬且



申之曰序先生之集者夥矣而緣督之義莫着發之子盡為之闡其旨乎不佞重侯之命敢不敬諾謹拜手序曰緣督之說出自老莊其言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釋之者曰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順中以為常蓋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要渺哉此養生主之旨有味乎其言之矣先生生當宋季崛起南服其學淵源濂洛若與老莊相左而其所著書乃假老莊之說以標名豈其朗鑒宏識悟合道真見夫天下之理盡於一中苟得中而冥度則事事皆可為而故以是操行即以是名集與抑所處非時而姑有所託焉以為全生盡年之道與今觀其集備藝林諸體大都言言紬繹性靈根極理要其



現然傑異者不傷鉢劇之過而澹然冲寂者中欝滓泓之思不詭於正寤而亦不慱於為名高詳玩之蓋皆緣督之義也籍第令先生柄國當塗其所表樹當更鴻偉而阨於下僚僅僅以是集鳴世然先生是集曩既顯於真西山今又顯於吾詹侯世有法言公亦知之者如豐城神物埋沒土中固以現示於世也

月望斗間龍氣而出之

先公可以不朽矣抑我詹侯令宣允文越
歲滋重文教譽髦有成是集之剡非特表
揚先哲亦以嘉惠来學甚盛心也敢併及
之謹序
皆
皇明萬曆癸未四月既望宣城後學萬鏜
頓首譔